

儒 丐 著

福昭創業記

東方國民文庫第十

東方國民文庫

儒

丐著

福昭創業記



14

福







自序

不佞嘗有志於民族學。顧草々勞人。學殖荒陋。不敢率爲。竊擬其義。則民族者。猶流水也。水有百川。大小莫一。考其源流。皆發自西北高原。東流入海。當百川競流。固有江河淮瀆之分。及其入海。則一水也。無分涇渭。

民族之分合演變。亦猶水之漫衍滙流。在上古之世。圖騰分立。民族至夥。有一君長。卽一民族。厥後智力兼併。遂由小民族而成大民族。然至晚周春秋之世。中國民族。猶不可以數計。或居中原。爲周心膂股肱。如姜姓之戎是也。或處淮徐荆土。大邦是仇。則淮夷徐夷荆蠻等是也。以上諸族。皆春秋之著姓。而不同華夏。然而今日皆滙入漢族。莫知其所自出矣。

封建之制。非主政者所樂爲。蓋不得已。向使三代皆完整之單獨民族。決其不能有封建。封建蓋因其已然之勢。飾之以文章而已。諸族既合。文化統一。封建自然消滅。故秦始皇併六國。決行郡縣。亦勢也。漢初不知封建乃圖勝社會之所遺。而乃大封同姓。謬之甚矣。

今之世界各國。卽古之所謂封建。然有一強大之國。其文化武力。足以征

服世界。則世界自爲郡縣。無所謂國也。誠以民族者。由分而合。由小而大。徵之歷史。東西皆然。雖然、馭之不善。或受外來思想所誘。民族雖聚。親如手足。亦有由聚而散者。或紛然獨立。或併入他族。無今古皆有其跡焉。學者整理諸民族之歷史。詳其所以分合之故。是卽所謂民族學。

福昭創業記。記一民族之所以興。以及滿漢蒙回藏五族所以合流之故。大清帝國三百年之事蹟。雖未能盡載。而福昭兩代之文治武功。亦足以覘其未來。矧其觀念之正大。人材之輩出。實有岐周初期之盛。大勳克集。容納百流。亦固其所。獨是載籍浩繁。非一般人民所能盡讀。故節其要。旁採新書。而成是編。文雖鄙俚。事皆有據。不可概視爲稗官家言也。

自滿洲建國以來。當局致力於思想之矯正。普通讀物。遂感不足之歎。而坊間所出小說。又蕪雜太甚。此正操觚者報國之秋。著者不敏。願執筆以追隨大方之後焉。

康德五年十月十二日

著者自識

福昭創業紀

目次

首回	朱果徵祥三仙繇奕葉 白山呈瑞四祖啓鴻基	一
第一回	構明兵尼堪啓釁 雪仇恨太祖興師	七
第二回	如熊如羆欣得五虎將 以暇以整大破九部兵	三三
第三回	製國書肇興文治 擴疆土并用恩威	三一
第四回	滅烏拉諸將建殊勳 退六堡太祖脩內政	四七
第五回	踐九重羣臣奉表 書七恨太祖伐明	六五

第六回

冒白刃力取清河城
破明兵大戰薩爾澗

八五

第七回

殲蜀兵劉省吾授首
滅葉赫錦台什焚臺

一〇五

第八回

太祖書斥林丹汗
明帝起用熊廷弼

一三三

第九回

太祖連拔遼東城
明帝再起熊廷弼

一三五

第十回

君臣歡宴嘉悅有功
經撫不和明師敗績

一四四

第十一回

失廣寧二臣被罪
禦敵衆三婦建功

一五五

第十二回

崇煥力守寧遠城
太祖攻破覺華島

一七六

第十三回

順天人太祖登汗位
乞和好明國遣行人

一八六

第十四回

伐朝鮮阿敏貪功
誅文龍崇煥行權

二〇二

第十五回

續和議太宗申七恨
戰寧錦明將守孤城

二〇〇

第十六回

罷遠征太宗施仁政
來諸部瀋水聚衣冠

二〇八

第十七回

慰勞遠征肇錫嘉號
設置文館始命儒臣

二一〇

第十八回

墜反問明帝殺崇煥
敦族誼太宗祭金陵

二一九

第十九回

失四城阿敏被罪
鑄大砲將作留名

二九三

第二十回

省刑罰諸貝勒言政
戰大凌衆明將成擒

三二一

第二十一回

達機權祖總兵僞降
效孤忠張監軍全節

三三一

第二十二回

整朝儀諸臣言事
征插漢促明議和

三五三

第二十三回

效兔置孔耿來歸
抒鴻謨親臣論戰

三六九

第二十四回

入明邊復興四路兵
滅插漢獲得傳國璽

四二八

第二十五回

建國號太宗登九有
進賀表群臣慶無疆

四八七

第二十六回

伐朝鮮李王輸款
頌功德三田立碑

五一九

第二十七回

克皮島諸將奏功
祭陵廟太宗言夢

五四九

第二十八回

戰鉅鹿象昇損軀
遺明書太宗議款

五六五

第二十九回

征索倫諸將立功
圍錦州二王降爵

五八七

第三十回

困錦州蒙軍投降
戰松山明師敗績

六三六

第三十一回

失地喪師承疇屈節
盜鈴掩耳明帝議和

六三八

第三十二回

破和議命將伐明
嗣大位章皇御宇

六六一

第三十三回

李自成燕京踐阼
吳三桂關外乞師

六九五

福昭創業紀

儒 丐 著

首 回

朱果徵祥三仙縣奕葉 白山呈瑞四祖啓鴻基

話說滿洲之地。古稱營州。滿洲民族。古稱肅慎。在殷商時代。已見載籍。後來肅慎二字。變音爲女真。高勾麗、渤海、大金皆係女真族。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的光輝事業。創設了不少的燦爛王跡。自金被元所滅。女真民族。除了久在中原。與漢人沒什麼分別的。大部分都退歸北滿故鄉。聚族而居。分雄各地。因爲沒有傑出的首領。來鼓舞統制他們。自然失了中心。分了若干部。每部各有君長。自相攻伐。所以好多年在中原大舞台上不見女真民族的活動。但是他們的素質。是十分良好。好戰輕生。勇於進取。所以自古以來。就都承認女真人不可輕視。說他們若能湊到一萬人。便可以無敵於天下。這話一點也不錯。但看金太祖。和清太祖。全是由極少數的部卒。而成功了千古未有的大業。可見女真民族在原先是怎樣的勇敢善戰了。可憐後人。不遵祖訓。沾染了文弱安逸的風俗。棄掉了固有的精神。真

可浩歎。閒言少叙。却說滿洲第一大山。名曰長白、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其龍脈一支至興京。一支至旅順。越海伏行。直到山東境界。和泰山連爲一氣。這樣大山。自然鍾靈毓秀。足以產生偉大英雄。山之周圍。皆爲茂密森林。參天翳日。山上積雪。終年不化。可是最奇怪的。山上有一湖水。清潔異常。名曰布勒瑚里湖。俗曰天池。這天池地方。在當時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池上不時有神仙往來。也不知是什麼時代。天池之上。忽然自天降下三位天女。是姊妹三人。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三女來踪雖不可知。但按神話講起來。一定不是偶然的事。她們和我們腦筋中所想象的神仙不一樣。她們每人都有極其健康的體格。莊嚴富麗的相貌。她們赤着自然的天足。穿着自織的衣裳。拖着又黑又長的頭髮。戴着山上採集的花冠。她們姊妹三人。在長白山上。不知住了若干年。每日乘雲御風。遨遊嬉戲。並且時時在天池游泳。說不盡逍遙自在。這日她們正在天池中澡浴。忽見飛來一隻神鵲。銜着一枚朱果。飛到岸邊。把朱果置於季女佛庫倫的衣上。那神鵲完了它的使命。便飛鳴而去。這時佛庫倫見了那枚鮮美的朱果。便連忙由池內泳到岸邊。取了朱果。天香撲鼻。不覺放入口中。一吞而下。那里知道自從佛庫倫吞了這枚朱果。她的身子却一天比一天重起來。她十分驚懼。因爲她們是仙人。飛昇自在。如今身子癡重。好像有了娠孕。豈不要墜落凡塵。沒法子只得把吞果有娠之事告之恩古倫和正古倫二位姊姊。她二人見說。心裡早已明白。因向佛庫倫安慰道。無憂。吾等皆仙人。

此天授爾娠。俟分娩後。再圖相聚。從此佛庫倫獨在山中。未幾產生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佛庫倫加意撫養。及至長成人。真是亭亭一表。偉然丈夫。佛庫倫因把朱果受娠之事。向兒子說了一遍。並且說。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囑告已畢。遂把布庫哩雍順。引至一河。

早已備妥一隻小舟。使乘之。曰。汝順流而下。自有人迎汝。佛庫倫遂復飛昇而去。雍順坐在舟中。聽其自行。卒至一地。乃棄舟登岸。折柳及蒿。以爲坐具。已乃端坐其上。這時此地有三大姓。彼此爭爲雄長。天天打仗。沒有安寧日子。人民甚以爲苦。總想得一能人。平定亂事。以爲共主。這日忽有人到河邊取水。瞥見雍順相貌堂堂。人物出衆。大驚跑去。歸告族人曰。汝等不必再搗亂了。方才我到河邊取水。見一男子。相貌非凡。一定不是尋常人。也許天生此人。造福百姓。快去看吧。衆人見說。連忙跑到河邊去看。大家一見之下。也以爲奇。因問曰。兀那漢子。那裏來的。這裏一向不見有你。布庫哩雍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男。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衆見說相信雍順非凡人。必有來歷。因爲天池神女。衆所熟聞。再說雍順相貌不俗。必是天生豪傑。當下衆人商議。我等兵連禍結。始終沒甚頭緒。如今天降聖人。我等當迎爲國主。從此息爭。不亦善乎。衆從之。於是衆人把雍順舉起。歡呼迎到家中。妻以女。奉爲貝勒。從此三姓之人再不打仗。大家皆聽雍順號令。雍順既然坐了

國主。遂以長白山北俄朵里城爲定居。創立章程。教民耕種射獵之法。時有一種怪獸。名爲馬虎。爲害牧畜小兒。雍順以楛矢射殺之。民益感德。滿洲之始基。實肇於此。自雍順以後。國勢益強。人民愈衆。不幸後世子孫。不善撫衆。又不知改悔。國人遂叛變。把雍順族人。殺害幾盡。只剩一幼子。棄家潛逃。國人追之。有鵲止於幼子之頭。追者以爲枯木。遂不追。幼子因得生。變姓名。隱於他鄉。族姓日繁。傳至肇祖原皇帝。生有智略。體貌雄奇。慨然以興復舊業爲志。因結納壯士。計誘先世讐人後。四十餘人。至蘇克素護河之呼蘭哈達。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搜舊業。後來肇祖卜居於赫圖阿拉。卽今之興京。距俄朵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肇祖生二子。長卽興祖直皇帝之祖。生三子。第三子卽興祖之父。興祖有六子。長德世庫。次瑠闡。次索長阿。次卽景祖翼皇帝。次寶朗阿。次寶實。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德世庫居覺爾察地。瑠闡居阿哈和洛地。索長阿居和洛噶珊地。寶朗阿居尼瑪蘭地。寶實居章嘉地。分築五城。距赫圖阿拉城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環衛而居。皆稱寧古塔貝勒。景祖生五子。長禮敦。次額爾袞。次齋堪。次卽顯祖宣皇帝。次塔察。

父子兄弟。一力同心。保守先業。人多歸之。這時近地部落中。有名碩色納者。生九子。皆孔武有力。强悍異常。又有一人名叫嘉呼。生七子。較碩色納之子尤爲輕捷勇力。能身披重鎧。連躍九牛。這兩族自恃武勇。不行仁義。時時侵掠諸路。肆行豪奪。地方甚以爲苦。而無可如何。只得逃入景祖

境內。請其庇護。不想這兩族心不能甘。竟要侵犯赫圖阿拉。那里知道顯祖素多才智。長子禮敦。又是英勇豪傑。早已部屬停妥。分命諸貝勒。各率所部。往征強悍無道的兩族。他們都是一勇之夫。而且向來未遇敵手。一點防備也沒有。一戰之下盡滅二族。收服五嶺東。蘇克素護河以西。二百里內諸地。由此土地漸廣。國益強盛。遠近畏威懷德。好像具備了國家的雛型。顯祖嫡妃。喜塗拉氏。乃阿古都督之女。是爲宣皇后。

生三子。長卽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齊。宣皇后孕十二月始生。時歲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次舒爾哈齊。後號達爾漢巴圖魯。追封親王。諡曰莊。次雅爾哈齊。後追封郡王。諡曰通達。繼妃納喇氏。生子一。名巴雅喇。後號卓哩克圖。追封篤義貝勒。諡曰剛果。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後號青巴圖魯。追封誠毅貝勒。諡曰勇壯。太祖年十歲。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便令分居。略予薄產。太祖毫無怨色。但是知子莫如父。顯祖深知太祖才德。仍以優產予之。太祖婉辭。依然分讓諸弟。其孝友大度有如此者。先是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蓋天生大聖。興立王業。絕非偶然。太祖龍顏鳳目。偉驅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重。舉止非常。英勇蓋世。騎射軼倫。國人誠心愛戴。稱曰。聰睿貝勒。一時佐命豪傑雲集。遂成帝業。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這是本書一篇楔子。不算正文。所以要寫這一篇。第一在傳說和記錄上。本來會有這一段神話。準之古書。亦元鳥履跡之類也。第二不寫此回。則太祖之世系。必須於本文中補叙之。未免突兀。故一總叙之於首回。以清眉目。非僅徒錄舊聞而已也。至於太祖之崛起。固由於材略非凡。所關於種族意識者。亦爲個中一面之理由。日本稻葉君山先生之清朝全史。有一節說明此點。最爲得實茲節譯於下。

明代時之女真人。以其祖先金朝。曾經統御中國之多半。因而常懷一種自負心。是於彼等之思想上。不能爭辯者也。且此自負心。決不止於空想。果然由一個偉大事實。而現出於彼等之前矣。試思太祖當未顯時。固嘗欲統一彼等之部族。而爲其最大之管束者。至若由其本身。卽足以併吞明之國家。勿寧謂爲近於妄想。況以多數長白山左右無智之部民乎。然而勢者。至可畏者乎。太祖僅居汗位。似已滿足。至其子孫。則加帝號矣。迨至曾孫時代。則南略雲南。平兩廣。以漠北之蒙古爲藩籬。至以阿爾泰山爲限。而固其邊圉。豈非稀有之事實乎。如斯廣漠之大版圖。除見於初期之蒙古以外。漢土之任何朝。亦不得比肩。據歷來漢人之解釋。長城南北。截然不同。乃以長城以南自限爲中國。清朝則以此見甚陋。究黃河之源。探崑崙之墟。撤廢所謂華夷之分。冀使遊於大同之宇。吾人如不信長白山下一部族。足以帶來此使命乎。則事實如斯。名譽赫在。固已加於彼等部族之額上矣。由是觀之。滿洲部族。非滿足金朝以來之自負心而已也。另由一面觀之。儼然亞細亞之主人公。大陸人民之保護

者。無論何人。亦不得否定。故吾謂此非偶然之事。要爲滿洲人之自能適度的發展其本能而已。稻葉先生之評論。譯至此而止。因係之以詩。其辭曰。千古興亡事。由來夢一場。我今說夢話。爲君解愁腸。天作銷金帳。地爲七寶床。吾人臥其中。酣夢互抵昂。或者爲堯舜。或者爲武湯。或爲傑紂虐。或爲幽厲狂。秦皇與漢武。仙藥何曾嘗。唐宋元明主。一刹付黃梁。不單東方爾。泰西更紛忙。孰爲巴比倫。孰爲大秦強。荷蘭昔海霸。今則屈蠖藏。西班牙盛時。鱉鱘蔽海洋。發見新大陸。東西任梯航。安知有今日。手足相斫傷。人事有代謝。天運有否臧。仰視白山高。俯見黑流長。翳惟執大柄。帝業宜再張。

第一回

構明兵尼堪啓釁

雪仇恨太祖興師

話說歲癸未。明萬歷十一年也。太祖年二十五歲。以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往征尼堪外蘭。先是明朝把滿洲的女真人。分爲三衛。一是海西。二是建州。三是野人。頒賜勅書。命爲都督。子孫世守。無非是羈縻之策。其中以建州爲最強。後來明朝政治。日形腐敗。任用宦官。無惡不作。封疆將吏。

也都和宦官聲氣相通。只知威福自利。妄動干戈。滿洲女真民族的利益。天天受着明人的壓迫。因此恨怨日深。敢於反抗的。自然要訴之武力。不敢反抗的。也都退保聚落。人自爲政。明朝的統馭能力。已然捉襟見肘。但是天朝的資格。還未曾失掉。所以海西建州部族中。依然有人倚賴明朝。希圖封贈的。尼堪外蘭。便是此輩的代表人物。他總想巴結明朝。把他立爲滿洲之主。無奈他慾大才疏。明人也沒有真心援助他。無非利用他引起內訌。削剪建州的勢力。有一天尼堪外蘭打發自己心腹。給明朝總兵李成梁。去了一封密信。說滿洲各部族。紛紛自立。這於明國的駕御上。太不方便了。如果明國立我爲滿洲之主。我便出師掃滅各部。但是希望閣下。興師來援。助我一臂之力。一鼓之下。諸部可平矣。成梁見信。不覺暗笑。心說。正苦無名興師。他却有心自殘其類。也好。成了功再收拾他。不成功看他等自亂。也不爲無利。當下覆信。約定師期。先攻古呼沙濟二城。這尼堪外蘭。是建州蘇克素護部長。世居圖倫城。見了覆信大喜。在極秘密裡。修繕戰具。預備出師。沒多日。成梁授給尼堪外蘭一道兵符。率遼陽廣寧之兵。分二路進攻。成梁及尼堪圍古呼城。遼陽副將圍沙濟城。二城之人。見敵兵突至。忙登埤拒守。無奈衆寡不敵。攻未多時。沙濟城便失陷了。城主阿亥章京被害。遼陽副將遂率得勝之兵。與成梁合兵一處。協攻古呼城。尼堪外蘭。以爲不費吹灰之力。便得一城。心中大喜。暗道這次滿洲國主一定作成了。便自耀武揚威。引導明兵來攻古呼城。話說古呼城主阿太章京之

妻。乃禮敦之女。景祖之孫女也。聞古時城正受攻圍。恐孫女被陷。景祖乃偕顯祖往救。因係局外。並未帶兵。只不過以好意來救女孫出險。所以父子二人。輕騎而往。及至古時城。見成梁兵正與城兵接戰。遂令顯祖俟于城外。單身冒險入城。見了阿太章京。說明來意。不想阿太章京。正在奮怒。抱定城存人存。城亡人亡主義。不聽景祖接回。女亦抱定殉夫殉城的志氣。不願一人獨離險地。因此說了半日。不見頭緒。顯祖在城外候了多時。不見景祖出城。生恐父親遭險。自己也就進城探視。因此父子二人皆陷圍城之中。這古時城。依山據險。十分堅固。以阿太章京。守禦得法。驍勇力戰。親率士卒。繞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衆。攻圍多日。不但不能克服。反倒損失了無數兵卒糧秣。銳氣全消。只得把尼堪外蘭臭罵了一頓。說他不合起釁搆兵。遭此挫辱。打算執送尼堪外蘭。以謝二城之衆。尼堪見說。早已荒了手脚。因向成梁獻計說。慌不得。這城裏兵民。多是沒頭腦的傻瓜。我到城下說幾句話。就能教他們殺了阿太章京。出城投降。

成梁說。快去。說得成時。免汝一死。尼堪外蘭也是出於無奈。騎了一匹高頭大馬。披了一件明朝大官的紅花綠葉的衣裳。裝模作樣。躍馬來到城下。揚鞭大叫曰。呔！城上兵士們聽者。大明朝已封我爲大官。不久卽爲滿洲之主。凡我所說之話。明朝無不依從。現在大兵雲集。爾等已然是釜底游魂。日夕族滅。主將已下嚴令。決不捨汝而去。我不忍汝等屠滅。請准主將。有能殺了阿太章京。前來投

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其餘不問。城中人素知尼堪外蘭和明朝大官頗有來往。這話也許是真。竟自被他這一派謊言所動。到了夜晚。交頭接耳的議論起來。果然就有想當城主的。出其不意。刺殺了阿太章京。裹了首級。越城投降。成梁一見。果是阿太人頭。因問那人說。平日城主待你如何。那人道。待小人恩重如山。成梁說。好。旣如此。他在陰曹也須你服侍。喚來衛士。一刀將那害阿太章京的殺了。城中無主。已自大亂。成梁把兵民誘出。一個不留。全行屠戮。尼堪外蘭素忌顯祖。成梁也以顯祖相貌不凡。人物出衆。於是聽信尼堪讒言。將景顯二祖。及阿太章京滿門。盡行加害。太祖聞之。大慟。旣而勃然震怒曰。必雪此仇。因責問成梁。因何害我祖父。成梁只得諉之誤殺。但是心裡終覺慚愧。因爲顯祖曾幫過成梁的忙。很有舊好。只得百般安慰太祖。殊加禮遇。但是太祖心終不甘。把明朝視爲不共戴天之仇。卧薪嘗膽。無日不思報復祖父之仇。雪親族之恨。明朝邊吏自知禮屈。且恐因此激起禍變。乃送歸二祖之喪。與勅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勅書。太祖因謂明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實緣尼堪外蘭之奸讒。必執以與我。我手刃之乃可。明使臣曰。恐非如貝勒言。實誤殺也。故賜勅書馬匹。又給都督勅書。事已完結。不宜再有他言。今復過求。則我將援助尼堪。築城於嘉班。使爲滿洲國主。這本恫嚇之言。太祖自然不怎理會。可是大多數的人。皆信此說。以爲可能。人人危懼。都怕尼堪外蘭挾明奧援。一旦成爲事實。必不免報復陷害。不如及早通點殷勤。獻媚於他。以免

後患。不但這些不成器的人。這般想。便是寧古塔諸貝勒的子孫。也在堂子立誓。意欲殺害太祖。以買尼堪外蘭的歡心。這時尼堪外蘭。見許多部民族長。都表示了服從的意思。便迫令太祖也聽他的調遣。太祖那里肯受。罵曰。惡狗。爾乃吾父部下人。陰賊險狠。勾結明兵害我祖父。恨不生食汝肉。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但是尼堪外蘭向來是使暗的。永遠不敢明鬪。雖被太祖面斥一頓。却不動火。早已鼠竄而去。太祖也以形勢不敵。姑且留他一命。偏巧蘇克素護河部薩爾濟城主諾密納之兄卦喇。因爲素與尼堪外蘭不睦。被尼堪在明官面前。搬弄是非。進了不少的讒言。因此明朝撫順所的守吏。把諾密納痛加責治。受了很多的惡氣。諾密納心不能平。知道全是尼堪所爲。因與同部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哈斯瑚。沾河寨主常書及弟揚書協議曰。

尼堪外蘭。屢々勾結明官。欺壓我等。與其依賴此等人。不如投附聰睿貝勒。大家皆以爲是。遂與太祖通款。太祖大喜。定期與諾密納椎牛祭天。歃血爲盟。相約共討尼堪外蘭。夏五月。太祖遂起兵。約定諾密納領兵自薩爾濟城來會。不意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第四子龍敦。嫉妬太祖。私語諾密納之弟肅喀達口。明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爲滿洲國主。而哈達國萬汗又助之。爾等若附聰睿貝勒。禍不遠矣。肅喀達因以龍敦之言密告諾密納。諾密納竟背盟。不以兵來會。太祖候諾密納不至。乃率兵自往討之。直奔圖倫城而來。尼堪外蘭。早已得了消息。不敢迎敵。棄城携妻子逃往嘉班。圖倫遂

被太祖攻克。休息多日。招聚逃亡。過了兩月。又率兵將往征嘉班。諾密納爾喀達。遣人預告尼堪。囑其抵備。但是尼堪外蘭。素知太祖英勇。那敢對敵。早又棄了嘉班。投奔撫順所迤東河口台。太祖不捨。率兵疾追。這時明朝邊吏。見尼堪外蘭狼狽逃來。不許入邊。揮兵擊逐。太祖自後觀之。疑爲明兵幫助尼堪來戰。遂收兵立營。是夜尼堪乘隙。率其所部遁去。有一人來投太祖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尼堪外蘭。不許入邊耳。太祖聞之。遂旋師。後知薩爾濟曾通使嘉班。因悉諾密納背盟之故。謂左右曰。若非諾密納爾喀達往告。尼堪外蘭早成擒矣。予必誅此二人。會諾密納爾喀達遣人來言曰。渾河部之杭嘉。及扎庫穆二路。吾與也。不許汝侵。棟嘉及巴爾達。我仇也。可取其地獻我。否則爾兵出入。不許近我邊界。太祖聞言。怒其無禮。噶哈善哈斯瑚。及常書揚書亦忿甚曰。不先破薩爾濟城。吾等皆附諾密納矣。秋八月。太祖定計。佯與諾密納約。合兵往攻巴爾達城。城下。卽與諾密納。令其率兵先戰。諾密納曰。若我自戰。何必令汝取乎。汝速往攻。吾但坐享其成耳。太祖曰。誠然。但我兵器仗不足。爾能以兵仗與我。我卽先戰。爲汝取此城。諾密納果以兵仗與太祖。太祖遂執諾密納爾喀達二人。斬於馬前。薩爾濟兵驚潰。有來歸降者。太祖命還妻孥。仍居薩爾濟城。沒多時。他們把城垣修復。依然背叛。只因諸部紛亂。大小分爲數十國。如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之烏拉部。

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等。爭爲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伐。甚至兄弟自殘。爭奪不已。這時因爲太祖漸漸得勢。並且英武善戰。不但他部首長。心懷嫉妬。便是自家兄弟子姪。也多有忌其成功。頗不在少。卽如覺爾察城。阿哈和洛城。和洛噶善城。章嘉城。皆是太祖族人。竟在堂子立誓。欲謀加害。有一天夜半。他們潛至太祖的居城。正欲登城襲殺太祖。太祖忽然心動。趕快起床。披了棉甲。挂了佩刀。手執弓矢。登城張望。衆人正白樹梯欲登。月光下。只見太祖威風凜凜。拄弓而立。分明是位天神。只嚇得衆人屁滾尿流。鼠竄而去。這是一回。

又有一回。離這事已有一月餘了。章嘉城寶實之長子康嘉。借了哈達萬汗一些兵將。請來渾河部兆嘉城長理岱。着他作爲嚮導。竟把屬於太祖的瑚濟寨。差不多劫掠一空。他們得意洋洋。正在半途俵分贓物之際。不想太祖部下勇將。安費揚古。正在遊獵。而且瑚濟寨又是他的故鄉。聞得報告。便率了十二騎。風馳電掣般追擊了去。敵衆見追兵已至。方欲迎敵。安費揚古。已揮刀衝入敵隊。十二騎繼之。奮勇衝殺。斬四十餘人。敵衆潰逃。盡獲所掠而還。敵損兵折將。益懷恨心。沒有多日。又遣刺客。打算暗害太祖。乘夜陰晦。至太祖所居。欲拔柵潛入。有飼犬名唐烏哈者。聞聲驚吠。太祖知有賊。乃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爾不入。我卽出矣。爾敢櫻我鋒耶。因以刀柄擊柵。復奮足踹窗。象是想由窗戶中越出。賊伏窗下伺之。可是太祖並未越窗。仍從門出。賊乃遁去。

是夜有近侍名帕海。因宿窗下。被賊刺死。太祖因知此等惡行。多有理岱暗中援助。遂率兵往征兆嘉城。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難登。諸叔及諸兄弟勸勿進兵。太祖曰。理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殘害。竟爲哈達作嚮導。劫我財物。今又遣賊害我。天理難容。我必懲之。遂鑿山爲磔。軍士鱗次魚貫。相繼而登。又以繩束馬。懸曳踰嶺。直至兆嘉城下。龍敦是作慣了暗通消息的事。他見太祖往征兆嘉。又派密使。潛告理岱。因此理岱有了防備。鳴角聚兵。登城以待。衆見理岱已有防備。復勸太祖還師。太祖曰。攻人不備。是襲取也。彼既有備。正好一戰。焉可遽還。令衆圍之。四面環攻。太祖督戰。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不多時城破。理岱被擒。太祖面責之。念係同族。宥其死。而收養之。蓋太祖志在復祖父之仇。不得尼堪外蘭不能甘心。至於同族兄弟。但有恩結。雖有仇隙。亦不願多殺以樹敵。但照龍敦那樣不識大義的。既不能自有樹立。反倒怕人成功。從中阻害。真是小人之尤。他見太祖去伐兆嘉城。把消息預報理岱。已然罪不容誅。但他猶以爲未足。又暗自勾結瑪爾墩寨主納紳諸族人。把噶哈善哈斯瑚給劫殺了。將屍首拋在曠野。哈斯瑚之妻。是太祖的同母妹。這宗行爲。無非是與太祖以難堪。加給一些打擊便了。太祖知是族人所爲。無可如何。只得隱忍。因使族人中之同輩行的。往收哈斯瑚之屍。誰知這些人好象都與龍敦同謀似的。無人願往。太祖只得率近侍數人自行。這時瑪蘭城寶朗阿之次子楞敦。向太祖說。諸族皆讎汝。不然汝妹夫焉能見殺。不如不去。恐有人害

汝。太祖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盤旋。疾馳一周。復至城下。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他們見太祖這樣英武。志在決鬪。人人駭怕。不敢出來。太祖遂把哈斯瑚的屍骨收回。用自己衣冠斂葬。關於替哈斯瑚報仇的事。也就暫且不提。因爲太祖是天縱的英雄。勇武善戰。固然是他人所不及。而警悟絕倫。善用籌策。也是絕無僅有的。

古語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又云。能忍人之所不能忍。隨機應變。無不得宜。使嫉之者無所施其技。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起。先把子女置於安全所在。然後佩刀持弓。潛至戶外。隱於烟突旁邊。以伺之。時陰晦。先無所見。及聞足聲逼近。忽有電光。果見一賊。握刀欲有所爲。太祖疾出。以刀背擊之。賊仆地。遂呼近侍洛翰縛之。洛翰曰。賊來行刺。殺却便了。何必縛也。太祖曰。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倘以兵來。我衆寡不敵。仇且益深。因佯謂曰。汝來盜牛乎。盜牛罪不至死。賊亦曰。我來盜牛。別無他意。洛翰曰。彼言盜牛僞也。實欲害吾主。不如殺之以警後。太祖曰。彼實來盜牛。不可殺也。遂釋去。又一夕將就寢。忽心動。遂起衷甲。外穿常服。假作登廁。昏夜中。見籬落缺處。隱然象有人窺探。乃控弦以待。賊不知。伏行而前。太祖射之。賊驚避。箭穿其衣。反身便逃。太祖從後追射。貫賊兩足。遂倒地。執而縛之。這時近侍及太祖諸弟。聞聲趕來。詢其名。自言伊索。衆請殺之。太祖曰。此非汝等所知也。殺之適以啓釁。若其主以兵來攻。劫我儲蓄。我無

糧以養衆。則部下必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以禦敵。我志不在此。且以殺人所藉口者不智。吾不爲。遂釋之。其御物深沈大度。有如此者。癸未年夏六月。太祖蓄銳多時。遂起兵親帥四百人。往征納木占。薩木占。納申。完濟翰。以復噶哈善哈斯瑚之仇。師至瑪爾墩寨。此寨高據山巔。形勢險峻。最難攻打。太祖乃令斫木編牌。以爲攻防之具。須臾造成三大木牌。以爲掩護。頭牌先行。二牌後繼。近寨處。路益狹。分三牌鱗次攻打。山上敵兵。早把滾木雷石放下。前牌已被摧毀。兵士急隱二牌之下。依然上攻。少時二牌又碎。衆卒急隱三牌之下。牌少人多。不能掩蔽。實難仰攻。此時太祖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二尺許。隱其足。乃執弓向寨上仰射。只一矢。正中寨主納申面。並穿其耳。復又連射四人。敵兵驚亂。防戰遂疏。太祖指揮兵將。四面遙圍其寨。斷敵汲水之道。如此攻打了四日。寨內益慌。到了夜裡。太祖令兵士輕裝。腰插短刀。跣足攀崖而上。一聲吶喊。齊拔短刀殺入。敵不支。遂取瑪爾墩寨。納申。完濟翰。奔界藩。太祖大獲全勝。歇兵三月之久。人馬益強。會棟鄂部長克徹巴延。念昔殺子之恨。乘哈達與寧古塔諸貝勒失和。乃造兵器。以蟒毒沾箭。欲來攻伐。不想棟鄂部起了內訌。太祖遂議起兵。話說這棟鄂部長克徹巴延。乃滿洲開國元勳何和禮之祖。本與寧古塔人無仇。只因章嘉城長寶實之次子。阿哈納。遣人往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之妹爲妻。巴斯翰嫌阿哈納無財貨。不願爲婚。乃妻棟鄂部長之子額勒吉。不幸額勒吉。後爲阿圖阿魯部下九賊所殺。賊有與

阿哈納同名者。克徹巴延。遂疑阿哈納爲了不得巴斯翰之妹。妬殺自己兒子。因而懷恨在心。不時起兵攻略寧古塔諸貝勒。勢甚凶猛。寧古塔諸貝勒。勢不能敵。只得向哈達萬汗借兵。把克徹巴延戰敗。得了好多寨柵。當初哈達與寧古塔諸貝勒。既有婚姻之雅。勢亦相當。既借其兵。遂少示弱。卒至失和。反受哈達侵掠。所以克徹巴延記起前事。又欲興兵。這時太祖已長。且甚得衆心。探悉棟鄂部有了內亂。遂欲起兵伐之。因聚衆將議論出兵之策。衆曰不可。其兵未來。我要深入其地。幸而勝固佳。如其不勝。爲之奈何。太祖曰。不然。彼亂如何我不知。若俟其兵來。則攻防異勢。不如我先加兵。衆以爲善。遂親率精兵五百征之。時其部長阿海巴延。乃克徹巴延之弟。聚兵四百。把守齊吉達城。深溝高壘。閉門以待。太祖兵至。四面環攻。敵幾不支。堪堪陷落。忽天降大雪。樵採運糧。十分困難。只得罷兵。命衆先退。自以十二人伏濃烟中。城內敵兵。以爲全退。忙開城引衆追跡。太祖突起邀擊。斬四人。獲甲二副。敵畏有伏。不敢再追。師行至完顏部。其部長有遜扎沁廣袞者。來請太祖曰。翁鄂洛吾仇也。乞以一旅之衆。助我破之。太祖因念。既已興兵至此。宜乘機戡定一方。遂許之。夜不結營。率兵直搗翁鄂洛城。遜扎沁廣袞。有兒子名岱度墨爾根。密使人私通翁鄂洛城。故預知太祖兵至。忙收其兵民入城。加緊防守。太祖揮兵攻打。縱火焚其城樓。村中廬舍。亦多燒毀。戰鬥極爲激烈。一擁齊至城下。太祖因乘屋頂。向城中猛射。此時敵將有名鄂爾果尼者。見太祖踞高。出其不意。向

太祖放一冷箭。貫胄。傷前額。太祖卽拔矢。還射其人。中股。應弦而倒。太祖旣受傷。血流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將又有洛科者。乘烟焰中。潛行逼近。突向太祖猛射一矢。只聽轟然有聲。穿透鎖子甲護項。深入寸許。太祖急拔其矢。鏃卷如鉤。血肉迸落。衆將一見大驚。紛然趨前。欲要登屋扶掖。太祖恐爲敵窺見。忙諭止之。但是項下血流如注。連被兩處重傷。已不能再戰。乃以一手捫創。一手拄弓而下。衆將忙來攙扶。因血流過多。行未數武。遂昏暈倒地。諸臣見了。驚慌失措。互相埋怨。忙替卸去甲冑。裂帛衣裹創。少時復甦。諭衆勿恐。衆將甚喜。沒多時。又行昏迷。如此數四。凡一晝夜。醒時只飲清水。血仍不止。裹創厚寸餘。衆見太祖創甚。無心攻戰。遂棄垂下之城。班師而還。休養多時。創已平復。加以人馬操練。益發精強。人人有再伐翁鄂洛之志。太祖遂復率兵往攻。這次因有前回之恨。兵皆奮勇。將更爭先。拚命攻打。卒拔其城。生獲鄂爾果尼及洛科二人。卽先時射傷太祖者。諸臣歡呼。請殺二人以雪當日之恨。太祖不許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將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之故而殺之乎。遂授鄂爾果尼洛科各一牛泉。每人領三百士卒。置諸左右。諸臣稱頌。皆以上之大度爲不可及。乙酉年春二月。復率兵征界藩。先是納申自瑪爾墩寨戰敗。奔往界藩。依其寨長巴穆尼。太祖以妹夫噶哈善哈斯瑚之仇。至今未報。不能忘情於納申。遂親率甲士十二人。步兵五十。往略界藩。兼

看形勢。

寨內早有防範。無所獲而還。納申巴穆尼二人。見太祖兵少。因議曰。此人欺吾太甚。若合隣寨之兵。從後掩擊。彼可擒也。巴穆尼深以爲然。遂合薩爾濬、棟嘉、巴爾達三城之衆。與界藩共爲四百人。旋風般趕了來。追至界藩南。太蘭岡之原野中。納申巴穆尼早已馳入太祖所率步兵中。復衝過步兵。前來追趕太祖。太祖一見。單騎還鬪納申。此時納申刃已先及。一刀砍斷太祖所執馬鞭。太祖不慌。納申方欲抽刀再斫。太祖不待其反臂。疾揮刀斷其右臂。墜馬而死。旋復插刀。引弓迎射巴穆尼。矢貫胸而過。死於馬下。敵衆見了。無不大駭。不敢再追。卻立呆望。但是太祖所部。人困馬乏。已不能再戰。十二甲士甚以爲憂。太祖諭之曰。爾等下馬步行。以弓梢拂雪。僞爲拾矢狀。徐徐引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麪。以將息之。予一人留此。以爲緩兵之計。於是步馬先行。太祖駐馬納申屍旁。怒視敵軍。敵衆遙呼曰。殺其人豈尙欲食其肉耶。何爲不去。請聽我等收其屍骨。太祖因向其衆曰。納申與我爲難。今得殺之。雖食肉亦不爲過。遂撥馬還行。途中恐敵追襲。乃使步卒七人。伏坡後。故露其冑。僞爲伏兵。敵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呼哨而去。太祖遂引兵徐還。不遺一騎。太祖時時不忘尼堪外蘭。只以尼堪外蘭有明爲助。一時不能驟得。自度不如先平隣近諸部。然後再誅尼堪外蘭。那時卽與明失和。亦無不可。夏四月。親率步騎五百。往征哲陳部。值大水。乃命衆還。只

留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共八十人。略地而前。至嘉哈。嘉哈人走告諸路。於是托摩和、章嘉、巴爾達、薩爾濟、界藩五城。遂合兵以禦。太祖預遣之巡哨官名能古德。偵悉諸路集兵。疾馳往告太祖。不意由他路突過未遇。太祖仍率衆前行。遙見敵兵約八百餘。陣於界藩之渾河岸上。連及南山。太祖部將中有扎親。桑古哩兩人。尼瑪蘭城主寶朗阿之孫也。年少未經大戰。見敵衆。解其甲與人。太祖怒呵曰。汝輩平日自雄於兄弟鄉黨間。今臨陣。乃畏敵衆。反解甲與人。遂執蠹前行。近敵陣下馬。將馬驅回。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腰刀手弓。直前衝入。奮力斫殺。斬二十餘人。敵敗潰。爭渡渾河而遁。這場惡戰。爲起兵以來所未有。太祖熱甚。汗透衣甲。不及解之。爭斷鈕扣。坐地休息。移時後隊兵將始至。皆曰宜乘勝追擊。太祖怒其遲至。不顧。俟汗少落。復冠胄披甲。率兵渡河。逕登彼岸。與穆爾哈齊等追躡敵兵。斬四十五級。追至吉林崖。見敵兵十五人由旁徑來。太祖摘去胄上紅纓。隱身石後以待。射其先至者一人。矢由脊出滾地而死。穆爾哈齊亦射死一人。餘者慌竄。悉墜崖死。太祖因謂延布祿諸人曰。今日之戰。以四十人勝敵八百人。天助我也。衆勸何不乘勝往擒尼堪外蘭。太祖曰。未可輕動。吾視尼堪外蘭。不啻一鼠。但彼有明援。一向消息不明。宜先遣人偵之。再定行止。遂班師。未幾偵察之人回報曰。尼堪外蘭自嘉班城逃竄後。不但彼之族屬。已與離心。卽明之援彼。亦似一時權宜。並無誠意。至若我國附彼之人。今已不信其妄語。紛

紛背去。尼堪外蘭。情見勢絀。現已携其妻子兄弟。逃往鄂勒琿地方。築城而居。我兵若往。一戰可擒也。太祖大喜。遂欲往征。惟所經之地。多屬仇敵。不動干戈。諒難通過。乃先征蘇克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寨。破之。斬其寨主諾木渾。繼攻渾河部之貝克寨。取之。又攻托摩和城。值落雨大雷。震死二卒。乃罷攻旋師。過了幾日。依然率兵前往托摩和城。這次先不攻打。傳諭城內兵民。如降。一律恩待。若不投降。城下之後。悔之晚矣。城內兵衆。自知不敵。遂開城投降。太祖把隣接敵地。平定以後。當下自率兵將。直取鄂勒琿城。一路無阻。比及城下。只見城外約有巡邏兵四十餘人。見太祖兵至。忙挾弓避走。中有一人。戴氈笠。被青棉甲。太祖望見。疑爲尼堪外蘭。真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早已一拍戰馬。單身往擒。敵見只一人追來。紛紛把太祖圍在垓心。四面環射。矢來如飛。早已身中三十餘創。肩頭及胸前。均被箭傷。猶自鏖戰不退。射死八人。刀斬一人。其餘有帶矢者。蝗驟雨。全行逃入城中。這時大兵已然趕至。衆見太祖被傷。憤不可遏。一擁登城。斬獲無算。內有明兵十九人。一並殺却。擒被太祖射傷者六人。箭皆深入不能拔。太祖弓力之強。膂力之大。可以相見。檢點俘虜及殺死者。獨不見尼堪外蘭。方知陣上所見戴氈笠者。乃係別人。因問俘人。始知尼堪外蘭在前幾日。已然到明邊勾當去了。太祖因傳檄明之邊吏。速將尼堪外蘭執送前來。否則興兵往取。於明恐有不利。明之邊吏得檄。商議多時。不知如何應付。若說逕把尼堪外蘭縛送了去。未免有

失天朝面孔。若說不送。萬一滿洲興兵到此。勝敗不可預知。不幸也許喪了性命。再說也犯不上爲了尼堪外蘭一人。妄動干戈。萬一朝廷怪下罪來。反爲不美。反正禍是尼堪外蘭自己惹的。倒不如請他自己來殺。我們不管。一來全了天朝體面。二來我們也免得臨陣對敵。豈不兩全其美。當下他們這樣商量定了。即派使者齎書。回覆太祖說。尼堪外蘭。既然歸我。未便執送。請你自來殺他便了。這是信內言語。好象還表示着強硬難測的樣子。所以太祖一見。便謂使者道。爾等叵測。將誑我耶。這位使者倒很慷慨。把實話全對太祖說了。最後他又說。也不必親往。只派一偏裨。率領兵卒數十人。便可。以完事。太祖見說大喜。即命部將齎薩。率驍騎四十人。前往明邊。擒斬尼堪外蘭。這里是明兵所築的要塞。除了木柵。還有幾處高臺。以備巡守瞭望。臺的下面。也有少數民房兵舍。小的市廛也有一二所。尼堪外蘭。雖然自以得明援助。可是明官並不許他在邊裡居住。這日他見忽有滿洲兵前來。心知不好。便要求明人。許他入邊。明人不許。並且預先把臺上梯子。全行取除了。到了此時。他才知道明人沒有誠意援助他。叫苦不迭。此時齎薩已到。尼堪外蘭正在走頭無路。慌張逃匿之際。早被齎薩搜得。鷹抓燕雀一般。提了脖領。手起刀落。將尼堪外蘭首級砍下。包裹好了。回報太祖。從此太祖威震遐邇。明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以通和好。太祖亦以土物報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如熊如羆欣得五虎將
以暇以整大破九部兵

爾等皆執政之臣。不勸爾主發政施仁。反來無故索人土地何耶。使歸報納林布祿。他不知進退。又約會哈達、輝發、各遣使人。來議邊事。太祖設宴款待。席間葉赫者圖爾德起立請曰。我主有言。欲奉告。惟怪觸怒見責奈何。太祖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言吾亦遣人以惡言報之。責汝何爲。圖爾德曰。我主云。欲分爾地。爾不欲與。令爾歸附。爾又不從。倘兩國交兵。我能入爾境。爾豈能蹈我地耶。

太祖聞言大怒。引佩刀斷案曰。爾主兄弟。何嘗親臨戰陣。馬首相交。破冑裂甲。經一大戰耶。昔哈達國蒙格布祿、岱善。如一童擲骨爲戲。以致鬪爭。叔姪自相擾亂。故爾等得掩襲之。若視我猶彼。豈不大誤。且爾地豈盡重關要塞。鐵壁銅牆。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之境耳。昔我以先人之故。問罪於明。明歸我喪。遺我勅書馬匹。既又授我左都督勅書。龍虎將軍勅書。歲輸金幣。汝父見殺於明。會未收其骸骨。今乃徒肆大言於我何也。各位貝勒大臣。見葉赫使人出此狂言大話。亦皆憤怒。群請出兵討之。太祖曰。勿急。彼多行不義。亡無日矣。吾不以一時之怒。輕啓釁端。乃修書。使巴克什阿林察持往。巴克什者。猶通人博士也。瀕行。太祖諭之曰。爾持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卽居彼。勿復來見我。從此葉赫益恣肆。屢次率兵奪掠各地。太祖或置不理。或出師禦抵。葉赫迄未得手。直至秋九月。竟聯九部之衆。大舉來侵。那九部。一葉赫。一哈達。三烏

拉。四輝發。五科爾沁。六錫伯。七卦勒察。八珠舍哩。九訥殷。這九部共推葉赫貝勒布齋納林布祿兄弟二人爲盟主。興動馬步三萬。分三路、浩浩蕩蕩殺奔興京而來。太祖聞報。當遣偏將武理岱。前去偵察敵情。武理岱先由東路行百餘里。度過一道山嶺。忽有群鴉競噪。正當去路。好似阻止前行。欲還鴉便飛散。再前行復行聚噪如前。至以翅撲其面。武理岱甚以爲異。驟馬馳歸。將此異事。報告太祖。又命另由扎喀向渾河部所屬之地偵之。武理岱遵命前往。時已黃昏。策馬尋徑。進至渾河岸邊。天已黑了。只見河北一帶。漫山遍野。皆是敵營。松明竈火。燦若繁星。原來敵兵正在夜襲。欲俟飯畢。便要乘夜度沙濟嶺而來。武理岱偵察明白。飛報太祖。時夜已過半。太祖就寢。聞武理岱還。召入問之。武理岱把所見敵情。一一奏明。太祖曰。前聞葉赫兵來。未知確否。今彼深入。理宜出兵禦之。惟深夜之間。我兵一出。恐驚國人。爾出傳語諸將。明早出師。勿得遲誤。諭畢。依然酣寢。妃富察氏。因聞九部來侵。甚形憂懼。因呼醒太祖謂曰。今九國兵大舉來侵。不思破敵之策。反事酣寢。豈方寸亂耶。抑或懼耶。太祖曰。吾焉懼彼。且心有所懼。雖寢亦不成寐。前聞葉赫三路來侵。因不知其師期。是以爲念。今彼既至。吾心安矣。我若虧心於葉赫。天必不容。安得不懼。今我順天心。安疆土。彼不悅我。糾九國之兵。殺害無辜之人。天必不佑也。語畢安睡如故。次日侵晨。太祖饒後。率諸貝勒大臣。至堂子拜謁先靈神祇。禱祝出師之利。遂戎裝乘馬。齊至校場。點齊人馬。分撥

起行。話說太祖。親率前鋒精銳。行至扎喀索地方。有河當路。自立渡口。督衆過河。因見甲士蔽手護項。甚不靈便。乃下令曰。今日之戰。惟天所命。爾等可盡去蔽手護項。使身輕手快。破敵必矣。衆皆如言。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守將孛護、三坦、二人來告曰。敵兵辰時已至。曾數次攻城不克。現正退攻赫濟格城。敵兵甚多。爲之奈何。衆人見說。無不駭然色變。說話間。又見一騎飛來。臨近看時。乃扎喀城偏裨郎特也。此人膽大心細。至則求見太祖。既又問我兵幾何。言訖登山望之。還告太祖曰。敵兵雖多。我兵亦不爲少。況用兵之道。不在誇多。昔我兵嘗與明兵交戰。非以三百破彼數千耶。今我兵人人驍勇敢戰。彼雖衆。不足畏。如不勝。願當軍法。衆聞言。心始安。太祖因命郎特爲游擊斥堠官。率領輕騎二百。前往偵察敵寨。諭曰。敵若還軍。乘夜掩擊。否則明日接戰。時敵人在運輸糧秣。結立營壘。偵騎得實以告。太祖遂駐軍。是夕有葉赫一人來降。太祖令人把他領進帳內問他敵兵一總來了多少。降人說。葉赫貝勒布齋、納林布祿兄弟二人。共有兵一萬人。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一共也有萬餘人。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連同錫伯部、卦勒察部。及其餘部衆。大約也不下一萬人。九部共合三萬大兵。務乞貝勒小心抵備才好。降人這般言語。雖不知真假。參以偵騎所報。大約不差。所以衆將見說。又復色變。太祖見狀。諭曰。爾等無憂。吾必不疲爾力。使爾等苦戰。如今我兵。只可據險誘之使來。彼若肯來。我

兵以逸待勞。迎頭擊之。若不肯來。則四面列陣。以步兵徐進。彼等九部部長。十餘人。未必皆有鬪志。況且兵皆烏合。見我兵前來挑戰。勢必觀望不前。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兵雖少。勢整心齊。乘其勞困。先斬其貝勒一二人。衆必自潰。一戰可獲大勝。次晨遂命進兵。葉赫兵昨攻赫濟格城未下。是日又來攻打。太祖揮兵逕據古埒山。與赫濟格城。作成犄角之勢。據險結陣。因命額亦都。率精兵百人。下山挑戰。葉赫兵一見。舍了赫濟格城。來鬪額亦都。他們以爲些少之兵。一擊之下。便成齏粉。那里知道。額亦都便如一隻下山猛虎。身披軟甲。手執砍刀。大呼殺入敵陣。百名精卒。一樣奮勇揮刀。向敵陣衝殺。當時斬九人。傷者無算。敵兵少卻。葉赫貝勒布齋。因係盟主。見本部兵退卻。急欲圖功。忙聯合錦台什、翁阿岱、蓋古斯、明安、各部長并力來戰。其勢甚猛。太祖亦從山上。揮兵應戰。殺聲震山谷。黃塵蔽天日。這時布齋一馬當先。率衆突擊。不想他的戰馬。因避箭觸樹而倒。把布齋跌到山坡下。方欲爬起。早被額亦都部下。一兵卒名武談者瞥見。飛身一躍。壓在布齋的身上。本來可以生擒的。他怕敵兵劫奪了去。當時手起一刀。把布齋刺死。布齋是葉赫的大貝勒。而且又是九部的盟主。如今眼睜睜在陣上被殺了。敵衆如何不驚。早已陣勢大亂。不復成軍。錦台什與納林布祿。見布齋被殺無不痛哭。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輝發貝勒拜音達哩等。並皆落膽奔潰。科爾沁貝勒明安。因馬被陷。只得棄甲丟鞍。裸身騎驛馬而逃。當時九部無主。勢如瓦解冰消。太祖縱兵掩擊。積屍滿

溝壑。追奔逐北。直到哈達國柴河寨之南。時已昏暮。追兵在山谷小道之上。結繩截道。以獲逃兵。在演義小說裏面。謂之拌馬索。其實就如兔罝鳥網相仿。逃兵於黑夜間。只顧逃命。那管高低。自投羅網的。當然不少。堪堪已到天明。伏路兵卒。將欲回隊。忽見一人。荒張逃命至此。待其近前。很容易的便拏獲了。只聽那人大呼曰。勿殺我。願自贖。要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

第三回

製國書肇興文治 擴疆土並用恩威

話說太祖於古埒山下。大破九部之兵。葉赫貝勒布齋陣沒。真是兵敗如山倒。九部共三萬之衆。死的死。逃的逃。滿洲兵追亡逐北。一直到了哈達國境。天已昏黑。便在山谷小徑。撒下繩索。如同張網羅兔一般。截殺了不少的殘兵敗將。及至天明。伏兵方欲撤還的時候。不意又獲一人。正要殺死。只聽那人哀懇道。勿殺我。願投降效力。衆人見他不象平人。只得把他縛了。來見太祖。一進大帳。他便長跪乞哀。太祖因問曰。爾何人。因甚被擒。對曰。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也。恐見殺。故未

敢明言。今既被擒。生死一聽上命。言畢叩頭不已。太祖曰。汝等九部會兵。殘害無辜。宜得天譴。昨已擒斬布齋。彼時獲汝。亦必殺矣。今既見汝。予不爲已甚。語云。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給糶。瞻養之。檢點是役。斬四千級。獲馬三千匹。鎧冑千副。糧秣軍器不計其數。大獲全勝。師班而還。自起兵以來。還沒有這樣大勝。也沒有這樣暇整。由是軍威大震。遐邇懾服。自來歸附者。妥爲安置。賜與甚優。頑梗行非者。則遣將征討。如珠舍里部。訥殷部等。皆曾來犯。分命額亦都。安費揚古、噶蓋、諸大將。出師征剿。斬其部長。收其兵民。次第削平。疆土日大。至甲午年。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等。懲於前此古埒山下之敗。各遣使人。前來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之通使者。絡繹不絕。至翌年乙未。太祖率兵親征輝發。克其多壁城。埴城守柯充額。蘇蒙額二人而還。又過了一年。是歲丙申。烏拉之布占泰。已然留此四年了。他平日對於太祖十分小心。就好象兒子對於父親那樣恭順。因爲他是烏拉人。雖然太祖待他不薄。終不免思鄉之念。太祖也看出他的心事。以爲既饒他不死。又恩養他三四年。如果把他送還烏拉。將來不但不能再動干戈。從此也許誠心歸附。所以到了本年秋七月。太祖便命兩位大臣。一位是圖爾坤焯占。一位是博爾寬斐揚占。帶領隨從。還有一些兵馬。保衛着布占泰。把他送還烏拉國。剛剛行在半途之中。聽說烏拉滿泰和他的兒子。全行被人殺死了。兩位大臣。得了這個消息。便躡程急進。打算把布占泰

立爲烏拉之主。這滿泰是怎樣死的呢。原來他自古埒山敗歸之後。猶自不知警惕。在國境內。依然任意胡爲。這次他偕同兒子。往所屬蘇幹延錫蘭地方去。修築邊濠。偶見村婦二人。薄具姿首。父子二人。自恃勢力。每人分據一個。竟行姦宿。這樣不道行爲。便是平人。也難免殺身之禍。何況是一方的國君。那有不招禍的。當夜父子兩個。被二婦之夫。持刀闖入。全行殺死。村民見他父子這樣荒淫。也都起了公憤。立刻聚集了百數十人。把滿泰的隨從工役。盡都趕去。滿泰有個叔父。名叫興尼雅。利用這機會。便要自立爲烏拉之主。聽說布占泰已然回國。他知在名分上。是爭不過的。假作歡迎。實則欲行暗害。這個意思。已被護送的二大臣看出來了。寸步不離。嚴加抵備。興尼雅知道害不了布占泰。一定反要被布占泰所殺。他乘機。只得逃往葉赫去了。

布占泰、因得太祖這樣的恩待。從此便太太平平的、作了烏拉國王。論理他是應當如何感激呢。可是他後來屢行反覆。狡猾萬端。此是後話。姑且不提。話說自九部兵敗之後。葉赫諸部。自知武略不敵太祖。生恐加兵。復由葉赫倡首。連同哈達、烏拉、輝發、各部。一同遣使。來與太祖乞盟曰。吾等曩行不道。兵敗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結前好。重以婚姻。葉赫貝勒布揚古。願以妹歸太祖。貝勒錦台什、有女。願以妻代善。代善者太祖次子也。太祖許之。具鞍馬鎧冑爲聘。又設壇椎牛。刑白馬。安設卮酒、土塊、並肉、血、骨、各一器。先由四國相繼爲誓曰。我等既盟之後。若棄婚姻。背

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墜厥命。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永昌。四國使者誓畢。太祖亦誓曰。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悛。吾乃征之。彼此告天、設誓之後。大排筵宴。款待來使。盡歡而散。這是丁酉年春正月的事。過了一年。也值春正月。冰雪載途。無雨水之阻。正好興師。太祖遂命長子褚英。幼弟巴雅喇。佐以費英東噶蓋二大將。統兵一千。往征安楚拉庫路。星馳而往。一路無阻。取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人而還。於是褚英賜號洪巴圖魯。巴雅喇賜號卓哩克圖。這安楚拉庫。舊屬瓦爾喀部。地處興京東北邊域。與朝鮮北部隣近。他們的人民。多爲女真民族。物產富足。民皆勇敢。自此地隸於版圖。不但後備兵丁。加了許多。財貨之充實。也就可想而知了。沒多時。東海窩集部之呼爾哈路長。一共六人。因爲慕太祖的聲威。公推旺格、彰格二人來朝。獻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太祖十分勞慰。賞賚甚豐。從此呼爾哈連年朝貢。其意甚誠。後其首長博濟理來乞婚。太祖嘉其率先歸附。以大臣女六人配其六長。太祖因見國土益大。人民衆多。武備以外。更應施以文治。文治的利器。無過於文字。在遼金時代。雖有契丹及女真文字、因其筆畫繁難。非貴族無人能識。加以年代久遠。早已廢除不用。所以滿洲各地之女真人。徒有語言。不知文字的居多。富有之家。通函記簿。無非使用蒙古文字。自太祖開創以來。人不離鞍。弓不離手。日日惟從事於武備。實在沒有餘暇慮及文事。卽或不免移文傳檄。所使用者。依然是蒙古

文。輾轉翻譯。甚爲不便。太祖久有改制之意。惜未得閒。現在的形勢。與前大不相同了。當初興京一帶。寧古塔六貝勒故地而今皆成京畿腹地。環城散居者。不下數十萬戶。至於所領地界。南隣朝鮮。義州。西隣長甸、永甸、大甸、寬甸、新甸。髮陽。孤山。撫安。柴河。清河。撫順。北有白石江。混同江。黑龍江。幅圓數千里。村屯兵寨。不計其數。若說這樣一個大國。單講武力。不修文治。焉能有極完密的組織。何況太祖乃不世英雄豪傑。一定不會把文治默過去的。他老人家頭一件着眼的事。就是從新製定國書。齊一民志。使向來不識蒙古字的人民。一樣也有文字使用。是年己亥。便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及噶蓋二人。創製國書。這二人是滿洲最初的文臣。深通蒙古文漢文。二人聞命之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他們二人自幼讀書時。只聽說過蒼頡是造字的聖人。這段神話。雖然出在中土。滿蒙地方。老早當然也有這樣的傳說。如今太祖忽然命他們造起字來。那有不驚之理。呆了半天。二臣才向太祖遜辭道。臣等並非聖人。焉能製造文字。太祖見說。笑道。凡事莫不出於因革。無論何物。豈能憑空製造。文字之興。亦莫不然。爾等但由蒙古字中。設法爲之。必能製出。二臣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已久。未可改也。太祖曰。不然。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不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凡習蒙古字。與不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何以獨至我國語言。必譯爲蒙古語。始能讀誦。況且

滿語譯成蒙文之後。只不過習蒙古文者知之。未習蒙古文者。依然不知。且習蒙文者。爲數甚少。若欲使全國皆曉。非使全國人民盡習蒙文不可。今我有現成言語。就之改字。孰難孰易。不言可知。二臣對曰。以我國語言。制爲文字。最爲善法。但臣等未悉如何着手。故覺其甚難。太祖曰。無甚難事。爾等但以我國語音。用蒙古字寫之。聯綴成句。積句成文。則因文見義。人皆易曉矣。吾籌之已久。決不可緩。二臣見說。茅塞頓開。遂依據太祖所指示的方略。把蒙古字改爲滿洲語。頒行國中。自是遂有滿洲文。惟其文無圈點。大致與蒙古字同。後來因讀音時有重複誤會。又由巴克什達海。加以改訂。創爲十二字頭。每一字頭。附屬許多單音複音。清音濁音。並加以圈點符號。世謂十二字頭。爲習滿文者入門必讀之書。於是滿文遂有新舊之分。額爾德尼所創者。爲無圈點之老滿文。達海所改訂者。爲有圈點之新滿文。這位達海公。俗稱爲滿洲聖人。幼時聰穎絕倫。九歲時即通滿漢文義。弱冠。太祖召直左右。凡與明廟通使節。以及蒙古朝鮮等之聘問往來。所有國書。皆使屬草。國中詔令。布告、碑版、銘詞等類。或兼用漢文者。亦多承命撰書。奉旨所譯之書。有明會典。及素書三略等。他如啓迪民智之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等。亦多有翻譯。至太宗朝。置文館。上自國家記注。下至官私文教。莫不燦然大備焉。話說太祖既創國書。不但在文治上。面目一新。便是軍事的移文布告。以及傳達命令消息等事。亦較從前敏捷得多了。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與葉赫貝勒納林布

祿。爲了彼此侵壤。竟至失和開戰。當初他們曾經九部聯盟。與太祖爲難。後來又一同遣使向太祖乞和。曾幾何時。便自己爭鬥起來。這樣愚蠢之輩。焉得不亡。他們開戰的消息傳入興京。有幾位大將。便請太祖、乘此機會出師。籍收漁人之利。太祖說不可。吾業與之盟誓。兩國皆爲友好。豈可伐之。不如坐觀。以待二國之敝。正說着。忽報哈達有使到來。原來蒙格布祿與葉赫開戰後。勢不能支。只得派遣使人。以他三子爲質。來請太祖出師援助。既是盟邦。未便推却。當下收留三個質子。卽命大將費英東、噶蓋二人。率兵二千。往戍哈達。臨行之時。太祖諭之曰。汝等到彼。善觀方便。蒙格納林二人。皆反覆無常之輩。此去並非助戰。無非駐守其地。以待機會而已。

二臣答應。領命而去。消息傳入葉赫。納林布祿自知不敵。荒了手脚。葉赫自其先人以來。宗旨和尼堪外蘭一樣。動不動便結聯明朝。引爲靠山。如今他見太祖駐兵哈達。不能爲所欲爲。沒法子。只得使出世傳妙法。當下派人潛至開原。把寄與蒙格的一封信取出來。請求明朝守將。設法轉致哈達。這樣的事。明朝官府。自然是喜歡作的。連忙派遣一個通事。很機密的替他轉交哈達國蒙格布祿之手。那信內言語說。你何必到建州去乞援。無論何事。你我二人儘可從長商議。現在我有主意了。你須出外不意。將費英東和噶蓋二人擒了。以備贖取你的質子。他二人所率的駐防兵。一個不留。也須殺了。到那時。我必妻汝以所求之女。以修前好。你若不信。可差親信到開原商議。有明朝大官。

作爲保證。蒙格布祿見書。信以爲真。那個通事。又巧語花言的。着實慫恿了一番。他便決心想去會商。無奈有滿洲大將在此駐守。他不敢自去。只好着他兩房妻室。僞作出遊。前往開原赴議。話說費英東噶蓋二將。自來哈達駐防。每日除了操練人馬。閒時也到野外去射獵。前些日。聞說由開原來了幾名商人。他們便很疑心。這日他們去遊獵。偏巧又看見蒙格布祿的妻室。率領好多從人。向開原大道去了。益加疑惑。連忙回到大營。分派精細士卒。把所有要路。全行把住。盤查行旅。以備非常。費英東自己也帶了數十名輕騎。親往各路巡視。單說那天由開原來此下書的那名通事。名叫謝德功。因把蒙格布祿遊說成功。見他已遣派妻室赴開原與葉赫會商劫殺滿洲駐兵的事。自以大功告成。便辭了蒙格布祿。返回開原覆命。只因他多了一個心眼。一路之上。生恐被人打眼。所以未與蒙格的妻室同行。依然假作商人模樣。攜帶數名從人。由小路繞行。約於明邊相會。誰料這日正遇費英東巡視至此。謝德功一見。正是滿洲兵。他賊人胆虛。忙催車快行。費英東在馬上。見小路之上。有幾名明國商人。慌遽奔行。心以爲怪。連忙催馬趕上前去。諒他們那樣的一輛破車。如何走得脫。早被滿洲兵當前攔住。問了問作甚來的。謝德功言語支離。顏色更變。費英東愈疑。當下把他帶到大營。嚴加審訊。謝德功一五一十全都說了。因此密謀盡洩。費英東噶蓋二將。一方傳令各營。加意防範。抵備蒙格來襲。一方急報太祖。火速興師。來取哈達。太祖得信大怒。卽點三千人馬。興師往討哈達。時秋

九月初一日也。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聊以自試。太祖許之。命領千人先行。太祖自率諸將。以爲後隊。單說貝勒舒爾哈齊。乃太祖之弟。雖從征伐。未嘗獨將。此次請爲先鋒。滿擬一戰成功。於路並無布置。但率衆疾行。人馬擠成一團。旋風般殺到哈達主城之下。又不知怎樣攻城。急令衆軍止住。城中敵兵。見來兵不戰。隊爲密集。因得出城佈防。舒爾哈齊見敵兵已出。忙差人往告太祖曰。敵兵出矣。太祖見報。又可氣。又可笑。因令舒爾哈齊曰。命汝來作先鋒。豈謂此城無人乎。遂催軍前進。及迫城下。只見舒爾哈齊所部先鋒兵。擁填塞路。兵不得前。乃繞城而行。城上矢石飛下。軍士多被射傷。

乃一邊抵禦。一邊架設攻具。不多時雲梯火具已迫城下。只見蒙格布祿。登城謂太祖曰。兩國和好。質子請兵。今反來伐何也。太祖曰。汝無信。私通明人。意欲劫吾大將。殺我士卒。猶謂無故來伐耶。命揚古利率敢死隊攻之。矢石交攻。殺聲震耳。揚古利身先士卒。奮勇搏戰。早已緣梯上城。手斬十餘人。敵不支。大軍一擁而上。蒙格布祿方欲棄城而逃。亂軍中。被揚古利一足踢倒。四馬攢蹄捆了。命軍士扛着來見太祖。這時太祖已然進城。命勿殺。召之來見。蒙格匍匐請罪。太祖憐之。賜以所御貂帽豹裘。收養之。於是哈達所屬。盡皆投降。器具財物。一無所取。兵民各安職業。有家室者。仍使完聚如故。查點清楚。編錄戶籍。方始班師。後因蒙格布祿謀逆事洩。太祖知不可留。

始誅之。養其嫡子武爾古岱。以奉哈達香火。且妻以女。此時哈達失國消息。已至明廷。多官聚議。以爲明方恃哈達葉赫。以掣建州之肘。若失哈達。葉赫不久將爲之續。不若遣使責問。遂遣使來謂太祖。須復哈達國。使武爾古岱爲之主。太祖允之。因使公主偕武爾古岱之國。葉赫貝勒納林布祿。聞得此息。以爲有機可乘。屢屢興兵擄劫哈達人畜財物。太祖因遣使責明曰。哈達爲吾已得之國。豈聽爲葉赫所有。宜有以處之。明廷置不理。後哈達國飢饉。人民無食。只得向明開原城乞糧。明又不與。哈達國人至鬻妻子牛馬以易食。明之商人。又百端高抬物價。以掙取不義之利。太祖聞之。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然把哈達收爲己有。發銀米賑養哈達人民。武爾古岱和公主一同來歸。賜田宅人戶。衣服器用。以尊養之。哈達之先。本呼倫國。姓納喇。其始祖名納齊布祿。數傳至克什納都督。生二子。長徹徹穆。次旺濟外蘭。克什納都督後被族人巴岱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萬。奔隣近錫伯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因主其部。後遇害。其子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仇。迎兄萬於綏哈城。至哈達爲部長。萬爲人雄桀。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勢力日強。遂稱汗。國號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以及滿洲之渾河部。俱服屬之。萬汗性極殘暴。貪贖無厭。凡人民以事赴訴。一以金帛賄賂爲曲直。羣下效尤。四出強索。自鷹犬以至鷄豚之類。無不被擾。他們又以好惡爲毀譽。有錢進奉。便說好話。無錢進奉。便設詞誣陷。萬汗一概不察。左右侍

從。隨便都可以蒙混他。因此人心離散。良民無法生活。逃往葉赫去的。不知有多少。附近諸部。也多叛離。他自己創的基業。也就這樣由他自己毀棄了。萬汗卒。子瑚爾罕繼之。僅八個月。便死了。弟康古魯繼位。康古魯卒。弟蒙格布祿與瑚爾罕之子岱珊。叔姪兩個。爭奪了好久。得主其部。太祖喻爲二兒擲骨爲戲者是也。戊戌年。蒙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無故水盡變赤。殷紅如血。人以爲不祥。越一年己亥。遂亡國。話說太祖把哈達國仍然收爲己有。明廷也無可如何。只令撫順、開原、各地明邊官吏。加意防範便了。太祖以新得一國之衆。地益大。兵愈多。乃於辛丑年春正月。分編牛衆。當初滿洲出兵校獵。不計人數多寡。各隨族長屯寨而行。到了圍場。每人出箭一枝。湊足十枝箭。便擇一人爲十人之長。率領之。令勿離隊越次。每一隊謂之一牛衆。一牛衆之長。謂爲牛衆額真。這是滿洲最老的一種兵制。現在的牛衆。可與從前不同了。每一牛衆。目兵共三百人。定爲一營的單位。所以後來定旗制。仍以某牛衆呼之。牛衆額真一官。也比從前責任大的多了。至乙巳年。太祖以兵民商賈。日形繁富。呼蘭哈達南岡之都城。不足應用。乃於赫圖阿拉祖居之地。另築大城。較前城規模益形宏大。故後人謂興京有老城新城之分。當初舊俗。凡剽探人蔘者。皆不明製法。但以水漬洗。售之明人。明朝商人。佯不欲市。羣民恐腐。只得貶價賤售。明商因獲巨利。而滿民所得無幾。反有虧蝕。至是。太祖教以製法。今熟而晒乾。可以經久。明商不能欺。貿易遂佔優勢。是年蒙古喀

爾喀巴約特部長貝勒達爾汗巴圖魯。遣其子恩格德爾來朝。獻馬二十匹。太祖曰。彼越敵國而來。蓋望恩澤於我也。優賜遣還。明年冬十二月。恩格德爾又率喀爾喀五部貝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上爲神武大金國汗。自是朝貢歲至。不想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因見太祖平了哈達。又有遠隔的喀爾喀來朝貢。心懷憤妬。把丁酉年的盟誓。竟拋九霄雲外。不時縱兵侵掠。這時太祖正遣將穆哈連。往征蒙古。獲馬四十匹而還。納林布祿。打探明白。便率兵埋伏要道。單等穆哈連到此。驟起劫奪。也是活該有事。穆哈連率兵不及百名。這日正自驅馬先行。將及葉赫邊境。樹林內早已衝出一支人馬。將穆哈連圍在垓心。衝突多時。矢已用盡。不但四十匹好馬。全被葉赫奪去。連他本人。一樣也被獲遭擒。納林布祿大獲全勝。得意非凡。當將穆哈連縛送蒙古。又以其弟錦台什之女。許配蒙古喀爾喀貝勒齋寨。這錦台什之女。於丁酉年會盟時。已許太祖子代善爲妻。再說滿洲葉赫。原屬婚姻之國。太宗生母孝慈皇太后。便是葉赫貝勒揚吉努之女。與納林布祿錦台什爲嫡兄妹。如今頓棄前好。把滿洲將校縛送蒙古。已甚難堪。又把女兒悔婚改聘。這宗行爲。無非爲誇耀威武。又以婚姻聯絡蒙古。全不外對於太祖所加的一種打擊。但是太祖另有用意。決不願與葉赫輕啓戰端。所以依然隱忍。不幸癸卯年的秋天。孝慈皇后染病。勢甚沉重。想念母親。思與訣別。太祖只得遣使至葉赫國。往迎后母。這是與政治一點關係沒有的事。論理納林布祿和錦台什。兄弟。萬沒有拒絕的道理。誰知納林布

祿。竟不許母行。也不念重病的妹妹。只不過派了一名僕人。名叫南泰者。與使人同來。太祖不悅道。汝葉赫諸舅。屢屢無故侵我。我不念舊惡。與刑馬歃血祭天。永聯姻好。旋皆背棄。既執我將佐。又以許我之女。改適蒙古。今我國妃病篤。欲與母訣。又不許。是終絕我好也。既如此。兩國當復相仇。我將問罪汝邦。築城汝地矣。翌年甲辰。乘春雪未溶。太祖親征葉赫。攻克二城。取七寨。俘二千餘人而還。此時因輝發部族。多以葉赫勢強。投附日衆。部民亦有叛謀。輝發部長拜音達哩。甚形恐懼。乃以其臣七人之子來質曰。葉赫不仁。誘劫民衆。乞以一旅爲助。太祖許之。發兵千人。往戍輝發。不想納林布祿。又使出詭誘哈達的故智。差人給拜音達哩曰。爾我無仇。又未交兵。何必乞援於彼人。爾若召回質子。遣去援師。我即反爾叛族。拜音達哩信以爲真。乃曰。吾其中立兩大之間乎。他沒有中立的能力。忽想中立。這是何等的愚昧。於是將七臣之子取回。納林布祿一個人也沒給他送回去。反倒要求他以己子爲質。他只得一一答應。納林布祿依然不歸叛族。照舊誘惑輝發人。相繼叛去。拜音達哩至此方知受給。無奈只得又派使臣。來告太祖曰。吾前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倚賴上恩。以女賜我子爲婚。當合力以謀葉赫。太祖允之。葉赫聞訊。又給使悔婚。許歸其質子。拜音達哩因築堅城。爲自守計。太祖責之。以質子未歸爲辭。後其子歸。竟背約不娶。丁未年八月。彗星出於西方。九月復見於東方。下指輝發國。八夜方滅。太祖卽於是月起兵征之。拜音達哩自恃城堅濠濶。

略不置意。及至滿洲大兵到來。城外居民早已逃避一空。真不亞如入無人之境。拜音達哩慌忙率領兒子。以及親信兵將。登城拒敵。此時城外既無應援。又無勇將出城交戰。只不過孤城一座。雖然堅固。也禁不得大兵攻打。到了此時。他又想到葉赫去乞援。只是爲時已晚。還沒等使人衝出城去。雲梯兵早已不畏矢石。冒死登城。敵兵慌作一團。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拜音達哩父子。同時被擒。太祖惡其反覆。而且又是凶狡陰狠之輩。養之無用。遂命一律殺却。出示安民。盡得其衆。輝發遂亡。考輝發之先。本姓伊克得哩。早年隸屬黑龍江岸尼瑪察部。後有星古禮者。自黑龍江載其先人木主遷於扎魯地方。聽說有噶揚阿、圖謨圖、二人。姓納喇。居於瑋地。甚有威勢。星古禮遂投附之。願附其姓。殺牛祭天。自是改姓納喇。實卽輝發始祖。生子備臣。自備臣五傳至旺吉努。世爲都督。旺吉努招服附近諸部。築城於輝發河邊呼爾奇山麓。號輝發國。爲一部雄長。旺吉努卒。孫拜音達哩。殺其叔七人。自爲貝勒。以不善撫衆。遂爲太祖所滅。自丁酉年葉赫、烏拉、哈達、輝發。來與太祖乞盟後。整整十四年。四大國中。已亡其二。不但葉赫大吃一驚。便是烏拉貝勒布占泰。也覺得有些不自安。論理他若一心與太祖合力齊心。不生異志。也不至有加兵之舉。當初太祖把他送歸故國。又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妻之。所以這樣恩待他。無非是想和他合作的意思。但是布占泰性極狡詐。失勢時可以給人磕頭。呼人作父。得勢時。便把前好推翻。立刻便能反轉臉來。現在他受着太祖的扶掖。已然

作了烏拉國的大貝勒。但是他結聯葉赫。反抗太祖的形迹。已然極其顯明了。頭一件他家有一件傳世之寶。是一柄錘。雕鏤極精。現由他的寡嫂滿泰之妻都都祜保藏。他爲買葉赫貝勒納林布祿的歡心。竟把此寶送與葉赫。這還不算。後來又把太祖所已撫綏的邊境人民。威脅利誘。送往葉赫者。日有所聞。如安楚拉庫路。內河路。均在東海瓦爾喀部。久已服屬滿洲。他這宗舉動。已然是很明白的表示敵對行爲了。此時因有東海瓦爾喀部斐優城長策木特赫來朝。訴曰。吾等因地方遙遠。久附烏拉國。只是國主布占泰。遇我等甚虐。乞移家來附。

太祖見說。知道布占泰業已不懷好意。如今他既逼得遠人來附。不如乘此時移來。免得被布占泰恣情蹂躪。當下命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佐以大臣費英東、扈爾漢、及大將揚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斐優城徙其人衆。大軍行了許多日。一日行至松花江岸。又值夜中陰晦。星斗無光。極爲森肅。時正春初。天氣寒沍。金柝厲響。征馬夜鳴。忽見異光。發自軍中大纛頂上。閃閃爍爍。有似電光。衆以爲異。捫而視之。毫無所見。及行樹起。發光如初。舒爾哈齊謂衆曰。吾自幼隨上征討。所見奇事甚多。從未見如此異象。恐非吉兆。不如還師。以待後舉。褚英代善曰。今日之事。安問吉凶。兆已見示。避亦無益。且吾等遠還。何以報命。遂決意前進。逕至斐優城。將環城屯寨居民。凡五百戶。連同細軟用具。牛馬牲畜。盡行移還。令扈爾漢將兵三百人。護之先行。這時烏拉貝勒布占

泰。早已聞得消息。便統率着大兵萬人。想在半途中。邀劫這遷去的五百戶人民。這日扈爾漢保護着移民。正向前行走。遠遠望見黃塵揚起。緊接着就是人喊馬嘶的聲音。他連忙策馬登高一望。正是烏拉兵向這里衝來。人馬甚多。勢如潮湧。他連忙教移民一齊上了烏碣岩。在山上草草立了一個營寨。分兵一百。擔任防衛。一面差人。飛馬報知後隊。一面率二百人。在山腰中結營。這里兩山相對。當中是一道溪流。水雖不大。足供山營一道防衛。又因天晚。烏拉兵不敢逕渡。只可在對面山上扎營。到了次日。烏拉兵以扈爾漢所率僅不過二百人。大膽渡河來攻。恰巧大將揚古利。已率鐵騎飛至。斜刺裡闖入敵陣。斬七人。烏拉兵不敢進攻。慌忙渡河。退歸本寨。扈爾漢遂與揚古利合兵一處。兩軍相向駐營。烏拉兵終不敢出。日已過午。後隊諸貝勒率兵齊至。衆見烏拉兵甚多。士卒皆露懼色。褚英代善諭之曰。吾父每有征伐。無不摧堅陷敵。勇敢赴戰。今雖未親行。亦當勉勵圖功。何懼之有。昔布占泰合九部之衆來侵。尙且被獲遭擒。父宥其死。旣蒙養之。又使歸主其國。爲時未久。人猶是人。乃反覆若是。昔從吾手而釋。今豈不能由吾手再縛之。且彼皆烏合之衆。雖多奚爲。我得天助。破之必矣。爾等正宜乘此幹功。無畏彼人多也。士卒見說。皆恨布占泰不義。誓必殺之。褚英代善。遂各率五百人。渡河分兩路。直取敵寨。緣山奮擊。雖有死者。亦不反顧。就如狂獅猛虎一般。烏拉兵難以抵禦。立即潰敗。其統兵貝勒名博克多。見兵敗。縱馬而逃。代善馬快。由後追及。伸左臂攬其

盜胄。博克多不覺向後微仰。代善右手的寶刀早落。只聽磕楂一聲。把人頭砍下。敵衆越慌。惟有逃死。時天本晴。忽然陰晦。烈風頓起。大雪紛飛。被傷敵兵。大都棄甲拋戈而逃。凍傷僵仆者。不計其數。是役也。史謂斐優徙民之役。計陣斬博克多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住瑚理布二人。斬首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師還。太祖迎勞。設筵酬功。舒爾哈齊賜號達爾漠巴圖魯。以褚英遇大敵先敗其衆。賜號阿爾哈圖圖們。代善陣斬博克多。賜號古英巴圖魯。其餘將佐士卒。俱加陞賞。忽有人奏曰。賞功甚善。罰罪亦不可不嚴。欲知奏事者何人。且待下回。

第四回

滅烏拉諸將建殊勳

退六堡太祖修內政

話說貝勒舒爾哈齊。以及大將費英東諸臣。奉了太祖之命。往斐優城搬移民衆。路遇烏拉兵前來堵截。一場撕殺。大敗烏拉兵。陣斬其統兵大將博克多。俘獲無算。太祖甚爲嘉獎。頒賜勇號。酒席間。太祖因向費英東。問及當時戰鬥情形。這費英東爲人最爲忠鯁。關於國家大事。知無不言。遂將

當時戰鬥實況。向太祖說明道。當時戰鬥最烈者。爲褚英代善。其餘衆將。亦多戰功。惟貝勒舒爾哈齊。自將五百人。繞山赴援。未能卽至。大臣常書。侍衛納其布。本奉上命。護從褚英代善兩貝勒。不卽隨行赴戰。反率百人。與舒爾哈齊同止山下。一無斬獲。若一律受賞。未免不公。太祖見說。遂下二人於理。以軍法審訊之。軍法。見敵不戰者死。因把二臣判成死罪。貝勒舒爾哈齊見了此判。忙在太祖面前哀請曰。殺了二臣。與我死無異。請宥之以觀後效。太祖只得允其請。罰常書金。奪納其布所屬之人。於是太祖以布占泰再不得優容。必有以痛創之。戊申三月。遂命褚英和舒爾哈齊的長子阿敏。率兵五千。往征烏拉。圍其宜罕山城。這宜罕城。乃是烏拉國一座要塞。褚英阿敏。乘前次戰勝餘威。士馬又極精壯。烏拉人見了。早懷三分畏懼。一面登陴拒守。一面報知主城。請求援兵。布占泰見報。忙向蒙古科爾沁貝勒去求救兵。科爾沁貝勒翁阿岱。出於無奈。只得自率千餘人。與布占泰合兵一處。來救宜罕城。他們出離了烏拉城。行約二十餘里。早有報馬來報說。宜罕城已然失陷。他二人見說。面面相覷。只得札住隊伍。登高瞭望。遠遠望見褚英之兵。盔明甲亮。武器精良。心知不敵。他是天生見硬便轉的。只得遣使求和。再作他圖。當下布占泰翁阿岱二人。不戰而退。話說褚英阿敏二人。攻下宜罕城。獲甲三百。俘其兵民得勝而歸。布占泰的使臣。隨後也到了。向太祖哀求說。吾數背盟誓。獲罪君父。誠覺汗顏。今我執送葉赫五十人。請付吏殺之。以示不再與葉赫連結。

上如開恩。再以親女妻我。撫我如子。吾則永賴以生矣。反覆之人。偏有如此利口。太祖亦遂計之。復以親女妻之。遣大臣以禮送往。對於這樣狡猾之徒。太祖爲什麼還這樣委曲求全。反將公主下嫁呢。作書的若不代爲說明。恐怕讀者不免要納悶的。我們須要知道。烏拉葉赫諸部。在當時都是勢均力敵的大國。等閒也不容易撲滅的。再說太祖的策略。不一定先得先滅烏拉。自要他不作梗。使太祖很從容的把東海瓦爾喀部窩集部的人衆。完全收服。就算達到目的了。因爲這些部民。全是女真民族。說的全是滿洲話。太祖若打算厚兵力。非先收取此兩部不可。烏拉葉赫。固然也是同語言的。但是他們有明朝的援助。一時不易攻取。所以只得先由散在各地的部落入手。只剩烏拉葉赫。也就無能爲役了。但是瓦爾喀窩集諸部。遠的在烏蘇里江。近的在豆滿江下流。與朝鮮慶源隣接。中隔烏拉國。取之不易。自上年烏碯巖一役。大破烏拉兵。布占泰的勢力。已然打消了一半。乘他來乞和。又妻以親女。無非使他不再攪擾移取部民的政策便了。

這些部民。既然大部分散在豆滿江和烏蘇里江一帶。往北已然過了興凱湖。他們因爲道路遙遠的原故。有服屬於烏拉的。也有遷入朝鮮境內。從事耕牧的。雖然歷年被太祖收服了不少。未曾編錄的依然很多。勃興的滿洲。正在整軍經武。對於這些同種族的部民。決其不能置於度外。所以一方面用武力。一方面又用外交手段。凡所以拓土地。聚兵民者。無微不至。魏默深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

敵中原。必先樹羽翼於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十。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十。族類同。則言語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此乃太祖起兵以來。一貫之政策。如己酉年明廷令朝鮮察出瓦爾喀部民凡一千戶。送還太祖。即由交涉而得者。瓦爾喀部底定後。又迭命大將扈爾漢。額亦都。費英東。安費揚古等。收服窩集部。自是國境東至海。北越黑龍江。辛亥年。太祖發帑金。分給國內壯丁之無妻室者。令大家作速結婚。這不光是仁政。也可以說是很顯明的人口政策。遇有貧乏無力的。其婚費完全由官支給。遠近歡頌。感戴上恩。有踰父母。話說自東海瓦爾喀窩集二部。人衆逐年被太祖收編以後。烏拉貝勒布占泰。又感受很大的威脅了。雖然他娶了太祖的女兒。到底消滅不了他的猜心。早又把前盟破棄。不但自己率兵侵略窩集部好幾次。又派人到葉赫去聯姻。葉赫正因孤立。也願意和布占泰連婚。自然很痛快的便答應了。但是此女前已受太祖聘。實在是萬難容赦的事了。

布占泰見葉赫許了他的婚姻。便得意忘形的。把前娶滿洲二公主。不復放在眼裡。有時竟使出昏君的狂態。手執雕弓。搭上響箭。遙射二公主以爲戲。這響箭古謂之鳴鏑。俗名匏頭。沒有矢鏃。頭上裝安一個匏形的木鏃。中空有孔。射起來其聲激烈。乃是軍中傳號用的。用以射人。雖然不至殺害。輕者受驚。重者也能受傷。他這種行爲。是沒法掩蓋的。消息早已傳到興京。太祖聞之大怒。壬子年

秋九月。親統大軍征之。秋潦已落。塞草色黃。人壯馬肥。天晶氣爽。非止一日。大軍已到烏拉河畔。太祖張黃蓋。鳴鈺鼓。人馬沿河進行。氣勢至爲森肅。布占泰聞報。忙率衆迎敵。方至河濱。只見太祖騎白馬。全身甲冑。立於麾蓋之下。左右諸貝勒大將。一樣也是擐甲冠冑。正待撕殺。那些戰馬。前蹄不住刨地。表示着奮威欲戰的樣子。再看那排成陣勢的馬步士卒。真是盔明甲亮。馬壯人強。軍容十分雄盛。布占泰一見。早已氣餒。軍士們也是人人惶恐。全無鬥志。太祖見彼軍不戰。遂揮軍沿河岸而下。取其臨河五城。真不亞破竹一般。直至金州城。遂駐營休息士馬。金州城。在布占泰所居大城河岸之西。距其西門。僅不過二三里。歇兵三日。太祖用牛告天祭纛。遂出營至左近察看形勢。是日有青白二氣。正指烏拉城北。布占泰仍不戰。晝則督兵防守河岸。夜則入城休息。諸貝勒請渡河擊之。太祖曰。勿作此浮面取水議也。當爲探源之論。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如吾願乎。爲今之計。宜先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乎。諸貝勒大將見諭。無不拜服。當下太祖傳令。分撥人馬。將烏拉城附近城堡。一共六座。一一攻下。把有廬舍。以及屯糧之處。全行燒毀。然後使軍移駐於富勒哈河渡口。布占泰一見大驚。忙令使者武巴海。乘舟來至大營以外。立而呼曰。上乘怒興兵至此。今上怒已息。乞留一言而歸。太祖不顧。使人來告者三。布占泰見太祖並無一言。

遂親率其臣六人。乘舟止河中。長跪乞哀曰。烏拉國。卽上之國也。吾與上義同父子。寧忍盡焚糧糗。而不少開生路乎。語畢哀籲不已。這時太祖擐甲乘馬。率諸貝勒大將出衆軍前。立馬河中。水及馬腹。因責諭布占泰曰。昔我擒汝於陣。貸汝不死。贍養四年。復使汝歸主烏拉國。妻汝二女。汝藐視天地。屢背誓言。一再侵我呼爾哈路。又欲奪吾所聘葉赫女。我女歸汝異國。義當尊爲國妃。汝膽敢以鳴鏑射之。凌暴至此。理實難容。若我女有過。汝宜告我。無故被辱。人且不受。況我國乎。古人云。寧損其骨。無損其名。我非樂有此舉。乃汝負恩悖亂。是以聲罪致討耳。布占泰見責。詭辯曰。此必有人離間。使我父子不睦。千祈勿信譌傳之言。這時布占泰左右有名拉布泰者。從旁率爾進言曰。上旣因此而怒。何不遣使來問。太祖見說。怒呵曰。我部下豈少爾輩人耶。尙謂辱吾女爲誣。聘葉赫女爲妾乎。凡事未實則須問。旣實矣。又何問焉。此河無不冰之日。吾兵無不再來之理。汝口雖利。能齒吾刃乎。布占泰大懼。止拉布泰勿言。最後由布占泰弟珂爾珂謨請曰。無論如何。必乞上寬宥。且賜一言而行。太祖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爲質。始鑒汝誠。不然吾不信也。語畢遂撥馬回營。駐軍五日。命退至烏拉河邊伊瑪呼山岡。以木創一圍城。留兵千人守之。率師而還。至十二月。有白氣起自烏拉國。經上宮殿之南。直抵呼蘭哈達。旋聞探報。布占泰無意悔罪。竟欲以其子綽啓奈。并十七臣之子。送往葉赫爲質。約娶滿洲所聘女。二位公主刻已被其幽囚。此報一來。不但太祖痛

恨。國人無不奮憤同仇。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遂復親統大軍。往征烏拉。於路無話。却說布占泰擇定正月丙子日。送其子質葉赫。不想先一日乙亥。太祖大兵已入烏拉。連克遜扎塔。郭多鄂謨二城。其勢甚疾。布占泰聞報。次日侵晨。親率大兵三萬人。前至富勒哈城列營於平野間待戰。將廣兵多。其勢亦不可輕侮。諸貝勒大臣蓄憤而來。見敵出。皆欲出戰。太祖止之曰。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子遺乎。宜觀方便。貝勒代善、阿敏、大臣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何和哩。扈爾漢。並其他貝勒衆將。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人人欲戰。所慮者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於平原曠野。一鼓可擒。舍此不戰。秣馬厲兵。將何爲耶。倘布占泰竟娶葉赫女。辱莫大焉。後雖征討。亦復何及。太祖曰。我仰荷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諸貝勒大臣。或有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今爾等衆志既孚。即可決戰。

語畢。因命侍衛抬過甲冑。太祖先自裝被停妥。諸貝勒大將見了。無不踴躍。傳令全軍盡甲。太祖乃定策。指示方略。並諭軍士曰。破敵之後。卽乘勢奪門。克其主城。使不能復入。一戰可以成功。分撥既定。太祖自率中略前進。布占泰亦催軍進逼。兩軍愈近。矢發如飛蝗疾雨。喊殺連天。騎兵亦皆下馬步戰。烏拉兵越聚越多。當下演成白兵血戰。刀落處紅光迸現。矢及處鐵甲洞穿。好一場

撕殺也。這時太祖揮刀。挺身衝入敵陣。更不旁顧。一力向前斫殺。正在殺得難解難分。由富勒岡下。早已張來兩翼。左爲諸位貝勒。右爲各位大將。各率騎兵鐵甲。自兩旁橫擊了來。烏拉兵不支。隊已潰裂不整。太祖的中路大兵。却已突過敵陣。一直殺到烏拉主城。布占泰一見。早已然荒了手脚。忙聚敗殘人馬。去保主城。那里知道。太祖的戰法。乃是穿心鑽核的辦法。一被衝出。再來援救。已自來不及。可是這種戰法。非謀勇兼備。武力過人者。是不易辦到的。話說太祖衝過敵陣。率領勁卒千人。直取烏拉城。河水堅凍。豪無蔽障。早已到了西城門下。城上守卒。以主將未歸。只得出城迎戰。無奈守城者多半是老弱殘兵。一陣撕殺。早已奪門而入。隨後布占泰也趕到了。只見城上旗幟已易。太祖正在城樓坐候。驚得他幾乎跌下馬來。只得率衆繞城而逃。正遇貝勒代善。截殺一陣。從卒十損五六。餘皆潰逃。布占泰。僅以身免。但他無家可歸。投降又怕不免。無奈打馬一鞭。逃奔葉赫去了。不在話下。太祖既得烏拉城。張出曉諭。撫恤人民。所有逃潰兵卒將校。如來歸者。依然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餘家。設官統理之。歇兵三日。獎賞有功。乃更分派得勝之兵。收服烏拉所有屬邑。於是不出十日。烏拉國全爲太祖所有。遂班師凱旋。烏拉之先。以呼倫爲國號。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布祿爲始祖。故亦姓納拉。四傳至杜爾幾。生二子。長柯式納都督。次朱延。朱延生泰蘭。泰蘭生布延。布延收附近諸部。築城於烏拉河岸洪沮地方。國號烏拉。自爲貝勒。生二子。長布罕。次博克

多。卽烏碣巖大戰時。被貝勒代善陣上執殺者。布延卒。子布罕繼立。布罕卒。子滿泰繼之。以荒淫被人野殺害。布占泰卽滿泰弟。至是亡國。話說布占泰既然逃入葉赫。太祖不便追趕。先派使臣。持了書信。向葉赫交涉。務將布占泰執送前來。否則大兵一至。恐有得罪。這時葉赫主政大貝勒爲錦台什布揚古二人。他們第一恃有明援。再則懲於唇亡齒寒之義。怎好就將布占泰交出。自然有一番議論。結果是。應當趕緊講求防戰之策。必不得已時。宜求救於明廷。或向蒙古送款。他們這樣商議定了。專待太祖來攻。太祖的使臣。一連交涉了三次。錦台什一味強硬。去一次被拒絕一次。毫無轉圜餘地。太祖迫於無法。知道非用兵不可了。是年癸丑秋九月。親統大兵四萬。往征葉赫。錦台什見說。知道野戰是沒法取勝的。不如來個堅壁清野的辦法。使大軍毫無所得。自然不能久駐。這個方法果然奏效了。所有散在各地的軍民屯聚。全行搬入大城。只有烏蘇城。因爲正染痘疫。不能遷移。只得把他們放棄。

及至大兵入了葉赫國。所有城池屯寨。全無一人。惟有烏蘇城。約有三百多戶兵民。由城長三坦。胡式穆二人統領。而且正在患痘。焉能拒敵。太祖見了。心知不是間諜探去師期。便是逃卒賣露消息。遂傳檄烏蘇城。諭其投降。三坦和胡式穆商議多時。以烏蘇城孤懸野外。無異授敵。不降又有什麼辦法呢。況且又是疫城。只得開門投降。太祖以好言安慰。酌以金卮。賜以冠服。對於痘病兵民。

另編一處。頒發藥餌。移至他處休養。大眾無不感激。太祖以此地有疫。不宜久駐。遂令班師。諸貝勒大將。以空勞往返。心不能平。又怕大軍感疫。竟把章城以下城寨十九處。全行焚毀。虛舍糧儲。一無所存。那時雖不懂消毒。差不多也等於消毒的辦法了。可是此舉於葉赫未免打擊太大。所以錦台什布揚古兄弟二人。忙使人向明廷申懇曰。哈達。輝發。烏拉。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俘我人民。焚我城堡。暴橫已極。伏思葉赫世世效忠於明。東人有不法者。無不執之以獻。如今滿洲日強。其意不滅葉赫不止。葉赫滅。必轉馬首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則開原、鐵嶺、皆成牧馬之地矣。我國久受天朝卵翼。若不速派天兵救援。誠恐小國不保。於天朝亦甚不利也。這樣告急文書。不光是哀懇動聽之言。也是一片真實情況。明廷萬不能置之不理。一面差人齎書。勒令太祖與葉赫罷兵修好。一面派游擊馬時楠、周大岐二人。率兵千人火器無數。往戍葉赫。代其防守東西二城。這宗舉動。分明有了偏向。所以少年氣盛的貝勒們。立刻便動起火來。說明廷辦法不公。爲什麼既使罷兵修好。却又出兵替葉赫防守。太祖是能忍的人。先把大家安慰了一番。說明廷此舉。也許是偏聽葉赫一面之詞。我想自赴撫順所。和明朝邊官說明就裡。看他們是怎樣處理。現在我國疆土日廣。人民越多。修明內政。充裕資財。也是很要緊的事。不可偏向武功。當下便教達海寫了一封書信。大意說。昔者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里、訥殷等。九姓之國。合兵侵我。明

爲萬邦共主之國。不聞一言。以判曲直。我不得已。出兵禦之。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勒貝布齋。生擒烏拉貝勒布占泰。恩養數年。又使歸主其國。厥後歃血爲盟。重以婚姻。在理宜爲一體。焉有侵伐兼併之舉。無如彼等自不悔禍。寒盟。背誓。不能悉數。葉赫棄好於前。烏拉辜恩於後。我。是以興師往討。天奪其魄。布占泰兵敗國亡。匿於葉赫。我差人往索。葉赫不與。是以征之。然而於明有何嫌怨乎。我自修怨。於明何傷。今明既以兵助葉赫。則罷兵修好之謂何。書詞不卑不抗。於是太祖親率隨從。躬詣撫順所城。行至古喀城之野。見太陽兩旁。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太祖率衆拜之。踰刻始散。次日行近撫順所。明遊擊李永芳聞訊。出迎三里以外。導入教場。款待周至。太祖遂把書函交付永芳。使其轉達。永芳答應。太祖辭還。却說李永芳。接了太祖書信。不敢隱瞞。差人報知新任巡撫郭光復。這位巡撫。纔到遼陽。對於邊地情形。一點也不明白。腦子裡除了一個天朝。再也沒有第二思想。如今忽由撫順所中來這樣一件交涉文件。他無計可施。只得忙聚幕僚。研求對策。結果是葉赫戍兵。萬不能撤。而且還得派一能言會道之人。親赴滿洲。曉以利害。必須拏出天朝樣子。讒足懾服。但是話雖如此。究竟派誰去呢。派武的。武的說不是打仗。用武的作什麼。派文的。文的膽小又怕回不來。議論多時。却由師爺推薦一個人來。此人姓蕭。名伯芝。字子玉。乃是遼陽一名光棍。平日走動官府。好爲大言。衙門口的人。無人不認識他。如今有了這件行人的事。正好教他

去。巡撫也甚贊同。當下把蕭子玉喚進府來。立刻委爲一名備禦。着他出使。但是備禦的名譽太小了。生恐人家拒不接受。沒法子只得教他坐了巡撫的八抬大轎。冒稱中朝派來的大官。前往興京宣慰。這蕭子玉。作夢也夢不到八抬大轎。如今全副執事。在前導引。居然坐了巡撫大轎。當真比真的巡撫還要威風十倍。浩浩蕩蕩。大吹大擂。一直向興京進發。非止一日。業已來到近郊。太祖不知就裡。只得率衆出迎。到了城中。肅進館驛。他還捨不得離開大轎。這時他的真象已然畢露了。依着旁人意思。便要把他打發回去。太祖不肯說。無論他是何人。既是天朝簡派來的。我們就得以禮相待。誰知這蕭伯芝。見太祖待他盡禮。反到張狂起來。背誦了許多四書句。末了是不許再與葉赫失和。太祖笑而不答。只說館驛狹小。難容大駕。請他趕緊退去。在蕭伯芝也以完了使命。不如早回。太祖依然把他送出。臨起轎的時候。太祖拍着他的肩頭笑道。爾乃遼陽無賴蕭子玉。何得冒稱欽使。吾殺汝不啻一狗。只以不忍貽大國之辱。是以縱汝去。爲我致意巡撫。後勿再作此等詐事。伯芝見說。真不亞魂飛天外。嚇得屁滾尿流。連轎也不敢坐了。騎了一匹從人的馬。連夜逃回。巡撫見說。又媿又怕。把遼陽城門閉了好幾天。不見有人來打。才得放心。話說太祖自見明巡撫弄出這一件不顧面孔的笑話。心裡雖然暗笑。可是早已料到明人不能這樣含混下去的。因爲這件假冒大官的事。若是宣騰出去。不但與明不利。便是正在依賴明援的葉赫。恐怕因此也要失其信仰之心。他們那能糊塗混過呢。一定要

尋個題目。找一找顏面。果然明廷爲挽回蕭伯芝的失態。以乙卯年夏四月。卽萬曆四十二年。特下一道諭旨。命令廣寧總兵張承廕。以巡邊爲名。設法把太祖擴充的土地。踏查一下。可以收回的。務須勒限退出。明朝所以敢於出此。也因爲那時軍備和財政。還保持着相當的實力。張承廕得旨。便率領一部軍隊。沿邊巡視了來。在從前哈達附明時。所有柴河、撫安、靖安、三岔、以及白家衝、松山、六堡之地、雖然多半屬哈達。事實上無異明人代管。自從哈達被太祖兼併以後。滿洲農民。自然到這里來開墾的。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不但經濟上。給了明人不少的衝動。便是在軍事上。也受着不少的脅威。不用說爲挽救蕭伯芝那件大失面目的事。就讓沒有事故。明人也不能再事因循了。果然張承廕到了開原。便很堅決的向太祖提出六堡退耕的交涉。這在一般少壯的貝勒和將校。當然是不能甘受的。一位位攘臂而起。立刻便要開戰。畢竟太祖是有計較的。因諭衆臣曰。人無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恃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亦不能久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爲一體之謂也。故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我。惟我之急務。有甚於土地者。爾輩又何亟亟乎。

這道諭旨的意思。就是教大家不必忙着打仗。也不必忙着闢土地。現在最宜先務的。乃是實力的充實。和內政的修明。假如一旦和明失和。勝敗不可知。必然弄得兵連禍結。損失元氣。倒不如犧牲小

利。以圖大功。所以太祖對於張承應的要求。不但不抗議。反倒完全接受。立碑設誓。另定界限。到後來。鑿兵薩爾滸山。果然一戰成功。立定基業。話說太祖承認了張承應的要求。便下令六堡兵民。一律退出。遷往他處耕牧。這些兵民。一樣也是不歡喜。眼見忙了一春。如今正在夏令。秋收有望。白白的送給旁人。未免太冤屈了。那時便有主張用馬隊給踏平了的。太祖不許。完完全全給了明人。這是多末大的一個德政呢。明朝的老百姓。自然是十分感激。不想此事傳入葉赫。以爲太祖被明廷壓服了。真是小人之尤。他們倚了明廷勢力。又把布揚古之妹。許嫁蒙古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古勒岱。此女讀者或還記得。乃是丁酉年明萬曆二十五年。葉赫等四部來與太祖乞盟。許聘太祖者。後來因葉赫屢屢背盟。遂未得娶。其間曾許哈達、給輝發。又改許布占泰。因爲布占泰失了國。婚姻政略的價值。自然就消滅了。如今異想天開。又許了蒙古。這無非是顯與太祖爲難。並且誇示已然得到了明廷的奧援。後來太祖以七大恨伐明。把此事列爲一恨。也可以想象當日太祖是怎樣的隱忍。葉赫是怎樣的凶頑了。方才受了一件退耕的索田之氣。如今又來了這樣一件難堪的事。諸貝勒大臣見說。無不大怒。齊向太祖請曰。葉赫女既爲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已極。我等既聞其事。豈能坐視乎。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以劫取之。太祖諭曰。不可。征討乃國家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其量太狹。蓋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拉。皆因此女興兵構怨。相

繼滅亡。是此女肇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啓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太祖雖然說得這樣懇切。但是諸將依然憤不能平。堅請太祖出兵。太祖曰。汝等奈何執迷若是。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洞澈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能信從汝等所言。竟至勞師動衆也。諸貝勒曰。話雖如此。未免太屈辱矣。太祖曰。凡事不度德。不量力。但逞一己私慾。謂之屈辱。吾敬天愛民。謹避凶虐。何辱之有。未幾。葉赫竟把此女嫁於蒙古。不到一年。便亡故了。果如太祖所言。但是諸貝勒大臣。依然懷怨在心。總以爲這是一件萬難容恕的事。所以大家向太祖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聘。垂二十年。在理萬不宜再適別國。明不以禮表率萬邦。竟助葉赫作此悖逆之舉。葉赫遂亦恃有明助。而敢於出此昧理之行。推原禍始。其責全在於明。吾等敢請出師。與明決一死戰。太祖仍不允。且諭之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天鑑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滿洲。自爲二國。明旣稱爲君臨各國。卽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援助。今乃淆亂黑白。橫行無忌。抗天意。背人倫。反以兵衛助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天必佑之。我師一出。明兵必成螻粉。惟我糧儲未充。縱得其人民。必有以養之。則恐我國人民。反致虧耗。夫剋已肉

以醫人創。甚爲不智。爲今之計。惟有撫輯國人。固吾疆圉。修理邊備。重農積穀。實爲先務耳。於是諭令各牛衆下。出十人。牛四頭。農具附之。屯田於曠野。隨地各設積穀倉房。委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掌會計出入。以專責成。這是太祖於六堡退耕後。所厲行的務農屯墾政策。沒幾日。又諭貝勒大臣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慎。立法布令貴乎嚴。若存心不能公。棄良謀。慢法令。有害於國。奚能致治。予一人智慮有限。所言所行。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各出所見。直言無隱。不想太祖正在厲行內政。暫不用武之時。偏巧就有一部好鬪的人民。特地差人來下戰書。原來在窩集部的東方。有一部落。名曰額赫庫倫。他們在早先也是屬於窩集部。位於現在黑龍江省饒河縣迤東。這部人民。生來以漁獵爲業。性尤好武。聽說滿洲兵。攻無不取。戰無不勝。他們竟自想要試一試。所以派人前來挑戰說。素聞爾國驍勇。敢來與我決一戰乎。這是何等魯莽的事。太祖聞說。只不過付之一笑。並且曉諭他們。不如及早歸附。他們自然不肯白白歸附。非見高低不可。太祖遂命大將揚古利。率兵二千。往收額赫庫倫。他們雖然勇敢。只是毫無紀律。那里抵得過久經訓練之兵。何況揚古利謀勇兼全。先在納喀岡地方。佈成陣勢。預使騎兵伏於兩旁樹林之內。只用五百步兵。前來挑戰。庫倫人一見。悉衆來攻。揚古利且戰且退。敵兵不知是計。奮力追殺。忽聽螺聲起處。預伏騎兵。各執長矛。由左右抄出。一衝敵兵之前。一突敵兵之後。頭尾受擊。分爲三部。殺傷及踐踏

而死者。不計其數。這時兩支騎兵。早又由兩旁繞出敵人後方。遮斷歸路。揚古利率衆反攻。當下前後夾擊。敵人大敗。斬八百餘級。越壕三層。直迫城下。樹起雲梯。一攻而入。俘獲不下萬人。附近居民。無不投降。於是收編五百戶而還。太祖以戶口益衆。兵數愈多。乃命更定軍制。分爲八旗。當初舊制。每一牛衆兵額三百人。一牛衆設牛衆額真一員。後以兵備增多。每五十牛衆編爲一甲喇。甲喇之長官謂之甲喇額真。五甲喇爲一固山。其長官謂之固山額真。長官之次。又設左右梅勒額真以輔佐之。分隸四旗。曰正黃。曰正白。曰正紅。曰正藍。仍以牛衆爲單位。現在兵數比從前多多了。算起來約有二百牛衆。不下六萬人。四旗是不足分統的了。所以又加了四旗。顏色如舊。不過在正色四周。鑲以緣邊。黃旗、白旗、藍旗、鑲以紅邊。紅旗則鑲以白邊。謂之四鑲。曰鑲黃。曰鑲白。曰鑲藍。曰鑲紅。合舊日四正。謂之八旗。太祖時代的八旗。全係滿洲。其間也有新舊之分。到了太宗時代。不但早已歸附的蒙古。編入八旗。孔有德耿仲明等來附的明兵。也一律入旗。所以八旗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到了康熙年間。八旗益加充分。不但高麗、俄羅斯、皆有牛衆。連回回苗族無不有旗人了。

八旗之設。原爲軍制。據最老的記載說。八旗行軍時。在面積廣大的地方。則八旗分爲八路而進。若遇狹小的地方。則八旗合爲一路進行。合亦不亂。分亦不散。隊伍嚴整。進退自如。接戰之時。被

堅甲執長矛大刀者在前。謂之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另以精兵鐵騎隱他處。相機而動。以爲突擊掩護。若在日常。沒有戰爭的時候。除了射獵習武。大部分也都去屯田種地。再說編入八旗的多屬青年壯丁。兵以外自然以農民爲數最多。從事各種職業者。當然亦不在少處。怎麼後來把這一時的兵制。竟自拖延了三百年。一向也不會改革。並且分駐各地。又不許兼營其他職業。除了不會離開滿洲本土的。大多數只以世襲兵。生活了三百來年。這實在是古往今來所沒有的事。兵役本來是國民絕對的義務。那里談得到什麼權利。不想所謂八旗人。便在这种軍制之下。好幾輩子流血陣亡。唯一責任。只不過看家拓土。眼睜睜看着人家去種地經商。結局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祖宗之法雖良。但是一成不變。也就難期其良了。何況經濟者。國與家之命脉也。八旗的人。永遠不使與經濟發生關係。這無異割自己的心肝。去向人討好。他們的犧牲。是應該怎樣慘痛呢。聞言少叙。話說太祖自受了明人的脅威。既然眼見明人出師防衛葉赫。又把自己所得六堡。全行讓出。這樣的屈辱。在當時的舉國上下。是絕對難以忍受的。可是太祖一點也不以爲這是屈辱。不但曉諭大家。少安勿躁。並且埋頭國務的整飭。如同通商惠工務農。以及資助婚姻。增加人口諸大端。利用與明修好的機會。已然次第舉辦。現在又把四旗增爲八旗。以每牛录三百人計之。在那時的披甲常備兵額。差不多已有五六萬人。再加以少年養育兵。以及新附的部落。堪充後備的。那就不言可知。兵和財貨糧食。既都

有了充分的數量。那延攬人才的事。又爲不可緩了。所以太祖便特地下了一道諭旨。命令羣臣舉賢才。諭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卽有所不知。有所能。卽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習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又諭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數思維。人心所貴。誠莫貴乎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我何爲舍親而舉疏也。當不論家世。不拘門第。先舉其心術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太祖既然這樣勵行內治。廣攬人才。果然各地聞風向慕。前來投附的。不一而足。俗語說的好。聖天子出世。百靈相助。應運而生。以輔成大業的。當然不在少處。費英東、額亦都、等五大臣。不用說了。自然全是有極大來歷的。便是遼東各地。那時還沒入太祖版圖。也是早已生下許多開國的羽翼。等待着輔成王業。如同范文程。甯完我。都可以說是代表的人物了。所以那時曾有一位望氣者說。遼陽瀋陽各大城鎮。雖販夫走卒。皆具王侯之表。便可以知道一代的龍興。絕非偶然了。果然天人交應。寶籙遼膺。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踐九重群臣奉表 書七恨太祖伐明

話說太祖自起兵誅尼堪外蘭以來。凡二十餘年。大小數百戰。親冒矢石。受傷無數。艱苦卓絕。不但受了明人許多無理的壓迫。便是自家宗族。也有圖謀陷害的。我們一想太祖不得志時的處境。真有常人所不能堪的事。但是他一點也不灰心。憑他天賦的智略。絕倫的騎射。只有十三副遺甲。小數的羽翼。不但平服了附近諸部。殺了尼堪外蘭。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已把南北各地向來不能統一而止。有互相攻伐的部族全都統一了。所謂海西四大國。葉赫、烏拉、輝發、哈達。也都迭次收服。畫入版圖。只有葉赫一國。依然恃有明廷的援助。始終未曾歸附。本來好多年沒有統屬的一個民族。又有大國用種種方法。離間破壞。要想使他們再行團結。建設國家。這是很難的事了。即如明廷對待那時的滿洲。可以說一點兒仁政也沒有。只不過用好聽的虛官。攤絡各地的部長。美其名曰勅書。誰把人蔘、貂皮、真珠、蜂蜜等等拿了來。便給誰一道勅書。勅書只不過是紙寫的。蓋上一方印就成了。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當時傻透了的建州人和海西人。當真就被這形同廢紙一般的勅書所迷戀。當作無上的光榮至寶。爭先恐後的把人蔘、貂皮、真珠、蜂蜜。又加上什麼海青狗馬等生物。去換那不值半文的勅書。後來部長裏面。也不盡是沒知識的傻瓜。早已看出用實物去換那虛名。是太不核算的。要求

明廷付價。這才慢慢於勅書以外。又加上一些花紅柳綠的綢緞布匹。建州和海西的人。便樂飛了。但是當真計算起來。吃虧仍然是很大。所以照董山那樣的傑出部長。心裡就覽着不憤。打算爲本族謀利益。提倡大家須要團結。鞏固利益。不要被明人全騙了去。從此反抗的事。也有過幾次。但是結果全失敗了。殺的殺。逃的逃。畢竟落個一團糟。但是部民的義憤。從此也激起了不少。明廷也知道這種欺騙手段。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又定出朝貢的格例。在邊關有馬市的地方。也可以任意交易。但是以明末那種奸透了的人。來欺負建州海西天真淳樸的部民。那是很容易的了。何況他們背後又打着天朝的旗號。和武力的威壓。公平交易的事。決其是不會有的。一石糧食。也許換去兩匹馬。一尺布。也許換去一包人蔘。東珠貂皮。差不多連欺帶騙。設法弄到他們手裡。受害者還是有冤沒處訴。他們不但買賣不公。有時還到部民人家。去強買。甚至污辱婦女的事。也是有的。可是部民絕對不能進邊牆一步。進貢的。走錯了路。休想放過。種種勒索。不一而足。如果海西建州。若是沒有天產富源的話。單由明人來欺騙。也就騙光了。我們但看明人黃道周的博物彙編。和近年日本稻葉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足以知道建州之興起。全由明人所激成。當官的一點施爲也沒有。只知賄賂宦官。威福自恣。當兵的只知道披着虎皮。欺凌弱小。無惡不作。可是上陣的刀。却全銹了。當商人的。只知道欺騙圖利。把建州和海西的人。冤得如同大頭蚊子一般。但是無論是誰。也不許有一星半點的怨言怨語。如

果形於詞色。或是有什麼打架行爲。輕者責打治罪。重者就誣爲叛徒。一殺就不知道多少。跑了的。還令、部長勒限捕回。執送撫順開原各關所。梟首示衆。那時葉赫。和哈達。專門喜歡替明廷效力。以叛亂的罪名。追捕逃人。明廷也因爲他們盡忠。敢於殺其同類。所以格外優待他們。倚爲爪牙。建州裡面。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人。如同尼堪外蘭。就是此輩的代表。無奈那時建州的文化。較比開明。而且又多豪右。不但思想進步。英雄豪傑。也比較海西多。只以雄長各地。沒有機會統一。明廷的羈縻政策。委實也不許他們統一。一方面用虛榮的勅書。有名無實的官爵引誘。一面又用武力苛政壓迫。使他們分散各地。明廷對於海西和建州。除了搜刮他們的人蔘、貂皮。以及東珠等珍貴物品以外。還有什麼仁德的政令。改善他們的生活。增高他們的智慧。他們天天被歧視。天天受着欺騙和威壓。除了少數的部長家裡。有勅書。有錦緞。普通的老百姓。究竟得到什麼。所以少微有點頭腦的人。打算爲公衆謀利益的。也不是沒有。無奈全都失敗了。可是到了太祖時代。爲什麼就成功了呢。第一個民的知識。已被太祖提高。人人都有了痛切的自覺。希望有一位偉大的首領出世。爲他們擁護利益。第二個原因。是人才輩出。如何和理。不但英雄有志氣。還以大多數的兵馬。舉以奉之太祖。第三個原因。是明廷政治。日形腐敗。寵任宦官。威福昏虐。對於自己腳下人民。還不愛惜。何況是海西建州。恣情虐殺。不以人齒。那是沒法掩蓋的事。所以才激起建州部民自決之心。偏巧又有不世出的民

族偉人。爲之領袖。所以振臂一呼。便成功了空前未有的大業。歷來論者。不是偏於頌聖。便是委之天運。把當時個中真象。反多隱諱不書。要知太祖所以奮然興起的真諦。不但要把久受虐待的滿洲民族。由明廷的黑暗政治下。爭脫出來。同時一反明之故轍。復又進行亞細亞全民族大同團結的運動。這個大理想。在太祖時代。雖然未奏全功。可是他的子孫。因有不斷的努力。也可以說完成了一大部。治清史的學人。若是沒有這樣的眼光。那對於清史。未免就十分隔膜了。閑言不表。話說太祖既然這樣勤修內政。一意足食足兵。對於明廷的壓迫。以及葉赫的不法。均皆暫置不理。另待時機。這時關於機密大務。設有議政五大臣。以爲輔佐。五大臣以下。又有十大臣。分理國家庶務。太祖五日一朝。集合諸貝勒大臣。講求治理。餘時或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以訓誡國人。或率領八旗官兵射獵行圍。以勤修武備。關於人民訴訟事項。尤爲認真。不使少有屈抑。凡有訟者。先由理事大臣聽斷。然後再山議政大臣覆審。不能剖決時。則必須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始能發落。若其間猶恐有何冤抑。則令訴訟人跪於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然後裁斷。以此之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於道。無人拾匿。必歸其主。求物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使人認領。

農事既畢。積穀滿倉。漫山遍野。皆是馬群牛群。隨處縱牧。既不用人看管。也決無盜竊傷害之

事。至遇行軍赴戰之舉。則隊伍齊整。軍規嚴肅。那自然是節制分明。而於賞功罰罪。更是不分親疏遠近。是以將士一遇征伐。無不歡欣效命。攻則爭先。戰皆奮勇。起兵以來。所向無敵。全以此故。現在太祖所統治的滿洲國。儼然就是一個最理想的烏託邦。第一件。他們有一致的信仰。天和堂子。就是使他們精誠團結的教堂。無論什麼事。先告天再告堂子。這是一件不可輕視的事。第二件。在那時他們已有了相當的文化。不但在產業方面。有了極大進步。並且也有文字使用。在公私事上。得到不少的便利。再說女真人。最喜歡唱歌跳舞的。在金朝時代。也會產生了不少的歌詞戲曲。這種遺俗。自然還存在。他們完了農事。把牛馬放在山上。大家飲酒唱歌。或是殺豬祭祖先祭天神。跳着薩瑪舞。這是多末古典吉慶的事。歷來所謂烏託邦。只不過哲學家。腦筋裡一個幻想。幾曾見過真的烏託邦。太祖時代的國家。真可以說是一個實現的烏託邦了。牛馬放在山上。不用人看管。東西遺在路。沒人取爲己有。法律是那樣的簡樸。積壓不理的事。一樣也沒有。要知人民最大的苦楚。就是有冤沒處訴。有處可以訴了。偏又不好生辦。拖延緩滯。使你一輩子也不能完結。這才是冤苦呢。太祖時代。決不許有這樣的事。今天的事。今天必辦。這才合乎國家的理想的政治呢。不知道人民的苦痛。來了事。瞧也不瞧一眼。依然搖着扇子說閒話。那樣還能成爲烏託邦嗎。還有一點。應當說明的。希拉人所說的烏託邦。是偏重理論。所以始終未能實行。太祖的烏託邦。是重實

行。不重理論。實行烏託邦的頭一個條件是武力。沒有武力。無論什麼國家。也是不易維持的。現在他有六萬多兵力。維持他們的國家。那是綽有餘裕的了。所以到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即西曆一千六百十六年。諸貝勒大臣集議。恭上尊號。是年正月壬申朔。太祖御正殿。諸貝勒大臣率羣臣暨八旗長官。齊集殿前。分班立候。上陞御座。諸貝勒大臣率羣臣跪見。然後由八旗大臣出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既而額爾德尼捧表跪上前。宣讀表文。尊上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於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貝勒大臣。向天帝行三跪九叩禮。上復陞御座。諸貝勒大臣。合率本旗所屬。行朝見慶賀禮。建元天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時上年五十有八。因諭貝勒大臣曰。朕聞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惟秉志公誠而忘其私。則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爲協應。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以修身。則君德清明。無私以齊家。則九族親睦。無私以治國。則百姓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是。爲治之道。惟在一心而已。這道上諭。真可以說是大哉王言了。因爲天下最壞事的東西。再沒有比私心更厲害的了。太祖於卽位之初。便諭令大家去私心。存公道。上法天。下法地。由修身以至於協和萬邦。這並不是一時粉飾之言。要知道以後一一都實現了。

不過在這裏有個問題。是歷史上的事實。也不容默過的。本書雖係演義體裁。却是絲毫不許附會。

關於當時實在情形。更應當很忠實的敘述出來。天命元年。太祖受尊號。是歷史上的一件特筆的事。也是一件事實。但是當時群臣所上的尊號。果然是帝號嗎。再說既受帝號。爲什麼沒有國號呢。這都是問題。雖然是問題。可是並不難於解決。因爲滿洲老檔。以及其他史蹟。已然告訴我們了。天命元年。羣臣所上的尊號。確乎是汗。而不是帝。國號大金。也可以說是後金。這是有實物可憑的。如同遼陽白喇麻廟碑。瀋陽撫近門匾額。以及滿洲老檔。記載大金國號的去處很多。至於汗號。那更是無疑的了。直到如今。滿洲各地的老百姓。猶稱太祖爲老汗王。汗字。在一般習慣上。固然遜於帝。在實際上。也就等於帝了。如同成吉斯汗。難道說不大於帝麼。但是太祖當時不稱帝而稱汗。也有個道理。太祖原無取明而代之心。不過目擊當時部民。受盡明廷種種欺侮壓迫。度着不合理的生活。慨然興起拯濟之念。奮鬪二十餘年。纔把久未統一的部族。統一起來。成功了一個理想的烏託邦。文治武備。全都有了規模。這才籌及長治久安的計劃。於是不能沒有國號。又不能沒有君主。國號之建。必得恰合於全民的意志。而那時全民所最憧憬。所最企慕的。無過於再建大金帝國。於是金之國號。自然而然便應運而生了。但是到了太宗時代。國土益發加大。民衆也益發加多了。不但遼河東西。已成腹地。蒙古朝鮮。亦列藩封。極其聖明的太宗文皇帝。已然感覺大金國號。有些不合時宜。在未建大清國號以前。乃改以滿洲爲國號。滿洲二字。其說不一。謂出佛典曼殊者近是。本來一民族。或一國家。當其建立

稱號時。必擇佳名。而此佳名。又必適合大多數之意志者。始能成立。曼殊之號。自昔卽爲人人所樂稱道。或作滿住。或作曼殊。或作滿洲。要不外一佳名。而能聯屬萬衆之意志。對內對外。往古來今。皆足以顯示其存在。而不能消滅者。故大號之建。厥義深遠。後之人於此號也。豈可輕棄乎。閑言且不多叙。話說太祖自踐大位。益發省刑罰。薄稅斂。撫近威遠。雖遠在東海極地之民。亦皆次第投附。不幸是年夏六月。明邊之民。屢屢越界侵擾。不是偷採人蔘。便是竊開鑛產。至於其他不法的事情。幾於不可勝數。太祖因諭扈爾漢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上天。原欲禁其滋擾。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吾卽戮其潛越邊界之人。豈爲過乎。汝往查視。這立碑定界的事。已不止一了。最重要的是上年張承應。勒退六堡。太祖雖然一時忍受。當時却有誓言。兩國人民。勿得越界滋擾。如有越界情事。見則執殺。盟誓未寒。不想明人便貪利先犯。本來當初建州未曾建國的時候。明人在建州境內。可以任意橫行的。用不着出多大的代價。便可以騙去極其高價的珍品。偷偷摸摸的事。更是不免。如今不比從前。不容他們那樣愚弄了。可是他們貪利心盛。時有冒險偷越之舉。藉收不當得的利益。太祖以有約在先。關於這樣越界侵擾的事。當然不能默過。所以才命扈爾漢前往視查。果然在邊界上。掣獲偷採的五十餘人。便依照約言。全行正法。這時明廷以李維翰巡撫廣寧。聽說此事。便派人向太祖提出抗議。太祖也遣綱古理方吉納二臣。前往廣寧。與李維翰覲面爭辯。李維翰雖知有

此誓言。却諉在張承膺身上。和他無干。毫無理由的把綱古理方吉納和從者九人。一并鎖拏。下在牢獄裡。可見當時明朝官吏。是怎樣橫暴。不用說自家沒理。便是極有理的事。也不可以這樣辦。何況人家派使是來說話的。並不是來打仗的。怎麼就能鎖拏下獄。可見他們還是自恃強大。藉此以爲要挾。準知道太祖捨不得綱古理二人。必然軟化屈就。可是他們忘了此事是徒傷感情。而足以激動人心的。當下李維翰又派一人向太祖說。吾民出邊。宜解還。何遽殺耶。太祖曰。昔建碑立誓。有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詞耶。其人曰。舊事不可重提。今惟執爾殺我民者。與我以抵罪。否則爾使不歸。且自茲多事矣。太祖曰。多事亦可。釁不自我。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況且也不可因此興動干戈。汝國豈無犯罪之人乎。何不執至邊上。殺以示衆。此事便了結矣。不想對方的使人。竟自替人畫起策來。太祖尋思半時。一則爲息事寧人。二則急於救出綱古理方吉納二臣。只得權從此議。諸貝勒大臣。皆以明太欺人。有約不守。復又拘留使人。肆行凌侮。不如與明開戰。太祖曰。不可。明事姑且耐之。遂令於獄中提出所俘葉赫十人。送至明撫順關殺之。於是明乃釋歸綱古理方吉納及從者九人。但是從此太祖和明又多添了一重仇恨。證明之心。益爲憤切。不過依然隱忍持重。不欲急於圖功。況且欲攘外者。先須安內。卽如境內部族。十數年來。屢有征服投附。但遠在極邊之薩哈連部。以及使犬使鹿諸族。未沐王化者。尙不在少。秋七月。太祖

命安費揚古、扈爾漢二人。以爲統帥。率馬步二千。往征東海薩哈連部。二臣領命。一路向東北進發。行至烏勒簡河。伐木、剝舟二百。水陸並進。沿河屯寨。共三十六處。見大兵到來。言語無二。而甲仗鮮明。無不歡然投附。願效馳驅。八月駐營黑龍江南岸。常年江水至九月始冰。及至大軍到此。只見江水洋洋。波紋起伏。惟駐軍之所。結冰一道。有若長橋。長二里餘。廣六十步。修然直達彼岸。大衆皆以爲異。安費揚古、扈爾漢二臣。見此奇祥。因謂衆曰。觀此冰橋。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逕達薩哈連部。薩哈連滿語黑也。自黑龍江下游。以至今之庫頁島。皆屬此部。人民勇悍。精於射獵。施以軍訓。便爲無敵勁旅。大軍至此。無須用武。但以言語宣招。便皆誠心歸附。於是薩哈連部十一寨。並未加以一矢。全行收服。擇其精壯者。另編一隊。依然還軍江岸。只見舊所結冰處。已無冰橋。可是在偏西數里之地。依然凍成一橋。待至大軍盡渡。冰橋復又溶解。這也可說是一時的天候之變。不過有利於興王。自然就成祥瑞了。

安費揚古、扈爾漢。在江岸上結營二十餘日。每天訓練兵卒。出行校獵。真是馬躍人歡。說不盡行軍樂趣。到了九月裡。天候驟寒。大地之上。又換了一派清肅景色。不但沒有積潦。那波濤澎湃的黑龍江。也都一色晶白。凝成冰帶。人馬往來。毫無阻梗。當下二臣下令拔營。仍然越過黑龍江。向北略地而去。這次無憂江水阻隔。遠略達於數千里之外。於是使犬、使鹿、諸部。皆被招服。青年壯丁。

聽說太祖成了大業。一個個歡忻鼓舞。皆願出力報效。他們往返不過兩月有餘。竟自踏破數千里的土地。收集了許多的牲畜人民。班師之日。太祖勞迎。甚爲嘉許。天命二年二月。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來朝。先是明安以女許太祖爲妃。至是來朝。太祖迎於百里外。與之馬上爲禮。設大宴以款待之。明安獻駝十。馬牛各百頭。遂一同入城。太祖十分禮遇。每日筵宴。間日大宴。留一月乃歸。太祖賜以人役四十戶。甲四十副。及緞疋等物。遠送三十里乃還。這段記事。是不可忽視的。重之以婚姻。結之以恩義。示爲一體。以後遂爲對蒙一貫不變之政策。是年九月。太祖令慎刑獄。諭曰。凡有罪者。雖捕執宜急。而刑戮則不可遽加。必當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慎。平心和氣。察核始末。方能得情。如偕衆聽斷。或有一人爭執事理而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若以先怒者爲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爲是耶。惟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已獨善矣。苟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同歸於善矣。古來郅治之國。無不由於刑賞之公。吾人讀太祖此諭。可以想見大業之所由成。此乃關於一般民衆訴理之事。而小心詳審若是。其關於軍政大節者。不問可知矣。閑言不表。話說自太祖踐汗位。一意修明內政。整飭軍旅。倉儲之積。財政之裕。武備城郭之完繕。至是三年。可以說一點缺憾也沒有了。到了天命三年正月丙子日寅刻。太祖起臨朝。只見將要落下的月亮。有黃氣直貫月中。其光以目力視之。約二尺許。上出月者約三丈。下出月者約一丈。從所未有。太祖見之。

慨然謂群臣曰。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朕與明成釁。有七大恨。其餘小忿。難以悉數。隱忍至今。故欲往征。其共議之。諸貝勒大臣曰。明君暗臣庸。惟宦官之言是聽。侵我疆土。欺我人民。愚弄我人。非止一日。今葉赫處於肘腋。肆爲無道。明不判曲直。反以兵衛助葉赫。逼我六堡退耕。臣等久擬與決死戰。而上不許。今上既欲出師。正合天心人願。請勿遲疑。臣等願效其力。雖死無恨。太祖見衆議咸孚。大喜。遂密令將士治甲冑。修理軍器。又以繕治諸貝勒馬廐爲名。遣七百人伐木備攻具。又恐此等動作。爲明通事所見。啓疑泄謀。遂以所伐木。竟作爲馬廐。夏四月頒發軍訓。及攻戰兵法。其要曰。

一、凡安居太平。貴乎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已。不頓兵。智巧謀略爲貴焉。

二、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隱僻地。勿令敵見。少遣兵誘之。如彼來。是中我計也。不來則詳察其營壘遠近。遠則厚集兵力。近則直薄營門。使彼自擁塞而掩擊之。倘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少退以待衆軍。衆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

三、至於城郭。當視其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而勝敵者。乃足稱爲智巧謀略之良將。若勞兵力。雖勝無取。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

四、每一牛象。制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象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管甲喇管牛象官。不以所頒法令申誠軍衆。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能則辭。蓋成敗關係。非止一身。如不勝任而強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患莫大乎此。

五、凡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致受重傷者。賞不及。縱殞身亦不爲功。迨列陣已定。爭先登城。方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破城。卽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俾衆軍聽螺聲而並進焉。

以上兵法五條。是太祖自起兵以來。二十餘年。躬親體驗。筆之於書。世謂太祖兵法。雖寥寥數條。而攻城野戰之法。無不備具。茲當出師之前。頒佈此法。可見太祖之決心。昔日戰爭。全憑弓矢及個人武技。以與今日科學戰。固不能同日語。然而短兵相接。以肉薄城。則昔日之戰。其激烈程度。亦不容忽視者。卽如雲梯攻城之法。後人已難想象。以爲無非樹梯登城而已。殊不知城高數仞。上有灰瓶、金汁、雷石、滾木。下有壕溝、鐵鎖、木柵。蒺藜。人馬且不能傍。何得樹梯上城。然而梯竟樹矣。人既登矣。不決死奮戰。出有相當犧牲。決其不能近防綫逼城壕。安有所謂攀梯而上乎。雲梯戰法。卽今日之決死隊。太祖兵法云。每一牛象製雲梯二。一牛象三百人。是三百人有梯二也。雲梯

之制。著者尙及見之。不第見之。且嘗試登。故於其形制戰法。尙能約略言之。雲梯一架。長約三丈。寬約五尺。兩框極爲粗大。類如房梁。梯級極疏。約間三尺。每級皆突出邊框八寸餘。如蜈蚣之脚。以作把手。梯之上端。各嵌滑車一。繫以絨繩。未攻城前。置於野地。梯兵守之以待機。令下時。螺聲齊鳴。官長揮刀直前。雲梯兵分左右。緊握梯之把手。齊力抬起。向城壁疾馳。梯端滑車。衝撞城壁。滾滑而上。梯乃得樹。於是決死之兵。緣梯而上。其疾如飛鳥。目力幾不能辨。既登城。則拔短刀以血戰。而城可破矣。但是以上所記。乃練習時之情形。真的戰爭。萬不能如此自在。真正使用雲梯時。須先由前鋒勁旅。將敵人壕壘。以及一切障礙。全行踏平。只有城兵。据高臨下。奮力固守。此時始用雲梯。掩護雲梯者。以火器爲第一。因爲城上敵人。萬不許雲梯好好立起。必然使用灰瓶、金汁、滾木、雷石。或種種防具。以擊破雲梯。殺傷士卒。使不得上。這時惟有用火器或弓弩。向城仰攻。雲梯乃得樹立。

我們自想想。一座堅城。外有壕壘戰線。城上又有兵將把守。猛烈的守具。什麼時候都可以拋下。所以攻打一座堅城。由破壞戰綫。踏平壕壘。以至樹梯仰攻。已不知犧牲了若干士卒。因此之故。兵卒的教練。也不能一樣。自然要分出許多科目。鐵甲精騎。完全用於野戰。躡捷善刺擊者。則用以攻城。舊制。凡屬前鋒兵。皆須練習雲梯。以期技能之普及。另外則有正式雲梯兵。專門造就。大抵皆

捷如猿猴。輕如飛鳥。不待梯之樹穩。早已飛躍上城。此等技能。若非目擊身經。則萬難想象。原來古今勢異。其戰爭之法。也自因時而異。古時用車戰。一部左傳。所寫戰陣之事。皆屬車戰。然而當時有記無圖。故後人不得其詳。任意編造。而車戰遂無人能知。秦漢以來。一樣有戰記而無戰圖。小說家。不明古制。也不解實在戰爭爲何事。任意胡編。每逢戰陣。皆由大將出馬。一戰數十合。如戲劇然。將勝則兵進。將敗則兵退。雖云千軍萬馬。不啻裝點之廢物。夫古今時異。理無不同。戰之勝敗。雖在主將之謀猷。至若實際戰爭。必由兵卒之效命。卒不精而將勇。亦不能勝也。若談到武器一層。自然也是因時而異。大將所使兵器。小說家容心附會。多不足據。人之體力。各有大小。所使兵器。自有輕重。然亦不能過於笨重。使人馬不堪也。況乃國家原有一定制度。公中軍器。與私人使用者。截然不同。刀、矛、弓矢。馬步異用。總以能及遠者爲利器。故火器未發明以前。無論古今。皆以弓矢爲最大利器。直到清代。弓益勁而射益精。箭鏃鋒利。謂之透甲錐。故甲冑在所必用。後來火器發明。威力愈大。甲冑失其效。是以廢甲冑而用輕裝。總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武器。卽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軍裝。考明歷代之武器。討論其制度。使不失實。非第史家之責任。雖小說家。以及繪畫家。亦不可漠然置之也。制度不明。思想淆亂。使衣冠兵器。盡如戲台之所用者。而無時代之分。其影響於文化者可謂大矣。閑言不表。書歸正傳。（這八個字。雖係爛調。讀者切莫輕視。它不亞救命

仙丹。溪流橋棧。在新式小說中。本來是用不着它了。可是舊的章回體。仍須用它。以作渡橋。因爲舊式小說。每一個字。都要用文法接連的。所以閑言少叙等等。是廢不掉的。話說天命三年壬寅。太祖既然決意出師。乃卜是日赴堂子告祭祖先天帝。太祖戎裝。諸貝勒大臣。分統步騎二萬。奏着悠揚嘹亮的軍樂。整齊嚴肅。隨着太祖一路向堂子而來。城內居民。聽說太祖率兵告祭堂子。一齊都出來瞻仰。歡呼萬歲。到了堂子。太祖下馬。早有執事大臣。以及神官等職。迎進廟去。導入預先備妥的黃幄。諸貝勒大臣依序侍立。這時殿堂之上。高燒明燭。設擺祭器牲醴。由額爾德尼贊禮。達海讀祝。恭請大駕陞殿告祭。此次本來是告天出師。禮雖不繁。而意極肅穆。行禮已畢。乃由達海跪在神前。恭讀出師理由。共有七條。卽世所稱七大恨者是也。其辭曰。

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雖起釁。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擾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理、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呼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

當達海讀遺告書時。聲音十分悲壯。衆皆肅然。讀畢。將告書供於神案之上。太祖焚香拜畢。遂焚其書。以告祖先神祇。禮畢。太祖因諭諸貝勒大臣曰。此兵我非樂舉也。首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陵迫已甚。用是興師。凡師行所至。切須嚴守紀律。遇有俘獲。不許剝去衣服。不許奸淫婦女。有配偶者。仍使完聚。不可使其分離。凡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爾等各嚴誠軍衆知之。違者嚴罰不貸。是夕進軍至古喀地方。遂命駐營。乘此太祖駐軍之際。作書的對於七大恨的事。想要說幾句閑話。古言出師必須有名。這七恨。便是出師之名。但是並非假造。全係事實。讀者由第一回以至現在。便可一一覆按。真是飲恨數十年。至是方才一吐。祖父之仇。固然是重大

恨。但是當時禍首尼堪外蘭。已然被誅。明也自知理屈。遣人賠罪。遺以銀馬。其恨業已消釋一半。最大的怨毒。還是六堡退耕。以及衛助葉赫諸端。因爲這是一種高壓的手段。明之武力。已及肘腋之下。不戰也無非是敷衍時日。本來明廷政策。向來是以勅書作武器。以南北關（哈達葉赫）作爪牙。所謂以夷制夷是也。如今勅書失效。爪牙只剩其一。指不定什麼時候。定要出以四面包圍的手段。這是太祖早已料定的。所以於六堡退耕後。厲兵秣馬。隱忍數年。自度足以一戰。遂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按之近代語言。便是奮鬪自衛的意思。所以說此兵我非樂舉也。至於七大恨告天文書。當時會刷印很多。流佈各地。可見太祖的宣傳戰。也正不弱呢。閒言不表。却說太祖駐兵於古喀之野。一夜無話。次日分大軍爲兩路。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瑪哈丹二處。太祖自與諸貝勒則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直趨斡琿鄂謨之野。是日卽於此地駐營。時蒙古台吉恩格德爾額駙。薩哈爾察部長薩哈連額駙。皆從太祖出征。太祖乃告以金朝往事。因諭曰。朕觀自古帝王。雖身經戰伐。勞瘁備嘗。天位之尊。亦未有永享之者。今朕興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之也。但因明國。屢構怨於朕。不得已而征之耳。太祖此諭。極爲簡明。不貪大位。亦是實話。惟當時有甚於大位者。卽此方興之民族。如何生存耳。依照明廷的老辦法。自然是民不厭其愚。勢不厭其散。一紙空文。便可換去無窮的珍寶。何況以明人之奸智。來對付滿人之愚儂。予取予求。那真是太隨便了。但是這種偏枯的形勢。不是可以長

久延遲下去的。終歸要有一個自決的機會。可見聖人治世。全憑大公。一有不公。便是自家子女。也要離心離德。何況是萬邦百姓。太祖自起兵以來。處處言天。時時曉諭存心公正。所以天與人歸。其勢甚順。再說明末的腐敗。也正需要一個清新勢力。來振作一下了。話說太祖在御營之中。正自與大家談論古今。講述聖帝明王之事。不想到了夜裡。天忽降雨。在一般少壯的軍人們。固然不在意。還以為可喜。但是太祖晚年用兵。最怕勞而無功。一見天雨。便有回軍之意。因向大家說。天雨、道路泥濘。朕欲改期出師。爾等以為何如。大貝勒代善曰。我與明修好久矣。彼不以盟言為重。反倒時加凌侮。欺我太甚。是以出師。為其無道也。今我軍已臨其境。若遽旋師。將與明修好乎。抑將仇怨乎。興兵之名。誰能隱之。不戰而還。人其謂我何。天雖雨。吾軍士皆有禦雨之衣。弓矢亦有備雨之具。何慮霑濕。且天降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我進兵。以乘其不意耳。是雨利於我。不利於彼也。太祖聞言。甚以為是。因諭曰。意既決。宜速進兵。度天曉。當圍撫順城。於是傳令各營。拔寨疾行。時夜中亥刻。天雨忽止。一輪皓月。已上東天。雲翳全無。且甚涼爽。馬步星馳。直向撫順城而去。隊伍綿亙百餘里。所過村落。都在熟睡之中。真是鷄犬不驚。大軍已自通過。次日甲辰。天將拂曉。大軍齊至撫順城下。明兵見大兵已到。慌忙驚遁入城。有一老兵被執。太祖與以書。令其入城招降明遊擊李永芳。書略曰。

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卽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結爲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恩養汝。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兵入城。則男婦老幼。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不圖。悔無及矣。汝熟計之。勿不忍一時之忿。致僨事失機也。

要知李永芳。得書後。作何區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冒白刃力取清河城

破明兵大戰薩爾滸

話說太祖暨諸貝勒。統帥右翼四旗兵。一夜疾馳。至次日拂曉。已到撫順城下。城外明兵。不敢擅

敵。紛紛逃進城去。太祖暫不攻城。乃先以書遺明遊擊李永芳。招其投降。熟諳掌故的人們。自然都知道李永芳也是清初一位佐命功臣。並且妻以宗女。稱爲撫順額駙者是也。但是他與太祖的際合。並不始於撫順投降之日。老早的已與太祖有了莫逆之交。不過他是明官。而且爲人極有聰明才智。雖然有心歸事太祖。又怕太祖不能完全成功。狐疑不決的神氣。到底是不能免的。所以他接了太祖勸降的書信。依然躊躇莫決。沒法子只得聚集同僚。商議辦法。自然也有主戰的。也有主降的。不過不戰而降。未免於體面上說不去。若說拒戰的話。城內尙無預備。倉卒之間。如何保得城池。結局還是李永芳有主張。先來個緩兵之計。然後再說。因向大家道。不想敵兵來得這樣神速。如若攻打上來。我們豪無準備。一定要束手被擒的。如今我有主意了。你們大家分頭去趕辦防禦工具。我一人先到城樓和他們說話。假作納款迎降。乞其勿攻。這時你們却把防具。運上城來。他再攻時。我們也有恃而無恐了。大家見說。以爲有理。於是分頭去佈防事。如同灰瓶。滾木。攔牌。輻車之類。全由軍裝庫內。搬出來。人民家裡。有磚頭、瓦塊、沙囊的、也忙着往城上搬。真是慌作一團。忙成一塊。不言城裡官民。忙作防守。單說李永芳。急忙換了一身官服。帶了從人。還有幾十名衛士。來到城樓。扶定女牆。往下觀看。只見滿洲軍士。人歡馬躍。甲亮盔明。這時朝暉甫上。照得矢鏃槍頂。閃閃作光。數目不下萬人。已向撫順城。取包圍之勢。陣營當中。搭起一座黃幄。用鐵騎精選的戰士簇擁着。氣象森嚴。

那便是太祖的御營。李永芳一見這種氣勢。已自嚇了一跳。只得搭躬向城下叫道。不才撫順守將李永芳。謹請滿洲國主。有機密相商。此時早有前哨軍士。報入御營。太祖遂上馬。率領諸位貝勒。策馬來到城下。揚鞭指斥李永芳曰。吾不忍一城塗炭。故約汝降。汝不開城迎降。反登城答話。詎仍有拒守之心乎。永芳曰。攻戰之事。姑且不言。請問陛下。何故興此無名之師。太祖曰。何謂無名。汝明吾之深仇。今更以兵衛助葉赫。是無異侵我卧榻也。使我不能安枕。張承蔭以武力逼我退耕六堡。殺我農人。是不欲我生存也。我忍無可忍。是以代天行討。何謂無名乎。永芳語塞。太祖曰。汝降乎戰乎。降即開城。不降吾令下矣。汝城便成齏粉。永芳曰。陛下勿急。我降意已決。但城中仍有多官不從。容我曉以利害。陛下不費一矢而得一名城。不亦善乎。太祖許之。永芳忙下城去。到了署中。因謂衆將曰。汝等預備停妥乎。此老將已被我瞞過矣。衆曰。防具已備。我等便可登城固守。永芳然之。遂亦換了戎裝。率領兵將。一齊登城。樹起旗幟。太祖一見。怒呵曰。汝奸猾若是。吾不赦爾矣。永芳曰。得罪。諸將不降。非我也。太祖不語。遂令前鋒及雲梯兵一齊攻打。李永芳和他的同僚。雖然把城牆上面。滿佈防線。無奈城外一道防禦也沒有。這在久經訓練的八旗兵看來。真是太容易辦了。這時螺聲響了。戰馬聽了這種聲音。把耳朵全行豎起來。準備着衝殺。精銳的步兵。各按隊伍。一齊向城下逼近。城上明兵。自然是不許向前。先用弓矢。繼之以雷石滾木。但是滿洲兵毫無懼色。強弓勁

弩。一齊向城上仰射。明兵只得伏身女牆之下。就在此時。雲梯兵於矢石交射中。已將雲梯豎起。飛躍登城。當下便於城牆之上。展開了白兵戰。一陣砍殺。明兵大亂。紛紛由馬道潰逃。千總王某。死於亂軍之中。李永芳見勢不佳。忙命樹起白旗。請求停戰。此時城上已無明兵。完全換了八旗旗幟。沒法子。只可一降了。李永芳這才回到署中。脫去武裝。換了冠帶。乘馬出城迎降。由大臣阿敦。引他來到御前。下了坐騎。匍匐謁見。太祖於馬上答禮。遂仍令騎馬。隨了太祖。一同進城。於是傳令各營。嚴守紀律。如有妄殺一人者抵罪。是日太祖駐蹕撫順城。旋得捷報。左翼兵已將東州、瑪哈丹二城攻下。撫順、東州、瑪哈丹、三處主城既下。其餘臺堡屯寨。共五百餘所。自然望風披靡。全行佔領。遂令諸將。各營於所至之地候令。次日。太祖命毀撫順城。所謂毀者。並非完全拆除之義。無非下其武裝。毀其要害而已。是日太祖率兵還至撫順城東之原野。集合出征各營。一齊出邊。駐營於嘉班。論功行賞。編降民爲一千戶。時有自山東、山西、江南、浙江、各省。來撫順貿易者。令人查明。共十六人。太祖一一安慰之。給予優厚川資。並將七大恨。付給多張。使各歸本籍。向父老言說用兵之不得已。十六人者。千恩萬謝而去。分撥既定。遣兵四千。護送降民牲畜。先返都城。然後大軍徐徐而退。太祖在先。諸貝勒殿後。當真是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正在回軍之際。忽有報馬飛來。稟報說明廣寧總兵張承廕。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聽說我軍已下撫順、東州、瑪哈

丹等處。刻已率領大軍隨後追來。請作區處。大貝勒代善見說。早已心頭火起。因爲張承廕。便是上次以武力勒逼太祖退出六堡。索去無限農田之人。衣着諸貝勒的意見。在那時便想和他決一死戰。如今聽說。正是此人帶兵追來。如何不怒。當向四貝勒（卽太宗文皇帝）說。怎麼。我們的仇人來了。不殺此人。難出這口惡氣。四貝勒聞報。亦甚激昂。遂令軍士盡甲。一面報告太祖。一面率兵至明邊。迎上前去。這時太祖駐營於謝里甸。因傳諭大貝勒曰。彼兵非與我爲敵而來也。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至也。乃這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兩貝勒遂駐兵於邊。覆奏曰。彼若待我兵。我則與戰。若不待。是必走矣。當乘勢追襲。無使我兵寂然而歸。令彼謂我爲怯也。太祖然之。遂統大軍前進。果見明兵據山依險。分結三營。並在營前掘堊長壕。陳列火器。嚴陣以待。因爲明兵不長野戰。每每利用火器。以爲攻防利器。據實錄。滿洲初起。惟憑弓矢雲梯。攻城野戰。全仗肉搏。若以武器而論。明人老早便有火器。其威力較之弓矢。不能同日而語。後來又由澳門購用葡萄牙的紅夷大砲。威力益發猛烈。所以袁崇煥在寧遠時。曾以此類大砲。加給太祖一個極大的損失。可見武器在戰爭上。關係是如何重要了。但是太祖能得天助。士卒用命。不用說了。有時常因自然的機會。便甚得手。到了太宗時代。一樣也自鑄大砲。所以益發所向無前了。却說明總兵張承廕等。雖然聲言率兵追擊。却也不敢冒險深入重地。一面據險結營。一面遣派偵卒。刺探滿洲大兵是否退去。如

果去遠。他便侵入滿洲境內。擒殺幾十名無辜百姓。以作邀功之具。不然的話。他爲什麼不破釜沈舟。向前追趕呢。他的心事。可謂被太祖一語道破。不想正在激怒未消的少壯貝勒們。偏不爲他留一點機會。不但不退。反倒迎上前來。他自恃火器。足以殲敵。又據形勢。一見大貝勒四貝勒率兵到來。自知退也無益。只可拒敵。不想滿洲兵地理甚熟。人馬行於山中。不亞坦途。早已度陵越谷。逼近他的營寨。這時張承廕的營陣在西。大貝勒的兵馬在東。忽然西風驟起。張承廕大喜。以爲得天助。忙令軍士槍砲齊鳴。當時火光四濺。烟霧彌天。喊殺之聲。震撼山谷。滿洲兵見明兵施放火器。騎兵只得約後。隱蔽林間。步兵皆伏身前進。於烟火下。爬行上山。逼其壕壘。明兵因有烟霧障蔽。觀看不清。一力向遠處射擊。不意突然之間。風頭轉向。反倒由東向西颳去。這一來。明兵火器。煙皆反吹。至爲狼狽。滿洲兵乘此機會。齊起掩擊。當時奪過戰壕。箭射刀斫。明兵大敗。三處營陣。便如瓦解冰消一般。全行潰滅。死者相枕籍。幸而得生者。已不成軍。落荒而走。總兵張承廕。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皆戰死。大貝勒等將領。率得勝之兵。追擊四十餘里而還。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計數。是役也。明方將領。無一生還。兵卒死者。定有相當大數。至於滿洲方面。據舊紀。謂止死二人。恐怕有誤。這樣的惡戰。決其不能僅死二人。或者以體格及技術上之關係。死者少傷者衆。亦未可知。話說大貝勒一戰之下。奏此全功。依然還至邊界駐營。當即遣人飛馬報知太

祖。一面集合各旗將領。查點陣亡受傷人數。自貝勒大臣以下。至於軍士。依其功之大小。傷之輕重。分別錄冊紀功。次日還軍謝里甸。遂與太祖合兵一處。凱旋都城。朝野慶賀。舉國歡騰。遂將撫順降民。編爲一千戶。所有私財奴僕。依然歸其自有。另外給予田廬、牛馬、衣糧等物。設官以管理之。沒多日。太祖命以第七子阿巴太之女。下嫁李永芳。授爲總兵官。卽令統轄降衆。時稱之爲撫順額駙。由此一點。我們便可以看出太祖的極大抱負了。自十三副遺甲。血戰三十年。爲的是什麼。頭一件固然爲的是救活自己的民族。同時對於明朝的人民。一樣也是要救。我們翻一翻歷史。從古以來。有這樣恩待降民的嗎。他真是想建王業的。所以後來遼東各地。箚飼壺漿。人人想當他的子民。

話說太祖自起兵以來。向卽避免與明衝突。完全以統一本國爲職志。但是這種統一工作。當然爲明廷所不喜。種種妨碍破壞。不一而足。太祖只是隱忍。不與深較。現在自度兵力堪可與明一戰。這就以七大恨告天證明。首次出兵。卽攻克了撫順城。李永芳投降。張承廕以下各將領戰歿。消息傳入北京。明廷大震。於是議論盈廷。對於遼東之事。自然要有一番作爲。無奈他們的軍事。腐敗已極。他們的政治和財政。一樣也是捉襟見肘。在短促的時日內。決其不能集合有力的軍隊。更支不出鉅額的軍餉。這種情形已被太祖所揣知。所以依然進行他的軍事。頭一件是恢復撫安以下各堡的失地。這是上次被張承廕強索了去的。如今乘得勝餘威。自然要收復六堡。以擴農田。其次便是明邊各城。亦必

以次攻下。毀其要塞。以開拓深入遼東之道路。這種計劃。太祖籌之已熟。是年夏五月。太祖自率大軍。進了明邊。不消一日。遂攻克撫安堡。連克花豹衝。三岔。於大小堡壘凡十處。皆爲攻下。次日派人招服崔三屯堡。其附近有四堡不降。臨之以兵遂下。是日太祖駐營於三岔堡。分遣將士。安輯各地居民。所有明兵積粟。武器等。全行搬入都城。上回連禾稼帶土地。舉以歸之明人。這次依然原樣挈了回來。並且除了六堡以外。又添了許多地方。加了不少積粟。利息可謂不小矣。欲取先予。欲擒先縱。太祖於兵機。可謂神化矣。然而若言行政。則處處以公心。奉天意。無使人民有所失也。至秋七月。太祖復統大兵入鴉鶻關。進圍清河城。此處乃遼東要道。指顧之間。可至瀋陽。明廷向以重兵把守。其守城副將鄒儲賢。乃是老行伍。曉暢軍事。明於戰守。故使鎮守此城。自從太祖攻克了撫順城。他便曉夜抵備。把座清河城裝備得真不亞金城湯池一般。城外掘了一道深壕。壕底樹以木椿。銳其上。便如利刺一般。人馬不能越過。城上有砲手千餘人。烏槍火砲。密密層層。把住了女牆。看那樣子。禽鳥好象也不敢飛過。砲手以後。約有兵士萬餘人。各執強弓勁弩。以備敵兵近城時。向下疾射。其餘防守工具。應有盡有。佈置的異常完備。但是他守禦得雖然這樣堅固。攻城者却是視同無物。話說太祖率兵來到清河城下。遂令駐營。集合諸貝勒大臣商議曰。鄒儲賢。守禦得法。若徒糜時日。我軍損失必多。惟今之計。只有一舉破之。先由四面。填其壕塹數處。使我雲梯得過。冒死攻之。如

有一面得手。其城可破。彼之火器。利於射遠。而不利搏戰。我軍既迫其城。自無所施其技矣。衆以爲然。遂卽移動大軍。將清河城四面包圍。就地掘土。每人一掬。裝入袋內。霎時之間。土袋如山積。於是敢死軍墜者在前。雲梯兵在後。一聲令下。螺聲四起。環而突進。每一面填墜數處。雲梯兵卽踏之而過。這時城上火器齊燃。鉛丸如驟雨般飛來。受傷及殞命者。當然爲數不少。但是那時火器。全係前膛。由裝藥下子。以至燃放時。中間需要相當時間。敏捷的士卒。大足以利用它的間隙。迫至城下。所以城上火器。雖然猛烈。在他們聞歇着裝入藥彈的時候。滿洲兵業已迫至城下。百數十架雲梯。早於砲火之下。一齊樹起。前面已然說過了。這雲梯厲害非常。除了沒有機會樹起。如果有一把。它的滑車滾上城壁。這座城就算攻陷了。因爲雲梯兵。技能敏速異常。膽大無比。自有一架雲梯。不至摧毀。晃蕩的挺起身來。他們就好比肋生雙翅。不待展眼。便已登城。何況是百數十架。由城的四面。一齊樹起。這時明兵已自慌了手脚。只得止往火器。忙用弓矢、以及滾木雷石之類。向下拋砸。太祖的大兵。也以強弓勁弩。向上還射。並以攬牌輜車。掩護雲梯。奮力仰攻。真是前仆後繼。先登的將士。早在城堞之上。演開了白兵戰。當下明兵大亂。再不能防備城下。於是雲梯兵畢登。一陣斫殺。明兵墜城而死者。不計其數。其餘有逃有死。一萬餘人。幾同全滅。副將鄒儲賢戰死。城上盡易八旗旗幟。不見明兵隻影。太祖因傳令。仍令大軍駐於城外。出榜安民。除官有及軍需外。秋毫無犯。歇兵一日。

論功行賞。次日命將往取一堵牆、饑場二城。探馬回報。二城官民。早於昨日遁逃一空。太祖見說。遂率大軍。逕趨遼東。耀兵二日而還。命毀一堵牆饑場二城。盡遷其輜重糧穀。凱旋京城。最可怪的。明邊將領。不一其人。兵數武器。絕不爲少。當戰於撫順。戰於清河。他們不來赴援。反於邊境殺戮無抵抗之農民。以及婦人孺子。這真不解是何用心。卽如太祖攻取清河之日。明副將賀世賢。率兵五千。出靉陽。掩襲新棟鄂寨。這里並無駐兵。無非是些農民。在此開墾。一見明兵到來。腿快的全行逃去。只有老病七人。及婦人稚子百餘。未及逃走。被賀世賢一刀一箇。全行殺了。耀武揚威的而去。大約這又是他一件大功。還有一起是明總兵李如柏。乘夜掩至嘉穆瑚。殺農夫七十人而去。先是太祖以渾河界藩河合流地之嘉穆瑚地方。秋禾已成。因命納璘。音德二人。率四百農夫往刈穫之。瀕行諭令二人曰。汝等至彼。晝則督農夫刈穫。夜則宿於山谷險隘處。或南或北。或則東西。日易其地。因此地有受敵之虞。必須謹慎抵防。方保無事。二人去後。竟違命不易宿所。因此數被明偵卒所窺。明總兵李如柏。以爲可乘。遂夜襲之。納璘等狼狽遁歸。太祖因籍二人家產。又以偵者葉古德。敵至不覺。一樣治罪。有此二事。太祖遂大怒。因發兵往征撫順城北之會安堡。俘三百人。命戮之撫順關。留一人馘其兩耳。付以書。使歸告明邊將曰。爾若不以我爲是。欲攻伐。可訂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前來決一戰。否則必以我爲是。輸金幣以圖息事焉。爾亦國也。乃苟且盜襲。殺我農夫婦稚。汝殺我百。

我亦殺汝千。爾能於城中耕種乎。明邊將得書。無可如何。是年冬十月。東海呼爾哈部長等來歸。先是招服使犬部諸路。太祖厚賚之。給與田宅、牛馬、人役。無妻者。且爲擇配。至是呼爾哈路長納喀達。率百戶來歸。太祖遣二百人迎之。御殿受朝。設筵款待。諭令挈家口願留者爲一行。未帶家口願歸者爲一行。分別聚立。這是什麼意思呢。不但當時遠來的部民不知所謂。便是在當日陪宴的好多文官武將。也不知是何用意。不一時。太祖的旨意下來了。命把願留的八人。每人各賜男女僕從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頭。錦裘蟒服。並四時之衣。田廬器用諸物。無不備具。儼然都成了貴家。真是比住老娘家舒服的多了。這些受賞的部民。自然更是出於意外。一個個無不歡欣鼓舞。叩謝不迭。至於那些沒帶家口願意歸還鄉土的。萬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恩賞。當下便有多人。請求願留。太祖慰之曰。爾等在本部皆有家口。可以趕快搬來。我國有無窮之富。爾等如能率先來歸。一樣皆有重賚。這些部衆見說。紛紛回到本部。往搬家口。並且很懇切的向他們隣里鄉黨說。我們快去歸附老汗王吧。他們的大兵。也不殺我們。也不沒收我們的財產。反倒額外給我們好多東西。他是想收我們作羽翼。圖舉大事的。我們若是遲疑不去。豈不是自誤前程。這樣的懷柔。真比軍隊的效力大的多。果然邊遠地方。前來歸附者。日不暇給。這且不提。却說太祖自以七大恨與明開戰以來。僅不過一年光景。攻克撫順。降李永芳。陣斬張承廕。收復以前失地。進而攻清河。所有明邊各地。多半皆與相當打擊。惟目下葉赫國中。

尙有明兵。而且又有開原總兵馬林與。之遙爲呼應。這是使太祖極其不快的事。所以天命四年正月。乘冰堅地凍。太祖便自率大兵。親征葉赫。此舉並非想滅葉赫。無非示明以決心。挑明兵出戰而已。太祖未行之前。先命大貝勒代善。率頭大將十六人。兵卒五千。往守扎喀關。以防明兵。太祖遂親統大兵。深入葉赫。一路克城寨二十餘所。距葉赫城僅十里。俘獲甚多。葉赫主錦台什等。不敢拒戰。乞援於馬林。這時太祖業已班師。馬林等從後趕來。太祖駐營待之。馬林懼野戰失利。不敢再前。太祖遂全師而還。是年二月。命築界藩城。這界藩是個極其緊要所在。一名界凡。地近渾河。位於薩爾滸山之對面。由今日看來。固然是座古戰場。可是在當日。却是滿洲西邊的一個要塞。薩爾滸戰後。又會以此地爲新都。貝勒大臣的宅第。多在此處。考古家果能實行踏查。正不知要發見什麼樣的史蹟呢。在當日既是這樣重要。所以太祖不能忽視此地。在去年已然派人起工修造了。因天寒暫行停止。現在又派夫役一萬五千人。運石興築。另以騎兵四百。以防護之。起工還不到一月。明廷已命楊鎬經略遼東。起用了不少的知兵大員。委任了不少的謀臣勇將。集全國之精銳。盡所有之人才。冀一舉覆滅滿洲。不使復有札足之地。但是太祖以天命三年。取撫順。降李永芳。斬張承廕。破清河城。其事非小。決離隱諱。爲什麼明廷直到一年之後。纔得命將出師？這裡面原因很多。由來論事者。都把此節忽略了。論理遼之東西。全在明廷掌握。各處關隘。皆有重兵。爲什麼遲之一年之久。而兵不集。費了一

年多的工夫。纔把軍事布置就緒。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遼東有這些兵將。就不堪一戰嗎。真的、薩爾滸之戰。明兵全是由各省調來的。東南閩浙。西南四川。都調來不少的大兵。至於遼東原來的駐兵。據說不下十萬左右。但是腐敗已極。領餉的時候。倒是一個不短。一遇有事日子。便都逃之夭夭。即如此次楊鎬的部下。有一位劉綎將軍。他在四川、作過總兵。稱得起是萬人敵。日本文祿年間。豐臣秀吉征朝鮮。明廷會派他往援。打過不少的勝仗。這次明廷所以派他爲遼陽總兵。參加薩爾滸戰役。就因爲他明白遼東的事。而且他有功於朝鮮。並可以請求朝鮮出兵。誰知他到任以後。檢閱遼東將士。真是笑話重重。沒一個能任弓馬的。不是跌下馬來。便是把兵器掉在地下。祭纛的時候。連用三刀。竟殺不死一頭牛。他一看這宗情形。不是白送禮嗎。沒法子。他只得奏請明廷。說遼東兵怎樣不可用。如欲打退敵人。保全遼東。非由四川徵調他的舊部不可。明廷只得允如所請。同時李如柏。杜松等。也都是能征慣戰的宿將。無不建議明廷。主張另徵勁旅。以此之故。費了一年光陰。才把大兵由各省調齊。調兵遣將。既然這樣費手。籌運餉械。自然也很艱難。因爲明季政治。已入黑暗之途。最富的是宦臣。其次士大夫階級。也都好貨成風。朱舜水先生的陽九述略。已然說的很明白了。只仗疲困已極的老百姓。要平添極大的軍費。他們的結果。實在可怕的很哩。反觀新興的滿洲。不用說十數年前。單就最近三年而論。兵有六萬。而且一個頂一個。決無廢物。並且有事則出征。無事則屯田。兵器軍裝。

馬匹、弓矢。皆爲自有。不必國家代爲置備。在軍費方面。當然支出很少。糧食呢。早已有了充分的積蓄。用不着怎樣籌備。再說八旗兵制。在當時不亞是個大家族。上下痛痒相關。毫無隱蔽。到了最後關頭。人自爲戰。有時不待長官指揮。人人皆有冒死赴戰的勇氣。這一點決非明兵所能企及矣。閑言不表。却說太祖自以七大恨誓師證明以來。准知明廷必有一日大舉來犯。但是他們究竟能出若干大兵。在太祖固然沒法逆料的。不過在不久的將來。必有一大決戰。那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才命令兵夫趕速興築界藩城。以作西方屏障。不想興工將及一月。軍事諜報員。已有密息到來。說明廷已特命楊鎬爲遼東經略。統領四十萬大兵。分四路殺奔興京。請即定奪。這四十萬大兵。在當時固然有此一說。僅不過號稱而已。原來兵不厭詐。兵數多寡。實際上必不能使敵預知。非當真交綏。見了勝敗。誰也不知誰有多大兵力。不過有時一方面欲使敵人恐怖。故意宣傳兵多。如同魏武伐吳。戰於赤壁之兵。未必便有八十三萬。可是他却號稱一百萬。同時周瑜戰勝了魏武。所燒殺的也未必便有八十三萬。但是他爲誇耀戰功。便說八十三萬全潰滅了。要知戰爭之事。與時地極有關係。時代不許。地形不能收容。經濟能力亦未達到。欲使數十萬或百萬以上的大兵。齊赴戰場。那決其是不能的事。薩爾滸山戰役。爲明末清初一大戰爭。亦明清兩代成敗興亡之所繫。但是那時雙方究竟有多大兵力呢。據當日宣傳文字則謂明兵有四十餘萬。滿洲兵則爲數極少。恐怕不是實情。我們由真正可靠的資料來檢討。雙方所

出兵力。皆可以謂之爲傾國之師。太祖之兵。共爲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則爲六萬之數。明廷之兵大約有一十萬左右。但是除了遼東舊有軍隊之腐敗不堪用者九萬餘。其由各省新集之精銳。僅不過十萬左右。此十萬之衆。若由後世所謂大戰看來。固然不算鉅數。但是由當時明廷的財政看來。能出此十萬大兵。已是十分拮据了。不然的話。也不能遲之一年以後。始克集事。茲將明兵配置及其進路。分誌於下。

主將。遼東經略楊鎬。駐營瀋陽。以爲全軍總指揮。

左翼中路。以杜松爲主帥。王宣、趙夢麟副之。張銓爲監軍。督大兵三萬餘。由渾河出撫順關。以趨蘇子河之谷地。

右翼中路。以李如柏爲主帥。賀世賢副之。閻鳴泰監軍。督兵二萬五千。沿太子河出清河城。自鴉鶻關。以衝興京老城。

左翼北路。以馬林爲主帥。麻岩副之。潘宗顏監軍。督兵二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以趨蘇子河流域。

右翼南路。以劉綎爲主帥。康應乾監軍。督兵二萬。合朝鮮兵。由寬甸口出佟家江流域。以趨興京老城之南方。

以上明兵。共分四路。皆以興京爲目的。取了一個四面包圍式。他們的計畫。是使太祖首尾不能相顧。一擊之下。可以直取興京。使無再舉之力。並且極端守着秘密。那路兵多。那路兵少。那路是主力。那路是偏師。除了在瀋陽發號施令的楊鎬。以及各路將領。別人是無從知曉的。他們只不過揚言以四十萬大兵攻圍興京。由四下里進兵。這爲是分離太祖的兵力。使無一處得手。本來太祖的兵。根本便少着一倍。再要分兵拒敵各路的敵兵。形勢未免太不利了。無奈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明將雖多。大抵勇有餘而智不足。所以喪了自己性命不算。還犧牲了十數萬大兵。至若太祖。在最初、便已料得敵兵孰爲主力。及至交戰。上自貝勒大臣。下逮士卒夫役。又無不力戰破敵。是以形勢雖極不利。而一戰克成大功。轉弱爲強。此戰陣之事。所以貴謀、貴勇、貴決也。却說明經略楊鎬。將大兵進攻次第。分撥既定。遂使人致書於太祖。約定師期。謂三月十五日。乘月明起四十萬大兵。決一死戰。他這分明是詐語。因爲現在是二月下旬。離三月十五。還有半個多月。再說這致書人。以二月二十四日到興京。二十九日。杜松等所率中路大兵。已然列炬。沿着渾河出了撫順關。如果太祖輕信楊鎬之言。以爲三月十五日。才有兵來。毫無預備。那不是完全被人愚弄了。楊鎬雖有心愚哄太祖。但是太祖用兵多年。什麼不明白。尤其是爭戰的事情。決其不會有一絲疏忽的。自從偵得了楊鎬經略遼東的消息。便在國境上。佈置了許多偵卒。以及諜報員之類。無論什麼消息。均能很迅速的報告前來。

卽如杜松的大兵。在二十九日出了撫順關。可是三月一日辰刻。西路偵卒。已然把這消息報到興京了。南路的偵卒。報告更快。他們說在二十九日未刻。明兵已由寬甸口侵入新棟鄂路。是月小建。南來消息。差不多快着一日。假使我們適當其衝。忽然諜報紛傳。敵人以重大的兵力。由四路來進攻。我們應當怎樣應付呢。這真是成敗興亡之所繫。最難負的一個大責任了。可是我們的太祖高皇帝。身當這樣大敵。却一點驚懼也沒有。把四路攻來的大兵。就如掌上觀紋一般。判斷的非常清楚。應付得非常得當。明決果斷。料敵如神。這是後人所當師法的地方。當西路南路的諜報。相繼到來的時候。諸貝勒大臣。卽時相偕入內陳奏。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南路駐防之兵。不滿千人。然卽此足以拒之。明所以使我先見南路之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來者。必爲重兵。急宜拒戰。如破此路。則他路兵不足患矣。言畢。卽於辰刻親率八旗六萬之衆。鼓行而西。城中只以少數老兵及婦孺防守。兵旣起行。命大貝勒代善以爲前部。督兵先行。這時又有偵卒報說。清河路上。又來一路明兵。大貝勒曰。清河地界。道途逼仄崎嶇。敵兵未能驟至。我兵惟有先往撫順。以逆敵兵。太祖曰。話雖如此。亦不可不慎。此路宜作疑兵。以爲牽制。遂留兵少許。俾於山僻谷地。假設營壘。樹起旗纛。遠遠望之。不知有多少兵馬。所有勁旅。遂過扎喀關。與大臣扈爾漢等。集兵以待上至。時四貝勒以家有祀事。祭畢。始策馬趕來。因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現有我築城夫役萬餘人。彼處雖險峻。倘明之將

帥。不惜其士卒。奮力攻之。則我國夫役必遭陷沒。爲之奈何。今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以爲是。遂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等持重。欲駐兵僻地。以待明兵。四貝勒奮然曰。今日之戰。志在決死。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且以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使其并力以戰。何故反令駐隱僻地耶。大臣額亦都亦以四貝勒之言爲然。於是督兵逕赴界藩。却說明將杜松。以二月二十九日。出了撫順關。一日之間。行了七八十里。以三月朔日。馳至薩爾濟山岡上。也許是爲急於成功。也許是爲顯他的身手。把行軍的忌諱。全行忽略了。固然杜松是位有名的上將。身上刀瘢。不知有了多少。並且膽大氣粗。膂力過人。在中朝是數一數二的戰將。眼目之中。向來沒有餘子。太祖究竟是怎樣一位英雄。他也好象沒瞧起。在他想着。他不出馬則已。一行出馬。衛霍之功。當然是屬他了。所以他一日之間。率領三萬多大兵。跑了七八十里。僅僅剛在薩爾濟山岡上。結下營寨。忽然聽說對在岸約五六里東北地方。有山名曰界藩。那里現有滿洲一萬五六千夫役。正在築城。他好象沒有明天了。當下他由大營之中。分出一萬多人。大聲呼曰。跟老子去取這座界藩山。雖然有好多人不以爲然。但是他是主將。只得由他。只見他脫得赤條精光。一馬當先。撲通一聲。跳入渾河。涉水而渡。衆軍見主帥尙且這樣奮勇。沒法子也都涉水渡過渾河。弄得一個個如雨淋鷄一樣。被服器具皆被水濕。又趕上天降細雨。氣候轉寒。還沒交戰。便弄得怨聲載道。但是杜松也有主張。得了此地。與

薩爾濟以爲犄角。豈不更好。還有一個使他急於圖功的原因。如同南路主帥劉綎。右翼中路主帥李如柏。皆爲一時名將。足以爭奪他的功勞。萬一使他人着了先鞭。於他的名望便有傷了。其中尤以劉綎。是他一個絕對的競爭者。以此之故。他便惟日不給的冀奏膚功。方到薩爾濟。還不會立妥營寨。便又分兵去取界藩城。他這些舉動。全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好象十挈九穩的。必定成功。那里知道。明兵全體。已不出太祖所料。早有應付之方。何況杜松這一路呢。這時界藩山上。防護築城夫役的四百軍士。已遠遠望見明兵漫山遍野。齊向界藩攻擊了來。但是在地理上。明兵却不及滿兵熟悉。他們一面招呼夫役。聚保吉林崖。一面繞出谷口。由明兵後方。掩擊了一陣。殺死百餘人。明兵突遭意外。已有些膽怯。杜松一見大怒。即率本部親兵。由前方轉到後方來拒敵。却不見一個人影。那四百軍士。早由僻路奔上吉林崖。與夫役合在一處。據高臨下。把杜松一陣好罵。氣得杜松哇呀呀叫說。你這羣不知死的鬼頭。待老子搶上山來。一個不留。說話間。他一馬當先。左有王宣。右有趙夢麟。指揮大兵。奮力向上攻打。其勢甚猛。並由薩爾濟大營。調來許多火器助攻。此時大貝勒四貝勒。已率八旗全軍馳至。當與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大將商議曰。吉林崖上。僅有兵四百。須急遣千人助之。俟大兵掩擊。即馳下來攻。現在杜松之兵。一半在薩爾濟。一半在界藩。我兵亦當二分。以右翼四旗兵。攻界藩。以左翼四旗兵。攻薩爾濟。四旗各當一路。庶乎可以各奮其力。衆以爲然。遂遣千人

由別徑赴吉林崖助戰。議方定。太祖駕至。問破敵之策。具以前議告。太祖曰。日暮矣。且從汝等。惟界藩山下。無須四旗之兵。宜抽二旗。以益左翼。合六旗之兵。先破薩爾濟之明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翼二旗兵。遙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則并力一戰。分撥既定。太祖遂率六旗之兵。約四萬五千之衆。直趨薩爾濟山之明兵大營。太祖此等戰略。真是微妙已極。在當時明軍諸將帥。決其是料不到的。不過我們在三百年後。由史書上。慢慢研究。纔恍然此法。是有所本的。當初戰國時代。孫子教齊王賽馬之法曰。以我下駟。對彼上駟。以我中駟。對彼下駟。以我上駟。對彼中駟。准保兩勝一輸。太祖此次戰略。完全與此法暗合。於此可見太祖不是熟讀兵書。善於運用。定是天縱之聖。才略非凡。決非碌碌之輩。所能企及的。據諸家研究。那時明兵有十萬。其餘數目。恐怕都不實在。而太祖的八旗兵。僅不過六萬。明兵分四路。每路多者三萬餘。少者亦有一萬五千或二萬之數。四路之中。以杜松兵最多。將最勇。次則劉綎李如柏等。皆非等閑之輩。太祖如分兵拒戰。不第兵數不敷分配。而勝敗亦不可預期。於是乃活用孫子賽馬之法。先操兩個勝算。一路破。他處便皆聞風喪膽。不足畏矣。杜松一路。在明軍中固不失爲上駟。而太祖以六旗五萬四千之衆當之。已失其上駟之資格矣。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七回

殲蜀兵劉省吾授首

滅葉赫錦台什焚臺

古語說。兵凶戰危。戰陣之事。絕對是不許輕談的。如果自恃勇力。或以名望過人。目無餘子。一定是驕矜自滿。任性妄爲。一遇勁敵。未有不失敗者。杜松在四路之中。責任最重。希望最多。人人皆以爲他必成功。他自己也抱着滅此朝食野望。無奈他太貪功了。却不想正遇着一位最能軍的太祖。鴻猷廟算。早已把他玩於股掌之間。用疾雷不及掩耳的迅速舉動。先以全力對付他這一路。不用說他已分兵去打界藩。就讓他全數結營於薩爾滸。太祖的六旗之衆。尙且比他多至萬餘。若在分兵以後。則差不多二與一之比。儼然上駟之於下駟矣。宜乎一擊之下。全軍覆滅也。明兵各路之中。不失爲中上駟者甚多。尤以劉綎一路。最爲駭人。兵皆蜀人。剽悍無比。所使兵器。銛利異常。加以有朝鮮二萬人爲之助勢。聲威之大。可以想見。只以杜松一路覆亡。劉綎一路亦遂如下駟之慘敗。然則太祖用兵之巧妙。應付之得方。吾人除感佩以外。無詞可贊矣。話說明兵之在薩爾滸山者。見太祖揮兵殺上山來。疾忙出營列陣。又以主帥杜松不在營中。除了監軍張銓。其餘皆是偏裨末將。他們唯一護符。全仗

火器。當時。槍砲齊鳴。聲震山谷。砲彈鉛丸。雨點般自山上飛下來。不知滿洲兵對於槍砲。久有經驗。人人皆能自覓掩護。節節上攻。不移時前鋒兵業已迫近營壘。一聲吶喊。突過壕戰。弓矢在前。刀矛在後。一齊殺入大營。明兵大亂。火器也不能使用了。自然就展開了短兵相接。若論到野戰這一層。自來明兵不敵滿洲兵的。我們只看熊廷弼的奏疏。已然明白無隱的說『我兵五足當敵兵一』。就是明兵五人。纔足當滿兵一人的意思。這樣看來。滿洲兵一萬。便能抵明兵五萬。何況薩爾滸大營中的明兵。實際上僅不過二萬多人。反觀太祖對於此路所配兵士。却有四萬五千之衆。那無疑的明兵必至全軍盡沒了。實錄所謂『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說現在的話。就是不到一個鐘頭。把薩爾滸的明兵。全行解決了。這時所遣赴援吉林崖的一千軍士。也早到了山上。向守兵說。陛下和諸位貝勒大臣已然率領大兵全來到了。這時想已破了薩爾滸的明兵。大貝勒命我們來援助你們。山下已撥出二旗精兵。預備渡河夾擊明兵。我們就可奮勇馳下。大兵必來接應。那四百軍士和築城夫役一萬五千見說無不歡躍。當時喊殺衝下。杜松正自督催他的部下。覓路上山。以爲這羣死在眼前的毛賊。兀自辱罵老子。等我到得山上。就象甕裡捉鱉。一個也跑不了。不想他正自發揮他的武威。揚揚得意之時。忽見山頂上。突然樹起一座大森。他便有些疑心。他是勇將。自然沒有什麼懼怕。只是他不明白這大森是怎樣上去的。忽然又聽螺聲響了。他更是一怔。就在此時。山上馬步。以及夫役人等。就如地裂

山崩。由上面一齊衝了下來。他是慣於戰陣的人。固然滿不在乎。無奈他的部下。早已立不住腳根。紛紛倒退。這要在精細的大將。一定會知道其中必有原故。不然的話。方才還在山上固守。這時爲什麼竟敢衝了下來。即便軍士們敢於死鬪。難道夫役也有這樣的決心麼。一定是來了什麼救援。此時不但防備前方。尤須注意後路。誰知杜松這位將軍。他太狂傲了。他簡直不信對方能有人會用兵的。反正他是來捉人殺人。而並不是來打仗。光憑他的威名。便可以把敵人嚇得走不脫。多慮的事。一點也用不着。他這樣狂傲。所以一見山上有人衝下。兀自掄着大刀。騎着大馬。跑去跑來的說。不許跑了一個。他們這是想逃跑的。誰知道人家更不跑。真不亞下山的餓虎般。當真的斫殺起來。他這才有些驚駭。只得一馬當先。掄起大刀來抵禦。兩軍殺得正酣。不意後方的明兵。忽然發出一陣很不幸的悲喊。原來是大貝勒四貝勒。以及額亦都揚古利諸大將。率領右翼二旗兵。渡過渾河。自界藩山下殺奔前來。此時杜松指揮兵將。正在山之半腰。與築城兵士夫役交戰。忽見山後方殺來一支人馬。一上一下。把明軍夾在當中。到了此時。他真駭怕了。並且也後悔了。萬沒想到敵人竟會有這樣的手段。完了。一世英名。恐怕要付與流水。此時他還想退歸薩爾濟的大營。但是兩地相隔。只不過四五里路。大約這里既然來了滿洲兵。薩爾濟那邊恐怕也不保了。正自這樣想着。果然聽見砲聲隆隆。槍聲驟起。遠遠望見薩爾濟山上。煙塵彌天。殺喊震耳。便如雨腳似的順風吹來。已知薩爾濟同時也正在鏖戰。

他益發恐慌了。界藩得失。還沒緊要。如果薩爾濟大營一失。那就算全軍覆沒了。想到這裏。他不敢再那樣狂傲。捉人殺人了。三十六着。還以走保大營爲對。他想的雖然很對。無奈太晚了。這時大貝勒等。指揮士卒。上下夾擊。明兵死者無算。杜松一心想去救大營。已自無心戀戰。只聽他在馬上。向王宣趙夢麟喊着說。我們不可只在此地鏖殺了。應當趕緊去救大營。死也要衝出去。在一小時以前。他們還在攻人家。不想一轉移間。反主爲客。他們却被圍在垓心。又加以地理生疏。山路崎嶇。吉林崖下。便是渾河。他們除了肋生雙翅。若說用人馬兵器的力量。想要闖出。那是萬難。據太祖實錄記此戰說『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以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於陣。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焉。』雖不免少有誇張。但是杜松以下。所有將士。全行陣亡。這是實在的。可見用兵之道。忠勇雖爲前提。最要緊的。還在戰略。杜松號萬人敵。不是不能戰。就因爲太祖的戰略。比他高着數籌。接戰時。士卒無不效命。所以明軍的第一路。不出一日。便與以全滅的打擊。這不但在瀋陽指揮全軍的經略楊鎬所不及料。也是身當第一路的杜松。所沒想到的。他滿想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結果適得其反。這就皆因他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的原故。三位主將已死。明兵之幸生的。因無人指揮。自然全無鬥志。滿洲兵追奔逐北。直到二十里以外之碩欽山下。因爲天已昏黑。方才止住。以上這一戰。是三月初一日的事。是日甲申。次日乙酉。明總兵馬

林。率領大兵。結營於尙間崖。濬壕溝嚴斥堠。鳴金鼓。壁壘甚堅。他這一路是由開原發來的。在明軍中。謂之左翼北路。因爲他自開原行至尙間崖。也是甲申日的夜間。所以只得駐營。專待杜松的消息。如果杜松的中路得手。他便拔營直衝興京老城。不想一夜之中。也沒見杜松的消息。他便有些疑心。知道杜松的中路。必不得手。果然將到天明。已然聽說杜松全軍覆沒。他不敢逗留。只得命令拔寨後退。但是太祖的偵卒。早已乘夜把馬林駐兵尙間崖的消息。飛馬馳告大貝勒了。所以初二日黎明。大貝勒代善。便率三百騎。疾馳至於尙間崖下。這時馬林方在拔營。一見大貝勒率兵馳至。他不敢再動。恐怕大貝勒從後面掩擊。依然把大營扎住。營外佈了三道戰壕。使習火器者。列於壕外。又命潘宗顏一軍。扎營於三里外之斐芬山。以作犄角。大貝勒見狀。忙派人馳告太祖。這時太祖的六旗兵。已然完全把薩爾滸的明兵解決了。追奔逐北。至於斡琿鄂謨之野。正遇杜松的後路。有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等。統兵不滿萬人。在此以爲接應。原來他們還不知杜松全軍覆滅的消息。如果知道了的話。就不能孤軍在此駐營。直到初二日黎明。方才看見由薩爾滸逃來的敗兵。隨後太祖提得勝之兵。也已趕到。真不亞摧枯拉朽一般。交綏之下。龔李二將。全行陣沒。明兵除戰死者外。大都拋棄了軍中用具。四散潰逃。太祖於大勝之後。又得一小勝。方在勒馬高岡。四望戰場之際。這時大貝勒的報馬已到。說尙間崖一帶。現有明總兵馬林等。在彼駐營。太祖見說。卽留諭於四貝勒。命統大軍繼後。遂率侍從

四五人先行。日中。已然到了尙間崖。此時大貝勒所統左翼二旗兵。已然到齊。太祖卽命先據山巔。以便向下搏擊。但是大軍還不及登山。馬林營內之兵。已與壕外之兵合在一處。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因命大貝勒往諭。時左翼二旗兵。下馬者僅不過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方掩至。大貝勒一見。大聲因向太祖說。敵兵已進矣。卽怒馬迎戰。直入敵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遂各賈勇奮進。兩軍當卽殺在一團。這時四貝勒所率六旗兵。也前後趕至。因爲不及佈陣。更沒有傳令的工夫。大家人自爲戰。一齊突入陣中。這陣斫殺。比薩爾濟戰。尤形激烈。結果明兵不能支。虧輸大敗。副將麻岩以下。大小將士。陣沒者甚多。總兵馬林。僅以身免。至於斐芬山上潘宗顏一軍。更不能支。一樣陷沒了。這一路是明軍北路。本來約會了葉赫兵二萬。前來助戰的。這日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率兵方至開原中固城。聽說明兵已敗。他們不敢進前。卽日率兵驚遁。由三月初一日出兵抵禦以來。至初二日中午。僅不過一日半的工夫。連破明軍兩路大兵。這雖然由於太祖以下君臣主僕。勇於赴敵之所致。而最大原因。仍在戰略之克制機先。使敵無所措其手。所謂克制機先者。反客爲主之謂。當二月二十九日。四路告急之時。明兵十餘萬。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由四下里取攻圍之勢。此時太祖僅有兵六萬。分拒則不足。坐守都城。爲背城之戰。尤爲危險。是在人爲主。我爲客。無論如何。形勢均極不利。但是誰也想不到太祖置其他三路於不顧。先以全力對

付杜松。並且變守爲攻。以極短的時日。收極大的效力。杜松既破。遂以得勝之兵。轉而以當他路。其勢益疾。其兵甚整。而其氣亦益壯。足使敵人聞之喪膽。故向之明兵。足稱上駟中駟者。至是全爲下駟。是以西路北路。幾於隻輪不反。而清河一路。遂不費一矢。全行驚退。只有南路劉綎一軍。依然節節前進。自投死路。這是因爲路遠。消息難於速達之故。原來杜松、馬林兩路覆沒的消息。在三日的早晨。才達到了瀋陽。總指揮經略楊鎬。聽了此息。驚得他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他不解爲什麼在一兩日之間。兩路大兵。六七萬人。就全陷沒了。滿洲兵究竟是怎樣出來的。我明明寫信與他們約定三月十五日會戰。怎麼他們不等到日子。就出師呢。雖然我那書信是假定的日子。但是他們也不能猜得這樣透呵。這一定是有人泄漏了師期。着他們有了防備。直到如今。他還昏着。真是天朝的人。腦筋特別。總以爲編在夷字號的人類。是容易欺騙的。如果不會欺騙着。便疑惑有什麼漢奸走漏消息。他絕不想人家原有極嚴密的組織。單說諜報一層。那時太祖的部下。確乎比明人敏速的多。不然的話。他說十五日會師。便等他十五日。國境上一個人也沒有。那還了得。不過照楊鎬這一類的人。總以爲這裡頭是有毛病的。當下他無可爲計。蹙蹙脚。連說完了完了。旁邊一位幕客說。大帥不必如此。大小也得拿個主意。楊鎬見說。嘆道。人都說遼事難辦。果然是難。如今國家費了一年多的經營。湊齊了各省的精銳。不想一旦之間。兩路中堅。全喪失了。這不能戰了。趕緊把李如柏。劉綎的

兩路調回吧。省得深入重地。一樣也得喪失。當下他傳檄李如柏劉省吾。（省吾劉綎字）命他們趕緊撤回。清河路上的李如柏。道路較近。根本他也沒進軍。因爲他見山谷之中。竈煙四起。旌旗蔽空。知有重兵把守。只得扎下營壘。專待杜松得手。並力向前殺去。不想杜松一向沒有消息。如今却由瀋陽飛來總帥的命令。教他立刻退師。以保遼東。他這才知道杜松馬林兩路。全行覆沒。他孤軍無倚。只得遵令撤退。因此清河一路。倒落個全師而返。惟有劉綎。道路比較遙遠。再說他是當時有名上將。在緬甸、雲貴、四川、朝鮮。都顯過大名。以現在四路主將而論。除了杜松。就得讓他。據明史說。綎於諸將中。最爲驍勇。所使鑕鐵刀。重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號稱劉大刀。他還有一位養子。名叫劉招孫。和他一般驍勇。至於他的部下。全爲四川人。也是他親手訓練的銳卒。他的本身。既有絕人之力。而羽翼又是這樣精強。同時又有朝鮮兵二萬爲助。他勇於奏功。不讓杜松的心事。可以想見了。

却說太祖連破杜松馬林兩路大兵。收全軍於固勒班地方。檢點傷亡。慰勞將士。旋有偵卒來報說。明將劉綎。業已侵入棟鄂路。我守將不能支。清河路上之李如柏軍。尙不見有何動靜。本來太祖早知劉綎是個勁敵。若發兵速往迎戰。士卒已然惡戰兩日。未免過勞。今惟有誘其深入重地。一鼓擒之。因問衆將。劉綎已入我境。誰敢率兵先行。探其消息。大臣扈爾漢曰。某願往。太祖曰。汝此去善觀

方便。不可與敵。將彼行動。隨時報吾知道便了。遂與兵一千。令其先行。次日侵晨。又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以繼扈爾漢之後。往觀敵情。是日爲三月初三日。太祖率諸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割八牛。祭纛告天。大貝勒請曰。連日戰鬥。宮中當必懸心。都城官民。亦必正盼吉報。兒欲先歸都城。以安衆心。俟祭祀完畢。父皇再統大軍徐歸。未晚也。太祖許之。大貝勒代善。遂率二十騎先歸都城。且探南路消息。此時三貝勒莽古爾泰。亦請伴兄同行。太祖亦許之。既而四貝勒由本營馳至。見兩兄皆行。亦請與俱往。太祖曰。汝兄微行而往。僅不過爲探消息。汝隨吾後行可也。四貝勒曰。兄往。兒獨留此。心不能安。遂亦馳往。比日暮。大貝勒已至都城。先詣內廷。慰告曰。撫順開原兩路敵兵。已斬戮淨盡。南來兵。已遣將往禦之。俟父皇凱旋。必擊破之。宮中得此消息。無不大喜。忙備祭品。預備祭天。既而大貝勒又把破敵之事。曉諭城內官民。真是歡聲四溢。大呼萬歲。勇敢之情。倍於往日。大貝勒把告捷之事。辦理完畢。遂又問了問日來南路。有何消息。守城將士說。最初棟鄂路有告急文書到來。我等正憂。今上與諸貝勒。奏此不世之功。劉綎雖猛將。不足慮矣。大貝勒說。父皇已有計破之。汝等依然小心防守。吾迎父皇去也。當下飛身上馬。迎至十五里外大屯之野。遂與太祖一同進城。這時曉日初昇。旌旗在晨光之下。招展春風。百數十里不絕。都城之內。氣象尤爲盛壯。滿街爭跑紅旗。家家皆結燈彩。歡迎太祖凱旋。只以敵兵尙未完全掃滅。太祖不

願少逸。當即傳令。命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分統大軍。往禦劉綎。付耳說如此如此。又以清河路上。李如柏、賀世賢等。不知有兵若干。萬一衝將上來。都城先受其患。遂又益兵四千。以備都城。那里知道。那李如柏。連個影兒也不會留。早被楊鎬調回去了。不過此時太祖還未得着消息。如果預先知道李如柏退去的話。以全力去對付劉綎。那更容易措手了。却說劉綎由寬甸出兵以來。真是節節順利。就好象入了無人之境。第一日。侵入了棟鄂路。居民一見。又是明兵。又是朝鮮兵。漫山遍野掩殺上來。尤其是那些明兵。一個個手使長槍。身穿藤甲。非常矯捷。並且一律全是四川口音。居民向來沒見過這樣的兵。早已嚇得逃散。避匿深山茂林中。此時棟鄂路的守將。一名托保。一名額赫。僅有部兵五百人。一見敵人掩至。當即奮力拒敵。但是衆寡懸殊。早被圍在核心。托保一人。率領五百軍士。左右衝突。瘋狂般惡鬥。到底額赫戰死。損失約有百餘人。托保一見。不敢戀戰。當即率領殘卒。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出。畢竟他們於地理道路。十分熟悉。跑了一天一夜。已與扈爾漢所率千人合在一處。托保在當日。也是一員戰將。弓馬嫻習。今日却殺得渾身是血。遍體傷痕。所餘三百多人。無不帶傷。扈爾漢一見。就知敵人十分利害。忙令他們後營將息。一面飛馬報知太祖。單說劉綎。頭一戰。便得了一個勝仗。士氣益發奮揚。忙催促大軍。向前趕殺。但是托保及三百餘敗殘軍士。早已不見踪影。劉綎的性情。十分急躁。他見敵人突圍逃去。恨不一步趕上。殺個淨盡。方才快

心。無奈他所率大兵。共有四萬。除了朝鮮兵二萬。另有鮮帥姜弘烈節制。便是他所部的二萬人。也當然不及三四百人跑的快。雖然他揮着大刀。只顧叱喊着快走。究竟好幾萬人的事情。移動十分遲緩。朝鮮兵。好象根本就不聽他的節制。元帥姜弘烈。自出師以來。便不合他在一起。總是離他很遠。他也知道。朝鮮兵是客情。不便相強。沒法子也只得率領他自己的蜀兵二萬。向前躡行。如果楊鎬的命令。早到一日。或者他自己已然知道杜松覆沒的消息。那他或者也不敢深入重地。早已辨個退計了。無如這些消息。他一件也不知。依然自恃武力。向前趕行。最可怪的。一路之上。一個敵人也不會遇見。他以為這必是杜松得手了。他又嫉又恨。到了此際。爭功之心。益發憤切。這日他的大軍。將次行至阿布達哩岡。這里重山起伏。林木森然。朝鮮軍雖在他以後。行至富察之野。便止往不行。扎了營寨。劉綎却依然前進着。那里知道。扈爾漢已伏軍山谷中。看着他的大軍。行過去了。在阿布達哩岡的左近。大貝勒和四貝勒等。也正伏軍以待。這時劉綎正向前行。忽見前面有一人。騎馬揚塵而至。臨近看時。却是明兵打扮。口音也正是南人。劉綎一見。不覺大驚。忙把那喚至馬前。只見那人喘息着下馬。很慌遽的向劉綎說。閣下是劉大帥麼。小人是杜大帥的差官。現在杜大帥已然得手。不久便殺入敵人老巢。特命小人前來報知大帥。趕快前去接應。劉綎說。杜帥得手。爲什麼不放號砲。那人含混應道。小人來時。他們正在白兵戰。想來就要放砲了。說話間。依然上馬。向西飛馳而去。劉綎

此時。惟有在鎧中蹀足。恨不得教軍士再多生兩條腿。只聽他哇呀呀亂叫說。到底被老杜佔了頭功。孩兒們。隨老子搶敵城者。當下他撥出精銳一萬人。狠命向前趕。他想着由此至興京。僅不過六十里。半日必可馳到。方到阿布達哩岡下。又見岡上有明兵旗幟。隨着就聽號砲齊鳴。他益發覺得走的太慢了。連催快行快行。誰知大兵將到岡下。大貝勒由岡之左。四貝勒由岡之上。各率左右翼八旗兵一齊殺來。劉綎這一驚。非同小可。心知中計。但亦無法。只得揮兵應敵。這一戰。真可以說棋逢對手。將遇良才。不過劉綎陷於四面楚歌之中。抑且人困馬乏。滿洲兵以得勝餘威。又是以逸待勞。所以戰不多時。明兵大潰。大貝勒四貝勒。率衆掩殺。射死及被擒者。不計其數。劉綎父子雖勇。到了此時已不成軍。只得手殺數人。同時被亂箭射死。

俗語說。兵敗如山倒。一點也不錯。劉綎和他的養子劉招孫。皆號萬人敵。但是他們在南方打仗慣了。照滿洲兵這樣的強弓勁弩。還不會遇過。再說明兵歷來不長於野戰。他自己又不小心。自行投入重地。雖然滿洲兵被他們父子殺傷了不少。但是大勢已決。他父子二人。以及前行的一萬兵將。差不多全被犧牲。後路的一萬人。由監軍康應乾率領。前面主將。既然遇伏。來個全軍盡沒。後面的這一半。也自站不往脚。雖然他們有精良的火器。無奈大貝勒。四貝勒。以及大臣扈爾漢等。由前後夾擊。太祖續遣的大兵。也一齊來到。這一萬人。自然也是不能倖免。康應乾本是文職。見事不佳。早已先

遁。遊擊喬一琦。也以戰事不利。自率殘卒。逃入朝鮮軍營中。當兩軍戰酣時。朝鮮軍。只作壁上觀。他們的態度。已自可怪。及見劉綎戰死。全軍幾乎盡沒。朝鮮的姜元帥。便命厭旗息鼓。不許擅動。隨即遣派通事。來見大貝勒。商議納款的事。又一說朝鮮國王。於出兵之先。已有書致太祖。說明此次出兵之不得已。因爲朝鮮有難時。明廷曾遣劉綎率兵援助。爲報昔日之德。是以不得不出兵爲之聲援。然而決無戰意。貴國如能撫我。我自願歸付。他們既然預先有了這樣的通款。無怪朝鮮兵之按兵不動了。却說朝鮮通事來到大營。見了諸位貝勒。說明來意。大貝勒因與四貝勒商議辦法。結果是先請朝鮮姜元帥過營一叙。即日留於營中。否則必非真降。通事見說。即忙回報姜元帥。姜元帥立刻又派來一個使人說。余本當過營。藉聆雅教。惟余若離營。恐軍亂逃竄。今擬先遣副元帥全景瑞。宿於貝勒營。以示信。詰朝余率衆詣降。大貝勒許之。是夕朝鮮副元帥全景瑞。率從者數名。謁大貝勒營留質。次晨姜弘烈。盡執明兵之在朝鮮營者以降。遊擊喬一琦投岩死。諸貝勒列騎。把姜弘烈迎入軍門。即大帳中設宴勞之。宴畢。先派人將朝鮮二元帥送至都城。太祖陞殿召見。待以賓禮。所有朝鮮從軍人員兵將。皆命優遇。供應甚豐。不在話下。却說大貝勒等。既破南路明兵。檢點所得戰利品。三日始竣。當即奏凱而還。慶功賀捷的事。朝野自有一番盛況。都不消細說。因爲此役。明出傾國之師。太祖也是賭國脉而戰。無論勝歸某方。全是必得慶賀的事。如今勝歸太祖。王業之基。已然打定。

焉有不慶之理。無奈歷來論此事者。皆謂太祖以少勝衆。爲得天助。把人事方面。概置不理。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古聖帝明王。無一不有天助。何況太祖。每事告天。天之賜助。自無疑義。但亦不能全謂之天。卽如明以全國精銳。取四路來攻的形勢。不用說少數人所不能應付。便是勢均力敵。一有錯誤。也要土崩瓦解。何況太祖兵數。僅不滿明兵二之一。就讓有天助。如果不濟以謀勇。恐怕也不易奏功。前面已然說過了。太祖的戰法。完全是把敵人的上駟。化爲下駟。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單獨打擊。個個擊破。敵力散。而太祖的力全。一路既破。他路皆不能立足。所以不出五日。明兵除了清河一路。其他三路。全是片甲不歸。十分慘敗。此可見謀勇二字。在戰爭上。是如何重要了。却說太祖於五日之間。破了四路明兵。有名上將。多數陣亡。消息傳出。不但遼東大震。便是明廷朝野。也無不驚慌失措。尤其對於劉綎之死。簡直是夢想不到的事。因爲明廷正在信賴他。准知他一出馬。便可成功。誰知適得其反。從此明廷益感遼事棘手。除了對於死事諸將。分別予諡賜奠以外。關於經略遼東的事。自然又有一番議論。又有一番更張。姑且不提。話說太祖大破明兵之後。知明創巨痛深。未遑再舉。遂修書一封。並簡派使臣。送朝鮮姜元帥以及大小將士回國。朝鮮國王。亦以書報之。於是兩國和好。諸事完畢。太祖遂有志取葉赫國。因爲滿洲諸部。次第削平。有名大國。如烏拉、哈達、輝發等。亦皆全入版圖。獨有葉赫。向恃明助。諸事作梗。不樂合作。對於太祖的統一政策。

實在是個絕大障礙。且同在一國之中。而分道揚鑣。互存敵意。長此以往。爲害甚大。所以太祖乘明新破。無暇顧及之秋。欲一舉而翦葉赫。以遂統一之志。然而開原鐵嶺。適爲葉赫屏蔽。欲取葉赫。不破二城。終於不能根本翦滅。於是太祖決計先取開原。却說明總兵馬林。自尙間崖戰敗後。他率領少數殘卒。僅以身免。明廷不但不加處治。依然命他鎮守開原。這大約也是由於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原故。馬林回到開原。一力整軍經武。不到兩月工夫。依然把兵募齊。夏六月。太祖率大兵。直向開原進發。因天雨。暫時駐軍。一面派偵卒到開原視察。一面聲言攻略瀋陽。不消一日。偵卒回報說。開原無雨。太祖遂率大兵逕行。直迫城下。馬林慌忙拒敵。諒此一城之衆。多半又是新募之兵。焉能與太祖常勝之軍對抗。一攻之下。其城遂破。可憐馬林不死於薩爾濟之戰。而竟與城俱亡。也算盡了守土之責了。當攻戰時。鐵嶺有兵來援。還未赶到。太祖已然進城。援兵不敢再前。自行退去。太祖在開原城駐兵三日。籍所俘獲。仍還界藩。因爲天氣炎熱的關係。諸貝勒大臣請還都城。太祖曰。非計也。今六月盛暑。我兵已行軍二十日矣。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城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山壯耶。不如居界藩。牧馬於邊。房屋不敷用者。可添築之。界藩爲吾西都。未可輕視也。至秋涼。由此出師。其甚勢便。遂駐蹕界藩。大宴、行慶賀禮。當破開原城時。有明守備千總多人投降。太祖命厚賞之。至是一同與宴。至秋七月。太祖復率兵圍鐵嶺城。以雲梯攻之。城

破。守將喻成名以下戰死。太祖因駐兵鐵嶺城。不想這時蒙古喀爾喀諸貝勒。因嫉太祖成功。不時出掠。就中尤以貝勒介賽最爲捷勇。太祖一戰擒之。後與盟天釋歸。因得其用。却說太祖攻克開原鐵嶺二城之後。障壁已除。至秋八月。遂親統大軍。往征葉赫。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相爲犄角。彼此呼應。他們知道現在已到最後關頭了。因爲他們平常所倚賴者。惟有明廷。不想明出四路大兵。不但未能成功。反倒損兵折將。落個大敗虧輸。如今開原鐵嶺。又復相繼失陷。葉赫國內。雖有一部明兵。爲之戍守。恐怕也不濟事了。不如自己嚴防。滿洲兵不來便罷。他若來時。便和他決一死戰。錦台什這人。實在是可憐極了。我們不解他爲何這樣執迷。如果他是英雄豪傑。耻居人下。也未嘗不可轟轟烈烈作一場。何況他國大人多。自來卽有基業。若拿他的勢力。和當初的太祖十三副遺甲來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爲什麼僅有十三副遺甲的。倒成了帝業。錦台什有世守的大國。反倒落個國亡身戮。推原其故。錦台什無非是個極其執拗的胡塗人。去英雄二字遠甚。如果他是英雄的。自知才略不如太祖。也應照何和理額亦都諸人一般委身以事太祖。那末他既與太祖有婚姻之雅。又有那樣多的兵馬土地。以作贄敬。將來他的勳名。真是不可以想象的了。如果自以才略出衆。不屑倚人成事。也未嘗不可周旋疆場之上。顧盼自雄。他都不能。僅不過依明廷之末光。貪勅書以自貴。微特衰老的明廷。不足倚賴。藉使薩爾濟之戰。明兵倖勝。以那時諸將之驕。僻見之強。區區業赫。

其不爲虞公之續者幾希。無論何事。也不問國之大小。既然負着當國重責。必須通達時務。利害分明。外交的眼光。更不可以沒有的。假如他於明兵失敗後。趕快與太祖妥協。從事交涉。也未必便有悲慘的末路。無奈他執拗性成。全憑意氣。至死也不妥協。此點雖不失倔強漢之風度。但是未免愚之至矣。閑言少叙。話說太祖自率大軍進入葉赫國。一路屯寨。望風披靡。不日進至近郊之下。太祖當與貝勒大臣定攻取策。以諸貝勒率兵圍西城。太祖自率八旗將士圍東城。在夜中佈置攻具。撥派人馬。至曉即薄其城。葉赫偵卒。早已報入城中。却說西城貝勒布揚古。見說滿洲兵已來攻城。忙與其弟布爾杭古出城禦敵。此時葉赫居民。聞有兵來。已自驚擾失措。負郭居住的。早已逃入城中。遠者則避匿山谷。一陣荒竄。致使葉赫兵已自慌了手脚。當他們出城時。很像有些勇氣。鳴角鼓噪。進至一道土岡上。列成陣勢。忽見滿洲兵遠遠而來。隊五整肅。劍戟如林。馬壯人強。軍容甚盛。他們自度不敵。還是登城固守爲妙。所以他們不戰而退。倉皇入城。諸貝勒遂督兵圍之。水泄不通。大約不消一日。這座西城。便不能守了。這裏我們還是先說一說太祖怎樣去打東城。這座東城。較比西城堅固的多了。主城以外。是一道土城。無奈他們還不會佈置停妥。正在手忙脚亂之際。已被太祖攻入。他們只得退保主城。太祖的大兵。緊接着又迫近他們的城下。雲梯輜車。就好象倒海排山似的。一齊都陳列在城下。看着實在是駭怕。但是太祖絕無一點傷害錦台什的意思。自要他改悔。仍然以親戚的感情。彼此

合作。也就算了。所以大兵雖然薄臨城下。依然不許攻打。先令軍士環城喊叫。錦台什快快開城投降。依然不失一國之主。那里知道。執拗不悟的錦台什。不但不降。反在堞樓上大言曰。我非明兵比。等夫也。我肯束手歸降乎。與其降汝。寧戰而死耳。他雖然執拗。他的氣概。也實在令人可驚。太祖知道若不加以痛擊。萬難得他投降。當下便發令。一齊攻打。欲知結果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回

太祖書斥林丹汗 明帝起用熊廷弼

話說太祖親統大兵。深入葉赫國。與諸貝勒分攻東西二城。太祖因念錦台什雖一時執迷。如肯投降。未嘗不可共圖大事。所以其城雖然垂下。依然勸其早降。無如錦台什倔強不從。並且口出大言。太祖無法。只得揮兵攻打。當下兩軍鏖戰。矢石上下。交飛如雨。攻戰良久。勝負不分。雲梯折毀數架。終不得樹。太祖遂分命一軍。以楯牌掩蔽。擁上傍城之一山。剜掘地道。欲墮其城。但是城上火器齊發。石雷滾木。不斷拋下。以防碍工兵作業。工兵亦伐木編牌。掩蓋地道。依然進行工事。那消一日。

便在城下掘下數個大洞。內實火藥。安下藥綫。點火燃着。只聽轟然震響。城壁早墮數處。大兵乘勢進擊。遂一擁入城。敵衆見城已破。慌忙四下拒敵。演了一度巷戰。敵兵不支。紛紛逃潰。於是太祖令人執旗。禁約入城軍士。毋得妄殺一人。又令人執黃蓋。傳諭城中。降者免死。當下城中兵民盡降。錦台什見大勢已去。慌忙入府。携其愛妻幼子。登一高臺。只有從者數人隨護。此時太祖所部軍士。業已將臺圍住。向上呼曰。事已至此。汝猶不降乎。速下速下。否則吾等進攻矣。錦台什曰。我戰不能勝。城破困於家。縱再戰。豈能勝乎。汝皇子四貝勒我妹所生也。得相見。聞其盟言。我乃下。時四貝勒正在圍攻西城。太祖因命人召之來。謂曰。爾舅有言。待汝至乃下。汝往喻之。彼下甚佳。不下。以兵毀其臺。於是衆將隨從四貝勒。來到臺下。論理甥舅見面。有不感慨無量者乎。就讓兩國失和。連年以兵戎相見。甥舅之間。無緣晤談。但是血終比水濃。雖說向未謀面。感慨之情當有不能自禁者。誰知過於執拗的錦台什。到了此時。忽然犯了疑心。那里是什麼疑心。只不過藉詞不下。還想有什麼意外的救援。他說。我與甥未識面。真偽烏能辨。他這話未免太可笑了。用一個假外甥來欺他。又有什麼好處呢。而且太祖也萬不許有那樣的事。他實在太愚了。所以大臣費英東。額駙扈爾漢向彼叱曰。惡！是何言。汝見常人中有如我四貝勒魁梧奇偉者乎。汝卽不識。汝國使者必嘗語汝。何難識別耶。若仍不信。曩者我國議和之時。曾以媪往。媪乳汝子德勒格爾。今尙在。盍令視之。錦台什曰。

何用媪爲也。觀此辭色。似未承父命善遇我也。特誘我下臺。而見殺耳。我石城鐵門旣失。困守此臺。縱戰不能勝。但我祖父。世居此土。我生於斯。長於斯。則死於斯而已。四貝勒曰。天設此險。俾汝築城。疲勞百姓。至於數年。所築重城。今的摧破。獨據此臺。欲何爲也。汝欲誘人至此。與汝并命。孰肯如汝之意耶。汝曰。得我盟言活汝。汝乃下。我豈來與汝盟乎。惟汝速下。我引汝往見皇父。生殺一惟父皇命。且汝當日之意。實欲翦滅親戚。肆行無道。我國屢欲和好。遣二三十人至汝國。汝輕視我國。謂懼而求和。殺我使臣。或羈留之。致有今日傾覆之禍。倘父皇念汝惡。則戮汝。倘不念汝惡。以我之故。貸汝。汝生矣。本來四貝勒到了現在。以國家之故。也無權敢與私盟。只得以言語勸之。准知太祖亦不至念其舊惡。一定有個保全。誰知四貝勒申勸再三。錦台什終不悟。仍要四貝勒盟誓。四貝勒曰。舅言我來卽下。我乃來。若下。速下。引見父皇。否則我往矣。錦台什曰。姑勿往。我先令親臣阿爾塔什往見上。察言觀色而回。我乃下。遂令阿爾塔什往。太祖諭責之曰。離間諸舅。與我爲難。致明人舉兵四十萬來。非汝也耶。念此本宜誅汝。事旣往。不汝咎耳。汝還語貝勒。與偕來。阿爾塔什以太祖有不咎旣往語。遂勸錦台什往見太祖。錦台什仍不下臺說。我聞吾子德勒格爾。被創在家。召之來。吾與相見乃下。四貝勒忙遣人召德勒格爾至。與之相見。德勒格爾因謂其父曰。我等戰旣不勝。城又破。今居此臺。欲何爲者。盍下臺。生死聽之。勸諫再四。錦台什終不從。四貝

勒怒。欲縛德勒格爾。德勒格爾大呼曰。我年三十六。乃於今日死耶。殺之可也。何縛焉。四貝勒以其言奏。太祖曰。子勸父降。不從。父之罪也。父當誅。勿殺其子。遂引德勒格爾來見。時太祖方膳。因以所食賜四貝勒與德格爾同食。諭曰。此爾之兄也。善遇之。這時錦台什猶在臺上。其妻以其既不降。又不下臺。怒。携幼子下臺去。錦台什引弓。從者復攬甲待。滿洲將校士卒一見。無不大怒。忙用斧斤鍬錘之屬。一陣拆除。臺上覺得顛顛欲動。錦台什自知不免。遂令從者縱火焚臺。霎時臺上屋宇皆燃。煙焰冲天。霹靂亂響。臺下將士。見他已然自焚。謂其已死。遂罷攻。但在臺之四周張望之。原來舉火之初。錦台什雖有自焚之心。及火焰將及其身。甚覺苦痛。乃慌忙自後梯馳下。攻臺軍士。在火光中。已然看見他滿身火星。由臺上跑了下來。早是一聲吶喊。圍上前去。可憐錦台什。執拗了好半日。不能自殺。依然被擒。如果他早明大義。與太祖妥協。焉有今日。太祖以其愚執不通。而且也無大用。留之無益。當日命人縊殺之。仍以禮葬。却說諸貝勒之圍西城者。最初一樣勸其投降。免受屠戮之苦。布揚古不從。及聞東城已破。孤掌難鳴。他這才慌作一團。只得派人來到大貝勒營中請降。無奈他們終是懷疑畏死。不敢來見。大貝勒因喻之曰。始令汝降。決無殺汝之心。且我與汝爲外兄弟。自能愛而生汝。汝若不信。曷先令汝母來。汝母我外姑也。豈執婦人而殺之乎。布揚古旋使人來言曰。我等固願降。但汝須留盟言而去。使我仍居此城。大貝勒怒曰。何復爲此言也。既破東城。豈力不能

拔西城。聽汝居此而去乎。速降則已。否則父皇至。必攻克爾城。克城之後。汝等駢首戮矣。布揚古兄弟。到了此際。不降又待怎的。沒法子。只得令其母來見大貝勒說。汝無盟言。故我二子懷疑而懼耳。大貝勒乃以刀割酒而誓曰。若汝等降。而我殺之。殃及我。若我既誓。而汝仍不降。殃及汝等。汝等不降。破汝城。必殺無赦。乃執酒飲其半。分其半送與布揚古。布爾杭古飲之。遂開門降。大貝勒引布揚古來見太祖。布揚古勒馬立不行。大貝勒乃挽其轡曰。爾殆非丈夫耶。言既定。又立此躊躇何爲也。乃來見。布揚古跪不恭。僅屈一膝。不拜而起。太祖親以金卮賜之酒。不恭如初。屈一膝。偏向。酒不竟飲。沾唇而已。又不拜。竟起。太祖默然。既而顧謂大貝勒曰。引爾婦兄去。回彼西城。是日。太祖深念久之。謂吾既不念舊惡。欲留爾豢養之。貸其死。予以生全。未見有喜色。仍讎怨。且拜跪亦不少屈。此人可豢養耶。是夜。命縊殺之。其弟布爾杭古。以大貝勒故。宥其死。其餘葉赫族屬。以及內眷人等。皆加恩養。城中官民。亦皆各安職守。財物無所取。妻子仍團聚。其壯丁之堪任軍旅者。分別造冊。於是葉赫土地人民。全爲太祖所有。惟當時城中有明兵一千。由遊擊馬時楠統領之。屢次與太祖爲難。城破時。除了腿快逃脫的。餘者全行殲滅。至是葉赫遂亡。葉赫之先。原出蒙古。姓土默特。後滅呼倫國之納喇部。遂據其地。因以納喇爲姓。未幾。又遷於葉赫河岸。建國號曰葉赫。自始祖星根達爾漢。數傳至青嘉努。揚吉努。爲明寧遠伯李成梁所誘殺。青嘉努之子布齋。揚

吉努之子納林布祿繼之。錦台什卽納林布祿弟。布揚古爲布齋子。不念祖仇。反處處媚明以困太祖。積不相能。遂至亡國。不在話下。却說太祖攻圍鐵嶺時。蒙古喀爾喀貝勒介賽。出師數擾太祖。太祖與戰。擒之。至是喀爾喀部衆貝勒。以書來問太祖。且請盟。太祖許之。遣使與之刑馬歃血。相約一致對明。不想這時察哈爾部長林丹汗。見太祖攻破開原鐵嶺。今又滅了葉赫。眼見就要深入遼東。他心懷嫉妬。久欲與太祖爲難。偏巧這時明以王化貞爲廣寧巡撫。這位先生。力主聯絡蒙古。以抗太祖。每年協助察哈爾百數十萬兵餉不計外。凡廣寧以及遼西一帶。還許蒙古兵隨意出入。以此之故。察哈爾的林丹汗。驕傲異常。他不思議是巡撫王化貞一個人的政策。以爲連明廷都這樣敬畏他。何況遠在東海的小國滿洲。所以他驕傲已極。竟自給太祖送來一封極其不恭的書信。書曰。

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安寧無恙乎。明與我二國。仇讎也。聞自去歲以來。汝數苦明國。今年夏。我已親往廣寧。招撫其城。收其貢賦。倘汝兵往。吾將牽制汝。吾二人非素有夔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爲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從吾言。則吾二人之是非。天必鑒之。先時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臣謂我不以禮相遇。搆吾兩人。遂不復聘問。若以吾言爲是。汝其先遣使來。

這是多末驕傲誇大的言詞。他這封書信。是以天命四年十月送來的。齎書使者。名叫康喀勒拜瑚。諸貝勒大臣。閱其書。無不大怒曰。是人驕慢極矣。無異狂吠。宜斬其使。或劓鼻馘耳而放歸之。太祖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涉。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吾亦有以報之。遂羈康喀勒拜瑚。遣派碩色武巴什爲使。而報以書曰。

閱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三萬人之主。奈何恃其衆以驕吾國耶。吾聞明洪武取爾大都時。爾蒙古以四十萬衆。敗亡殆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人。且此六萬之衆。又不盡屬於爾。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索特雍謝布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萬衆。亦不皆屬於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自詡四十萬。而輕吾國爲三萬人。天地豈不知之。吾國卽不如爾之衆。吾力卽不若爾之強。然仰蒙天地眷佑。以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暨明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處。悉以授予。來書以廣寧爲爾收賦地。欲我勿征。若征之。將不利於我。使我與爾平日有隙。出此言宜也。乃本無仇隙。何故爲異姓之明。出此惡言。豈非抗拂天意。倒行而逆施耶。吾惟至誠格天。天乃錫我智勇。眷顧獨隆。爾獨未之前聞。焉能不利於我哉。且爾之收賦於廣寧也。豈爾能興師轉戰。多克堅城。彼畏而與爾耶。抑姻婭和好。愛爾而與之耶。若愛爾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爲。爾誠能使彼還爾大都三四十萬蒙古之衆。則爾出此言。亦無足怪。昔

吾之未征明也。爾曾與明搆兵。盡失其甲冑駝馬。僅以身免。及再搆兵。格根代青貝勒之侍衛。及從者十餘人。爲明所殺。毫無所獲而回。爾侵明者二。俘何人衆。克何堅城。敗何勁旅。明何畏於爾乎。況明之償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吾征伐之故。誘爾以利耳。爾我二國。語言文字雖異。衣飾髮膚則同。蓋兄弟之國也。爾果有知識。來書宜云。明吾深仇也。惟天眷佑之主。能墮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以圖之。如是立言。不亦善乎。乃惟利是嗜。以有限之金帛。搆怨於素無嫌怨之國。皇天后土。寧不鑒之。

語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若是沒有武備。徒然舞文弄墨。或是用語言亂喊狂呼。一旦以武力來臨。將何以禦之。實在是不堪設想的事。就挈語言文字來講。有時也足以當武器用。但是文字以外。必須有真正的武力。若是武力不佳。徒憑文字。不但沒有絲毫益處。或者反倒成了賈禍之具。就如同陳琳替袁紹作了一篇討曹檄文。由文字上說。自然是勝利了。無奈袁紹的武略。去曹操太遠。所以反倒因爲有此檄文。招來一個滅國亡身的大禍。可見文字決其不是輕弄的。但是太祖這篇文章。與那徒尙口舌。而沒有實力的宣傳文字。不能同日而語。因爲太祖平日是講實際。而不尙空談的。如今既然用書信把林丹汗斥責了一番。後面自然有不可侮的實力以對付之。所以徒爲大言的林丹汗。也知道太祖不可輕侮。雖然挨了一頓申斥。却也無可如何。只得把使臣碩色武拘押起來。以泄一時之憤。但是他忘

了他自己的使者。也一樣留在對方。會有喀爾喀使人來言。碩色武已被林丹汗殺以祭旗。但屬風傳。並未證實。諸貝勒遂有主張殺其使以報之者。太祖乃命人殺康喀勒拜瑚。未幾碩色武巴什。密通守者。破械逃歸。自是太祖遂與察哈爾斷絕往來。暫且不提。却說明廷自命楊鎬爲經略。起傾國之師。分四路進攻。本擬一舉成功。不想薩爾濟一戰。全軍覆沒。宿將名人。陣歿者不計其數。生還者僅不過康應乾張銓等一二文人。明廷得報。舉國震駭。於是對於遼東之事。不免又有一番更張布置。

原先他們對於滿洲事情。一點兒也不措意。除了因循欺瞞。以及任用沒有頭腦的武官。肆行高壓以外。簡直無所謂政策。現在事體越發大了。十數萬大兵。百餘員猛將。眼見全行葬送。這雖說是兵家勝敗。古之常理。而楊鎬以經略重任。竟使四路大兵。遭此慘敗。也可以說是喪師辱國。責無旁貸了。所以明廷特下一道嚴旨。將楊鎬拿問。因爲當時明廷。在刑賞二字上。已然失了依據。並且黨派繁興。議論盈廷。卽如東林黨。在當時雖以講學礪操爲名。但是分子極其複雜。朝野連結。攻訐政治。每遇一事。總是議論多而成功少。但看楊鎬逮問的事。直到崇禎二年。方才伏法。可見那時是如何的紛議了。楊鎬既然失敗。明廷知道經略一職。是不可忽視的了。幾經物色。遂起用前任遼東巡撫熊廷弼。以爲遼東經略。熊廷弼字飛白。江夏人。他是明末清初遼東大舞臺上。一位重要角色。無奈生不遇時。君闇時艱。而閣宦又從而撓其計。彼雖一時之彥。終而演了一場大悲劇。傳首九邊。增加了他不少的

價值。這是讀史的人。所共知的。當他受任臨行的時候。太祖的大兵。已然攻破了開原。廷弼因上疏明廷曰。『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明謂葉赫爲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河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他的摺奏內有『中格旁撓』語。分明怕的是明帝信任不專。內而宦官。外而廷議。皆足以阻撓他的計劃。這樣時。比無兵無餉。還要利害的多。廷弼早已料到廟堂之上。常以議論誤事。所以先事預防。特地上了一本。明廷以遼事正急。一一允其所奏。並賜尙方劍。以重其權。天命五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廷弼出山海關。行至遼西十三山地方。聽說鐵嶺也被太祖打破了。瀋陽及遼東各地。無不大震。人心洶洶。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廷弼接報。兼程急進。來到遼陽任所。到任之後。急忙查閱軍實。不但糧餉庫存。十分貧窘。便是現有兵數。也是實數與名冊不符。一言以蔽之。逃亡殆盡。廷弼一見這種情形。大驚失色。當下盤算多時。若不正軍法。嚴紀律。便是目前現狀。也自不易維持。何況是拒敵備戰。措遼左於磐石之安。於是他在到任的第五天上。便把歷次戰陣不力慣於逃遁的三名將官。逮繫庭下。數之曰。昔在撫順。從張承隆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非劉遇節乎。

衆曰然。曰。於法云何。曰。應斬。又問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飲恨切齒而死。非王捷乎。衆曰。然。於法云何。曰。當斬。又問曰。鐵嶺陷。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曰。然。於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其情可矜。廷弼曰。不然。主將與城共生死。今鐵嶺城何在。防援客將史鳴鳳等又在。情雖可矜。亦應斬。

當下廷弼喝令。將三員逃將。推出斬首。以祭死節之士。到了是年八日。他又向明廷奏陳一本。說明當時遼東兵民所以不堪之故。雖不免少有故甚其辭之處。但是情勢如此。宜彼痛心。疏曰。

遼東現在之兵有四種。一曰殘兵。自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歸錢乙。又由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轉營糜餉。妝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曰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河、寬甸、撫順、饒陽、一帶。全額已亡。卽一標下之左右翼兩營。亦併亡。闔鎮之額軍。或死征戰。或圖厚餉。逃而爲新兵者。又皆亡去其大半。此額兵之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徒。幾能慣熟弓馬。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之月糧。夕逃彼營。夕投河東。領得安家之銀兩。朝又逃於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則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一曰援兵。各鎮之挑選。誰敢以強人壯馬來。誰肯以堅甲利兵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目。而以事急需人。

無暇發回。以另擇精壯。此援兵之形也。皇上有兵如此。欲其能戰能守得乎。喪敗以來。自總兵以下。副參遊擊都司守備以至中軍之千把總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將援將。已一掃淨盡。又募萬數千人。卽求一世職而爲中軍之千把總。俾分布管領。亦不可得。況今一二見在之將領。皆屢次征戰之存剩。及紛糾久廢之人乎。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胆喪。皇上以缺將如此。欲其能戰能守得乎。良馬數萬。一朝而空。今太僕寺兌寄之馬。多瘦小。而驛馬更矮小。兵部主事王繼謨。所市宣府大同之馬。並無一匹之解到。卽現在之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皆軍士之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欲充當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以是馬愈少。倒損甚多。皇上馬匹如此。欲其能戰能守得乎。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之弓。皆斷背斷弦。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無一盔甲之遮蔽。今欲開局打造。無鐵無匠。而疏討中央局庫之所貯。又不能急到。皇上器械如此。欲其能戰能守得乎。聞風逃。望陣逃。懼戰逃。頃聞北關消息。(時太祖已滅葉赫)各營逃者。日以百千計。若逃一二營。或百數十人。臣猶得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潛逃。營營欲逃。雖有孫吳之軍令。亦難禁止。皇上軍心如此。而欲其能戰能守得乎。又使民有同仇之意。各顧自家之性命。同心協力。效死而固守兩三日。以待救援。則亦可以捍禦。今瀋陽皆已逃盡。遼陽先逃者。去不復返。現在者。雖畏不

敢逃。事急時。臣安能保乎。況今日遼人。既已傾心彼向乎。(略)皇上民心如此。欲其能戰能守得乎。(略)今臣實不能制邊保遼。(下略)

廷弼把遼東現狀。這樣很痛切的陳奏了去。明廷自然要加以一番振作。誅貪將。罷無能。火器戰車。弓矢被服之類。也很努力的增添了不少。廷弼自己又招募了好多新兵。不到一年工夫。竟有堪戰之兵一十八萬。但是他歷來的政策。是以守爲戰的。他知道戰鬥的時機。還沒有到來。打算嚴守。以困太祖。太祖也以新勝之後。國土越大。整理工作。是不可缺的。所以廷弼在任。太祖一向只與相持。並未輕發。所謂蓄銳伺隙。待機而發。大約就是這宗情形了。但是無論廷弼怎樣堅執他的主張。在北京的明廷政府。永遠是議論紛紛。不能一致。尤其是對於戰守兩個方法。向來是沒有決定的。主戰的當然要排斥議守。講守禦的。又攻擊出戰。有時候戰敗。把責任歸罪於守者。而失守的人。又說是受了戰敗者的影響。再加上黨論的紛爭。熊廷弼到底被排而去。原因是廷弼在爲御史的時候。與姚宗文、劉國縉、爲同僚。三人意氣相得。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因此樹怨於東林。後來宗文丁憂失職。及服滿。又到京謀補官。不想他的運蹇。老沒成功。因此他想起老同寅熊廷弼。現在經略任上。又是當年同志。因此他特地給廷弼去了一封信。求他代爲設法。廷弼不答。因此宗文把廷弼恨在心裡。偏巧這時他的官星忽然動了。補了吏科。並且着他到遼東檢閱士馬。與廷弼議事。又皆相左。因此回得京來。竟說「遼土日

『蹙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戮有時窮。工作無時止。』時劉國縉也與廷弼生了嫌隙。兩人相比。以傾廷弼。宗文復鼓其同類。詆毀廷弼不遺餘力。於是御史顧慥。首劾廷弼說。『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尙方之劍。逞志作威。』到了天啓元年。朝政更壞。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辨。並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又劾其破壞遼東。廷弼益發憤怒了。因復上疏自明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劾。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禽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張成廕）殞命。馬上催。而三路（杜松等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可見他依然主守。不主戰。旣言嚴守之效。復舉二件戰敗的前軌。以折廷議主戰之非。但是明廷上那些戴紗帽的人。却是不管這些。自要修了自己嫌怒。位置了自家私人。一切全不在乎。所以三元、應嘉、修德、諸人。依然交章極端。廷弼即請三人往勘。明帝許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力言不可。本來他三人正與廷弼爲難。又派他們往勘。那能公允嗎。乃改派朱童蒙往查。廷弼因上疏曰。『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於是他很不

痛快的。自回江夏原籍了。史言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卽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要知廷弼去後。遼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太祖連拔遼東城 明帝再起熊廷弼

話說熊廷弼自奉命經略遼東以來。雖無戰功可言。但是安輯流亡。招募兵士。申明軍紀。布置防綫。專門以守爲戰。所以廷弼在任時。太祖雖曾出兵攻略懿路蒲河兩路。而遼瀋依然無恙。但是當時北京政府。實在知道邊情的人。可謂絕無。尤其是臺閣之中。自己雖不能戰。而好言戰。更喜催人出戰。照廷弼這樣惟務守禦的。當然不爲時論所許。何況他平日排東林。攻道學。因爲自己不注意。又開罪了不少的小人。所以大衆交攻。不得不去。他臨離任聽勘時。曾有疏上明帝曰。『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

事。當廳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有不從。輒怫然怒哉。』以全不知兵之人據臺省。把八股文的爛調作方略。加以喜怒用事。阿私用人。遼事焉得不壞。宜乎廷弼臨行時。又這樣罵了他們一頓。及至朱童蒙查勘復命之後。也不敢說熊廷弼辦的全是。也不敢說彈劾者論列皆非。結論是『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於功者矣。』依然是兩句八股文。廷弼賴此雖未得罪。突竟經略大印。袁應泰掛了。應泰未到任以前。以巡撫薛國用暫代理事。袁應泰在當時也是很有能名的。不過他長於吏治。在軍事上。未免疏陋的多了。他知道臺閣之中。主戰甚力。所以他就一反廷弼之主張。節節進行着攻取的事。當他到任之初。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並上疏明廷。謂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疑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明帝優詔褒答。賜上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又以廷弼在任時。持法太嚴。他以為寡恩。乃以寬矯之。多所更易。當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曰。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使與民雜居。有言其不可者。說一降人多陰爲不法。如果爲敵所用。或間諜在其中。爲之奈何。禍必立至。而應泰信之不疑。且謂將用以抗敵兵。會降人偶立戰功。死二十餘人。應泰更謂人言爲過慮。殊不知當時遼左之民。早已歸心太祖。何況區區蒙古降民。遂能爲之用。

乎。話說天命六年春三月。太祖以袁應泰有進取撫順之謀。並且調兵遣將。一意爲進取之計。不如先發制人。以挫其銳。當集諸貝勒大臣議論攻取瀋陽之策。參事范文程曰。明爲無道。遼民苦其苛政久矣。今上應天順人。民之悅歸。若旱望雨。如嚴紀律以拯濟爲先。豈第瀋陽一城。雖全遼可得而有也。矧袁應泰者。特一腐儒。希旨言戰。妄招流亡。其民益爲深熱。乘今取之。則遼瀋可計日而下。遼瀋既下。則遼東諸城。不難傳檄而定也。太祖聞言大悅。遂命文程從軍。起大兵三萬。以三月癸丑出師。水陸並進。是夜明偵卒見大兵至。舉火鳴砲。馳告瀋陽。

明總兵聞報。一面派人向遼陽經略衙門告急。一面督飭將兵。登城固守。次晨。太祖大兵已至瀋陽近郊。在約距城東七里地方。安營立寨。樹起一座木城。以爲根據。凡糧秣以及重要軍用品。皆置其中。太祖卽於木城中辦事。諸貝勒及八旗各將領。則環木城各立營壘。準備攻城器具。明方亦不示弱。環繞城牆。掘了兩道長塹。一曰外塹。深約一丈。寬二丈。塹內安立木椿。皆削成銳利鋒尖。森如劍樹。塹上復以秫秸遮掩。鋪以黃土。如人馬不知。誤踐其上。立刻墜於塹中。必至穿胸破腹。五臟迸流。一曰內壕。距城較近。沿壕又密置木柵。以作障蔽。單就此內外兩塹而論。在普通的軍隊。已然足够攻打。何況近城處。又有原設塹壕。他們猶恐有失。又臨時掘了兩大塹壕。寬各五丈。深二丈。塹底一樣樹立木錐。最後才以磚石。堆成一道短垣。名曰欄馬牆。間留砲眼。排列烏槍砲位。密佈衆

兵守衛。這是平地的防禦。至於城上。東西南北。每面不下萬人。火器弓矢。密於林木。他們守禦得這樣堅固。好象什麼樣的強兵猛將。也不敢傍邊。但是所謂戰爭的事完全是一股氣。氣盛者。馬壯人強。處處皆有先聲奪人之概。自從薩爾滸山一戰。太祖的士氣益盛。明方的士氣益沮。不用說交綏以後。便是在未戰之前。明兵自知不敵。先懷怯懼之心。其氣已衰。其志不固。全憑物質的防禦。那自然是不能取勝的。何況明兵除了外來的援兵。全爲新募。訓練既未純熟。戰陣亦無經驗。又加以流亡之蒙古民衆。也都執戈攜雜其中。以此凌亂烏合之衆。欲當太祖久訓常勝之軍。勝敗之數。不待蓍龜。其中尤有切要者。則爲人心之向背。明臣黃道周云。建州銀錢山積。遼民就役其地者。年予十五金。歸家時。又可任意負錢。視其力之所及。此不過一例。其他述遼民歸向之事。不一而足。勢事如此。何用遣間諜爲內應乎。却說三月乙卯。攻城之具。已然備置停妥。太祖遂下令進攻。霎時之間。螺聲四起。鉦鼓齊鳴。馬躍人呼。烟塵蔽日。城外塹壕。全不濟事。早被填平。明兵大驚。慌起應戰。斫殺多時。明兵不支。繞城逃潰。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等。呵止不住。只得率領親兵。奮力死戰。皆沒於陣。此時雲梯兵早已攻上城堞。大兵繼之。遂拔瀋陽城。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等。皆與城殉。忽有偵卒來報說。渾河南方一帶。有明兵一支人馬。想是來援瀋陽城的。太祖見說。卽親統大兵往迎。原來是明總兵陳策。奉了經略袁應泰的急檄。自黃山來援。他剛渡渾河。距城只不過七八里。

瀋陽已被太祖攻下。他只得駐軍安營。分立兩寨。陳策也是一位老軍務。所部軍士。皆爲四川人。手執丈五竹柄長槍。又有大刀利刃。鎧甲以外。復以棉帽棉被罩之。以避弓矢。數約有二萬來人。此時太祖已與對陣。先令右翼四旗兵。着棉甲。推楯車。徐徐前進擊之。既又令紅甲護軍奮勇先進。以摧其陣。四川兵鏖戰不退。這時喊殺連天。戰鬥甚爲激烈。太祖遂又令後軍往助。人馬皆被堅甲。衝突入陣。左右突擊。一場撕殺。明兵不支。大敗潰走。太祖揮衆。從後追擊。直至渾河岸旁。敵無路可走。爭渡。溺水死者不計其數。總兵陳策。參將張名世。皆死於陣。當太祖命後隊鐵騎衝殺敵陣時。參將布哈。遊擊朗格及錫爾泰。各率本部。先驅突擊。直入敵陣。以故三人皆戰死。但是因此使敵陣不整。卒至潰退。却說太祖既殲陳策二營之衆。立馬河岸。方與衆貝勒大臣議論進軍之策。忽有探馬報說。渾河南方。有明兵在彼駐營。布置戰車槍砲。塹壕以外。用秫稭爲垣。塗以黃泥。有拒戰之意。太祖見說。卽欲往攻。忽又報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各領騎兵數千。營於白塔鋪。請令定奪。太祖當派護軍校尉雅遜。領護軍二百人。往偵敵情。適值李秉誠等。亦遣千騎爲前探。遜見敵來。不戰而退。致明兵遙躡其後。太祖聞之大怒。欲親往擊之。四貝勒忙從旁勸止說。此小事。何勞父皇。當卽率領所部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受擊奔潰。四貝勒從後掩擊。直至白塔鋪。明三總兵。忙統兵布陣。四貝勒不待從軍至。只率百騎。奮馬馳入敵陣。敵出意外。無所措

手。正混戰時。大貝勒代善。台吉岳託。亦率衆同至。內外夾擊。敵衆逃潰。追出四十餘里。斬首三千級。這時日已西沈。昏鴉亂噪。野犬長號。屍橫油碧之野。血染渾流之水。人馬蓋地。旌旗蔽空。好一片戰場也。太祖以白塔鋪之敵既破。遂乘昏暮。進擊河南步兵。佈楯車。張強弩。衝入敵營。陣斬副將董仲賢。參將張大斗。三路援兵。以次全破。遂收兵。是夜太祖與諸貝勒。率護軍駐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引所部兵。屯於城內。次日論功行賞。安慰民衆。使照常生理。除官有及軍用品物。有擅動民間一草一木者嚴罰。處理既畢。遂命人把雅遜喚來。諭責之曰。四貝勒。爲我國所倚賴。如身之有目。因汝敗而殺入敵軍中。萬一有失。雖寸磔汝不足贖。汝何故率我常勝之兵。望風奔潰。挫其銳氣耶。責畢。因命褫雅遜職。太祖既得瀋陽。敵兵數日。命將所俘戰利品。先行押送都城。既乃諭令諸貝勒大臣。瀋陽已拔。敵兵大敗。今宜乘勢。率衆長驅。以取遼陽。遼陽爲明經略所在地。得此遼東不復爲明有矣。遂命於庚申日出師。得瀋陽後五日也。師至虎皮驛。明兵棄城遁。經略袁應泰聞警。當卽督飭文武官吏。急講防守之策。並決太子河水。灌入城壕。東西作兩開口。一引水入。一壅水使不得外泄。沿陴盡列槍砲火器。兵環四面。守禦甚嚴。辛酉日午。時太祖大兵已至遼陽城東南。渡河未竟。偵卒馳告說。城之西北。有敵兵來。爲數甚多。原來是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董仲揆等。奉了經略袁應泰的急檄。率領兵馬約四五萬人。來城外五里。結寨安營。爲是與守城

兵互爲應援。太祖見說。卽命左翼四旗兵往擊。四貝勒以敵衆。因自請進戰。太祖止之曰。我已令左翼往擊。汝勿前進。可率右翼兵駐城旁以監視之。四貝勒力請曰。監視敵城。後至之兩紅旗兵足以辦之。言畢遂領所部護軍前進。太祖恐有失。乃命兩黃旗護軍往助。話說四貝勒。統領所部。直衝明營之左。明兵發砲應戰。四貝勒不之顧。奮力突擊。已迫其營壘。明陣遂搖。此時太祖所派之左翼兵也。同時奮力殺到。兩軍夾擊。明兵大亂奔潰。四貝勒乘勝追擊六十餘里。直至鞍山乃還。當兩軍交戰時。城內明兵。衝出武靖門。本想援助城外之接戰明兵。無奈太祖早已安下監視隊。一陣堵殺。明兵不能如願。只得依然退入城內。但是門小人多。爭相擁入。以至填塞門洞之中。人馬自相踐踏。死者相枕藉。自此明兵遂不敢再出。太祖亦以天晚。命令收軍。在城南七里外駐營。次日太祖乘馬。率領衆將。繞城觀察形勢。因諭諸貝勒大臣曰。觀繞城之水。西有開口。可令左翼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壕水旣竭。其城可破。於是分派軍士。衛以楯車。前往冒死掘塞開口。但是明軍方面。把這兩道開口。保衛得十分嚴密。沒有絲毫疏虞。搶掘多次。明兵砲火。便如冰雹驟雨一般。一刻也不停止。所以左翼掘開將校。使人馳告太祖曰。某等非不效死。但掘開口甚難。損失亦大。不如奪橋易。太祖曰。橋可奪。試奪之。如得。亟來告吾。當進攻此門。此時壅塞水口之決死隊。已然成功。水勢頓

滅。右翼四旗之棉甲前鋒軍。遂乘勢布列楯車。進擊東門外之明兵。砲火連天。喊殺震地。鏖戰多時。右翼楯車。已然渡過壕溝。殺在一處。這時又來紅甲護軍二百人。兩白旗兵千人。一齊參加戰鬥。明兵不支。其騎兵先遁。各貝勒所率白甲護軍。又繼續掩至。生力之兵益多。明之步軍。亦被射退。望城而奔。大兵從後縱擊。直至東門之外。明兵死者甚衆。時左翼之掘水閘者。已改變方略。逕奪武靖門外之壕橋。果然比掘閘容易。因爲明兵偏重閘口。沒想到敵兵竟敢奪橋。所以堵截不住。壕橋竟失。兩軍遂在城廂之下。演成了巷戰。怪物一般的楯車雲梯。也在城脚下豎起來了。城上守兵一見。火箭火罐以及足以摧毀雲梯之物。一齊山城上拋下。雲梯楯車之着火者。以及軍士被打殺燒傷者。不計其數。但是前仆後繼。凡得手的。便如捷彘飛鳥一般。相繼登城。拔出短刀。在城上白兵搏戰。於是遼陽西面城堞全得。把住了城之兩隅。這時右翼之攻北面者。亦皆下馬步行。運搬薪芻。填平了幾處壕塹。節節逼近城垣。日將暮。太祖聽說左翼兵已然登城。遂撤攻城兵。以益登城之衆。雖然是一面。已然上城。差不多已等攻陷。因爲城外守禦全失。只有城內兵將。已是無濟於事了。所以城內明兵。益發慌了手脚。是夜。明道員牛維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棟。戶部郎中傅國等。見事不佳。相繼絕城而遁。因而城內大亂。逃者越多。直到天明。城門已不能閉守。遼陽遂陷。這時明經略袁應泰。還在東北隅之鎮遠樓督兵拒戰。及見城破。因謂御史張銓曰。君無守城責。可以去矣。語畢。佩印劍自

縊死。其僕抱屍痛哭。遂焚樓從死。僕名唐世明。可謂義矣。其餘文武官吏。死事戰沒者。載在清史。不消細說。惟御史張銓被擒。衆欲生之。四貝勒亦喜其人。惜其才。援引古今。勸其投降。銓曰。我所以不卽死者。恐闔城官民悉坐塗炭耳。今城中已安。我若不死。不特青史遺喪節之名。卽吾老母弱息。皆不免受唾罵矣。言念及此。雖欲不死。不可得也。終不從。衆見其堅執一死。乃往告太祖。太祖曰。彼若知天命來歸。宜優禮厚遇之。今戰而被擒。生又非其所願。以求死之人。而我養之。豈能爲我用乎。宜遂其志。四貝勒依然不欲銓死。反復開導。仍不從。乃聽其死。而厚葬之。話說遼陽既下。當日正午。太祖率衆入城。商民人家。懸燈結彩。歡呼萬歲。婦女亦皆盛裝出觀。沒有一點驚懼樣子。好象早已豫定必有此日。這就皆因平日人民早已歸心。便是太祖國中。久已夫已然養着遼東百姓。耳口相傳。已是成了一家。所以雖是婦女。心中不但不怕。反倒都想瞻仰瞻仰太祖。到底是怎樣一位英雄人物。如果平日沒有德政可言。把老百姓也當敵人一般看待。縱虎狼之衆。四出搶掠。憑仗武力。無惡不作。不用說老百姓心裡自有算計。不能心服。便是照范文程甯完我那樣有才略的人。也決不能委質稱臣。劃謀獻策呵。我們但看遼東民衆那樣歡迎太祖。就可以知道恩結善待。匪伊朝夕了。閒言不表。話說遼陽既下之後。遼河以東之三河堡。東勝堡、長靜堡、長寧堡、長定堡、長安堡、長勝堡、長永堡、靜遠堡、鎮西堡、平定堡、定遠堡、慶雲堡、永寧堡、清陽堡、鎮北堡、威遠堡、

靜安堡、靉陽堡、新安堡、湯站堡、鎮東堡、奉集堡、穆家堡、險山堡、鱗場堡、紅嘴堡、歸服堡、孤山驛、虎皮驛、鞍山驛、石河驛、長勇營、威寧營、武靖營、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甜水站、殷家莊、瀝馬吉、永寧監、五十寨、古城草河、新甸、寬甸、大甸、永甸、長甸、鎮江、鳳凰、蒲河、懿路、范河、中固、熊岳、贊固、岫巖、望海塢、黃骨島、青苔峪、海州、耀州、蓋州、復州、金州等。大小七十餘城。無問官民。一律投降。都作了太祖的子民。這也可以證明太祖建立王業。統一全國。不必全用武力。天與人歸的實例。也正自不少呢。不然的話。以遼東這樣多的城鎮。就讓用武力去打。也得一年半載。纔得竣事。但是武力打平以後。人民不能心悅誠服。又待如何呢。我們知道太祖。時常給大家講論古時聖帝明王的事蹟。並且每有舉動。必然祭告上帝大神。可見太祖心中所抱的理想。是要把古昔的治隆之世。重現於今日。他不分彼我。也沒有種族的僻見。凡是上合天心。下遂民願的事。他都喜歡去作。固然在當時。他的武力。是很強大了。但是他所收服的地方。決其不是單憑武力。或先以恩結。使其自投。或出以力取。而施以惠撫。加以謀略天成。胸襟濶大。是以民之願歸。如水就下。却說太祖既入遼陽。一反明官不合理的政令。釋獄囚。從新使人辦理訟訴之事。凡明官之被奪職者。悉復原官。又發帑銀布帛。大賚官民。凡總兵以下。以及士卒民衆。無不頒給。既而又命第十子德格類。姪介桑古。偕八旗大臣。率兵千人。巡視各地。安撫人民。所至悅服。

惟鎮江一帶居民。以與朝鮮相隔帶水。多有移入朝鮮境內者。太祖因以書致朝鮮王李瑋曰。今遼東官民。已易服歸順。官俱服原職。爾仍欲助明則已。不然。凡屬遼民之渡鎮江而竄者。可盡反之。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勿我怨也。當明廷四路進兵之時。朝鮮已與太祖通款。所以歸其二帥。不折一兵。但是朝鮮國內。一樣也是黨派分歧。並無一定國是。後來到了太宗時代。所以舉兵入朝鮮。至結城下之盟。全由黨論不一所致。不過此是後話。此處不提。話說太祖取遼陽城是三月二十一日的事。到了四月初旬。兵後的事。也都料理完竣。太祖便有意遷都遼陽。爲久遠之計。只是不知貝勒大臣意見如何。所以特地把大家都召喚了來。開了一個御前會議。太祖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都城耶。諸貝勒大臣。因爲都在興京住慣了。並且家屋財產。田土牛馬。都在彼處。遼陽雖稱重鎮。但是除了少數的商民。只有一座殘破不完的古城。遷居此處。那是何等的不方便呢。所以他們皆以仍回都城對。爲目前計。諸貝勒大臣回都之見。也未嘗不是。不過往久遠裡一想。那未免見識太狹了。當初楚項羽。得了關中諸地。不自建都咸陽。却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把大好山河。拱手讓於漢王。這是何等的失計。諸貝勒回都之見。恐怕也跟項羽差不多。所以太祖諭之曰。國之所重。土地人民。假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復爲敵兵所據守。城堡居民。亦必悉匿山谷。不復爲我有矣。棄已得之疆土。失已附之民衆。他日又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遼東

爲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天旣與我。卽宜居之。否則必有後患。諸貝勒大臣見說。芽塞頓開。皆贊遷都之議。不在話下。提回來。我們再講一講明廷那一方面的事。自從遼陽失守。經略袁應泰死事的消息。傳入北京。朝廷震駭。莫知所措。閣臣劉一燾大叫曰。使熊廷弼在遼。必不至此。立刻對於當初彈劾熊廷弼的諸人。給了一個大沒面目。明之天啓帝。到了此時。也深悔罷廷弼之非。忙降急旨。起廷弼於家。仍使爲經略。同時擢王化貞爲巡撫。這位化貞先生。山東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右參議。分守廣寧。時蒙古察哈爾諸部。乘機窺塞下。化貞力主懷柔。並請發帑銀百萬兩。以款之。以此之故。蒙古諸部。甚感化貞。相約不動。林丹汗與太祖書。倍極驕慢。卽在此時。及朱童蒙查勘遼事。也說化貞有才具。深得西人心。所以明廷於遼瀋相繼失陷後。立進化貞爲巡撫。把遼西之事。全都付託與他。並且言聽計從。這也是因爲遼陽陷落後。人人都以爲遼西必不能保。但是化貞一方面激勵士卒。一方面聯絡蒙古。提弱卒以守孤城。毫無畏葸之狀。因之人心大安。他的時望。也越大了。但是他的才幹。實在不如廷弼。迂濶萬分。廷弼本來不應當與他共事。不想牽就多時。卒受其累。至於殺身。這未免太可惜了。話說廷弼遵旨入朝之後。首請罷免言官。帝不許。於是廷弼乃建言三方布置之策。所謂三方者。廣寧用步騎兵。於遼河沿岸。列置壁壘。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經略置於

山海關。以節制三方。明廷一一嘉納。廷弼又請募兵二十萬。募糧器具。責成戶、兵、工三部。於是廷弼以七月赴任。臨行時。明帝賜以麒麟服一襲。彩幣四。宴於郊外。命大臣祖餞。蓋異數也。要知廷弼到任以後。事體如何。且待下回。

第十回

君臣歡宴嘉悅有功

經撫不和明師敗績

話說遼陽失陷以後。明廷震驚。只得降下一道急旨。又從江夏本籍。將熊廷弼宣進京來。仍然付以經略大印。廷弼乃建三方布置之策。明廷一一嘉納。並賜衣服彩幣。命大臣祖餞。以寵其行。這樣看來。好象明廷此次再起廷弼。是十分信任。決其不能再蹈前此覆轍。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明廷既然以熊廷弼足以擔當遼事。論理自然要與以實權。一切軍事。都應歸他一人調度。不應再用別人。以分他的權。掣他的肘。無奈那時明朝的天啓帝。內而任用宦官。把持一切。就如一個魏忠賢。差不多就總攬着天下大權。除了納賄行奸。旁的爲國爲民意識。一點也沒有。外廷呢。也是小人多。君子少。那些小人。

自然都是魏黨。惟命是聽。便是君子。一樣也是激於黨論。於國家大事並未見有什麼裨益。昏庸的天啓帝。被這樣的惡勢力所包圍。自然失其權衡。沒有定見。有人說熊廷弼足以存遼。立刻便起用廷弼。有人說王化貞才堪大用。又立刻把化貞進爲巡撫。偏巧這位王巡撫。又是一位主戰的。所說的兵略。是朝廷所愛聽的。因爲連年用兵。不但沒打一次勝仗。反倒把遼東葬送了。這在明廷是如何恐懼呢。一定還想再打一仗。趕快把遼瀋開鐵一齊收復。才得安心。如今見王化貞說得天花亂墜。好象指顧之間。就能成功。深合相當明廷的脾胃。所以那時明廷。信任王化貞的心理。比信任熊廷弼心理。尤爲十分濃厚。以此之故。實權皆被王化貞所把持。經略反倒成了虛設。這是多末不合理的事。到後來。經撫不和。竟自失守了廣寧。可見當時明廷。對於軍國大事。是怎樣的胡塗昏謬了。明方經撫不和的事。且待後言。如今乘此機會。先把太祖定都遼陽以後的事說一說。說話太祖既然定都遼陽。真是一新氣象。不比往常。當初遼陽有明兵在此防守。商民疲於供應。自不待言。而且風聲鶴淚。攪擾不寧。所以農戶人家。生恐種種勒派。多往興京就役。不但免了許多徭役。每年皆有十數金的賺頭。如今遼陽旣成國都。新興事業。自然一天多了一天。居民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富裕。人口的增加。更是不免。太祖一見國都日見繁庶。生恐人多乏食。又恐軍民人等。奢華偷安。不務正業。遂令官府調查農田。以及各處未墾荒地。把所有官私地畝。抽出。分給無產農民。計口授田。爲了此事。曾有下面這樣一

道諭旨。

海州一帶。有田十萬日。遼陽一帶。有田二十萬日。共三十萬日。宜分給駐紮該處之軍士。以免閒廢。其該處人民之田。仍令其就地耕耘。遼陽諸貝勒大臣及素封之家。荒棄田畝甚多。亦宜歸入三十萬日之內。二處之田。如不敷分派。可以自松山堡。及鐵嶺、懿路、蒲河、范河、歡託霍、瀋陽、撫順、東州、馬根丹、清河、孤山等處之田補之。若仍不敷。可令至邊外開墾。往者明國富戶。大都廣有田土。已不能徧耕。則佃諸人。所穫糧米。食之不盡。則以出售。至於貧人。家無寸土。餅無斗儲。一餐之糧。亦出自沽買。一旦財盡。必至流離失所。夫富者與其蓄有用之糧。以致腐爛。積有用之財。徒行貯藏。何若散給貧人。以資贍養。既獲令名。又積福德也。自諭之後。本年所種之糧。准其各自收穫。嗣後每一男丁。給地六日。以五日種糧。一日種棉。按口均分。家有男丁。不得隱匿不報。致抱向隅之恨。乞丐僧人。皆給以田。務使盡力耕作。勿自暴棄。其納賦之法。用古人徹井遺制。每男丁三人。合耕官田一日。又每男丁二十人。以一人充兵。一人應役。至如明國官吏。卽不聚斂民財而以一參將遊擊之微。年亦入豆米五百石。麻麥藍靛。不在數內。每月木炭。紙張。菜蔬等費。又索取至十五金之銀。朕將此項虐政。概行禁止。執法行政。一秉至公。所有官員。皆由朕給以銀米。不准向民間勒索。免蹈明覆轍。百爾臣工。凜之勿忽。

以上這道諭旨。是由滿洲老檔秘錄鈔出的。我們由現在來看。這固然是個驚人的德政。也可以說是千古以來關於田制的大改革。在滿洲史料裡。是篇最有價值的東西。錯非照太祖那樣雄才大略的英主。恐怕誰也沒有這麼大的決斷。我們要知道明末的政治。已然腐敗到家了。單說貧富的懸殊。那便是一件極其可怕的事。至於土地。也多半盡入富室豪家。如今太祖不但把官荒分給軍民。並且把富室的田土。也諭令勻給貧民。實行井田遺制。這在軍國要務上。固然不外足食足兵的大計劃。可是由一般國民經濟上看來。因此也調濟了不少。免去畸形不均的現象。何況又制定俸銀俸米。不許官吏向民間勒索一物。在明末積困的商民。得此。那能不頌聲載道呢。不過這是天命六年的政令。以後的變遷。當讓經濟史專門家來研究。我們講演故事的人。便無暇及此了。却說對於太祖計口授田的事。一般軍民。固然十分感泣了。那末現在還有許多攻克遼陽的大將們呢。太祖又怎樣獎賞他們呢。這里也可以記述一下。太祖因爲衆將奮不顧身。攻克遼陽。乃於秋七月殘暑未消的時候。諸鮮畢獻。大宴群臣。凡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全行賜宴。真是衣冠齊楚。翎頂輝煌。左右分作兩列。太祖親酌金卮勸飲。各賜衣一襲。諭曰。明之萬歷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欲侵奪我國之地。故致喪其將士。而又失其疆土。此天之厭明而佑我也。然朕仰承天眷。得至於斯者。亦賴爾諸臣之力。酒一卮。衣一襲。豈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勞。以此表朕心之嘉悅而已。衆臣見說。無不感激。當下君臣歡宴。有如家

人父子。惟飲酒之際。太祖忽然有些傷感。因謂衆臣曰。惜此盛會。吾大臣費英東、額亦都不及見矣。原來費英東以天命五年春三月因病卒於家。是日雲起有聲。天大雷雨。忽然晴霽。有侍衛某。遇之於途。見公騶從甚盛。且呼侍衛至馬前。囑其善事英明皇帝。侍衛不解所謂。及至興京。始知公卒。所遇者。公之神也。太祖數臨其喪。哭之甚慟。謂左右曰。吾股肱大臣。與同休戚。今先彫喪。能無悲乎。天命六年六月。攻克遼陽後。不幸額亦都亦卒。他的功勞事跡。詳載清史本傳。這裏節鈔一段人所不能的事。較之石碣大義滅親。尤有聲色。可見古大臣爲國慮患無所不至。

『額亦都次子達啓。少材武。太祖育於宮中。長使尙皇女。達啓怙寵而驕。遇諸皇子無禮。額亦都患之。一日集諸子譙別墅。酒行忽起。命執達啓。衆皆愕。額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殺子者。顧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負國敗門戶。不從者血此刃。衆乃懼。引達啓入室。以被覆殺之。額亦都詣太祖謝。太祖驚惋久之。乃嗟歎額亦都爲國深慮。不可及也』。這是清史本傳之一節。我們不是事事全說古人好。照這樣的事。今人就不會有。一個國家。爲什麼就有盛世。使人人都享着治隆的幸福。那不是偶然的事。所以我們必得讀古書。更應當很熱心的崇拜英雄。能够這樣。所們的社會。才會有出息呵。閒言不表。却說太祖既然念及開國二位勳臣。遂命人備辦禮品。祭其坟墓。自此以後。政令益修。軍備越厚。遂有取遼西之意。不想這時忽然有明將毛文龍受了廣寧巡撫王化貞的密令。着

他隨時擾害沿江（鴨綠江）各地。以牽制太祖。不得西進。其實文龍雖爲明將。却是跋扈異常。心目中並不受任何人的節制。他自從割據了皮島。把住了鴨綠江口。招聚亡命。經營私商。島內聚集了有七八萬人。往好裡說。不亞海外天子。往壞裡說。儼然就是一個海盜頭目。他利用明廷用兵遼海之際。百般挾制。要求兵餉。無非要爲鞏固他個人勢力。真正效忠明廷的事。却是毫無。但看他屢屢與太祖通信接洽投誠的事。此人心跡。可以想見。近來他見太祖的勢力。已無擴至朝鮮國境。他的根據地皮島。不免受了極大威脅。他一方面爲見好於明廷。要求餉銀。一方面也爲自家地盤計。對於沿江地方。自不免要有一番擾害舉動。以觀取形勢。有機會便進取。無有機會依然退保皮島。偏巧此時鎮江城。中軍裨將陳良策。受了毛文龍的勾結。秘密使他堡人民。詐稱兵至。鼓噪大呼。時在深夜。不辨真假。因此城中驚擾。良策乘亂。率領亂兵。把守城遊擊佟養正。給襲殺了。他的兒子豐年。率領家丁僕役與亂兵格鬥。也都被害。一共死了六十餘人。直鬧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良策這才率領自己親信。發聲喊。竟自叛投文龍去了。湯站險山二堡居民。亦有受了文龍利誘。相約叛去者。消息報到遼陽。太祖大怒。遂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往討毛文龍。時文龍屯兵朝鮮境上。阿敏從鎮江備舟逕渡。直指其壘。文龍兵向以劫掠爲能。不時出沒。攻城野戰。絕無所能。所以一戰之下。把文龍所率之衆。殺得七零八落。望影而逃。斬其遊擊一人。兵卒死者不下一千五百餘。文龍僅以身免。

單人獨騎。落荒而走。從此他身隱皮島。不敢再出。經此一番擾害。太祖益恨明廷。以爲這都是廣寧巡撫王化貞從中作祟。到了天命七年正月。東邊之事。已然佈置就緒。遂留族弟鐸弼、貝和齊、及額駙蘇巴海。統兵留守遼陽。親率諸貝勒。並各旗大臣。統領雄兵二萬五千。往征廣寧。却說廣寧巡撫王化貞。自袁應泰死後。明廷雖暫時以薛國用代理經略之職。誰知這位代理經略。病不任事。每天只是愁着。把事全都託給化貞。他也就儼然以經略自居。一切軍政。專斷獨行。更不與他人商量。大有躍躍欲試之狀。他部署諸將。打算沿河設立六營。每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

及至熊廷弼到任以後。聽說他正自有這分地設營的辦法。頗不謂然。因向明廷上疏說。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皆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設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疏上。明廷褒答。以此之故。王化貞的計畫不得如願。心中十分懊惱。乃盡委軍事於廷弼。這一來。他們二人自然有了意見。並且當時由各處調來許多援師。化

貞一概命名爲平遼軍。因是遼人多不悅。廷弼又請改爲平東。或征東。因爲遼人未全叛。怎麼能用這種名稱。以傷人心呢。由是兩人益相左。而經撫不和之議起。廷弼又請遣使朝鮮。乞其出各道兵。爲聲援。藉以助成三方布置之策。偏巧這時毛文龍勾結鎮江官民。搗了一次亂。化貞自謂這是他發縱指示之功。又謂敵已棄遼陽。有人待爲內應。蒙古各部。已許他出兵四十萬。如果我師一出。遼瀋可復。六萬敵衆。不難一鼓蕩平。簡直是一派夢話。不想明之兵部尙書王鶴鳴。深信不疑。居中袒護化貞。發兵餽餉之事。竟不令廷弼知。於是兵權又歸化貞。他擁兵十餘萬。廷弼僅有五千人。史言化貞爲人。駿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惟務大言。以欺罔中朝。欲不戰而收全勝。他的理由是李永芳必爲內應。蒙古察哈爾必有兵來助。外有援兵。內有策應。所以不出兵則已。一出兵必獲全勝。廷弼說。這都是不可必的事。而且也不足恃。到後來李永芳也沒內應。蒙古兵也沒來。倒是太祖的大兵。已先到了遼河岸邊的東昌堡。其實照王化貞那種措施。不但是熊廷弼早已料到廣寧必有失敗之一日。便是廣寧城中一般人士。也好像感到了春冬之交。河水結冰之日。太祖的大兵也就該來了。現在是正月。那河水兀自堅挺着。所以太祖的人馬。行所無事。已然渡過遼河。防河明兵。自知不敵。棄營而遁。太祖的先鋒騎兵從後追擊。已然進迫西平堡。依照熊廷弼的意思。這時應當集中兵力於廣寧。引敵兵至城下。然後由側面橫擊之。雖非必勝之道。可保萬全。但是素不習兵的王化貞。偏自己有他的兵略。

竟不聽廷弼之言。分兵鎮武、西平、閭陽、鎮寧等各堡。他自己却在廣寧坐守。並且還擁有一大部分重兵。這樣的分配調度。不用說知兵的熊廷弼甚不謂然。便是平日過信王化貞的兵部尙書張鶴鳴。也以爲這種兵略。不甚穩當。大抱不安之念。這時太祖的先鋒精銳。已然到了西平堡城下。守將羅一貴。忙率軍卒。登陴拒戰。相持良久。大部後軍繼至。將西平堡團團圍住。太祖命人勸一貴降。不從。遂布楯車雲梯。一陣攻打。由辰至午。僅不過四五小時。明兵自己不支。四面皆潰。其城遂破。羅一貴及軍卒員弁。不下萬餘人。幾乎全滅。生者無幾。太祖方欲收軍。探馬報說。廣寧城中已有援兵到來。乞作準備。原來王化貞聽說西平被圍。忽派總兵劉渠。參將祖大壽等。大將十餘員。統領大兵三萬人。來援西平。不知形勢全非。明兵惴惴恐懼。已無鬪志。此時太祖之兵。不及整列。卽往迎戰。明將亦欲乘機一戰。而復西平。那里知道太祖之兵。平日訓練有方。其臨陣赴戰。不必全由長官指揮。至必要時。進退自如。皆能人自爲戰。明將不知。以爲乘其未及佈陣。一衝可以四散。萬沒想到。明軍還未衝上。太祖之兵。早已驟馬飛至。長槍亂挑。弓箭齊發。四面八方。同時衝入敵陣。當下明軍大亂。整列的倒被不整列的衝擊得五零四散。常言說得好。一人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是一萬多鐵騎軍士。不顧生死。奮然殺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事了。明方兵將。遭了這樣意想不到的衝殺。當時立脚不住。紛紛向

後方潰退。太祖揮衆掩殺。直追到五十里以外之平洋橋堡。明兵死者不知其數。劉渠以下各將領。多數戰歿。惟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萬言。率領殘兵遁去。太祖因爲天已昏暮。遂令收軍。是夜駐蹕於西平堡。單說巡撫王化貞。他平日雖然一力主戰。却是一次也不會親臨戰陣。固然在以前他也率領兵將到過一次遼河。那是因爲他已然是會了蒙古兵。和心裏想着李永芬必爲內應的原因。後來蒙古不但沒有出兵。有好多部長貝勒。反到和太祖結親聯好。李永芳一向也沒有消息。他的兵。只可原樣又帶回來。原來他的主戰說。並不是自己去戰。乃是妄想有個恰好的機會。由別人去戰。而他坐擎戰功。如今他所幻想的機會。一件也不會實現。反倒把太祖的大兵。引到家門口。這正應了廷弼的話『撫臣（王化貞）恃西部。（蒙古）欲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拒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不戰而勝。那得是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勢力。自己毫無能力。但傲倖別人幫忙。這實在是危險萬分了。自己撐拒。已然是不可免。王化貞應當怎樣應付呢。西平失了。援軍也是損兵折將。大敗虧輸。廣寧城中。已自人心汹汹。朝不保夕。他平日不聽人言。可是最信任一位參將孫得功。分兵河上。赴援西平。差不多全是此人的主謀。現在西平不守。援軍四零五散。祖大壽已然跑到覺華島裏去。有名無實的經略熊廷弼。也不便在山海關坐鎮了。念在同官之義。而且自己也有責任。只得率領自己所部五千弱卒。來援廣寧。這時孫

得功又有了主意了。因向王化貞說。爲今之計。惟有發兵到平洋橋去堵截。王化貞只得由他。於是城中更無一兵。所有兵將。全由孫得功一人掌握。他已知道廣寧不能再守了。戰也無濟於事。不如及早覓個出路。以保全首領。或者比現在更富貴起來也未可知。因向守備黃進。千總郎紹貞、陸國志等七人商議。曰。見麼。大事去了。乘此機會。不如另幹功業。吾欲投降。公等以爲如何。黃進等也以爲然。當下議定。共詣太祖御營投誠。並言願生縛王化貞以爲進見之禮。太祖笑許之。賜以銀幣信牌。仍遣回營理事。諸人叩謝而退。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十一回

失廣寧二臣被罪 禦敵衆三婦建功

却說廣寧城中。既無兵將。居民一夕數驚。及至孫德功等。納款投降。消息益惡。訛言四起。有謂敵兵已至城外者。因此城內大亂。爭相竄走。參政高邦佐。出而約束。到了此際。誰還聽他的話。後來他也知道孫得功是當真投降了。早已驚得目瞪口呆。沒法子。只得去報告王化貞。這日王化貞。呆頭呆腦。正自在他的官署中。闔戶辦理軍書。忽聽通的一聲。排闥闖進一人。他正伏案作書。不覺嚇

了一跳。抬頭看時。却是參將江朝棟。慌慌張張。跑了進來。化貞一見。大怒說。什麼事。不先知會一聲。便闖了進來。太沒有體統了。江朝棟見說。又急又氣。大聲呼曰。還不知道嗎。孫得功已然投降敵人。大帥不走。就要束手被擒了。化貞見說。就如青天打個霹靂。只嚇得骨軟筋酥。不知所措。連動彈都不能了。江朝棟只得把他挾出屋來。掖上早已備好的一匹馬上。着兩個僕人。護他出城。真是慌不擇路。狼狽而逃。這時高邦住也由後面趕了來。呼住說。公欲何往。化貞說。事已至此。吾留此無益。不如去見熊經略。商議恢復之策。邦佐曰。公去。此城何人守之。化貞曰。敬以煩君。邦佐見說。大哭而去。回到署中。知到此城萬難保守。遂自經死。單說化貞。行了一日。已至大凌河。正與熊廷弼相遇。化貞不覺痛哭。廷弼却是發出一陣冷笑。問曰。公言六萬之衆。可以一舉蕩平。竟如何乎。化貞見說。直羞得滿面通紅。俯首無言。待了半晌。纔慙然向廷弼說。吾意欲守寧遠前屯。公意如何。廷弼曰。嘻。已晚矣。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以自己所部五千人。盡授化貞爲殿。把沿路所有積聚。以及居民房舍。全行焚棄。他們就這樣丟盔擄甲。好象馬謖王平。失守街亭一般。入關請罪去了。話說自化貞逃出廣寧以後。城中無主。益形糜爛。幸喜當時城中有一名千總。名叫石天柱。原是滿洲人。因見城中慌亂。人民十分驚擾。乃與當地秀才郭肇基。聯合紳衿。出而安撫民衆說。如今大官都跑了。我們無故驚擾。有害無益。大家不如各安職業。我們出城去見彼國統帥。要求勿得擾害

居民。再說彼乃節制之師。也不會有這樣的事。大家千萬不要被謠言所誤。這樣一來。果然安頓了許多。次日石天柱和郭肇基。果然來到大營。求見太祖。當有人把他們引到御前。太祖甚爲嘉獎。每人賜鞍馬一乘。令旗一面。着他們回到城中。曉諭居民。各安職業。嚴查宵小。維持地方。二人謝恩而退。是日又有西興堡備禦朱世勳。中軍王志高。及以正安堡千總等。相繼來降。太祖並賜以信牌遣回。使各盡職守。是月庚申。大軍行至廣寧城東三里許之望昌岡。城中比戶焚香。紳士庶民。備乘輿。設鼓樂。執旗張蓋。俯伏迎謁。太祖一一慰勞。並以優詔安撫之。依然乘馬入城。萬民瞻仰。無不感激。到了城中。駐蹕巡撫公廨。這已在化貞棄城逃脫第二日之後了。明遊擊羅萬言。前在西平戰敗。逃入山中。至是聞城中安寧如故。並且投降各官。一無傷害。仍任原職。這真是王者之師。不由感激。當下自來乞降。於是平洋橋守堡閔雲龍。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錦州都司陳守志。鐵場守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州守堡鄭登。右屯衛備禦黃宗魯。團山守堡崔進忠。鎮寧守堡李詩。鎮遠守堡徐鎮靜。鎮安守堡鄭維翰。鎮靜堡參將劉世勳。守堡臧國祚。鎮邊守堡周元勳。大清堡遊擊閻印。大康守堡王國泰。鎮武都司金礪。劉式章、李維龍、王有功、及壯鎮堡。閭陽驛、十三山站、小凌河、松山、杏山、牽馬領、戚家堡、正安、錦昌、中安、大靜、大寧、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勝、大鎮、大福、大興、盤山驛。四十餘城之官、各率所屬官民來降。差不多闕以外。遼西各地。

莫不望風而歸。太祖對於人民。愛如赤子。對於官吏。待如股肱。一律優遇。惟獨照孫得功那樣的。未免有些害怕。當初王化貞是那樣信任他。言聽計從。資爲腹心。一旦失勢。投降別人。其罪還小。甚至欲生縛舊主。以作進見。這樣無義狠心之輩。若是假以權柄。必至無所不爲。商民住戶。還不被他任性蹂躪。倒不如遇機除去爲是。可見一個人。無論去就。以及在官在私。總要公正。作事總要光明。寧可使人諒。不可使人恨。心術一壞。舉措全非。結局也是難討公道。一部廿四史。無非是懲勸二字。我們雖然不能事事全跟古人符合。那壞人所作所爲的事。也當引爲龜鑑。就拿這里所說的孫得功來論。固然可恨極了。可是那徒務大言的王化貞。也未嘗不可恨哪。他身當方面。本來不知兵。偏好言戰。又不納人言。可是專一信從孫得功的話。不但失城失地。喪師辱國。連他自己也險被孫得功縛了去。作爲進身之階。他不但不知兵。而且又不知人。這樣人教他擔當大事。實在是明廷一個極大錯誤。怎能不亡國呢。可見用人一節。關係實在太大了。尤其是長官階級。對於所部。更應當妥慎選擇。不可任情偏信。便是胥吏末僚。也該虛心體查。驗其心術。不然的話。那真把國事當兒戲了。危險的程度。還用問嗎。閑言少叙。話說太祖在廣寧城中。把撫循人民。分布職守。安插降將。以及頒賞將士諸大端。辦理完竣後。當下撥派人馬。向西進發。打算趕上熊廷弼王化貞。一鼓成擒。直撲關上。不料熊廷弼已將沿途糧草。以及民間廬舍。全行焚棄。大軍所至。一片荒涼。豪無所得。

轉饒又不能急至。僅到了中左所。太祖只得命令還軍。仍駐廣寧城。因此熊廷弼王化貞。得以從容遁去。這好象是他一人一件幸事。那里知道他們逃進關去。還不如戰死沙場之爲得。尤以熊廷弼所遭不幸。過於慘酷。容後再說。單表太祖回軍至廣寧城中。因見義州地方。最易受蒙古攻略。因命大貝勒四貝勒。率兵招撫其民。不想這里明方駐兵。閉城拒戰。只得以兵戎相見。一陣攻打。因克其城。軍威益振。所有遼西民衆。除了被熊廷弼王化貞燒了廬舍。驅入關內的。全部作了太祖子民。但是遼西地方。連年用兵。又與蒙古毗連。他們所受的攪擾。當然是十分痛楚。因爲這個。太祖特命關係大臣。在遼河以東。相度相當地方。並且撥出許多農田。諭令遼西農戶。盡量移往河東。這一來。不但免去明兵及蒙古人的侵害。對於遼東一帶的人口。以及生產力。也自增加了不少。所以研究滿洲經濟史的。對於此點。也是不可忽略的。話說太祖的兵威。既然達於遼西各地。素與此地接近往來的蒙古各部。生恐太祖移兵撻伐。不如及早歸附。遂命烏魯特部、貝勒明安、謬勒哲依圖、索諾木、吹爾扎勒、達賚、密賽、拜音岱、噶爾瑪、昂坤、多爾濟、固祿、綽爾齊、齊卜塔爾、布延岱、伊璘齊、特凌、以及喀爾喀部貝勒。錫爾呼納克。並台吉多人。率領所屬三千餘戶。各驅牲畜。搭載帳幕什具。由草地上。結隊直向廣寧而來。單說牛馬駱駝。便結連一百多里。就好象傾國以遷似的。太祖聞報。忙命貝勒大臣。率領八旗精銳。整隊出迎。這些蒙古貝勒台吉們。那里見過這樣的軍容。一個個馬上

私語。無不驚駭讚嘆。及至臨近。彼此下馬行禮。命將人衆牲畜。屯於城外。然後把衆貝勒台吉等。道引入城。管待安置。次晨、太祖於廣寧城中。大會蒙古諸貝勒台吉。設擺豐筵。以宴勞之。每人賜貂、虎、狐、貉、獾、獺等皮裘各一襲。蟒衣、紬緞、布帛、金銀、田廬、僕從、牛馬、糗糧、器具等物。莫不具備。又依各人品位。授以職官。諭之曰。我國風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僞。無凶頑暴亂。拾遺於道。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獲膺天眷。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頌佛號。而欺詐橫暴之風不息。天弗汝佑。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順於我。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自後勿萌不善之心。若怙惡不悛。卽以我國法度治之。這些蒙古貝勒。聽了這道諭旨。無不感激。果然把不良的習慣。慢慢都革除了。不但心性方面。漸漸馴順。便是日常儀節。也改善了許多。當初他們吃完飯。兩手是油。不懂用手巾。隨便往前襟一抹。現在他們見滿洲貝勒諸事皆有體制。耳濡目染。衣服袍褂。也都稱身合體。具備容儀。語言禮節。也有分寸。不照原先那樣粗野了。原來太祖對於蒙古諸部。不僅使其畏威懷德便算完事。其間還施以相當的教化事業。所以入關以後。深得其用。也就在此了。我們但看太祖的詔勅裏說。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這真是王者之用心。和一般營利經商者。太不一樣。王者覆育四海。一視同仁。賢者和有能力的。固然要加以優禮。對於沒有能力素養的。也必設法教育。使其達於水平。經商營利的人。只顧目前。自然開

口先問你有能耐沒有。有能耐的才要。沒有能耐的滾蛋。由此一點。我們就可以看見王者無大不包。用心最細了。却說太祖自正月甲寅日出師以來。到了癸未日。整整四十天。把遼西一帶。大體上全都戡定了。不過遼西地面。毗連關上。明師雖然一時敗績。將來還免不了牴觸。所以除了一二要地。置兵戍守。其餘地方。多半放棄。乃傳令班師。駕還遼陽。不在話下。單說熊廷弼王化貞二人。自從失陷了廣寧。兵損將折。無地可守。只得焚棄廬舍積聚。驅逐着好幾十萬老百姓。踉踉蹌蹌的。向關上逃了來。一路上哭聲遍野。好不狼狽。他們見國家方面。既然喪師失地。理應負責自裁。如今自家逃了不算。還把無辜百姓。盡數驅逃。這就不知是何居心了。大約因為遼東民衆。久已歸心太祖。爲之加勢。生恐遼西也受傳染。一旦百姓全歸太祖。豈不又替太祖平添了許多生產動力。因為這個。他們不許這偌大的民力。再爲太祖所得。所以才出此毒惡之計。毀了民房。焚棄了積聚。把老百姓也一樣驅入關內。但是這些老百姓。祖孫相承。在關外耕種。已非一世了。田宅的建設。正不知用去若干血汗。如今一旦之間。燒爲平地。他們是如何心痛呢。再說明末的政治。腐敗已極。關裡百姓。已自痛苦萬狀。難道明廷還有辦法安插這些難民麼。也無非是聽其自滅。不想熊廷弼也算一時英傑。只因不肯有利於敵。忍心把百數十萬百姓驅走而就死地。他的罪孽應當有多大呢。如果太祖的兵馬。見人就殺。恣情焚掠。使所過之處。野無青草。也難怪熊廷弼有驅民入關之舉。但是太祖自出師以來。向以

得民爲宗旨。沒有田地可耕的。還計口授田。教他們皆有衣食居處。如今反倒使百姓燒了自己廬舍農具。遠利就害。他們如何不哭不怨呢。只聽男也哭。女也哭。老人也哭。小孩子也哭。連結數百里。打成一片哭聲。慢慢向關上移了去。有那抱病落後的。兵士疑心他們不肯進關。非打卽罵。因此弄得怨聲載道。一個個呪怨着說。你們官兵官將。不會打仗。失了城池土地。却拿我們老百姓紮筏子。我們好幾世的房梁土地。全給毀了。驅我們到那里去。北京的皇上。只認識一個魏忠賢。把我們老百姓能看在眼裡。到那裡也是死。熊廷弼是兵家。心裡有點狼勁。聽了這些怨言。只不過暗笑。王化貞是文官出身。並且呆頭呆腦。聽了老百姓這樣哭叫。想起了他的責任。脖頸上未免就起了一圈冷綫。自己摸了摸也就大哭起來。惟有熊廷弼。始終不哭。總是笑吟吟的。他以爲他這回不但沒罪。而且有功。誰教不聽他的言語。把大權胡亂託給一個呆子手裡。如今喪師失地。責有攸歸。反正都有王化貞承當。那裡知道。他倆是同官。責任也得分負。何況廟堂之上。嫉恨他的。不一而足。誰能替他主持公道。他要想逍遙法外。那實在是萬難了。他們就這樣很狼狽的蹣跚到關上。同時北京明廷。也接到了廣寧失守的消息。便是那精神不甚銳敏的天啓帝。也很特別的吃了一大驚。怎麼前些日子。還有捷報到來。不是說蒙古出兵四十萬。便是說毛文龍大獲全勝。如今却把廣寧失守了。既有前日之勝。萬不應有今日之敗。既有今日之敗。前日之勝也都是假的了。難爲天啓帝。會有這樣的判斷。當下龍顏大

怒。降旨責問兵部尙書張鶴鳴。並命錦衣衛趕緊把熊廷弼王化貞鎖拿進京。張鶴鳴當初本是袒護王化貞。言聽計從。十分信任的。不想自己所推許保薦的人。竟自失地喪師。棄城而走。他的責任也痛感太難了。因怕一律被罪。只得自告奮勇。請求出關視師。諒他和王化貞一鼻孔出氣的人。先不知人。自然也不知己。無非打算離開北京。暫免罪責而已。單說熊廷弼王化貞。遁至關上。已是二月初間了。王化貞依然哭哭啼啼。熊廷弼仍是暗笑不止。原來他心中早有打算。到了北京以後。給他一個合盤托出。因爲他是經略。軍權應當歸他一人掌握。如今朝廷信任不專。又把王化貞進級。諸事相左。不聽調度。失守廣寧的責任。自然應由化貞一人擔負。朝廷實在沒有理由來問他。所以只有好笑。決不在意。直到明廷逮旨到來。他依然是坦率從容。毫無畏懼。及至把他二人拿到北京。不卽審問。先行投在大獄裡。他才有些心慌。

這是什麼事呢。照案情看來。到了北京。便應審理。爲什麼一堂不過。先把人押起來。這不是成了普通民間的一面官司了麼。當時明廷的一切。若由熊廷弼那樣的人來看。固然沒一件事不是笑話的。可是若拿當時的腐敗習慣來說。凡事如此。無不各有內幕。自二月初一。直到四月裡。未加審問。只是在獄裡收着。並且看守極嚴。雖家人戚友。也不許會見。天氣已有些熱了。衣服也不能換。早已生了蝨蟻。熊廷弼到了此時。可真駭怕了。這是什麼事呢。有罪的王化貞。受些苦。怨不得誰。廷弼自

以爲沒罪。一樣也陪他受罪。未免以爲很怪。那里知道。他那三方布置。嚴守待機的策略。因爲王化貞的大失敗。總算替他證實無誤了。如果說他無罪。那末凡是當時排斥熊廷弼。而附和王化貞主戰的要人。一律都得被罪。再說假如明帝依然認他爲有識有才。照舊重用起來。還能有別人的飯。因此大家私相商議。打算一不作二不休。把廷弼也鍛煉成獄。一樣處死。此外還有一個內幕。就是貪財無厭的魏忠賢。也打算利用此獄。敲廷弼一筆竹槓。反正所欺哄的。止有天啓帝一個人。他們在暗幕裡。就這樣私議了好多時。到了四月中旬。才命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由刑部大獄。把熊廷弼王化貞。提出堂訊。可憐他二人鐵鎖郎當。已然困憊得不成樣兒。尤其是熊廷弼。一表英雄。只以辱於獄吏。直弄得豬狗不如。什麼叫干城之將。什麼叫緩帶輕裘。自來英雄之臣。須遇英雄之主。使廷弼這樣人物。與費英東額亦都之倫。並肩而事太祖。聲溢當時。榮蔭妻子者。爲何如哉。不幸生於明末黑暗之秋。而事孱弱昏庸之主。有才不克用。辱於群小。妻子爲戮。真可歎也。却說刑部尙書王紀等。把二人提到堂上。只不過問了問當日廣寧失守的形情。也不聽熊廷弼怎樣辯訴。獄詞早已預先擬就了。只不過履行一個形式。仍把二人押獄。沒幾天。明廷的諭旨降下。熊廷弼王化貞。均行處死。廷弼見說。益發慌了手脚。他倒不是怕死。他以爲和王化貞死在一起太不值了。但是他在關外有兵五千。如能戰死沙場。總比這樣死得有名。只因自負才略。捨不得一死。反倒越弄越拙。

竟死於群小之手。如今他明白了。只得從中設法。希冀緩刑。他知道現在的事。惟憑魏忠賢一人處理。如果賄賂他一筆鉅金。也許買得一命。於是他懇求友好汪文言。爲之斡旋。願以四萬金爲魏忠賢壽。只求緩刑。魏忠賢的爲人。自要有錢。事沒辦不到的。自然就應許了。要他先把銀子兌來。也不知是廷弼沒錢。也不知是後悔。四萬銀子。始終不曾拿出一文。他既然說出四萬之數。大約他的力量足以辦到。這一後悔。他的禍可更大了。直氣得魏忠賢鴉鴉亂叫。因向他的乾兒黨徒說。弼兒這孩子。既要買命。又捨不得錢。老子要他一個命還不算。倒得教他多化幾個。因暗中投意徒黨。速斬廷弼。並把當時替廷弼說好話的朝臣楊漣等下獄。誣他們曾受廷弼的賄賂。偏巧這時市上忽出一本小說。名曰遼東傳。被魏黨諸臣馮銓等所發見。竟把此書。携至禁中。在天啓帝前。誣爲廷弼所作。說他希圖脫罪。嫁責旁人。連皇上都說在裡面了。昏庸而喜聽讒言的天啓帝。竟忘了當日怎的二次起用廷弼。當時大怒。命將廷弼立即棄市。傳首九邊。傳首九邊者。就是把廷弼的人頭。拿到所有駐兵的邊界上。號令示衆。乃是極其慘酷的刑罰。至今關外各地。把蹴鞠的皮球。喚作『熊頭』大約就是由這時傳留的。明廷既然忍心割下他的首級。置於邊外。難免人家要踢着玩了。廷弼既然受了這樣慘刑。明廷群小。猶以爲未足。御史梁夢環。又說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也說廷弼家資百萬。宜查抄以充軍餉。這都是爲見好於忠賢。使他有題目出氣。魏忠賢果然矯旨。令地方官勒限嚴追。平日作地方官

的。兀自揀瘠擇肥的。剖克不已。如今忽然來了這樣一個天字第一號的護符。差不多等於驅虎入市。人人都想染指。只願官家作福作威。打算從中撈幾個錢。熊廷弼的家鄉江夏縣。就相遭了極大瘟疫。無一倖免。不但廷弼一家。巢傾卵破。便是戚友以及素有往來之家。同時破產。家敗人亡。抄起來百數十萬鉅款。如果他是貪官。宦囊富裕的人。或者猶有可說。無奈他兩次出關。正值多事之秋。又想轟轟烈烈作一場。焉有私蓄。所以他的兒子。把產業以及親友家的東西。全折變盡了。也不及十分之一。偏遇見那位江夏知縣王爾玉。又是貪墨非常。以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在追比官款以外。還打算乘火打劫。以飽私囊。所以特把廷弼的大兒子熊兆珪叫到署中說。你爸爸作了一任巡按。兩次經略。關外珍奇異寶。正不知撈了有多少。現在我的靴子都跑破了。你也須對我有點人情。別等我開口。才够朋友呵。兆珪說。亡父居官。公忠體國。從無私蓄。現在祖業都已售罄。那里還有他物。知縣見說哈哈怪笑道。動不動就是公忠體國。把別人都看成奸佞。不用說別的。單說關外的人參。貂皮。你們就不知有多少。藏在別處。想過幾世麼。如今你把人參、貂皮、骨董、文玩。揀那上好的。孝敬本縣便罷。不然時。要你的命。兆珪一聽。不由火起。本想和他對命。又恐添了父親罪名。反正是官敗如花謝。覆巢無完卵。倒不如一死。追隨父親陰靈去吧。想到這裏。他便在江夏縣大堂上。用懷中短刀。自刎而死。家人慌忙回報。兆珪的母親。放聲大哭。乃令一婢攙扶。自去與知縣理論。知縣反誣以攬

開公堂。把女婢剝得赤條精光。責打了四十大板。這樣暗無天日的事。在明末是很平常的。所以人民嗟怨。流寇蠢起。不言熊廷弼一心爲國。反被明廷處以極刑。傳首九邊。還弄得家敗人亡。單說太祖。自廣寧班師。回到遼陽以後。大設筵宴。慶克廣寧功。時太祖有皇子八人。飲酒樂甚。不拘形跡。遂有乘間進問太祖將來誰可以嗣登天賜之大位者。太祖。因進八皇子而諭之曰。繼朕爲國君者。非以其有強力也。若以強有力者爲之。則是以力爲貴。恐天必弗佑之。一人雖有才識。豈如衆謀之長。爾八子卽爲八王。八王同心。庶幾無失。爾八王中。當擇其能受諫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能受諫。所行非善。則更擇其能受諫而好善者立焉。其易之也。必詢謀僉同。謹慎擇賢。必不使不善者徼倖被舉。爾八王中。或一人所言有益於國。七人宜共贊成之。如已旣無才。又不能贊成人善。而緘默坐視者。卽當易之。更於子弟中。擇賢者爲之。勿出於偏私。必同謀合議。衆人皆曰可。而後易之。若因事他出。宜告於衆。勿私往。若入而見君。宜衆畢集。始行入見。會議治國行政之事。務敬祀神祇。若有事則會同八王謀議。設滿大臣八人。漢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其八大臣之次。設滿理事八人。漢理事八人。蒙古理事八人。衆理事審理後。告於大臣。大臣擬定後。奏於八王。八王復行審斷。務期斥奸佞而舉忠直。八王之前。設滿巴克什八人。漢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國君於一月之內。初五二十等日。兩次御殿。除夕詣叩堂子及神主畢。國君躬親先叩拜衆皇叔皇兄後。登寶座。

使受朕叩拜之皇叔皇兄。皆配座於一列。受國人之叩拜。爾等宜謹記父皇訓誨之言。衆兄弟等。不可存兇暴之心。逞挑唆之語。或以蒙古語私相告訐。以圖隱瞞。卽在鄉間時。亦不許私議善惡。設有一二貝勒。不論何人。有議父皇之善惡者。汝等勿置詞妄對。退而同謀。如善惡之事果實。然後置詞答之。乃無怨尤。若任意妄言。則怨尤生矣。八旗之貝勒。無論何人有罪。均宜入告。不可此有罪而告之。彼有罪而不告也。征戰之時。八旗貝勒屬下。與他旗下、凡有事故。經衆審理。而後入告。勿獨自入告。若獨自入告。是非之間。必相爭執矣。若經衆審理以告。則自無怨尤。貝勒處。若欲放鷹行圍以取樂。須衆議皆允。始可行之。見行爲悖逆者。宜公同詰責。庶免心懷讎怨。凡與兄弟等互有怨尤。可以明言。若匿怨不言。則無當於公是公非之理也。父皇如有過失。爾等不可揚爾父之過於衆。必子爲父隱。乃合。隱一事可減一分之罪。隱二事可減二分之罪。凡事皆隱。則父皇所得之罪皆減焉。若不聽父皇訓誨之言。不聽衆兄弟勸導之語。竟行背逆之事。則必自取罪戾。於取罪戾後。猶能修身持己。則父皇雖怒之。亦不至置汝於死。不過囚禁之。以俟其改過耳。若不聽此言而行邪道。則天地神祇。皆譴責焉。加以重罪。壽亦不永。令其天殂。若將父皇訓誨之言。謹記不違。存心忠義。則天地神祇。皆眷佑焉。必錫以嘉祥。克享遐齡矣。八王聞諭以後。人人奮勉。遵諭而行。國務軍政。益見修明焉。八王者。大貝勒代善以下八位和碩大貝勒也。滿洲老檔祕錄。譯爲八王。諭旨文詞。亦較

實錄方略爲詳。故採錄之。却說太祖自奠都遼陽。不但兵民戶口。日益加多。便是四遠商賈來此貿易者。逐月增加。大有人滿之患。自得廣寧後。遼西民庶。遷往河東者。固然爲數甚衆。同時西部蒙古。以至東海極邊各部新附來歸者。接踵而至。太祖皆賜官予田宅。因此遼陽老城。甚覺狹小。再說旣爲國都。宜有堅城。何況與明爭戰。已不可免。而東有朝鮮。西北蒙古。未盡帖服。太祖遂有重建都城之意。因諭貝勒大臣曰。我國家承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然遼陽城年久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俱未帖服。若釋此而證明國。恐遺內顧憂。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也。但是諸位貝勒大臣。以築城未免勞民。多持異議。太祖曰。今旣證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朕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爲勞。何由成遠大之業。今新降新附之民甚多。與其徒苦安插。不若優其工資。使興工作。於是貝勒大臣皆以爲善。出榜募工。就役者十分踴躍。乃在遼陽城東。太子河邊。距舊城八里之地。更築一城。真不亞經之營之。庶民子來。成功之日。名之曰東京。城內外民房官舍。以及富室豪家宅第。則令自出私財。僱工興建。於是舊城與新城相望而居。稱殷富焉。自天命七年。太祖攻破廣寧後。大兵由遼西撤還。轉向蒙古及東海各地。對於明方。暫置不問。明也以新敗之後。無力復起。惟從海道。接濟毛文龍兵餉。使其就地。時出擾亂。前面已會說過了。毛文龍並無真心爲明。無非利用機會。要挾明廷。多得些餉銀。以便招聚流亡。自固其勢力而已。現在他的機

會又到了。准知道熊廷弼等失守遼西後。明廷又該用着他了。所以很得意自矜的。只在皮島中坐待。果然明廷使者。泛海而來。詔書以外。還有二十萬餉銀。詔書如何。他却不曾看在眼裡。只不過用形式接受了。惟獨對於二十萬餉銀。未免以爲太少。因向明使說。王化貞在廣寧時。平白無事。每年給蒙古百數十萬餉銀。吾遂不如蒙古乎。明使只得說了許多好話。怎的新敗之後。帑金不足。以後必能源源寄到的話。說了一遍。他才收下。他頭一次出兵。是在天命九年五月。太祖還未遷都瀋陽的時候。文龍以外。還有遊擊三員。引兵約五千人。由朝鮮境內。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入輝發。那時輝發守將蘇爾。棟安。急聚諸將。率兵往剿。文龍乃侵襲性質。無備則進。有備則退。決無鬪志。如今見有兵來。尋略便走。偏遇這位蘇將軍。是個見敵就紅眼的人。一陣追殺。文龍所部。差不多損失大半。幸虧逃入江中。乘舟而遁。僅乃得還皮島。第二次是本年八月。文龍因爲上次出兵失利。這回他變更計畫。由朝鮮義州方面渡江。佔據了幾庭島嶼在島中秘密屯田。如有機會。便上岸侵掠。得了便宜。便仍歸島中。或逕至義州境內。以避追剿。如此出沒無常。已非一日。太祖聞得此息。不覺大怒。遂命大臣楞額哩。武善二人。率遊騎千人。至鴨綠江岸邊。相機剿捕。楞額哩。會合當地駐兵。埋伏樹林之內。這日毛文龍又自率兵自島中渡到岸邊。欲行奪掠。早有伏兵起而截殺。文龍大敗。不敢歸島。一直奪舟逃往義州去了。但是他的部卒。有被生擒的。已把島中情形。供招無遺。並說文龍

積聚全在島中。他白天在島。夜則歸宿義州。以防不測。楞額哩訊問明白。因分兵進勦。自率精兵五百。自鎮江支流。乘舟突至其島。文龍所部。一見大驚。當時大亂。楞額哩早已督兵上岸。霎時間。島之四外。皆有兵來。一陣圍勦。殺死大半。其餘爭舟溺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文龍因在義州。被其逸去。於是楞額哩命將島中寨棚。全行毀棄。其積聚財帛可運行者裝載舟中。不堪運行者。一齊燒却。班師凱旋。太祖方在迎勞。忽有人報。額駙何和哩因病薨逝。太祖見說。不覺大慟曰。朕所與並肩友好諸大臣。何不遺一人以送朕之終耶。遂命駕哭於其家。何和哩自太祖起兵之初。卽率所部數萬人。歸事太祖。與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扈爾漢。佐太祖成帝業。稱爲五大臣。天命五年。費英東卒。六年額亦都卒。七年安費揚古卒。八年扈爾漢卒。至是何和哩又卒。宜太祖哭之慟也。

清史論曰。國初置五大臣。以理政聽訟。有征伐則帥師以出。蓋實兼將帥之重焉。額亦都歸太祖最早。巍然元從。戰伐亦最多。費英東尤以忠讜著。歷朝褒許。稱佐命第一。何和禮。安費揚古、扈爾漢。後先奔走。共成筭路藍縷之烈。積三十年。輔成大業。功施爛然。太祖建號後。諸子長且才。故五大臣沒。而四大貝勒執政。我們看了這段議論。便可以知道一朝興王之業。人才是何等的重要了。人才繼續不斷。接踵而起。雖欲不興不可得。到了末葉。大感才難之歎。而邪說乘之。故同歸於盡。

焉。謂之天亦可。謂之人亦無不可也。閑話不表。單說明廷兩次曠使毛文龍出師。皆未成功。乃又由海道發兵萬人。航至旅順口。修葺城堡。儲蓄糧秣。意在與毛文龍遙爲聲援。同時遣使至朝鮮。請其出兵。以牽制太祖西進。這也無非是一種無聊的辦法。希望大而成功少。因爲朝鮮國內。黨派不一。意見歧異。尤以武人。爭執最烈。有傾向明廷的。也有傾向太祖的。因此影響政治。時有內亂。卽如韓明廉和李國的事。就是其中一例。李國韓明廉。皆爲朝鮮總兵官。因爲政治關係。竟自各率所部。起了一場內亂。結果李國韓明廉失敗。全被亂兵所殺。韓明廉有個兒子。名叫韓潤。還有一個姪子。名叫韓義。兄弟二人。奮力殺出。由義州逃出。來降太祖。將朝鮮內亂情形。以及毛文龍的虛實。全行稟告太祖。太祖大喜。因授韓潤爲遊擊。韓義爲備禦。各賜妻室田宅。以安慰之。所以關於朝鮮方面。暫不介意。遂命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兵六千。往征旅順口之明兵。三貝勒莽古爾泰。是何等的威名。他的部下。無不驍勇善戰。到了旅順口。明兵聽說他來。先自胆寒。只得忙向皮島請求毛文龍快來救援。無奈他們求救的人。還不會到得皮島。他們的城堡。已被三貝勒攻破。明兵萬人。無一倖免。全被殲滅。莽古爾泰因命人毀其城。奏凱而還。太祖因明方屢出下策。不住挑釁。遂決計遷都瀋陽。更爲進取之計。天命十年三月。諭貝勒大臣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弼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

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遂於三月庚午日。自東京遷都瀋陽。從此瀋陽在太祖太宗時代。遂爲永久之國都。八方輻輳。商旅雲屯。不消細說。單表毛文龍。兩次出兵。全告失敗。明廷又不時以小惠來餌他。令其觀隙而進。他也以爲太祖方在經營瀋陽。如出不意。進兵邊疆。必能得利。當下遣兵三百。命一遊擊領之。自海邊潛至耀州地界。前回已然表過了。自然鎮江城有中軍陳良策勾結毛文龍作亂之事。太祖已把沿海地方居民。遷移安全地帶。只有各寨堡。留兵駐守。此時耀州統兵官。爲揚古利。其餘各寨。則以遊擊備禦等職駐守之。這時毛文龍之兵。於夜中已然潛至耀州城南之蕎麥衝。野地中不見一人。他們大着胆子。依然前進。眼見已到了官屯寨的寨牆下。聽了聽。毫無聲息。他們以爲得手。便發聲喊。將要踰牆殺入。欲知寨中如何拒敵。且看下回。

第十二回

崇煥力守寧遠城 太祖攻破覺華島

話說官屯寨中。有守寨三人。一名青嘉努。一名納岱。一名邁圖。皆爲備禦職。有寨兵百名。平日

亦甚盡職。並且三人皆有家小。因爲昨天他們出獵。打來不少飛禽走獸。所以今天整治停妥。預備在夜裡痛飲。舉杯慶祝皇上的新都。誰知他們得意忘形。把職務全置腦後。連官帶兵只顧猜拳行令。樂不可支。那里還管得到外面的事。此時青嘉努的妻室。正在燈下作針指。只見燈花閃爍。劈巴亂響。她便有些疑心。聽了聽。牆外亂烘烘的。好象是有好多人私語的聲音。並且是南音。她心說不好。一定是明兵暗自襲了來。她真有胆量。當時由牆壁上把青嘉努的配刀抽出來。吹滅燈。躡足去到隔壁。把納岱和邁圖的妻。也都叫出來說。聽見麼。有敵兵來了。他們都在校場喝酒。如果被敵人闖進來。大家全遭殺害。不如我們先抵禦一陣。他們聽見聲音。也就該來了。當下三婦人。各執利刃。把車轅倚在牆上。以作梯子。分作三處。登梯固守。單說牆外明兵。聽了半晌。不見有何聲響。以爲全入睡鄉。有那胆大的。發聲喊往牆上便爬。將及牆頂。只覺得冰涼利刃。由前胸刺進來。哎喲一聲。早由牆頂跌下。一連被刺死四五個。衆見有備。又不知牆內有多少人。早已驚得紛紛後退。急辨逃路。一陣大亂。青嘉努等已然聽見了。連忙拋棄酒杯。跑來觀看。只見三個婦人。正自執刀由牆上向外看。青嘉努忙問什麼事。三婦見說。纔復了原樣。忙道。你們來得正好。外面有敵兵侵來了。青嘉努諸人見說。一面執兵刃。開寨門追擊。一面飛馬命人報告總兵官揚古利。此時明兵已不敢停留。狼狽退却。天已亮了。揚古利已率精騎趕至。可憐三百明兵。逃去者只有十餘人。餘衆全被斬獲。這個消息傳到瀋陽。

太祖對於三位婦人。十分嘉獎。命人帶領引見。褫青嘉努、納岱、邁圖、三人職。而改官三人之妻。又以青嘉努之妻。見敵不懼。有謀有勇。率領一婦。殺敵保寨。進爲遊擊。不想青嘉努三人。須眉丈夫。只因貪酒誤事。反在自己夫人麾下。充作小兵。未免難爲情哉。話說青嘉努三人。因貪酒誤事。太祖遂下戒酒之令。其略曰。爾等曾聞嗜酒之人。得何物。習何藝。有所裨益乎。愚者因之喪身。賢者因之敗德。朕屢聞之矣。酒雖爲五穀所造。然飢而飲之弗能飽也。若餓飢。若炊黍。均可充飢。何不食之。而嗜飲酒耶。縱飲無節。流於污下。或顛仆道路。遺失衣冠。或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或墜馬傷手足。折頸項。或爲鬼魅所魘。或與人鬪爭。以刃傷人而抵罪。無論在朝。在家。每由酒被譴于君上。失歡于父母兄弟。且至夫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嗜此奚爲。昔賢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蓋悅耳之言。無補於事。悅口之酒。有害其身。可弗戒哉。又命人修築耀州城。以及海防各地。均行添兵駐守。

因明廷這時。已改命王在晉爲經略。王在晉在明末。也是一位留心時事的大臣。因爲關外遼濶。無堅城可守。他主張在關外八里鋪地方。築一重城。與山海關表裏爲援。惟務嚴守。再說當日王化貞失守廣寧。由關外各地。驅來難民。不下百數十萬。如今全在關上。嗷嗷待哺。他極力振救。安插。僅不過五六萬人得活。所以他主張亟圖恢復。舉全力欲在關上佈防。可是有一位人所不甚注意的袁崇

煥。一方主張在寧遠築城。到底被閣臣所許。而寧遠一城。在當時便成了頭道防綫。這袁崇煥是怎樣一個來歷呢。據明史本傳說。他是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初任邵武知縣。雖然官小。却是慷慨有胆略。因見天下多事。遼海一帶。激起極大洄波。他便有心問世。每遇老校退卒。必然打聽塞上情事。因此關於阨塞形勢。多所熟悉。總想到關以外。幹番功業。天啓二年。他進京朝覲。有位御史名叫侯恂。請求破格任用崇煥。因此擢升兵部職方主事。沒多時廣寧失陷了。熊廷弼王化貞弄得師潰將折。明廷震駭。方議據關拒守。這時兵部衙門裡。却不見了袁崇煥。彼此都以失了袁主事。成爲奇譚。原來崇煥不告家人。已自單騎出關。查看形勢去了。他去了好多時。才回到北京。因向明廷自薦說。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因此明廷益稱其才。本來新敗之後。大家正苦無策可施。忽然有這樣自告奮勇的。自然要着他試試看。其實明廷的事。一言難盡。他們的兵。也不是比太祖少。他們的錢。也不是比太祖窮。尤其在兵器方面。早已便使用西洋大砲。比起太祖兵將所使的武器。優秀的多了。只以他們毫無定見。議論紛紛。雖然命將出師。屢賜尙方劍。只不過是個形式。其實關外大將。仍無實權。而大權依然操在廟堂之上許多文臣的口裡。所以戰守全非。莫衷一是。如今熊廷弼屍骨未寒。又想着袁崇煥是人才了。他們此刻不教袁崇煥在那裡當主事了。立刻超擢僉事。監關外軍。並帑金二十萬。着他到任後招募兵士。但是那時他沒有一定的任所。關外地方。差不多全爲蒙古人所佔據。因

爲那時的察哈爾。明人呼之爲插漢。尙與明人和好。還未盡入太祖的版圖。明人也就利用他們。阻礙太祖的進路。在熱河一帶蒙古人。因與遼西接近。也是自由出入。所以自廣寧失守。明師潰滅。關外便成了蒙古人的牧場。如今明廷聽了袁崇煥的建議。又要駐兵防守。自然先得請求蒙古人退出。他們雖是行國。遷徙方便。若是沒錢犒賞。也不肯退出。沒法子又替蒙古籌了一筆遷徙費。蒙古部族方才退去。袁崇煥這才受了經略王在晉的札飭。命他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之軍。並經理前屯衛事。崇煥於是由關上啓行。來到中前所。他這才有了相當的任所。後來王在晉又命他到前屯安置失業的流亡。也很盡心。因此王在晉很倚重他。但是崇煥知道王在晉沒有遠略。遇事專斷。並不十分聽他的號令。後來王在晉又主張在八里鋪築重城。崇煥以爲非策。力爭之。他說現在十三山站。有數十萬兵民。正受敵兵包圍。宜築城寧遠。以壯其氣。會明廷以大學士孫承宗行邊。深以崇煥有才識。竟主守寧遠之議。於是袁崇煥就成了寧遠城中一個主角。享了歷史上的大名。當初寧遠築城的事。孫承宗也曾命祖大籌辦理過。

但是祖大壽心知明廷不能遠守。雖築堅城。也無非是勞民傷財。終是無用。所以當他初次在寧遠築城時。僅不過費了十分之一的工程。自然是疏簿簡率。粗具城垣形式而已。若想恃爲要塞。拒敵強兵猛將。那是決其無效的。這次孫承宗既然極其贊許袁崇煥的主張。想在寧遠作防禦。重築堅城。自是

不可緩的事。並且一切計畫。全由崇煥一人料度。他便把當初祖大壽所築的薄城。全行毀棄。改爲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城址寬三丈。上面寬二丈二尺。不但人馬通行無碍。並可以使西洋大砲。在城上安置行走。監工則使祖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晝夜趕築。一年而成。竟成關外一重鎮。於是承宗命大將滿桂。與崇煥駐守寧遠。其糧秣輜重。則置於覺華島。分命大將。率重兵守之。自廣寧失守以來。關以外。四五年來不見明兵隻影。至是流亡漸聚。兵馬糧草日積。重議戰守焉。說到此處。作書的想替大家向自己問難一下。太祖在天命七年。攻克了廣寧。巡撫王化貞。經略熊廷弼。狼狽竄逃。莫之爲計。有名上將。降者降。死者死。二十餘萬大兵。慘遭覆滅。有如燎毛。所餘者只有廷弼五千弱卒。此時太祖如提得勝之兵。鼓行西上直叩關門。雖不必逕搗幽燕。關以東可得而有也。何必待其聚甲兵。完城郭。始加兵哉。遺易就難。誠所未解。答之曰。此不難明也。夫伐國之舉。必有緩急先後。尤須審度時勢。以策萬全。夫以葉赫之地。不逮明十之一。而太祖之伐之也。尙以伐木爲喻。以明之大。豈能一揮而倒之。且欲伐人者。先須攘外而安內。蒙古朝鮮。以及邊外之地。未全帖服。有事於西。咸足以爲內顧憂。故廣寧伸威之日。卽以恩威招服蒙古。遠而梗化者。則分命大將旺善等。以兵遠征。平服而收降者。遠迄萬里之外。蓋自天命七年以來。此等記錄。已數見不鮮。至於東南方面。毛文龍雖爲疥癩之疾。以有朝鮮暗爲應援。亦不能不有以懲之。若夫內政。則屯田。移

民、理兵、理財諸大端。三四年來。盡心擘畫。已無遺策。萬端整備之後。則遷都瀋陽。以示與明不兩立。蓋自茲以後。明清兩國。對立形勢已成。而局面益形嚴重矣。一寧遠一袁崇煥又奚爲哉。却說天命十一年正月。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盡。則君臣庸暗。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臻。民物蕃盛。浸以昌熾。今明災異迭見。民罹水火。而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強。豈足恃乎。自廣寧之敗。朕謂其必反省矣。乃東結朝鮮。嗾使文龍。百方加擾。侵害我民庶。擄掠我財物。行同鼠竊。神人嫌棄。今復築城寧遠。遣兵調將。躍躍欲試。朕不能再姑容之。其舉兵證明。於是以戊午日。親統大兵十五萬。號稱二十萬。證明。諸貝勒及八旗將領。早於城外校場。點定人馬。配備軍實。分撥起行。大軍綿亘數十里。迤邐向西進發。庚申日。師至東昌堡。辛酉渡遼河。已漸入敵地。乃分軍爲左右兩翼。變縱爲橫。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於平原曠野間。向前推進。此時前衛先鋒騎兵。已至西平堡。遇明方偵卒數人。見大兵至。方謀逃脫。早被先鋒騎兵瞥見。

一齊催馬赶上。明偵卒寡不敵衆。全作捕虜。大凡兩國交兵。偵卒和間諜。最爲重要。因爲他們不但冒死探刺敵情。一方還要通信於本軍。使作準備。所以兩方軍隊。如果發現一方的偵探間諜。那一定狠命捕拏。決不能被其逸去。如今明方偵卒。既被捕拏。自然要加以嚴訊的。始知明方在右屯衛方面。

配兵千人。大凌河有兵五百。錦州城則駐兵三千。此外盡爲荒涼村落。並無駐兵。前鋒將領。將此情形。報至御營。遂催軍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明守城參將周守廉。聞說大兵已至。自知不敵。戰也無益。倒不如率領部下退去。省得白作犧牲。當下不等兵至。棄城而逃。兵將既去。人民益慌。也就紛紛潰散。及至太祖大兵到來。此處已是空城。惟遠遠望見海邊一帶。有海船數艘。兀自嵌於冰凌之中。海岸邊糧秣軍需。堆積如山。太祖遂命軍卒將明軍所運糧食。盡行搬入右屯衛。留將八人。大兵四萬守之。於是親督大兵向前移動。直取錦州城。却說錦州守將遊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以及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等七城守將。聞大軍至。莫不相顧失色。因爲自廣寧一戰之後。二十萬明兵。無異摧枯拉朽。如今在此海邊荒城之中。多者不過五千人。而且全爲新募。如何能敵久戰雄師。現在只有寧遠。是新築堅城。又有西洋大砲。不如退到那里。再作計較。當下由錦州起。皆自焚廬舍積聚。不戰而退。單說袁崇煥。自到寧遠。與諸將和衷。勤於職守。誓與城共存亡。又善撫將士。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聚。所以他的官位。也就升進了許多級。現在他已進到按察使的職位了。他曾由寧遠向東巡視各地。在右屯錦州各地設兵。全是他的主張。這也因爲有孫承宗一力倚重的原故。後來孫承宗罷任。明廷以高第代爲經略。一反承宗施爲。謂關外必不能守。欲盡撤關外兵入關。崇煥執不可。大起爭執。並誓死不離寧遠。高第無法。只得由他。

便在此時。太祖大軍已至寧遠。突出前方。將寧遠城團團圍住。乃修書使俘虜入城。致與袁崇煥。其略曰。我以二十萬兵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卽封以高爵。崇煥亦以書答曰。汗何故遽行加兵耶。錦寧二城。乃汗所棄之地。我修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二十萬。虛也。料不過十三萬。我亦豈以爲少耶。太祖見其拒降。遂命軍中治攻具。語云。藝高人膽大。太祖自少壯興兵。三十餘年。大小數百戰。真所謂攻無不取。戰無不勝。自來未遇敵手。雖明知寧遠乃新築堅城。不易攻破。但以歷來經驗言之。好象亦不難攻落。殊不知袁崇煥平日甚得軍民之心。守禦之具。早在二年前備辦得十分完善。臨戰之前。他又以酒跪酌衆將。誓共生死。連吏民士卒。都拜了幾拜。激勸大家。因此城內士氣甚壯。再說他所用的武器。也是前此幾次大戰所沒有的弓矢以外。一律全是由澳門買來的紅夷大砲。使砲的又都是閩粵早沾洋化的悍卒。以此之故。既有人和。又得地利。再加以西洋利器。言戰雖不可知。若說以之來守禦新築的寧遠城。那自然是綽有餘裕的了。

也因爲太祖過於自信了。竟自忘了自己所著的兵法。『見其可攻則攻之。否則勿攻。若攻之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其實寧遠孤懸一城。正不必急攻。再說經略高第。正自主張撤兵關內。極力反對遠守。寧遠被圍。他必不來救。這時不必攻打。但遙圍之。斷其餉道。崇煥雖善守。內無糧米。外無援兵。一二月後。全餓死矣。在當時寧遠城中。雖有積儲其大部輜重。全在覺華島中。如果太祖先取覺

華島。但以重兵圍困寧遠城。可獲全勝。但是役也。寧遠雖未攻下。由此刺激。殊感西洋大砲之有利。至太宗朝。遂能自鑄紅衣大砲。未始非此役之賜也。閑言不表。却說太祖命各營將士。將攻城器具備辦停妥。一聲令下。大軍直薄其城。城上矢石交下。火砲齊鳴。攻城軍士。以輜車掩護。不顧死生。依然前進。在箭林彈雨中。工兵掘城隊。已然迫至城下。不一時把城壁掘了一個大洞。實以火藥。轟然點着。若在普通的城壁。這一轟炸。必能塌落。無奈寧遠城是新建的。而且又在正月。天氣沍寒。城壁凝凍。火藥雖然響了。城却依然挺立着。並未塌下。只不過城基下面炸成一個漏洞。城內明兵。早又用土石塞堵。霎時間又行凝凍了。太祖一見。城未轟開。反損失許多軍士。勃然震怒。下令全軍。由四面以雲梯攻之。崇煥亦以太祖頭次攻城未克。二次必然大舉急攻。遂刺血爲書。激勵將士。使通判啓傑。督率闔卒。在城上羅列巨砲。嚴陣以待。單說太祖令下以後。各營雲梯兵。莫不摩拳擦掌。打算一鼓作氣。陷此堅城。少時、進軍的螺聲。已然吹動了。只見前面是雲梯兵。後面是掩護隊。殺聲起處。遮天盖地。一直向城壁撲來。城上明兵。知道雲梯利害。若使迫城。退之不易。當下巨砲齊燃。砲彈所穿之處。立成一道血巷。在從前太祖之兵。也未嘗不遇對方火器。但是無非是些鳥槍野砲。且因經驗多回。與其使用此等笨重遲緩的武器。反不如白兵突進便利。所以太祖軍中一向不會使用火器。除了弓矢。完全以白兵奮戰爲能事。明方因爲不善野戰。常依城郭。自然以火器爲最要。以便防

守。這次爽得用起西洋紅衣大砲。一彈的威力。就能殺傷許多兵馬。何況由城上四面環擊下來。人的力量。簡直無法抵抗。眼見死了。一千多人。遊擊和備禦職的軍官。也陣亡了好幾名。太祖一見。只得命令收兵。是夕太祖在御營之中。殊覺不樂。次日依然準備攻具。親立陣頭督戰。貝勒中有主張勿攻。宜以他法破之者。太祖不聽。當卽下令猛攻。這次比前兩次更形激烈了。一方是捨生奮進。一方抵死支持。真是砲火連天。屍骸滿地。大兵將要迫近城垣。忽然一個砲彈。正落太祖馬前。那馬一躍。跳出二丈多遠。不幸一粒碎片。已中太祖肩頭。早有侍衛上前扯住馬轡。將太祖攙下馬來。扶入御營。大貝勒四貝勒等。聞訊莫不大驚。忙令所部暫止攻城。一齊到御營來問安。此時太祖已卸去衣甲。幸喜傷痕不重。只以春秋已高。不能不臥於御榻之上。以資休養。若在壯年。早又裹創上陣矣。衆見太祖無恙。方才放心。當命御醫小心調護。四貝勒遂與大貝勒議曰。

寧遠城堅。且崇煥守禦得法。又有巨砲爲用。攻之徒傷士卒。吾聞明軍輜重。皆在覺華島。不如分兵取之。明失此島。積聚全空。徒保此城。亦無所利也。大貝勒以爲然。於是相偕至御營。將此意報告太祖。太祖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四貝勒曰。攻此城。徒勞無益。如得覺華島。燒其積聚。以視得此一城。不啻十倍。太祖許之。因命大臣武訥格爲前鋒。統八旗蒙古之衆。又益以滿洲鐵騎八百。直取覺華島。却說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六十里。明之

糧儲盡置於此島中。守備分爲兩層。一在海中冰原上。鑿冰十五里爲壕。衛以楯車。守將姚撫民。胡一寧、金冠。還有遊擊季喜、吳玉、張國青等。分統大兵四萬。在水壕以內分立營寨。島上則有兵二營。以守糧秣。論理他們這樣設防。太祖大兵是不能飛渡的了。無奈他們所鑿之冰。僅有十五里長。在島的西北方面。留冰未鑿。這並不是爲他們戰敗逃遁的去路。乃是爲關上以及寧遠等處有援兵來時。也容易出入。再說他們搬運糧食。輸送各地。也得有個通路。但是有利就有弊。十五里的冰灘。焉能阻得住太祖大兵。早以由冰原上把覺華島重重圍在垓心。姚撫民等一方督兵守禦。一方在島上揚起烽煙。希望寧遠城以及山海關方面有兵來救。但是經略高第。因爲不主張在關外設防。如今袁崇煥違了他的節制。方在氣恨。那有功夫去救援他們。所以任憑烽煙怎的緊急。他只作不聞不見。袁崇煥呢。在寧遠費盡心血。才得抵禦了許多天。不但兵卒勞困。死傷很多。大砲還炸裂了兩尊。連同知啓倅。一齊也都炸死了。如今雖然眼見城外圍兵已有多數去取覺華島。他也不敢衝出城來。奮勇一戰。說現在的話。寧遠就是他的地盤。寧遠城中的兵民武器。就是他的實力。他明知禦城有餘。野戰不足。所以寧可犧牲了覺華島。萬不肯以他現有實力作孤注。因此袁崇煥也就把覺華島置於度外。好歹由他們自己撐禦吧。關上不來兵。寧遠不遣將。覺華島中雖有兵五六萬。只以孤立無援。早已人人膽落心寒。失了主意。太祖之兵。適以不得志於寧遠。怨氣正沒處消。如今在這一望無際的大冰原上。正好一戰。

以雪寧遠之辱。當下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自冰原未鑿處。衝殺進去。展開了白兵血戰。數十里廣闊的雪白冰原。霎時變成鮮紅血色。若論擊突奮戰。短兵相接。八旗兵素有專長。明兵五人僅足以當八旗兵一人。何況今日之戰。太祖之兵。多於明兵。而又懷着報復之念。所以下手決不留情。因此島外明兵。全行殲滅。逃去者無幾。島上二營。因被包圍。無處可走。也都一樣戰死。當下覺華島中。已無明兵。武訥格一面差人向太祖御營報捷。一面令軍士嚴搜島之內外。放列步哨。遂駐兵島中。暫爲休息。查點傷亡。造具冊簿。然後命將明方積儲。盡行焚棄。所有船舶、寨柵、營舍。亦全毀墮。惟有弓矢火器。可能爲用者。全行載還。於是整隊待命。太祖見大軍得了覺華島。燒毀明軍粮秣。寧遠粮道已絕。仍欲攻下寧遠而後班師。大貝勒等以爲太祖已受傷。不如舍之。再作他圖。要知是否旋師。且待下回。

第十三回

順天人太宗登汗位

乞和好明國遣行人

話說上回書。表得是太祖因一時大意。督兵猛攻寧遠城。不想袁崇煥早有準備。用西洋巨砲。轟傷

了許多人馬。連攻三次。不但未得手。便是太祖也被砲彈破片擊傷。因此才改變方針。攻陷了覺華島。把明軍所有糧草。全行燒却。四五萬明兵。一個不留。也全被掃滅。所加給他們的損失。實在難以言語形容。如果繼續圍困寧遠。使外絕援兵。內無糧秣。相機攻之。寧遠未必不下。但是太祖春秋已高。又因受傷。勢必得作速還都調養。所以諸貝勒協議。一致主張班師。這也因為快入太宗朝了。天意留下後來許多事功。特爲教太宗來完成。我們但看往史。照這樣的事情。是很多呢。却說太祖班師以後。依然照常經理國務。據實錄所載。是年夏五月。太祖親率大貝勒代善等。往征巴林凱旋後。又命大貝勒等征錫喇穆倫。如果太祖受傷甚重。聖躬不豫的話。不但自己不便出征於塞外蒙古之地。便是大貝勒等也不能出師遠征呵。諸書有謂太祖因在寧遠受重傷而宴駕者。實不足據。自秋七月以後。太祖始感不豫。因幸清河溫泉坐湯。到了八月。病勢益發重了。乃由太子河乘舟而還。並命人召大福金來。大福金者。烏拉貝勒滿太之女。睿親王多爾袞親王多鐸之生母也。據實錄云。大福金美豐儀。而心未純善。常拂太祖意。雖有機巧。皆爲太祖所制。太祖憂其於己死後必亂國政。乃預以書遺諸貝勒曰。我身後必使從殉。但是太祖既預有這樣的遺旨與諸貝勒。又使人迎大福金來。是作什麼呢。我們實在是無從揣測。但是大福金還沒有迎至。太祖行至瀋陽西約四十里鸞鷲堡地方。已在舟中賓天了。年六十有八歲。關於太祖在鸞鷲堡崩御的事。本報記者園田一龜先生。曾有一篇極其翔實的考證。留心太祖

史迹者。不可不讀之作也。惟本書不專主考證。凡其事迹可資談助者。亦酌錄之。總期與史實無違。而與讀者以正當之觀念焉。現在關於太祖一朝的事。已然完了。不過自第一回所叙來者。皆爲開疆拓土。或斬將奪旗之事。至於太祖之私生活。不但材料難得。而且也無暇叙及。如今太祖一生大事。已然完了。我們不妨再把他的起居瑣事。記述一二。以補書內之不足。太祖不喜飲酒。更不喜吸菸。關於衣服什具。均極珍惜。不使無故損壞。太祖最惡婦女不貞。犯者必嚴懲。宮女秦秦與納哲口角。納哲詆秦秦淫蕩。謂我庫者。其所私通之情夫也。秦秦曰。汝謂我與我庫有私。會會於何處。會以何物相投。能一一指數乎。若汝之與巴克什達海私通。會與以細藍布二疋。則皆有確據也。兩宮婢只顧逞快一時。互不相讓。事爲太祖所聞。遂當衆審詢。知納哲以布與達海之事。果非虛誣。乃謂衆福晉曰。區區一二疋布。本何足惜。但按律。福晉等未奉命。不得以物與人。況宮婢乎。今納哲違律。以布與人。殊屬胆大妄爲。宜與受者同科。達海納哲。均擬死。惟達海精通漢文。殺之可惜。遂置納哲於死。而收達海於獄。這事很奇。清史稿達海傳所未載。或因當時達海掌管詔令。不時出入禁闈。遂與宮婢發生愛情。幾喪其元。少年有才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話說太祖在鸞鷲堡晏駕以後。大福金以及隨侍諸臣。不敢舉哀。只得將太祖靈床。由舟中移上岸來。諸大臣侍從等。更番肩舁。連夜入城。這時宮內以及官民人家。多有聽說太祖已然賓天的。想起了平

日撫愛之恩。真是如喪考妣。當下哭聲四起。遠近不絕。一切發喪典禮。皆有儀制。作書的也無須代爲鋪叙。惟獨關於太祖的諡號。崇德元年。是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到了康熙元年。又改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高皇帝。後盜內所以加入弘文定業四字。尤爲確當。太祖朝雖未立文館。而已粗備其形式。至於剋制國書。其功尤偉云。閑話不表。話說太祖賓天以後。共有皇子十六人。除了長子褚英。早已被罪禁死。以現在而論。大貝勒代善爲最年長。論理應當由他來繼承大位。但是大貝勒年雖長。並不爲嫡出。而且他賢明有讓德。對於繼承大位一事。根本就沒有那樣的心情。他是最願大體的人。萬不肯因爲個人的虛榮。而引起什麼無利於國家宗社的事。大貝勒以下。如同二貝勒阿敏。（太祖之姪）三貝勒莽古爾泰諸人。在性情方面。不能說不好競爭。但是他們也多爲庶出。因見大貝勒這樣爲國謙退。也都很恭順的跟着大貝勒學。關於繼登大位的事。沒一個敢有什麼表示。本來這有多麼重要。十五位皇子。一位位又都不是常人俗士。人人都懷抱着英雄氣概。立志想要叱咤風雲。如今機會迫在眼前。還有不思想想的。齊恒公身後的現象。在當時的明人。是不知怎的禱祝。希望他們快快勃發爭位奪權的大亂。那里知道。希望僅不過是希望。而事實却是極其平穩的度過了。天興之。人力要想誘使分裂。也決不能有寸效呵。現在我們但把大貝勒以及其他諸位貝勒合請太宗文皇帝繼位登極一事。寫在下面。我們就可以明白。

正在身當大故的諸位貝勒。是怎的爲國爲家。和衷共濟了。大貝勒代善之長子岳託。日來因見大貝勒有些愁煩。好象有欲說的話。他已明白了。所以這日會合了自己兄弟。去見大貝勒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衆皆悅服。當嗣登大位。大貝勒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協。其誰不從。次日大貝勒書其議以示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其他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辭請太宗卽位。太宗辭曰。皇考無立我爲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旣懼弗克善承先志。又懼未能上契天心。且統率群臣。撫綏萬姓。其事綦難。實恐不堪勝任。辭至再三。由卯刻直請到申刻。大貝勒等說。上不從。我等不離去。依然堅請如初。然後始允衆請。以九月庚午朔。告天行卽位禮。詔以明年爲天聰元年。頒赦國中。自死罪以下悉原之。太宗旣登大位。因見諸貝勒。平日所言所行。有不能盡合禮法者。宜共誓約。俾得共循禮義。乃足以履正道而交相儆戒。於是以辛未日合諸貝勒。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類。第十二子阿濟格。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貝勒舒爾哈齊爾第六子濟爾哈朗。太祖長子褚英之子杜度。太宗長子豪格。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次子碩託。第十三子薩哈璘等。由太宗躬親率之。共詣堂子。祭告天地。先由太宗爲誓告神曰。

皇天后土。旣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皇考。龍馭上賓。我諸兄暨諸弟姪。以國家人民

之重。推我爲君。惟當敬紹皇考之業。欽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姪。不行正道。明知非義之事。而故爲之。或因弟姪等微有過愆。遽削奪皇考所與戶口。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弟姪。行正道。天地眷佑。

太宗誓畢諸貝勒亦爲約誓曰。

我等兄弟子姪。詢謀僉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妒。將不利于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若不教養子弟。或加誣害。必自罹凶孽。我三人好待子弟。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天地譴責。如能守盟誓。盡忠良。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璘、毫格等。若背父兄之訓。而弗矢忠盡。天地譴責。若一心爲國。不懷偏邪。天地皆眷佑焉。

告天行誓已畢。大家心中。都覺着十分暢快。太宗此時雖然登了寶位。可是對於三位老兄。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却是不敢以臣禮之。仍率諸貝勒。向代善等三人。行了三拜禮。並賜雕鞍馬匹。不但此也。據說當時廟堂之上。以及朝見外國使臣。御座兩旁是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並肩同坐的。這也可以想見太宗是怎樣優待親兄了。不過因此那時遂有三尊佛之稱。大貝勒很覺不安。因議他事。便把三尊佛的座位取消。而終成了一尊了。不過這些都是閑話。說真正的。繼太

祖而爲國君者。非太宗莫屬。第一嫡長且賢。第二功高無比。史家雖有種種議論和批評。使當時由太宗以外。另選一人而爲君。果爲幸事乎。阿敏莽古爾泰之桀驁。大貝勒代善之溫良。皆不足以爲開國之英主。而太宗者。實天造地設第二代守業開創之大君也。他是壬辰（明萬曆二十年西一五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誕生。諱皇太極。母卽所謂孝慈高皇后也。實錄描寫他的狀貌和品行說。『天表奇偉。面如赤日。嚴寒不用暖耳。龍行虎步。舉止異常。天賜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寬和。聖德咸備。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見卽識。又勇力軼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用。宏謨遠略。動中機宜。料敵制勝。用兵如神。性嗜典籍。披覽弗倦。自幼穎悟過人。太祖甚鍾愛焉。』無論那一樣。諸貝勒皆不能與之抗行。大位也就自然是天與人歸。一般而沒什麼可疑問了。如今折回來再把明方的事。略爲敘述一些。因爲自從太祖由寧遠班師後。一向不得消息。雖然有人說太祖已中砲彈。身受重傷。但是也無非是軍營中一種風傳。並無實在證據。所以別人都希望着太祖受傷。而袁崇煥是個有才識的人。他却不敢胡說。僅不過把當日守拒實情。向北京報告一番而已。

當太祖督兵攻打寧遠時。明廷上下。以爲必不可守。彷彿敗報是應當的。捷報那里會有。孰知事有出人意料以外者。寧遠不但未失。反倒有好多超乎事實以上的風說。如同朝鮮的譯官韓瑗。以及當時在各地傳教的基督教會。都有太祖身受重傷的記載。這些不負責任而隨便云云的風說。雖然無補於事

實。但是當時的明廷。賴此風說。也平添了不少的壯氣。所以一方嘉獎袁崇煥。着他把事實詳細報來。一方又傳旨把在山海關坐視不救的經略高第撤任。從此關以外的事。便全操在崇煥一人之手。但是他實不知太祖有無受傷的事。不便妄報。再說今後轉敗爲勝。全資策畫。敵人主將受傷不受傷。又有什麼關係呢。後來北京又派人來問他了。說金國汗已有駕崩之說。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着崇煥設法打廳。崇煥說。這也未見是一件可喜的事。如果老王在世。碰巧較比容易對待。因爲他的性體。是豪邁逕直的。假如老王不在了。他的十幾位王子。都有過人之才。如果他們和衷共濟。力行仁政。未來的大患。那實在是難以想象了。惟今之計。唯有散布流言。使他們兄弟子姪不睦。群起爭奪汗位。一方再派人前赴瀋陽。以和好爲名。探聽他們的虛實。也好早爲之備。畢竟崇煥的見識。較比明廷一般大老高明的多。但是他散布流言。使諸大貝勒不和爭位的事。已然完全失敗了。這不過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可疑不實的記載而已。究竟在事實上他們所希望的事情。不會作到。而四貝勒以長以貴。（睿親王多爾袞親王多鐸。雖亦嫡出。但在當時甚幼。自然以太宗繼位爲最相當）。以賢以功。諸處皆沒有什麼可說的。而繼承了大位。所以袁崇煥爲弔舊君賀新君。遂請准明廷。以天命十一年十月。（明天啓六年）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共三十餘人。隨同着五台山的大喇嘛鎰南木座。（當時俗呼爲李喇嘛）前赴瀋陽。名雖弔喪。實則裡面也欲示以和好之意。俾得暫時免去干戈。再圖恢復。至於他爲什麼特

派遣一位喇嘛僧去。這裡面也有個道理。第一這位纒南木座大喇嘛。在當時很有名望。明朝的萬曆帝會賜以勅書法衣。甚爲尊顯。第二也因爲滿洲各地老早有喇嘛教輸入。自從太祖成立帝業。蒙古部族隸入版圖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蒙古人信服喇嘛。這是舉世所共知的事。因此西藏的活佛。也就不時派遣使節。來與太祖獻丹書上尊號。於是喇嘛教勢力。在滿洲國中。也就逐漸興旺起來。勅建的喇嘛廟。已自有了好幾處。這樣的事情。當然爲袁崇煥所素知。其所以派遣李喇嘛來作使節。也無非欲仗宗教之力。以收外交上的圓滿結果而已。話說他們一行三十多人。由寧遠起身。一路上。瑞雪紛紛。寒風刺骨。只以預先有了照會。所以一路無阻。一直到了瀋陽地界。偏巧這時太宗所遣征蒙軍。也同時奏凱而還。太宗正在城外設擺盛宴。迎勞凱旋諸貝勒。無意中把軍容炫耀了一下。直驚得明使無不點頭稱讚。原來當太祖攻圍寧遠不克。班師回都的時候。蒙古喀爾喀之札魯特部。

不知爲了什麼原故。竟把以前的盟好棄掉了。暗中出師。把太祖遣往科爾沁修好的使臣。要劫於路。殺傷了不少的從人。掠去了不少的財物。這樣背義寒盟的事。實在是小人尤。不可容恕的事。常言說的好。兵家勝敗。古之常理。他們怎見得太祖未能攻下寧遠。從此就能一蹶不振呢。那好便翻轉面皮。劫殺人之使節。他們太不自重了。所以太宗卽位之後。首次用兵。便打算給札魯特一個極大的打擊。冬十月己酉。太宗特命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率領諸位少壯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

格、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等。並一萬大兵。往征札魯特部。太宗則率三貝勒莽古爾泰。及多爾袞、多鐸、杜度等。送至蒲河山岡。瀕行諭大貝勒等曰。未戰以先。須以書示彼。使知所以聲討之由。其書茲已繕就。至彼地可散布之也。書略云。

前者己未年。擒貝勒介賽後。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我滿洲及喀爾喀。協力證明。欲與和。當共議以行。若喀爾喀聽明人巧言。利其厚賂。背棄盟誓。而先與私和者。天地譴責。我滿洲若背棄盟誓。譴責亦如之。乃爾喀爾喀五部落。竟潛通於明。聽其巧言。利其厚賂。以兵助之。是爾之先絕我好也。又爾卓哩克圖貝勒下。有托克推者。犯我臺站。且擾害我人民。掠取我財物。至再至三。甚至將所殺之人。獻首於明。疇昔盟言安在哉。昔盟誓時。爾五部落執政諸貝勒。及卓哩克圖貝勒。俱預此盟。而昂安不從。爾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是以興師誅昂安。嗣後爾札魯特諸貝勒云。昂安罪固應誅。我部落仍願修舊好。不似東四部落。或食言敗盟也。我故歸桑圖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復申盟誓云。察哈爾我讎也。科爾沁我戚也。爾慎勿與察哈爾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爾沁之人。致起兵端。無何。爾又背此盟。甲子年。爾右翼兵來襲我使於漢察喇地。乙丑年。又追我使於遼河畔。恣行劫奪。是年。又要截我使臣固錫。又傷其首。盡奪其財物。爾札魯特。何其貪利而背義也。然我猶念前好。不問爾罪。遠征巴林。所俘獲爾部下百餘人。悉行釋遣。後桑圖以

謠言而來窺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繫留。卽遣之歸。蓋我之推誠于爾。不欲終棄前盟如此。今年春。爾札魯特左翼諸貝勒。覘我使臣之出。屢次要截通路。劫奪財物。並行殘害。是爾札魯特之貪詐不仁。妄加於我者。終無已時也。我之所以興師致討者。職是故耳。

此書理直氣壯。至於文章。乃餘事耳。大貝勒等當將此書敬謹收起。並謂太宗說。我等此行。必不辱命。定當生致札魯特諸貝勒。使其伏罪王庭。語畢。卽與太宗馬上爲禮。催動大軍。直向喀爾喀攻去。不言大貝勒等這一軍方才出動。隨後太宗又派了兩起人馬。一是以大臣達珠瑚爲主將。統兵六千。往征東卦勒察。一是副將楞額哩爲主將。參將阿山副之。督鐵騎六百。直入喀爾喀之巴林部。與大貝勒一軍遙爲聲援。沒有多日。三路大兵。皆有捷書到來。

楞額哩等奏說。臣等遵上方略。到了巴林部。卽令哨卒四下驅逐。並縱火燎原。以張聲勢。使與札魯特部。不得相顧。然後揮兵掩擊。彼衆大敗。俘獲人口二百七十餘。駝三十四。馬一千一百一十。牛一千二百一十。羊二千五百八十六。大貝勒等。所統大軍。已獲全勝。日內便可凱旋。果然楞額哩的報捷使方到瀋陽。大貝勒所派報捷之人。也隨後來到。奏說。大貝勒等。自奉命往征札魯特。憑上威德。所至克捷。目下札魯特十四貝勒。已具擒獲。其首禍之貝勒鄂爾齋圖。則已於陣上斬之。此外所有該部之人口牲畜。無一逸去。全被俘還。謹先派人奏聞。同時大臣達珠瑚。也一樣有捷音齎到。

因此太宗大喜。命在城外高塔行幄。迎勞凱旋諸將。楞額哩阿山。以所率皆爲騎兵。歸還最早。次則達珠瑚。次則大貝勒代善等。太宗因不以代善阿敏爲臣。特地率衆迎至鐵嶺范河界。然後並馬凱旋。依八旗次序。設立八面大纛。凱旋軍。卽各集於本纛之下。由典禮者奉表讀祝。祭天已畢。太宗御黃幄。凱旋諸將。以序入內跪見。惟太宗不欲受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跪拜。躬率三貝勒莽古爾泰等答禮。並使巴克什達海傳旨問兩兄及諸貝勒在行間安否。巴克什庫爾禪前跪代奏云。荷蒙上天福佑。皇上威靈。此行俱各如願。代善阿敏遂率諸貝勒大臣。以次入跪。行抱見禮。太宗謂。追念皇考創業艱難。兵威積久始盛。今茲諸兄弟。勤勞遠征。刻期制勝。皆由平日瀆承皇考謨訓。：太宗語至此。已自愴然淚下。不復成聲。代善及諸貝勒大臣。無不感泣。良久。始收悲感之情。再申歡譙之禮。大貝勒奏曰。聞有明使在此。未知來意如何。太宗曰。明使來多時矣。彼固名爲弔喪。實則無非來窺我虛實。今當諸兄凱旋。不妨使之入見。遂命巴克什達海庫爾禪二人。奉旨宣召明使入見。原來李刺麻一行。在楞額哩拜山二將凱旋時。他們已蒙太宗召見。使參凱旋禮。把牛羊物品等類。也一樣賜給他們一份。在那時。他們看見滿洲軍禮那樣嚴肅。士兵軍馬那樣肥壯。已自欽佩的了不得。這次聲威更大了。除了凱旋軍。所有八旗兵將。全行在場。一點沒有虛假。全行擺在那里。令明使隨便觀看。大概不可輕侮四個字。他們總可以記在懷抱了。現在聽說皇上又在召見他們。也想乘此機會。與諸大貝勒

見見面。當下他們都穿了各人應着的禮服。惟獨李刺麻。照樣是一身黃色刺麻服。手裡掌着一串大念珠。一進寶帳。先向太宗行禮。及又問那位是大貝勒、二貝勒。由達海作翻譯。都替他介紹了。只見李刺麻合掌當胸。念道。善哉善哉。貧僧出世以來。已有六十多年。天下善知識。已然見了不少。若照諸位皇子這樣善相。實所未有。皇上以及諸位皇子。分明都是菩薩羅漢轉世。諸大臣最不及也都是天上有名的星君。如果大發慈悲。作出悲天憫人的事業來。將來福德。正自不可限量。說着向大貝勒以下。每人作了一次合掌鞠躬的最敬禮。太宗遂從座上命他們以次坐下。大貝勒和諸位少壯貝勒。在太祖時代。雖然也見過幾位西方來的大刺麻。若說照繡南木座這樣的高僧。却是初次呢。所以人人都很敬重他。在席間李刺麻又把來意很懇切的表示一番說。貧僧本着我佛悲天憫人。化災消難的宗旨。不避艱難困苦。特受袁巡撫之託。前來貴國聘問。意思是想要求化干戈爲玉帛。兩國從此和好。共享昇平。豈不善哉。前些日已將此意向皇上奏明了。如今又值諸貝勒奏凱還朝。貧僧等既叨賜。復蒙參加盛典。觀兵戎之盛。人物之繁。實在引爲畢生大幸。獨是兵凶戰危。皇上和諸位大貝勒。曷體上天好生之德。立戢干戈。講求和好之事。如有金言。貧僧願爲轉達。語畢。又向太宗和諸位貝勒。合掌念佛不迭。太宗和大貝勒以下諸貝勒聽了。都不覺相視而笑。暗道這刺麻倒是一片誠心。無奈袁崇煥心裡有什麼鬼胎。也不可不預加防範。想到這裏。太宗因以滿語向大貝勒諸人問話。刺麻已將來意說明

了。我們可以跟他們講和麼。大貝勒說。講和的事。必須兩國互有利益。如今他們只派這樣一個貴人。欲憑幾句常言。便行和好。那是不可能的。再說袁崇煥也未必負得起這樣大責。他無非欲以和議緩我出師。以便得暇佈防而已。未必便有講和誠意。太宗說。朕也如此想。但彼如有誠意講和我當以誠意報之。再說我國今後兵略。先以綏服蒙古。戡定朝鮮爲急務。西進尙非要圖。不如乘彼欲和之機。我亦遣使與之進行和議。成則兩受其益。不成我計業已完成。再提兵以制明國。未始不操勝算也。諸貝勒也以爲然。因使巴克什達海向李刺麻說。方才大刺麻所說欲和之事。大皇帝和諸位貝勒。皆久有此心。惟講和之事。非空言所能成。大皇帝擬派欽使。並修繕書札。使使臣偕刺麻一同往會袁巡撫。彼此協商。如成。兩國之福。不成。則再作理會。李刺麻見說。合掌道。最好最好。皇上有言和。則萬無不成之理。當下凱旋欲至之禮告終。太宗又教李刺麻和明方隨從。一同上馬。隨駕到校場陪觀閱兵。並將所有俘獲。頒賜有功。一應完畢。遂命仍將李刺麻諸隨從送還館驛。諸位貝勒因見李刺麻爲人十分有趣。略去形迹。不談政治。今日你請。明日我邀。把位李刺麻招待得樂不可支。大有不願分離之概。此時太宗已命巴克什達海庫爾禪二臣。把國書修好。簡命方吉納溫塔什二臣以爲使臣。這二人都是久慣出使的能臣。說現在的話。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國書以外。又另附一書。以致袁崇煥者。書略曰。

爾停息干戈。遣李刺麻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卽位。旣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皇考在寧遠時。曾致壘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爾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亦無事文飾。

本來兩國和好。一以事實爲歸。原無須乎文飾。不過兩國當中。若是有一國。以天朝自居。把天朝以外的國家。全當作夷狄。沒有國家的資格。那樣時。這和好的事。就完全不能成功了。偏巧那時的明廷。又是專講天朝的虛面。而不甚顧及事實的。所以和之一字。是最不容易作到的。此次議和便是極好的例子。欲知和議成否。且待下回。

第十四回

伐朝鮮阿敏貪功

誅文龍崇煥行權

話說太宗自從登極以後。對於寧遠之役。難無日不思報復。但是太宗爲人。十分深沉。尤具遠略。一戰不克。又算什麼。何況在覺華島中。旣然燒毀了明軍積聚。又殲滅了他們五六萬兵將。兵威大震。如果乘明戰守未決的時候。依然鼓行西進。勝敗之數。正未可知。但是太宗以太祖新喪。自己乍承天

位。國內大事。諸待改革。固然不待言了。便是關於軍事。也以先從背後作起爲不易之至理。所以暫把西進的事。置而不理。一力從事於蒙古的綏服。朝鮮的撻伐。以絕內顧憂。爲是將來一舉而有關內。但是這時正在計劃着征討朝鮮的事。不想明巡撫袁崇煥。忽然派來這麼一位李刺麻。提及欲化干戈爲玉帛。聰明聖智的太宗文皇帝。便以此機不可失。彼以議和來探虛實。不如我也議和羈縻中國。使得專力征討朝鮮。絕其後患。然後再以全力對付明廷。豈非事半功倍哉。因此之故。將計就計。派遣方吉納溫塔什二臣。齎了國書。隨同李刺麻去見袁崇煥。進行議和的事。雖然是一時的策略。但照當時情形來講。太宗也未始沒有欲和的真心。不過不能彼此太懸殊。利益要彼此共之。無奈當時的明廷。一言難盡。他們寧可天天失地失城。損兵折將。可是天朝的面孔。却比什麼都重。彷彿一行言和。天朝的地位。便失墜了。平日所目爲夷狄的。也就不是夷狄。而升爲人國。這樣有重大關係的事。誰敢和皇帝老官去說。所以一天一天的蒙混着。只是敷衍局面。錯非袁崇煥。於立功受寵之後。始敢露出一點示和的意思。若是別人。誰敢派遣使人。去到瀋陽接洽這人所不敢言的事呢。但是太宗早已把明廷那種不顧事實。專一喜弄文飾的惡習。洞明無遺了。所以於國書以外。特地與袁崇煥附去一封小簡。着他以誠信爲先。不可徒事文飾。那里知道。這文飾二字。正是天朝的專長。如果沒有文飾。好象天朝就不成爲天朝了。所以雖在袁崇煥那樣有雄略的人。究竟也不敢把文飾一筆抹殺。或者反要十分看

重這一層了。現在方吉納溫塔什已然偕同李刺麻一行來到寧遠了。袁崇煥自然以禮相迎。先把方溫二使。在館驛中安置。所有隨從僕役。皆以盛宴管待。然後自把李刺麻請到署中。問了問在瀋陽所見到的情形。李刺麻說。我等在彼。備受款待。彼國君明臣良。人強馬壯。尤其是諸位皇子。個個了得。再說民情樸厚。風俗善良。看不見什麼憂時厭生的樣子。人人都有向前邁進的精神。將來之事。正未可料呢。崇煥見說。不覺慙然。待了半天。又問彼有欲和之意乎。李刺麻說。和議彼甚以爲然。不過中朝的事。太拘俗禮。滯碍重重。恐怕難有好果。這就看天心吧。崇煥又不覺歎了一聲。遂將李刺麻慰勞一番。遣去憩息。次日袁崇煥以公式接見方溫二使。在大堂以禮叙座。方吉納溫塔什。先將國書呈上說。敝國大皇帝。特命行人。敬問貴國大皇帝安。現有國書備述願和之意。請巡撫代爲轉達。另有書簡一份。則爲致與巡撫者。此乃兩國百年大計。惟巡撫盡力圖之。

自行人的職責上看來。方吉納溫塔什二人之言。可謂盡情盡理矣。並且表示着十二分願和的誠意。誰知道他們剛把國書和那封附給袁崇煥的簡札。呈到袁崇煥的面前時。不但主角袁崇煥。嚇了一跳。便是那些陪座的明官。也都慌了手脚。只見袁崇煥先把那封私信拆開看了看。倒是連連點頭。很以爲然。惟獨對於那正式的國書。却是不敢收下。依然原樣呈還方吉納說。這國書是不合式的。本官實在難於轉奏。如果本官若是把這樣的文書。送到北京去。不知要弄出什麼樣的大禍呢。方吉納和溫塔什一聽。不

覺駭怪問題。是怎的不合式。又怎的能弄出大禍呢。袁崇煥說。你們建州當初也不是沒有文書到北京。成案具在。如今怎麼用起國書來。並且把你們的皇帝和大明的皇帝。並列齊書。這不是不合式麼。假如本官胡裡胡塗。把這文書送到北京。那豈不要惹出砍頭的大禍。萬萬使不得。方溫二臣見說。早已啞然失笑道。彼一時此一時。巡撫怎的把百年前的老話。引向今日用。我國就讓不如明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固一強盛之國也。怎的不能與明帝並稱。再說凡講信修睦。必須互利。更須平等。無何差別。始足以言交涉。如今貴官自視太卑。把貴國皇帝奉到三十三天以上。儼然神人。不復再有敵體。這樣時。貴官還能有什麼全權來替兩國人民謀福利呢。恐怕這和議也無非終於不得要領而罷了。一席話把袁崇煥羞得面紅過耳。欲待發作。又恐理上說不去。其實也難怪他。凡是以天朝自居的。根本就無所謂外交。因為天底下只有一個天朝。其餘都是四夷。或是野蠻部落。凡四夷人有事到天朝來的。不問內容如何。全以進貢朝天了之。如今不言進貢朝天。忽然以平等的意志來辦交涉。那如何使得。所以我們曠觀往史。天朝決無外交。非至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把天朝社稷推倒。那才算完事。若果使他們在平日沒事時。研究外情。曉然於國際利害。彼此都有一種往來。那真是難而又難的事了。明末的天下。就是這樣。他們決不想在他們以外。會有一個敵國的。更不想用外交手段。來維持他們的國運。唯一思想。他們是天朝。別人是夷狄。若是和夷狄言和。就好象把顏面擦破了。聰明而有識見的

袁崇煥。也未嘗不知道這種頑固思想。足以亡國。但是他在這頑固而不能打破的空氣裡作官。若是太立異了。也真能有禍。何況他本身自有的華夷之見。也未必就能完全打消。所以他能作名臣。名將。若想以外交手段。委曲婉轉。維持明祚於不覆。他還遠的很呢。閑言少叙。話說方溫二使。當面把袁崇煥搶白一番。却也無可如何。只得把自己怎的爲難。北京朝堂之上。有什麼規矩。自圓其說的推論一番。方溫二使道。既講規矩。何必又派人求和。總之貴國自視太高。華夷之見。永遠盤錯於胸中。這樣的僻見。若是一日不除。恨怨仇視之心。也永遠不能去掉。不用說現在。便是將來。禍患也是不能免的。崇煥說。決無僻見。委實有違碍處。還請貴使臣將此國書携回。另換格式。那時本官必然盡力。使兩國底於和好。

方吉納溫塔什。也見袁崇煥太爲難了。不便相強。只得將國書原樣帶回。辭了袁崇煥和李刺麻諸人。依然就道。回歸瀋陽。報告袁崇煥所以不能將國書傳達之故。太宗見說。亦甚諒解袁崇煥的地位。實在沒有能力來專斷。但是目下正想向朝鮮去用兵。究竟向明議和。仍有進行的必要。所以二次修書。仍遣方吉納溫塔什二人。前往寧遠。與袁崇煥去作商議。二人領命去後。太宗便以天聰元年正月元日。受朝賀後。命二貝勒阿敏、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等。分統大兵。授以方略。命他們去征朝鮮。並且向機剿滅在朝鮮營有巢穴的毛文龍。因諭之曰。

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也。明將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之以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爾等可兩圖之。

却說出征諸將中。以阿敏最爲驍勇。而且貪功之心也最切。固然朝鮮自太祖以來。歸叛無常。心目中仍然奉明爲天朝。那里看得起新興的滿洲。自然背義忘恩之事。不一而足。並且暗助明廷。時行窺伺。諸將積怒。不止一時。固思一逞而甘心。所以太宗命令一下。諸貝勒無不踴躍。但是無一不出於忠君愛國的公心。若論到阿敏的爲人。固然不能說他沒有國家民族思想。但他的個性。是個貪多務得。而不肯甘居人下的。加以自己勇力過人。而又掌握着相當的權勢。利用這次出師。難免就有許多自便的地方。第一他知朝鮮是個古國。不但子女玉帛。多不勝紀。便是那些傳世的宮殿。也足以令他憧憬而愛慕。偏巧朝鮮又無力自存。只不過仰賴明廷。苟延殘喘。如今大兵一到。自然爲所欲爲。無人再敢節制他。我們不敢說他已有自王朝鮮之心。但照毛文龍那樣下乘人物。還有欲王朝鮮之志。也無怪阿敏有動於中了。所以後來他被罪時。條款中有異志一條。也不能說是無因的了。閑話休提。却說二貝勒阿敏以下各貝勒各將領。自正月初旬。奉了太宗命令。分統大軍。由都成瀋陽出發。非止一日。已到鎮江城。過此以往。卽爲朝鮮地域。沿江一帶。除了少數的朝鮮兵。大部分皆爲明兵駐扎巡哨。但是廣潤的鴨綠江。早已凍成一片冰原。大兵卽分頭而渡。明方哨卒。見大兵到來。方欲馳告本營哨官。

前部的總兵官楞額哩。率部下葉臣、雅遜、蒙安、等。督同騎兵八十人。早已乘夜掩至。將明方哨卒。盡行拿捕。一共六處哨地。已無一人。於是大兵很安全的直趨義州。府尹李筦。判官崔鳴亮。以時在夜中。不知大兵何由得至。怎的連個報信人也都沒有。他那里知道。沿途哨卒。早已全被拿捕。誰還能來給他們送信。沒法子。只得慌忙聚集兵將。央懇人民。一齊登城固守。大兵見他們不降。反倒拒敵起來。早已怒惱一位勇將。此人名喚愛湍。賜號巴圖魯。早已脫去衣甲。只着短衣。自率八旗精銳一百人。樹起雲梯。奮力攻上。城上雖然矢石如雨。愛湍只如不見。揮刀率先而上。一躍身已過女牆。在城上大殺起來。下面兵卒一見。大呼道。巴圖魯愛湍已然上城了。我們更待何時。當下一陣吶喊。雲梯兵也都冒矢石攻上。

這時總兵官楞額哩。見愛湍已然得手。忙偕驍將阿山、葉臣。率八十人繼之而登。城上已自大亂。紛紛逃潰。府尹李筦。呵止不住。其城遂陷。李筦陣亡。崔鳴亮自縊身死。時天還未明。乃分兵急取毛文龍所居之鐵山。這裡是毛文龍一個根據地。糧秣最多。文龍向來是不敢野戰的。一見大兵到來。他先遁入海島去了。所餘明兵。焉能拒守。一戰之下。斬獲無算。餘皆潰逃。於是一夜之中。取義州攻鐵山。盡殲兩地之衆。兵威大振。休息二日。遂留大臣八員。兵千人。以守義州。大軍遂進而攻取定州。斬宣川副使奇協。獲定州牧使金措。盡降其民。乃馳檄招郭山城。促其速降。郭山郡守朴由健不

從。進兵圍之。一日而克。獲由健。殺傷敵兵甚多。城中文武官吏。亦多被擒。於是留大臣四員。兵五百。以守郭山城。大軍遂自定川渡嘉山江。擇地駐營。從此將向平壤進發矣。遂由一貝勒阿敏領銜。將出師以來。節節順利之事。報告太宗。並請速派蒙古兵。乘冰未解時。來至義州代爲駐守。以便調取現留之兵。前敵應用。太宗見報。亦遂差人報曰。蒙天眷佑。爾出師諸貝勒。所至克捷。朕聞之不勝嘉悅。前進事宜。爾等詳加審酌。可行則行。如不可。亦勿强行。爾等在行間。宜仰承天佑。保惜聲名。凡事相機圖之。有當請命者。公同議定。遣使來奏。朕據所奏。裁決焉。於是添派蒙古之衆。往守義州。單說出征諸貝勒。已率大軍渡過大同江。次於中和。因遣人以書遺朝鮮王而聲其罪曰。

向者。我軍出征瓦爾喀時。爾國無端出境。與我軍相拒。罪一也。烏拉貝勒布占泰。屢侵爾國。爾以其屬我姻戚。求我勸諭。得以息兵。爾曾無一好言相報。罪二也。我兩國原無仇怨。爾於己未年。發兵助明。圖我。幸蒙天鑒。明兵敗衄。爾之帥卒。爲我陣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加誅戮。且瞻養之。爾不遣一介來謝。罪三也。天以遼東賜我。遼東之民我民也。爾容毛文龍潛據海島。致我遼東百姓。被其侵擾。聽其引誘。我會令爾縛送文龍。復成兩國之好。爾竟不從。罪四也。辛酉年。我軍攻剿毛文龍。惟明人是問。亦望爾惠顧前好。不以一矢相加。爾竟無一好言相報。罪五也。文龍係明國之將。爾乃與以土地。導其耕種。資之糗糧。瞻其軍實。罪六也。我皇考上賓。明方與我

爲敵。尙遣使來弔。爾竟不遣一使。罪七也。爾如此負恩構怨。難以悉數。我用是聲罪致討。

却說當時朝鮮王李祹。接得這樣極其嚴重的聲罪檄文。未免慌了手脚。當即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固然那時也有許多慷慨不屈的人。主張背城借一。但是當時朝鮮王城。守備極疏。對於大兵已然壓境的強敵。徒務大言。不圖和議。絕對是有害無益的。遂由大臣崔鳴吉。力排衆議。主張派遣使臣。去與二貝勒阿敏等進行和議。並詰爲何無故興師。朝鮮王無法。只得聽從崔鳴吉的主張。繕具書札。遣派姜朴二人。前赴大金營中。與諸貝勒去面晤。這二人就是朝鮮元帥姜功烈。和參將朴蘭英的兒子。當初。明廷興動四十萬大兵。四路侵犯的時候。姜功烈等也爲一軍。隨同劉綎來作戰的。不幸明軍覆沒。姜功烈等投誠。在太祖朝。本想打發他們回朝鮮去。也不知他們是畏罪。也不知是願意在軍中效力。直到如今。他二人依然在太宗的軍中。卽如此次撻伐朝鮮。他們一樣也在行間。不想事隔多年。他們的兒子都作官了。並且派爲行人。前來議和。父子們到在這里相會。真可謂奇緣了。却說姜朴二使。也真不弱。一到軍中。呈上書信。便向諸位貝勒問說。貴國無故興兵。忽入我境。我兩國原無仇隙。自古以來。欺卑凌弱。謂之不義。無故而殘害人民。是謂逆天。若果有罪。義當遣使先問。然後聲討。今請作速撤兵。以便計議和好。諸貝勒見說。駁道。汝謂我無故興師。其理由已具前發檄文。今惟問汝。果否尙欲與我爲敵。抑悔禍抒誠。申盟修好。我今姑留師五日以待。如愈期。則我師必前

進矣。當下一面修書。答覆朝鮮所持意見。一面請朝鮮二使。與姜功烈朴蘭英相見。他們父子四人相見之下。自有一番悲喜。不在話下。却說諸貝勒修畢書札。遣官二人。偕二使齎去。此時大軍先鋒遊騎。已然進抵昌城。二貝勒阿敏。以前書意有未罄。因復遣備禦扎努。巴克什科貝。再以書往。其略曰。

爾來書云。國有日本之難。明曾助兵。恩不可負。故亦以兵助明。獨不思烏拉布占泰之以兵侵爾國也。我曾勸解息兵。可不謂恩乎。又云。兩國素相和好。何無故興兵。夫兩國固素相和好也。乃爾以兵助明侵我。豈有故也。又云。毛文龍是明朝將官。義不可逐。夫毛文龍不見信於其主。弗給糧餉。爾獨何爲信之深。代籌贍養。以爾土地與之耕種耶。又云。貴國兵來追毛文龍時。不曾擾我民間一物。故毛文龍侵擾遼東。並未以兵相助。夫毛文龍之得據海島。惟爾庇之。其沿江屯劄也。一抵昌城。一抵安州。皆屬爾境。隄防偵探。惟爾教之。爾之助惡。不已多乎。又云。遼東之民。乃毛文龍招誘。我國不知。夫爾既留毛文龍。致我土地人民。屢被招誘。爾尙得謂不知乎。又云。疆域阻隔。未及聞喪來弔。未明與蒙古。雖道里迢遠。皆聞喪來弔矣。爾與我國接壤。獨懵然而不聞乎。凡此積怨啓釁。職汝之由。若引咎自責。以圖寧居。可速遣親信大臣來。負罪請和。盟誓天地。我卽旋師。我非爲土地人民興師至此也。

二月五日。大軍進征黃州。城中居民。紛紛逃竄。已無一人。次日朝鮮王李倣。又另派兩使臣。同姜功烈朴蘭英之子。隨同前所派之備禦扎努來至軍中。告曰。我王得貝勒之書。已遣親信大臣來矣。我先來馳告。原來朝鮮王李倣。急怕和議不成。大軍如果直撲王城。豈不要束手被擒。不如自己先離開都城。免去目標。總比城下之盟強一點。所以在前些日。便携了他的妻子。逃遁江華島中。其實他的主意錯了。難道他所能去的地方。大軍就不能去嗎。李倣既然避居江華島。他的長子李滢。也逃往全州去了。不過這次太宗出師的本意。對於朝鮮原無刻求。其主要目的。還是在痛擊毛文龍。使無再起的餘力。所以大軍進至黃州時。對於朝鮮會有下記三條要求。

一、割地。二、拏捕毛文龍。三、出兵二萬、助伐明朝。

但是二貝勒阿敏。野心勃勃。却不願就這樣罷兵的。他不等朝鮮王所派親信大臣到來。一力主張進兵朝鮮王城。衆貝勒曰。彼既云遣大臣至。當俟其到來。再定行止。總兵官李永芳也說。我等奉命。秉義而行。前與朝鮮書。已記須遣大臣盟誓。即行旋師。若背前言、不義。阿敏怒呵之曰。汝何得多言。不至王城。此來何爲。竟不待諸貝勒同意。獨自統軍進至平山。距江華島僅不過百里許。二月七日。李倣所遣之進昌君。遇大軍於途。遂命隨軍至瑞興駐營。次晨。進昌君晉謁諸貝勒。請駐兵。定議曰。

吾王自願認罪。做國貧瘠。悉願索土產以獻。吾王聞兵至。恐懼。已棄城避於海島矣。城中府庫財物。倉皇散失。若以兵前進。轉難定議也。貝勒阿敏曰。若然。爾當指與我駐兵秣馬之地。使者因指三屯。每屯約三四百戶。衆貝勒意似認可。但是阿敏早已拂袖而起。令中軍吹角進軍。貝勒岳託。察其情。知道不易勸止。乃策馬往邀濟爾哈朗至營。商議進止之策。濟爾哈朗曰。吾等不宜深入。不如駐兵平山城。以待和議之成。遂率軍駐平山城中。並留進昌君於營。次日貝勒岳託等。共同商量。先遣副將劉興祚。率隨員十人。乘舟至江華島中。往見朝鮮王李倧。這也因為朝鮮王歷次所派使臣。好象皆沒有全權。所以纔派劉興祚直接去與國君交涉。這比城下之盟。還要嚴重的多了。可憐那時的朝鮮王。真成了孤家寡人。竟沒有一位大臣。挺身出來。替他辦事的。這也因為當時朝鮮國中。黨派分歧。沒有專人負責的原故。竟自使國君拋頭露面。這是怎說呢。却說劉興祚。一直來到島中。聲音欲見朝鮮王。有話相商。朝鮮王的侍從。見大金營中。忽然來了這樣一位武官。早已嚇得慌了手脚。又不敢不報。只得慌忙報了進去。朝鮮王見說。一樣也是無可如何。因為他平日事事都跟天朝的明廷學。什麼事都得稟承他意旨。現在着誰去見劉興祚呢。環顧左右。無一可使。即便勉強派出一人。恐怕劉興祚也不能承認的。沒法子只得命人把劉興祚請了進來。只見李倧依然坐在當中。左右侍立着幾名內官。劉興祚因向他行了一禮。李倧却忘了答禮。也不知他是駭怕。是害羞。端坐不動。不發一言。好象是塑

在那里。劉興祚見了。未免大怒道。汝何物。作此土偶狀耶。何無一言。李侗見說。不覺赧然。待了半晌。纔答道。我因母喪未終故耳。他居然用起高宗三年諒闇的典故。興祚曰。爾惟知妄自尊大。却是狂悖無禮。國中百姓。致罹兵禍。不爲不甚矣。今日之事。成敗在於俄頃。爾欲修好議和。可遣親子弟一人往。盟諸天地。先去天啓年號。汝國所產財物。每年循禮貢獻。自定額數。事竣。我軍卽還。李侗見對方指出大概條件。猶豫不能解決。想了半天。才說。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汝國果行大義。盍退兵。而後言和。興祚曰。汝尙以支辭抵飾耶。遲一日。則汝民受一日之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矣。吾今此言。實爲爾民。可卽遣爾弟行。不可再遲疑了。李侗無法。也知強敵深入。國中重要城池。失陷了不少。若不從速議和。這大禍也正未可料呢。當下允遣其弟原昌君李覺。並隨員五人。跟隨了劉興祚來到了平山城。貝勒岳託等。也把二貝勒阿敏由前方請來。爲是請他坐主席。完成和好。這時八旗將領。一齊參列。分坐兩旁。阿敏坐在當中正位。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則左右坐。於是令李覺等進見。行一叩抱膝相見禮。於是李覺進馬百匹。虎豹皮百張。綿紬苧布四百疋。布一萬五千疋。見禮已畢。然後設宴款待。宴畢。李覺退出。岳託因謂阿敏曰。吾等俱來此。國中御前禁軍。爲數不多。蒙古與明。皆是敵國。或有邊疆之事。當思預備。今我軍中所俘獲者。亦已多矣。宜令朝鮮王盟誓。卽可班師。阿敏曰。吾嘗慕明朝皇帝及朝鮮國王所居城郭宮殿。久思一見。迄未遇機。今

已至此。何不一見而歸乎。當至彼近地再議。如不從。則屯種以居。前面已然說過了。阿敏此次來伐朝鮮。多少不無妄念。城郭宮殿雖美。他豈能照鄉下人一般。看一看就算完事。他別有用心。只不過設詞以掩飾他的野心便了。岳託等見阿敏不願就此言和。依然想着打入朝鮮王城。便命八旗大臣公同議之。八旗大臣。多數願意速成和議。惟阿敏本旗之固三泰。穆克坦。舒賽三人。依然主張進征。其他各旗大臣。如納穆泰。和碩圖、托博輝、達爾漢、徹爾格、喀克篤哩、博爾晉等。均附和岳託之言。主和者既佔多數。於是岳託復遣劉興祚偕同巴克什庫爾禪。仍往江華島。與朝鮮王李倧會商。往返三日。議乃定。於是以三月三日。築盟壇於江都之西門外。刑白馬烏牛。祭告天地。朝鮮王李倧以母喪未終、爲言。未蒞盟。遣宰臣李廷龜、吳允謙、金鑿、李貴等代之。滿洲則由八旗大臣署名。其彼此之誓文曰。

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國已媾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計仇於金國。整理兵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則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偕處公道。則龍天保佑。獲福萬萬。丁卯年三月初三日立誓。

以上是大金的誓言。其朝鮮的誓言如下。

朝鮮國。今以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和。今後兩國各全封疆。若我

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若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起兵侵伐。則天降禍。兩國君臣。各守善心。以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瀆神祇。鑑聽此誓。

這是公式的盟文。在此以外。八旗大臣和朝鮮的主閣老。六尙書。還有一道私誓。大要也是各守盟誓。勿再侵伐的意思。盟誓既告完成。朝鮮王遂以禮送結盟使者渡海還營。諸貝勒也就遣派巴克什庫爾禪。先還瀋陽。向太宗告捷。不想二貝勒阿敏。以目的未曾達到。一怒之下。遂令所部軍士。分路自取資糧。岳託說。如今我等已與朝鮮王結盟。怎好縱兵恣擾。阿敏更怒說。我未與盟。爽得教軍士大掠起來。一直到了平壤。方才駐營。

諸貝勒無法。只得又令李覺等從新再與阿敏結盟。其氣方消。由是大軍奏凱而還。一路之上。秋毫無犯。除了駐守義州的。全部都回到瀋陽。太宗郊迎。備加勞慰。不在話下。却說明巡撫袁崇煥。自寧遠奏捷後。意志漸驕。遇事專斷獨行。對於諸將如滿桂等。亦生意見。所謂排斥異己四個字。已然是漸露端倪。不照從前那樣客氣。但是明廷知他有才。肩荷着關外大任。也惟有一意優容。任其所爲。崇煥對於毛文龍。尤爲不滿。准知他毫無用處。無非徒糜鉅餉。所以常懷誅除文龍之心。不過那時明廷却是把文龍看得很重要。總以爲他能聯絡朝鮮。足以牽制太宗。後來太宗命將出師。征伐朝鮮。毛文龍不但不能救。連他本人。也僅以身免。致使朝鮮一敗塗地。結了城下之盟。可見文龍徒有虛名。實際

上却是毫無用處。本來毛文龍的爲人。是無大略的。一遇戰爭。必然敗北。他只不過利用形勢。惟廣招商賈。販賣違禁之物。他的老巢皮島。儼然就是一個秘密走私市場。什麼軍火、糧食、人蔘、布疋。無一不備。他以籌餉接濟朝鮮爲名。又有四五萬軍隊。爲作守護。所以島中市肆林立。四遠私商。以及亡命之徒。無不以皮島爲巢窟。走私營利。他却坐享其成。以故島中積財如山。子女玉帛。恣意享受。這樣的事。日久天長。便成公然的秘密。所以就有人參奏文龍。糜餉濟私。須徹底查辦。但是明廷總以文龍不可動的。所有參奏。一件也沒有發生效力。崇煥只得自己又參他一本。依然不報。於是崇煥暗自大怒。心說我在關外。出生入死。血戰沙場。方才保得寧錦諸地。使關上穩如泰山。如今毛文龍一事未成。反倒坐在島中。分贓圖利。將來指不定要有什麼禍患。朝廷既然捨不得殺他。不如我把他殺了吧。殺了他。我再請罪。難道還能把我一樣也殺了。與他抵罪麼。想到這裏。其意已決。便以巡海閱兵爲名。泛海來至離金州不遠的雙島。原來在職位上。文龍是崇煥的屬官。他不得不來謁見。在從前他二人見過面。只是文龍以海外天子自居。驕慢慣了。那里把崇煥看在眼裡。這次來見。依然是傲慢非常。自恃部下人多。諸處與崇煥抗禮。崇煥毫不與較。只是每日以盛筵款待。至夜方罷。一日他們又在飲酒。崇煥因向文龍說。你的營制。未免有些雜亂。應當改革一下才對。餉項也沒有核實報銷。應當設置監司。專理此事。文龍見說。怫然不悅說。我島中事。是特殊的。不能

一概而論。崇煥道。如今辦理軍務。也實大難。老兄這大年紀。倒不如歸鄉。優游歲月爲得。文龍曰。我也久有此意。但方今惟我深悉東事。一俟東事辦理完竣。朝鮮乃衰弱之國。可襲而有也。他居然想作起朝鮮的國王來。崇煥見說。益發不悅。心說這人太執迷了。到了六月五日。崇煥因邀文龍觀將士較射。先於山上。安設帳幄。預使參將謝尙政等。率甲士伏於帳外。旣而文龍到來。只見帳外另置布垣。以甲士守之。除文龍及其隨從少數將官外兵卒衛士。皆不得入。文龍不虞有他。昂然而入。崇煥依然以禮迎迓。肅之入座。崇煥因向文龍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可受予一拜。旣又問其從官。則皆爲毛姓。崇煥曰。何毛姓之多耶。文龍曰。他們皆是我的孫輩。崇煥不覺大笑。因謂其從官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坐定後。崇煥因向文龍詰其違令數事。文龍不服。大聲抗辯。崇煥厲聲叱之。並命左右去其衣冠。速速縛來。早有帳前武士。一齊上前。將文龍按倒。摘去頭上冠。剝去身上官服。已把他背剪捆了。只嚇得毛姓諸官。顫作一堆。呆在那里。文龍被縛。猶自倔强不服。口中亂罵。崇煥因數之曰。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

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大約袁崇煥自有殺文龍之心。已將文龍一切毛病。調查清楚。要不然也不能這樣切鑿着實。縛了好久。的毛文龍。被崇煥這一場責問。句句都如利刃般刺到心坎內。早已魂飛魄散。惟有磕頭如搗蒜般。哀求免死。這時崇煥又向文龍的部將說道。文龍的罪狀。有這麼多。應當斬不應當斬。衆皆惶恐。不敢作聲。半天才有一人說。文龍雖有罪。但是數年勤勞。亦不爲無功。崇煥見說。怒目叱曰。文龍一布衣耳。今官極品。滿門封蔭。足以酬其勞。何悖逆如是。於是向西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之。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命帳前武士。將毛文龍推出帳外。便在山坡草地上。把文龍一劍。斬下頭來。懸竿號令。可憐毛文龍。也是明末清初。遼東大舞台上。一個著名角色。便這樣被袁崇煥用調虎離山之計。斬於雙島荒山之上。後人論此事者。其說不一。有說袁崇煥出於妬殺者。也有說使毛文龍不死。遼東之事。萬不至壞到如此地步者。作書的也不知他們說的話。誰是誰非。不過有一點。是中國上下四千年來的一個通病。就是好捧死人。而

不好捧活人。好捧失敗的人。而不好捧成功的人。就讓是個草包。自要中途被人殺了。於是便有好多
人。替他來捧場。不是說有他萬不至如此。便是說假如有他活着。正不知成就了如何的大功。回環
詠歎。若不勝其惋惜。可是對於一般真正成了功的大英雄。大豪傑。或是偉大的帝王。反倒視之淡
然。甚或譏諷污謗。不遺餘力。這沒別的。根本上沒有崇拜英雄的心情。也沒有崇拜英雄的習慣。
只不過揀那失敗挨殺的幾個人。替他們訴々委屈。說幾句風涼話。也就算了。那有什麼真是非呢。
閑言不表。却說崇煥殺了毛文龍。即專摺奏知明帝。明帝一見大驚。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十五回

續和議太宗申七恨 戰寧錦明將守孤城

却說袁崇煥以巡海閱兵爲名。把久據海外。無人奈何的毛文龍。哄至雙島。先以言語打動他。理宜
告職還鄉。怎奈文龍方在作他襲取朝鮮。獨立爲王的迷夢。那里悟得到眼前正埋着一個殺身大禍。自
然不以崇煥之言爲然。並且他驕傲慣了。那里把崇煥這樣一個文官看在眼裡。一切都不在意。竟被崇
煥預伏甲士。突出縛之。幸虧是在雙島。崇煥所部人多。如果在皮島。或是毛文龍先有防備。他們也

許全體鼓譟。互相火併起來。到那時正不知若惹出什麼樣的大亂。幸喜毛文龍的兵卒。全在山下。隨身幾員將官。也都嚇慌了手脚。便這樣捆羊一般。把毛文龍殺了。總算是萬幸。這時消息傳出。島中一陣大亂。文龍部兵。大半奪舟逃走。去到皮島報信。如果文龍平日是個人物。多少有點田橫那樣愛士之心。他島中也應有一二英雄人物。和他共生死。無奈他平日只知圖利聚斂。威福自恣。手下所用的人。無非是些海盜烏合之衆。真的懷才尙義之士。那肯到他那里去當他的孫子冒爲毛姓呢。所以聽了文龍被殺消息。早已逃亡大半。所餘的只不過是些老弱殘兵。以及無處可歸的亡命之輩。崇煥早已料到他們無能爲役。當下派人到島中去安撫說。罪在文龍一人。餘者無罪。並且還有陞賞。當下島中衆。也就惟命是聽。全歸崇煥節制。於是崇煥把更定營制。規畫餉銀數目。以及另委將官管理之事。全行奏向明廷。這時崇禎二年五月。明帝見崇煥未先奏明。便把毛文龍斬首。心中十分駭怪。如今又見他裁了不少兵。反倒把餉銀增高。未免更以爲奇。但是崇煥在寧遠會立大功。關外之事。正賴他料理。也就一切不問。反倒傳旨褒獎。並宣布文龍罪狀以安其心。殊不知他的殺身大禍。已在此時種下了一個老大的遠因。原來袁崇煥和熊廷弼毛文龍三個人。雖都一時之彥。而結果却都一樣。當熊廷弼被罪時。就有人說。如果有熊廷弼在世。必不至此。如今又拏這些話來惋惜文龍。後來明帝殺了袁崇煥。又把惋惜熊毛者。來惋惜袁崇煥。天爲何不留一人。以試驗他們的實效呢。把失敗的死人。當作天神一樣。

可是把成了功的偉大人物。不問生死。卽看得稀鬆平常。一點崇拜記念的心情也沒有。這樣的重大毛病。若是一日不改。那末中國一定是免不了滅亡的。現在我們把這些閑話。姑且不提。一俟有了餘暇我想作一篇『我的英雄崇拜論』。此刻還是言歸正傳。話說天命十一年。太祖因攻寧遠不克。燒了覺華島的明軍糧秣。便班師而還。到了八月。太祖因病賓天。太宗繼位。袁崇煥因爲連年用兵。遼西殘破。必須假以相當的時日。方能有備而無患。所以他懇求李刺麻。以弔喪爲名。想着提出和議。以便從容防備。偏巧這時太宗也正不樂西進。打算一鼓搗毀毛文龍老巢。把朝鮮收歸自己卵翼之下。以絕後顧之憂。所以也願與明言和。才派方吉納溫塔什與李刺麻偕行。去見袁崇煥。這時太宗正派兵向朝鮮進征。國中兵少。仍願以和議手段。牽制中國。所以二次又派方吉納溫塔什二人齎書前往。說明失和搆兵之故。

單說方溫二使。奉了太宗之命。率領從人。曉行夜宿。一直向寧遠進發。這日到了寧遠。袁崇煥和李刺麻諸人。依然照故人一般。以禮接待。叙罷寒暄。方溫二使。便將太宗所致書札呈與崇煥觀看。這次不用國書名義。只不過教崇煥轉達的意思。崇煥當下拆書觀看。其書曰。

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視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是用昭告於天。興師致討。惟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

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烏拉、哈達、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並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畜。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啓釁。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爾國之人。勿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見而不殺。殃必極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于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蔘、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所賴以爲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逼陵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兩。白銀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爲和好之禮。旣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蔘千斤饋爾。爾國以黃金一萬兩。白銀十萬兩。

緞十萬疋。布三千萬疋。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永矢勿渝。爾卽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也。

(癸未明萬曆十一年癸巳同二十一年己亥同二十七年戊申同三十六年癸丑同四十一年甲寅同四十二年事俱見前)

這封書信。分明又把太祖興師時所頒布的七大恨。重提一回。先把興師之故。叙在前面。意思說。由彼啓。我們被逼不過。才動干戈。脚步站的十足。後面把議和的條件。很坦白的提了出來。也不算怎的刻求。如果雙方化干戈爲玉帛。就這樣誓天和好。那是於明廷太有利了。因爲他們從此不再把重兵重餉。消耗在遼東。正可一心一意。用那有用的錢糧兵馬。收拾他們將要糜爛的錦綉山河。那是多末有利的事。

滿洲與明議和的事。當時就有人論過。是利於明。而不利於滿洲的。無奈明廷君臣。只知道自己是天朝。四海以外。更無國家。卽便是大小有個部落。也不算是國家。無非是夷狄聚衆。侵犯天朝。凡屬侵犯天朝的。罪大惡極。理當犁庭掃穴。着他們永遠是夷狄。狗一般的看待便了。只可惜他們不能如願。眼見夷狄日強。天朝日弱。也應當把虛文減少一點。說些正經的吧。但是不能。總以爲和夷狄言和。是件奇耻大辱。這樣自尊自大的心理。若一日不自解開。那議和的事。怎的能成呢。所以袁崇

煥看了太宗的議和條件。雖然滿心以爲有接近的可能。也因惕於明廷斥和聲浪太高。沒有一個共鳴的同調。那里敢把這事。公然向明廷去提議。當他派遣李刺麻去到瀋陽弔喪。已自惹起許多物議。如今人家又派人來議和。這應當怎樣回復呢。若置而不答。和議又是先由自己提倡的。這應當怎辦呢。沒法子一方面款待方溫二使。一方面又把李刺麻請到自己書齋。講求答覆辦法。想了半天。卽以不待和議告成。滿洲竟自出師征伐朝鮮爲理由。質問來使。一面修書答覆太宗。以遷延時日。卽使和議破裂。我們的守備。已完成了。便是以兵來侵。也不怕他了。李刺麻也以爲然。不過他是出家人。總以慈悲爲懷。仍想完成和好。所以他也寫了一封信。勸太宗罷兵。次日他們一同接見方溫二使。先由袁崇煥發言道。議和之事。下官極表贊同。但是目下正在進行議和之中。貴國却用兵於朝鮮。這於和議太有妨礙了。方吉納道。朝鮮屢屢獲罪我國。隱忍至今。是以出兵懲之。此乃我國與朝鮮之事。與和議又有什麼關係呢。崇煥道。朝鮮爲我國之與國。貴國如不撤兵。下官碍難把貴國所提和議之事。轉奏我國皇帝。現在下官已修好答書着人齎去。貴國如真意議和。須照答書意思辦理。那時下官也就能以向我國皇帝進言了。方溫二人見說。知他又在設辭支吾。但他既有答書。又自派人齎去。只得由他。又住一日。袁崇煥遂派從官杜明忠等。一共十餘人。携了崇煥答書。和李刺麻的私函。偕同方溫二使。來到瀋陽。太宗聞報。着人款待。次晨朝見。杜明忠將書函呈上。依然退出。太宗看那書函時。

只見袁崇煥的答書道。

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々。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啓禍端。作孽之人。卽遣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汗家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此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汗家之雪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又汗所當酌裁。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凜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寧或虛汗美意。壅於上聞乎。

太宗把袁崇煥覆書看罷。微微一笑。又把李刺麻的附函拆開。只見上面寫道。

自幼演習秘密。朝禮名山。惟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家之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先汗盛德。遣我上紙。承汗及王子供養美饌。並贈禮物。又遣官遠送。我銘刻五內。至寧遠備述。袁巡撫甚喜。因書函外面字樣。未經開看。至第三次換來。見書中有仍欲兵戈一語。恐朝廷不喜。未曾轉奏。想汗及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爲體。方便爲用。須要救濟衆生。消除嗔恨。以成正果。我佛家弟子。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爲體。勸化爲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只有慈悲活人。更無嗔恨損物。若汗說七宗惱恨。固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放下。袁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明。所說河東地方人民諸事。汗當斟酌。良辰易遇。善人難逢。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緣解說。事到不差。願汗與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難捨者。亦捨將來。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戈干早息。卽是極樂。種種譬喻。無非演我如來大乘慈悲至教也。

本來兩國紛爭。原因複雜。兵戈以外。宜有文事。說現在的話。太宗和袁崇煥書札往還。差不多就等於現代的電報戰。崇煥的答書。意婉而詞強。句句皆有鋒刃。使人難於應付。李刺麻的附函。把袁崇煥足捧一氣。好象要把不慈悲喜干戈的責任。歸嫁給太宗。意思也很深致。無奈他們所說的話。未

免偏重一頭。試問兩下和好的事。最低限度也得互有利益。如今他們不顧事實。反倒欲使戰勝的一頭。毫無條件罷息干戈。並且把歷年所擴充的土地人民。一舉還之明廷。這真可以說是無理的要求。太與事實相遠了。所以太宗殊覺好笑。不過現在大軍仍在出征朝鮮。不便臨之以兵。彼以文來。還須以文事報之。遂亦授意文臣。擬就駁書。使杜明忠等齎還。與崇煥書曰。

觀來書。以事屬既往。欲我消釋七恨。爾先世君臣。欺凌我國。召怨積釁。致起干戈。我念戰爭不息。生民何辜。故遣使同李刺麻致書於爾。使兩國是非曉然。以修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何爲哉。來書乃云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夫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也。我國敬天愛人。久爲遠近稔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奠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天而棄人矣。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庚子年。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時。朝鮮以兵阻我。我軍擊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其後烏拉貝勒布占泰。伐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我姻戚。遣使來告。求爲勸阻。我遂命令罷兵。乃朝鮮忘我大德。於乙未歲。無故稱兵來犯。旋即敗去。所俘將卒。我不忍誅。留之豢養。尋亦釋還。冀仍修好。而朝鮮無一好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

亡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爲難。我猶遲之數年。彼卒不悔罪求和。我乃興師致討。惟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致克捷。天誘其衷。已和好矣。然自李刺麻通使以來。我亦未嘗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詭言修好。仍遣哨卒偵視我地。收納逃亡。徧處近界。修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中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又云。自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叙原委。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坦白。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匿其意而不言。難於議和矣。似此欺謾之詞。與前遼東廣寧碌碌諸臣何異哉。爾洞察前後。熟諳機宜。若果和好。未有不誓諸天地者。人或可欺。天可欺乎。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此者。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酌減其半。我國亦以東珠。人蔞。貂皮等物酌報之。旣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則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於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刺麻書中。以我隣國之君。列於爾國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於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於分安乎。我揆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若爾國諸臣與我並

書我必不受也。

勃興之國。不但軍旅得人。將材輩出。便是文事。也正不可輕視。明廷諸臣。舞文弄墨。固是長技。但是徒務大言。滿腹偏私。總免不了處處皆有漏洞。太宗此書。曉暢明白。理直氣壯。絕無半絲虛偽。最務又用書式。把袁崇煥教訓一番。尤爲坦白。不與明帝爭列。自認下一字書。更見太宗不務虛榮。惟求實際也。還有與李刺麻書。亦爲緊要史料之一。如今我們把它鈔在下面。書曰。

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爲介紹之人。欲成兩國和好。爾刺麻博通理道。明哲人也。我兩國是非。洞然明白。曲在我、則規我。曲在彼、則規彼。宜無偏袒之心。故我以衷言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無故欲害元太祖而兵起。萬曆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我師既克廣寧。諸貝勒將帥。咸請進山海關。我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爲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彼時意漢人或來議和也。遲遲四載。明人乘間修葺寧遠。伺隙搆兵。我因出師以攻寧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用卽班師。及皇考升遐。爾刺麻來弔。意謂此天欲我兩國和好時矣。故具書議和。遣官偕往。又以書式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刺麻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明國皇帝亦以書報。彼此通達明析。則

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許直吐衷情。欲議和好得乎。袁巡撫來書。欲將天賜我之城池官民退還。爾刺麻亦輕聽其語。勸我捨而還之。又將袁巡撫書於上。隣國之君書於下。強相陵制。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爾來書云。良辰易遇。善人難逢。我因爾刺麻以修好來。其意甚善。卽遣使相報。若不以爾爲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國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爾刺麻。旣深通佛教。明達道理。何獨向我喋々耶。從前遼東廣寧諸臣。妄肆欺陵。啓釁召兵。自貽伊戚。今又未鑒前車。而不自醒悟乎。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欺陵。不惟新好難成。卽舊好必敗。爾刺麻豈不知之？

我們最應注意的。書中每用欺陵二字。試觀自太祖起兵以來。節節勝利。明則損兵折將連失名城。在表面上。好象欺陵二字。應當加之滿洲。怎麼口口聲聲。反倒說明方強制欺陵呢。話不說明。後人難免誤解。在明末的當兒。滿族所受明人的欺陵。實在難以言語形容。若不是出了太祖那樣一位民族英雄。恐怕永遠要呻吟在悲慘的境遇。因爲那時的明人。僻見甚深。不但不援助滿族生活向上。反倒處處壓迫。目爲夷類。因此太祖振臂一呼。統一了四零五落的滿族。建設了新興有朝氣的國家。把明廷勢力。逐次打倒。直到如今。氣運益隆。兵力越大。明廷處在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時候。而且財政疲敝。理宜對於新興國家。另眼看待。用外交手段。轉危爲安。才是要圖。誰知他們迷夢沈酣。依然我

是天朝。你是夷狄。雖然未肯明說。但看他們於往來書札。吹毛求疵還不算。竟把太宗的地位。看成還不如他們一個明臣。人是感情動物。皆有血性。什麼夷狄哩。異類哩。誰也不能甘受。自然也以天之驕子自居。一下子大家感情衝動。定要見個強存弱死。自來國家盛衰。民族離合。雖有許多複雜原因。而感情衝突。利害不能一致。實爲最大原因。

假使明廷。免除僻見。以兄弟手足。待遇邊地人民。無分彼我。聯合成一大帝國。利害與共。休戚相關。民族鬥爭。既然免去。群策群力。自然富強。誰知他們僻見牢不可拔。自大已成習慣。專好排斥異己。自斷手足。觀於明末之到處祈師。共滅滿虜之心。古今適成一例。夫立國於大地。人人皆欲主存。地理合一。利害自不能相左。故集合多數民族而成一國者。所在多有。原出利害相關。萬無一民族獨佔。而成清一色之理。惟心懷僻見者。不顧共同利害。惟圖一己得權。自壞肢體。毀棄金甌。卒之同歸於盡。真可歎也。閑言少叙。話說太宗已命文臣把上記二書繕就。方欲派使。偕同杜明忠等前赴寧遠。忽由寧錦一帶。屢有明方商民逃來。言說現在袁崇煥。正在塔山、大凌河、錦州等處。修築城垣。大有秣馬厲兵。預備鏖戰形勢。既而又有察哈爾使臣前來。亦說袁崇煥正在積極備戰。太宗見說。知道明人並無誠意議和。無非藉此遷延時日。以便趕修戰備。遂不遣使。將繕就書札。交杜明忠齎還。另附一書。責問袁崇煥沒有議和誠意。也就不便再費心機。和他們信使往來。倒不如依然以兵戎

相見。或者促其反省。得見曙光。此時征鮮大軍。業已凱旋。太宗命於城東武靖營。高搭帳幄。躬往郊近。與諸貝勒見面後。慰勞備至。都不消細說。過了些日。陞賞出征大小將士。安置朝鮮王弟李覺。諸事完畢。才與諸大貝勒商議證明之事。諸貝勒以明人假裝議和。暗修軍備。和平商議。已成絕望。不如依然與之決戰。以見高低。當下一致主張出師。太宗也以袁崇煥毫無信義。屢次舞文弄墨。肆行欺慢。亦遂決計征之。天聰元年夏五月。太宗率諸貝勒詣堂子祭告天地。然後親統大軍。出撫近門。浩浩蕩蕩。人馬向西進發。由上榆林至遼河駐營。至第四日。已至廣寧舊邊。過此以往。已漸與敵地接近。遂選拔精銳。命爲前哨。囑令如遇敵方哨卒。不可擊殺。須生擒以訊虛實。於是更分大軍爲三隊。以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格等。率精騎甲士爲前隊。攻城諸將。則率建卒雲梯兵。攜帶諸色攻城器具爲後隊。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居中。次日軍次廣寧。乘夜進發。前隊執明哨卒數人。審訊結果。知右屯衛有兵百人防守。小凌河。大凌河。城未修竣。守兵無多。惟錦州城。修繕已畢。有馬步精兵三萬餘人守之。城上皆布西洋大砲。以及各種火器。守禦甚堅。攻之不易。且寧遠方面。時有援兵發來。聯成一氣。較比去年。更爲堅固矣。太宗得此報告。遂自率兩黃旗兩白旗兵。直趨大凌河。明守城兵。見勢不佳。棄城而遁。前鋒兵驟馬逐之。逕至錦州城下。城上守卒。雖見本國兵將逃來。亦不敢開城納入。明潰卒只得越城而遁。

偏巧又遇貝勒德格類等所率前隊兵。走頭無路。只得交仗。遂全被殲滅。這時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與貝勒碩託率正紅鑲紅鑲藍三旗之兵。亦趕至。遂將錦州包圍。各路兵漸集。距城約一里。分立營寨。

錦州城外。本有台堡數處。派兵二千餘名把守。如今見太宗大軍已把錦州城團團圍住。小小臺堡。焉能抵禦。大家商議。不如出降。遂豎起降旗。來見太宗。願在軍前效力。太宗知道這些人。無非是些營混子。徒糜糧餉。毫無用處。命令他們赶快逃走。或到山海關。或仍逃入錦州均可。這些人見太宗不願收留他們。連官帶兵。全行逃去。本想遁入錦州城。但是錦州守將總兵趙率教。爲人精細。把錦州城防守得水泄不通。雖是自己人。也不許亂入亂出。城門緊閉。這二千多人。都逃往山海關去了。單說總兵趙率教。在前些日。已然奉了袁崇煥的密令。教他加意防守錦州。不可有失。至必要時。必有援兵前往救援。能多遷延一二日。使敵勿攻更好。因此之故。趙率教遂與監軍內監紀用商量。先派人至太宗軍中。質問來意。假作議和。以待各路援兵。紀用也以爲然。遂遣官二員。前赴太宗營中。說現在有紀太監在錦州城內。聽說大軍到此。仍願繼商和好之事。太宗諭之曰。和好之事。我豈不願。但爾明邊臣。平日欺陵。太無誠意。今大軍到此。欲降則降。欲戰則戰。如彼太監有欲和之意。未嘗不可出城面陳衷曲。我亦可見彼太監。使將我意轉達爾主。卽或攻城之日。亦斷不能傷彼太監。可令

其自立記號。別居他所。明方二官說。必將此言。轉告紀太監。但請暫勿攻城。太宗許之。遂修書一封。使二人進城。以待紀太監來見。誰知紀太監得書之後。並不來見。仍與趙率教商量守城之策。乘大軍不來攻打。城上兵卒。把火砲益發安排得鐵筒相似。到底實心人是容易受冤的。太宗不見紀用出城。知是受給。當下大怒。遂命攻城。一聲令下。三軍踴躍。攔牌、楯車、雲梯、鋏斧等攻具。一齊迫至城下。奮力仰攻。霎時烟塵漲起。砲火雷鳴。喊殺之聲。驚動天地。城上明軍。因有十足的防備。毫不慌亂。一樣也把雷石火砲。朝下打來。眼見城下已成一片火海。攻城軍依然不退。堪堪西城一角。將要塌陷。城上大慌。忙又添了許多生力軍。和防守工具。一陣抵禦。砲火、雷石、灰瓶、金汁等物。不斷的拋下。因此攻城軍。立脚不住。只得退下。太宗見城上砲火猛烈。亦遂命令收軍。此戰雙方互有損失。惟明方既有堅城。又有巨砲。据高臨下。甚得形勢。太宗之軍。雖極驍勇。但長野戰。若說沒有相當的大砲。只憑肉彈。克此堅城。實在不易。急切裡那能使有巨砲應用。再說滿洲軍野戰慣了。也不想用這笨重東西。因此直到如今。也不曾置備巨砲。仍想以人力攻破此城。所以發出令牌。又到瀋陽去調兵助攻。一面依然遣人去到錦州城。叫太監紀用出來說話。那紀用在昨天一戰。已吓得胆落魂飛。那敢出來。只得仍向總兵趙率教去請教。趙率教說。我們的城。昨天險被攻破。如今依然還得與他虛與委蛇。遷延時日。以便修理城垣。等待救兵。他不是教我們去人。我們不如教他派人來議。

他如派人前來。我們依然閉門不納。如此遷延。救兵也該到了。紀用已然赫慌了。只得全憑趙率教一人調度。當即派人去見太宗說。議和也好。但是須請使臣到我們城中來。

據當時的情形來說。雙方議和。本來都是敷衍一時。藉以遷延日月。但是太宗因爲新即位。在政綱上。不無變更。以爲整理內部後方。較比對明戰爭。尤爲切要。所以對明望和之心。多少有幾分誠意。一見明使說須請由營中派人到錦州城中去議和。當下允其所請。即派巴克什綏占。同副將劉興祚之弟劉興治前往。時天已近黃昏。二人來到城下。從者在馬上高喚開城。那城上守卒。只如沒聽見。緊閉城門。聲響皆無。二人叫了半天。不見開城。只得回營報告所以。次日城中又有人來說。昨天因在昏夜。不便開城。如欲派人。請在白晝。太宗遂又派綏劉二人前去接洽。誰知才至城下。依然餉以閉門羹。只見總兵趙率教。立在城頭。高叫曰。勝敗在天。豈有常乎。貴國想藉信使往來。覘我虛實。以破此城。其計甚左。今我已有備。想入此城。勢以登天。二人見說大怒。歸告太宗。太宗曰。彼所以如此誑我者。無非等候援兵。以緩我攻而已。朕已知其情。故派人於要路仔細盤察行旅。果獲細作二人。搜出書信一封。乃袁崇煥由寧遠寄來者。今可着人以書與趙率教。激其出城決戰。諭罷。遂出書交付前來明使。携回城中。書曰。

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廣寧三處。俱屬於我。若爾果勇猛。何不

出城決戰。乃如野獾入穴。藏匿首尾。狂嗥自得。以爲莫能誰何。不知獵人鍬鑿一加。如探囊中物耳。想爾聞有援兵。出故此大言。夫援兵之來。豈惟爾等知之。我亦聞之矣。我今駐軍於此。豈僅爲圍此一城。正欲俟爾國援兵皆至。聚而殲之。不煩再舉耳。今與爾約。爾出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觀。孰勝孰負。須臾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城而去。城內人民。我悉縱還。不戮一人也。

趙率教讀罷書信。雖然怒不可遏。又恐援兵消息已爲太宗所得。有心出城。與太宗決一死戰。又知野戰萬不能敵。何苦捨長就短。負氣償事。爲今之計。無論如何。仍宜一遵袁崇煥所示方略。憑堅城火砲。小心固守。萬不可出城決戰。當下依然整頓防具。晝夜防守。不在話下。單說袁崇煥。聽說太宗大軍征服了朝鮮。結爲兄弟之盟。以王弟李覺爲質。隨凱旋大軍。一同回到了瀋陽。知道前此和議。不能再事敷衍。太宗必提得勝之兵。前來脅和。無奈和之一字。正爲明廷所惡聞。不得已依然還得以兵戎相見。又知野戰決非敵手。必須仍用以前老法。以守爲戰。當下一面奏知明廷。請發援兵大砲。一面命令總兵趙率教。依照原先固守寧遠之法。堅守錦州城。千萬不可出城迎敵。除了添派許多兵力。又把紅夷大砲。以及各種火器。給他們運去很多。原來袁崇煥去年堅守寧遠。深得西洋巨砲之力。知道非此不足以拒敵。所以年來集注全力。購買西洋武器。訓練砲手。成績十分良好。有時還向北京

調請。不然也不能有餘力分給錦州。太宗大兵所以不能攻下錦州。全是由於此等火器的威力所致。現在他所請求的援兵。也都陸續開到。益發有恃而無恐。並着人下書。使趙率教安心。不想這下書人。竟被太宗獲得。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十六回

罷遠征太宗施仁政 來諸部藩水聚衣冠

話說太宗此次率領大兵。約共二萬餘人。來攻錦州。在表面上看來。好象是和議不成。不得不以武力解決。其實裡面仍有欲和之心。不一定是來決戰。僅不過以兵爲後盾。迫明人以講和而已。至於太宗爲什麼願意明人前來言和。史籍沒有明白的記載。大約不外乎計畫充實國力。吸收明人布帛等物資。以補國產之不足。因爲當時滿洲所產生者。以東珠、貂皮、人蔘等爲大宗。五穀次之。布帛紬緞。則產量極低。但是自太祖起兵以來。國勢蒸蒸日上。人口增加。加以軍旅所需。對於布帛的需要。益感痛切。所以在太祖時代。便極力獎勵織造。如天命元年。命國中育蠶繅絲。以織綢緞。植棉以織布疋。天命八年。派七十三人織蟒緞補子。其所織之蟒緞補子。上覽畢。嘉獎曰。織蟒緞補子於不產之

處。乃至寶也。遂令無妻之人。盡給妻奴衣食。免其各項官差。及當兵之役。就近養之。一年織蟬緞若干。多織則多賞。少織則少賞。視其所織而賞之。於此可見在太祖朝。對於織造、育蠶、種棉、等產業。已然十分注意。特別獎勵了。到了太宗時代。需要更多。國中所產。決不敷用。自然得設法充實。原先雖有交易市場。自兩國用兵。公然的交易。已受影響。聰明而有大略的太宗。便打算轉變方針。姑且與明言和。用本國所出的東珠、人蔘、皮張等物。以易本國所需的布帛。並且與明議和之後。更可以從容綏服內蒙。等到蒙古朝鮮。完全貼服。孤立的明廷。也就無能爲役了。這是太宗的意思。其實由明廷的現勢看來。如真議和。也未嘗沒有轉機。總比竭力支撐。連喘息的工夫也沒有强的多。無奈明廷忌和。而袁崇煥也不敢十分主張。只得依然極力防禦。又因西洋大砲奏功。不但袁崇煥自行購置。便是明廷。也以西洋大砲有這樣的大用。竟把原先驅逐出境的葡萄牙宣教師。卑禮厚幣的請回來。教他們替明廷設法由澳門向葡商購置大礮。聘請使砲將官。這些宣教師。正在受明廷的排斥。忽然對他們解禁。並且請他們在軍事上帮忙。以爲有機可乘。從此可以伸張勢力於中國內地。一個個百依百隨。有的代爲買砲。有的代爲聘人。更有肆意替明廷宣傳。作了好多毫無根據的放屁文字。反正都是於明廷有利。而中傷滿洲的。以此之故。明廷以爲有西洋人援助。益發有恃而無恐。和議一層。便根本打翻。太宗不知就裡。依然與他們委曲求全的商量和議。他們如此遷延。至多無非等待援兵。所以

才在各路盤查。果然拏了兩名細作。是向錦州城內報告師期的。殊不知他們於援兵以外。還有許多極其利害的西洋巨砲。所以才這樣傲慢。竟在城上口出大話。可是趙率教與太監紀用。也不知寧遠的下書人。已被太宗捉獲。原來袁崇煥知道援兵漸集。才給錦州去信。大略說。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關。薊州宣府兵。已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臺樓山。我即日進兵。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等語。太宗既然得到這樣要緊的消息。便想先破其援兵。

當下便命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格等。率偏師先往塔山。保衛本國運糧軍卒。如遇明援軍。便迎頭痛擊。諸貝勒領旨去後。太宗移御營。距錦州城二里。釋放連日所俘漢人蒙古人。使歸錦州。並以矢射書城中。諭城中官民速降。以免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旋又命大臣蘇納。選八旗蒙古士馬精壯者。向塔山西路。要截明之援兵。分撥已定。大臣博爾晉。圖爾格。又率兵由瀋陽來到御營。太宗問了問國中情形。二臣答言。國中甚安泰。惟入夏以來。雨水不勤。正在盼雨。太宗見說。才想起現在錦州一帶。也是炎熱欲雨。士卒正苦暑熱。便打算速下寧錦。即行班師。單說三貝勒莽古爾泰等。領兵來至塔山。一面分兵保護糧運。一面派兵偵察明軍。果有明兵二萬餘人。來援錦州。兩軍相遇。當即展開野戰。諸貝勒以連日未能攻克錦州。正沒好氣。士卒一樣也在憤恨。好容

易才盼得有了野戰機會。如何不痛快殺一場。早由諸貝勒驟馬當先。馳入敵軍。明軍心理。又自不同。他們本來是派來助防錦州的。怎麼行在半路。竟有敵軍截殺。難道說走漏了消息不成。心理一慌。鬥志便減。一陣鏖殺。明軍大敗。棄甲拋戈。死傷無算。餘衆分路而逃。莽古爾泰等。大獲全勝。得馬千餘匹。軍裝甲冑無數。同時大臣蘇納。亦在西路遇有明兵二千餘人。擊敗之。獲馬百五十餘匹。兩路皆捷。但是明之援軍。多在寧遠。太宗乃改變方針。打算一鼓而下寧遠。錦州自成甕中之饜。遂率大軍往攻。留兵一半。圍困錦州。隨行者有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薩哈璘。以及八旗將佐等。共馬步二萬餘人。直趨寧遠。在城北土岡前安下營寨。時正拂曉。只見有明遊擊二員。領兵一千二百餘人。方在掘作壕塹。以車爲營。中列火器。以爲城外守禦。太宗遂率諸貝勒面城列陣。先令前鋒兵攻其步卒。當下螺聲一起。大軍奮勇前撲。一陣攻打。明軍不支。其陣立破。千二百餘人。逃去無幾。這時明總兵滿桂。亦率本部及密雲援兵。在城東二里外。一北一南。與太宗之軍。對面列陣。寧遠城上。則密排巨砲。與滿桂之兵。互爲犄角。太宗因諭諸貝勒曰。此地逼近城垣。若即進攻。難以盡力縱擊。可稍退以觀動靜。遂令移軍過岡。使人偵視明軍。仍堅壘不動。滿桂乃明之名將。素即能軍。早與袁崇煥議安。崇煥守城。滿桂出城列陣。如太宗攻城。則滿桂從後赴戰。如攻滿桂軍。城上亦發砲助之。決心死戰。是以不退。專待太宗來攻。太宗見滿桂不動。

便想先摧毀之。遂披甲冠胄。目欲進擊。阿濟格請從。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皆以爲距城甚近。如城上發砲掩擊。爲之奈何。所傷必多。太宗曰。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兵。尙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因令近侍諸將盡衣甲冠兜鍪。率領阿濟格以下奮勇諸將。揮動護衛等軍。便如風馳電掣一般。擊入明陣。滿桂急忙禦敵。明軍若無城池大砲。就如游魚失水。焉能敵此百戰雄兵。一場混戰。滿桂之軍。死傷大半。只有騎兵。知不能敵。紛紛向城下敗走。代善等見太宗得勝。無不愧奮。不及冠胄。一齊驟馬馳進。這時寧遠城上。見滿桂大敗逃歸。火砲齊燃。便如天崩地裂一般。斗大火球。帶風擊下。砲彈所落之處。人仰馬翻。尸骸半空飛舞。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及大貝勒代善第四子瓦克達皆被傷。猶自力戰不退。此時城上兵將。在煙塵蓋地之中。也分不出誰爲敵。誰爲友。只顧盲目施放。保護城池。因此明兵被大砲擊死者。亦不爲少。只有總兵滿桂。及少數殘兵逃去。餘者皆死於鋒鏑砲火之下。太宗在這一場惡戰之下。殲滅了城外明兵。始伸積憤。遂命收軍。那戰場上慢慢的也就漸歸沈寂。只見尸橫遍野。血泊殷殷。黃塵之中。時有殘火明滅。時方仲夏。熱氣一蒸。連硝烟帶血腥之氣。刺鼻欲嘔。太宗因見如此炎旱天氣。軍士甚勞。而寧遠又有巨砲堅城。一時不能得手。遂還軍至雙樹舖。既又撤至錦州行營。忽接瀋陽驛報說。有蒙古敖漢奈曼諸部。率衆來附。請駕還賜見。末後又說。本年國中。水旱偏災迭見。民食維艱。物價大漲。太宗見說。

遂命班師。因此給了明將不少報功的機會。這且不言。却說太宗。因惦念國中災重。命令班師。拔寨起行。錦州守將。因不知虛實。屢屢派人哨探。見大軍果然去遠。纔得放心。不日大軍還到瀋陽。早有貝勒多爾滾多鐸二人。率領文武多官。出城迎接。多爾滾多鐸兄弟二人。乃太祖高皇帝之少子。爲烏拉納拉氏大福晉所生。多爾滾排行第十四。多鐸第十五。後來出征從政。與八大和碩貝勒並肩。稱爲九王十王。此時俱在幼年。已然發育得十分建美。英挺非凡。聞說太宗還軍。便也每人騎了一匹怒馬。率領着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太宗一見這二位小兄弟。年紀幼小。却是這般英武。心中甚喜。友愛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連忙下馬。與之抱見。二人向太宗問了安。又與諸兄諸姪會見。舉動大方。言談雋朗。見禮已畢。然後一同進城。商民仰觀。無不驚歎。從此九王十王之名。漸爲一般國人所傳誦。太宗還宮以後。雖未照大獲全勝那樣舉行凱旋禮。但是也殲滅不少明兵。俘獲許多戰利品。便也剗了八牛。祭轟告天。又命查點受傷陣亡將士。一一給賞陞級。陣亡將士。除了幾名偏裨。以遊擊覺羅拜山和備禦巴希二人最爲驍勇。不幸陣歿。除從優議卹。又親臨其喪。諸事完畢。才召見敖漢奈曼兩部部長。賞賚甚爲優渥。命人妥爲安置。賜予田宅。不在話下。却說自太宗出征以後。各地因水旱不調。報災之地。不一而足。加以連年用兵。需要多而供給少。以致物價飛漲。盜賊竊發。越貨殺人之事。時有所聞。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牛一頭。值銀一百兩。蟒緞一疋。值銀一

百五十兩。布一疋。值銀九兩。穀類更是奇貴。當局官吏。幾於無法應付。天天捕盜拿賊。誅不勝誅。只得與九王十王以及諸位貝勒大臣商量。請求班師。太宗深知盜賊竊發。原出不得已。一味嚴懲。決非救盜之方。因諭大臣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行竊耳。已緝獲者。鞭而釋之。遂下詔刑獄從寬。又發帑金。散賑貧民。

既又別發諭旨。曉諭八旗大臣。其略曰。

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爲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救盜之原。爾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爲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近聞盜賊蜂起。乘馬刦殺。若管堡官不修葺堡牆。不稽察盜賊。牧馬之人。不察收馬匹。縱賊竊乘。及守門人役。不盤詰出入之人。均治罪弗貸。管堡官有斂民間食物者。餽送巡察官者。與受並罪之。

人也許有不良的遺傳。性質凶惡。雖然有衣有食。也不免也淪爲盜賊。或恣爲惡事的。這都由於先天稟賦太壞。長大了又沒機會受良好的教育。一受誘引。便成盜賊。但是這等天生惡人。究佔少數。大多數的人類。全是站在善惡兩方的歧途上。指不定偏到那一方。尤其是凶年饑歲。或是兩國交征的當

兒。最容易使人爲非作歹。不是饑不暇擇。鋌而走險。便是依附勢力。魚肉商民。有時候真能弄得天昏地暗。鬼怨人愁。若沒有賢明的聖主。撥亂的英雄。正自沒法澄清呢。本來盜賊之中。也有好多受不了天災人禍的惡氣。才捨命爲盜。你再不體諒他們的苦衷。一味以嚴法懲治。未免不諳人情。舍本逐末了。就挈太宗初年那一時代說。用度一天比一天大。軍隊一天比一天多。再加上有那不知自愛的奸徒猾吏。偷竊權勢。倚靠背後有人。胡作非爲的事。當然不免。可不一遇凶年。便要憑空造出許多盜賊。若是不問所以。但行嚴法。反倒爲奸徒助長勢力。老百姓豈不益苦。賢明的太宗。一眼便看出癥結。所以一面省刑獄。用寬典。發帑賑濟。一面又諭令八旗大臣。徹查貧富。禁絕餽遺。貧富相倚。有無相通。而奸徒猾吏。亦無所榨取。在那時。真是金口玉言。令出必行。一下子無食的都有了食。無田的都有了田。只剩甘心爲惡的。那就很容易辦了。所以眼看一場大禍。竟自消滅於無形。如此休養了一二年。依然豐收。年景轉好。不但貧人變富。而富戶也沒有虧吃。反倒因爲勢力增加的原故。又多開了許多良田。可見事在人爲。如果沒有這一次貧富互助。那能有這樣良好成績呢。趕到人人都有了衣食。有了正業。你若教他去作賊。恐怕他要打你的耳光子了。閑言不表。却說內蒙諸部。以察哈爾林丹汗爲最強。因係元裔。每懷恢復祖業之雄心。姑且與明知好。從中索取餉銀。明人謂之西部。亦曰插漢。呼林丹汗爲虎敦兔。林丹汗既漸得勢。便想以武力征服諸部。不但把蒙古各地。視爲禁樹。

便是滿洲。也想歸他統治。不幸他雖有這樣大志。而才略胸襟。却不十分宏大。何況又有一位不世出的民族偉人太祖高皇帝。和他同時並起。一東一西。創業開疆。他處處落於下風。二十多年。太祖帝業已成。不但統一了滿洲遼東。便是蒙古諸部。也次第來歸。現在太宗又把朝鮮征服。林丹汗氣不過。便想急欲圖功。武力從事。

那里知道。太祖太宗的創業建國。並非專恃武力。所謂剛柔相濟。恩威並用。不知費了多少苦心。何況知人善任。佐命賢才。濟濟雍雍。豈僅單純武力所能成功的。林丹汗既無羽翼。手段又不甚高明。總想以威服人。殊不知蒙古諸部。早已離心離德。紛紛向瀋陽密派使人。前來納款求助的不一而足。甚至有舉族遷來。納土歸順。近些日、林丹汗又把大兵派出。侵凌諸部。從則收去。不從則殺。因此逃來者越多。奈曼敖漢等部。也受不了他的欺凌。這才派人來請收留。時太宗方由錦州旋師。即以書與奈曼諸部。允其來歸。因此諸部貝勒台吉。公推奈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爲首。一齊來到瀋陽。太宗出迎。賜與甚厚。先已略爲表過。不消細說。這時因朝鮮王弟李覺。還在瀋陽留質。朝鮮國王。屢屢派人前來請求釋還。並請撤還義州駐兵。朝鮮所負條約義務。如方物米穀之類。必能遵約辦理。太宗因覆書朝鮮王。略謂撤還義州戍兵。原自無妨。但我兵撤後。須以朝鮮兵守之。勿得再使明兵侵入。至於王弟李覺。如欲歸還。當以禮遣。決不强留也。糧石一層。尤望速辦。朝鮮王得書。一一應承。

並遣使來謝。秋九月。義州兵還。並遣朝鮮王弟回國。太宗命設盛筵於正殿。一則慰勞凱旋諸將。二則爲朝鮮王弟餞行。是日大會文武。衣冠畢集。鵝黃孔翠。與殿陛交輝。金紫珊瑚。共楹桷耀彩。太宗居中御寶座。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以及多爾袞多鐸等平輩諸貝勒。分坐左右。次爲濟爾哈朗、阿濟格、薩哈璘、岳託、碩託、豪格等諸貝勒。又次爲蒙古諸貝勒。又次爲八旗大臣。文官武將。朝鮮王弟。及其從官。則居客位。別爲一席。雖非萬國衣冠。也可以說一時之盛。這時太宗先舉金卮。慰勞義州凱旋諸將。既又舉杯爲朝鮮王弟餞行。說明兩國以後應當格外親睦。既又傳旨頒賜朝鮮王李倧駝、馬、雕鞍、鍍金囊韃、腰刀、鍍金鞵帶、貂裘、貂皮、等物。又賜李覺鞍馬、鍍金囊韃、腰刀、鍍金鞵帶、貂裘、貂皮、蟒衣、同來侍郎鞍馬、蟒衣、猓獺裘、其餘官員鞍馬、及緞表等物有差、遂由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傳達旨意。並命李覺及其從官服蟒衣謝恩。這一來。却把李覺和他從的官爲難壞了。他豈不知皇上頒賜衣物。禮應着以謝恩。在天朝的明廷。以及在他們本國朝鮮。都是自古如此。無奈現在後起的大金國。雖然很强。究竟歷史沒有朝鮮那樣悠久。心目中未免有些輕視。再說他們服屬明廷慣子。耳濡目染。把天朝習俗模仿十足。好象除了天朝的明廷。和古老的三韓。別處更無文物。如今教他脫去紗帽圓領。穿上蟒袍補褂、滿洲服制。上去謝恩。自然不願。何況他們還想依賴明廷。城下之盟。無非出於不得已。不久便想乘機寒盟。如果今日穿了

滿洲衣冠。叩頭謝恩。將來若教天朝明廷知曉。罪責非輕。想到這裏。未免遲疑不決。達海庫爾禪二人見他們這樣猶疑。便問爲何不卽穿着。李覺支吾着說。蟒衣乃國王之服。予等人臣。不敢服。達海知他無非是託辭。便向副將劉興祚使了一個眼色。

劉興祚乃是這次和朝鮮締結江都條約最盡力之人。到江華島去見朝鮮王李倧。又是他首先去的。言詞鋒利。毫無假借。早在朝鮮。立下威名。他見達海向他示意。知道達海是文臣。不好發作。早已離席過來。向李覺說。恩賜之衣。而不肯服。爾殆畏明國而不願歸也。旣如此。暫且在此多留幾天吧。說罷。向李覺怒目而視。李覺諸人。本想支吾過去。如今見劉興祚這樣一說。生恐壞了和約。自己反倒回不去。只得連忙改着蟒衣。上前叩謝。禮畢。太宗遂命參將英固爾岱。同副將劉興祚。伴送李覺回國。不在話下。却說天聰二年。爲明崇禎元年。明廷因新君卽位。關於一切軍政大節。多少又有變更。不過明帝崇禎。人雖聰明。性實忌刻。尤不諳內外情勢。如果徹底覺悟。在這內患已萌。外敵方盛的時候。免去一切虛文僻見。當真與太宗議和。明祚決不至亡。無奈惑於群言。死命爭扎。卒至民疲財盡。流寇毛起。李自成殺入北京。演了一場極大的悲劇。把江山送掉了。可見自古君相謀國。忍辱負重。最爲難事。大都由於旣不知己。又不知人。一味自大。豪不從權。明明有路可走。偏要自行堵死。埋怨誰來。最大原因。更在不知何爲中國。強執種族之見。把整個中國。四分五裂。疆域日蹙。版圖

愈小。如果沒有新興的大清帝國振作一下。可憐的更不知成什麼樣子了。在明廷雖然仍見固執成見。太宗却是依然顧全大體。不願長此與明兵連禍結。乘明新君即位。便想重提和議。因是敵國。又不便明遣使臣。偏巧去年在寧遠城下。所俘明方將校中。有一人名叫銀住。官級較高。乃是總兵祖大壽的部下。太宗遂將銀住釋還。命其致書於祖大壽。囑其斡旋和議。書略曰：「彼此互爲大言。徒滋支蔓。何所底止。夫構兵則均受戰爭之禍。息兵則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曉者也。我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擬遣使致祭爾先帝。並賀新君即位。將軍其圖之。」這是多末好的機會。無奈明臣無一敢負這樣重責。又知和議爲明廷所惡聞。好象誰一提和字。立刻就有賣國嫌疑。避免不暇。誰還敢自尋晦氣。所以祖大壽自得此書。好生害怕。心說、連袁崇煥那樣有功受賞的人。因爲主持和議的原故。聖眷已然不照從前那樣優渥。自新君即位。更無人敢言。怎麼無故要把這難題給我作。這如何了得。當下竟不和袁崇煥商量。秘密着給太宗去了一封覆書。語多不遜。大有免開尊口之意。太宗雖知他多半爲自己迴護。也未免大怒。怎麼明臣就沒有一個爲國爲民敢負責任的麼。當下便有證明之意。無奈邊疆各地。反側還有不少。如同察哈爾的林丹汗。以及蒙古未服諸部。皆須清掃。還有毛文龍的舊部。散在海島時出剽掠。雖說是疥癬之疾。也不可不除。天聰二年春二月。擬先征察哈爾所屬諸部。斷其羽翼。以多羅特部。會截殺太宗遣往喀喇沁之使臣。明爲出師之名。親統大兵。前往征剿。正在分派兵卒。調

遣將佐。忽見多爾袞、多鐸、兩位幼弟。並馬來到御帳之前。欲知有何事故。且待下回。

第十七回

慰勞遠征肇錫嘉號

設置文館始命儒臣

話說太宗親統大軍。方欲出征屬於察哈爾的多羅特部。却不想兩位幼弟。九王多爾袞。十王多鐸。並馬來到。太宗還以為他們是前來送行。誰知他二人武裝打扮。來到御營。堅請太宗分派他們的職務。非允許從征不可。原來他二人雖然年幼。志氣却是非常雄大。平日除了習學滿漢蒙古文字。最喜讀史書和兵書。至於弓馬武技。乃是家傳。又加有明師指點。天生神力。雖在幼年。騎射工夫。並不遜人。小兄弟兩個。日常各言爾志。一個說我必統一中原。建立非常之功。一個說我願用兵萬里之外。掃清寰宇。話雖如此。究竟他倆年幼。也無非說一說抱負。始終沒個實驗機會。每見諸兄諸姪。帶兵遠征。羨慕非常。總想試一試。現在聽說兄皇太宗。又要親征。他二人不覺技痒。也曾把意思求人代達。都說他們年幼。還不到出征年紀。二人無法。假送行爲名。當面向太宗請求。這次務須攜帶。藉以練習行軍方法。太宗見他二人。小小年紀。竟有這樣雄心豪氣。平日本極友愛。不如把他二人携往軍前。

也好煅鍊身心。當下允許他二人一同出征。多爾袞多鐸。喜歡非常。便在御營中隨軍啓行。非止一日。大軍已入蒙古境。太宗因諭從軍貝勒大臣曰。此行只選精銳部隊。兵數不多。當出奇制勝。爾等誠諭軍士。務要嚴明紀律。勿得輕進。如此行了五日。堪堪入了敵地。太宗因命豪格等幾位少壯貝勒。率前鋒精騎。誘敵先行。諭之曰。如遇敵人。當以計生擒。訊明消息。朕卽率諸軍繼進。多爾袞多鐸請隨先行。前往偵敵。許之。於是前鋒軍約三百餘人。策馬先行。馳騁於蒙古草野之中。十分暢快。有時還張弓抽矢。追逐野獸。正行間。只見前面塵頭揚起。知有敵人。大家不敢怠慢。全行合攏一起。並命人登高測望。果見有蒙古兵約百餘人。也好象向這邊哨探而來。本想全數迎上前去。又恐將敵人驚去。當下大家商量。以少數上前誘敵。餘人埋伏土岡左右。單等敵人追來。突出圍之。一定生擒不少。計議已定。命多爾袞多鐸。率兵五十人。前去誘敵。餘人作爲伏軍。單說多羅特部長巴圖魯塞稜。探知太宗親自來征。惶恐萬分。一面派人向察哈爾林丹汗處求救。一面率其部衆避往敖穆倫地方。不時派兵四出哨探。因爲蒙古是行國。並無堅城要塞。是以行踪詭秘。不許人知。偏巧這次他所派哨兵。正與多爾袞衆貝勒相遇。爲知究竟。依然向前進發。行至一道土岡前面。只見兩員少年將官。率領不過五十餘人。以爲手到擒來。當下一擁而上。誰知兩位少年。弓力甚強。餘人也是矢發如雨。早已射死十餘人。蒙兵一見大怒。也就還矢力戰。相持一二分鐘。兩少年率衆敗去。一勇之夫的敵人。不知

是計。驟馬從後追來。才過土岡。不想伏兵盡起。欲要撥馬後退。已來不及。早被團團圍住。若非太宗預囑用計生擒。這百餘人。必無倖免。除力戰者。全被亂箭射死。餘人盡被生擒。無一得脫。當下加以拷問。才知巴圖魯塞稜。已然避至敖穆掄。連忙派人報告御營。太宗聞報大喜。遂率大軍直趨敖穆掄。多羅特衆首長。不知就裏。還在穹廬計議。早已被了包圍。

他們沒有營壘。只不過在接連的帳幕以外。用車爲垣。聯以鹿角繩索。再說也萬沒想到太宗能知他們的底細。却不知他們的哨兵。已盡爲太宗所得。他們的藏身所在。早已洩漏。乘其不備。太宗指揮大軍。已由四圍包圍上來。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等到他們知道不好。已然沒有逃路。沒法子。只得困獸一般。起而應戰。還想突圍逃去。誰知太宗大軍。越圍越近。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多羅特衆首長。已然眼紅。只得奮力突圍。一場混戰。除多爾濟哈坦巴圖魯。帶傷奪馬而逃。台吉固魯戰死。餘皆被擒。各人家眷妻孥。自然也就同時被獲。太宗發令。好生看管。不許妄傷。查點所俘人畜物品。共俘一萬一千二百餘人。牛馬駝羊無數。帳幕弓矢。堆集如山。可謂大獲全勝。可憐多羅特部。只因倚仗林丹汗。與太宗結怨。直弄得瓦解冰消。土地人民。盡屬太宗。可以說是自作之孽了。却說太宗平定多羅特部。略爲部置。復選精騎。耀兵於察哈爾。又獲許多馬匹人戶而還。林丹汗懼不敢出。遂奏凱班師。賞賚被傷將士。又設宴大會諸貝勒群臣。諭曰。蒙天眷佑。初次令兩幼弟隨征遠國。克著勤勞。

刻期奏凱。宜示美號。以示褒嘉。貝勒多爾袞。號爲墨爾根岱青。貝勒多鐸。號爲額爾克楚琥爾。此時忽報有朝鮮使臣至。太宗卽命宣召入內。使臣見禮已畢。呈上國王李倬書信。略謂所貢方物。已如約備妥。命使齎去。惟米穀一項。因創殘之餘。無法市糴。請求展緩時期。原來去歲江都之盟。朝鮮國王。以兵臨城下。隻身逃入江華島。生恐被阿敏掠去。社稷不保。不得已始與諸貝勒大臣立誓訂盟。又恐將來受明廷責問。結盟以後。異常後悔。總想遇機背盟。旣因王弟李覺釋歸。義州駐兵也行撤去。以爲一時太宗不能出兵。雖然未敢公然棄盟。骨子裡已決意不能完全履行約誓。除不值緊要的土物以外。如大宗的米糧。以及交換逃人等等。全未實行。並且暗中與毛文龍的舊部。互通聲息。意圖效忠明廷。照從前一樣。仍從後面。牽制太宗。表面上却依然遣使通好。設辭支吾。如今又說米穀缺乏。無法市糴。明眼的太宗。早已料到李倬必有寒盟之一日。不過此刻正在有事於蒙古。不便與之決裂。乃修書一封。命人偕來使齎往朝鮮。書曰。

我國糴米。若止供本國民人。原自充裕。邇因蒙古諸貝勒。携部衆來歸者不絕。概加贍養。所以米粟不敷。爾與毛文龍糧餉。已經七年。我豈似彼無故索取。惟今歲市糴一年。以濟窘乏。爾能開糴助我。方見敦睦之誼。爾云平安。黃海、二道。俱經殘破。然所餘尙多。且六道仍如故也。若願以糧相濟。則從鴨綠江運亦可。海運亦可。至於我國逃人。當兩國盟誓時。原議自盟之後。爾國卽

行送還。爾並未踐約。後爾弟歸國。復約以過江日爲始。送還逃民。亦未見送還。爾云駐兵義州。縱有逃民。無由得知。若撤義州兵回。各守封疆。有逃來者。便易稽察。今我撤兵之後。逃往人數。已察出甚多矣。若不加禁絕。恐致生亂。特此相告。

照俗情、兩人合股營生。那心懷背約的人。總是膽虛。一經指破。總是百方掩飾。朝鮮王現在就是這樣。自從義州駐兵撤退以後。他以為無人監視。不但背棄了許多條件。有時還密派間諜。到滿洲屬境內窺探。不知這些鬼祟行爲。太宗早已得了報告。如今他見太宗來書。好象無事不知似的。如果再不謹慎。表示無他。萬一二次發兵。何以拒敵。當下使命使臣。在方物以外。送來精米二千石。另外一千石。由江中平價市糴。他這種辦法。無非是表示履行約誓的意思。並無二心。殊不知太宗已知他萬不可靠了。所以才有一二次朝鮮之役。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却說去年太宗率兵攻圍錦州寧遠。一因天氣炎熱。二因年景不好。只得班師。後來因爲明天啓帝上賓。崇禎帝即位。國政未免要有一番變更。尤其前敵戰守方略。更受影響。本來那時就有兩派。一派主張固守山海關。放棄關外。一派主張以寧遠爲中堅。恢復關外失地。兩派水火。自萬曆間以來。已多爭論。如今新君即位。此議復起。以致前方有了變化。除袁崇煥依然鞏固着寧遠防綫。其餘城堡。守衛已不似從前。太宗聞報。認爲機不可失。遂命貝勒阿巴泰、岳託、碩託。偕同八旗大臣。率兵三千。往略遼西諸城。太宗親謁堂子。送

出征諸貝勒於十里外。授以方略。又使以書授與明國諸臣。其略曰。

爾國如大廈將傾。乃文武諸臣。執迷不悟。專事修葺城郭。亦何益耶。比聞察哈爾汗。罷棄耕種。欲就爾食。窺伺邊境。加兵於爾。事在旦晚間耳。我亦將率各路外藩蒙古兵。築成偪居。以俟秋城。取爾禾稼。爾等將挺身戰出耶。抑閉城伏匿耶。如欲出戰。則以何兵禦我。又以何兵敵察哈爾耶。我軍往來甚便。耕種樵採。無所不可。爾之軍民。雖欲出而耕種樵採。豈可得乎。我本欲罷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屢遣書。開誠相示。爾其思之。如以我言爲然。可卽遣使來報。勿貽後悔也。

自太宗卽位以來。每有對明出征之事。必定要有一兩封書信。或是檄文告示等。不是給與明廷諸臣。便是張貼戰地。使一般人民知曉。文告書信的內容。一樣都是滿露望和之意。太宗爲什麼要這樣。後人固然無從揣知。大約不外想把戰爭責任。轉嫁明廷。但是實際上。也不能說沒有欲和之心。只可惜明廷。懲於金宋往事。而又不肯與太宗平等交涉。所以事體越弄越壞。此次阿巴泰等出師略地。太宗依然教他們傳書明臣。並非虛聲恫嚇。實在是打算促他們猛醒。萬一和議告成。兩國皆有大利。不過那時明臣。不問文武。不求有功。只求無過。誰也不敢說個和字。所以太宗的苦心。又算白費了。阿巴泰等率兵來到遼西地面。先把書信。令人散布。射入各城。實指望必有明臣前來接洽。誰知一等數日。不見明臣有何動作。只得依然前進。並派偵卒四出哨探。纔知除寧遠以外。並無重兵防守。當下

直趨錦州。果然勢如空城。止不過有少數明兵。在此屯居。一見滿洲兵開來。紛紛棄城而逃。大兵所至。毫無攔阻。一直進至十三站。方才停止。於是自錦州起。至十三站止。共得大小城堡二十一處。此等城池臺堡。在太祖時代。屢經攻破。因不欲分兵駐守。大都毀之而去。後經袁崇煥派人修葺。撥兵駐守。又成要塞。不想局面一變。諸地復爲太宗所得。依然不願佔據。臨出兵時。已命令阿巴泰等。如得城池。卽行毀墮。可憐袁崇煥多年苦心。也不知費了多少金錢人力。僅保無恙的許多堅城。却被阿巴泰等。很容易的全行毀墮。可見天下事。變幻靡常。時會一到。有不期然而然者。前次兩大鏖戰。太祖不能克寧遠。太宗又不能下錦州。此次阿巴泰等僅提兵三千。毀城二十餘處。其重要者。如錦州。杏山。高橋等。皆爲要衝。明如再事修築。其財力恐怕辦不到了。阿巴泰等於意外成此大功。遂引軍還都。太宗郊迎。自出師至凱旋。往返不過十數日。到了六月裡。濟爾哈朗和豪格兩貝勒。也先後凱旋。這一支出征兵。是何時派遣的呢。原來貝勒阿巴泰等。奉命出征錦州時。行至中途。聽說察哈爾所屬的一名部長。名叫固特塔布囊。率其部衆。移據阿拉克綽特部舊地。因爲察哈爾近與滿洲爲仇。他爲見好於林丹汗。願作耳目。凡遇蒙古諸部有歸降太宗。或是向瀋陽派使。他必設法要截。降人如果不幸遇到他的軍隊。那是絕無倖免的。劫財物還不算。無論男婦老幼。一律處死。殘暴異常。阿巴泰等。得到這個消息。生恐截斷了降人來路。而且在交通上也不許這樣不太平。無奈不知真假。

不敢妄報。只得派人前往覘察。假作降人。果然阿拉克綽持地方。真情如此。當下派人報告太宗。這時正是蒙古部衆。源源來歸的時候。如有妨碍。決不容赦。因此太宗才命濟爾哈朗豪格二貝勒。率精騎六百。往征阿拉克綽持。諒此附庸察哈爾的一小部族。平日既無訓練。無非以劫殺爲能。焉能抵敵節制之師。何況濟爾哈朗豪格。又皆謀勇兼全。青年慣戰。固特塔布囊。不問青紅皂白。竟敢率衆來鬪。一戰之下。才知處處不敵。弓矢既不一律。又無盔甲。反之滿洲鐵騎。便如行所無事一般。殺入陣中。馬壯人強。弓矢又利。展眼之間。已把蒙古兵殺得四零五落。不復成軍。固特塔布囊見勢不佳。打聲呼哨。撥馬便走。豪格馬快。已然從後追來。左手執弓。右手由箭袋內取了一支透甲錐。搭弦認扣。拉得飽滿。依然疾追。二馬相距只不過十餘丈。颼的一聲。弓弦響處。固特塔布囊。應弦落馬。這透甲錐。利害無比。矢鏃如槍。三稜三刃。長約六寸。連矢共長三尺。發出去無論如何堅甲。也能射透。故名透甲錐。豪格乃太宗之子。天生神力。後來入關。平定流寇。用兵川陝。一箭射死張憲忠。弓強矢重。天下無與倫比。這不知死的固特塔布囊。偏要與他對敵。焉能倖免。這一箭。早已穿心而過。落馬便死。餘見主將已死。全部投降。計俘虜人口萬餘名。牲畜駝馬牛羊稱是。分別造冊。大獲全勝而歸。太宗聞報。率諸貝勒大臣勞迎。拜天祭纛。論功行賞。不在話下。却說自察哈爾林丹汗與太宗爭霸以來。因手段拙劣。部衆離心。行爲益發凶暴。却不想這正是爲淵驅魚。叛逃愈衆。

但是蒙古諸部中。不盡弱小。凡屬強而有力者。便都連合起來。以與林丹汗爲難。如同喀喇沁部長塔布囊蘇布底。就是反對林丹汗最力之一人。因知太宗爲人非常。國富兵強。日後必成帝業。便想與太宗聯盟。合力征討察哈爾。不但失地可復。還能久保名爵。想到這裏。便和兄弟萬丹偉徵商議。遂。吾等內蒙諸部。雖會聯結。共禦察哈爾暴汗。究恐實力不足。難以持久。吾聞滿洲天聰皇帝。仁民愛物。懷柔遠人。開疆拓土。聲馳遐邇。蒙古諸部。早多歸附。蓋亦遣一介之使。請其共同出師。不第察哈爾暴汗不足慮。而祖先遺業。亦可永保矣。不知吾弟以爲何如。萬丹偉徵亦甚贊同。當下修書遣使。來向太宗乞師。其書曰。

察哈爾汗不道。傷殘骨肉。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奪去戶口牧產。我汗與布延台吉博碩克圖汗。鄂爾多斯濟農。固雍謝布、及阿蘇特、阿巴噶、喀爾喀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趙城地方。殺察哈爾所駐兵四萬人。我汗與布延台吉。率兵十萬。同時、復值察哈爾兵三千人。赴明張家口請賞。未得而回。又盡殺之。今左翼阿巴噶及喀爾喀部落。遣使來約。欲與合力興師。且有與天聰皇帝同舉兵之語。是察哈爾汗。根本搖動。可乘此機。秣馬肥壯。及青草時。同阿巴噶。喀喇沁。土默特。興師取之。大國如欲往征。卽宜秣馬厲兵。至期進發。

太宗得書大喜。本來目下正在籌畫怎的收服察哈爾。不想竟有較強的部落。聯兵與之爲難。雖然其

中如喀爾喀部。已曾早有盟誓。而喀喇沁諸部。則尙未與會盟。宜先會盟。然後與之合作。因諭來使曰。爾等以察哈爾汗不道。欲與我國和好。合兵討之。可各遣人來議。使者見諭。連忙回報。喀喇沁部。乃以刺麻四人。率兵五百三十人來乞盟。於是太宗以秋九月。親統大軍。征討察哈爾。先期分遣巴克什希福等。傳令西北歸順外藩蒙古部長。率兵來會。敖漢部索諾木杜稜。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會于都爾弼。喀爾喀部諸貝勒。會于遼陽。扎魯特部台吉喀巴海。會於綽羅郭勒。大軍駐營七日。喀喇沁部蘇布底。萬丹偉徵。與拉斯喀布汗。弼刺什台吉等。亦皆先後合兵。來到約會之地。太宗賜宴勞之。卻所獻財幣駝馬。各賜甲冑一份。惟科爾沁部長奧巴。未至會所。丙子日。大軍進發。乘夜馳至錫爾哈。錫伯圖。英湯圖諸處。察哈爾部衆。不知大兵從何而來。昏夜之間。倉卒應戰。除了人喊馬嘶。惟聞弦鳴矢響。就如突然起了大風。捲地而來。混戰了一夜。直到天明。才看見了太宗的大纛。那敢戀戰。打聲呼哨。全行潰去。太宗命選騎追之。一路追剿。直至興安嶺。方才停止。除抗戰被殺者。餘衆皆降。所獲牲畜。不計其數。是役也。雖未將察哈爾全部蕩平。所得人畜。足與林丹汗一大損失。太宗不願深入。遂令班師。以所俘牛羊。分賜有功。惟自用兵察哈爾。各部蒙古首長。以平日積仇。動輒擅殺降人。任意劫掠。八旗將校。亦有效尤者。太宗恐傷人心。便想殺一警百。以戢惡習。偏巧有一旗員。名喚達敏。乃奉命留於敖漢濟農城中。看守疲病馬匹者。聽說察哈爾國刺麻哈葛拉。

率衆來降。達敏以爲有機可乘。竟背同僚。率其從人。要截於路。既奪其財物。又盡殺其男婦以滅口。他以爲無人能知。殊不知這樣不法之舉。那能隱密。早有人報之太宗。連達敏及其從人。全行被捕。太宗生平。恨此輩不過。不問親疏。犯則必誅。何況現在正以慈惠。招徠遠人。他敢如此作惡。當命將達敏梟首。傳示各營。又命將幫同達敏爲惡之從人。各鞭八十。貫耳穿鼻。遊營示衆。可憐這些人。只顧仗勢欺人。誤用了優越感。以爲八旗將士。無人奈何。却不想賢明的太宗。是絕對不許他們胡鬧的。一個個除了身首異處的達敏。全都弄得觀瞻不雅。現醜人前。好不後悔。各營將官兵卒。見了這樣毫無假借的嚴厲處治。也都有了戒心。誰還敢以身試法。太宗用重法處治完了這一干不法的兵將。接着又曉諭蒙古諸貝勒曰。聞各處來降者。爾等每邀而殺之。甚非我撫恤流離。同仁一視之意。今後來降之人見殺。若諸貝勒知之。罰人十戶。貝勒不知。而屬下人妄行刦殺者抵死。妻子爲奴。舉首之人。留養內地。爾諸國可於各邊界。徧置哨卒。違者罰牛五。哨卒有不聽遣者。罰牛一。同是一樣殺降刦財的事。對於滿洲人。却是刻不容緩。立即嚴辦。對於蒙古人。則不咎既往。防止將來。偉大人物的權術。於此可見。還有一件事。也足以看出太宗對待蒙古人的權變手段。當太宗討伐察哈爾的時候。本來約定各部蒙古首長一同出師的。前已表過。惟獨科爾沁部長奧巴。不以師來會。原來奧巴在太祖時代。已爲盟國。太祖爲固其心志。賜號土謝圖汗。並以郡主妻之。關係極爲深切。惟奧巴爲人。傲慢自專。

不想這次太宗親征察哈爾。諸部來會。奧巴自以突親。竟統本部兵。在察哈爾邊境上。大肆擄掠。飽載而歸。又不前來會師。太宗自然不悅。若在別位貝勒。膽敢自專。違誤節制。不知要怎處治。可是太宗正在懷柔蒙人。辦重了。又恐人人自危。辦輕了。又怕生心玩法。想了個從權辦法。着他自己來請罪。當下便修書一封。歷數其罪。書辭上說。

昔者汝父。助葉赫興兵。謀分我地。幸天佑我國。汝弗獲逞。後我兵征烏拉牛山。汝父子以兵助烏拉。又助葉赫。殺我侍衛布揚古。罪非一端。應即興師致討。我皇考寬仁。遣使議和。盟誓天地。相與修好。後汝欲來議和。約定會所。我皇考赴約。汝復不至。此汝之欺誑也。察哈爾興兵伐汝。我不辭勞苦。率師相救。兵至農安塔。察哈爾遂棄將克之城而遁。彼時若非我兵相援。爾尙得有今日耶。察哈爾還兵之後。汝來修好。我皇考復加優遇。以女妻汝。又厚賜金珠、裘幣、甲冑、器用等物。遣汝歸國。及我皇考升遐。諸國銜哀。各遣大臣子弟來弔。汝於兩月後。方遣一下等屬員來。此汝之負恩也。向者通好時。會約一切敵國。和則同和。伐則同伐。汝乃敗棄盟言。與我讎敵之明國。兩次通市。此汝之反覆無常也。汝欲報怨於察哈爾。屢遣使來約。及我國興師。爾竟不赴。委我於敵。遽爾先回。汝行不踐言。狡詐實甚。今後汝之心。我更何以相信乎。

這樣極其嚴厲的書辭。好象是聲罪致討。後面隨着必是武力。誰知太宗並未派兵。止不過命令索尼、

阿珠結二臣。齋書前往。臨行時、太宗親諭二臣說。汝等見了奧巴。勿加以禮。勿食其食。厲色待之。卽作欲歸狀。以覘其情。大約奧巴再不醒悟。或是有什麼異志。大兵也就隨後而至了。單說索尼、阿珠結。領了太宗命令。依照所分付的言語。行了十日。才至科爾沁。到了奧巴府第。一應屬官。見了上國使至。自然以禮款待。供應酒食。只是索尼二人。與往常大不相同。不但不食所備飲饌。辭色之間。非常嚴厲。把差官一齊揮退。取出自帶食物。據案大嚼。吃完了。把禮物打開。一逕去拜見郡主。和旁人連一句話也不說。大家一見。早已慌了手脚。心說這是什麼事呢。誰也沒得罪他們老二位呀。當下忙着去報告奧巴。說你老人家得留點神。今天這二位使臣。好生奇怪。不吃我們的東西。也不和我們說話。一直便拜見郡主去了。奧巴這時正患足疾。獨居別室。見家人一報。已然明白八九。當下命人攙扶着。來到郡主屋內。假作不知。故向二臣問說。二位何來。索尼、阿珠結齊聲答曰。吾儕天聰皇帝使臣也。汝有罪。義當絕。今特以公主故。來餽問耳。奧巴見說。忙命左右具饌。索尼阿珠結不顧而出。奧巴見狀大恐。乃使台吉塞稜等問曰。往者上使至。向我行禮。與之食則食。今爾等見我不拜。具饌不食。卽趨而出。豈皇上有所譴責於我耶。索尼阿珠結答曰。吾儕非爲爾來也。何拜爲。又何爲食爾之食耶。爾罪多端。我皇上震怒。恐我等不能達意。另有諭旨。於是以書授之。不待傳言。卽作整轡欲歸狀。衆台吉那能聽其卽行。留人挽住索尼二人。塞稜早已匆忙入內。把書呈與奧巴。開

讀一過。只驚得顏色更變。連忙命人挽留二使。並且服罪說。伏讀上諭。責我罪重。心甚惶懼。罔知所措。既已獲此重罪。若罪使者獨返。罪滋重矣。當令台吉拜斯葛爾及桑阿爾齋。同使者往謝罪。俟我足愈。再行親往。索尼阿珠祐曰。吾儕奉命。饋公主禮物。事畢即行。汝欲辯己罪。強留我等。偕二人以往。我等豈爲取此二人而來耶。奧巴見二臣如此峻拒。知不親行。於事無濟。乃又使人告曰。令子弟去無益。適以重上之怒。我罪益深。不如親往。足雖病。力疾就道。死無所辭。終不可以安坐置辯。冀釋上怒也。索尼阿珠祐答曰。未令我同汝去。亦未令我阻汝往。汝其自裁之。奧巴曰。今欲親往決矣。惟懼上怒難解。不我見而逐我耳。索尼阿珠祐曰。汝果引咎往朝。必蒙我皇上寬容。弗汝逐也。奧巴大喜。留索尼阿珠祐十日。送之先行。囑曰。我朝見。無遣使報聞至尊之理。爾既先行。幸爲我轉奏。我以獲罪之故。足雖疾。當令人扶掖來朝。叩頭以謝。如蒙上寬容。拜觀天顏。釋我罪戾。我之願也。索尼等許之。遂爲還奏。奧巴所犯之罪。本來很重。理宜加兵。但是操之過急。難免橫生枝節。今則僅以一紙之書。一二臣之口。使傲慢的奧巴。化爲繞指柔。太宗的權術於此可見。

却說索尼阿珠祐。還京以後。把奧巴一切言動。全行奏明。太宗見他尙知悔罪。並無別志。不覺大喜。此時奧巴也隨後來到。他本病足。論理不能乘馬。因恐來遲。只得依然騎馬。由許多從官。後前

簇擁。款段而來。太宗聞報。出迎十里以外。見禮畢。並馬入城。又在大殿中。設宴款待。關於奧巴違命誤期的事。一字不提。過了兩日。應行的私情和典制。全行完畢。才命巴克什庫爾禪和希福二人。去向奧巴致詰。前此太宗所與御札中開列各款。是不是罪有應得。奧巴無言可對。只得一一服罪。情願認罰。其私與明國交市。願罰駝十馬百。征察哈爾違約遽歸。亦願罰駝十馬百。庫爾禪等。遂將其服罪情形。還報太宗。既已服罪認罰。當下便不深究。又過了三天。奧巴將認罰之物。開具明白。在罰項以外。特別選拔名馬一匹。鎧甲一副。獻與太宗。詣闕謝罪。太宗依然以禮召見。並以貂裘。金鞋帶、帽、靴、及朝鮮所貢皮幣財物等賜之。其值反倒超過罰項不啻十倍。奧巴喜出望外。住了些時。足疾漸愈。才請辭歸藩。太宗設宴。爲之餞行。復賜甲冑、緞布、猞猁猊裘、雕鞍、金銀器皿等物。奧巴從前內慙。不知要怎樣處罰。萬沒想到罪重罰輕。不但禮遇優隆。還意外得了許多賜物。從此感奮。再不敢那樣驕慢了。這一件公案。看雖平常。却結後人留下了不少的教訓。須知綏服蒙古。決其不是單純武力能辦到的。我們但看太宗對於奧巴這場比戲劇還妙的作法。就可以明白當時對於蒙疆的事。是怎樣苦心孤詣了。這且不言。却說自天聰元年。因水旱偏災。年景不佳。會致物價高漲。民有爲匪者。幸經太宗寬仁發賑。又使貧富相依互助。嚴禁餽遺。休養年餘。民力漸復。惟明朝舊時惡習。雖在太祖時。已然嚴禁。究不能完全斷除。官吏公出。仍有科斂民間財物者。假言供應。實飽私囊。太宗

即位。深知民間疾苦。除正供以外。決不容妄取一文。近來又聞巡官筆帖式等。有科斂民間財物之舉。因又令貝勒大臣曰。

出使之人。定例各自備餼糧。勿許科取於民。近聞有違法妄行者。不可不嚴爲懲治。諸臣皆受朕恩。身居民上。衣食亦已豐裕。乃攫取貧民辛勤孳養之牲牢。以供口腹。貧民被此擾累。何所恃以爲生乎。逃亡背叛。職此之由。嗣後事發。除凡人照常處分外。若係管糧官筆帖式。及巡臺人。虐民妄行。定行處死。

在一般不研究清史的人們。又惑於意存污蔑的惡宣傳。人云亦云。對於清室歷代皇帝。除了加以專制二字。好象和一般民衆。絕無關係。只是一味妄測。尤其對於創業的太祖太宗。似乎更不認識。無非認爲好打仗的武人便了。殊不知單純的武人。怎能建立王業。清室三百年來。文治武功。邁越前古。雖由聖聖相承。君明臣良所致。其根本基礎。實太祖太宗所手造。尤以不擾民。禁妄取。使貧富皆得遂其生。不至失其保障。實爲成功之一大原因。卽如官吏下鄉。科斂民間財物。在明季腐敗政治之下。不啻平常茶飯事。而太宗竟以嚴法繩之。有犯者處以死刑。得民得國。僅此一着。便够用了。何況良法美意。不一而足。不過限於篇幅。無暇細述便了。

却說太宗把以上所錄諭旨。頒發以後。一般商民。無不額手相慶。只是苦了平日揩油慣了。下級官吏。

摸摸頓頸。深恐再若胡爲。保不定吃飯傢伙。便要分家。畏法懷刑。風紀大振。再說太宗時代。軍民不分。一概置於旗制之下。八旗大臣。責有攸歸。所以又諭八旗大臣曰。正黃旗官員。皆攫取民間食物。朕已察知。爾七旗大臣。可各察本旗所屬人。有攫取之事。卽行奏聞。勿得容隱。諭旨一下。誰敢不遵。自然明察暗訪。四出稽查。那消幾日。又察出多人有犯此行。列名上奏。諭曰。官員攫取民間食物。若被旁人告發。斷難寬宥。因係朕自行察出。姑宥之。嗣後各宜省改前愆。共矢公忠。如再違犯。決不寬貸。由此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太宗是怎樣的愛護人民。嚴刑約束屬下了。既而又因科爾沁部長奧巴。曾有違誤師期。自由擄掠之舉。因又制定違期處罰辦法。使大臣阿什達爾漢等。齎勅傳諭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諸部。令其遵行。勅曰。爾等既皆歸順。凡遇出師約期。宜各踴躍爭赴。協力同心。勿有後期。我兵若征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百駝十。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若往征明國。每旗貝勒一。台吉二。以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千駝百。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我軍入敵境。以至於出境。有不至者。罰馬千駝百。於相約之地。擅行擄掠者。罰馬百駝十。這里使我們不得不同意者。出征人員的年齡。是七十以下十三歲以上。若以今人言之。七十之年。已然是龍鍾不堪。不用說出征。恐怕平白扶掖在馬上。已自不勝其勞頓了。十三歲的幼童。一千人裡面。也未必有一個照成人一般能勝鞍馬。怎麼三百年前

的人。就這樣建碩長大。十三歲便能出征。七十歲猶任戎行。這是現在的人。極端應當慙媿的事。我們但看九王多爾袞。十王多鐸。皆在十二三歲。便能將軍出征。其體格膂力。決非現在人所能及。其他如豪格等少壯貝勒。亦皆自幼少時。便任弓馬。雖說天生異材。大都不外父母健壯。勤加鍛鍊所致。記者生於旗營。八旗遺風。猶及親見。弓房箭場。觸處皆是。校場馬道。怒馬紛馳。人人皆習武事。十歲左右。以及七八十歲之老人。能騎射者。不一而足。那種好運動。練武技的風氣。和現在列強提倡運動。增進國民體格的辦法。不謀而合。所以體魄非常健康。末季猶能如此。初期可知。無如國事紛更。不能發揮固有之長。反取他人之短。加以邪說乘之。金甌搗碎。思想紊亂。人習淫靡。智力既無所增。鬪格反日趨衰落。少不努力。老大傷悲。東亞病夫。安之若素。以今日人體之脆弱。不第去太祖太宗時代遠甚。雖記者少時所目覩者。亦令人不易企及也。亡國慘禍。種因實多。而體格衰退。雄渾之氣銷沈。亦一因也。閑話不表。却說太宗真是命世英雄。他不僅專注武備。在文治上。也很留心。在太祖時代。雖然創製了國書。命巴克什達海等。翻譯了不少書籍。但是太祖忙於開疆創業。永遠是身在馬上。無暇顧及文事。那些譯就文籍。無非止供瀏覽。至於曉暢書史的達海諸臣。也無專責。雖係文臣。依然武將。只不過遇有文告檄書。由諸人辦理而已。及太宗即位。秉神聖之資。更復樂觀古來典籍。深知古今得失。一寓史冊。不讀史書。無以爲鑑。因感文獻不足。不有專司。難望成

就。於是以天聰三年夏四月。定文館職司。命儒臣達海、庫爾禪、剛林、蘇開、武巴什、扎素喀、古爾嘉琿、托布齊、瑚球、占巴等十人。分爲兩直。稱爲文館。他們的職責。也是分爲兩大項目。一爲翻譯。一爲記注。翻譯所負擔的事項。是蒐羅蒙古朝鮮以及漢籍中經史子集之切實用者。擇要翻譯。以備御覽。記注班。類似國史館。舉凡國家政事。弗問鉅細。概爲記錄。以昭信史。自此儒臣始有專責。而文化事業。亦有一定機關。後來事務日繁。成效大著。到了崇德元年。又把文館事務。大加擴充。增爲三院。一曰弘文院。二曰秘書院。三曰國史院。文事燦然大備。康熙乾隆聖代之大業。實肇於此矣。文館制度既定。而振育人才。以及選舉之事。亦不可緩。固然那時尙無新頒學校之制。而自由教讀。或聘用儒師。專館誦讀。自貝勒大臣之家。以逮一般人民。皆照習慣辦理。原無科條。惟校試儒生。自太祖以來。迄未舉行。如今長宗既然設置文館。關於一般文風。勢必加以振興。以期後繼有人。秋九月壬午朔。詔曰。

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教。于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及滿漢蒙古之家。所有儒生。俱令考試。取中者。別以丁賞之。

如果曾經讀過西洋史的。再挈太宗此舉。和希拉羅馬的往事一行比較。必然發見有好多相同之點。

羅馬人是武力有餘。而文化不足的民族。自從征服了希拉。形勢一變。希拉人雖有不幸淪爲奴隸者。但是希拉的文明。却由這些被俘的學人。直接傳給羅馬的貴族。久而久之。希拉的文化。全被羅馬所吸收。舊的文化。新的民族。後來便孕成歐洲最放異彩的新文化。中國明末清初。也是這樣。漢人的舊文化。和滿人的新體魄。以輸血作用。孕成新的機運。成就了絕無僅有的清代文明。可惜後繼無人。大清帝國瓦解。將來如何。那就看誰來振作了。不過我們講故事的人。用歷史來證明。清初的事。却和羅馬十分相似。不但入關以後。有好多漢人學者。爲滿洲王公所禮納。便是關外時代。早已如此。照范文程甯完我等。那些參與軍事的不用說。便是當時諸貝勒府第中的奴僕。也有不少儒士。名分地位。雖不免歧異。實際上差不多都成了家庭講師。所以在此次太宗考試儒士。不問資格所屬。一總報名者。有三百人之多。校別優劣後。取錄二百人。便是在內府以及貝勒大臣家中爲奴者。亦盡皆拔出。免其二丁嗟徭。考列一等者。賞緞二疋。二三等者。賞布二疋。並令聽候任用。這些人。有的是前爲階下囚。今爲鳳池客。在開國之初。也可以說是最先的新貴。正不亞於舉人進士呢。只可惜名姓無傳。沒法稽考。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十八回

墜反間明帝殺崇煥

敦族誼太宗祭金陵

却說太宗以文治武功不可偏廢。既定文館之職。又諭令考校儒士。雖係開國以來創舉。一時文風丕振。何況又有范文程齊完我諸前輩。爲之揚扆其間。文學之士。接踵而起。不在話下。單說太宗屢次欲與明和好。共圖太平。只以明廷上下。忤於積習。依然肆言輕侮。不以平等相待。若不加以痛烈打擊。難望反省。好在四五年來。蒙古諸部。次第歸服。毛文龍的舊部。盤據海島者。亦皆一律肅清。內儲充實。邊裔向化。惟有明國。勢難兩立。到了冬十月。河水已冰。人強馬壯。遂親統六師。先至蒙古喀喇沁部。會合諸部。定議證明。因爲這是預定的計畫。在本年六月裡。太宗曾諭諸貝勒大臣曰。

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禎祥。前曾與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採葢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於用兵。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卽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扎魯特、敖漢、奈曼、諸國。合師並舉。勿似昔日之專以我兵往。夫師徒旣衆。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用船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貽誤。宜豫採木植。廣造舟楫。以備用。朕之所見如此。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于衆。詢謀僉同。乃克濟

事。有謀略素裕。可裨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告。朕將擇而用之。

與明議和之事。除了太宗斷自乾衷。其餘貝勒大臣。本來皆持異議。因爲和議一成。明國利大。滿洲利小。將來形勢一變。明有賢君良相。力挽頹勢。事正未可知。所以大多反對議和。如今見了太宗此諭。無不贊同。於是一面傳檄蒙古諸部。約定師期。一面令人。督催工匠。在遼河岸上。伐木造舟。備辦草料糧食。以及一切軍需用品。趕辦了三個多月。一應物品。俱皆齊備。又命貝勒濟爾哈朗、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萬人。耀兵於錦州寧遠各地。使袁崇煥等。注意甬道。移其耳目。不攻其城。但在城外牧馬駐守。俟出師後。卽行撤歸。其實此次太宗出師別有用意。神謀妙算。秘而不宣。不但袁崇煥還在夢中。便是其他貝勒大臣。也不知太宗命意所在。到了後來成功以後。方才恍然大悟。冬十月。太宗大軍次於喀喇沁境上。蒙古諸部長。如期來會。因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會受賞於明。熟識路徑。遂以爲嚮導。大軍依次啓行。到了陽什穆河。駐軍賜宴。大會諸部長。並檢閱軍仗馬匹。惟巴林部色特爾塞稜所部。馬多疲瘦。衆議罰之。太宗以正在行軍。命俟班師再議。因諭曰。朕曾諭爾等。善養馬匹。勿輕馳騁。以備征討之用。爾等違諭。用以收獵。致馬匹羸瘠。來兵遂少。會亦何益耶。諭責畢。仍令隨軍進征。師次納里特河。有察哈爾五千人來降。及至遼河。又命駐營。等候科爾沁部長奧巴來會。這次奧巴和從前大不相同。因爲前次誤期。已然受罰。這回不但自己親到。還把

兄弟子姪諸貝勒台吉等。一同約來。各率精騎。踴躍來會。太宗聞報。出迎三里許。是日設宴。爲奧巴洗塵。宴畢。太宗召集諸貝勒大臣、以及蒙古諸貝勒台吉等諭曰。明國屢背盟誓。察哈爾暴虐無道。皆當征討。今大兵旣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共議之。諸貝勒大臣見說。有謂距察哈爾國遼遠。人馬勞苦。宜退兵者。有謂大軍千里而來。群力已合。宜征明者。本來太宗此次出師。有好多話。都不能當衆明言。卽如袁崇煥固守寧遠。自太祖天命十一年以來。兩次猛攻。皆未得志。太宗已然恨之刺骨。表面雖然與之書札往來。不動聲色。其實袁崇煥早墜術中。一遇機會。定當除去。難得諸部這樣齊心。雖然說出征察征明兩路。本意還是征明。如今見諸貝勒有主張征明者。而且爲數不少。自然採取證明之議。只是捨了南道。統大軍進至喀喇沁之青城。這個地方。向西北可以直搗察哈爾王庭。若向西南。越過長城。便可衝破直隸省的北鄙。燕京唾手可得。因爲太宗成竹在胸。准知袁崇煥固守寧錦大道。一時難以攻破。卽或傲倖攻下寧遠。山海關路險兵多。亦甚不易得手。是以此次改變行軍進路。自大凌河上流。進至青城。利用蒙人爲嚮導。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攻破長城各口。直取燕都。則預定計畫。八九可以成功。前此所以貝勒濟爾哈朗等耀兵寧錦。亦無非爲使袁崇煥集全力於寧遠山海。無暇他顧耳。不想到了青城以後。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皆不知太宗心事所在。一位是老成持重。不願涉險。一位是脾氣古怪。生恐徒勞。這老二位。彼此一商量。全說此舉

太險。所以乘夜間太宗少暇之時。老二位相偕來到御幄。侍從諸貝勒大臣。見二位大貝勒到。連忙迎接。大貝勒三貝勒。因命大家在帳外少候。不必一同入見。大家見說。知道必有緊要軍情。只得鵠立帳外。大貝勒三貝勒進了御帳。太宗正在燈下披閱地圖。忽見二位大貝勒夜間來見。心知必有要事。忙起立讓坐。大貝勒向左右看了看。見無一人在側。因向太宗道。這次出征。皇上不知道有諸多困難嗎。第一勞師遠征。糧秣軍馬。消耗甚多。一有不給。全軍困殆。再說毀墮邊牆。深入明地。尤爲冒險。假如明兵各路會合。蜂擁而至。堵我歸路。斷我糧道。那時進既不能。退又不可。爲之奈何。我二人心以爲危。不敢不言。還請皇上熟思。全師而返。以策萬全爲是。這蹈險伐國。決其不可以輕試的。大貝勒三貝勒所說的話。也未嘗不對。但是未免有點徒讀兵書之嫌。止注意原理。而忽略了事實。以太宗那樣精明幹略。萬不能尙氣冒險。不有幾分把握。也決不敢冒然從事。不過大貝勒太厚道。三貝勒好使性。都不能一點就破。本身所抱方略。不到成事以後。又不便預先宣佈。不想正在布置進行。忽然生出大阻力。好生難過。又不便與二兄辯論。只得默思一會。才向大貝勒三貝勒說。二兄之見甚是。今且退。容予熟思之。二人見說。遂即辭出。各歸本營。這時在帳外侍立的諸貝勒。見大貝勒三貝勒已然辭去。遂由岳託、濟爾哈朗、薩哈璘、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入見。燈光下。只見太宗面色益紅。默坐虎皮椅上。似極不懌。岳託因進前奏曰。諸將皆集帳外。待上諭旨。太

宗正思方丈之事。很煩悶似的命令岳託說。可令諸將各自歸帳。我謀既墮。又何待爲。項所發軍令。可勿宣布。岳託諸人見說。不解所謂。因請曰。臣等未識所以。請上明示。太宗曰。我已定策。而兩兄不從。謂我師深入敵境。勞師襲遠。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縱得入邊。而明人會各路兵環攻。則衆寡不敵。倘從後堵截。恐無歸路。以此爲辭。固執不從。伊等既見及此。初何爲緘默不言。使朕遠涉至此耶。衆志未孚。朕是以不懌耳。朝氣甚盛的諸少壯貝勒。向來志在進取。並且惟太宗馬首是瞻。見大貝勒三貝勒有阻師之見。自然皆不謂然。再說蒙古諸部。既已會合。展眼卽入敵境。忽然無故班師。詎非笑談。一個個皆勸太宗決計進取。勿恤人言。太宗不願顯與兩兄爭執。見諸貝勒大臣多主進取。因諭曰。旣如此。可往與大貝勒三貝勒共同商討。如伊等固執已見。亦不可過拒。轉不如班師爲得。再作良圖。諸貝勒見諭。偕同八旗大臣。卽往大貝勒三貝勒營中計議。却好。大貝勒三貝勒。見多數皆主張進取。自己主張。允宜早言。如今大軍已集。供用亦備。眼看便入敵地。無故班師。委實無辭。只得打消所持意見。不待夜明。議已決定。岳託等回報御營。於是太宗頒發勅諭曰。

朕仰承天命。興師伐明。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鷄豚亦勿侵擾。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毋淫人婦女。毋掠人衣服。毋拆廬舍祠宇。毋毀器皿。毋伐果木。如違令殺降。淫婦女者斬。

毀廬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離大轟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聞山海關內。多有鴉毒。更宜謹慎。馬或羸瘦。可量煮豆飼之。肥者止宜秣草。凡採取柴草。須聚集衆人。以一人爲首。有離衆馳往者。拏究。如有故違軍令者。與不行嚴禁之管旗大臣。及領隊各官。並治罪弗貸。

這敕諭內有『聞山海關內多鴉毒』一語。讀者千萬莫誤會。是故作聳聽之言。此點大約指的是鴉片煙毒。因爲鴉片輸入中國。歷史悠久。在明末的時候。不但民間。便是宮廷之內。亦已侵入。明之天啓帝。所以那樣頹宕昏聩。便是鴉片中毒所致。這次太宗興師伐明。所以舉出此點。也就可以想見。確有流毒的風傳了。只不過沒有現在這樣普遍。我們試想鴉片自明末直到現在。三百多年。禍患反倒一天比一天加重。若不設法根絕。真太可怕了。賢明的太宗。一眼看到。所以預爲警戒。我們拏現在一比從前。怎不令人感慨係之呢。話說太宗頒發敕旨曉諭諸營後。卽由青城分派大軍。次第啓行。一路無話。行了四日。到了老河。已離長城不遠。遂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兵。及諸部蒙古左翼兵。攻龍井關。各授以方略。令相機而行。太宗則自統親軍。向洪山口進發。却說左翼兵。自奉命後。馬步砲兵。約共一萬餘人。自山路中。分隊向龍井關進發。關上明兵。以爲北路向來安寧無事。偶有警報。無非是些蒙古遊

騎。一行迎擊。便即退去。始終未遇大敵。至於滿洲兵。自來只在遼西一帶作戰。不會到這邊來過。所以防禦上。仍照往常一樣。守城副將易愛。參將王遵臣。並不在關上。他們的營房。是在漢兒莊。離龍井關還有十來里路程。如果他們到早能得消息。或者龍井關不至陷落這樣容易。直到貝勒阿巴泰等。提兵來到城下。與守城兵交手開仗。他二人聽見隆隆的砲聲。才知有異。忙點本部人馬。前去接應。誰知他們僅僅行至半途。龍井關已被攻破。原來貝勒阿巴泰等。知道明兵守城。全恃火器。只得避重就輕。分兵一半。前去攻城。虛張聲勢。另以一半。自山溪中掩至水關。鑿毀城基。埋下炸藥。轟擊了十餘處。立即塌陷。大兵遂由此處。突擊而入。一路斫殺。明兵死者無數。餘衆潰逃。阿巴泰既得龍井關。並不收軍。傳令直取漢兒莊。然後進食。軍士聞令。疾風般向前進發。前鋒騎兵。正遇易愛王遵臣的援兵。當下展開白兵血戰。鏖戰許久。未臨大敵的明兵。焉是滿兵的敵手。再說易愛王遵臣。又是無名的庸將。那消片刻。其軍立覆。易愛王遵臣。死於軍中。於是師薄漢兒莊城下。城中官民。以主將已死。軍士傷亡殆盡。遂全體出降。是日大軍駐營城中。秋毫無擾。依然照平日一般。因此四外官民前來投降者。接踵而至。其有官階者。皆加一級陞賞。這時太宗也攻破了洪山口。入駐城內。以降人方遇清爲備禦。即令守洪山。凡逃遁官民。聞大軍毫無所犯。而且重用降人。紛紛歸降。一點也看不出遭受兵燹的樣子。同時貝勒岳託。也自大安口。毀了水關而入。明兵有自馬蘭營來

援者。一擊卽走。於是濟爾哈朗。岳託。各將所部。分列進擊。行至馬蘭營。有明兵兩營。在彼駐守。又有自遵化開來之援兵。皆非勁旅。兩貝勒分別迎擊。明兵慘敗。得脫者僅數人。依照慣例。滿洲兵於戰後。必由大將率領部下拜天。報答神佑。此時兩貝勒拜天甫畢。忽又有敵兵一營掩至。兩貝勒未及傳令整列。大兵已自爭先殺入。旋卽擊滅。自辰至巳。共敗敵兵五營。軍威大振。於是馬蘭營。馬蘭口。大安營。三城皆降。自是進趨石門。恐山中有伏。因立營曠野。這時明兵之駐扎石門者。並不知來兵誰屬。聽見砲聲。也以爲蒙古犯界。不問青紅。倉皇赴戰。正與大兵相值。無一得逃。其後至者。見係滿洲兵。始大駭懼。不敢臨敵。全行逃匿。石門驛丞。見兵潰將逃。無以爲計。只得與紳商核計。齎書來降。於是邊城要塞皆得。過此以往。便直入北直腹地。而北京也不過是指顧間了。單說太宗皇帝。自得了洪山口。當命總兵官大將揚古利。統領先鋒精銳。直取遵化城。太宗統大軍隨後進發。一路豪無阻碍。已至遵化近郊。距城五里。安立營寨。這時三貝勒莽古爾泰。也率左翼兵。自漢兒莊來會。城中明巡撫王元雅。平日省儉。專務裁兵。自各口告急。已料遵化難保。只以職責所在。不得不盡心防守。早已打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及見諸口盡失。援兵皆潰。死志更決。但是太宗却不願人民塗炭。明知如此堅城。不能善取。又不能不作萬一之想。當下先命文臣繕就勸降之書。射入城中。招元雅率衆降出。但是王元雅。以死守城。雖有勸降之書。不爲所動。又知日

內必有援兵趕至。益發督率官民。晝夜防守。只是不見大軍來攻。不知何故。太宗把遵化城圍了整整一日。不見元雅出降。知他必然等待援兵。遂命偵卒四出哨探。到了十一月四日。果有偵卒來報。說是明總兵趙率教。統兵四千。來救遵化。太宗聞報。命貝勒阿濟格等。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迎擊之。趙率教也是當時一位名將。與滿桂齊名。自從寧錦奏功。聲望日著。明廷十分寵任。現在移鎮永平。兼轄薊鎮八路。並掛平遼將軍印。自關以內。隨地駐劄。此刻他正在關門。聽說太宗親統大軍。由大安口攻入。遵化告急。卽統輕騎四千。馳三晝夜。趕至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人。遂策馬而西。本打算馳入遵化城。與王元雅協同固守。不想城已被圍。貝勒阿濟格。以逸待勞。正率勁旅於路要之。上年太宗圍攻錦州時。率教會口出狂言。又用西洋大砲。損傷許多將士。滿洲兵早已恨他刺骨。如今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當初有堅城巨砲。奈何不得他。天幸也有在沙場相遇之一日。率教亦覺悟今日之事。不死必傷。當下雙方毫不躊躇。早已殺在一處。先是弓絞亂響。人喊馬嘶。入後弓矢無聲。惟憑刀斫槍刺。真是白進紅出。馬翻人仰。這種白兵血戰。也無非一小時。便見勝敗。那四千明兵。早已死傷徧地。雖有少數生存。大半身帶重傷。不復能戰。率教此時。也是身被數矢。方欲策馬逃去。已被阿濟格從後趕至。窺得準確。放了一矢。正中後腦。貫胷而入。當時落馬而死。阿濟格大獲全勝。檢點所部。除了被傷者。陣亡無幾。歸報太宗。甚蒙勞獎。外援既破。遵化益孤。太宗遂親率數

騎。環城檢閱。相其可攻之處。歸營後。便命貝勒大臣。齊集御營。採以攻城方略。正黃旗攻北面之西。鑲黃旗攻北面之東。正紅旗攻西面之北。鑲紅旗攻西面之南。鑲藍旗攻南面之西。正藍旗攻南面之東。鑲白旗攻東面之南。正白旗攻東面之北。十一月六日黎明。角聲一起。大軍齊迫城下。雲梯在砲火交攻下。已然樹起。城上守卒大慌。並且大軍由四面八方仰攻。每旗各攻一角。如有疏虞。一角有失。全城即破。抵禦之猛。自然不讓攻城之兵。但是兩軍相搏。力大而不怕死者。自占上風。如此相持良久。正白旗兵。有名薩木哈圖者。殺得性起。左手執定攔牌。右手揮動短刀。冒着萬死。自雲梯上衝火而上。只見攔牌之上。火焰四濺。雲梯楞木。已有多處着火。煙霧中。薩木哈圖。只如火龍一般。飛上城去。把那面已然燒着的攔牌。向城上一拋。嚇得明兵紛紛後退。乘此剎那間。薩木哈圖。已自飛身。越過女牆。短刀揮處。搥死數人。下面雲梯兵一見薩木哈圖冒險成功。也就繼之而上。當下城上大亂。正白旗的大纛旗。也就隨着喊殺之聲。樹在城頭。迎風招展。表示着已得勝利。展眼之間。八旗大纛。全行樹起。遵化遂得。單說巡撫王元雅。見大事已去。敵兵攻上城來。不願束手被擒。入署自經而死。於是大軍入城。除拒戰者。不許妄殺一人。又命以棺斂元雅屍。太宗以得城迅速。甚喜。尤其對於薩木哈圖。特別嘉許。因諭諸將曰。我軍年來。皆怯於攻城。此城較所攻之城更堅。薩木哈圖。奮勇先登。殊可嘉也。宜重賞之。以爲激勸。原來自袁崇煥以西洋巨砲。固守寧遠。

以來。各城效之。無不添置火器。以爲滿洲兵所懼者惟此。本來人以血肉之軀。實不足以當此。但是巨砲之利。僅足及遠。無論攻防。必須砲出有效。一使敵人逼近。砲雖巨。其效失矣。近數年來。滿洲兵已知其利弊所在。故此次攻取遵化。以迅速手段。逼至城下。仍仗雲梯人力。克此堅城。可見戰場之上。無絕對是非。大要仍在士卒之勇敢。是役也。雖也損傷了幾多士卒。及攻城器具。但比較以前寧錦諸役。要輕微的多了。大將中。除副將伊遜被砲傷手。餘均無恙。因論功行賞。喀克篤里。造攻具如法。且親督本旗兵先登。擢二等總兵官。巴篤禮。指揮本旗兵攻城有方。擢二等遊擊。和勒多。攻城時善射。使所屬兵先登。俾襲參將職。綏和多。率兵先八旗兵進。擢三等遊擊。薩木哈圖。先八旗兵登城。授爲備禦。(等於輕車都尉)世襲罔替。有過失俱行赦免。家貧卽周恤之。賜號巴圖魯。與喀克篤里。巴篤禮。並親酌金卮。賜蟒緞及駝馬。扈什布。第二登城。親酌銀卮。與第三登城之多禮善。合授備禦。使兩人共管一佐領。茂巴禮。第四登城。並賜緞布馬牛。烏魯特蒙古阿海先登因後兵不繼。陣亡。授其父阿邦爲備禦。賜蟒緞一。緞十九。布二百。馬牛各十。別的有功大將不用說。最榮耀的是薩木哈圖以下各人。昨日尙是軍士。今天却成了一個佐領的首長。並且賜號巴圖魯。由皇帝親手酌以金卮。這種名譽。實在非同小可。不但他本人感激涕零。便是正白旗全體官兵。也以爲十分榮幸。爭相請薩木哈圖吃酒。不在話下。却說太宗把論功行賞的事辦完。隨着特降諭

旨。曉諭群臣曰。

頃因克遵化。各旗大臣。至登城士卒。俱以次賞賚者。非以大臣等身自登城也。嘉其督率盡善。備具堅固耳。嗣後視此爲例。朕與爾等。經歷險遠。艱苦至此。已蒙天佑。克奏膚功。諸臣尤宜加意約束所屬人員。愛士卒如子弟。則所屬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平時克遵教令。臨陣必竭誠效命。不違紀律矣。各旗大臣。倘不加訓飭。以致妄行不誅。則紀律廢弛。而爲惡者益熾。誅之則曾經效力之兵。而以無知獲罪。又實可憫。爾等有管兵之責者。當勤加教訓。以副朕意。

國家能建鄧隆之業。不外刑賞能得其平。尤在上下以感情相通。太宗以金卮酌有功之士卒。其情致爲何如乎。惟人類不齊。有受賞者。卽不免有被刑罰。這時忽有蒙古從軍部隊。乘大軍得勝入城之際。不免爲利心所驅使。忘了出師時所頒勅諭。三五成羣。私出奪掠。不想早被稽查官撞見。逮捕了幾名。請旨罰辦。一個個只落得身首異處。號令通衢。太宗遂命張貼布告。又以蒙古漢字傳諭曰。

朕會師征明。志在綏定安輯之。凡貝勒大臣。有縱容部下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取之數。倍償其主。朕方招徠人民。若從征之人。橫行擾害。是與鬼蜮無異。此而不誅。將何以懲。貝勒大臣等。尙其仰體朕心。廣宣德意焉。

話說太宗以十一月初四日。攻克遵化。到了十五日。整整十日之間。把賞罰招降。以及安輯商民之

事。全行辦理就緒。遂以參將英固爾岱。遊擊李思忠。文館范文程。率領備禦八員。兵士八百。文武協同。留守遵化。親統大軍。向燕京進發。十六日。師次薊州。前哨遇明兵五百。擊走之。生擒十五人。獲馬二十四。十七日。次三河。獲一人令持書招降。次日命左翼兵三千。逕赴通州。相度渡口。太宗自三河縣行二十里。前哨捕一人送至。訊以敵方消息。其人云。大同宣府兩鎮兵。現在順義縣。由大將滿柱侯世祿統領之。未可輕進。太宗命厚賞其人。遂命貝勒阿巴泰。岳託。率左翼二旗之衆。及蒙古二旗兵。往擊之。大同宣府兵。雖負盛名。但是久未訓練。無非歲糜鉅餉。早成虛設。滿柱雖名將。而士卒不用命。亦無如何。是日兩軍戰於順義縣城外。大同宣府兵。不敵潰退。滿柱等不敢戀戰。率敗兵退保京師。順義縣官民皆降。太宗遂移軍通州。渡河而駐營城北。並以露布傳諭各城居民曰。我國素以忠順守邊。爾萬曆皇帝。妄預邊外之事。曲在葉赫。而強爲庇護。直在我國。而強欲戕害。屢肆欺陵。大恨有七。我知其終不相容也。昭告於天。興師致討。天佑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皇考思戢干戈。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而爾國不從。既而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屢次遣使講和。爾天啓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陵。使去滿洲國皇帝帝號。毋自製國寶。我亦樂于和好。遂欲去帝號稱汗。令爾國製印。又不從。故我復告天興師。由捷徑而入。破釜沈舟。斷不返旆。爾明之君臣。視用兵爲易事。漠然不以愛民爲念。不願和好。而樂兵戈。今我軍至矣。用兵豈易事乎。凡爾

紳衿軍民。有歸順者。我必加撫養。其違抗不順者。不得已而誅之。此非予誅之。乃爾君自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帝耶。且爾明太祖。昔曾爲僧。賴天佑之。俾成帝業。豈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上天旣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爲恃強攻戰。故此諭知。

二十日。太宗進軍牧馬廠。距燕京約二十里。遂命駐營。這里有明室馬圈。所以謂之牧馬廠。由內監管理之。大軍一到。他們慌作一團。正辨逃路。已被包圍。爲首太監二名。並三百餘名夫役。只得開門出降。太宗見說。十分欣喜。命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巴克什達海。及甯完我四人。加意看守之。且諭曰。此二人。朕有大用。須令飲食無缺。以好意待之。至時再有後命。四人見說。不明就理。旣是上交差使。只得好生看管。不在話下。二十三日。太宗統師營於燕京城北土城關之東。兩翼兵則營於東北。明總兵滿桂侯世祿等。自順義縣敗退後。收集殘衆。已在德勝門外安營。

這時袁崇煥也聽說京師有警。忙偕總兵祖大壽。統兵二萬。星夜馳來赴援。結營沙窩門外。原來袁崇煥自受任以來。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寧遠一方。沒有餘力。再能顧及旁處。雖然有時也想到北面各口不無可慮。但是他萬沒想到敵兵敢於破口深入。所以依然固守着山海關的通路。加以在九月裡。

濟爾哈朗諸貝勒。會率大兵略地錦西一帶。他更以爲不免要有第三次的寧遠大戰。所以益發不敢疏虞。誰知候了許久。並無動靜。直到太宗攻破洪山口。遵化被圍。趙率教戰死。他才接到報告。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同了祖大壽。進關赴援。在袁崇煥的意思。還以爲太宗必自石門。採取山海關。內外夾攻。以闢進軍之路。却不知太宗別有用意。竟自由三河順義。直搗燕京。對於袁崇煥。連理也不理。到了此時。袁崇煥真慌了。只得追隨太宗的大軍。也到了京師。他雖志在勤王。却不料已墮太宗術中。正自引他到此。以便藉刀除之。此時太宗擬先破滿桂之兵。命衆將分三路撲其營。先以砲兵遙擊之。明之守城兵。見兩軍開戰。亦發砲還擊。不想砲彈多落滿桂營。軍士受誤傷者。不計其數。滿桂亦爲流彈所傷。不能戰。其軍遂潰。逃入城中。太宗命移軍南海子。與崇煥軍相持數日。不時自策馬往覘崇煥營。諸將請戰。太宗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又請攻城。仍不許。且諭之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但所慮者。倘失我一二良將。卽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視將卒如子。嘗聞語云。子賢、父母雖無積蓄。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蓄。不能守也。此時正當善撫我軍。蓄養銳氣耳。朕之此來。不在得城。有視得城爲重者。因命人將高鴻中鮑承先二人召入。謂之曰。先得二太監無恙乎。答曰。無恙。惟屢乞臣等釋歸。時啼泣耳。太宗曰。今可釋歸矣。遂命二將近前。於耳邊授以密計曰。爾等可如此如此。二將見諭。領命而去。單說前在牧馬廠所獲之二太監。一王姓。一楊姓。皆

內監中之有名位者。自從被執。交高鴻中等看管。雖然待遇很優。只是每日羈在軍營中。甚爲提心弔胆。他們享受優閒生活慣了。如今耳聽殺伐之聲。身受失陷之苦。真是度日如年。雖會屢乞開恩釋放。諸將只說無旨不敢自專。二人無法。每日除了哭。便是睡。這日楊太監和他的同伴。又在困睡之際。好象帳外有人窺竊私議。聽了聽。正是高鴻中鮑承先二人。不覺由帳縫向外一看。只見二人在陽光照射處。對坐取暖閒談呢。他們的聲音很低。似乎將可聽見。他心裡不免一動。暗道。這些日。他們說話。總是背着我們。好象怕我們聽了去。他們都是將官。也許所談的有關軍情。現在他們一定以爲我二人又在熬睡了。所以才在帳外去說。我倒得聽聽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事。萬一有要緊的話。便是捨命逃去。也好請萬歲爺作一準備。想到這里。益發假作鼾聲。其實他却挨到帳邊去竊聽。先前的話沒聽明白。似是說某貝勒的戰馬被砲彈給打死了。既又聽鮑承先問高鴻中說。怎麼皇上這次打仗。這樣小心呢。方才大家請求跟老袁決一死戰。竟不許。大家又請攻城。也說勿急。只不過前日。和寧遠兵見了一仗。未分勝負。便命收軍。實在令人不解。楊太監見說。才知道袁崇煥已然赴援來了。忽又聽高鴻中說。你以爲很奇怪麼。寧遠只不過來兵二萬。皇上還能放在眼裡麼。不過和他假裝見了一仗。以掩耳目。這次收兵約退。乃是預定計畫。你沒見今天皇上單騎親向敵營。敵營中有二人出來和皇上私語半天才回去的麼。據我想。袁巡撫一定和皇上定了什麼密約。你看吧。用不着打仗。這兩天什麼事都

解決了。楊太監聽到這里。險些要叫出娘來。暗中哎呀一聲。嚇得渾身都攤軟了。有心再往下聽一聽。忽見甯完我匆匆由外面走來。探探頭向帳內看了看。似是尋人。楊太監那敢再聽。一咕嚕倒在行榻上。依然裝作沈睡。只聽甯完我招呼高鮑二人說。營裡有事。叫你們去呢。以後就聽不見高鴻中等說話。只有甯完我一人。不知在那里辦些什麼公事。此時楊太監害怕極了。好象眼前便要發生什麼大禍似的。暗地裡把袁崇煥罵個不止。心說聖上如何待你。由部郎破格洊至督師大位。怎麼不思圖報。反約大敵。侵犯京師。這還了得。有我命在。一定不能饒你。正自這樣想着。高鴻中鮑承先回來了。只聽甯完我向二人問說。有什麼事呢。高鴻中道。我們這次應該替楊老爺賀喜了。說着。便向裡面呼喚說。楊老爺。醒醒吧。楊太監不解所謂。依然裝睡。不即答應。半天、才故作呵欠。揉着眼睛。過來問說。二位是叫我麼。看他那故作睡沈才醒的樣子。便知他已然着了道兒。高鴻中這時笑吟吟的向他說道。楊老爺。你前日求我們幾次把你私放。但是沒有命令。誰敢私作人情呢。現在好了。我們的皇帝。想求你一件事。原先在錦州。也求過紀太監。只是他始終不敢和你們大皇帝去說。你如想回家。應了此事。立刻就放你。楊太監見說。雖出意外。又不知何事。想了想。反正以回去是要着。無論何事。我也不駁回。等到見了萬歲爺再說。當下便問是什麼事。能辦的必然答應。高鴻中道。方才我們把你思歸的意思。向皇上奏明了。皇上很體恤你。說他既欲釋歸。必得把我們欲和的真意。去和明國大皇帝說

知。因爲我們這次不是來打仗。乃是來求和。只是沒法去和明國大皇帝去說。如果他肯把這意思去代達。我們一定不留難他。立刻就可他送出營去。他的夥伴。姑且在此留質。皇上既然開恩。難道這麼一句話。你不能代達嗎。楊太監見說。再想想方才所聽密語。益發知道袁崇煥不無從中作祟之處。當下滿口應承說。如將我釋放。我必去說。高鴻中等見他應了。又叮囑了幾句。遂命人備了一匹馬。將楊太監送出營門。任他自去。此時楊太監。就好比網中魚。重又得水一般。早已馬上加鞭。逃入北京城。因爲他本人是太監。雖在戒嚴期中。一點也沒費事。便進了東華門。見了大總管。說有緊要機密。必須面奏萬歲。此時宮中正在張慌失措。四路催調勤王之兵。聽說楊太監逃回宮來。不但旁人想問一問外面的事。便是崇禎皇帝。也要由他口中。聽一聽外間情形。楊太監更以無意中幹了一件旋乾轉坤的大功。十分欣幸。見了崇禎帝以後。便有枝添葉。把由高鴻中鮑承先二人口所聞密語。一一奏明。末了說。萬歲若不殺袁崇煥。吾主江山。恐怕難保了。一席話。直驚得崇禎皇帝目瞪口呆。半晌無言。既而由驚轉怒。不覺罵了一聲袁崇煥殺才。未免太負恩了。原先他無故擅殺毛文龍。朕已疑他有不臣之心。因正倚他幹功。這才曲與包容。後來他不體朕意。屢屢與虜書札往來。交換信使。妄動和議。肆口狂言。當時原有多人。乞朕繩以峻法。朕仍姑容。責其後效。不想他心毒意狠。非使朕屈從不可。反引外兵。侵犯京師。意在脅朕辱爲城下之盟。但看他按兵不動。各路勤王。多日無功。一

定全是此人從中作祟。如再優容。卽朕躬亦難免受其危害了。崇禎帝越想越怒。當卽降旨錦衣衛。將袁崇煥立即鎖拏。交部嚴擬。可憐袁崇煥。方在不眠不休。晝夜防守京師。忽遇嚴旨。被緹騎拏去。逕投刑部大獄。不但他本人不知所謂。便是同來的祖大壽。也是吃驚非小。忙去打聽獄情。始終不得要領。祖大壽爲人機警。料是情形特別重大。若再不走。難免不被波及。當時率領寧遠援兵。一路狂奔。毀了山海關。依然逃往錦州去了。姑且不在話下。單說明帝一怒之下。將袁崇煥投在獄中。不但滿朝素排和議的人。藉此要下井投石。便是一般人民。也以這次滿洲兵。來得奇怪。若非袁崇煥從中搗鬼。萬不至此。謠言一興。崇煥之罪益大。廟堂之上。請殺袁崇煥以謝天下者。不一而足。要以兵部尙書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徐敷奏張斌良一疏爲代表。茲節錄於下。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臣梁廷棟等謹題。爲大法未伸。奸謀益熾。內應不絕。外變轉生。懇祈聖明立奮乾斷。以定封疆大計事。慨自逆奴入犯。八閱月於此矣。大創未聞。狡謀巨測。乃忽以求款媾書。明相愚弄者。無他。以斬將主和之袁崇煥尙在繫也。崇煥身拘狴犴。防範頗嚴。何以線索如神。呼吸必應。則以同謀斬將之徐敷奏張斌良方在事也。敷奏係京師小唱。夤緣崇煥之門。爲加銜裨將。奉差私帶難民。爲毛文龍所奏。奉旨處斬。時敷奏適在寧遠圍城中。崇煥以城守名邑。抗旨宥而用

之。而敷奏恨文龍入骨矣。迨夫逆酋以納款愚崇。而必殺文龍以取信。崇煥以碍款圖文龍。而遂引敷奏爲主謀。又有張斌良其人者。劫賈殺降。冒躡副將。與徐敷奏并力而圖文龍。文龍既誅。崇煥手捧元寶彩幣。四拜謝之。敷奏斌良之勢愈重。而兩人之奸益不可方物矣。斌良又奉崇煥密諭。搜皮島貂裘輜重。以百萬計。網載而西。以轉運於家。萬目所共覩也。斌良未回。而奴騎突入。關門已越。城下難盟。皇上赫然震怒。敕拿崇煥。而敷奏斌良等。膽碎魂奪。陰懷鋌險之謀矣。斌良艤舟津岸。擺渡眠桅。若明招虜馬南下者。其通奴奸計。路人已知之矣。一旅舟師。揚帆徑渡。登萊旅順。在在可虞。況敷奏司關門之旗鼓。斌良作津門之嚮導。而永平剃髮叛臣張一慶等。又皆先自海外逃回。踪跡詭秘。綫索靈通。可不聞而知也。內外呼應。情狀彰彰。可不亟圖決計哉。卽今戎馬在郊。皇上或不欲輕遣緹騎。以驚關門諸將之耳目。何不密降手敕。令樞臣以同謀斬將。正敷奏斌良罪。立斬軍前。仍以專殺文龍。正崇煥罪。立付西市。且不必言爲款爲叛。致奸人挑激。有所借口。則逆奴之謀既誅。遼人之心亦安。一舉萬當。又奚惑焉。

一個國家。到了叔季之世。內憂已萌。外患頻至。群疑滿腹。衆難塞胸。那真正有遠見。委曲謀國的人。必至不易施展。萬幸是被人排去。老死田園。偶一失當。必然身敗名裂。臨死還落個賣國通敵之名。反是那些胡說八道。誤國害人之輩。倒清清涼涼。幾世也受不着罪。袁崇煥和熊廷弼。遭際正同。

所犯的病。也是一樣。雖有爲國之心。謀國之略。只可惜心地褊窄。開罪清議。廟堂之上。毀之者多。助之者少。文龍一海盜耳。殺之無利於敵。有益於國。不圖正坐是以殺其身。轉有資於悠悠之口。至於引敵脅和。更莫須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獨是明之君臣。蔽於成見。辯論紛然。始終不知墜於太宗術中。直至百年後。明史告成。始悉其故。甚哉明人之蔽之愚。而益知太宗之計之巧也。不言明廷君臣。見神見鬼一般。已自中了太宗離間之計。猶在夢中。依然把袁崇煥排擠不休。到後來。明帝卒徇衆請。將崇煥凌遲處死。起用孫承宗。督關內師。此時各路勤王之兵。也有來到的。也有行在半路的。兵雖多。而堪戰者却甚少。加以比年以來。陝西大饑。流寇蜂起。當初有兵鎮壓。尙不至大亂。現在各處官兵。全行調援京師。地方空虛。賊勢便益發猖獗了。最可恨明廷諸臣。只知調兵。却不預爲籌餉。兵是來了。但是不名一文。再說這些外來之兵。駐在何處。爲守爲戰。全然無人過問。甚至有流徙無定。一日三遷者。又無處領銀領米。因此之故。西來之兵。大都譁變。有加入流寇者。語云。兵猶火也。弗戢自焚。以明季大勢言之。議和休養。實爲不易之良圖。偏生亂言害政。以致和既不能。戰又無利。百萬饑兵。半皆爲匪。爲流寇添羽翼。速社稷於覆亡。良可慨也。單說太宗縱罷反間。聽說袁崇煥果然吃拿。這一喜真比攻陷了北京城還要得意。遂命大軍前往良鄉房山。致祭金陵。原來河之南北。多金代古蹟。金太祖及世宗諸陵。又在房山良鄉兩縣。遺風流韻。多有存者。縣民四時饗

祭。太宗嘉其守禮奉祀。對於兩縣諸生父老。賜予甚優。因爲文以祭金陵。其詞曰。

嘗聞二帝（金太祖金世宗）功高德盛。予中心緬懷。夢寐景仰。茲統師至良鄉。知二帝陵寢在焉。雖時異世殊。而春秋舉祀。至今稱頌弗衰。誠所謂德愈久而彌光也。特備牲牢。遣阿巴泰薩哈璘代祭。並白予懷。我國介在邊陲。世守忠信。明萬曆君。無故害我二祖。彼雖如此。我猶尊之爲君。同遼東副將吳希漢。刑白馬烏牛。盟誓天地。豎碑邊界。約曰、漢人出邊者殛漢人。滿人入邊者殛滿人。旣盟之後。直道自守。及我與葉赫兩國構釁。彼曲我直。明萬曆君。不以公道區處。反庇理曲之葉赫。陳兵邊外。代爲守禦。屢次欺我理直之滿洲。致成七大恨。我見其不能相容。必欲見害。故告天興師。蒙上天垂鑒。不計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曲直。遂以我爲直。昇我以明遼東迤東之地。後我復遣人議和。彼以爲敗我如泰山之壓卵。視我如草芥。欺陵不已。故復興師。天又昇我以河西地。後我欲息兵戈。享太平。開誠布公。不作詭計。屢遣議和之使。明崇禎君。更肆欺陵。欲索還天昇我之土地。去我帝號國寶。我以天賜土地。不可退還。止議去帝號稱汗、不另製寶。令彼造印與我。彼復不從。我故發憤興師。凡降城居民。秋毫無犯。惟誅其軍士之抗拒者。攻其城堡之降者。我非樂於誅之攻之也。皆明君妄自尊大。不允議和。不啻彼自誅之自攻之耳。夫我深雪讐之志。而彼耻城下之盟。兵甲相尋。積漸至此。天實爲之。於我何預。雖然、我猶不爲已甚。復欲與

彼議和。乃彼恃其國大兵多。蔑理違天。將我之言。置若罔聞。若鑿柄之不相入。故予披瀝悃忱祭告。惟二帝英靈。昭鑒而默佑之。

十二月十六日。太宗還自良鄉。軍次盧溝橋。遇明兵六千。擊滅之。獲其甲冑馬匹之堪用者。餘皆棄去。傍晚。抵燕京。駐營城之西南隅。命副將阿山。遊擊圖魯什。往偵守城明兵。時明兵滿郊垌。分立營寨。惟務自保。尤以永定門外。結營最多。如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等四總兵。共統馬步四萬餘人。以木爲柵。中列火器。壁壘甚堅。實爲勁敵。所可哀者。外兵日集。不復統屬。軍規號令。亦不一致。太宗欲破滿桂等軍。乃乘夜。以一軍執明兵旗幟先行。大軍繼後。突迫其陣。昏夜中。明兵不辨誰何。見有本國旗幟。誤爲援軍。不爲備。及至臨近。發喊殺入。始知敵人夜襲。慌忙應戰。亂成一團。直到天色將曙。大軍已然由四面突入。明軍不支。紛紛潰圍而逃。滿桂、孫祖壽戰死。副將以下諸將官之陣歿者。不計其數。惟總兵黑雲龍、麻登雲被生擒。是役也。爲進兵北京以來。僅有之大戰。雖出夜襲。而鏖戰達旦。方大軍進薄敵柵時。敵軍鎗砲石矢。交下如雨。太宗憐惜將士。惻然隕涕。以爲將士如此用命。所傷必多。不想收軍以後。敵營橫屍累累。太宗所派擊敵將士。却無一傷。冥冥中似有天助。因厚賞之。自滿桂慘敗陣亡。明之各路援兵。益不敢戰。惟暗隨大軍移動而已。十九日。移駐德勝門外。命巴克什達海、愛巴禮、齋和書。分置德勝安定兩門之外。明人懲

於袁崇煥主和被罪。誰還敢言。明知不了。只得一力敷衍。委之天命。太宗在城外候了數日。不見有人前來議和。好在大敵已去。不便多留。遂命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薩哈璘、等。同總兵官揚古利。率兵三千。往徇通州。焚其舟船。攻克張家灣。二十五日。太宗旋師通州。渡河駐營。以貝勒岳託等。東徇香河。太宗則與大貝勒代善等。率護軍火器諸營。進軍薊州。會有明兵步卒五千。自山海關來援。兩軍各於城外立營。敵兵武器精良。環營皆列鎗砲盾車。太宗遂上馬親視敵營。還謂諸貝勒曰。敵陣堅。必須東西夾擊。因命大貝勒代善指揮左翼四旗攻其東面。太宗自率右翼三旗攻其西面。欲知戰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失四城阿敏被罪

鑄大砲將作留名

話說太宗自燕京還軍。行至薊州。有明兵精銳五千。自山海關來援。對陣於薊州城外。太宗因命大貝勒代善。指揮左翼攻其東。自率右翼攻其西。及戰。貝勒杜度傷足。遊擊額爾濟格。烏爾坤。皆以

創甚死。正紅鑲紅兩旗又不奮力進擊敵壘。攻戰良久。敵不能克。總兵官揚古利大怒。同內大臣侍衛等。率正黃旗軍士。袒臂於砲火交攻下。冒死殺入。敵陣遂搖。大軍繼之。敵不能逃。全數殲滅。太宗以兩紅旗規避。罰其以物贖罪。盡予揚古利。揚古利不自私。分賜所部將士。旋得參將英固爾岱等。自遵化奏報云。密雲總督薊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夾攻。我兵出禦敵兵。斬殺甚衆。敵乃退去。次日敵以馬兵。復來攻城。我兵出戰。敵走入步兵營。我兵殺其殿後五人。生擒答應官一員。敵夜遁。翌旦。我兵追躡其後。斬馬兵百人。步兵千餘人。敵雖未逞。難免復來。請添兵防守。太宗因命杜度統兵往駐遵化。以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率兵駐羅文峪。與遵化互爲犄角。分撥以後。遂親統大軍。規取永平。壬午日。薄其城。太宗率諸貝勒環視進攻處。令十旗（滿洲八旗外、復設蒙古二旗、附左右翼、故曰十旗、）兵環城立營。是夜前哨圖魯什。獲明兵一人來見。訊之。其人云。予乃劉興祚部下也。衆人見說。無不大驚。太宗尤爲憤怒。原來這裏所說的劉興祚。就是上年伐朝鮮時、往江華島去見朝鮮王李倣的那位副將劉興祚。他本是開原人。在鄉里間。屢爲不法之事。開原道見他如此犯法干紀。便想把他拿捕重辦。他在開原立不得足。這才逃往興京。歸順太祖。情願在馬前作一小校。並且更名愛塔。說得一口很流暢的滿洲話。太祖憐其才勇。也就不問既往。頗爲重用。直到攻克遼陽。撫有遼東全土。劉興祚已陞至副將。管理蓋、復、金三州。功績甚多。滿洲老檔秘錄。有愛塔立功一條。所

紀便是劉興祚的事蹟。在滿文老檔裡。用的是滿名愛塔。所以人多不知便是劉興祚。到了太宗繼位。依然寵任。待遇上和滿洲人無甚分別。無奈興祚天生惡質。把奉公守法四字。總是看不在眼裡。加以見異思遷。利心太重。平日見毛文龍獨霸海島。金珠珍寶。堆積如山。未免看着眼饞。也想在海島裡嘗一嘗一字並肩王的滋味。天聰二年。興祚秘遣一僕。持書去到皮島毛文龍處通款。不想事發。太宗念其舊勞。不問。只說爲下人慫恿。殺其二僕。仍然着興祚照常任事。若按常理。興祚應當如何感奮才對。不想興祚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先教他的兄弟興賢。逃附毛文龍。又教另一兄弟興治。照他所授秘計行事。他這才故意着慌說。吾弟已逃。吾必被誅。與其死國法。不如自經。因其妻母爲貝勒薩哈璘之乳媪。遂作書。使其妻持送貝勒。又使其妾致書巴克什達海。具言屢被讒毀。日夜憂懼。不得已而爲此拙計。又令一僕持書與巴克什庫爾禪。屬其葬屍於扎穆谷中。妻妾僕人行後。興祚忙令人喚一瞽者。僞言推命。醉而縊殺於別室。飾爲己屍。遂焚其室。疑點在此。但慌亂中。人也無注意者。興祚因變裝潛逃。達海庫爾禪。原與友善。得書大驚。兩人不約而同。飛馬來救。至則人死多時。火堆裡搶出其屍。業已面目焦黑。四肢拘攣。只衣帶金飾。尙可辨認。二人因撫屍大慟。以死狀奏聞。太宗命其子五十襲副將職。時大軍將征察哈爾。達海庫爾禪奏。以五十代興治隨征。這一來。興治也有逃去的機會了。因請遵兄遺命。葬屍扎穆谷。此地臨近明邊。遂亦逃去。

興治一逃。頗啓人疑。但是還不知興祚未死。後來才慢慢知道興祚的詭計。這才將五十以及其眷屬一并逮繫。可是仍不知興祚去處。不想這次伐明。師薄永平。於俘虜口中。得到劉興祚的下落。太宗如何不恨。原來興祚飾屍逃後。無以爲計。想了又想袁崇煥在寧遠聲勢頗大。不如先往依之。再作良圖。不想這次大軍進圍燕京。袁崇煥率師入衛。以興祚隨行。到了永平以後。崇煥留興祚守沙河。興祚因馬疲。於永平營易馬二十匹。携所隨十五人。蒙古兵五百以行。嗣聞崇煥下獄。遂不赴沙河。直趨天平寨。路遇從征之喀喇沁兵。載所俘會食途次。興祚襲殺五十人。令持首級赴城中兵備道鄭國昌處請賞。有永平易馬時隨去營兵遣還。因被前哨圖魯什擒獲。以前之事。其人雖不知。但是劉興祚如何隨袁崇煥入關。以至到了永平以後的事。一一說得甚清。於是太宗集諸貝勒而諭之曰。朕思擒劉興祚。勝得永平。彼忘朕格外恩養。詭計潛逃。當被上天譴責。使其歸罪。必克成擒。因命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率領將官八員。騎兵五百追之。却說興祚。因見袁崇煥無端下獄。總兵祖大壽破關逃出。如今靠山已倒。太宗連破名城。若仍在此苦守。如遇大兵。萬萬難活。因與弟興賢商量。不如出關爲是。這興賢也是去年袁崇煥殺毛文龍時投降者。崇煥以其深知滿洲情形。留在軍中。此次崇煥入衛。便和他的哥哥。一同隨軍入關。方思富貴無窮。不想崇煥一敗塗地。真不亞涼水自頭澆下。兄弟二人。商議進行。又恐太宗知其踪跡。心中好不悽惶。這日正行間。只見林間曉鴉。還不到飛鳴的時候。忽的

一陣狂噪。驚飛起來。不覺大驚。知有凶變。他二人差不多是逃死一般。於路不敢多停。只盼出關。避入寧遠。誰知還有比他們快的。阿巴泰濟爾哈朗奉命後。因恨興祚已極。志在必得。當下催動五百騎士。曉夜不停的自後追來。行了一整天。將近拂曉的時候。看見前面似有軍隊躡行。早已加鞭趕上。果是興祚。當下兩貝勒於馬上計議。阿巴泰出其前。濟爾哈朗夾擊於後。自無漏網。計議已定。阿巴泰領兵一半。繞行掠過。在寬濶處撥回馬來。張弓而待。這時興祚見有兵追來。那敢接戰。依然催衆快行。不想濟爾哈朗已率衆追至。罵聲負恩賊那里走。便如疾風驟雨般。殺上前來。興祚大驚。方思遁逃。前面阿巴泰也已揮兵圍上。兩下夾擊。又懷痛憤。可憐興祚所部五百蒙兵。人困馬疲。早已胆落。勉強支持一會。便都殲滅。興祚身被數矢而死。興賢被擒。兩貝勒大獲全勝。把興祚死屍。馱於馬上。連同俘獲馬匹軍仗。回報太宗。太宗大喜。命斬興賢。磔興祚屍。傳示各營。無不稱快。不在話下。

話說永平城中。自聞太宗入了洪山口。連破京東名邑。圍了燕京。勤王諸軍。無能奈何。自然是每日提心弔胆。加緊防守。此刻城中負責人員。有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以及同知魏君謨等。都是文官。武職自參將楊春以下。還有許多告職的鄉耆。也都協同助力。督飭兵民。曉夜抵備。正月初二日。太宗已把攻城器具。備辦齊楚。使二十二人用梯一架。每旗出兵千人助之。以阿

山葉臣爲督戰。命令一下。大軍撲至城下。矢石交飛。砲火上下。戰了多時。明兵之守北面者。砲身自裂。炸死多人。因而城上大擾。雲梯兵。乘隙攻上。一面旣得。四面繼之而上。時正夜中四鼓。阿山葉臣。令衆環立城上待曉。並宣布敕令。凡敵兵拒戰者不得不殺。其不戰而歸順者。悉收恤。勿得妄殺。及曉。城內明兵悉竄。鄭國昌、張鳳奇、羅成功、偕仰藥死。同知魏君謨。參將楊春、革職武官焦慶延、越城逃去。戶部郎中陳此心、知縣張養初、革職太僕寺卿陳玉廷、兵備道白養粹、行人司崔及第、戶部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遊擊楊聲遠、永平衛掌印陳清華、盧龍衛掌印王業宏、東勝掌印陳延美、革職副將孟喬芳、楊文魁、參將羅輝、都司高攀桂等。皆出降。可憐有這些文武大員。竟不如昌黎一位小小知縣左應選先生。臨時召募一些潰卒游民。把昌黎縣保守得銅牆鐵壁一般。大軍連攻四次不能下。可見軍事上的成敗利鈍。無理可說。大約心齊則力厚。決死則志堅。非有高妙戰術也。話說永平旣下。因命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偕同巴克什達海。愛巴里等。入城安撫官民。察驗倉庫。次日城中降官集東門外山岡上。朝見御營。太宗遂率諸貝勒入城。環視街衢。仍出東門還營。官民擁道。懽呼萬歲。旣而留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統兵一萬。命其鎮守永平。擢白養粹爲永平巡撫。以孟喬芳楊文魁爲副將。領本城汎兵隨行。分撥停妥。太宗遂向山海關內移營。初七日。貝勒阿巴泰、岳託、豪格等。率副將孟喬芳、楊文魁、遊擊楊聲遠。及兵四百。由永平至御營聽訓。因召三人至御幄。

酌以金卮。諭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與臣下情意隔絕。凡我臣僚。皆令侍坐。使各吐衷曲。飲食同之。喬芳等奏曰。臣等在明國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卽親近之臣亦難見也。旣又閱視降兵。見其有瑟縮畏寒之狀。因命入村駐居。書新兵二字。纏於臂。先是大軍克永平。明之潰卒多逃入昌黎。因命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諸貝勒。率蒙古兵攻之。方樹梯登城。城上火石紛下。梯毀不能克。又命大臣達爾漢、喀克篤里、固三泰等。領兵千人馳往。攻一晝夜。仍不克。太宗乃自撫寧移師。携新製梯楯至昌黎。復加修整。以備攻城之用。諭將士曰。烏槍火砲。自遠而至。目不得見。避之誠難。至於矢石。乃目力所及。可以引避。爾等宜善爲攻擊。於是以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東。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攻其北。布列雲梯。將登城。不意城上滾木雷石。槍砲火束等等。一齊打下。雲梯多被摧毀燒折。煙霧濃起。火焰翻飛。休說攻城。城下連立足處皆無。只如一片盛然的火場。仰攻旣不能。只得改變方法。另用攆牌楯車。衝開火路。迫至城下。打算鑿毀城基。以火藥轟之。但是城上毫不容空。火種砲石。不斷打下。急切間鋏鑿等物頗不敷用。大貝勒代善因遣人秦聞。謂城堅。而知縣左應選又死命防守。不如捨之。太宗亦以立春以後。農人將作田工。遂令班師罷攻。命貝勒岳託。豪格。率官四十員。兵千人。先携俘獲歸還瀋陽。又命大臣納穆泰、和碩圖、圖爾格。各率本旗往灤州。相機行事。旣而又命遊擊高鴻中。巴克什庫爾禪。率十人。先往勸令開城。免遭兵禍。城中兵

民。以戰無好果。約款納降。大臣納穆泰等、遂率領軍隊。隨後入城。查封倉庫。有銀四百餘兩。糧一萬餘石。這時有勸太宗宜取道山海關。以通內外大道者。太宗因關門險要。而孫承宗又督兵關上。如關門不破。敵兵前來夾擊。反無歸路。加以前得各地。有復叛去者。遂移營三屯營。收復各叛地。降遷安。自天聰三年十月。出師證明以來。已閱一百三十餘日。因解冰期已至。大軍不便久留。命班師。以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璘、偕侍衛索尼、參將甯完我、遊擊喀木圖、率正白鑲紅正藍三旗兵。守永平。參將鮑承先。遊擊白格。率鑲黃鑲藍二旗兵。守遷安。大臣圖格爾、納穆泰、偕巴克什庫爾禪、副將高鴻中。率正黃正紅鑲白三旗兵。守灤州。副將察哈刺、偕文館范文程。率蒙古兵。守遵化。諭曰。明之土地人民。天已與我。即我之土地人民也。以我之人民而虐害之。則已收之疆宇。將非我有。他處人民。亦無復有歸者矣。爾等宜嚴飭軍士。勿虐害歸順之民。違者治罪弗貸。諭畢。遂統大軍。自遷安縣北之冷口。班師凱旋。師次遼河。二貝勒阿敏。率留守文武。奉迎於河岸。先使大臣蒙阿圖問曰。皇上率諸貝勒證明。往來想俱安吉。大臣阿什達爾漢答曰。仰荷天佑。暨皇上鴻麻。往還悉得平安。于是行凱旋飲至禮。是日駐蹕蒲河岸。三月壬午。駕還瀋陽。休息月餘。太宗改命二貝勒阿敏代阿巴泰濟爾哈朗往守永平。原來阿敏平日非常驕慢。性質又極橫暴。他與貝勒濟哈朗。雖爲兄弟。性情却極相反。濟爾哈朗。既忠且勇。深得太宗倚重。阿敏却

是時出怨言。關於太宗所有施爲。每懷不滿。但是名位甚隆。除了大貝勒代善。無與比肩。這次太宗所以命他前去守永平。也以名爵的關係。諒他必能鎮壓。足以先聲奪人。等到秋後。再行出師。以取關門。不想他却錯會了意思。以爲故意不許他與濟爾哈朗一同共事。出征時既未得同行。如今往守永平。又把濟爾哈朗撤回。因此發出許多怨言。說到了永平。一定把濟爾哈朗留住。他不答應。便一箭射死。他先懷着這樣的憤懣。如何能忍苦耐勞。去幹功業。到後來。果把永平四城。白白失守了。本來關門不破。關內諸城。是無法久守的。因爲聲息不通。孤軍遠守。在兵法上已自犯忌。不曉得當時太宗爲什麼捨不得放棄四城。既欲堅守。却又命阿敏去瓜代。宜乎形勢相左了。話說二貝勒阿敏。奉命來到永平。與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等。辦了交代。自然又有一番區處。原先阿巴泰等在此。一遵太宗諭示。除了防備明兵來擾。並不驚動居民。阿敏好立威。又怕民居匿藏奸細。竟自出了一張極可怕的布告。大意說。爾居民等。妄意我卽還軍。因隱匿奸細不舉。見明哨兵來不報。夫我豈敢以天與之土地。委之而去耶。今後見有藏匿奸細者。全家論死。妻子爲奴。其親兄弟而異居者始免罪。有挈獲奸細來首者。賞銀十兩。并奸細攜帶之物亦盡與之。明兵及其哨卒。經過我歸附鄉村。爾居民卽可來報。有不報者。察其蹤跡。凡經過村莊悉誅之。歷來編輯清史者。關於太宗之繼位。多有微詞。對於阿敏莽古爾泰一類粗豪之輩。反多惋惜。謂太宗於骨肉之間。未免太

刻。照阿敏這種舉措看來。不用說使之爲君。便是久握兵政大權。也可以說是有害無益的。他是四城之主。不但多數兵民所託命。尤於未來國家大計有關。一舉一動。關係成敗。再說城爲新得。民爲新附。方以恩結之不暇。如何再以駭聽之言。驚其魂膽。使不寧居。原來百姓者。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所希望者。惟在安生無擾。至若敵兵如何。治安如何。有官有兵在。豈可無故妄責百姓。一紙文告。言之者輕鬆異常。却不知人民所受影響。真有家敗人亡。奇冤莫訴者。卽如阿敏所發布告。實效毫無。僅不過予姦人以害人劫財之口實。因爲人類不齊。有善有惡。加以貧富之殊。形勢變異。乘機以逞。假公報復者。何地無有。富室鄉紳。平日因小嫌而遭大禍者。日有所聞。不是某家窩藏奸細。便是某村通敵走線。阿敏不察。有報卽辦。直弄得天愁人怨。產蕩人亡。姦民知道阿敏容易受給。爽得肆無忌憚。四出橫敲。一有不遂。便指爲窩奸通敵。當初四城之民。誠心歸服。生恐明兵再來。還遭兵燹。如今呼天搶地。反倒盼明兵快來。當初本無奸細偵卒混跡其間。而今逼得四城良民。反倒沒一個不是奸細的了。只盼明兵一到。便來個裏應外合。讀者諸君。你們看阿敏這宗舉措。在國家大計上。是何等的錯誤。損失之大。實在難以筆墨形容。我們看鎮守四城之兵。一共總有二三萬。謀臣勇將。至少也有百餘人。查掣細作。防守地方。足以分配了。還用得着責成老百姓嗎。若是教老百姓負起這麼大的重責。生命財產天天受着威脅。那

末有那多的兵將是幹麼用的。官員官兵。奉命保衛降城。不能盡職。查拿奸細安慰人心。却用嚴厲的布告。督起人民來。這不是等於庸人自擾。徒授姦凶以可乘之機麼。先是滿洲將領。見二貝勒發此布告。皆不謂然。先前一個奸細也沒見過。怎麼自從二貝勒接事。忽然奸細這樣多起來。分明姦民利用那張布告。挾仇誣告起來。只得大家商量。諫勸二貝勒取銷那張布告。不要使人民不安。二貝勒不但聽。反倒把大家申斥一頓。諸將領見他不從大處落墨。專一向細民立威。暗中把他的施爲。報告太宗。遂又命貝勒杜度。率官四十員。兵一千。前赴永平。協同駐守。並敕諭二貝勒阿敏曰。

永平、遵化、灤州、遷安等處歸順之民。耕種田禾。宜嚴禁擾害。此四處降民。爲漢人未降者所屬目。豈可令其失望。又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爲奸細。真奸細豈易察獲。恐反致官民驚恐不安耳。

阿敏讀罷敕諭。又見增派杜度率領官兵前來駐守。他不以爲這是太宗重視降城。策出萬全。反倒疑心太宗信任不專。成心與他爲難。因此益發怨望。不理軍務。又遷怒降官說。他們心懷叵測。沒事便罷。如果有明兵來侵。一個不留。只願他一人威福自恣。不體上意。却不想弄得人心益形不安。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情形如此。消息那有不外露的。明督師孫承宗。早已命令各地援軍。相機收復永平四城。夏五月。明華州監軍道張春。四川監紀官邱禾嘉。錦州總兵祖大壽。山西總兵馬世龍。山東總兵楊紹基。

副將祖大樂。祖可法。張洪謨。劉天祿。曹恭誠。孟弢等。統領援兵。合圍灤州。幾次猛攻。已及濠內。領兵大臣納穆泰。圖爾格。湯古岱等。各立汎地。分兵拒守。並選精銳。繞城轉戰。屢敗明兵。驅之濠外。敵變計獨攻納穆泰汎地。縱火焚其城樓。一人執燧。方攀梯登城。鑲白旗兵阿玉什執斬之。並奪其燧。明兵稍卻。時貝勒阿敏碩託等。聞灤州被圍。遣總兵官巴篤里。僅率一二百人往援。乘夜越敵營入城。以故內外夾擊之勢不成。敵攻益力。發紅夷砲。擊壞城堞。樓櫓皆焚。納穆泰等。度不能支。夜突圍走永平。會天雨。道路泥濘。不能結陣退。或三十人。或二十人。紛投永平。其無馬及創病者。多被明兵所截殺。共四百餘人。此時阿敏已盡收遷安縣官兵及居民入永平城。聞灤州已失。不思所以戰守抵備。益遷怒永平降官。謂其通敵獻計。否則明兵決不敢來。固然明兵於創敗之餘。不敢復言戰。但是祖大壽等所部寧錦之兵。依然駐屯關內外。又有孫承宗爲之收聚鼓舞。仍然勁敵。阿敏如先存戒心。連合四城。互爲應援。戰雖不能盡殲敵衆。而保衛四城。以待秋末師期。內外夾擊關門。固不失上計也。惜阿敏見不及此。惟知以嚴法立威。重傷降人心。又不設備。失去聯絡。姦人乘之。潛引敵兵。使孫承宗傲倖成此大功。阿敏之罪。誠不可道矣。却說灤州失陷後。永平城內。益發人心慌慌。大有岌岌不保之勢。阿敏不思鎮壓。反說外敵之來。人民之亂。皆爲降官等從中作祟。遂盡執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大僕寺卿陳玉廷。行人司崔及第。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

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將羅墀。都司高攀桂等。殺以洩憤。乘夜棄了永平城。出冷口而還。瀕行並令鎮守遵化諸將。亦皆棄城引衆還。可憐永平四城。爲太宗行師四月所收得。將留以備打通關門之用。不想被阿敏棄於一朝。消息傳至瀋陽。太宗震怒。因御殿召集貝勒大臣及衆官而諭之曰。前出兵時。每備禦下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毀明國堅固邊牆。長驅直入。拔其堅城。彼所號天下雄兵。在在摧敗。及天以遵化、永平、灤州、遷安與我、隨令每備禦撥護軍三名。甲兵二十名。駐守其地。兵數較前更多。特命貝勒阿敏、碩託。及衆大臣爲之統率。乃因灤州被明兵攻破。舉天所與之四城盡棄之。率衆遽歸。此皆貝勒不盡忠爲國。諸臣復各顧其私。故至此耳。夏六月。自永平退歸之將領官兵。陸續歸來。太宗詔許士卒入城。其貝勒大臣以及大小將佐。在十五里以外候訊。

太宗因集衆官諭曰。貝勒阿敏等。以天與之城池土地。棄之而歸。爾等往問之。灤州陷於明人。爾守城諸將。全師而來耶。鎮守永平貝勒及諸將。守城拒戰而後失永平耶。抑出城迎戰不勝而來耶。果爾、則情猶可恕。乃伊等未見敵兵。未曾張弓發矢。遽而奔回。且不能殿後全軍。致爲明人所襲。是以明之金銀緞帛爲貴而携之。以我兵爲賤而棄之也。可往訊其故。於是衆官領命往問。棄城遽歸諸將無不服罪。次日集衆官於庭。逮繫永平退歸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匍匐滿庭。皆不敢仰視。太宗因念失陷士卒。惻然淚下。責諸將曰。明兵兩三月間。何遽如斯之強耶。豈彼有神術變化歟。豈朕所付爾

等之兵尙寡。力不能支歟。抑爾諸臣皆懦弱歟。夫明國之兵。我等豈未見其伎倆耶。朕以圖爾格納穆泰二人爲能。故用爲帥。謂戰則必克。謀則必成。朕實嘉賴。今不死彼處而歸。何厚顏至此。圖爾格奏曰。臣等曾力諫貝勒。奈貝勒不從乃歸爾。湯古岱奏曰。臣等誠爲失計。宜請死。太宗曰。汝等不能全師而歸。陷於敵者。敵人殺之。至此者朕又殺之。於朕爲有益乎。汝等縱謂敵勢強盛而歸。何不收我士卒與之俱歸。彼士卒何辜。忍令其呼天搶地以就死耶。朕言念及此。實痛於心。諭畢。猶感傷墮淚。群臣亦皆泣下。旋又諭師還時有摧鋒陷陣者察奏。除遵化城守。文武諸將。范文程等。衝破敵陣。全師而返。有賞無罰外。如阿爾津、庫爾禪、覺善。在灤州城內力戰。旣出復能殺敵。圖賴、阿山、武拜、邦素、伊勒穆。夜入敵營。擊敗敵兵。命釋其縛。阿拜曾勸諫阿敏不從。非其罪。亦釋之。以鎮守遷安兩旗官。曾擊退敵兵。鎮守永平三旗裨將。止聽從貝勒大臣驅使。非能主其事者。又巴篤里、彭什巴、阿福尼、愛通阿、翁阿岱等。曾往救灤州。突圍入城。均釋之。其鎮守灤州三旗大臣。及鎮守永平三旗大臣。均押赴所司聽勘。過了一日。又命貝勒大臣議阿敏罪。諸貝勒大臣遂歷數阿敏罪狀。懇祈明正典刑。其略曰。

阿敏平日狂悖怨憤。罪狀昭著。違背上命。怙惡不悛。當明兵攻灤州。閱三晝夜。阿敏擁五旗行營兵。及八旗護軍。坐守觀望。聽其城陷兵敗。旣不親援。又不發重兵。止遣一二百人往。致力弱

陷敵。及濛州失守。我兵走永平。彼既不往迎。又不待後軍之至。殺降順官民。置留戍軍士不顧。載財帛即日奔還。不聽正言。止與其子洪科泰。及部下阿爾岱、瑚什布、錫林、額孟格、德爾得赫等。私相定議。毀壞基業。喪失城池。請誅之。以彰國法。

若論阿敏之罪。雖死不足蔽辜。但是太宗不忍誅之。命按法幽禁。並將其平日所犯罪款。共一十六條。宣之國人。茲錄於下。

貝勒阿敏。怙惡不悛。由來久矣。阿敏之父。乃予叔父行。太祖在時。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離太祖。移居黑扯木。命人伐造房之木。太祖聞之。坐其父子以罪。既而欲宥其父而戮其子。諸貝勒諫謂。既宥其父。何必復殺其子。太祖於是收養其父子。及其父既終。太祖愛養阿敏。與已三子。毫無分別。並名爲和碩大貝勒。爾國人曾見有異父所生。而如斯愛養者乎。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體皇考遺愛。仍以三大貝勒之禮待之。爾國人亦曾見有異父兄弟而如斯愛養者乎。此背恩之例也。昔朝鮮與我相好。後助明國。又收容我遼東逃人。因憤告天地。往征其國。時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各貝勒。及八大臣前往。蒙天眷佑。克義州及郭山安州。直趨王京。朝鮮國王聞之。竄入海島。我與其國王大臣盟誓。復携其王弟爲質。岳託言。國王已盟誓。我等統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且蒙古與明逼處我國。皆爲敵人。阿敏言。朝鮮王已棄城入島中。

汝等不往。我將與杜度往。杜度聞之曰。貝勒獨欲與我往。是何意也。忿甚。岳託乃謂濟爾哈朗曰。汝兄所行逆理。汝盍諫止之。汝欲往則往。我率二旗兵而還。濟爾哈朗力諫阿敏方回。彼抱異志。已於彼處見之。此專斷異志之例也。師還至東京。將俘獲之美婦進於上。阿敏欲納之。岳託曰。我等出征。甚多奇物。聞朝鮮產美婦。故以此一婦進於上。阿敏乃謂岳託曰。汝父往蒙古。不嘗取美婦人乎。我取之有何不可。答曰。我父所得之婦。始獻之上。上不納而分賜諸貝勒。我父得一人。汝亦非得一人乎。既而阿敏又使副將納穆泰求美婦。上曰。未入宮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宮中。如何可與。阿敏不得此婦。常在外缺望。坐次有不樂之色。上聞之云。爲一婦人。乃至乖兄弟之好乎。遂賜總兵官冷格里。此暴慢之例也。阿敏嘗於衆中曰。我何故生而爲人。不若山木。木之生也。伐可以爨。否則得長高阜。生而爲石。尙可供禽獸之溲渤。猶覺愈於今日也。征察哈爾時。土謝圖額駙背所約之地。從他道入。復不待我兵先歸。上怒曰。此必土謝圖與察哈爾通情。因令諸貝勒永絕往來。然阿敏中途遣人贈遺甲冑鞍轡類。且以上語盡告之。土謝圖汗大驚。乃遺書阿敏。並上疏。阿敏乃私留其使於家。納來書不呈上覽。此私交外國之例也。上與諸貝勒議。凡諸貝勒子女婚嫁。必經公許。阿敏貪牲畜。私以女與蒙古塞特爾貝勒。貝勒以已有一婦辭。又強與之。及宴會。始來奏請。上曰。初許嫁未嘗與聞。宴時何爲來請。遂不往。後又娶塞特爾女爲妻。奏曰。吾女嫁塞特爾

甚苦。其向塞言之。上曰。許嫁之時。不議於我。今女不得所。汝自言之可也。因此常懷怨憤。違背上命。此違法之例也。太祖在時。守邊駐防。原有定界。因邊內地瘠。糧不足用。遂展邊開墾。移兩黃旗於鐵嶺。兩白旗於安平。兩紅旗於石城。兩藍旗所住之張義站靖遠堡。地土瘠薄。因與以大旗之地。彼乃越所分地界。擅開黑扯木。開墾後。又棄靖遠堡。偏向黑扯木移住。上見其所棄膏腴良田。謂阿敏曰。防敵汎地。不可輕棄。靖遠堡若不堪耕作。移於黑扯木可也。今皆良田。何故棄而去之。莽古爾泰貝勒言。汝違法擅棄防敵汎地。移居別所。得勿有異志耶。阿敏不能答。若此舉動。豈非乘間移居黑扯木。以遂其素志乎。此非法異志之例也。阿敏貝勒以夢告貝勒和齊曰。吾夢被皇考箠楚。有黃蛇護身。是卽護我之神也。此異志之例也。上出征。令阿敏留守。彼於牛莊張義站。二次出獵。又造箭復欲行獵。若用此行獵之馬。往略寧遠近州。不亦善乎。乃不思急公。不守城池。惟耽逸樂。此怠慢之例也。岳託豪格兩貝勒出師先還。阿敏迎至御前馬館。略無款曲之言。乃留守大臣坐於兩側。彼居中。儼爲國君。令兩貝勒遙拜一次。復近前拜一次。方行抱見禮。至上與貝勒安否。無一言問及。凡諸貝勒大臣出師還時。上亦乘馬出迎。及御座。方受跪叩。彼自視如君。欺陵諸貝勒。此僭恣之例一也。初永平旣下時。留濟爾哈朗等諸貝勒。及八大臣守之。駕還瀋陽。修理甲冑。督農桑。部署歸降之蒙古。期以秋後復往。乃命阿敏及碩託率兵六千。往代鎮守。

阿敏言。欲與吾弟濟爾哈朗同駐。上曰不然。彼駐守日久。勞苦可念。宜令還之。臨行、貝和齊薩哈爾察兩叔往送之。阿敏言皇考在時。嘗命吾弟與吾同行。今上卽位。乃不許吾弟同行。吾至永平。必留彼同駐。若彼不從。當以箭殺之。兩叔曰。亦謬矣。何出此言。阿敏攘臂言曰。吾自殺吾弟。將奈我何。此僭恣之例二也。阿敏貝勒入永平時。鎮守諸貝勒。率滿漢官來迎。張一蓋。彼怒曰。漢官參將遊擊。尙用二蓋。我乃大貝勒。何只一蓋乎。遂策馬入城。夫御駕行時。止張一蓋。且有不張蓋不警蹕之時。而妄自尊大如此。此僭恣之例三也。及至永平。深恨城中漢人。又不悅上撫恤降民。謂我征朝鮮克安州時。城中人民釋而不殺。不過令其國人聞之。爲攻取王京之聲譽耳。今汝等攻北京不克而回。及攻破永平。何故亦不殺其人民耶。又向衆言。我旣來此。豈令汝等不飽欲而歸乎。此殘傷之例也。彼往略地。有榛子鎮降民之財物。悉令衆兵携取之。又驅漢人至永平。分結八家爲奴。我國之法。不惟歸順者不擾。卽攻取之永平。亦何嘗有犯秋毫。今故意擾亂漢人。隳壞基業。使不仁之名。揚於天下。此隳壞國是之例也。鎮守永平諸貝勒還時。城中官員。俱有憂色。言諸貝勒旣去。我等皆願同往。何故復留此。恐去後此新來之鎮守貝勒難保我等之性命。及達爾漢額駙還。竟不道及義理之言。但出怨言相告曰。聞上欲議我罪。夫阿濟格殺傷別旗人。尙未坐罪。莽古爾泰屢有罪。亦未坐罪。我若有過愆。止可密諭。況爲上盡力。有何罪乎。此離間衆人之

例也。迫喀刺沁而強求其女。此專恣之例也。明兵圍灤州。閱三晝夜。彼擁兵坐府。城陷兵敗。既不親援。又不發重兵。止遣二百人前往。徒令死於敵人之手。當灤州失守。直議回國。碩託等諫曰。何故因失一城而驟棄三城。彼不從其言。將永平遷安官。民悉行屠戮。以財帛牲畜人口爲重。悉載以歸。此失守無狀之例也。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回

省刑罰諸貝勒言政戰大凌衆明將成擒

照阿敏這樣的人。簡直沒有向他表同情的必要。他不度德不量力。心存妄想。於開創之新基。已自不利。但是太宗篤於兄弟。猶冀其有一日之悔改。故仍託以重任。不想他殺降啓叛。自招外敵。及至灤州被圍。又不力戰摧敵。反將四城同時餽送敵人。匆匆逃歸。自太祖起兵以來。無此失態。論理宜置重典。太宗恐有殺兄之名。止於幽禁。其餘貝勒大臣。奪爵者奪爵。籍產者籍產。凡死事將卒之家。以及被殺降官眷屬。皆優恤之。撥屋贍養。不在話下。却說滿洲自太祖起兵以來。雖是戰無不克。攻無不取。而臨陣利器。不外弓矢。誠以騎射爲滿洲民族之所專長。加以天賦體格。膂力極大。又有偉

大人物如太祖者以統率而督練之。是以所向披靡。其後歸服日衆。雖有時亦用火器。無非烏槍野炮之屬。以彌弓矢之不足。但滿洲八旗。多不使用。因爲滿洲八旗。好爲突擊野戰。以火器爲費手。不如弓矢短刀輕利。其攻城也。則以雲梯。人則冒矢石以上。以此之故。滿洲八旗。始終不用火器。止使漢軍練習之以助戰。及太祖攻寧遠不克。袁崇煥純以西洋巨砲轟擊。一彈能傷數百人。火器之威力。始爲太祖所注意。太宗嗣位。連攻寧錦。亦爲大砲所摧敗。自是始有自鑄大砲之議。而未實行。及貝勒阿敏失守永平四城。在戰在守。兩方面都痛感大砲之不可無。所以在天聰五年春正月。詔鑄紅夷大砲。這時因爲降附日衆。人才輩出。一切工藝。無所不備。自然很容易的便鑄成了。砲身上鑄字是。

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盛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蔭。鑄匠王天相。寶守位。鐵匠劉計平。

不過在這裏有一點不得不少爲辨明的事。紅夷大砲。原由澳門。經葡萄牙人之手。傳入中國。那時明廷正需此物。不恤與葡人以種種利益。竭力收買紅夷砲。紅夷者。明人加給西人之稱。以其毛髮赭赤故也。後來入了清代。有許多記錄。把紅夷砲都改作紅衣砲。這也許是用同音字。也許是另有說。但是決其不是由於國家的功令。誰知我們一看蕭一山先生所著的清代通史。硬說清人諱夷。所以把夷才改爲衣字。夷字也不算什麼壞字眼。有什麼可諱的。照蕭先生的話看來。好象是在功令上。必得這

樣改。不知何所見而云然。記得乾隆時曾有關於夷虜等字不許任意改用他字的上諭。因爲那時有人把四夷的夷字改用彝字。故有此諭。盜賊罪犯。也不許妄加惡名。張三卽爲張三。李四卽爲李四。又不得於本名加以犬旁。凡於譯名。如英吉利不可加口旁。作曠咭喇。凡字典中所無之字。不許使用。諭旨意思如此。惜忘其原文。乾隆時文網雖密。無非在使妄人不得任意胡說。正名核實。以昭大信。不過淺學下士。以及謬妄凶人。一則小心過度。一則肆口胡云。關於學者光明正大之態度。以及最要之法令。始終不屑寓目。全憑臆說。違實編造。諸事落於空談。而不能得其實際。此爲一端。尤其漢人學者。自始卽懷僻見。認真虛懷而研究清史者。又有幾人。民族之不揚。文化之落伍有以哉。

一說、凡有封號之大砲。平時被以紅布之衣。故曰紅衣砲。亦穿鑿之談。探其原本。砲自紅夷來。自仍以紅夷爲正名。其引伸變遷之名。乃後來之事。自可擇適而從。妄測妄意。又無所根據。徒貽不學之譏而已。話說紅夷大砲鑄成之後。命額駙佟養性主管之。擇漢軍及歸附漢人編隊教練之。直至清之末季。砲兵多爲漢軍。蓋自此始。這位佟額駙。雖爲遼東人。先世實爲滿洲。因居佟佳地方。遂以地爲氏。有達爾哈齊者。入明邊爲商。自開原徙撫順。因家焉。天命建元。太祖日益強盛。養性以滿族出了這樣偉大人物。心向往之。便暗中與太祖通款。爲明官察悉。逮置諸獄。養性乘人不備。脫獄逃出。歸事太祖。太祖妻以宗女。號施吾理額駙。授三等副將。從克遼東。進二等總兵官。厥後明之

官民。歸者日衆。太祖以養性習明事。又曉漢語漢文。常使管理降人。太宗天聰間。又把降人壯丁。別練一軍。滿語謂之烏真綽哈。至五年鑄紅夷砲。即使養性統領之。並管理所有漢人事務。諭之曰。凡漢人一切軍民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益當殫厥忠忱。簡善紬惡。恤兵撫民。勿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疏遠仇讎。昔廉頗蘭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讎。是以令名垂於千祀。願爾效之。又令漢官曰。凡軍民一切事務。悉令額駙佟養性總理。爾衆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妬。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罹禍譴。爾等勿效之。務各恪遵法紀。先公後私。爲國效力。則令名亦共揚於後世矣。是月太宗幸文館。文館之說。前已述過了。裡面有巴克什十人。巴克什者。滿語之有學者。猶博士也。其發音與博士二字甚近。疑由博士二字。轉變而來。其語今猶存在。但簡書爲巴式。意思亦漸廣汎。凡於藝有專長者。皆得謂之巴式。但國初之巴克什。則名譽甚高。與武將之巴圖魯相等。均由上賜。非一有學問。即可稱爲巴克什也。與巴克什相類之名詞。又有諧達。塔齊布庫。色傅等稱呼。諧達者。師傅也。有文有武。皆御前講師。或教授親王貝勒藝術家。始得稱之。塔齊布庫者。教習也。官學講師。色傅者。猶言先生也。亦兼文武而言之。這些名詞。還不算太舊。亦論故事者所當知也。却說自文館成立之後。太宗尙未幸臨。無論關於什麼事。太宗都想自己去看看。所以今天抽暇。駕臨文館。

先入巴什庫爾禪直房。只見庫爾禪正在伏案作書。忽見上至。連忙起立叩安。上問所修何書。對曰。注記上所行事。若在專制暴橫之君。見人記錄他自己所行的事。還有不自己查閱。以防觸忌的麼。在漢唐之君。並不是沒有的事。但是太宗深明大義。知道史臣之權。是不可侵犯的。忙向庫爾禪說。『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說完了。一眼也不看。便又到巴克什達海屋裡去了。這時達海正翻譯武經七書。因取觀之。內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太宗讀畢。不禁賞歎。因諭隨從曰。

古來爲將帥者。必體卹士卒。我國額駙固三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之輕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固三泰也是一時勇將。不過他太輕視兵卒。太宗斷其必敗。後一月。固三泰果以不諳機務。不能鈐束士卒。罷其總管鑲藍旗任。但是太宗雖然這樣勤披書史。取範古人。至若其他貝勒大臣。未免有時不甚用心。不用說古時名將嘉言。不屑瀏覽。便是眼前庶政。也有顧不到處。這不但是精力問題。而心思精粗。亦於是乎見。如同關於刑獄之事。太宗在平日最爲注意。決不許有絲毫屈抑。務要持平。但是一般從政員勒大臣。因軍務甚忙。也就無暇親理。日久天長。自不免生出情弊。一有情弊。便瞞不了太宗。因爲是處處留心的原故。現在忽有刑賞不公的事。被太宗聽說了。便自己寫了三份書函。

一給大貝勒三貝勒。一與其他諸貝勒。一與各旗大臣。教他們盡言直諫。其與大貝勒三貝勒書曰。

兩兄與衆定策。推戴藐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期於上繼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必刑獄不得其平歟。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耽於佚樂。黷於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夫此大業。非予藐躬所自致。乃皇考艱難締造以留貽者。當祇承罔墜。則皇考神靈欣慰。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隕越。皇考神靈怨恫。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同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兄勿以責任在予。而面從。予有過。宜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相率緘默。非予不樂聞已過也。國家政令。有當更改者。卽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

刑賞大權。雖則統於一尊。而所以理刑賞者。則諸有司也。太宗不責人而先責己。政令有當更改者。令議改之。圖治心切。可以想見。書下。大貝勒代善奏言。刑罰不中。民有怨言。皆由讞獄不得其人。宜選擇更易之。三貝勒莽泰古爾奏言。臣等讞獄。每據三次供詞。惟恐事久生怠。臣當與審事各官。共矢之天地。從公聽斷。不公者受譴。這是二位大貝勒對於太宗所發的意見。因爲這二位大貝勒。在當時地位最隆。總理國務。自然出言謹慎。不卽不離。二大貝勒以下有議政十貝勒。卽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岳託、多鐸、杜度、薩哈璘、豪格等十人是也。這些位貝勒。多半

是年少氣盛。抱着改進的思想。如今見太宗以書下問。全願一吐曲衷。不過地位不同。所司互異。言人人殊。文多不錄。茲錄貝勒岳託一疏。以概其餘。

恭承詢諭。卽位以來。豈無一失。臣伏思微疵小過。難必盡無。古語云。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惟擢用敢諫之士。則群臣爭趨正直。任正直之臣以讞獄。則國人自無嗟怨。如欲使國家豐裕。則當除祭禱之糜費。禁九衣七帽之奢華。如欲屏息邪佞。則當以訐告本旗官長之人。斷隸別旗。此當今之實政也。

昔之國家。政務不分。祀天祭神。爲國要典。以後政教分立。國君雖專掌政權。而祭祀之權之屬於國君者。猶未盡除。我們看中國歷代帝王。對於壇廟山川。一切祀典。那樣重視。就可以知道祭也是國君最大權利之一了。何況滿洲自肅慎時代。受有殷商的感染。關於祭天祀祖之事。重視無比。不但國君貴族之家。便是一般民衆。如不舉行祭祀。便以爲奇耻。相習成風。舉祭時極力鋪張。所費不貲。此在爲人後者。追遠祖先。以享以祭。固足以昭孝思而厚風俗。惟至末俗。其祭也不必祖先。雖不經之神。而亦祭之。則近淫祀。但是太宗時代。非如末俗。所祭者惟天與祖。而岳託尙謂其爲糜費。僅止於沒說不必要。在那時竟有這樣一位頭腦新穎的貝勒。這是我們應當注意之一點。但是數千年相習成風的祭祀之禮。決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革除的。何況正賴此以齊一人心。而且又是固有的風

俗。太宗自不願禁止。其餘貝勒大臣所言。有足採擇者。全都逐漸實行。不在話下。話說明督師孫承宗。乘阿敏大失人心。又不設備。命令張春祖大壽等。起兵攻取灤州。因而永平四城。不勞而獲。明廷以爲非常之功。於是孫承宗乞率師更理關外舊疆。並議趕築大凌河城。明廷許之。承宗遂命巡撫邱禾嘉。當築城之任。以總兵祖大壽等守之。並派間諜。以探太宗虛實。秣馬厲兵。躍躍欲試。太宗因見兵戈難息。自然也就免不了積極備戰。一面調動軍隊。一面遣使朝鮮。責其以米糧船舶協助。時朝鮮王。雖與太宗定盟。而心存携貳。久欲寒盟。此次竟不接見來使。謂明猶父。朝鮮猶子。爲子者。焉有助人伐父之理。以此之故。種下太宗二次征鮮之因。其敗尤慘。但屬後話。此處不提。天聰五年八月。太宗親率大軍。圍大凌河城。出師之先。頒諭蒙古諸部貝勒。以兵來會。命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等。留守都城。詣堂子行禮。然後大軍西發。及渡遼河。因集諸將而諭之曰。明國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及通市朝鮮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倘荷天佑。克奏膚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以副朕戡亂寧人之意。自征明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明則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十三戰金兵皆敗。後有宋將率兵欲戰。城守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涼尙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金兵

遂克其城。由一言之失也。要在申明法令。撫馭得宜。則人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旋蒙古各貝勒率師來會。大宴之。次日分兩路進軍。一路由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等率之。共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於錦州大凌河之間。一路太宗自率之。由白土場趨廣寧大道。約於初六日兩軍會於大凌河。至日兩路軍果然齊集大凌河。天止辰刻。只見大凌河城墻。業已築完。惟城上雉堞。尙餘半未成。是日游擊兵獲一明兵來見。太宗訊以城內實況。該兵說。此城由半月前才動工。有總兵祖大壽。及副將八員。參將遊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千。工役三千。商賈二千。但是據明人記錄說。商賈有三萬多人。不知孰是。惟城爲新築。且爲戰爭上攻防要地。加緊招聚。萬無一時便致三萬商旅之事。統共計之。兵民不過二三萬人。糧食僅足二月之需。因爲後來不到三個月。糧便絕了。還有一節。便是環城尙有計多臺堡。以爲主城之翊衛。如果沒有這些臺堡的話。以大凌城那樣新築未完的要塞。便早已攻下了。話雖如此。如果各臺堡不失。大凌河城也未必便降。那末這些台堡是怎的攻下的呢。那就得說是紅夷砲的威力了。自來滿洲兵是不屑於用火器的。全憑勇敢。肉迫攻城。近幾年懲於巨砲威力。損傷甚多。才於本年正月。鑄造紅夷大砲。這次來攻大凌河。便命佟養性統率漢軍。携紅夷砲俱行。計大將軍砲六門。將軍砲五十四門。威風堂堂。實爲以前行軍所未有。大凌城以外。臺堡之最堅固者。無過於魚子嶂之臺堡。原來臺堡之制。其大者不讓一城。其效用有時反在城壁以上。臺內有兵

舍。有糧庫。除用屋外。餘皆壁壘。高三四丈。有砲眼。有雉堞。有上下馬道。有極高望樓。依據地形。磚石築造。是以十分堅固。殊難攻下。以前攻此等臺堡時。所憑仗者。惟有雲梯肉彈。以血換得。滿洲軍之爲明人所懼。亦由此。但是戰爭之事。有奇有正。要在力巧兼施。何況既有相當武器。足裨攻戰。亦萬無拒而不用之理。惟光恃武器。而不顧兵卒之素質。亦未有不敗者。明人全恃武器。其兵卒素質。遠非滿洲兵之比。是以卒遭慘敗。此有國者。所不可忽也。話說魚子嶂於全臺堡中。乃首屈一指者。明參將王景。率兵守之。聯絡諸堡。以爲大凌城之衛。且此臺獨據形勝。衆山環之。太宗自測。若不先下諸堡。大凌河城實不易攻下。爲今之計。宜先斷其羽翼。乃命佟養性。率領砲兵。及八旗馬步前鋒。往略諸堡。自統大軍。將大凌城四面包圍。佟養性領命。便先攻魚子嶂。將數十門大砲。一齊向魚子嶂位安。然後分派步騎。伏於山中。以防敵人出劫。於是命令一聲。衆砲齊燃。只聽隆隆之聲。震撼山谷。砲彈落處。壁穿屋塌。明兵無不大驚。他們天天所防備的。全在雲梯。萬沒想到。雲梯楯車。未曾薄城。却先發出這樣巨大砲彈。難道說他們也鑄了大砲不成。當下早已亂成一堆。所備滾木雷石等物。全無用處。不得已也以火砲還擊。但是他們的砲位。沒有寧遠城中那樣大。抵不過將軍砲不斷的迫擊。那堅固的壁壘。早已挺立不住。漸漸的塌了下去。眼見全臺。便要轟碎。參將王景。已自無計可施。士卒又死傷大半。只得懸起白旗。請求罷攻。率衆投降。佟養性許之。於

是率步騎入堡。查點糧秣軍仗。以及臺兵名冊家屬。差人報告御營。太宗大喜。因謂左右曰。我國創造紅夷大砲。携載出征。實始此役。今既將最堅固之魚子嶂臺攻克。其餘洲風懾恐。近者歸降。遠者棄走。所遺糧糗充積。足供我士馬一月之需矣。果然自魚子嶂攻下後。遠近各臺堡。降者降。逃者逃。從此大凌河城。羽翼全失。只憑錦州救援兵矣。這時太宗已把大凌河城圍了好幾日。各旗分汛防敵外逸。楞額里率正黃旗兵。圍北面之西。額駙達爾漢。率鑲黃旗兵圍北面之東。貝勒阿巴泰。率護軍在後策應。覺羅色勒。率正藍旗兵。圍正南面。貝勒莽古爾泰。德格類。率護軍在後策應。宗室芬古。率鑲藍旗兵。圍南面之西。貝勒濟爾哈朗。率護軍在後策應。武納格。率左翼蒙古兵。圍南面之東。喀克篤里率正白旗兵。圍東面之北。貝勒多鐸率護軍在後策應。伊爾登率鑲白旗兵。圍東面之南。貝勒多爾袞率護軍在後策應。額駙和碩圖率正紅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代善率護軍在後策應。鄂本岱率右翼蒙古兵。圍正西面。葉臣率鑲紅旗兵圍西面之南。貝勒岳託率護軍在後策應。蒙古貝勒明安等。各率所部兵於空隙處列營。額駙修養性。率所部兵。載紅夷砲。當錦州大道而營。這是多末嚴整的圍攻陣式。就讓大凌河城。有祖大壽等名將。出全力以拒守。但是形勢不利。外倚全失。假如太宗急於圖功。不恤士卒的犧牲。那末總攻擊令一下。由四面八方一齊進攻。又有數十尊紅夷大砲。轟毀城壁。恐怕不出四五日。其城便可陷落。但是這裏有一應當注意之點。太宗年來用兵。已自改變方

略。非至萬不獲已。決不妄傷士卒。尤其對於明方文臣武將。不願過事殺傷。總是設法使其投降。收爲己用。卽如大凌河之戰。以後明將。次第投降。前之敵人。後日多爲開國名臣。彼懷種族之見。惟務排除異己者。豈足以語此哉。話說大凌河圍城軍旣已完成。諸將有請作速攻城者。太宗曰。不可。攻城恐傷士卒。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來。我則迎擊。乃命諸貝勒大臣。分赴汎地。環城四面掘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築牆。高丈許。牆上加以垛口。離牆五丈餘地。又四周掘壕。廣五尺。深七尺五寸。掩以秫稭。鋪以黃土。營外亦掘壕。深廣爲五尺。這樣一來。大凌城更成死城了。連出城樵採都不能。這樣死困。恐怕比戰鬥還危險的多。萬一援兵不能入。城兵不能出。日子久了。豈不活活餓死。祖大壽真慌了。盼了這多日救兵。也不見到。只得募集了二十名敢死之士。闖出重圍。到杏山錦州各營。請求援救。這二十名敢死之士。固然不能全部脫出。幸有數騎。竟自突圍馳去。無奈後方諸明將。意見不一。有主張赴援的。也有主張教祖大壽放棄大凌河城的。杏山營便是這宗主張。所以命人來與祖大壽下密書。內云。宜棄城携軍士走避杏山。或單騎前來。但是他們的下書軍士。又被參將布延圖所獲。因此知道杏山無意來援。所宜備者。惟有錦州軍。單說大壽坐困孤城。心煩意亂。各營援兵。久久不至。便想誘敵試戰。藉以突圍。先以少數步兵出城。追逐兩黃旗之樵採夫役。黃旗兵見而出護。明兵忽又衝出數隊。諸將久不戰。見而心喜。竟不奉命。先由圖賴率兵

往擊。額駙達爾漢亦率鑲黃旗兵繼進。其他各汎之兵。亦皆不約而同。紛紛進擊。兩藍旗兵。逕至城壕。捨騎步戰。逼明兵墜壕者甚多。明方誘敵之兵。雖然死傷百餘。失馬二十匹。可是城上及壕岸邊。早已備妥伏兵。專待引敵切近。槍砲齊發。矢石驟舉。圖賴諸人。只爲一時高興。不想中計。除圖賴被創。其副將穆克坦。屯布魯。備禦多貝。侍衛果禮。以及士卒十人。皆歿於陣。

方接戰時。貝勒多爾袞。亦率護軍衝入。幾乎受傷。太宗因責圖賴等曰。教你們各守汎地。並沒教你們去打仗。爲何被敵所誘。冒昧輕進。敵雖未逞。但我方將士亦有傷者。今後若無命令。或敵不來攻。不得出擊。又以貝勒多爾袞親自臨敵。其屬員武拜、準塔、不爲勸阻。乃命宗室錫翰。大臣阿什達爾漢。傳諭切責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坐鎮軍中。令諸將率兵擊之。今貝勒親自進戰。爾等何不阻止。倘疎失。爾等死不足蔽辜矣。又諭諸將臣曰。用兵。進止有節。不可輕舉。此城已被圍。敵兵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之將士。乃天所授。皇考所遺。實欲善用之。今非其地。如穆克坦等。遽至傷亡。豈不可惜。於是諸將惶恐。各按汎地。惟防範敵之援兵。城內明兵知圍嚴。亦不敢再出。依然待援解圍。太宗亦知明之屯兵。多在錦州、松山、杏山、諸處。而援兵之來。亦不外此三處。故除大凌圍城兵外。又分派驍將阿山、勞薩、圖魯什等往松錦一帶。偵敵行動。凡路側山中。皆設伏

兵。復命貝勒阿濟格等。率兵結營松山路前。以備遮擊明之援兵。更不時派出捉生將。捕獲敵人。詢其情況。這種捉生將。爲滿洲兵所獨有。好似後世之挺身隊。而任務不同。他們惟一的任務。是分赴敵人駐兵所在。相機行動。以能生捕敵人將士爲前提。他們第一要有胆量。第二要武技嫻習。身手了得。尤要機警。否則捉不成人。便被人捉了。他們又和偵探間諜不一樣。偵探間諜使智。全在偵察刺探。捉生將則在用力。捕得敵人以後。加以審訊。自然就能明白敵情了。話說阿濟格等。奉命遮擊敵之援兵。各路皆遇敵兵。全行擊退。明督師孫承宗。以大凌河被圍久。各路援兵始終不能奏功。知道非用大部隊不可。乃命山海關總兵宋偉。遵化總兵吳襄。寧遠巡撫邱禾嘉等。統關外馬步。悉入錦州。自己也來督戰。打算一舉而解大凌之圍。這時大凌城已被圍一個多月了。太宗算計明兵。必由錦州來援。先命貝勒多鐸。率護軍二百。行營兵一千五百爲先鋒。佟養性以所部砲兵五百人佐之。並載楯車攻防之具。先往擊敵。太宗則自率禁軍二百督後。順着山路。向前進行。不一時果見錦州城南。塵頭大起。知是敵兵。因命圖魯什、勞薩、領騎二百。前往覘視。遂在小凌河駐軍。以待勞薩等軍報。不過食頃。圖魯什、勞薩。已率二百騎馳回。後面有明兵七千餘衆緊隨追趕。原來圖魯什等。偵敵前行。正遇大隊明兵。不敢接戰。急速撥馬。領衆馳回。明兵以爲怯戰。又不知太宗親來。以爲二百之衆。不難撲滅。遂不計深淺。大隊人馬。從後追來。一直迫至小凌河岸。忽見對岸一人。擐甲騎白馬。面

赤如赭。威風堂堂。左右將官。無不人強馬壯。擁立黃纛之下。知是太宗。明軍正待慌忙結陣時。太宗鞭稍一指。跨下大白。便如一條銀龍般。早已飛躍渡河。貝勒多鐸以下衆將。也都揮衆踐凌而過。當下太宗當先。衝入敵陣。馬踐矢摧。明軍大亂。貝勒多鐸之馬。避矢前失。以出不意。竟自墜地。其馬遂逸。幸有護衛扎福塔者。以已所乘馬授之。更騎入陣。率衆突擊。明軍大潰。一直北追至錦州。明軍多墜壕死。這時錦州城內明將。見所遣援軍敗回。敵兵將至城下。忙開城以大部步兵出禦。列楯車巨砲於壕外。更以騎兵置於陣後。預備掩擊。在明方雖然添了許多的主力軍。可是貝勒阿濟格等。聽說太宗自率禁軍追敵。已至錦州城外。便也從松山路上。提兵前來助戰。當下太宗督兵進擊。兩軍相距。不過里許。展眼便殺在一起。斬明副將一員。生擒把總一人。明軍生恐城內有失。不敢戀戰。退入城中。太宗亦率兵自回大凌河御營。是役也。以不足三千之衆。擊敗明師不下二萬。大貝勒代善因率諸貝勒出營三里外迎駕。拜賀曰。上以寡擊衆。荷天庥全勝。臣等不勝欣忭。遂獻卮酒。太宗答禮飲之。並告以臨陣爭先力戰諸將。代善亦一一酌酒慰勞之。遂一同入營。太宗因諭諸將曰。頃由諸將奮戰。士卒用命。雖獲全勝。但明軍在錦州城者。不下四五萬人。決不因此小挫而不來。大戰恐在此後。勿以小勝而不加備也。果然明以祖大壽求援急。而督師孫承宗。又以大凌受困之兵。皆百戰精卒。不願置而不救。因此屢催進戰。務解大凌之圍。明將亦覺悟不能再延。前此之敗。謂兵少所致。此次擬

起四萬大兵。所有大小將官。一齊出戰。誓解大凌之圍。其主要人物。有太僕寺卿四川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宋偉。還有祖家弟兄。大弼大樂等。而以邱禾嘉爲主將。九月底。這些位明方大將。統領雄師四萬。自錦出發。浩浩蕩蕩。向大凌河赴援。步步爲營。形勢甚整。但是他們的行軍動作。早爲太宗所設伏兵。以及哨卒等所偵悉。隨時報入御營。太宗自己也曾親往察看。見其營壘嚴整。隊伍不亂。知不可邀擊。命令諸貝勒大將。嚴陣待之。邱禾嘉等。見一路無阻。遂越小凌河。進營於長山口。距大凌城。只十五里。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率兵約二萬。搗宋偉營。以其他八旗將領。及修養性之砲兵當吳襄營。又命各路伏兵。嚴備敵逃。單說太宗所部二萬衆。分爲左右翼。直撲宋偉營殺去。宋偉堅陣不動。命軍士用野砲烏槍四面迎擊。太宗先命護軍及蒙古兵。推戰車鱗次列陣。迫近敵營。既又自率兩翼騎兵。直前衝擊。馬驟矢疾。射入敵壘。敵亦還戰。火器連天。鉛丸如雨雹。惟火器雖利。裝藥需時。不如騎兵。眨眼卽到。矢鏃之利。有甚鉛丸。右翼騎兵。早已衝入敵陣。左翼之兵。爲避槍砲。也隨了右翼殺入敵陣之中。縱橫馳突。矢發如雨。敵不能當。但是宋偉能軍。陣雖破。猶力戰。這修養性之砲隊。陣於吳襄營東。發大砲火箭攻之。時黑雲驟起。風從西來。却把吳襄提醒。打算利用風勢。縱火以燒養性營。忙傳令營中縱火。凡可燒之物。一齊燃着。從上風中。推向養性之營。眼見火已捲地而來。大約養性一營。人不燒死。所有軍需以及百十尊大小砲位。

也必葬於火海了。誰知大家正自忙於防火之際。忽然風頭轉變。西風竟自變了東風。並且比前更烈。這一來吳襄弄巧成拙。不但不能把敵燒死一人。火勢反倒捲回自家營中。當時烈焰翻飛。火濤亂湧。可憐吳襄一營。頓成焦熱地獄。火勢乘風飛舞。只燒得人馬駭奔。頭焦額爛。那離火頭較遠的。也顧不得什麼叫命令。便如潮水一般向西方竄去。距離較近的。便都葬身火海之中。一營約二萬餘衆。竟燒死三分之一。這樣的天變。不但總兵吳襄吃驚非小。嚇得胆落魂飛。只得隨衆逃奔。便是佟養性也出意料以外。怎麼敵人縱火。忽有返風之異。反倒作法自斃。這真可以說是天助了。當下指揮兵將。順風衝殺過去。吳襄和副將桑阿爾齋。（蒙古人之仕明者）不敢迎戰。先衆而逃。可憐明兵。既被火燒。又遭敵擊。死者甚衆。佟養性一營。竟未損傷一人。大獲全勝。吳襄所部既潰。宋偉益不能支。這時太宗所率右翼。業已衝入張春營。所有明陣。無一全者。敗兵四潰。齊向錦州奔逃。不想太宗早於敵兵歸路。設下精銳埋伏。前邀後追。幾乎全滅。將佐之陣死者。有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共數十人。生擒者則爲張春。及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三十三員。其總兵吳襄宋偉。副將祖大樂。趙國志、劉應國、張邦才、于水壽、金國臣。參將祖邦林、于應選、穆祿、海三代。遊擊祖寬、竇勳等。俱行逃遁。所遺駝、馬、車、牛、甲冑、械器。不計其數。當吳襄縱火時。火起返風。既而驟雨忽降。太宗率衆。於雨中鏖戰。大呼破敵。及收兵回營。天

已晴霽。諸貝勒大臣。跪獻卮酒。爲太宗賀功。不在話下。或問當明兵四萬來援大凌河。祖大壽久困圍城之中。爲何不出城夾擊。這話很對。但是太宗自到大凌河。卽將此城用掘塹築牆的方法。自四面包圍。一時出戰。很是不易。何況又有汎地嚴防逸出。此其一。太宗用兵多年。豈有不知援來。城兵必要出戰之事。所以在半月前。曾在城外升砲。假作明兵來援。及至祖大壽率衆出戰。不但沒有援兵。反倒遇伏。僅以身免。因此之故。雖有真援。也不敢再行出戰。此其二。有此二端。所以此次明兵來援。城兵始終不敢出來夾擊。而且在十五里外。也不知真實情況。那敢冒然出城呢。單說明督師閣老孫承宗。因祖大壽久困圍城之中。雖屢派兵來援。皆不成功。孫閣老以爲將卒不用命所致。當日克復永平四城。也無非一舉手一投足。便告成功。怎麼如今大凌一城。裡面兵民又都是久經戰陣的。却不能解圍。這一定是自己不在面前。玩忽命令。這老頭子真自負。他把太宗也看成阿敏一例了。阿敏是成心與太宗爲難。有意放棄四城。以掣太宗之肘。不想孫閣老竟認爲自己之功。也以爲收拾關外。無非如此。馬到功成。所以這回自告奮勇。他本是駐在山海關的。竟自移節錦州。爲是親自督飭援兵。計日以解大凌之圍。他說當日恢復永平四城。不是我們這些人嗎。敵人伎倆。不過如是。這次予兵四萬。我在這裡坐鎮。如不成功。休來見我。意氣固然是很可嘉了。只是既遇勁敵。天又不許。四萬大兵。生還無幾。敗退諸將。雖說無顏見他。究竟不能不見。他正在錦州城中坐待好音。忽見吳襄宋偉諸大

將。一個個丟盔擄甲。有被火燒的。有被雨淋的。情形狼狽。歸來請罪。孫閣老一見。既驚又歎。主帥既不能運籌帷幄。焉怪將佐不能決勝千里。老頭子歎息多時。不覺落淚半天。因問宋偉吳襄說。回來的止有你們幾個人嗎。張道員乃忠義之士。他怎麼樣呢。宋偉說。我們正在力戰。不想吳襄營中火起。因此軍亂退歸。張春之營。是後破的。我們在路上沒見他。恐怕不保。孫閣老見說。歎道此人若失。未免可惜。諸將見他這樣說時。無不赧愧。待了半日。仍不見張春諸人回城。又怕錦州爲大凌之續。只得安派衆將。小心防守。不可再失錦州。自己偕同監軍太監二人。仍自退入山海關去了。却說明軍未能成功。反遭挫敗。不但兵馬損失大半。自監軍道張春以下。三十多人。全都被擒不歸。當時早怒惱了一位英雄。卽是祖大壽之弟大弼。此人孔武有力。馬上掄大刀如飛。號萬人敵。綽號祖二風子。這風子的綽號。還是太宗御封的呢。當初太宗第一次攻打錦州時。祖大弼曾於陣上。飛馬突至太宗駕前。刀已及大白之腹。大白神駒。一躍飛出丈許。大弼又欲傷太宗。這時太宗已有備。且有侍衛力敵。大弼始馳去。因此太宗呼他作祖二風子。從此大家也都管他叫風子了。這回他見孫承宗親來督師。起馬步四萬。去援大凌城。竟不能解圍。反倒落個兵敗將亡。不覺大怒。暗想太宗得勝。諸將被擒。以爲逃回者必不敢再舉。或者防備不嚴。曷不今晚去劫營。當下愈想越對。只是他又怕人少。闖不進去。爽得來個假冒敵軍。偷襲辦法。遂傳令自己部下。有能滿語者。可以自告奮勇。事成之後。

必有重賞。原來那時遼左之人。能滿語者不一而足。一聲令下。便湊了二百多人。大弼命他們改變裝束。編成髮辮。他自己也風風顛顛。改了旗裝。風子頭領。率着二百多人風子隊。每人騎了一匹怒馬。携帶着引火之物。連夜出城。一路之上。雖不免也遇了幾處巡卒哨地。因以滿語支吾。便很容易的通過了。一直到了大凌御營。天尙未明。只見燈火光寒。刁斗夜肅。旗纛風展。甲仗霜封。營門衛士。正在執戈瞭望。祖二風子也不在意。依然催衆前進。將次臨近。營前守衛。已不許再向前行。祖二風子也不管他。早自揮動大刀。一馬當先。闖入御營之中。二百人繼之而入。把守軍士。以事出倉卒。只得慌忙抵禦。已自無及。祖二風子率領衆人。到處放火。縱橫衝突。真不亞風人惹禍一般。當時營中大亂。紛起救火拏人。無奈在昏夜中。不辨敵友。放火之賊。一樣也是滿語滿裝。又不敢放箭攢射。恐怕誤殺自家人。因此風子隊大得便宜。一直闖到御帳之前。太宗聞警。急令各營。不准亂動。敵雖變裝偷襲。必自有記認。我自不動。彼即無能爲役。宜各守本營。妄動者斬。傳令已畢。自立帳前。只命親軍護衛。捕拏敵人。這一來。祖二風子果然無法措手。各營不動。只在帳前執弓候射。無亂動者。襲營的二百來人。立刻就都顯出來了。太宗已知爲首的是祖二風子。諭令不可輕敵。只宜箭射。當下出忙亂。反倒歸於平靜。祖二風子所到之處。全被射回。不但軍士多被射傷。連自己也身被數創。眼見天已大明。如果再不作歸計。假如各營得信。不用說一齊合攻。便是把歸路堵

截。也萬難安然而返了。當令衆人。隨我速退。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二十一回

達機權祖總兵僞降 效孤忠張監軍全節

話說祖二風子。因援救大凌城之兵。無功潰敗。監軍道張春以下。三十餘人被生擒。督師孫承宗臨行。還說了羞人的話。他因氣憤不過。打算獨立奇功。也不和大家商量。竟自挑選了二百名能滿語的軍卒。改變裝束。乘夜去偷襲太宗御營。最初乍闖入時。因爲事出倉卒。營中未免着慌。並且起了幾處火。祖二風子很以爲得計。後來太宗發出不許妄動的軍令。所到之處。全被亂箭射退。人馬多有被創。他見勢不佳。只得招呼從卒。作速退出。仗他有萬人之敵。又在夜中。未等各營合圍。方在白保的時候。他已然闖了出去。馬不停蹄。一路狂奔。依然馳回錦州城中去了。他此行只不過在御營中風闖了一氣。除了幾架帳幕。和少許軍用品。被他燒毀。一人也未傷。他自己和他的從

卒。倒多被了箭傷。回到城中。着實懊惱了一陣。他從此患了精神病。酗酒無度。後來精神愈壞。落得臥床不起。簡直成了廢人。不能上陣。可見綽號於人。有時與命運攸關。他自從被太宗呼爲風子。大家都叫他風子。結果真成了風人。未免太可惜了。這且不言。單說太宗自督侍衛護軍。將祖二風子赶走以後。命人查點營中。並無多大損害。又以敵人變裝滿語而來。對於巡防守衛等。只加申斥。並未坐罪。惟傳諭以後務加小心。不許再有這樣的事。這時天已大明。太宗命把所獲錦州援兵大纛十五。小旗二面。連同陣擒遊擊二二人。（其他張春等大員則在營中優待）使軍士押之。繞行大凌河城下。高呼曰。山海關孫督師。以及總兵等。盡起關外人馬。從錦州來援。今已被滿洲兵所敗。斬殺殆盡。我被生擒至此。爾等宜早出降。城兵見了。慌忙報知祖大壽。他這才知道錦州援兵已敗。心內雖然有些發慌。究竟不願便降。因爲他的家眷盡在錦州。在北京也有家小。一人投降。全家難保。這是他決不肯作的。何況他世受明恩。又不是無名小輩。降之一字。實在難言。再說孫閣老既在關上。錦州還有兵將。萬不至捨而不救。以後總該還有援兵。仍以死守爲是。當下發令。曉諭城中兵民。勿得聽敵煽惑。不久當有大軍來救。如有造謠生事。惑亂軍心者。定按軍法。但是他雖然這樣鎮壓。因爲錦州援兵之敗。已經證實。城內人心不安。已自較前愈甚。過了幾日。太宗見城內無何舉動。因以書予祖大壽曰。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未有不願太平而願戰爭者。卽戰而獲勝。若豈安居之樂乎。朕屢遣使議和。爾君臣竟無一言相報。朕是以忿而興師。自古以來。兩國構兵。不外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旣絕。朕是以親率大軍深入。幸遇將軍於此。似有宿約。深愜殷懷。朕之所以望將軍者。因朕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養民馭兵之道。山川地勢之險夷。實多未諳。倘得傾心從朕。戰爭之事。朕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蓋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朕之素願。今聞城內士馬亡斃殆盡。甚爲可惜。惟將軍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

大壽得書甚爲感動。只是一想自己的名望。又把心橫起來了。他打算在無奈何之中等機會。或是救兵再來。或是圍城兵日久疏懈。他便乘隙殺出。但是現在他們已然被圍兩個多月了。每來一次援兵。輒被擊退。並且有時還中計。以爲明兵來援。及至出城。却無本國人馬。反被伏兵痛擊。如此損失。非止一次。如今又入冬令。太宗圍城之兵。不但毫無變化。而且全換了冬裝。反觀自己城中。不但被服不完。便是糧草柴薪。早都用盡。這里有個明證。昨天圍城中有人出來樵採。被滿洲兵見而追逐。跑不幾步。便跌倒不能復起。因而生擒數人。歸告太宗。訊以城中情形。該兵等說。現在城中困憊已極了。所存惟有穀穗半堆。打出來也不過百石。原有馬七千匹。現在逐日倒斃。止剩二百來匹。內中堪乘者僅有七十匹。工役死者過半。其存者以馬肉爲食。柴薪已絕。劈馬鞍爲爨。我等

久不飽。幾不能支。今天冒死出來樵採。因餓不能疾馳。是以被擒。問城中如此困憊。有無降意否。該兵等說。這個我們不知。大家跟隨祖總兵多年。惟有遵從他的命令。太宗見說。好生不忍。因命人把這些人帶去。賜予酒食。既又謂左右曰。漢人雖多文弱。然深通經史。其故事有食弓絃尙且固守者。倘敵死守不出。耽延時日。一至嚴冬。軍卒必苦寒。朕是以命取冬服。以爲久困計。不想他們已自如此困乏。大約不出旬日。彼必降矣。雖然。彼等死守之志。亦甚可嘉。爾等須敬而效之。又過幾日。城中益困。竟至人相食。太宗因令錦州降官二十三員。各以己意爲招降書。使千總姜桂。携之往見大壽。姜桂奉命。直至城下。說明來意。大壽率官出迎。姜桂以錦州援兵三四萬如何慘敗之事告之。並出多官勸降書。囑其速作良圖。大壽出酒食款之。以示城中尙有儲蓄。惟不願降。恐被誅無好果。永平降官。卽爲龜鑑。姜桂臨歸時。大壽又語之曰。爾不必再來。我寧死於此城不降也。姜桂因把大壽語還報太宗。太宗遂又作書。以與大壽及其同僚何可剛。張存仁、竇承武等。書曰

姜桂還。言爾等恐朕殺降。故招之不從。夫我國用兵。宜誅者誅。宜宥者宥。旣寬宥。悉加恩養。爾等已聞之矣。遼東廣寧各官。在我國者。感朕收養之恩。自整漢兵。解立營伍。用火器攻戰。諒爾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後。不戮一人。父子夫婦。不令離散。家屬財物。不令侵奪。加恩

撫輯。此彼地人民所共見者。祇因我一貝勒阿敏。不樂成功。紊亂軍紀。灤州被圍三日。竟不遣兵救援。殺我已撫之官民。棄我已得之疆土。故論罪幽禁。想爾等亦必聞之也。至朕之殺蒙古固特也。因其邀殺降我之人。逃向爾國。顯爲仇敵。是以遣兵躡其跡。執而誅之。朕若無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爾汗之兄弟。敖漢、奈曼、烏魯特、喀爾喀。元太祖後裔。何以皆率部衆歸我。亦因朕養人之故。望風來附耳。卽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科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百名從征。如心不相信。肯隨朕出師乎。不惟順我者不殺。卽陣獲蒙古貝勒塔布囊等。並爾國麻登雲、黑龍雲等。一經歸順。朕卽加恩。爾等豈未之聞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朕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或者荷天佑眷。俾衆將軍助朕乎。若殺爾等。于朕何益。何如與衆將軍共圖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意者爾等不願與朕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耶。倘實欲共事。可遣人來。朕當對天地盟誓。朕亦遣人至爾處蒞盟。旣盟之後。復食其言。獨不畏天地乎。幸勿遲疑。佇俟回音。

這是多末墾摯的勸降書。與前書對照。我們足以看出太宗的本意了。原來自從太宗繼位以來。國內各部。早已統一。今後對象。只有與明和戰兩事。但是和議旣然不易作成。戰爭終是不能避免。不過對明戰爭。與對內綏服。其道不同。卽如在太祖時。未嘗不連年用兵。但是除了晚年攻取遼東。其全

部軍事行動。多用之於同風俗。同語言之滿洲民族。決無進取中原之意。是以只有費英東等幾位開國元老。便造成了統一滿洲的大業。原不必借箸於漢人。而漢人之在太祖時者。亦多末僚。並不參與機務。到了太宗時代。形勢一變。西進的機運。業已成熟。需要漢人之心志。也就伴着這種機運而發生。因爲滿洲人只明白滿洲的事情。至於中原之事。未免還有些隔膜。欲圖大業。若是漢人不出而助理。恐怕不易圓滿進行。所以後來在松山生擒明經略洪承疇的時候。太宗百般優遇。降意相求。諸臣皆以爲過。太宗說。我們差不多都是瞎子。如今有一明眼人。作我們的嚮導。如何不喜呢。不光是洪承疇一人。凡是當時與太宗爲敵的明將。太宗都有心拉致他們。何況照祖大壽這樣名將。決不肯失之交臂。所以才屢屢遺書。告以肺腑之言。無奈去年阿敏在永平所作的事。不但不勸降。簡直是阻降。他這一舉。不但無意投降的。要引爲口實。便是有意歸降的。也都有了戒心。生恐爲永平降官之續。如今雖然又得到這樣一封勸降書。究竟難於解決。何況圍城之中。尙有許多共難同僚。也應當和大家商量一下。其實祖大壽早有降意了。只是顧慮着家族。始終沒有勇氣來決定。不如看看衆人意思如何。及至把大家召集來一研究。旁人沒話。都說一憑總兵所命。惟有副將何可剛。極端反對投降。說頭可斷。膝萬不可屈。再說出降以後。未必便有好果。不見永平降官乎。今日何在。既有人這樣主張。大壽更不敢言降。但是意氣是意氣。事實是事實。此時大凌城中。較比前幾天更加困難了。那餓不起的。便計

劃着私出投降。接二連三。越城投入八旗汎地的。日有所聞。雖非重要人物。城內現狀。已被洩漏無遺。太宗因復遣降官姜新者。入城往見大壽。大壽亦遣遊擊韓棟來謁。謂城內人心不一。請寬時日。太宗命款待之。並諭達海庫爾禪。護之送歸城中。韓棟出入。俱由正黃旗大臣楞額里所守之門。軍士戎服持戟立。出入時皆由楞額里自行詢問姓名。詳察面貌。然後始准通行。韓棟以目擊軍律。告之大壽。謂堵守嚴密。料不能潛脫一人。宜決計歸降。大壽見說。默然不語。時城中益殆。人民有懷人肉逃出者。言先已殺了工役多人。現在則殺各營老弱兵丁食之。軍糧已盡。惟官長尙餘米一二升耳。情形如此。不但受困者再不能堪。便是困人者之太宗。也是大爲不忍。若不是恐怕前功盡棄。當真要捨而班師。偏巧這時祖大壽的義子祖澤潤。由城內射出兩封書信。乞敕派副將石廷柱。往城內商議。這位石副將。也是滿洲人。本蘇完瓜爾佳氏。祖父以來。移居遼東。父名石翰。因以石爲氏。兄弟三人。國柱、天柱、廷柱。太祖攻廣寧時。明巡撫王化貞遁走。廷柱以明守備。會合城內紳商。出降太祖。遂至今職。廷柱最有才胆。以曾仕明。凡明之武將。多與有舊。是以此次祖澤潤上太宗書。獨乞遣廷柱。二書於當時情事。頗有關係。故錄之。其上太宗書曰。

招練營副將祖澤潤叩稟。前者汗遣人來招降。其時難以一言決。蓋衆官恐降後見殺。是以寧死不肯歸順。副將何可剛云。汗去年得永平。棄而不守。我等若降。縱不殺。亦必回軍。汗於敵國之

人。不論貧富。均皆誅戮。卽順之。不免一死。以此衆論紛紜。且祖總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爲念。前石副將來時。祖總兵卽欲相見。衆官不從。今澤潤在內調停。似有五六分可成。與我同心者。副將四人。不便舉名。故不書。汗可令石副將來。祖總兵將以心腹事告之。此乃機密事。城中疑我者多。我書到時。望汗密藏。勿令陣獲官員。及往來傳語之漢官見之。其與石廷柱書曰。

前日兄來。我總兵官甚欲相會。因衆官議論不一。未獲面晤。其持異議者。謂汗得此城。必仍回兵。我等寧死城中。何爲使妻子罹禍。議論紛紜。我獨力不勝衆口。我等降後。汗不令大軍前進。退回瀋陽。衆人豈不謂爲我所誤耶。兄當實以告我。汗果欲成大業。我等甘心相助。兄若能設策。將現在燕京之舍弟救出。足見全吾祖氏之厚恩。可親來與總兵官言之。

祖大壽雖爲明之良將。亦清之名臣。大凌之降。雖出一時權宜。歸錦州後。仍爲明守。到後來還是眞降。兄弟子姪。多列權要。爲漢軍一大世家。其舊第在北京西直門內祖家街。後爲八旗官學之一。庚子後改爲第二小學。閒話不表。却說太宗收到了祖澤潤的密信。知他們已有降意。惟恐降後班師。不免要爲永平之續。因遣石廷柱同巴克什達海。庫爾禪、覺羅龍什、參軍齊元我、等。至城南墩臺下。先遣千總姜桂入城。約城中人來議。城中祖大壽見說。亦遂派韓棟偕同姜桂出城傳話。謂祖總兵希望

石副將過壕一叙。當親告以心腹話。達海曰。吾等未奉命。怎好便令石副將一人前往。還是請祖總兵過這邊來吧。韓棟說。這里人多不便。如不信吾言。可令一人同往。城中亦當送出祖總兵之子爲質。說着卽自入城。果把大壽子祖可法。送入營中爲質。這位祖可法也是清初一位名臣。當時雖稱爲大壽子。其實也是一位義子。祖可法既來爲質。先往見貝勒濟爾哈朗和岳託。兩貝勒一見。俱先起立肅坐。可法欲拜。岳託忙攔道。前此兩軍對壘。則爲仇敵。今已講和。則爲兄弟。何以拜爲。遂行抱見禮。這抱見禮是滿洲禮俗中。最親熱的禮節。四十年前猶見老人時行此禮。今已無行之者。

不言濟爾哈朗岳託二貝勒。以客禮款待祖可法。單說石廷柱。因見祖大壽約其過壕相見。便欲獨往。庫爾禪。龍什。奪完我等。以奉命同行。仍率從人伴行至壕邊。然後山廷柱一人獨自過壕。大壽已在那里相候。二人見面後。略叙寒暄。大壽卽向廷柱曰。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爲國爲家爲身。三者並重。今旣不能盡忠報國。惟有惜此身命。今欲決心歸順於上。然身雖獲全。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上果能不回軍。進圖大事。當設策先取錦州。錦州得。庶可保吾妻子。這就是大壽心腹之談。其實他要降便降。想守便守好了。何必這樣作做。遲疑不決呢。可見那時大壽顧慮甚多。私念尤爲熾烈。所以始終沒有一句肯定的話。石廷柱見他這樣說時。便答他道。你如果決意投誠時。你的妻子是不用挂慮的。上之爲人。向來不强人所難。一定會屈從你的意見。當下二人作別。廷柱仍回營

中。祖可法也同時興辭回城。岳託仍以禮送出。見其上馬。始行歸帳。此時石廷柱等便將大壽所言。奏明太宗。說他們的意思是先取錦州。但是如何取法呢。可教他們派大員來議。於是祖大壽復遣祖可法。張存仁。韓棟等來議。說了半天。並無別法。依然請太宗相機力攻。太宗曰。我既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過勞。難圖前進。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等爲之。不然爾等坐守城中。我惟有駐兵圍困而已。這不是最明顯的道理。大凌守將。但空口說一個降字。反請太宗移軍去攻錦州。這是多末危險的事。可法等只得把太宗的話。歸告大壽。隔一天。大壽又遣中軍遊擊施大勇來謁太宗說。我降志已決。至汗之待我。或殺或留。我降後或逃或叛。俱當誓諸天地。我欲令一人潛入錦州。偵吾弟消息。倘被執訊。請出虛實。爲之奈何。或我親率兵。詐作逃走之狀如何。悉惟睿裁。祖大壽真有城府。他昨議今商。所以這樣遲延不決者。無非爲最後這一着作地步。自要許他出城。逃入錦州。其權就操在他個人了。太宗也不是不慮到這一層。但是他既說誓諸天地。便無異人格作保。是否違言背誓。只可由他了。當即許之。不過當時城中衆明將。雖差不多全與大壽同心。可是副將何可剛這個人。便自始與大壽相左。大壽又不便把真的心事和他言明。如今見他極力作梗。反對出降。便想乘機犧牲此人。以堅太宗信心。這時他們把出降的事。全都籌備好了。無一人不惟大壽馬首是瞻。惟有何可剛。當衆反對。並且破口大罵說。大家都是貪戀妻子。沒一點丈夫氣。

事到如今。死便死。要想投降。何必受這三個月的大罪。祖大壽也故意與他對罵。最後令左右說。此人阻撓大計。把他掖出城去砍了。一聲令下。中軍衛士。早已上前把何可剛的左右臂膀齊肩攏住。向外便推。可剛破口大罵說。鼠輩。怕死貪生。反來作踐老子。來來來。怕死的不是好漢。軍士們已自餓了一個多月。天天吃死人肉。又不能飽。如今主將既主出降。好歹由他便了。何必還這樣反對。救兵又不到。重圍闖不出。難道只有大家餓死這一條愚計麼。所以大家沒有一個對他表同情。反倒都說何可剛急餓交攻。失心發狂。不然的話。決其不能這樣沒有計較。單說何可剛。被許多武士駕掖着。一路好罵。出了城門。在壕溝岸邊停了脚。大家齊向太宗御營這邊高呼道。城內衆將。無不願降。惟有副將何可剛。惑亂人心。倡言反對。現奉祖總兵軍令。將他斬首。營內諸將見說。連忙出營觀看。果是何可剛。正被捉掖着待殺。只見他顏色不變。依然罵不絕口。行刑時。又大笑了三聲。含笑而死。也可以說是千古的奇士了。可剛既死。太宗好生惋惜。不過他是明將。祖大壽行的是明法。沒有權力赦免他。只不過希望祖大壽對於他的身後。須要特別看顧。話說何可剛作了祖大壽的犧牲以後。城內都是自家人。什麼事都可以自在施行了。當下便遣副將四員。遊擊二員。來到御營。履行盟誓。祭告上天。其誓詞曰。

明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遼、

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賈承武、參將吳良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先、遊擊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範、蕭永祚、韓棟、段學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塗應乾、陳燮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率衆築城，遇滿洲汗大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率衆出降。傾心歸順。若違心背盟。天地鑑之。殃及其身。死於刀箭之下。倘汗以計詐害。亦惟汗自知之。

明方衆將盟誓已畢。太宗亦遂率諸貝勒蒞盟。誓曰

明總兵官祖大壽等。今率大凌城內官員兵民歸降。凡此歸降將士。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後。或離析其妻子。分散其財物。天地降譴。若歸降將士。懷欺挾詐。或逃或叛。有異心者。顯罹國法。如遵守此盟。天地垂佑。壽數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

雙方盟畢。太宗卽遣庫爾禪、龍什。往詢祖大壽曰。今既盟諸天地。將軍當用何策以取錦州。大壽曰。我欲親至營中。與上密計之。二人回報。太宗仍使二人往諭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今晚且勿來。期以詰朝相見。大壽曰。事已定。復何疑。我卽至御前。議取錦州之策。太宗見報。當命諸貝勒迎之一里以外。時已初更以後。行路兩側。皆列炬以俟。大壽既至。太宗出幄迎之。大壽欲跪拜。親止之。行抱見禮。令先入幄。謝不敢。遂並行入。命坐於左。設饌款之。以金卮酌酒。親授飲。大壽

請上先飲。太宗復讓大貝勒代善飲。然後乃飲。大壽亦酌酒跪獻曰。願借上酒爲上壽。太宗飲畢。以御用黑貂帽、貂裘、及金飾鞵帶、緞靴、雕鞍、白馬賜之。曰。初來相見。宜拜天神地祇。因暮夜。不克成禮。且在我行。携物無多。不能以嘉物相贈。聊表予心而已。大壽曰。蒙上優待若此。夫復何言。我雖愚。豈木石耶。因定策如何取錦州。太宗許之。遂辭入城。太宗送之幄外。俟其行。然後入。次日太宗遣貝勒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率副將以下諸將校。共四十八員。兵士四千。俱作用兵裝束。隨同祖大壽所屬明兵三百五十人。僞作由大凌城突出潰奔狀。打算乘夜襲取錦州。

是日夜中二鼓。祖大壽偕同貝勒阿巴泰等。率衆起身。靜悄悄穿過許多林木丘陵。約摸離錦州不足十里。遂命軍士。一邊進行。一邊放砲。假作前逃後追之狀。這時錦州城中。忽聞砲響。以爲是一定大凌河城中。有被圍兵將脫出。正在被敵追擊。忙派兵出城。分路接應。昏夜中不辨敵友。再說城中兵。由明處來。又不知是計。早被阿巴泰等。指揮軍士。砲擊箭射。一路迎擊。仍然退入城中。此時天愈昏黑。大霧垂垂。如張暗幕。伸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隊伍已不照來時嚴整。城牆在什麼地方。已然看不見了。同時守城明兵。一樣也看不見敵兵動作。雖以爲有自己人逃回。又不知主將爲誰。兵有多少。萬一弄錯。使敵兵侵入城內。那還了得。所以緊閉城門。嚴防壕塹。再不理城外之事。祖大壽見大霧壓城。覲面不能相見。打算前去叫城。那是萬難如願的了。不得已只得和貝勒阿巴泰等商量。

暫時收兵。再作道理。阿巴泰也不敢冒昧攻城。只得命令收兵。退回大凌河。太宗親迎於五里外。慰勞後。仍令祖大壽入城休息。太宗因諭諸貝勒曰。朕思與其留大壽於我國。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爲我效力。卽彼叛而不來。亦非我之意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往。倘明國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難圖矣。今縱去大壽一人。而携其子姪。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濟。太宗此計。可謂賢明已極。姑無論大壽降爲真假。既已有此一段契合。他日再遇。總比陌生敵將强的多。何況他的子姪舊部。全被太宗收羅而去。委以重任。大壽那有不感念的。自然到後來也就真降了。話說太宗把自己的意思宣諭已後。諸貝勒皆以爲然。次晨太宗命人把祖大壽請到御營之中。謂之曰。昨夜襲城。天不作美。今朕欲令將軍自歸錦州。將軍將以何計入城。既已入城。又將以何策成事。大壽對曰。此事不難。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乘夜徒步而來。錦州軍民。皆我所屬。未有不令人入城者。但恐爲邱巡撫所覺。若衆向我。則邱禾嘉或擒或殺。亦易事也。皇上既以禮待我。天令我忘。則忘之耳。我若自忘之。豈不畏天耶。如初二日聞砲。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砲。則我事成矣。皇上便可提兵。安入錦州矣。太宗見說大喜。遂命張宴款禮之。兼爲餞行。宴畢。命石廷柱庫爾禪送之行。又命其從子祖澤遠。及廝卒二十六人。乘騎以隨。日暮渡小凌河。乃捨騎徒步而去。這是天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的事。我們關於祖大壽到了錦州以後的事。姑且不言。單說

太宗既然把祖大壽縱還錦州。雖然也盼他一去成功。但是也是不可必的事。遂先命人把大凌城中的事。乘閒辦理清楚。頭一宗便是投降官民。已然被困八十餘日。當初明人在此築城。官民共有三萬多人。現在查明。只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僅三十二匹。再說他們久已絕糧。如今既已投降。便是自己的人。救濟安插。勢不可緩。當下便令各營勻出餘米。分別賜與官民將士。使不得再受飢寒。第二宗。明將既降。大凌河城。自然要解除武裝。毀墮城壁。使不得再爲敵據。俗語說。飢者易爲食。太宗既然令各營歛米分給投降官兵將士。自然無不感激。當下齊到御營謁謝。太宗甚喜。命設宴行幄之中。凡副將等。皆得別坐。既又命人收拾箭場。樹立愛杭。使大凌河諸降將善弓矢者。隨意較射。多官亦各顯身手。盡歡而散。時爲十一月初三日。祖大壽已然去了整兩日了。他臨行時。曾說初二日聞砲。便已入了錦州城。初三或初四若再聞砲聲。則大功已然告成。但是自他去後。僅於初二日聽見一次砲聲。以後便不再聞。又過兩天。大壽始遣人至大凌河。傳語城中副將以至都官等說。我前日倉卒起行。攜帶人少。錦州兵甚衆。未及舉事。將從容圖之。爾諸將家屬。我已潛使人贍養。後會可期。倘有衷言。卽遣人來無妨也。這是他回到錦州。給大凌部下。傳來的私人口信。隨後他又遣人。以正式書函。向太宗報告他的苦衷說。

總兵官祖大壽。奏書於御前。期約之事。常識於心。因所携心腹人甚少。各處調集之兵甚多。巡

撫巡按。防禦甚嚴。又有陳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機事漸露。衆心懷疑。是以晝夜躊躇。未能驟舉。王有名齎來上諭。有兵難久留。姑暫返旆等語。望皇上憫恤歸順士卒。善加撫養。衆心既服。大事易成。我子姪等。尤望皇上垂盼。重任羈絆。無使失所。來年再圖此事。斷不爲失所信之人也。自大凌河城被圍。血戰三月。殺傷陣歿。以及餓斃人畜。以數萬計。忽然之間。化干戈爲玉帛。變仇敵爲友好。書札往還。無不詞誠意懇。直吐衷曲。就好象朋友私信一般。不圖大戰之後。而竟有此。真一奇觀也。蓋天下事。無非吉凶悔吝。互爲循環。要在如何處之而已。太宗報祖大壽書。尤爲誠懇。更無虛言。錄之如下。

皇帝致書祖大將軍。將軍行時。一切事機。已盡言之。無容再贅。相約之事。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衆故耳。徐爲圖之。尙須勉力。朕因芻糧匱竭。難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暫歸瀋陽。牧養馬匹。整飭器械。將軍子弟。朕自愛養。不必憂慮。

語云。兵不厭詐。只不過指的是運籌決戰時之臨機處置。故兵數不妨虛號。糧匱不妨量沙。制機一時。非可持久。且兵機雖可詐。而用兵之人。則萬不可詐。不但對於自己人要誠實。便是對於敵人。有時更得以誠相待。卽以大凌一役言。姑無論祖大壽心事如何。而太宗處處以誠格之。是以祖氏宗族。終爲太宗用。而祖氏亦克保令名。非吳三桂耿仲明之流所能比也。閑言不表。却說太宗以大壽來書不

能如期舉事。營中糧秣。又日形匱乏。加以降官降兵。平添了二萬來人。若不班師。徐圖再舉。恐怕軍士有凍餒之虞。所以下令班師。好在此行雖未直搗關門。而收降了許多名將。可謂不虛此行了。十五日駕至蒲河。距瀋陽城西北四十里。留守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還有朝鮮進貢使臣等。一同至蒲河迎駕。於是太宗御行幄。諸貝勒凱旋將士。並大凌河新收衆將。皆以次進幄朝見。命以牛羊百頭。酒三百瓶。送於漢官下營處。俾其餉宴各將士。盡情歡飲。

人是感情動物。有時因爲感情衝動。竟能視性命如鴻毛。人也是利己動物。有時利心橫結。也能蹈白刃而無悔。故結人者。無過於情與利矣。以情平其心發其義。以利養其身安其生。非聖賢不移。鮮有不能爲我用者。且人必有所甘有所安。而後可以移彼向此。使其不能甘。又不能安。欲得人難矣。太宗深知其然。故於漢人之降者。無不情結而恩養之。如祖可法。後來主張不與明和。所言利害之殊。真有卓見。而太宗之用人不疑。委以心腹。亦可想見。但是當時降官三十三人中。有情不能結。恩不可市者一人。監軍道張春是也。張春被擒的事。前面已然說過了。這些降官。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兩班。一班是由錦州發來的援軍。由戰敗被擒。由被擒而始降。一班是大凌河守將。因爲糧盡援絕。乃由祖大壽領銜。與太宗設誓盟天。而後始降。情形本來不一樣。但是太宗對於他們絕無岐視。並不因爲一盟一不盟而有所軒輊。尤其是對於張春。可以說是格外垂青。特別優待了。無奈張春雖心感太宗的恩

義。却是始終不降。惟有求死。當他在凌河被擒以後。隨了諸將去見太宗。那時諸將皆有降意。便都跪了下去。獨張春不跪。太宗心中很以爲奇。乃喝令誅之。以觀其所守。張春不懼。大貝勒代善離座諫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收養。此人欲以死成名。若殺之適如其願。太宗因命人善待之。到了晚飯時。太宗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以上用精饌賜之。因謂張春曰。我皇上盛德寬洪。故遣我等以御饌賜君。君欲爲非常之人。今遇非常之主。寧不建非常之功乎。且我皇上非如爾明崇禎帝之闇弱不知人。乃賢明之英主也。張春曰。我死志已決。不食上之所賜。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古之定理也。我爲君盡忠而求死。殺之以成我志。日後上之諸臣。亦必有爲上盡忠而死者。我崇禎皇帝聰明。惟執政大臣奸惡。視我如犬馬。不足比數。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已覆沒身自求生之理。我君爲臣下蒙蔽。不能知我。我必自盡爲臣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被擒。縱加萬刃。視爲當然。我心在腔子裡。非人所能奪也。達海曰。君志雖嘉。但死不能利國福民。不如勿死。曷佐吾主。以出民水火。張春曰。爾國興兵十五年。我國人民久罹戰爭之苦。今欲救民。惟有息兵養民而已。達海曰。我皇上非好戰也。全由爾明君臣。以大欺小。處理不公。實逼處此。不得已而興師。前年兵至燕京。曾致和書六七次。竟無一言相報。今我皇上猶欲議和。爾君親近大臣孫閣老邱巡撫。現在邊鎮。君曷以書致彼。言講和之事。張春曰。若議此事。彼二人亦不能。

我被執非所當言。必殺我始可議和耳。他依然歸到殺身成仁的結論。說了半天。毫無一點活動的意思。對於太宗所賜御饌。看也不看。只盼太宗發怒。把他殺了。達海庫爾禪很誠懇的勸慰了半天。不但不聽。反有些不耐煩。儼然要把那時慣用的夷虜奴酋等惡語使了出來。二人一見。知他正在用感情。沒法勸解。只得興辭而去。把上項之事。報與太宗。

太宗見說。十分讚歎說。張春是今之古人。這還是太宗大破錦州援軍後。第二天的事。這頭一次的賜食。張春雖然不食。太宗却不管他。每天仍是派人把珍品食物。給他送去。並且殷殷勸慰。沒有半絲厭倦。張春雖是求死的人。但是人家不殺他。他自己死不了。其實餓也能把人餓死。不過餓太難挨。死的又慢。最初他也打算不食而死。但是甘心餓死。也得有相當條件。頭一樣要自有決心。第二樣要無食可食。所謂不見可欲。那飢餓也便容易忍受。可憐張春雖想餓死。無奈太宗的御饌。天天按着定時。必要擺他的面前。他到底是凡胎。五蘊六根。不能斬斷。眼裡看見食的色。鼻裡聞到食的香。口裡不覺要流涎。舌頭也就鼓動起來。想嘗一嘗是什麼味道。他再沒有能力來剋制他塵根意念。他的胃袋。也太空了。死雖是他所最希望的。可是眼前的餓。已然逼得忘了在求死。反倒以求食爲不可再緩。那求死之心。只得作爲別一問題。容日再說。當下他把求死和治餓。硬給分作兩截。使各不相妨。於是便不照前兩天那樣倔強。雖是虜食。也足以療飢。果然吃了下去。心放光明不再昏亂。從此太宗每

日所送來的珍饈。他都吃了。概不推辭。太宗見他已然進食。好不歡喜。以後每日三餐。太宗必親加閱視。纔命人送去。張春也就豪不客氣。每餐吃個大飽。吃飽了以後。依然求死。甚至辱罵不休。爲是使太宗生氣。好把他殺了。但是他只管罵他的。太宗的待遇。却是每天有增無減。如太宗由大凌河班師的時候。對於各位降將。皆有賞賜。自副將張洪謨以下。至千總姜桂等。皆賞貂帽、狐裘、羊裘、緞衣等有差。惟獨特別對於張春賞給貂帽、貂裘、和猓獺裘。這種貂和猓獺的衣裘。在當時最爲名貴。文武官員。名爵不到。或年齡不到的人們。是不能賞穿的。張春以一陣獲敵將。竟得到這樣格外之賞。亦可見太宗對於他。不以尋常人待之了。不過張春另有打算。關於太宗所賜衣帽食物。向來不謝。吃的來了就吃。穿的來了就穿。先自教肚子不餓。身上不冷。然愛殺就殺。愛剮就剮。他是滿不在乎的。但是他想錯了。如果太宗真想殺他。何必又這樣禮待呢。既已禮待。那便絕無再殺之理了。這個道理。或者他自己已然明白。所以有時故觸太宗之怒。太宗總是如同不聞不見。如今是正在蒲河駐蹕。所有新降諸將。全都進見叩拜。張春獨見而不拜。太宗不但不怪。反使張春坐於諸將之上。後來諸將都分隸八旗。各授職任。祖大壽的子姪。自然獨蒙特待。咸列顯職。同時太宗又特別垂青張洪謨。所以把張洪謨託給貝勒多爾袞。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貝勒多爾袞。善於養士。舉動皆合朕意。故以付與之。但是以上諸將。皆是誠心委質。誓贊新猷的。惟有張春。雖食周粟。乃係殷

頑。自被擒以來。誓不屈膝。不薙髮。吃飽了喝足了。罵罵咧咧。只求一死。太宗見他一時既不肯降。便教一位白刺麻伴着他在三官廟居住。依然是豐衣美食。慇懃款待。無奈張春抱定匪席之志。絕無活意。坐着的時候。必然面向西南。太宗每日必遣人問候。有時也自己去看他。張春總是沒有好面目。不是哭便是罵。他雖然這樣對於太宗沒有一點活動的意思。同時太宗對於他也絕不死心。因為怕他哭罵。便教刺麻暗地裡把張春居室的牆壁穿了一個小洞。太宗閒時。便自到廟中。隔壁看他作何舉動。每次都見他面向西南。正襟危坐。有時張春也覺得壁間有人窺視。便肆口大罵。左右見其如此狂放。無不大怒。都說這還了得。他不過是個囚人。皇上恩遇。無所不至。他不知感念。也到罷了。如何在上前這等無禮。再說從古以來。也沒有以萬乘之尊。屈就囚人的。或皇上即不忍殺他。也不必這樣降尊來看他了。因為他是木石之人。怎能感動呢。太宗曰。你們那里知道。朕觀史冊。以為如文天祥者。真神人也。如今朕親眼看見文天祥。如何不喜呢。以後一樣還是自來看視。張春是陝西人。妻翟氏。自從孫承宗收復了永平四城。張春便把眷口安置永平。後來翟氏聽說張春被擒。以為必死。自己也就投繯自縊。這時張春在瀋陽。也不知道。過了些日。家中來人探望他。才知道老妻已死。遂設位哭祭之。太宗見說。忙差人往祭。牲以少牢。張春叱曰。吾妻不受爾饗。却而不受。又自為祭文。首書崇禎年號。使人書之。有告太宗者曰。彼居我國。而用敵之年號。不敬甚矣。太宗曰。這是用不着說的。因

爲他還是明人。自然不肯用我們的正朔。何況他的夫人。也不知道我們的年號呵。仍就依原稿書之。張春在瀋陽。一直住了好幾年。不降亦不死。只盼有人把他殺了。他自己簡直想不出一個自殺的法子。又吃又喝。除了生病。由那里能死呢。到了崇德七年。洪承疇一樣也被執在瀋陽。太宗因命秀才數十人。以文課詣承疇。請其評定。承疇遂爲第其高下。太宗見了大喜。又命往就張春。春罵曰。爾輩旣讀古人書。何爲求試於此。去！勿污我。太宗從此益善張春。春居瀋陽九年。除了吃飯。旁的都用明制。坐必向西南。後來果然得病。太宗問他有無所欲。想什麼不想。他說我沒有別的欲求。只希望移居到遼陽去。那里離中國近。願意死在那里。死且無恨。太宗將許之。左右皆不謂然。說張春居我國久。倘有不測。豈止亡一張春耶。太宗爲左右所動。遂不許其移居。日遣名醫爲之診視。但是張春因爲天天求死。雖然也是天天吃飯。吃的並不舒服。到了病體已重。知道不可再食。沒幾天。便死了。太宗聞之。喟然歎曰。嗟乎。朕於張春。未嘗少逆其意。奈何獨於移居遼陽而不聽之。因命葬春於遼陽。順治時。祀於陝西鄉賢祠。康熙初年。大臣索額圖。敬春爲人。乞於朝。召春子。使負春骨歸葬鄉里。贈銀三百兩。命兵部給火牌。飭州縣官護送。旣而悔之曰。以朝廷符調。傳送春骨。春必不瞑目。因追回火牌。別贈銀三百。命僱人輿襯而歸。春卒與翟氏合葬。蓋清於張春。自太宗至康熙。三朝皆重其人。體念周至。全其始卒。以視元之終殺文天祥者。不能同日而語。太宗嘗語洪承疇曰。朕

昔獲張春。亦嘗遇以恩。彼不能死明。又不能事朕。卒無所成而死。可謂確評。春被執不能卽死。居藩十年。所食誰之食乎。則食天下之食者。豈不宜任天下之事乎。於食則天下。於人則彼我。未爲盡理。此首陽之餓。所以獨絕千古。雖然。春於九年之中。不改其志。坐向西南。心乎明帝。雖未卽死。其忠節實不可沒。見重三朝。不事二主。以視洪承疇吳三桂之儔。固不可以道理計矣。康熙時。湯文正公書春事甚詳。記者節錄而鋪叙之。雖有小異。於春無傷也。春所居之三官廟。在奉天舊將軍衙門迤西。父老猶能指其所在。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二回

整朝儀諸臣言事 征插漢促明議和

話說太宗自大凌河班師之後。因見張春節秉不降。心中十分敬愛。便將他交與白刺麻。使在三官廟中。加意善待。其事已如上回所述。不在話下。固然太宗對於張春。屈己優容。無所不至。襟度之廣大淵深。實非尋常所能測度了。但是彼時太宗不僅對於張春一人。是這般愛重。便是對於大凌河其他降將。一樣優禮有加。決不照普通俘虜看待。第一這些人。多半都是一時傑出之士。太宗誠心收爲己

用。自然要格外推誠。除了朝堂上的宴餉。如遇太宗有事出征。必令八大家輪流具饌。每五日必要大宴一次。後來他們雖然各有職任。各有府第。可是太宗對於他們的敬重。是始終不衰的。至於太宗所以這樣敬重他們。固然由於他們皆有相當的才能。惟一推到根本原因。則並不在此。我們但看本年閏十一月初一日。太宗所頒的勅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令。就可以知道太宗對於這些降將。所以這樣禮遇。並不全在取其才。實在由於他們讀書明理。各有堅定的操守所致。是以太宗極口稱許。至引降將行爲。以勵貝勒大臣。該命令的原文是。

朕令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殆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獨不思上年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於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歟。今年明國築大凌河城。我兵圍之經四閱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者。由讀書明理。爲朝廷盡忠故也。若爲父兄者。溺愛子弟。亦可任意自適。不必披甲出征矣。自今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如不願者乞奏。

本來孤城戍守。糧盡援絕。無論在什麼時代。也免不了一個降字。漢李陵是何等驍勇善戰。到了援絕糧盡。無可爲計的時候。也只走降的一路。那只可諒其不得已。不必再爲苛論。卽如大凌河城中一

般明將。死守三月有餘。死亡大半。至食人肉。而後約誓投降。錯非心中裝着一個大道理。焉能如此。固然若論慷慨捐軀。自以何可剛爲烈丈夫。不屈全節。張春亦不遜古人。但人生一世。懷才抱器。有際會風雲。佐明主而建鴻業者。其遇合不一。亦不可執一而論。蜀漢姜維。非魏之降將乎。而不失爲忠孝。蓋人各有志。苟非怕死投機。得行其志。其他可以不問。却說太宗自下此諭。喜愛讀書者。益發聘請明師。便是平日不近書史的。也都不敢違諭。爭聘教師。一時山東、河北、江南之以教讀爲業者。多裹糧而走滿洲。庠序私塾。勃然競起。弓矢與誦讀並重焉。是月又賜大凌河新歸之官。自副將以下。都司以上。貂狐猞猁鼠羊等皮裘。並靴帽被褥等物。各官入謝。復宴餉之。到了天聰六年正月元旦。各降官亦依新定朝儀。入宮朝賀。原來滿洲國家。雖由太祖一手所造成。以在開創。諸事無不從簡。所謂仍在馬上。自然無暇及此。自太宗繼位。雖然立文館。設六部。關於朝儀。亦未有所更定。只不過依照慣例。又因太宗篤於兄弟。不願自尊。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並隨上南面同坐。受諸臣朝見。是以當時有三尊佛之稱。大貝勒三貝勒。皆武人。不知避嫌。以爲皆上親兄。自問無他。但是一國之中。統於一尊。若無分別。不但於禮不當。日子久了。難免以爲固然。忘了太宗的友愛。果然照莽古爾泰那樣的粗暴人。他就不體會太宗的私情。總以爲他也不次於皇帝。舉止言談。時欠斟酌。有小不適。輒形於言色。征大凌河時。他與太宗因事爭論。竟至拔

出佩刀五寸許。暴言怒詈。貝勒德格類。毆之以拳說。你太狂悖了。他又罵德格類。這都由於平日驕恣。不知道理。於是把尊卑之分也就泯去。說者還以爲他與阿敏。皆有大志。欲與太宗競爭大位。姑無論他們的才德不如太宗遠甚。即使他們傲倖得了大位。照他二人那樣貪暴不仁。也不能成爲令主。必不得人民之愛戴。何況他們一個是太祖之姪。一個是庶出之子。那里如太宗嫡出。名正言順呢。太祖雖有十六子。而嫡出之最長者爲太宗。次則多爾袞多鐸。其餘皆庶妃所出。故妄謂太宗屬意某人者。皆不可信。古禮立嫡則長。立庶則賢。太宗既爲嫡長。而又極賢且能。大位自然歸之。有何疑問乎。著史者。好爲可喜奇說。而不知去事實太遠也。閑言不表。話說因爲太宗篤於兄弟。始終關於朝儀的事。就沒令人議過。如今元旦將到。偏巧又有莽古爾泰越禮犯分的事。許多大臣皆爲寒心。所以在十二月裏。禮部參政李伯龍奏稱。朝賀之時。每有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各旗大臣。亦不依旗次。惟以年齒爲序。以鄉黨施於廟堂。殊乖尙爵之訓。請酌定儀制。同時諸貝勒亦多言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座。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可否仍令並坐。諸貝勒說。聞禮部李參政有本。請上宜交大貝勒。與衆共議之。太宗遂下其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於我等之下。方爲允協。衆皆曰善。并議定行禮時。八旗諸貝

勒獨爲一班。外藩蒙古諸貝勒次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率文武各官次之。其管旗大臣。領纛大臣。副將、參將、遊擊、侍衛、備禦。依旗分按品級序列。當下大家皆無異議。這就是太宗朝最初的禮制。多一半還是遷就着習慣。沒幾日已到元旦。太宗率大貝勒代善。以及諸貝勒。拜天謁神畢。然後御殿正坐。座之兩旁仍設代善及莽古爾泰二榻。令諸貝勒先行朝賀禮。預議政者入內殿。左右列坐。次外藩蒙古貝勒。次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等。次八旗大臣。次大凌河新降各官。次阿魯科爾沁部台吉。達賚、楚琥爾等。次朝鮮貢使總兵鄭義行。各行朝賀禮。俱如新定之儀。是月又制定陣亡受傷有功等之獎恤條例。到了二十五日。太宗至城北演武場閱兵。觀佟養性所部漢軍演砲。護砲軍士。擐甲執仗。分列兩旁。所有紅夷巨砲。各按部位放成一列。較小之砲。則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以馬拽之。先在校場之上。馳驟了一回。然後亦各按旗分。列於本纛之下。此時已將標的樹妥。後面隔以土山。太宗發令。實彈習演。只見佟養性把令旗一招。各部隊早將鉛丸火藥裝好。先演較小之砲。只聽隆隆然作響。先光後聲。繼而一團團白絮般的濃烟。繼續不斷的由砲口湧出。再看把的那邊。屢搖紅旗彈不虛發。全行命中。小砲演完。接着便是大將軍砲。一尊一尊的。已向把的那邊位置停妥。每砲所裝火藥。不下數十斤。鉛丸有西瓜大小。點火施放。附近民家窓紙。都要震裂。原來那時的火砲。雖然威力極大。能碎堅城。若比起現在的後膛槍砲。那就差遠了。頭一樣裝藥實彈。全由前膛。火藥又是極

粗糙的硝磺所製。每發一砲。不但濃烟不散。而且砲膛以內。完全是火。砲身也是灼熱非常。一個不謹慎。砲內尚有餘火。裝下藥去。立刻就能傷人。若等火滅砲涼。所費時間很多。戰場上那里能待呢。所以那時每一砲至少得用八個人。這八個人。又得一心一德。感情最好。差不多和親兄弟一般。才能無過。這八個人有裝藥的。實彈的。刷膛的。打杠的。堵火門的。各有專司。比如一砲打出。砲內是火。砲身滾熱。若再裝藥。豈不危險。這時先由按火門的。用一塊皮板。把火門蓋定。使全身力量。都聚在右手拇指上。按住火門。外間空氣。不許絲毫透入砲膛。這時那刷膛的。用一柄比砲身還長二三尺的大墩刷。沾飽了涼水。向砲膛內通入。手疾眼快。連刷兩三次。這一來因爲砲內已成真空。不但火星全無。砲膛也刷洗乾淨了。假如那個按火門的不使力。或不小心。誤將空氣放入。火不能全滅。裝藥時便有危險。砲膛之火。既已掃滅。又用冷水洗刷。自然熱度大減。雖不全如涼鐵。裝藥已是無虞。這時再由一人把藥袋放入砲口。那打杠的便用木棍。將袋送入砲底。用力搗之。紙袋即碎。再由一人把鐵彈放入。照樣銜入砲底。這時那按火門的。又有活計了。腰間取過烘藥壺。在火門上磕上一小堆烘藥。候令用火繩一點。那砲便轟的一聲發出去了。完了再照前那樣工作。他們是一手跟着一手。絲毫不亂。而且眼明手快。身體便捷。也不見得怎樣慢。並且砲位多。那砲彈也可不斷的發射。至於調動砲位。測量準頭。那都是士官和將校的事。拉砲車的馬。也都排練純熟。毫無驚恐。

只在後面觀戰。等着拉車或進或退。這就是那時使用大砲的方法。若由目前的武器來看。未免難以並論。但是昔時人少。武器也就適應那時的人數。適可而止。現在人多。整個地球。差不多全成戰場。所以武器的攻擊力也自然增加了幾萬倍。古時人饒。武器也饒。現在的人聰明。怎的沒有聰明的武器出現呢。閒話不必多說。單表修養性額駙。指揮自己所訓練的砲兵。把砲術演習完了。坐在司令臺上的太宗。看完以後。十分嘉獎說。不但技術大有進步。而且軍容整肅。進退有節。又想起他在大凌河。曾立殊勳。攻克各台堡。於是賜給修養性良馬一匹。鞍轡一副。銀百兩。副將石庭柱、石國柱、金玉和、高鴻中、金礪、參將祝世昌。遊擊李延庚、備禦圖瞻等。鞍馬各一。其餘將士。各獎以銀布有差。

漢軍的砲兵。把砲術演習完畢。又命蒙古侍衛角力。這角力一門。也是軍中所必須有的技術。發源很早。古時謂之角觥。後來漸次失傳。其風獨留於滿蒙。清代設官專司之。謂之善撲營。營中力士。謂之布庫。俗曰貫駝。其技術優良。膂力絕大。供御前角力者。名譽最大。謂之御布庫。真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貫駝之技。既爲皇帝所重視。不但官中力士。時時公開演習。便是私人之好武者。亦多組織駝場。聘請教師。私相演習。謂之私駝。如有傑出之才。卽爲善撲營所收去。予以糧餉。前途卽不可限量。貫駝不問官私。皆須穿搭連。穿搭者。形如無領對襟汗衫。用粗白布或紫花布數層。納

以老絃。比牛皮還要堅韌。赤臂穿上。腰繫駱駝毛繩。足蹬螳螂肚靴子。頭挽小辮。方爲正式。雖將對手摔死。亦不論罪。如不穿搭連。無論官私。傷人必須論抵。這就是貫駁場中的金科玉律。在當時無論官私布庫。皆能保持名譽。更無下海作藝之心。不想現在賣藝場中。也有了貫駁一門。這都由於世殊時異。無人提倡保護。一般布庫們。不能坐在家裡挨餓。收受幾名徒弟。在土地上討飯吃。真可浩歎了。如今我們把中國的貫駁。試和日本的相撲。兩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知道。沒有一事。不落在人家的後頭的。日本的相撲。最初也是專屬於皇室和貴族的。後來維新。諸事開放。由特殊而變成普通的事情太多了。相撲於是也隨着時代。而成爲日本國民普通的愛好。別看相撲力士。依然保持着舊習慣。一切服制禮節。也都一仍其舊。可是他們發揮光大的精神。却是非常維新。以視其他現時代的摩登事業。並無何等遜色。日本國民去看野球。自然是人山人海。同時到兩國橋國技館去看相撲。一樣也是人山人海。絕不因爲相撲是古風。而加以不情的漠視。日本國民。不以新舊內外。移其心志。而但以能否合於日本精神爲前提。相撲雖舊。日本却能把它當作極新的事業去運用。朝野上下。一致擁護。所以相撲不但不會掃地。而反光大起來。貫駁可就不然了。在醉心歐美的一羣盲人看起來。一切都恨不得驅入北冰洋裡。野蠻的貫駁。更無一顧必要。所以一切都是新的好。但是關於新的。究竟學會了什麼。有一樣拿手沒有。完了依然用青龍刀去打仗。這不是整個的大笑話嗎。不認識自己的。

那能認識外來的。不先擁護自己的。外來的東西一定也不能熱心接受。閒話休提。却說太宗說一聲要
看蒙古侍衛的角力。當下蒙古旗的衆侍衛。都脫去袍褂。換穿搭連。這所謂文不加鞭。武不善作。惟
獨貫駁角力。雖在御前。一樣也是袒臂露胸。一個個正如青年猛虎。把搭連穿在身上。早被飽滿的筋
肉充滿。紋縫不露。一齊站在階下。聽候傳喚。若論侍衛。不盡蒙古。所以獨看蒙古角力。第一他們
樂於此道。第二怕獎賞被別人奪了去。失了他們的心。這些侍衛。一共選出十六人。分作八組。場子
已然收拾乾淨。撒上一層薄沙土。於是由領班大臣。帶領他們。先在御前請了安。便每二人一組。在
御駕之前。駁場之上。顯出身手。虎攫龍拿一般。相撲起來。貫駁和打拳不同。必須互相撕掠。各搗
敵人弱點。雖然尙力。也有許多巧門。所以高手一遇敵人。立刻便能取勝。講究乾淨馬力快。不許拉
絲。光緒初年。聽說有一位關文爺。摔了一輩子駁。未遇過敵手。可是他身量不大。好穿白搭連。沒
沾過土。是清代御布庫中。最有名的後勁。可見貫駁一門。也講究力巧兼施。此時十六名侍衛八對駁。
已然見了勝負。又由勝者互角。最後考校。有三個人膂力最大。技術嫻熟。太宗甚爲嘉獎。那三人
呢。一名喚作們都。一名叫都爾瑪。一名叫特木德赫。這三人都是由蒙古人中挑選的侍衛。平日最
愛摔跤。膂力絕倫。尤以特木德赫爲最。無人能敵。也因他三人屢得冠軍。當下太宗傳諭。賞給三人
稱號及皮裘各一件。們都稱爲阿爾薩蘭土謝布庫。賞豹裘一件。都爾瑪稱爲詹布庫賞虎皮裘一件。特

木德赫稱爲巴爾巴圖魯布庫。賞虎皮裘一件。又賞緞一匹。大刀一把。三人受了賞賜。便穿着搭連。上前叩謝。衆人無不稱羨。從此貫駁一門。益發興盛。軍營中幾乎無人不習。這且不言。過了幾日。因爲副將高鴻中。上了一本條陳。他原是武人。沒讀多少書。可是好引古諷今。而所引古事。每多錯誤。太宗因下諭文館諸臣。使他們不但宜隨時糾察諸臣過失。便是自己有過。也應當不時啓發。其諭曰。

昨副將高鴻中條奏。多援引古人過失。彼不讀書。不悉其行事。遂多刺謬前人。今巴克什達海等。日侍朕左右。當時以朕之過失啓朕。勿妄議前人所行爲者也。昔元太祖第二子察罕岱。以刀削檉柳爲鞭。自誇其能曰。我國固父皇所定。然此檉柳爲鞭。乃我所手創也。其臣鄂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工。以製此刀。則此檉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耶。凡國中諸務。皆先帝崛起而創立者。自詡聰明較勝。不將遺譏於萬世耶。如彼繩愆糾繆。方見忠誠。爾等宜詳念之。

太宗此諭。便是我們在三百年後之今日讀之。猶能興起甚深之感動。天下事。無論大小。無所謂絕對的創造。其開物成務。無非變化利用。陳陳相因。卽使是個極新穎的發明品。也僅不過利用舊有。加以新的改革。但在一般自詡聰明的人。便忘了前人的功績。以爲一切都是自己所創造的。不但不承認前人的遺留。由我今日來享受。反以前人都是糊塗蟲。都是蠢物。恣意排斥。統不容留。他們的精

神雖然可嘉。未免在崇德報功的溫厚情常上。太欠缺了。我們但看現在有了根基的國家。無一不在極力提高他們的溫情。紀念着過去的功勞。藉使我們說沒有什麼可紀念的人。但是史冊所載。什麼人物都有。那里就沒有我們可尊敬可紀念的。人在青年。雖都有一種自負心。到後來一想。那一樣是我創作的。才知道只不過在自己有的舊書籍裡打轉彎。尋門路。却始終打不破前人範圍。依然得利用人家來啓發。竊取人家的陳言。略加形式的變更。言辭的改造。若說這就是我們的創作。這又與察罕岱削柳爲鞭。以爲手創。有什麼分別呢。所以說尊敬古人。也是情緒上所不可少的。

凡所謂創作。必係不假因緣。凡有因緣。便不能謂之爲創。我們天天的生活。無一事不假因緣。由那裡去創作呢。最大的創作。也無非善假因緣。由我來利用變化而已。能化就近於神。神而明之。就無施不可了。但是所以供我們利用變更的。還不是前人已成的功績。遺留給我們的麼。所以有好多發明家。就直承不諱。說我的東西是由某人脫化出來的。但是如有天生大才。把前人一切。也不看在眼裡。雖照龔半倫那樣審問龔定菴的神主。一板子一板子的打。也無不可呀。本來人之才能。高下不齊。稟性也不一樣。由普通眼光看煤是黑的。可是獨具隻眼的就不能隨聲附和。也許能說是白的。或者煤真有白性。不然的話。那煤燒成灰。怎會白了呢。不說閒文。太宗把這道諭旨頒下之後。達海等皆答稱。必謹如上命。管兵部事貝勒岳託。也上了一本奏疏說。天與我以大凌河漢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

國之善養人也。能善撫此衆。嗣後歸順者必多。善養之道。當先與以家室。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諸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需。有欺陵其夫者。咎在父母。彼既離其家室。孤踪至此。使其婦翁衣食與共。雖故土亦可忘矣。至於明之兵士。從前離鄉土。棄妻子。窮累年月。戍守各城。類皆無業之人。不能治生。資軍糧以自給。今既來歸。宜先察漢民女子寡婦。酌量給配。餘察八貝勒下。殷實莊頭。及商賈有女子者。令其配給。免其耕作。有軍興。仍隸戎伍。則無一人失所矣。我常說當時諸少壯貝勒中。以岳託最有頭腦。思想亦是重實際而不尚虛文。他竟主張以貝勒大臣女妻降將。這是旁人所不敢言。也沒有這樣見地的。他一眼看到諸降將孤踪至此。若是沒有家室之樂。終歸不能死心塌地。作一輩子光棍降人。既要收其心。得其用。那就不必等他們自謀。理宜由皇上替他們想法子。不想太宗也正與他有同心。見岳託上了這樣一本奏疏。當下深爲嘉納。因諭戶部曰。『大凌河漢人。可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參將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撫養之。』於是大凌河諸降人。上自張洪謨祖可法等諸大將。下至兵士商民皆有安插。不但衣食住居無虞。連妻室都很出意外的護得了。自古恩待降將的。不乏其例。若說這樣細心熨貼的辦法。連兵士走卒。都有了家。這實在是一件創聞。俗語說。得屋子想炕。有了炕又想老婆。這不過說只有希望。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不想太宗居然替他們都辦到了。

這固然是優待已降的。給那尙未降的看樣。用術行權。自然不待智者而知。但是照這樣的權術。錯非英雄豪傑。度量濶大的。也不易辦到。世上原有一種人。便是財過北斗。姬妾滿堂。不解他人飢渴。不問別人苦痛的。有的是。如遇這樣的情事。又應怎辦呢。最低限度。也要說一句還管他們那些事。可見深仁厚澤。令人謳歌不置。也正不是容易辦到呢。這是天聰六年三月間的事。到了四月。太宗因爲察哈爾林丹汗曾於去年十一月。擄掠屬境。遂決計征討之。

先是阿魯科爾沁部長達賚楚琥爾的游牧地。屢被察哈爾林丹汗所覬覦。吞併之心。無時或已。在當時稱林丹汗所領部落爲插漢。蓋卽察哈爾之簡音別譯也。林丹汗志大才疏。前已表過。他爲元室嫡系。存有傳國御璽。久欲將蒙古諸部統歸自己掌握。並且還想恢復大元基業。無奈天時人事。都不隨心。自太祖崛起。不但滿洲統一。便是蒙古諸部。也多歸附。因此他益發惱怒。一方面向滿洲結仇。一方面又用殘暴不仁的手段。高壓蒙古諸部。打算以力征服。實現他的思想。不知這樣一來。益使諸部離心。差不多全向滿洲通款。思得大力援助。這阿魯部。早已歸附太宗。自然久爲林丹汗所疾視。所以不時派兵攪擾。天聰五年十一月。林丹汗又自率千騎。侵入阿魯部。到處擄掠。阿魯楚琥爾。雖有心抵禦。無奈兵微將寡。自知不敵。只得一面謹避。一面差人飛報太宗。請求援救。太宗聞報。忙命貝勒薩哈璘、豪格。先率騎兵四百。疾馳往援。自己親統精騎二千繼後。行了四日。忽得薩哈璘豪格遣

人奏稱。林丹汗率衆侵入楚琥爾牧地。已至錫刺穆掄河北岸。大掠數日。飽載而去。因有被掠者四人。驅馬三十七匹。自林丹汗駐營地逃出。言林丹汗聞援兵至。已然遠去。太宗因命大臣圖魯什勞薩。率百騎自後躡追之。蒙古本屬行國。以牛羊駝馬爲財產。林丹汗既然掠得許多牲畜。急於退歸本部。於路不敢耽延。疾馳而歸。魯什勞薩等。追了兩三日。已過興安嶺。不見林丹汗踪影。在那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惟見黃塵一縷。沒入煙霧之中。只得又追了數十里。僅遇落伍的數十騎。趕着一群牲畜。很逍遙的正往前行。不抵防圖魯什等已然從後掩至。驚得這數十騎。不敢應敵。棄其所得。四散逃去。圖魯什等。獲駝五。甲二十五副。馬一百七十。回報太宗。太宗命以所得賞邊外蒙古之隨征者。因班師。但是林丹汗。屢屢這樣擾害。若不加以重創。恐不知悔。於是遂欲大舉伐之。遇了機會。還可進行與明議和的事。因爲出師之地。與明北邊甚近。插漢又爲明之與國。歲得助餉甚鉅。故征插漢。無異征明。三月太宗傳諭各蒙古部長。使率兵來會。並決定出師日期。因諭出征諸將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親率大軍征討。必紀律嚴明。方能克敵制勝。爾等當諭所屬軍士。一出國門。悉凜軍法。整肅而行。若有喧譁及擅離大纛者。治罪弗貸。駐營時。採薪取水。務結隊偕行。有失火者論死。凡軍器自馬絆以上。俱書各人標識。馬須烙印。並緊繫字牌。啓行日。若與纛遠離。爲守城門人關門人所執者。貫耳以徇。軍令旣發。於是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先率兵六百。暫駐邊界。以備有私逃漏息者。又

命貝勒阿巴泰。杜度、額駙揚古利、佟養性、爲留守。四月初一日戊辰朔。太宗戎裝出撫近門。謁堂子。行禮畢。遂統大軍西行。次日至遼河。時河水泛漲。太宗與諸貝勒乘舟而渡。輜重亦用舟渡。至於人馬。久經操練。不畏艱險。由各旗將領頭前引導。擇淺處涉流而過。凡兩晝夜始渡畢。初四日駐營都爾彌。喀刺沁、土默特部長。各率兵來會。初六日。駐營喀刺和碩。是日召集大凌河歸降諸將宴之。這些人。雖多明之宿將。出塞用兵。尙是初次。如今來到邊外草地之中。却另有一番濶大氣象。無不大喜。一路之上。也隨了太宗行獵遊戲。初九日。軍次錫刺穆掄河。傳諭駐營河岸之上。以待蒙古各部長率兵來會。不到半個時辰。那駐營附近地方便漸漸熱鬧起來。只見帳幕連雲。炊烟匝地。蒙古各部長。果然先後率兵來到。他們因爲距離不同。強弱互異。雖皆爲一部之長。所部兵士。並不一致。有的爲數很多。而且人強馬壯。有的不足百數。而且七長八短。老幼不齊。甚至有徒步而來。不予坐騎者。這就皆因蒙古各貝勒。人類不齊。多半智識短淺。並且好疑心。他們的良好馬匹。寧可被察哈爾整羣的掠了去。甘沒辦法。及至太宗征調他們同仇敵愾。排除他們的殘害敵人。倒反疑了心。生恐派出良馬。被官扣留。不能回來。所以容心這樣虛應故事。許寬不許敬。對待蒙古。也正非容易呢。這次兵數最少。人馬不齊。以巴林部長色特爾爲最甚。等到太宗把各部長宴饗完畢。因諭曰。

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爾等率兵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秉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扎魯特諸貝勒。亦屬實心效力。巴林部色特爾。既託命於我。自應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且同類之喀爾喀諸貝勒。有爲察哈爾所俘戮者。有離其夫婦。取其部曲。祇存子身者。朕從大公起見。興師來此。正色特爾奮志雪仇之日。豈可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魯諸貝勒。爲察哈爾所逐。奔投我國。朕屢令移駐近地。乃不遵朕言。仍於遠處牧放。復爲察哈爾所掠。誰稱侵奪我國之物。以獻於明。屬國爲人所襲。朕猶有憾。阿魯諸貝勒。躬罹其害。當思仗朕力以復仇。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何耶。朕蒙天眷佑。繼承丕基。國中人民財物。皆我所有。然曾見我奪人一美女。一良馬乎。會令有才具人。離其主而從我乎。果有此事。朕豈不畏天耶。朕本畏天之念而行。無強取於爾等之事。此無俟朕言。爾等當亦知之。朕惟恐八旗諸貝勒。或奪汝等良馬飾物。不體朕意。若聯姻締好。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不願則勿與。倘有恃威強索者。爾等當奏聞。

智識不足。勢力又不濟的蒙古人。託庇在太宗的卵翼之下。雖然免了察哈爾暴汗的掠奪。可是在他們善疑的心坎中。不免對於太宗和當時掌權的諸大貝勒。又多加了一層猜度。什麼比較好一點的東

西。都不敢現出來。生恐毫無代價的。被人奪了去。自己却落個有冤無處訴。他們捨不得以良馬來。大約也是爲此。殊不知太宗正在苦心懷柔他們。自有以鞍馬銀緞賞給他們的。絕無佔取他們的便宜之理。又恐他們疑心不釋。先用正理數責。激其急公赴義之心。既又說自己不妄取一物。惟恐諸貝勒恃勢強索。又替他們開示出首奏聞的法門。務使他們免去疑懼。放膽從公。可見當時太宗綏服蒙古。其心亦良苦了。

太宗下了這道諭旨之後。那些急公赴義的。固然益發激動。那猶疑猜忌。遇事不前的。也都明白了所以然。大家向太宗叩見。自誓不再那樣作。當下復大宴之。次日大軍依然前進。十八日軍次哈納崖。沿途除了草地荒山。一無所得。惟時有離散蒙民。三五成羣。迷於去向。太宗命人收輯之。共得男女二三百人。使就食於錫刺穆撿河岸邊。又行數日。大軍已愈興安嶺。至於達勒鄂謨之公固里河。已去瀋陽一千三百五十里矣。河水鹽鹵。不能飲用。惟憑駝馬轉運。前行之圖魯什勞薩。則去此益遠。已漸近歸化城。太宗因一路不見敵騎。又恐圖魯什等有失。乃命阿山率將校八員。軍士三百。往助圖魯什勞薩軍。却也怪。行了數日。始終不見察哈爾一人一騎。連匹象樣兒的牛馬也看不見。原來察哈爾林丹汗。人雖機警。若說太宗這次出師。准有多少兵數。他未必知道。事有湊巧。也因爲他命不該絕。還有幾年運氣。所以平白就有人向他報告消息。這是太宗駐營哈納崖的時候。鑲黃旗蒙古兵士。有兩

人因爲酗酒。屢犯營規。被他們的長官每人申斥了一頓。說如不悔改。定要稟告上去。貫耳遊營。這兩個小子。不但不服。反倒起了賊心。乘夜竊出營中六匹良馬。每人騎了一匹。趕了四匹。悄悄的落荒逃去。當時無人覺察。次日方才發見。連忙報之管旗大臣。也只可當作逃兵。行文各地查拏。這兩個小子。也知所犯不輕。旁的去處。自不敢去。惟有逃到察哈爾林丹汗那里。才能免禍。一下子他倆便到林丹汗那里去獻慇懃。林丹汗正苦不知敵情。如今忽來這樣兩個寶貝。外帶六匹好馬。如何不喜。當用酒肉款待。爲是使他們說一些敵情。誰知他倆也不真知。只爲自誇其勇。說太宗營中。兵馬無數。戰將足有一千多員。打算一舉殲滅察哈爾。使不能再舉。林丹汗一聽。原先還有備戰之意。現在知道太宗抱定決心而來。那敢言戰。當下急聚所屬。商議對策。皆說戰必不利。不如遠避。林丹汗到了此時。也別無善法。也以走爲上策。於是傳令國中。凡有牛二頭以上者。皆須隨之西遷。到了這樣非常的時候。照蒙古那樣行國。實在太可羨慕了。一聲令下。連人帶畜。立刻拔地啓行。向西北地方。遷移了去。他這種戰策。雖非堅壁。却是清野。沒有幾日。只留一片帳幕空跡。人畜却都走了。不想太宗偌大雄心。草地行軍。備嘗艱苦。却於意外。壞在兩個小兵身上。天下的事。真是難以捉摸的了。後來蒙古人。有不堪林丹汗那樣強迫的。思念本土。日有逃亡。太宗才知道林丹汗所以逃去的原因。因諭貝勒大臣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攔我軍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馬疲糧竭。

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因使人調前行之阿山圖魯什勞薩等還。與大軍俱會歸化。原來這歸化城。爲元裔土默特部長阿爾坦所築。明隆慶時。封阿爾坦爲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本號格根汗。後有號博碩克圖汗者。與察哈爾林丹汗交攻。其同部台吉鄂木布楚琥爾等。於天聰三年。遣使通款。尋率衆來朝。以至今日。大軍既至歸化。旋由圖魯什等送察哈爾一人至。

這個人是圖魯什等在路上所俘獲的。他是林丹汗的密探。所以關於林丹汗的行踪。知道的甚詳。他說林丹汗統領部衆。現在喀刺莽奈左界盤據。如果大軍撤退。他依然回到原地。如前擾亂。太宗見說。知道林丹汗若不除去。蒙古各地。萬難安枕。於是議定進征。以絕後患。因頒軍令曰「凡我軍所至。有拒戰敗走。爲我追擒者殺之。不拒戰者。俘之勿殺。若擅殺不拒戰之人。掠其衣服牲畜者。治罪。卽以其所得之物。賞給首告之人。寺廟中如有自外竄匿者。可往緝捕。并察驗僧衆數目具報。不許屯住其中。違者治罪。毀壞寺廟。取其器皿財物。及潛入人家。淫亂婦女者。並處死弗貸」。蒙古原屬行國。建築物當然不如內地。但是喇嘛教的文化。也有好多獨放異彩者。如同佛像織繡以及寺廟等建築。都是有歷史價值的名跡。不但太宗時代。優遇蒙人。尊崇黃教。每次行軍。差不多都是三令五申。格外保護此等建築物。便是入關以後。歷代皇帝。以與蒙古關係越深的原故。在蒙古地方。增修的寺廟。設施的文化。可以說超越前古。也可以說蒙古地有名的建築。全是清代所遺留的。不想這些建築

物。自民國以來。多被無紀律的軍隊。和沒思想的老百姓所毀壞。思之實在痛心。今人多好言愛國。差不多成了口頭禪。却不知所謂愛國。並不是一個不着邊際的無形名詞。必須有個實在的國。以寄其愛。然後始足以言愛。不管『國』是什麼東西。而但言愛。那你究竟愛的是什麼呢。凡所謂國。並不是一片黃土。一道濁流。一脉童山之謂。國是由一個民族。或二個以上之民族。共同卜居之地。由始祖代代相傳。在這裡生棲了幾萬幾千年。因而在這裡滴了無窮的心血。創造了永續不斷的歷史。前聖後聖。迭相貽留這樣有益可感的文物。正不知流過多少鮮血。絞過多少腦汁。群策群力。修整我們所承繼的這塊土地。使他無一不備。因此便無有一事一物。不是前人的手澤。祖宗的遺產。由這些文物上。就引起人們的愛國心。也好象一個私人。愛他的家一個樣。所以雖說看見一顆樹。如有歷史關係。便對它要詠歎留戀。摩娑它的枝幹。賞鑑它的青翠。估量它的年齡。緬想古人的嘉惠。就好象召伯甘棠似的。使人低徊不忍遽去。於是我有此心。亦願他人有此心。大家同心景仰。務使此樹蔚為國光。長此不壞。這樣的情緒。就是現在新名詞所說的愛國心。凡是今日所稱為文明強大之國。其國民之心情。大率如此。別看對於一株樹。是件小事。這正是愛國心的最初起點。充類而引伸之。凡屬於國者。皆以此等心情處之。豈不就成了最圓滿的愛國心。若並此起點而無之。則對於無形之事。根本不知道。對於有形之物件。則惟有肆意摧毀。毫不愛惜。由那里使他有愛國心。現在我們引一個例子。遊東陵

者。觀其殿堂之壯麗。松柏之蒼翠。已足以引起我們懷古之感情。及至讀其碑文。觀其遺物。必克緬想太祖之爲人。締造之不易。因人及物。景仰而愛護之。在那留戀談古之間。不知不覺。就有情的發動。便是愛力的起點。若是沒有這樣的情緒。也沒有歷史觀念。橫衝直撞。攀折許多花草。馳車而回。又有什麼意思呢。更可憐是東陵附近那些居民。他們生在那樣好地方。又不是真沒飯吃。而且也有幾位紳士。却不想有益鄉黨。作一個最有名譽的模範村。天天坐在家裡。估量樹價。二三百年的老樹。由他們眼裡看去。什麼叫歷史。那個叫文化。什麼叫崇拜英雄。那個叫保存古物。根本不懂。所懂的事情。就是盜伐和消滅。他們這樣胡塗愚昧。由那里教他們發生愛力呢。愛國心在旁人講的太空濶無憑了。不如由初步的懷古情調作起。先使知道愛物。由小的物事。推及大的物事。在孩童的時候。便涵養他們的美德。增進愛物的情操。以後對於一切。便都有了溫情厚意。無人不羨慕東陵的人民。不知幾生修得。竟生在那樣有山有水。毓秀鍾靈的地方。而且距城不遠。近在附郭。又多爲旗籍。曾世受國恩。絕非窮鄉僻壤。椎魯愚民可比。他們有地可耕。無地者。也能容易找出路。使他們所居的地方。換在東隣日本。不但居民要日臻殷富。聖跡的保護。以及風景的添修。當必大有可觀。怎麼他們由辛亥以後。就一天不如一天。軍閥破壞。他們也跟着破壞。一點故國喬木之思也沒有。直到如今。反倒以掘山盜樹爲長技。這是天負人呢。還是人對不起天。現在的政府。若再不想個法子。恐怕福昭

創業記還不會寫完。東陵的樹木。不知要失去多少了。閑話不表。却說太宗頒發軍令以後。將校士卒。誰敢不遵。五月初一日。命阿山、圖魯什、勞薩、武拜、率精卒三百。先行捉生。又命備禦留哈。偕布哈塔布囊。率壯士十六人。往敵地偵探。諸將領令去後。太宗亦率大軍從歸化出發。初六日至呼刺站。重申前令。諭貝勒大臣及蒙古各部長。務各恪遵軍令。勿得輕忽。其大要。一勿殺非戰鬥者。一追敵勿以昏夜。一勿離散人之夫婦。一進退皆依命令。一敵乘夜劫營。宜堅壁以禦。勿喧嘩。一進襲敵境。勿得舉火。以使敵覺。這是因爲太宗已然決意。掃滅察哈爾。生恐林丹汗亦必爲困獸之鬪。所以才這樣戒飭軍士。不想林丹汗已自毫無鬥志。越跑越遠。不敢露面。只派少數巡哨兵。來回報告太宗的行軍所至地方。反正太宗進行一百里。他已逃出二百里了。這樣一追一逃。永不見仗。追到那里爲止呢。初七日。大軍駐營於扎刺布拉克。仍命勞薩率兵百名。導大軍先行。約隔三十里。行了五日。已至喀刺莽奈。却不見有何營壘。林丹汗早又逃去了。只遇察哈爾哨兵四人。疾追之。至益圖地方。斬一人。其餘三人逃去。正追趕間。忽見前面沙岡下。塵頭揚起。喊聲大作。勞薩大驚。忙率隨卒。趕至近前。只見留哈被困於垓心。手下只有八人。正與察哈爾兵數十人交戰。勞薩素擅勇名。早已揮刀躍馬而入。手起處。斫殺數人。留哈見援至。戰愈奮。察哈爾兵氣奪。那敢再戰。打聲呼哨。紛紛逃去。勞薩因問留哈。因何被圍。留哈說我與布哈塔布囊。奉命偵敵。分道而

往。不意遇此數十騎。見我人少。才被圍的。若非巧遇蒙援。險遭不測。勞薩說。現在大軍已至庫托。我們一同再向前探索。如無敵軍。大約林丹汗又去遠了。

他們向前又探索了數十里。始終仍不見敵隊。那林丹汗得了敗兵的報告。果然又向遠方遷避。追之不及。只得歸告太宗。是日太宗召集貝勒大臣諭曰。察哈爾不能禦我軍。逃去已遠。追之無益。今我暫旋師。以俟再舉乎。抑收其遺棄部衆。卽入明境乎。貝勒大臣等聞諭奏曰。此來已近明境。宜勿旋師。議既決。太宗因命大臣蒙阿圖。率旗官一員。兵士百名。先還瀋陽。且使傳諭額駙達爾漢曰。你的屬下兵丁。在哈納崖竊馬逃入敵境。洩漏軍機。致察哈爾覺而遠遁。追之已然不及。因旋師。取其遺棄部衆。直入明境。所有餘存糧餉。可移貯遼河岸。掘壕加意防護。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防禦之兵。可撤回守城。前者令喀喇沁人於法庫山耕種。若耕種未畢。當督之勤力。仍慎守勿忽。一面行軍。一面籌度後方的事。可見太宗是怎樣的精勤了。五月十三日。大軍自珠爾格圖進發。路旁忽有黃羊二隻並行。太宗抽矢射之。一矢直貫二羊。左右稱賀。時軍中糧匱。自二羊發見之後。徧地突來黃羊無數。因命大軍張兩翼。沿道行獵。所至羊群不絕。成千累萬。太宗每一發矢。必貫二羊。計射五十八隻。其他將卒。或射或殺。共計數萬。脯而食之。軍以不飢。但是節近端陽。天氣驟熱。行了好久。並無水泉。眼見軍士們。渴得頭昏眼花。紛仆於地。太宗於馬上傳令說。前面當有甘泉。可乘

夜涼。赴之。至和爾果地方。果得泉。人馬痛飲。精神倍增。惟泉乃臨時冒出。並非常有。先至爭飲畢。又以器貯存。及後行者到來。泉水已涸。幸已先貯。有出黃羊一隻易水一碗者。於此駐營二日。太宗命人持水迎後軍。一一飲之。仆地者得不死。二十三日。大軍次於穆魯哈刺克泌。命貝勒阿濟格。率左翼兵及科爾沁、巴林、扎魯特、喀刺沁。土默特。阿魯諸部兵萬人。征明大同宣府邊外。貝勒濟爾吟朗、岳託、德格類、薩哈璘、多爾袞、多鐸、豪格、率右翼兵二萬。征歸化城黃河一帶。大臣薩爾格。察哈刺、率兵五百。往黃河備船。圖魯什勞薩、前行捉生。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統軍繼進。於是兩翼兵齊入隘口。本來是征察之軍。而今却入了明境。這也因為明是敵國。前此交涉。無一答覆。所以一遇機會。總想與明辦個水落石出。無奈明人總以與夷虜議和。是件可耻的事。不問大局。不問國勢。老是把自已看得很高。把人看得太低。上下欺哄蒙蔽。真不知誤了多少大事。明欲不亡。其可得乎。察哈爾汗。殘暴不仁。其勢不能自保。焉能為明捍禦邊疆。制遏新興的滿洲。可是明廷十分倚重他。每年助以鉅款。明邊各地。皆有察部人民隨意屯住。如果明廷移其倚重察部之心理。轉以款和滿洲。結為兄弟。明雖衰弱。絕不至亡。顧捨此不言。反於酷似洪水猛獸之流寇。撫之若驕子。及不足以滿其欲。匪第流寇仍為流寇。而非流寇之官軍。亦盡變為流寇。滿地皆賊。而又歲擲巨金於無用之地。不亡何待。向使明人少明時勢。東款滿洲。結其歡心。以防遼之軍。西剿流

寇。先安內而後言攘外。明雖至今可存也。恃內外之勢。絀財用之塗。自速滅亡。實天之欲啓新運。故奪魄以除去之耳。

話說太宗。將三路大軍派出以後。明之北邊。立刻震動。往東直至宣府。往西則至黃河穆納漢山。北達歸化。南至邊墻。全爲大軍所佔領。這一帶地處。也有不少居民。蒙漢雜處。突見兵至。自然驚懼逃匿。無奈四面皆有兵營。又有捉生隊。分路搜查。所有逃人。無不照樣驅回。盡成俘虜。其中有願降者。立即造冊。編爲戶口。在這里作書的對於俘獲人民的事。不得不加說明。以免誤解。古來打仗。爲什麼總免不了俘獲人民的事。這就皆因時代不同。人口不照現在這樣擁擠所致。古時人少。所以人口也算戰利品之一。人口的去留消長。很能影響軍事的利鈍。是以圖強之國。不得不致力於人口的增加。以冀生產力和預備兵的充實。再說古時也無所謂種族之見。雖有華夷之分。只不過偏重文化程度。到了相當的水準。夷狄也可以爲中國。否則中國亦不免爲夷狄。本來全是一塊土上之事。時由兩個以上的勢力。彼此競爭。結果是以聖功王道爲前提。惟有德者居之。但是有德者不必皆有廣大之領土。繁庶之人民。孟子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由小而致大。可是他們在用兵的時候。關土地增人口。那是不可少的事。人口增加的方法。一個是以仁政招徠。一個是由武力俘徙。妥爲安插。撫以仁政。其初雖不免有些駭怕。後來因禍得福。長養子孫。有了世守的職業。反倒無不歌頌起來。明

末清初。也是如此。太祖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若不招徠俘徙。那能一時便有充實的兵力。殷富的產業。太宗時。滿洲全境。以及各部蒙古。雖然統一。人口的需要。還在殷切。同時衰弱的明國。雖說地大人衆。若拏現在的人口來比。還不足三分之一。中國人口之增加。實由康熙大帝。六十一年之休養生息。後半期尤爲殷富。乾隆嘉慶兩朝。又繼之以長時間的承平。人口自然就增加了好幾倍。若說明末。依然還在需要人口。只是他們沒有工夫致力生產。天天在消耗。反觀太宗。却得一人有一人之用。凡是投降及俘徙者。差不多是後來的漢軍八旗。世代簪纓之家。指不勝屈。便是兵籍。也都由國家給以極優厚待遇。與滿洲八旗。並無何等顯著區別。至於俘來作生產的。後來的結果。比較在兵籍的還要幸福。以莊頭而論。直到現在。那一位不擁鉅萬之富。而百戰從龍的八旗士人。倒都一落千丈。不值錢的熱血。洒了幾世。作熟飯。却看人吃。世世當兵。不着眼於經濟的結果。自然要落到這樣困苦地位了。說到現在。和昔時大不一樣了。原先是關着門。自家玩。現在門戶洞開。而且人口到處擁塞。自己的人口。還成大問題。沒地方安置。那里還敢招致外來的人。原先美國乍建國時。痛感地大人少。曾以法令歡迎外人來入籍。所以美國國民。那里的都有。現在國勢膨脹。不但不歡迎外來的人加勢。反倒大爲限制。並且也到海外尋求殖民地了。現在世界各國因爲人口問題。可以說自顧不暇。歡迎外人來加勢的事。絕對不會再有。這也因爲時代進化的原故。用現在眼光讀古史。有時便能弄錯。所以不

可不推尋他的原因結果。

二十七日。太宗駐營歸化城。次日城中諸刺麻朝見。設筵款之。溫慰有加。這些刺麻。無不感激。回到廟中。召集徒衆。爲太宗大作祈福祝捷法事。不在話下。是日傳諭兩翼領兵諸貝勒曰。爾等可選精騎。調赴黃河一帶。以助兵力。凡所俘獲。可携行者携之。不能携行者。酌人守之。仍深入敵境。然後旋師。朕駐歸化城以待。却說察部蒙古人。自林丹汗命令他們清野遠遁。大都渡過黃河。向西北逃去。後來聽說太宗有班師之說。萬沒想到大軍竟自南下。所以其中有好多不願隨着林丹汗遠遁。以及遁去思歸的。又都紛紛渡河而歸。不想他們歸來未久。大軍已至。雖然也有幾名台吉。率領着他們。只是驚弓之鳥。依然想逃。不敢言戰。所以大多數反倒被了俘獲。餘者盡都逃入明邊沙河堡。那時察哈爾是明之與國。自然明之邊吏。不加拒絕。而且還要保護。不過那時明方。還不知太宗已派大兵來到。誤以察民被匪逃來。所以毫無疑慮的。把這些蒙民全行收留了。却不想太宗已然得了報告。認爲察部逃民。應歸自己所有。明方不能收容。以六月初一日。遣大臣揚善。率兵六十名。偕所獲察哈爾通事一人。往沙河堡向明官所在地。與之交涉。索還逃人。若照今日的常識。都說弱國無外交。但是那時的明廷。地大物博。儼然天下共主。還不算弱國。只以誤於廟堂的坐談。始終沒個真實主張。把有外交的能力。弄成一個無外交的病態。那實在是可憐極了。當時太宗曾有書與明邊吏。如今把它錄

在下面。亦可見當時情狀之一斑了。書曰。

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云已星夜遁去。我欲收其部衆。因還兵屯歸化城。暫駐營以待我進剿黃河軍。近聞察哈爾所遣人戶財物。爲沙河堡容留。此係我未經收盡者。當一一還我。且此蒙古。舊屬格根汗。察哈爾取之。則爲所有。我取之即爲我所有。以我所有。而爾等取之不可也。且我邊外之事。爾等何得干預。此事諒非爾主所知。乃爾等邊臣所爲。爾等豈不知遼東官員。干預我邊外葉赫之事。自取禍患。爾若不還。與遼東官員何異耶。我此來原欲修兩國之好。故徧諭爾守邊各官也。

沙河堡的明官。安閒慣了。平日只知虛應故事。威壓百姓。那里還敢對於來書研究一番。設法駁議。准知道武力對待不是良法。萬一惹出禍來。照前次破了洪山口一般。打到北京。豈不是一之爲甚。而又再了。倒不如平和了解。相安無事爲妙。當下多官於驚慌失措之餘。講求對策說。我們太大意了。也沒問一問那些蒙古人是爲什麼逃來的。胡裡胡塗就收容了。原來是滿洲皇帝興兵至此。來打插漢的虎墩兔。(明人呼林丹汗曰虎墩兔)也太可恨。他惹下大禍。逃之夭夭。却給我們留下這難搪的債。如今人家來要人。想個什麼法兒才能不打仗呢。這真難。若不打仗。除非老老實實把人獻出。所以他們自然也就歸到這個結論。好在所要的是蒙古逃民。還沒額外的苛索。當下便命人去查點人數。以及帶

來的物品。

查點結果。逃入堡中的蒙古人。共男女三百二十餘人。牲畜一千四百餘頭。綉緞布帛六千四百餘疋。蒙古人以外。自然也有不少漢人。雖由察部逃入堡中。因是明人。自無索取必要。當下堡中明官。只將上項蒙民及其財物盡數歸出。由大臣揚善。點清携回大營。當時滿洲行軍。雖由官中支給糧餉。至行軍時之虜獲品。除軍裝武器外。其餘財物人畜。均由大小將領按品級均分。自行管理。即如每旗正額兵外。皆有壯丁餘丁。又自貝勒以下。內而府第。外而莊園。皆有執役隸屬之人。這些壯丁人役大都由於俘獲而來。在名義上。雖不如正式官兵。而直接致力生產。或掌管大家之一切收支事務。故其生活十分優裕。後來遂有反客爲主之事。所有八旗地主。無不受其慘害。蓋其積弊甚深。歷年又久。一旦形格勢非。而實權又早操彼等之手。奴變主人。亦時勢之使然也。話說太宗在歸化城中。把所獲察部餘衆。命人查明以後。仍照慣例。使大小將士。分別領去。安插於各人所領戶口之中。便是大凌河新降之將。如祖可法等。亦分得若干人。這種辦法。非常簡便。雖千萬人。亦不難與軍隊自由進退。在管理照顧上。亦甚輕而易舉。六月初七日。太宗自統大軍趨明境。行了三日。命大臣蘇達喇、圖賴、率兵二百。偕蒙古通事二人。復與沙河堡各官書曰。

始我意在議和。屢與遼東各官言之。乃不聽吾言。反厚待與吾宿有怨隙之察哈爾。(當時明之在位

者。多主以蒙古牽制滿洲。卽其優遇哈達、葉赫、亦不外此。所謂以夷制夷是也。我是以逐去此處察哈爾。爾等昨得我書。卽將蒙古逃人獻出。甚善。今我將往大同、陽和、宣府、一帶議和。道經爾地。不可無一言相慰。故遣人以書相告。

這書在表面上。是向沙河堡各官。申謝他們獻出逃人的好意。裏面的意思。却是向他們假道。不免又是一個難題。沙河堡也是邊地一個要塞。敵人隨便由此通過。在事理上是講不通的。但是當時明官積弊已深。又無強硬政府爲之作勁。弄好了無功。弄壞了有罪。所以各地文武官吏。只能奉行故事。一遇特別重大情形。就得手忙腳亂。無可爲計。現在忽得太宗來書。想經由此地。往宣府一帶議和。不許的話。當然不敢說。又怕大兵通過時。出了什麼差錯。計議多時。不如以禮往迎。由感情作用。結其歡心。或者就不至出什麼亂子了。他們不知太宗軍令最嚴。不守紀律。一定要嚴辦的。他們真是妄測了。是日沙河堡明官。一共選出十七人。命人擔了牛羊茶酒。以及緞疋之類。來到御營。獻於太宗。並述勞師之意。什麼秋毫無犯。閭閻不驚等等。祝頌了一大片。太宗也用好言安慰了一番說。爾等切莫擔驚。昨日所收蒙古人畜。乃察哈爾所遺。自當取之。過此以往。雖入汝境。實欲言和。大軍所過。決不妄取一物。爾等務要傳語居民。各安生理。無事驚慌。各官稱謝不迭。臨行時。太宗賜其爲首者三人各牛一。其十四人各羊一。溫諭遣還。於是沙河堡官民。一點也不懸心。反倒出來瞻仰軍

容。並不駭怕。

太宗因命巴克什庫爾禪、覺羅龍什、入得勝堡。愛巴里、喀木圖、入張家口。向大同、陽和、宣府、各官。授與太宗所致書。其略曰。

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行正直之道。貪贖貨賄。罔顧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戍守。專意結怨。無故欺陵。遂成七恨。我會屢致書爾主。遼東官員。與我爲難。壅不上聞。竟無報書。我之所以興兵者。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國商賈人等。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恐其不能徑達。又令其付與爾各省官員。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師所向。屢破城池。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故。則和議成而戰爭息。且上天以生民爲心。若鬻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安寧。財貨豐足。互相市易。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兵入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相輕慢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爾國豈無才俊。勿以古昔毀盟棄好。及互相欺罔之事爲鑒。因而致疑於我。幸速爲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十日。以待回音。勿再遲延也。

於是太宗以六月十三日。進兵大同邊外。駐營待之。單說明巡撫沈棨。得了太宗來書。好生焦灼。據書詞雖極和平懇切。但是有駐十日以待之言。如果過了十日。不見分曉。他是自己班師而去呢。還

是另有他圖。殊不可知。論理兵來將攬。水來土屯。無奈宣府、大同。雖爲駐兵重地。自正德以來。失於訓練。久已夫有名無實。惟務游惰。近數年來。遼東事急。流寇時作。大同宣府之兵。調赴他處。不一而足。所餘非老弱。卽新募游民。如何敢與常勝之滿洲兵言戰。左思右想。戰事萬不能開。惟有將就言和。才能免去生靈塗炭。但是論和亦甚不易。因爲朝堂之上。忌論和事。跟得病的人。諱疾忌醫。一個樣。袁巡撫以和爲戰。用心最苦。朝廷尙且不諒。處以極刑。傳首九邊。如今大兵壓境。朝不保夕。如果不和。大禍立至。死不足惜。未免要貽害地方。難操勝算。所以他越想越急。和戰一事。好生委決不下。最後只得使出欺瞞手段。自己雖與太宗和議。却不使朝廷知道。單等十日以後。把太宗伺候走了。也就一天雲霧散。什麼事都沒有了。當下主意拏定。便授意部下。不許挑釁。務要將滿洲兵無事送走。以保地方。是日先由得勝堡派出千總一員。隨從十五人。至御營勞軍。以牛酒緞疋等物爲獻。太宗命却之。賜千總牛一。命其傳語得勝堡守將曰。議和之事。我至誠相告。爾等理宜速成此事。若遷延時日。故意推諉。是自樂戰爭。我亦無如之何矣。自我來征插漢。詢知爾國歲以百萬兩予插漢。豈我遂不如林丹汗乎。如以此議和。詎不强於擲之無用之地。至議和後。書中如何稱謂。以及尊卑之等。可暫勿論。誠以和事旣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上也。次日得勝堡將官。復遣通事官一員。千總一員。隨從二十七人。齎牛羊緞疋食物等來獻。備述沈巡撫以保境愛民爲務。決意議

和。

太宗見說大喜。仍以牛羊等物賜與來人遣還。二十一日。貝勒阿濟格自宣府使人齎來報告說。臣等率領兵將。到了宣府以後。彼處官兵。皆甚驚懼。臣等約束部卒。告以來意。始爲安心。現在彼等已將犒賞察哈爾汗所餘之緞疋、虎、豹、狐、獺等皮之存在張家口者。全行獻出。宣府巡撫沈燾頗有議和之意。如何之處。請上定奪。太宗見報。遂以二十三日。統師進駐宣府邊外。凡列三十餘營。聯結四十餘里。環營四面。掘塹護之。深廣各一丈。二十六日。明巡撫沈燾。及總兵董某。遣通事二。守備二。隨員十一人。齎牛羊食物來獻。太宗御黃幄。領兵諸員勒大臣侍列左右。明守備通事官。進幄叩見。其隨從亦皆於幄外遙叩。遂命守備等坐於左側。以宴款之。並諭以此來之意。守備等也說沈巡撫素來主和。不願妄動干戈。致使生靈塗炭。汗既然以誠意來議和事。沈巡撫亦當以誠意款接。太宗曰如此甚善。我所希望者。兩國以誠相待。彼此平安貿易。以享其樂利而已。宴畢。各賜以馬匹及牛羊等物而遣還之。是日軍中將士。大市於張家口。當地商民。也都利用此機。安設攤床。搭造席棚。不但固定的商舖。全部利市三倍。便是臨時趕熱鬧的。也賺了不少錢物。什麼人也幹不過商人。尤其是那時專對滿蒙作買賣的商人。最有心計。他們專門以極賤的東西。換來極貴重的商品。如同零碎綉子。針頭綾腦。綾絹造花。官粉胭脂。玻璃珠球等類。都是用不了幾吊錢。就能置辦一大堆。滿蒙的兵

了。見了這些花紅柳綠。細巧東西。件件覺得可愛。買回家去。不但可以誇示他們的旅程之遠。得自何方。而且還可以見好於妻女。在家庭中。正可藉以鞏固圓滿的幸福。所以人人都要買幾樣。沒錢的就用自己所携的土物。和他們去交換。物物交換。尤爲商人所最歡喜的事。因爲這裡頭有文化程度。和性質的曲直。程度低。性質又愚直的。當然要立於吃虧的地位。就好象現在的工業國。以製作品換原料品一樣。自然大利要歸於程度高的。所以貂皮人蔘等類。也許用一掛琉璃球。就給換了去。大市於張家口。表面上好象是滿洲人以武力要求的。骨子裡。滿不是那末一回事。實在的利益。還是被漢人的商民得了去。所以當地商民。十分歡迎滿洲軍。好象常常這樣大市。才稱心願。以後大清帝國。統一事業完成。產生了所謂外館的特殊商團。以張家口爲根據。成功了不少敵國之富的商人。其根基恐怕就濫觴於此了。不過那時的商民。圖利心切。以軍隊爲對手。究竟不免危險性的。果然科爾沁部的隨征軍士。有三個人。因爲把錢都花淨了。隨身又沒有什麼土物。看着什麼都愛。又不能白得。真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其中有個胆子大的。便以軍師自任。激起了其他二人的優越感。以爲在佔領地中。還有什麼說的嗎。於是三個人。私自計議一番。離了駐營的汎地。暗地裡溜入明邊裡頭。尋那富庶的鄉村。亂串一回。結果沒什麼可拏的。每人牽了一頭牲畜。騎了就走。計耕牛一頭。駕騾兩匹。農民之牲畜。差不多視如第二生命一般。搶去他們牲畜。不啻搶去他們的生命。所以他們萬不甘心。

老老實實使人搶了去。強者自然以力護持。弱者亦要用情哀告。但是敢於強搶的。其心性總要異乎常人。具備忍、狠、涼、硬等等的條件。絕不是很容易就回心的。這三個人。既敢掠奪。自然也非弱者。當他們強拉人家的牲畜。主人自然很意外的問着說。爲什麼拉我們的牲口。可見作惡事的。都有一脉相傳的法門。什麼、拉你們的牲口。這是奉令來徵發的。奉命徵發。題目真不小。而且也無人敢反抗。但是事前也得有命令和布告。自有人經理。也不能由兵卒隨意徵發呵。這明明是搶奪詐取。老百姓也乖。假意容他們拉走。暗地裡却跟到駐營地去首告喊冤。太宗的軍令。頒發不止一次。而且現在又正和明之地方官進行和議。忽有不法的軍士。敢於欺壓百姓。強搶牲畜。自然得有個嚴厲的辦法以慰當地老百姓之心。當日得了報告之後。便告把爲首一人。梟首示衆。其從搶之二人。各鞭一百。插了耳箭榜示遊街。可憐這三個人。自以聰明過人。又有虎皮穿在身上。以爲萬無一失。却又不想反把腦袋弄丟了一個。幸而未死的。皮肉受苦不算。從此人格掃地。太不值了。二十七日。明巡撫沈棨。總兵董某。遣使來請盟。太宗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蒞盟。是日刑白馬烏牛。與明人誓告天地作盟書。焚告神祇。明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蟒緞五百疋。布千疋爲獻。這樣的議和。本來是不可靠的。因爲巡撫沈棨。負不起那麼大的重責。而且又是背着明廷。僅不過一時權宜。冀免地方糜爛。他的用意雖佳。殊與當時的議論不合。盟又何益呢。未盟以先。沈棨原說已然約會了關外諸將。一致結盟。以後

各保疆土。自然就免去戰爭了。但是關外始終也沒派人來。日限又很迫近。所以將將就就。由兩方將佐。履行一個表面的形式。無論誰。也不能說這是可以靠得住的事。太宗因爲關外不會來人與議。未免和所期相遠。所以對於沈檠的禮物。並未全部收受。只收了一些茶葉等物。便命班師。以待與寧錦諸將。重提和議。不想因爲沈檠有與太宗定盟之事。就慢慢把風聲傳到北京。無論什麼事。經人一傳說。立刻就與事實相左。不是有殺添葉。便是故甚其詞。沈檠是出於一時的不得已。眼見強敵壓境。沒個辦法。如真動武。結果實在不堪設想。雖說不能照前次那樣打到北京。宣府大同一帶。是不是不能倖免。所以他不敢經啓釁端。以虛與委蛇的手段。把強敵送走。爲地方人民計。也可以原諒的了。誰知明廷一聞此事。便有多官極論沈檠之非。說他媚敵辱國。宜置重典。有心圖強。而又不知圖強之道的崇禎帝。最怕聽文臣不忠。武將不勇。他不重視深謀遠慮的人。說大話的就是忠臣。報捷音的就是勇將。實際如何。却不知曉。袁崇煥何等忠勇。只因說過一個和字。結局是何等的慘酷。何況沈檠。明白與設誓結盟。不忠不勇無疑了。當下降旨。將沈檠鞫問。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三回

效兔冒孔耿來歸

抒鴻謨親臣論戰

話說明帝因爲巡撫沈棨。私與滿洲結盟。也不問於國於民。是有利是有害。一概認爲是不忠不義之臣。難免不有賣國嫌疑。這樣的人。若是久在邊疆。常常與夷虜來往。朕之江山。恐怕就不保了。所以在盛怒之下。命將沈棨拏進京來。按私通外國之罪。交部嚴議。可憐沈棨。只爲不忍生靈塗炭。以不戰手段。把強敵送走。也不爲無功。無奈正觸朝廷之忌。只落得身敗名裂。死在獄裡。自此以後。益發無人敢言和議。但是那時的形勢。是怎樣呢。流寇漸漸蔓延。敵國也日益強大。師老餉絀。惟待自斃了。不言閒話。却說太宗自由宣府班師之後。於路遣歸蒙古各首長。七月初十日。過興安嶺。二十二日渡遼河。二十四日。駕還瀋陽。這次出師。雖然未把察哈爾根本解決。足見林丹汗已無能爲役。其畏逃遠避。胆氣已虛。已兆後來滅亡張本。何況藉此耀兵明邊。結盟而返。雖爲邊吏私和。不可持久。而明之虛實。由是亦可得其大概矣。以後屢屢伐明。皆由北鄙而入。亦由北邊虛弱故也。當太宗出師察部時。大凌河投降兵民。有乘隙潛逃者。雖爲數無幾。太宗亦不樂有此事。及還師。乃命額駙

修養性。與文館諸臣。宣諭大凌河歸降各官曰。『爾等被圍三月。天以與我。不忍棄之。俱携至此。給衣食。配妻室。厚加撫恤。何異孩提時父母鞠養之恩。今爾等所統屬。不過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有何繁多。不各加訓飭。竟任其逃亡。殆因朕出征宣府。義和而還。爾等不得歸家故如此。不知和議果成。則財幣有資。邊市無阻。國家富強。長享安樂。豈非美事。若和議不成。專圖進取。彼察哈爾已遁萬里之外。旁無窺伺。我軍分道證明。無難一舉成事。不是之思。而背叛竄遁。負朕鞠養之恩。是負天也。可各曉諭所屬。令三復思之。』有兩個民族以上的國家。使他們融爲一體。誠意協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爲征服和被征服的心理。一時不易泯去。自然就有恃強和負屈的事。清代自太宗以來。無一日不進行民族協和工作。有時屈己從人。百般恩結。小小的負屈之事。雖不能免。大體上却沒有什麼顯然的差別。所以三百年來。有合和無分離。總是向同等完整一條大路行去。如果果照近代的國家思想去作。清代也未必這樣久長。但是滿洲民族所吃的虧。也萬不至有這麼大。滿洲民族也可以說是聖功王道的犧牲品了。由這段諭旨裏。就可以看出太宗主要的目的。還在議和。他常說沒有取中原的意思。或者這是真正的本心。太宗大約願意以山海關爲界。和明議和。自要明肯出歲幣。滿洲報以人蔘貂皮東珠。各安耕獵。以享太平。這是最大希望。所以望和之心很切。冬十月。又向在寧遠的明將去書促其早決和議。都可以看出太宗的本心。不但此也。當由宣府撤兵之後。太宗關心和議。

竟把當時在文館供職的儒生沈文奎、孫應時、江雲三個人。召入內廷。款以筵宴。詢以和議之事。這三人都是明諸生。自來歸事太宗的。太宗因爲他們是儒生。所以命他們供職文館。

他們大約和普通只會作八股的儒學生不一樣。關於當時的大勢。以及新興的滿洲。一定有了相當的認識。不然的話。太宗也不能把議和的事。向這三人垂問呵。這裏把太宗所問的話。以及他們所答的。寫在下面。可見三人的識見都不算平庸的。

太宗問說。『此番出兵。曾與宣府巡撫沈棨議和。爾三人之意。以爲如何』因爲沈棨被罪的事。尙未傳出。太宗又是誠意望和的。所以才有此問。

沈文奎答稱。『明人諱言和。區區邊塞小臣。其盟誓無足據』。這話很有見識。不啻把明人心事。一語道破。既然諱和。邊吏的盟誓。當然靠不住了。孫應時答曰。『明人以議和延緩我師。卽實心願和。其歲饋必不如我所定額數』。自袁崇煥督師寧遠以來。便是拏這種假意言和的方法。來延緩師期。一方面却嚴修戰備。那有一點誠意。歲饋之不能如願。亦可想見。江雲答稱。『和議不成。十居其七。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兵入境攻取。更爲有名』。江雲的意見。更明決了。因爲不僅是供意見。而且還有主張。這一答恐怕與太宗平日的用心。殊爲暗合。試觀太宗每次出師。必向明人提出和議。成否雖不可知。而轉嫁責任。以爲出師之名。却是頗佔上風。不必言軍事。只以

外交言之。明人已極庸暗之致了。却說沈文奎等把和議所以不能成的原故。奏明以後。太宗十分嘉納。遂命文館儒臣。起草促和之書。來往已然兩三次。到了冬十月。又命偉徵囊蘇喇嘛。齎赴寧遠。交付明方守將。從前袁崇煥便是用刺麻來致書。此次仍以刺麻往。刺麻參與當時的外交。正是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呢。其書曰。

我使者還。聞爾等云。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一二員。並少退尺寸之地。以此爲名。方可轉達朝廷。夫和事果成。我又何吝此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爲爾朝廷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爾不
忘已失之土地人民。時藉以爲口實。我之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日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
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凌逼。致成七恨。漸啓兵戈。迄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
以是爲言過矣。況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知之曷爲徒飾利口。貽誤主上。流禍生
民。從來兩國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於就緒。今我一心願和。天鑒在上。實無欺僞。乃
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一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彼卽繕修城池。
非惟拒守。又復相逼。是以計愚我也。我用是決意起兵。然於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告。然後
興師。未嘗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處。可詢也。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卽
自我兩國構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太平。惟尋師旅。國家生靈。視昔更苦。咎

將誰歸。今春往征察哈爾。知爾一年之內。與彼銀百萬有餘。與其以有用之金錢。費於無用之察哈爾。何如遣一曉事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我之心事。直告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於鋒鏑。造福甚大。其福亦歸於任事之人矣。

以上是給與在寧遠明方諸將的促和書。另外還有一書。是請他們轉致崇禎皇帝的。本來兩國議和。既有君主。就應當以君主的名義來辦理。無奈在那時的明人心目中。普天之下。只有大明一國。其餘不但不足以言對等。恐怕連國家的名義。都不承認。一概目之爲夷虜。何況現在的滿洲。雖然蒸蒸日上。具備了強國的資格。但是由明人來看。還是夷虜。於是他們就把事實抹殺。專門以輕蔑的心理。來感情用事。強只管由你強。打只管由你打。要想教他們降尊紆貴。說點正經的。那是萬難。他們打了仗。可以投降。可以變服爲太宗用。可是事先却不能破釜沈舟。向明帝說明所以。排除謬見。來擔當和議。這就皆因僻見甚深。不至末日。萬不能醒悟的。致崇禎帝書。亦是一篇重要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太宗所希望的。不算苛求。書曰。

滿洲國皇帝。奏書明國皇帝。我國稱兵。非不知足而冀圖大位也。因邊吏欺侮之恨。不得上達。致起兵端。於茲數載矣。我思想戰爭不息。則彼此俱被其禍。和好一成。則彼此均受其福。所以前

於征察哈爾時。過宣府議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我意既盟之後。永相和好。故執我國越境之人。戮示於爾邊臣之前。所獲財物。悉令送還。數月以來。未嘗少犯爾邊。我之篤守盟誓。可謂至矣。嘗觀往事。下情上達。天下無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無不亂。我兩國構兵。亦因下情阻蔽。不得上達所致。皇帝如欲洞悉我之恨端。當遣使來問。我將悉告之。若謂業已議和。又何必語及夙怨。則亦惟皇帝之命。惟和好既成。獲邀歲幣。優游田獵。共享太平。是所願也。

如果太宗以對等國自居。有心侵凌明廷。則所致書函。原不用這樣卑以自牧的出以謙遜態度。就皆因自己所望不奢。沒有必得進關的意志。所以一開篇。使用『奏』字。以下又是什麼下情不能上達。最後的歸結。僅不過獲邀歲幣。優游田獵。可見明人如果虛心辦理。流寇萬不至徧天下。明事猶有可爲。不知因爲什麼。他們這樣執拗。就好像愚人打官司是的。非要傾家敗產。幹到底不可。最可恨當時駐在寧遠的明官。見了太宗的書函。仍然吹毛求疵。不肯誠心辦理。拏着國家安危的大計。只不過由幾個文人來開心。不是說文章作的不好。便是說格式不對。胡亂閣置了幾日。照原封仍給送還了。理由是上給皇帝的書。不應當封口。好象說。你們封固了來。我們不能預爲審查。知道你們寫的是什麼話。假如你們有什麼冒瀆天威的語言。不但你們吃不了兜着走。我們也要受你們的牽連。正是吃罪不起呢。這是什麼話。未免太可笑了。本來關着門的皇帝。和關着門的臣宰。那里知道什麼外情。無

怪崇禎皇帝被這一群人送到煤山以上了。

畢竟太宗是創業之主。凡事只求實益。對於明臣這等形式上的苛求。還不怎的在意。既是他們說應當露封。於是仍命偉徵囊蘇刺麻以另換的露封書。與明之邊臣送去。論理這樣有重大關係的事。不應再以輕心掉之了。最低限度也應報告北京政府。說明有這一件事。誰知在寧遠的明臣。頭一次挑剔。本來就是故意搪塞。及見當真露封送來。更不耐煩。爽得置而不理。可見明事之壞。只不過上下蒙混沒有一點誠意所致。太宗一心望和。却久久不見明人的覆書。後來又聽說宣府巡撫沈檠。因爲在邊境上與敵人結盟之故。已然被罪吃拏。這才知道明帝決無和好之心。既不願和。自然仍是願戰。那也就說不得了。所以太宗從此又加緊備起戰來。十二月初一日。布令國中。以是月二十日爲始。黑貂帽。五瓜龍明黃杏黃金黃等服。非上賜不得用。閒散侍衛。護軍。及貝勒下護衛以上。許服緞衣。餘衆俱用布。因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爲法制。昭示國中。且一緞之值。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令衆用布者。非爲緞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凡婦人所服。緞布。各隨其夫。』自太祖建元以後。國中匠人。已自能織蟒緞。前面已然述過。就讓太宗時產量已視前加增。其大部分仍賴明之輸入。但是如果兩國和好。緞疋自然源源而來。可是如今和議無望了。若仍照

此浪費。當然要有缺乏之日。我們不敢說此論便是備戰之一端。但是戒奢靡。節物力。自然於軍需上也是有利的。何況崇尚儉樸。自太宗以來。差不多成爲家法。我記得光緒時代的王公大臣。平日着布衣的很多。只不過領衣。坎肩。馬褂用緞。一般人民不遇喜慶。穿紬緞的也很少。風俗之奢靡。實爲晚近之事呢。太宗的爲人。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的。無論關於什麼事。都非常細心。總要先事預防。有備無患。現在不是已然知道沒有法子與明議和。戰爭到底是不能免的事麼。所以頭一樣就是戒奢靡。節物力。說現在的話。也不外是一種銃後的預備。固然預備戰事。不止一端。其大部分不外乎勸農、講武、節用、儲材。所以到了天聰七年正月。又把八旗的備禦官。召集在一起。訓諭他們說。『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方今疆土日闢。舊所給田地。若有不堪耕種者。察明換給沃壤。卽於附近建造家屋。俾遷居之。如貧民乏牛具籽種。赴有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專派有力者。不得濫及代耕貧戶。至善射乃我國制勝之技。宜各率所屬長幼。努力學習。勿得曠時。』我們看了這段諭旨。不可認作泛常。這正是清明勝敗興亡之所歧。也是當時一大事實。據上所述。明人固然是屢屢拒和了。但是拒和無異決戰。不過他們有無策戰的預備。這實在是一大疑問。現在的明側。是兵多賊多。財少才少的一個局面。他們忙作一團。有沒有力量能照太宗這樣從容預備。這實在是不可不加以檢討的。

他們的財政。已陷於窮境。而社會組織。又是把官紳和細民。分得極清。官紳是有科名的。一切受着優待。他們對於應出公項。隨便可以舞弊。設法避免。對於鄉里。也就很容易的作出益己虧人的事。所以那時的人民。一方受着公家的壓派。一方又受着官紳的豪奪巧取。幾何不流而爲盜。爲流寇添羽翼爪牙。朱舜水先生的陽九述略裡面。有幾處說得最痛心。如今節抄一些。以見明末社會之糟。

：既不讀書。則奔競門開。廉耻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之賄。握有司獄訟之權。役吏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倣效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全入長安。孟賊騰循良之譽。客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虫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此現任官害民之病也。

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饋遺。欲廣寢餘。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逆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專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

黑蒼黃。庇遠親爲宦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讒唱隱。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閭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沈淪。薦剡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宦害民之病也。

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摺剝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由前所言。謂之巧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扞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粲。腴削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以增陴濬隍。儲糧累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

以上所抄。是朱舜水先生。陽九述略第一章『致虜之由』裏面的三節。真可謂慨乎其言之。因爲舜水先生。生在當時。躬逢國難。本打算糾合同志。抗敵復明。只是大勢已去。知道在國內找帮手。是不容易。所以南走安南。想借安南兵來抗清軍。但是安南那能有那末大的實力。所以住了幾年。毫無結果。沒法子。又跑到了日本去活動。

日本那時正是德川氏開府江戶。他老先生隻身一人。又無使命。只以一位亡命客的名義。要想到江戶

政府去接洽借兵的事。未免跡近夢想。所以到了日本以後。只能在長崎作寓公。自由活動。是不能够得的。幸喜當時日本人士。頗講漢學。有安東守約者。知道先生爲大儒。師事之。已則執弟子禮甚恭。並且分俸以養先生。陽九述略。就是皆因安東守約會向先生詢以明亡之故。先生遂作此書以答之。所述雖多悲憤之言。事實却是這樣的。因爲先生生在那個社會裡。耳聞目覩。知之最詳。自然都是實情。所以先生在此書中。有一句概括的總評說。『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後來先生的名望日著。卒爲德川上公所聞。迎先生而考業問道焉。但是先生所希望的事。在當時並未達到。所以很悲憤的不再履中國之土。而先生也就長此埋骨日本了。當清兵南下之時。先生便着眼海外諸國。如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自己都會去游說。不用問。自然是想借外力以驅逐自己所不喜歡的滿洲夷虜。而他老先生也忘了這些國一樣也是夷。所幸當日爲先生所垂青之諸國。除日本外。未幾皆歸清之屬國。假如有一兩國。或其全部。皆如今日之強國。出兵以干涉之。先生之志雖達。先生之國將安在。大約當時南方的志士。在感情上最不喜歡北方的韃子。而最喜歡南國的蠻子。舜水先生也正不外爲此感情所驅使。其實舜水先生也無須這樣悲憤。只可惜他不会未卜先知。如果他在三百年前。就有黃柏禪師那樣的數術。則今日之事。他已應當預先明白。又何必那樣栖栖遑遑。到處爲秦庭之哭呢。論理舜水先生到了現在。應當鼓掌稱快了。閑話不表。却說明方的社會是那樣的黑暗。在戰備上怎能如期設備呢。反觀

太宗。却一意在物力生產上用功。並且把貧民的負擔。全行免除。由有力的富戶代納。只此一點。便是明方所不能辦到的。民間既能貧富相倚的致力生產。自然數年以後。要有效。有人問。你這話也未免是想象之談。實際上未必能這樣。殊不知太宗發訓令時。是把八旗所有的備禦職全都召集了來。親自訓話的。備禦就是後來的佐領。在入關以後的佐領。和未入關以前的佐領。職責上太不一樣了。入關以後的佐領。權限縮小。只掌八旗兵籍。民間的事。自然就歸了州縣官。關外時代。無所謂知縣一類的地方官。備禦差不多就兼備了地方官的責任。駐在一地方的兵籍。固然他們都有冊檔。便是駐在地的民戶。也是歸他們料理。他們正經是親民之官呢。不過那時兵民的界限。非如後世之嚴格。有事時民也是兵。無事時兵也是民。備禦既管兵又管民。乃是文武雙兼的性質。不然的話。太宗爲什麼向他們說田疇屋舍。生民攸賴的一些話呢。既說了務農的話。又說善射乃我國制勝之技。官各率所屬長幼。努力學習。勿得曠時。可見備禦所負的責任。很是重大。一方要督課農業。一方又要教習騎射。頗與寓兵於農的制度暗合。

他們既然負着這樣的職責。太宗的訓話。又非後世一紙空文可比。那末他們一定實心任事的去作。可以無疑了。所以說凡是明側所不能辦的事。滿洲立刻就能辦。凡是明側所有的積弊。滿洲一樣却沒有。這就是一方弊害重重。一方加緊建設。一方正在勃興。一方則將就敝壞。勝敗之數。豈待戰場而

決哉。由六年夏出兵察哈爾以來。太宗因與明議和。對於明方。始終沒有軍事上的行動。後來知道和議萬難成就。這才命令國中儲蓄物力。課農講武。軍隊的訓練。除了形式的操演。不時還加以實習。實習辦法有兩種。一是射獵。二是征討邊遠的部落。事例很多。以限篇幅。只得從略。現在在這里叙述一件最有關係的事。就是孔有德和耿仲明的來歸。由大凌河一役。太宗優禮降將的美譽。已然播之遐邇了。在大凌河之戰以前。明將都以爲滿洲好殺。絕無倖免。這其間固然不免有好多謠言。但是徵之太祖時代。自薩爾濟一戰。明兵明將之被殺的。委實不少。但是太祖時代。以團結滿洲民族。建立國家爲急務。而明人呢。自李成梁以至於熊廷弼袁崇煥。都是妨害滿洲建國。而不喜歡他們復成一體的。所以蠱惑離間。不恤用種種手段。務使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諸大部長。與太祖爲難。以攪撓他的統一政策。因此太祖恨之次骨。一旦相遇。自然不能容情。並且那時在國內用兵。也沒有禮用漢人的必要。到了太宗時代。不但滿洲統一。東迄朝鮮。西至插漢。全在勢力圈內。並且時時遠征明方腹地。假如機會到來。未始不可進圖中原。利用漢人的心理。也就一天比一天殷切。再說明方屢屢拒和。戰爭終不能免。兵法云。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所以在大凌河上。收降了那末多的明將。也不外攻心之結果。並且由用人行政上。大可以與明競爭。藉以收攬明人之心。以爲己用。我們看太宗對於張春那等敬重屈從。對於祖大壽任其自在去留。豈是無所爲而出此的嗎。因此明將差不多都在心坎中。

蒔了一粒種子。『太宗優禮降人』。孔有德、耿仲明。遠在山東登州怎麼也會跑到瀋陽來。可見他們早備攻心之策所動了。孔耿都是舊日毛文龍的部下。後來毛文龍被袁崇煥擅殺。舊部由袁崇煥改編。孔耿二人以參將職。率其所部。派赴山東登州駐守。登州是個緊要所在。當初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是打算在這里安置海軍的。孔耿是毛部。自然都習海戰。不過他們性質自由慣了。到了登州以後。事受人節制。未免怏怏不樂。偏巧明廷的財政。又不寬裕。再加上地方官的克扣。他們的收入。便受了很大的影響。那里趕得上在皮島時那樣富貴呢。孔耿非常人。受不了這樣的烏氣。心懷反變。非止一天。天聰五年。太宗圍大凌河城。總兵祖大壽。乞請援兵。明廷命令山東出兵赴援。登萊巡撫孫元化。接到劄飭。便命參將孔有德。率騎兵八百。出山海關赴援。到了錦州。再聽督師孫承宗的調遣。孔有德知道這是一踏苦差。心裡不願意去。又不敢顯違命令。只得與耿仲明商量辦法。

孔耿是一處來的。自然遇事商量。無話不說。他二人一見面。孔有德便很牢騷的向耿仲明說。二弟你見麼。自從我們來到登州。沒有人有好臉。說我們都有三分海賊氣質。好事一向攤不着。除了累便是餓。我們一樣是大明的人。爲何這樣岐視我們。豈不把人肚皮氣破。我們的弟兄。三個月沒領餉了。怎麼又教我們去援大凌河。誰還怕打仗嗎。這些戴紗帽的。只會說空話。欠餉和軍需。一字不提。難倒說我們一路乞食去麼。耿仲明說這里軍隊。不止我們由皮島來的。他不派別人。却派我們。分明爲削減我

們的勢力。孔有德性直。便道。那我不奉他的命令好麼。仲明說。不可。我看我們要倒反登州。易如反掌。這里官兵。都是無用的東西。不如你先去。他們如若照付糧餉。我們就替他忙一踏。他們若是成心爲難我們。那你就回來。我在這里等你。須知咱們是有地方討富貴的。你沒見老元帥在日時。屢屢和老汗王彼此通信。接洽投誠的事麼。若不是袁崇煥意恨心毒。賺殺了老元帥。我們那能受這樣的氣。據我看這里的官兒。既然把我們看不在眼。不如走他娘的。有德說。你既有此意。我們姑且放在心裡。由我先替他跑一踏。好便好。不得了時。我自回來。照你言語行事。他二人便如此議定。如果山東的地方官。把糧餉備足。使他們無所藉口。或者也不至激成大亂。無奈明末的事。向常沒有聯絡預備。兵部只知調兵遣將。戶部却是一文不名。地方官也就奉行故事。實際上也是亂七八糟。孔有德雖然有兵。餉項却得由官中支給。如今要出兵了。自然要具領求支軍糧。巡撫說。兵部來文。只令出兵。我們這里又沒有多餘的糧餉。我已行文山海關。你們到了關上。孫閣老自會發給你們糧餉。至於你們路上的用度。所過州縣。一定要出供應的。反正是爲國勤勞。你就辛苦這一踏吧。有德見說。仍是沒錢。只得勉強答應。點齊人馬。當日出發。這些軍士。雖說在名義上是官兵。只是他們的行爲。都很豪橫。因爲受過毛文龍的薰淘。總免不了綠林的氣質。聽說沒領下餉來。一個個便都亂罵起來。一路之上。非搶即奪。只弄得家家閉戶。處處擔驚。行在富庶地方。固然不愁乏食。一到了貧苦縣分。

官民就沒法供應。因此他們飢一頓。飽一頓。始終是亂烘烘沒個條理。這日才行至吳橋縣。益發都是窮鄉小鎮。聽說大兵到來。早已逃避一空。知縣也沒法應付。只得把城門一關。要求快快離境。八百多人。眼見沒有吃的。還有八百多匹馬。必得吃草料。人飢馬餓。如何忍受得了。因餓而怒。便都私議起來。有的說。這我們還不反。如果這樣餓着走。恐怕到不了山海關。就都餓死了。反了回走。倒有活路呀。當下一倡百和。人人願反。孔有德見大家已有反志。心中大喜。依然故意勸勉一番。大家那里肯聽。說參將要不反。我們可就對不起了。有德說。反也可以。只是得有個道理。若說大家一闕。搶些吃的用的。還不是被官兵都打散爲止。這個我是不敢從命。如果大家都聽我的。我就可以隨着大家仍回登州去。軍士說。那是自然。不聽你話時。照舊你有權力。能處治我們。

當下大眾仍以孔有德爲統帥。自吳橋倒戈殺回。適當其衝的。就是陵縣。因爲餓的原故。把縣城搶掠一空。人馬飽食以後。遂節節攻破臨邑、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新城、諸縣。財帛細軟。人人都滿載而歸。一直攻到登州。在城外安下營壘。城內多官。早已得了消息。連忙派兵。登陴固守。論理登州爲巡撫所在地。兵多將廣。以八百騎兵。一時那能攻陷。只是城內早已有了內應。便是那耿仲明手下還有不少兵將。天天竟候孔有德回來。不幾日。果然聽說孔有德反了。他是孔有德一黨。那有不受嫌疑的。只是仲明非常機警。未等巡撫發作。他先向巡撫說。孔有德乃忠鯁之士。萬不至反。恐

怕爲飢兵所脅。等他到來。我去問他。如果真反。我就一刀把他殺了。如果被脅。這八百人也不難誅却。有德依然還能爲國家出力報效。糊塗的孫元化。竟被耿仲明甘言所欺。並未防嫌他。仲明早已暗中布置好了。這日忽聽砲響。城門緊閉。便知是孔有德帶兵殺來。他便派人暗中給有德射出一封書信。約於黎明時。開城接應。這日城兵已然拒守了半日一夜。大家正在困乏之際。城門已然大開。有德已自率兵殺入。仲明所統馬步。又和變兵合在一起。只驚得守城官兵。反都墜城向外逃去。逃不脫的。全被變兵殺死。這一陣大亂。城內居民。都由夢中驚起。慌作一團。巡撫等諸官。見仲明附叛。城池已破。早已胆裂魂飛。逃的逃。死的死。一座很堅固的登州城。不一日完全歸孔耿二人所有。當下出榜安民。說明巡撫孫元化怎的待遇不公。怎的派兵出征。不發糧餉。怎的人馬飢困。此次回兵。無非殺去狗官。爲民除害等語。其實城內不但沒去什麼禍害。連婦女的耳環子。都入了變兵的腰包子。登州一破。這亂子可大了。明廷早已得了快報。不說地方官扣餉激變。叛賊的名兒。先給孔耿二人加上。當下急調各路兵馬。齊赴登州進剿。本來是處處沒錢缺餉。這一鬧錢更花的多了。這就所謂善財難捨。一共發來了五六萬援兵。地方上的災難。應有多大。這時孔耿二人。以新張之勢。屢破明兵。遂分兵破黃縣。取平度。直趨萊州。城已垂陷。急聞援兵大集。二人不敢遠略。依然還保登州。這登州城三面通陸。一面瀕海。北門外便是通海的馬頭。明之援兵。由陸路而來。只合圍東、西、南三面。

在海口上。竟沒有水師助攻。這也許是網開一面的意思。但是明廷興動數萬大兵。來剿孔耿。不是志在必得嗎。誰知這些官軍。敵愾同仇的很少。只不過以多爲勝。自要把孔耿逼走。復了城池。就算他們的大功。所以把海口給他們讓出來。專由陸路包圍。孔耿二人也早有打算。如能在山東一帶。站住地盤。自然想步陳涉吳廣的後塵。稱王自大。如不得手。便携衆航海。投降太宗。仍不失王侯之賞。所以他們破了登州之後。孔有德便自稱大元帥。耿仲明自稱總兵官。攻城略地。所至皆捷。也正不可輕侮。所以山東境內。原有兵馬。無能與之對敵。見了孔軍。立即潰敗。因此驚動朝廷。這才調集他處人馬。齊赴登州。孔耿一見。來了這麼多的官軍。假如登州一失。進退就不能自由。不如及早辨個出路。

當下孔耿二人。還有幾名心服死黨。便在原先的巡撫衙門。現在的大元帥府。把今後的大計。重行計議起來。大家皆以死守登州。終非善法。因爲官兵源源而來。意在長時圍困。一旦糧食用盡。又無處請求救兵。便是不被官兵捉去。也難免餓死。爲今之計。理宜另尋一個安身立命所在。庶幾實力不傷。還有個出頭之日。這話是由耿仲明提出的。於是有說不如打破皮島。仍在那里獨立的。有說旅順是個要塞。現由明將黃龍在那里駐守。如能打上岸去。豈不勝似皮島。耿仲明說。這話很對。但是旅順毗連滿洲。如想到旅順去。必得與大金汗合作。只憑我們這點實力。是不能成功。我聽說金國汗。招賢禮士。不見大凌河二三十員明將。投到滿洲以後。無不優禮有加。陞官進級。他們是戰敗投降的。尙

且如此優待。我們全師投去。又携去許多大砲武器。他們能小看我們嗎。不如我們派人先與他們接洽。替他們先取了旅順。以爲進見之禮。豈不更有面子。大家見說。都以此計可行。當下便取決於大元帥孔有德。殊不知這是孔耿二人豫定的計畫。自然豪無異議。於是他們很容易的。把歸金的事。便決定了。當下便差人泛海。到滿洲去下書。使人到了瀋陽。太宗十分歡喜。忙修覆書。表示歡迎的意思。不想海路上時有黃龍的巡船。頭一次的使人。竟備黃龍捕拏了去。孔有德等候了多日。不見回信。這時外圍愈緊。明兵不時以火藥轟城。城內人心慌慌。他們深恐城內有變。只得設法先逃出圍城。好在北門外海面上。並無官兵。他們便把軍裝、武器、糧秣、馬匹。以及在各地擄掠的細軟財物。分載百十來隻海船之中。先後放洋。首尾相銜的。向北方泛海而去。軍艦官船。不能敷用。自然也掠去了不少的民船。所以軍士以及各人眷屬。一人未短。全行由海道逃出登州。他們走了兩日。老百姓才敢開城迎入官兵。想追時。又沒有船。只得由他們去了。孔耿一行在路上。先後又派了兩次使人。到瀋陽去報信。他們的大船。却一直向旅順開去。不想行在半途。颶風大作。船舶不能自由進行。把他們的船隊。逕行漂到廣鹿島。(在大連港海中)這裡雖也有些明兵。却都嚇跑。孔有德等。便佔據了廣鹿島。乘勢又把附近各島攻下。屯駐兵馬。以爲後圖。不過在颶風中。也颺丟了幾隻船。在這時派往瀋陽的使人逃回來幾名。才知道太宗覆書。原被黃龍截去。並非不報。這次已然明白了太宗的意思。用不着客

套。不如直截了當的去通款誠。於是又派副將劉承祖、雷紹中二人。乘坐兵船。率領許多戰士。去到瀋陽呈遞降表。劉雷二將。以天聰七年。（崇禎六年）四月十一日來到瀋陽。太宗命貝勒大臣。以賓禮優待。陛見之日。劉承祖、雷紹中。述明使命以後。遂呈上降表一通。由巴克什達海。接了過來。捧呈玉案之上。太宗讀其表文曰。

總提兵大元帥孔有德。總督糧前總兵官耿仲明（原表名銜平列）爲直陳衷曲。以圖大業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邊事日壞。非一日矣。兵士鼓譟。觸處皆然。非但本帥如此而已。昨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以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之把持。以致衆兵奮激而起義。遂破新城。破登州。隨而收服各府州縣。去年已有三次書札。全不見回音。始知俱被黃龍在旅順截奪。（黃龍明將駐旅順）繼而因援兵四集。圍困半載。彼但深溝高壘。並不與我交戰。彼之兵日多。我兵糧少。只得棄登州。駕舟師。原欲先取旅順。以爲根本。與汗連合一處。誰知颶風大作。不得已漂自廣鹿島。（在大連港中）本帥卽乘機收服廣鹿、長白、石城、障子等島。若論大海洋洋。何往而不利。要之終非了局。久仰明汗。網羅海內之英豪。有堯舜湯武之胸襟。無片甲隻矢者。尙欲投汗以展胸中之偉抱。何況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砲火器俱全者乎。有此武備。更與明汗同心合力。水陸並進。則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爲敵乎。出於一片真熱心

賜。確確如此。汗若聽從。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轉盼卽爲汗之天下。其時明汗授我何職。封我何地。乃本帥之願也。因差副將劉承祖雷紹中。爲之先容。望汗速乘此巧會。成其大事。天賜汗福。亦本帥之幸也。若汗不信。則請差人以察其虛實如何。本帥不往別地。獨向汗者。以汗高明。他日必成大事也。故效古人。棄暗投明。希詳察之。爲此合用手本。呈至明汗駕前。煩爲查照。速賜裁奪施行。須至手本者。

這分明是降表。所以仍用手本名義者。孔耿二人。不肯輒失身分。仍以明制屬員謁長官時所呈手本以彌縫之。萬一不成。好留個退身步。所以稱太宗爲明汗。自稱本帥。那里知道。太宗以攻心之策。正在收致明臣明將。無論怎樣稱謂。也決不至有輕待的意思。話說太宗讀罷孔耿二將的表文。不覺大喜。一面令人款待劉雷二使。一面敕令發內廐馬。以及貝勒大臣。所有馬匹。選其良者。賜孔有德耿仲明。及其餘將佐登陸時乘用。餘俱散給部衆。一句話立刻就選出了二千多匹好馬。至於孔部等住居地。也令人擇定具報。這時太宗所命的歡迎使節。以及劉雷二使的報信人。已然合在一起。向廣鹿島去迎孔耿。於是太宗知道孔耿二人不日卽來。生恐於路有失。被明人或朝鮮人截殺。便發下一道軍令。命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率兵往鎮江迎護。鎮江就是現在的安東。原來貝勒濟爾哈朗等。正在岫巖、通遠堡、鱸場三處。奉命盛築城垣。因距鎮江較近。所以才命他們三人就近迎接。爲是在體統

上隆重。再說如遇敵兵追襲。也可代爲抵禦。却說孔耿二人。自派劉雷二使去後。沒多日便見了太宗的覆書。意極優渥。又有自己人說明所以。如何不喜。當下棄了廣鹿諸島。由海道繞向鴨綠江口進發。明將黃龍。自從截得孔耿使人。知道他已自降了太宗。後來又見他們佔據了廣鹿島。旅順岌岌可危。所以無日不在抵防。又不時派船偵察他們的動靜。這日得報說。孔有德等。已然率領全船。航向鴨綠江中。他們知會了朝鮮守將。聯合出兵。打算把孔有德耿仲明截獲。但是黃龍的船。走的太慢。又因約會朝鮮水兵在江中助攻。所以把孔耿的艦隊。倒讓在前面。明船只能在後面鳴砲追擊。孔耿也不理他們。依然號令全隊。張滿了帆。順風開去。有時明船追得緊迫。便用大砲還擊。一發便能命中。因此明船不敢臨近。指望到了鴨綠江中。必有朝鮮水兵。在彼堵截。然後前後夾擊。孔耿可滅。萬沒料想。太宗已派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三位貝勒。率兵在鎮江一帶迎候。岸上是陸軍。江面上一列停泊數十隻巡江軍艦。真是旗幟招展。威武堂堂。朝鮮兵雖然暗地裡受了黃龍的請求。因見對岸有了預備。不敢聲鳴打鼓的公然援助明人。所以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不一時孔耿的船艦已然先後開到。黃龍也不敢再往前開了。眼睜睜看着孔有德等很從容的上了陸。沒法可想。只得很失望的仍把自己所統率的幾隻糟朽兵船。開回旅順防守去了。據孔有德耿仲明。未損一兵一將。太平無事的。由鎮江上了陸。心中好不感激。回憶自吳橋起事以來。差不多兩個年頭。雖說打破了不少的州縣。却一日不受官

軍的圍攻。今日來到大金國。頗蒙禮遇。這才有了真正安身之處。功名勳業的建設。也就由今日才發端了。他們這樣一想。便把當日狂傲恣縱的態度收起。不知不覺在言談舉止上。也就收斂了許多。當他們與三位貝勒見禮時。也說了不少感激申謝的話。三位貝勒。自然也體會上意。稱孔有德爲元帥。稱耿仲明爲總兵官。說了許多仰慕的話。當下把孔耿二人。肅入官廨。張設盛宴。爲之洗塵賀功。其船舶輜重等物。則留兵爲之看守席間把太宗賜馬之事。說了一遍。二人殊爲感謝。當日便要進京朝覲。三位貝勒攔道。上以元帥一路勞乏。一俟部衆安插竣事。再行陛見不遲。是日太宗命文館諸臣宣諭曰。

元帥總兵。可令統領舊部。駐劄東京。號令鼓吹儀從。俱仍其舊。惟用刑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俱住蓋州鞍山。如或不願。令住東京隣近地。

據孔耿二人的降表所陳說。有甲兵數萬。這是故意的誇張。實際上決無此數。依據實的史料。孔有德所部總數八千零十四名。耿仲明所部總數。五千八百六十名。共爲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名。其中除去家口。以及非戰鬥員。勝兵至多不滿一萬。若比起太祖大破明兵於薩爾濟時八旗的總兵數。僅及六分之一。若與現在太宗所有的兵數兩相比較。更不能同日而語了。由太宗這道諭旨中。也足以證明孔耿所携來者。不皆是兵。恐有一半是眷屬人民。以及奴僕等類。所以才命他們分別居住。此時太宗撥

賜的馬匹二千匹。已然送到鎮江。於是頭一撥的官和兵。便都乘馬。移住於東京。（即今遼陽新城）田宅什具等項。皆由上賜。孔有德耿仲明。見太宗這般寵遇。遂上謝表曰。

皇上萬福萬安。德等所部。先來之官兵。俱已安插。均蒙給糧。恩同於天。德等欲赴都門謝恩。但續到之官兵。尙未按插。不敢輕往。完日。聽候皇上之鈞旨。赴闕叩頭。謹臨稟不勝戰慄之至。

（天聰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這不是一件怪事嗎。前面孔耿二人由廣鹿島派人送來的降表。稱太宗爲汗。自稱本帥。並且言詞之間。還表示着不是沒有地方去。所以願到滿洲來。是因爲自己有兵有將。足以輔成大業的原故。和赤手空拳前來效力的。不能同日而語。所以在言詞上。一點也沒露出甘爲下臣的意思。現在這道謝恩的表文。就不然了。稱太宗爲皇上。自己則稱名。還有什麼赴闕叩頭。不勝戰慄之至等語。這不是完全表示了委質稱臣的意思了麼。所以把前後兩篇表文一比較。便覺得他們的態度。未免豹變的太快了。因此就有人很奇怪。不解他們意旨之所在。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難明白的。孔耿之投太宗。乃出於預定計劃。這是豪無疑義的。不過太宗的國家。是怎樣一個實情。他們未曾實地看察。多少還有一點自誇。不肯降意屈就。好象他們的勢力。正不亞一個敵國似的。及至到了鎮江。見了濟爾哈朗等三位貝勒。不但威風凜凜。相貌堂堂。而且言談舉止。無處不是大度包容。以誠接待。人家都是國家貴戚。握着軍政

大權。都能這樣謙恭下士。我們是投依人家的。反倒把自命的大元帥放在前面。未免不對。自然也就謙退了許多。既而又見太宗自出內廐馬。賜與衆人乘騎。一切諭旨。無不優禮有加。這更令他們衷心感激了。還有一節。就是三位貝勒帶來的兵士。個個人高馬大。軍裝武器。件件鮮明。而且恪守紀律。強壯異常。看見一部分。就可以推知他們的全體。由此輕人自驕的心理。也打消了多一半。所以他們把以前猜測猶疑的心理。一齊抹煞。死心塌地。想輔佐太宗建功立業。於是委質歸心的態度。也就不能不明顯的表示一下。此其所以有後一次謝恩的表文。但是太宗延攬人才。收服人心的手腕。於此也正可以想見。決非常人所能及了。到了崇德元年。孔耿和後來歸順的尙可善。俱封王位。無非爲的是不負他們奮志功名的期望而已。閒話不表。却說孔有德等之謝表。到了都城以後。太宗因遣官傳諭曰。卿等身皆勞頓。宜暫休息。從容來見。又誡羣臣曰。向者我國將士。於攻取遼陽後。對於遼民。不免有所擾害。曾令嚴查。如有首告。定懲不貸。今新附之衆。乃攻克明地。涉險來歸。意在求庇於我。豈可不加意撫輯。令行之後。勿得稍有侵擾。如敢故違。定行處死。必不姑恕。六月孔有德耿仲明。自鎮江入覲。太宗乃率諸貝勒大臣。駕出德勝門。在距城十里之渾河岸邊。安設黃幄。黃幄之左。各設青幄五座。太宗入黃幄。貝勒大臣。皆入青幄。八旗護軍。則各按汎地。以爲拱衛。這時報馬迭來送信。傳達孔耿的行程。據太宗的意思。欲與孔耿行抱見禮。諸貝勒以爲太過。太宗曰。昔

者張飛。尊上凌下。關羽傲上愛下。各有一偏。朕於人只以恩遇。有何不善乎。且元帥總兵。奪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強盛。而納款輸誠。三遣其使。今率兵民歸我。功孰大乎。朕意已決。遂議定以抱見禮賜二將。少時孔耿二人由許多將校簇擁着。已到了行在不遠。便下馬步行。由貝勒大臣頭前引領。到了黃幄之中。先以漢禮朝見。既而復進前叩見。抱上膝。太宗離座還抱之。既又與一貝勒以下行抱見禮。

大家全行是禮已畢。遂設大宴。命孔有德耿仲明坐在御座旁邊。待以殊禮。並酌金卮。親授之飲。孔耿二人。在毛文龍部下。雖然也受過毛氏寵任。若比起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出世以來頭一遭。當下不由感激。接過了御杯。跪地而飲。宴畢。遂與太宗一同進城。他們的府第。除在遼陽奉旨起造。在瀋陽城中。一樣也有賜第。因為太宗知道他們都是熱心功名富貴的。不但在物資的享用上。務滿其欲。所賜的名號。也衝着他們的心眼行。孔有德不是自稱大元帥麼。這次太宗降旨。特授孔有德爲都元帥。令鑄印與之。從此自稱的大元帥。轉爲實授的都元帥。耿仲明授爲總兵官。一樣鑄印與之。可見他們在登州天天忙着打仗。連印都沒有。不日印已鑄成。授與之日。特在御樓設宴。以榮寵之。孔耿二人。大稱心懷。其樂也和韓信的眞王差不多了。太宗又特別賜以敕書。宥其一切過犯。儼然和鐵券一樣了。凡與孔耿二人同來之大小將官。察其功之大小。皆用印給劄。這樣看起來。孔有德雖授以都元帥大印。

其效用只限於自己所部。官大而管轄的人數並不多。與小說上所說的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並不一樣的。我們在這一點。惟有感服太宗而已。却說孔耿歸投以後。遠近無不聞知。有一日蓋州守將石國柱。命遊擊雅什塔正在巡閱海瀕。查拏奸細。忽見一隻大船灣在海邊。正要擇地登陸。雅什塔一見。料是明方間諜。忙命軍士近前捕拏。誰知對方船上。並不驚慌。反倒舉手相招。雅什塔甚以爲奇。連忙跑到船上看查時。只見男男女女。約有百十來人。爲首三人。俱是明側軍官打扮。不象海賊。也不象間諜。因爲作間諜的。用不着帶來這麼多的男婦。雅什塔很奇怪。只得盤問他們說。你們是那里來的。不知道偷登海口。是犯死罪的麼。船上爲首的三個人見問。一齊過來向雅什塔打躬說。在下遊擊張文煥。在下都司楊謹。在下千總李政明。雅什塔一聽。更奇怪了。心說。他們忘了明國是我們的仇敵麼。還敢道出官銜。這時三個人報完了名。遂由張文煥一個人說明道。我們是毛氏的部下。前年毛氏叛變。佔據登州。我們在那里約有二年之久。打破了不少城池。後來明廷發來數萬兵馬。把登州圍困五月之久。我們的糧草缺乏。明兵又掘了地道。打算用火藥轟炸登州城。因此毛氏棄了登州。想去攻取旅順。不想半路遭了颶風。我們這隻船。被風颶至雙島龍安塘。因此就和毛氏分開了。毛氏原想是投奔貴國的。他們一定不能離開附近的海島。但不知他們已然來了沒有。說罷。又問雅什塔貴姓高名。現居何職。雅什塔見說。好生駭異。因問張文煥說。你所說的毛氏是那一個呀。張文煥說。

毛氏你老都不知道。就是我們的大元帥和總兵哪。雅什塔說。大元帥總兵官。不錯。有的。他們是新來的。但是沒有什麼姓毛的呀。官文書寫的一位姓孔。一位姓耿。那里有什麼姓毛的。你弄錯了吧。張文煥見說。才悟解過來。忙道。我太胡塗了。竟照着我們的規矩說。不錯。他們老二位。一位本姓是孔。一位本姓是耿。雅什塔說。那麼你怎麼說他們姓毛。一個人姓毛。也沒有兩個人全姓毛的道理。張文煥說。你老不知。我們當年都是皮島毛文龍老師的舊部。老師在日。獨霸皮島。不願意有外人勢力參加。爲要鞏固自己勢力。所有部下。凡屬參將以上的職員。老師一概命他們改姓毛。好象都是他老的子孫。自然也就沒有二意。無論官事私事。全屬毛家。沒有用自己真姓名的。不但我們在皮島時稱長官爲毛氏。便是我們移駐登州以後。那里官民也呼我們爲毛家軍。我們這樣稱呼慣了。一時改不了。你老不要見怪。雅什塔見說。才知道孔耿二人也曾冒過毛姓。這就怪不得了。因謂張文煥說。你所說的毛氏。他們在四月裏已由廣鹿島投到我國了。我們皇上待他們很優呢。親派三位貝勒爺迎到鎮江。嚇跑黃龍。因此他們很平安的到了瀋陽。一位封爲都元帥。一位封爲總兵官。你們是他的部下。造化也就到了。三人見說。早已雀躍起來。連忙跑進船倉。和老小女眷們說了一個大概。大家都長起精神。當下由雅什塔監督他們把船中輜重搬上岸來。暫時着人看守。先行帶領他們去見副將石國柱。國柱問明所以。開具花名。派人飛馬入奏。太宗因遣人去問孔耿。果有這隻船。中途被風

吹散。於是命石國柱將一千人衆。護送來京。交都元帥安插在本部之中。在孔有德未來之先。尙有一人。名毛有明。前來投誠。自言爲孔有德部下。現爲都司。因無證明。地方守將認他爲間諜。尙在拘押。至是亦由有德等證明。遂釋出。一律賜給田宅人口牛馬緞疋。此時諸貝勒大臣。有言須取旅順。以固海防者。孔有德耿仲明。因奏稱。臣等蒙恩豢養。無以爲報。前來歸時。本擬順道先取旅順。不意爲颶風所阻。今諸貝勒倡議往征。臣等願率所部。以爲先驅。滅此朝食。太宗也以黃龍不除。海疆不靖。於是頒令貝勒岳託。管戶部貝勒德格類。大臣楞額里、葉臣、伊爾登、昂阿喇、率左右翼兵。以爲前隊。總兵石廷柱。率舊漢軍以爲中隊。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率新附本部兵以爲後隊。共起馬步萬餘。往征旅順口。原來孔有德耿仲明。知道旅順城中。有不少的人民財物。他二人乍棄登州時。便想先奪旅順。掠其財物。俘其人民。收歸自己部下。這一來不但物資充裕。兵力也要加厚許多。因爲那時地大人少。不但滿洲有增加人口的必要。便是明方各將領。也是廣畜家丁家將以火闖闖。孔耿是明人。又因跟隨毛文龍多年。關於收畜人口。以厚勢力的習慣。是久已養成的。何況他們前來投奔太宗。更願意部衆充實。人口衆多。以佔優勢。本打算順便把旅順屯聚的人戶收爲己有。不想天不作美。在半途中起了颶風。把他們漂至廣鹿島。以後黃龍有了防備。不易攻取。只得先行歸依太宗。如今忽見諸貝勒大臣中有奏請攻旅順者。正觸動二人心事。熱心功名富貴。真是不甘下人。

遇事爭勝。他們怕大功被別人着了先鞭。這才上了一本。請命他二人去取旅順。太宗自然不知他們的用意。允雖允了。却把他們派在後隊。二人雖然失望。却也有一番計較。

當下孔耿二人。選了本部精兵二千。和貝勒岳託等。都到校場。聽候太宗檢閱。此時太宗先率出征領將。在堂子中行禮祭告。然後齊至校場。閱視完畢。然後分三隊啓行。太宗親自送至邊境。諭勉一番。又向諸貝勒大臣囑以事事容讓。不可爭功。於是衆將別了聖駕。水陸並進。齊向旅順口進發。非止一日。已至旅順近郊。只見萬山環抱。又有海水圍護。論理這樣險要地方。決非短時間所能攻落的。無奈明事。日日偷安苟且。有名無實的事項。不一而足。黃龍雖在旅順鎮守多年。因為太宗一向不會注意此地。迄未加兵。所以他也就放心脫大。只不過在海面上。派出幾隻巡邏船。敷衍故事而已。他萬沒想到大兵會由後山攻進。却說貝勒岳託等。到了旅順。各札營寨。當日聚集衆將。計議攻取之策。論地形自然以水路至順。山路至難。遂把最容易的水路。由孔耿二人擔任。後方山路。由貝勒岳託和石廷柱等分擔。約以大砲三聲爲號。水陸一齊進攻。這日黃龍正在衙中理事。忽報海面之上。時見軍艦移動。桅檣上是敵國旗幟。請令定奪。黃龍見說。不覺大驚。暗道我與滿洲。各守疆界。向無侵爭。這一定是孔有德等。投降彼國。生心啓釁。圖建功業。他們都是慣習航海的。船上又有巨砲。倒得防範一二。當下傳令把所有軍士。全行派在海口上。竭力防堵。這時口外兵船。已然來的愈多。

了。兩下把大砲都裝好了。忽聽通通響了三聲大砲。口外的兵船。也就展開陣勢。向口內進攻。只聽砲聲隆隆。海波翻覆。兩下勢均力敵。正自難分勝負。不想後方城內忽地喊聲大作。槍砲齊鳴。驚得黃龍。不解所謂。忙命人查問時。早有人逃來報說。不好了。滿洲兵已由後山殺入。此刻正在攻城呢。黃龍見說。知道中計。他們所以先由海面來。無非使我注意海防。他們却乘虛而入。事已至此。惟有死命鏖戰了。好黃龍。自己持了戰刀。一面命衆死力防禦海口。一面自率一部軍士。去救城池。兵分力單。自然就不能兼顧。黃龍慌慌張張率領部卒。剛剛到了城外。不想貝勒岳託等所部八旗士卒。早已攻入。黃龍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不敢進城。只得仍回海口。打算乘船遁去。誰知孔有德耿仲明。也由海邊攻上岸來。陸海兩路。同時攻入。前後夾擊。黃龍走頭無路。眼見就要被獲遭擒。他不願作降將軍。大喝一聲。拔出佩刀。自刎身死。主將既死。其餘兵將益荒。當下也有奪船逃去的。也有被殺或投降的。不到半日。旅順口已然完全攻陷。單說孔耿二人。聽說前隊已先入城。他們更不遲延。早已督催部衆。也一直進入城中。因山路不平。孔有德竟自落馬。跌傷左腕。他們也不去會合貝勒岳託。怎的安民。怎的收驗軍需人戶。却乘亂軍之際。早已撥派軍士。分頭侵入商舖以及住民之家。固然全城民戶。他們不能全行佔有。大約也佔有了三分之一。至於私相掠奪。以飽私囊的事。更是肆無忌憚。他們依然還改不了皮島的舊習慣。照滿洲國行軍的規矩。本是不許自行掠奪的。對於佔

領地的人民財物。原有一定辦法。有入官者。有充賞者。分別造冊。照章辦理。誰想孔耿存了自私之心。竟敢自由行動起來。凡是被孔耿所部佔領之民戶。門前都粘貼一個紙條。上寫『此家乃本帥親戚。勿得再入』。這真是開千古未有之奇。卽或偶然遇了戚友。也不能這樣多呀。貝勒大臣正在辦理善後。起草告捷文書。忽然得了報告說。孔耿部下私佔民居。更不許別人過問。這在查點戶籍。分別官私財物。太有妨碍了。請求出示禁止。少年氣銳的貝勒見了此項報告。未免有些不平。便欲親往與之理論。大臣楞額里以爲不可。不如遣人前去婉勸。因爲他們乃新附之人。不知法紀。而皇上又在優容。不可因此以傷其面目。遂遣巴克什達海等。往彼營中說喻。孔耿雖口說不再如此。實際上還是搜括不已。因此貝勒岳託等。不再與較。因請乘勝攻取皮島。太宗不許。諭之曰。覽來奏。知汝等欲取皮島。朕意以爲皮島無甚關係。不必疲我兵力。聞明國內流賊猖獗。選調寧遠錦州兵前往應援。又有逃來之人云。祖大壽之弟。在前屯衛爲總兵。朕當遣兵往征寧遠。汝等酌留大臣鎮守旅順口。可卽班師。貝勒岳託等見諭。自然照辦。惟關於旅順口大概情形。以及如何把守之事。必須略爲奏明。還有一節。就是孔耿二人任意搜括之事。也須報告太宗知道。省得日後有知情不舉之罪。當下繕具本章。着人齎去。其略曰。

臣等奉諭班師。留葉臣伊爾登率每旗官三員兵二千五百名。遊擊佟圖賚。率漢備禦二員。舊漢軍

百名。駐守旅順口。其地雖有水爲限。空曠可慮。應設瞭哨。迤邐相接。令駐守官兵。携兩月糧米。現移駐金州。前蒙諭令優待孔元帥耿總兵。臣等自思。亦極力優待之矣。當拔城後。其所屬將士。俱入城。凡官廨市肆。富民房屋。皆爲所佔。俘獲人口。多指稱親戚。挈之而去。臣等雖微有不平。未嘗稍露意語。遣巴克什等與語曰。元帥總兵任意携去。我等不爲介懷。若部下人。假稱主將號令。大肆搜括。則凡我衝鋒陷陣之士卒。將以何爲賞。竊慮三軍懷怨。後此再遇攻戰。無由使其踴躍趨赴也。彼口雖佯應。而貪得之心。已形於色。故彼所收取者。盡數與之。凡以親戚爲言者。亦任其領去。據彼云。所得人數。七百四十八名。以臣等觀之。尙不止此。荷天之佑。臣等俘獲頗多。歸期尙難預定。擬留砲車於蓋州。所俘人口。並留於後。惟携入官之物。與臣等偕行。不敢稽遲也。話說太宗。覽了此奏。不覺暗笑。遂復遣官傳諭曰。爾等至海州。當卽先遣人奏報。朕迎至渾河岸。爾等可與孔元帥耿總兵同來相見。砲車留於蓋州。付石國柱雅什塔善爲守藏。將來可由驛遞送。現駕砲車之牛。各結還本主領去。至所稱駐防軍士糧米。俟爾等到日再議。朕思爾等方攻破旅順口。軍威叠震之時。明人惟恐我兵前進。不能堅守內地。豈暇來犯我境乎。一位貝勒見諭。差人報以還師之日。是日太宗駕至渾河岸。立八纛祭天。旣而御黃幄。以俟凱旋諸將進見。時孔有德以墜馬傷手。與耿仲明俱留東京。未能同來。

論理孔有德不過墜馬傷手。也不至不能行動。所以留在遼陽。託詞養傷。實因內心有媿。怎麼頭一次出兵。就來這麼一套私括人民財物的把戲。又不知貝勒們怎樣報告。太宗是如何打算。所以才故意報病。聽一聽太宗有何諭旨。單說太宗見貝勒岳託等已然凱旋。先命從臣傳諭貝勒大臣等在行間安否。大臣薩木喀遂進前奏曰。謹遵指授方略。攻克旅順口城。悉蒙皇上福庇。君臣慰勞答謝以畢。遂設大宴。自兩貝勒以下。悉酌金卮。並將所俘諸物。敬獻上前。據當時紀錄。此次攻克旅順。不但城郭要塞。悉爲太宗所有。計人口五千三百有餘。馬牛騾驢數百頭。金二百十二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人參八箱。裘服皮張軍裝器具等物不計其數。不過這些人口物品。有益軍國者。自然都照前例隸歸旗下。其餘諸物。則分賞出征效力人員。孔有德耿仲明。雖然自行搜括不少人民財物。在表面上也是出力人員。一樣也得褒獎。所以特地派員傳諭有德曰。

元帥遠道從戎。所行事宜。實獲我心。招撫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槪之失。佇聞痊可。用慰朕懷。

孔有德耿仲明。接得這道諭旨。就如一塊石頭落了地。並且把他們私行搜括的事。一字不提。反說是收撫山民。實獲我心。可見貝勒們也不會說他們的壞話。過犯倒反爲大功。當時具本奏謝。不過他們的部下。氣質上總不大馴順。沒事時只作些嫖賭的事。沒有錢。竟敢私賣軍器馬匹。這種習慣。若是

不加矯正。不但沒有益處。不知要行出什麼不法的行爲。所以太宗在數日以後。又諭令孔耿曰。

爾都元帥總兵官。久習攻戰。軍律素嫻。何俟朕諭。但恐無知士卒。有私賣馬步軍器。致欲損者。宜急爲修整。卿等携來之紅夷大小砲。已運至通遠堡。卽付卿等。與一切軍器。令軍士勤於演習。勿間斷。旗纛俱用皂色。馬匹各用印烙。繫印牌。以滿洲字書本主姓名。及本管官銜。並多備絆馬索。便於野牧。凡軍士甲冑及盔尾。俱以白布號帶書滿洲字綴之。師行之日。廝卒人等。各按部伍。毋得紊亂。

由此諭旨。我們可以知通孔耿二人。未歸太宗以前。他們的部隊。並不見得有什麼節制。而且十分紊亂。經此一番整頓。才漸漸成了節制之師。孔耿得諭後。自然遵照辦理。不在話下。到了本年秋九月。遂起兵征明。因爲自從征討察哈爾。和明巡撫沈粦結盟以後。太宗對明。一向未曾出師。仍以和平解決爲望。不想明人諱和。至今未報。但是太宗的國內。休養生息。自有一天勝似一天。明方則每況愈下。所以太宗曾於事前。召集貝勒大臣。詢以證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宜孰先。使各抒所見。於是貝勒濟爾哈朗起立曰。

朝鮮不遵我約。當反其貢物。姑與互市。不必往征。至若明方。乃吾敵國。宜令貝勒大臣。率兵深入。取其近京數城。因糧於敵。久駐伺隙。以期必勝。別屯兵山海關以東。錦州以西。攬其耕穫。

使不得休息。復携梯牌砲車。分兵之半。於山海關外立營。另以一半。繞入關內。內外夾攻。彼必勢窮力絀矣。

濟爾哈朗言畢。復歸本座。貝勒阿濟格因前言曰。

前者我兵。圍大凌河。四閱月。盡獲其良將精兵。在國家固有得人之慶。然而從征士卒。及新附蒙古。一無所得。皆以爲徒勞。今歲不卽證明者。爲耕種故耳。耕種初畢。可卽興師。皇上親駐邊外。令諸貝勒大臣。率兵入邊。所到之處。張示招降。然後相敵形勢。酌量緩急。以定進取。俘獲人口。每旗計甲均派。帶回可也。

旋由貝勒多爾袞起立言曰。

宜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爲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多爾袞言畢。其弟多鐸繼起言曰。

我國之兵。非怯於鬪者。但止攻山海關外之城。有如射覆。豈可必得。夫攻山海關以外之城。與攻燕京通州之城。名雖不同。勞苦則一。臣以爲宜入長城。庶可鑿士卒之心。亦可成久遠之計。且相機審時。古語有之。我兵若就延旦夕。則敵人漸知預備。固其城池。根本修治。何隙之可乘。我國何愛於明。祇念士卒勞苦。姑與之和。若乘時可取。原不待再計也。至若察哈爾。且勿加兵。已和之

朝鮮。勿遽與之絕。惟先圖其大者。如蒙天佑得之。則其餘隨我所求而皆至矣。
多鐸將話說完。貝勒杜度趨前陳策曰。

朝鮮已在掌握。宜勿征。察哈爾如與我逼。則征之。得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膽裂。若尙遠。可取大同邊地秣馬。卽深入明境。（察哈爾行國故有逼遠之論逼爲來犯遠爲遁逃）

貝勒岳託見杜度語畢。因起立言曰。

時不可失。事宜勇斷。宜乘此時。於明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先圖其一。以立丕基。

貝勒薩哈璘曰

察哈爾蟲食穴中。勢將自斃。而不煩急圖。至於明。則我兵少緩一季。彼之守禦益固。當於今秋。乘彼禾稼方熟。因糧於彼。爲兩次進兵之計。初次只簡精銳。務輕便往來襲擊。俘獲旣多。卽速出邊。第二次令已出痘貝勒率衆軍自一片石。奪山海關。則寧遠錦州。爲無用矣。不然。仍從故道而入。（此處所謂故道、指天聰三年十月、破龍井關大安口、攻至燕京而言。）斷燕京四面之路。取彼積儲之地。堅守勿歸。乘機伺便。縱兵奮攻。二三年中。大勳克集矣。

薩哈璘語竟。貝勒豪格言曰。

錦州寧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知之。況我兵曾屢攻而未得。若復令攻。必有

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尙煩攻取。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宜盡率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爲書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處人民。雖被瘡痍。將自怨其主。無尤於我。若馬匹疲斃。卽以所獲之資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饜所欲矣。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之漢軍。携巨砲分兵兩路。一從寧遠入。一從故道入。夾攻山海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駐其他。遣人往偵流賊情形。伺彼分師捍禦時擊之。必可圖也。至於朝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勝負既定。再爲區處。

豪格之語既畢。貝勒阿巴泰繼進言曰。

明國情形。皇上既悉知之。其地利臣等亦熟識之。宜選精兵。襲其不備。則關門可得。親統大軍駐關外。擇貝勒大臣。令入關分路攻取。若獲可用之人。送至御營。委遣往來彼處。消息易得。錦州無足顧慮也。

阿巴泰把話說完。貝勒中如大貝勒代喜。三貝勒古莽爾泰。皆伴上靜聽。無發言者。太宗遂以目向大臣席那邊看了看。只見大臣席中。首由額駙揚古利起立言曰。

我之於明。暇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乃爲善策。當令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深入其境。

凡兵士所獲。不計多寡。聽其自取。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逼而賈勇爭先矣。所得城堡。惟貝勒更番駐劄。屬下兵將。勿使移易。蓋不辭勞苦者。方能成功。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竣興師。令婦子收穫。農事亦無妨也。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遠錦州。亦且緩圖。但宜深入腹地。腹裏既得。朝鮮皆吾手足。察哈爾自歸順矣。

繼揚古利而進言者。爲管正黃旗楞額里。其言曰。

宜先抵燕京。任我兵所取而回。然後再入山海關。扼險住劄。積糧城中。以備往來攻伐之用。管正紅旗和碩圖曰。

宜相度明之邊界。乘瑕而入。其還師遲速。難以預料。必先修固我城堡。乃無敵人窺視之虞。

管鑲紅旗葉臣曰。

宜先抵大同宣府。秣馬休兵。偵探察哈爾踪跡。近則我兵往征。若已遠遁。則我卽入明邊地。焚其廬舍。近逼燕京。晝夜攻圍。名爲帝都。其實易克。彼城上多積火藥。必自焚。且就彼近城一帶。伐木置造梯牌。多方攻取。城卽不克。亦足耀我軍威。如從山海路襲入。恐軍士俱無所得。徒勞苦也。

管鑲藍旗宗室芬古曰。

我軍蓄銳已久。其勢可用。宜卽入明邊。攻取其近京城堡。何憂事之不成。

管廂白旗伊爾登曰。

與其盤桓於山海關。不若徑入其內地。審敵之情形。備梯牌以爲攻具。乘機摧陷之。

管正白旗喀克篤里曰。

我國之人。利行師。不宜偃息。今誠證明。則上天之眷佑。與人心之豫順。適相協應矣。

當貝勒大臣們陳說策略時。太宗只是靜聽。不加可否。及見大家把話說完。才向大家宣諭說。你們的意見。俱有可採。並且大多數主張證明。與朕頗有同心。不過軍旅之事。未可執一而論。明雖吾仇。其人民則甚可憫。朕意仍擬由山海關入。其路近。其事順。於是以秋八月壬戌。起兵證明。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入明邊復興四路兵

滅插漢獲得傳國璽

却說諸貝勒大臣。在太宗御前各抒己見。發表爭戰策略以後。幾乎全部皆主證明。惟貝勒杜度。主

張征察哈爾。謂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膽裂。按照當時大勢。明雖共主。國大人衆。然而政治腐敗。內外交攻。察哈爾雖不能與明並肩。而系出元後。林丹汗自謂有控弦四十萬。故明廷款之。年與歲幣。倚爲左右手。但是察哈爾雖強。始終不敵新興之滿洲。如一舉破其國。收其地。明失依倚。幾何不膽裂乎。於此可知當時的察哈爾。仍一敵國。而不可輕視者也。故杜度有此論。且謂逼則取之。如已遠遁。則移師取大同。以深入明境。在當時此論。雖似尋常。不謂後來一如其言。至於主張攻破山海關者。乃爲當時一般之希望。誠以山海一下。則內外打通。中原不難唾手而得也。是以自太祖攻下廣寧。卽欲開通寧錦大道。西叩關門。無奈明雖積弱。竭天下之力。以守天下第一關之絕險。固非一時所能攻陷。且自關以東。連關重險。不一而足。一夫守之。千人莫過之地。未可一二數。況自熊廷弼袁崇煥先後督師。規模素具。以守爲戰。恒著奇效。後人因之。其軍雖不足以言戰。至於守禦。則尙不弱於往昔。卽如大凌新築之孤城。圍之四月。糧盡援絕始降。矧在寧錦堅城。其儲蓄援軍。有非大凌可比者乎。然而自太宗方面言之。固以得寧錦破關門爲至便。所不勝駭異者。終太宗之世。師雄如雨。將猛如雲。而迄未入關門一步。則明猶能以天下之力赴之也。及其不能以天下赴。而關門遂自啓矣。善夫魏源氏之論曰。『謹稽乾隆四十三年。高宗純皇帝巡狩盛京諭言。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卽入』

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四城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乃不旋踵而吳三桂請師討賊。反開關以延我師之入。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哉。臣源又按。大軍至山東時。亦不用扼運河之策者。明糧艘夏北秋南。與我師冬至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又有暑雨蒸溽。士馬痘疫。師老敵乘之慮。故用兵有小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以決利鈍。大天時以決興亡。慎其小時。則軍出萬全。俟其大時。則一戎衣而成帝業。』魏默深先生這篇議論。中肯已極。把太宗時代所以不能入關之故。發揮靡遺。慎小以俟大。固爲當時實情。而明之漕船夏北秋南。亦足以資明廷出全力以爲關守。向使大軍能扼運河。斷其糧路。燕京唾手可得矣。然而不能者。軍行利冬。春暖必歸故也。閒話不表。却說太宗見諸貝勒大臣咸主征明。主張征朝鮮者絕無一人。遂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薩哈璘、豪格、額駙揚古利。管蒙古軍武納格等。率兵二千。往征山海關一路。起燾之日。太宗躬謁堂子告祭。送之五里以外。若說二千兵馬。便能攻破山海關。無此易事。因爲聽說明國內亂。流寇猖獗。關外明兵。有奉調入援之說。所以姑派此數。以嘗試之。不意衰弱的明廷。正恃關門以延殘喘。那敢把關外重兵。調去剿賊。因此賊勢益張。關外的精兵勇將。以後倒都成了清帝的先驅。這實在是天實爲之。非人力所能逆睹了。却說太宗把阿巴泰等送至五里以外。授以方略。囑以諸事小心。可進則進。以策萬全。切不可無功而返。致貽話柄。

當下衆將領命而去。過了廣寧。便沿途張示榜文。以曉諭明地人民曰。

滿洲國皇帝諭明國人民知悉。干戈原非朕起。實由爾主偏助邊外葉赫。釀成禍階。朕思上天以好生爲德。干戈一動。則民命傷殘。于是常以講和爲念。孰意爾朝廷不愛國而愛財。不爲民而爲己。諸臣又俱各貪位慕祿。恐據理直言。致遭貶譴。是以苟且偷安。不將成敗之勢。奏達于朝廷。以贊成和議。使爾等懼兵刃而蹈湯火也。爾朝廷大臣。既不贊和議。甘陷爾等於死地。朕亦無如之何。是爾等之被荼毒。非朕之故。皆由爾朝廷大臣荼毒之也。爾等當怨爾朝廷大臣。于朕何尤。

這等榜文。分明是照前面諸貝勒所議的。爲是嫁責於明廷。而且還可以激動明民仇視官府之惡感。這種策略。在當時很收相當的成效。因爲無論那一國的人民。都希望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條件。頭一件是太平。第二樣是無苛政。可是在明末的時候。太平既不可望。苛政又不能免。起初還以爲滿洲造反。想奪天下。後來屢屢見了太宗的榜文。才知道滿洲本來是願和的。只是因爲朝廷不肯派人去和他們說話。非要把人家趕到黑龍江以北。驅入大海不可。因此才動了干戈。一下子就二三十年。現在老百姓都窮很了。不和好息爭。所爲何來。這樣一埋怨。勉強能支持的。依然忍着。沒錢沒業的。便去投入流賊。爲什麼流賊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沒幾年糜爛了十幾省。在宣傳戰上。明人也吃了不少的大

虧呢。却說貝勒阿巴泰等。奉命出師之後。於路彼此談論。都說以二千之衆。西破關門。絕無成功之理。我們到了那里。善觀方便好了。因爲他們在御前論戰時。多一半是不主攻寧錦。願從北邊各口。毀墻而入。如今却着他們去伐山海關一路。那能不半途而廢呢。他們一路行去。所過村堡屯寨。無不望風而逃。偶遇明方哨兵。也多斬獲。但是他們始終未能攻下一城。因爲他們並無得城久駐的意思。只不過照出獵旅行一般。很快的已然到了中前所。只得差人到關上去偵察。回來說。兵馬屯駐甚多。已然有了準備。諸將只得駐營計議道。我們還想到山海關看看麼。假如我們正在攻關。後方明兵掩殺上來。我們前後受敵。欲退不可能了。阿巴泰在當時。算是主將。便向諸人說。我軍已入險地。不可再爲深入。好在所過之處。明人不敢邀截。不如仍從故道而返。薩哈璘、豪格、皆贊斯說。貝勒阿濟格曰。不可。若由故道而返。上必罪責。且何以耀我兵威耶。不如自寧錦大道回軍。庶免無功之謂。原來他們進軍時。是由廣寧義州。沿着邊墻。殺到山海關以外。這一路無大城。也無重兵把守。故此來時極爲順利。今若捨故道改從寧錦回兵。形勢自然不同了。山海關外有七八大城。屯寨無數。重兵十數萬人。若說以二千之衆。在敵人防地中。逍遙通過。未免要冒十二分的大險。所以阿濟格一提此議。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結果決之多數。決從寧遠大道而返。他們這宗行徑。雖似冒險。却不知當時明方兵將。也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打算。他們歷來是避野戰而善爲城守。因爲他們由多年的經驗。知道野戰決無勝算。所

以出全力以鞏固城池。配置火器。每遇滿洲兵來侵。只有登陴固守。出城決戰的事很少。這次阿巴泰等率兵自北路進至關外。他們豈有不知道的。只是他們抱定你不來我不還擊的老法子。自然也就容許他們越城而過。阿巴泰等也就很無事的由敵地中耀兵而還。他們却不想明兵雖不敢迎頭堵截。等軍隊行過。從後掩擊的事也不能免。論理他們回軍時。應當注意後方。以防敵兵追襲。因爲多日無事。也就把這事不在意。只留圖魯什勞薩。率領百餘名哨兵。在後爲殿。圖魯什勞薩。在當時全是著了名的捉生勇將。手下兵卒也皆了得。不然的話。正恐他們不能全師而返呢。這時他們已把寧錦等大城越過。眼見到了本國的領域。不想有明兵數百。乘其不意。從後掩至。還軍之際。人人皆在思歸。並未在意。忽遇敵兵追襲。這是何等慌迫。幸喜圖魯什勞薩。皆爲久經大敵之人。突見敵兵襲來。一面派人飛馬報告前隊。一面急令所率百餘騎。散列作一半環橫陣。並不退後。反倒控弦以待。這時明兵蜂擁而來。本擬敵隊紊亂。人人思想。然後追擊可獲全勝。不意敵人反倒橫陣以待。只聽弓弦響處。矢如飛至。前行者。多數中箭。紛紛墜馬。當下一陣大亂。不敢再追。正在忙亂應敵之際。圖魯二將。業已率衆殺入陣中。這時前行部隊。早已接得報告。首由巴克什武納格。率領從卒。爭先還擊。大軍也皆返騎殺回。明兵計不得行。反遭痛擊。當下潰散。並且損失許多軍裝馬匹。阿巴泰等重整隊伍。安然而返。前後約在外行軍一個月。太宗見報。親往迎之城外三里。樹纛拜天。然後召見諸將。責以不聽指示。

自行回軍。既決回軍。爲何不設伏兵。以截殺明之追兵。幸圖魯什等勇敢。又荷天佑。始敗明兵。否則爾等尙能安歸。來見朕耶。以後出兵。必須謹記朕言。諸貝勒大臣。皆引咎。不在話下。却說自孔有德耿仲明倒反登州。殺官破城。投降滿洲以後。駐在登州的文武官吏。不說從前扣餉激變。反倒疑心由遼東移來的軍隊。大多數皆靠不住。尤其是生長在遼東的。他們久已沾染了滿洲習慣。什麼事都說滿洲好。這要不加淘汰。將來難免不再有孔耿造反的事。所以他們稟承上官意旨。把所有遼籍的人。盡行查出。不是遣赴邊遠地方。便是解送關外。交由該地將領看管。或是委用。因此本來是遼籍的。也不敢說是遼東人。但是他們的口音。究竟不能遮飾。其中有個叫蔡賓的。關外習慣。更是十足。不愛拘泥小節。言談舉止。總免不了豪俠的風度。他現在登州任職都司。下邊所屬的弟兄。也多爲遼東人。因見長官毫無理由的。防嫌着遼人。他們都很不平。這一日由蔡賓爲首。去向長官理論曲直說。我們遼東人。有甚不是。竟自這樣猜忌我們。現在正是用人之秋。彼此和衷共濟。還恐力單。怎麼分起畛域。自從軍事吃緊。幾次大戰。都是遼東人先去賣命。有甚對不起國家的地方。如今反倒這樣排斥我們。這位長官脾氣很大。見蔡賓向他來說話。已然覺得越分。不想又提出這個問題。不由得心頭火起。當下向蔡賓喝道。你說你們遼東人沒有不是。那孔有德耿仲明是那裏來的。倒反登州。殺官奪印。把半個山東省。弄得糜爛不堪。不是他們麼。你們那地方。根本是

化外。自來又受建州的利誘。差不多個個都懷着異志。還硬嘴說沒不是。蔡賓一聽。氣急了。便不顧一切的向長官說。總兵。你老這是什麼科兒。難道把我們都看成孔有德耿仲明一樣麼。孔耿二人。原是毛文龍的舊部。曾冒毛姓。毛文龍你老不知他是那里人嗎。他是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仁和縣。怎麼也會佔據皮島。從中漁利。假如他若不是先被袁巡撫設計殺了。還不是早已實現了他的異志。可見孔有德耿仲明。全是稟承他的遺志。深受他的薰淘。怎的說惟有遼人獨有異志呢。偏巧這位長官也是江南人。見蔡賓這樣肆口胡說。早已勃然大怒道。你敢污蔑毛大帥嗎。他是好人。蔡賓說既是好人。爲什麼袁崇煥把他殺死。總兵說。那是爲爭功。他給毛大帥加的罪名。都是莫須有。蔡賓道。却又來。毛文龍名頭大了。便有同鄉爲他申辯。偏我們遼東人。就都是有異志的。現在國家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正大丈夫馬革裹屍之日。以報君父之恩。怎麼着、還把遼東和十七省分作十八國嗎。若是這樣顯分畛域。彼此嫉妬。不第孔耿的事要接踵而起。恐怕國家大計。也要不堪聞問了。古語說。木必先腐而後虫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國家大患。就怕的是自殘骨肉。彼此都有仇恨之心。誰說的呢。我們都會有了異志。總兵雖然被蔡賓問的說不出什麼理由。心裡已然氣苦萬分。最後的判斷是。你看你們遼東人。這種野氣。實在令人不敢放心。下去吧。等我稟明巡撫。自有辦法。蔡賓也不便再與他申辯。只得負氣而去。次日文書下來了。說蔡賓等二十四人。平日傲慢不法。舉動狂

躁。姑念在營效力多年。不忍加誅。着解往寧遠。軍前效力。：蔡賓等見了官事。人人氣憤。而又無可如何。大家計議。等走在半路再說。蔡賓手脚。本來十分了得。同遣之人。又都是關東大漢。解送他們的。只有一名百總。名叫姚世忠。另外還有幾名兵卒。他們一路之上。水路兼行。在八多有駐兵的地方。固然不敢有何舉動。及至入了遼西地面。人煙稀少。盡是曠野荒田。蔡賓等早已計議好了。這一到了寧遠。拿罪人看待。還有出頭之日麼。不如殺了姚世忠。投往滿洲國。回老家去吧。這日他們所走之路益行荒僻。蔡賓暗暗向大家使了一個眼色。乘其不備。先將姚世忠按倒。奪其兵刃。那些兵卒。也就無能爲了。因爲他們是被解送的。佩刀兵刃自然全被解除。要想逃脫。非赤手空拳。奮戰不可。幸喜蔡賓武術精強。正行走間。突出不意。回身一拳。將姚世忠打倒。隨手把他的佩刀搶到手中。姚世忠正待爭扎時。已被蔡賓殺死了。幫同解送的幾名從卒。一見蔡賓反了。竟敢殺死解差。又驚又慌。方欲上前捕捉。却不想同行被解的。一齊叛變。本來蔡賓手脚了得。又得了姚世忠的佩刀。還有多人幫助。不一會把幾名從卒。也都解決了。他們赤手空拳。差不多是由死裡逃生。雖然也有幾個受傷的。但是却無死亡。可謂萬幸了。這時大家喘喘氣。裏好了傷處。因由蔡賓向大家說。兄弟們。我們的罪越弄越大了。這要被官兵拿捕了去。還不是一副。我們大家趕快逃入滿洲國吧。好在那里有孔元帥。一定會收留我們的。他們也真可憐。不走此路。也真沒去處。於是他們由被殺死

的屍身上。搜集了一些碎銀錢。以作用度。又每人擇了一把較好的刀。晝伏夜行的。繞道入了太宗的領地。向地方守將說明所以。地方守將。行文瀋陽請求辦法。不日太宗降諭。着將蔡賓等護送前來。交付孔元帥授職安插。因諭孔有德曰。蔡賓之歸我也。亦爲元帥故耳。朕嘉其來。賜以裘一馬一銀百兩。其餘或厚加恩養。或陞以官爵。悉聽爾酌量行之。從此蔡賓等便在孔有德麾下。作了軍校。不在話下。却說本年夏間。貝勒岳託。元帥孔有德等。攻克旅順口的當兒。明總兵黃龍。因海陸受敵。勢不可支。遂命人偷駕小舟。往廣鹿島去乞援兵。時廣鹿島守將。乃副將尙可喜。他爲什麼到了廣鹿島呢。原先廣鹿島中。本有明兵駐守。後因孔有德耿仲明由登州來降。不想被風漂至該島。遂乘勢取之。沒多日。孔耿降了太宗。命駐東京。該島又復歸明。黃龍遂派尙可喜。率兵前往駐守。以作旅順外衛。現在旅順受攻。所以急調可喜來援。不想可喜所率兵船。將到旅順近海。旅順城已被攻落。黃龍戰死。可喜料知難以克服。也就很匆忙的依舊率衆固守廣鹿島去了。彼時貝勒大臣們。本擬乘勝收取海上各島。一鼓肅清。因爲太宗不許。說他們無非疥癬之疾。用不着疲我兵士。所以貝勒岳託等。得了旅順。便奉命班師。海上諸島。便暫爲放棄。若說照皮島那樣接近朝鮮。還不時有朝鮮官兵暗中接濟。倒能維持現狀。廣鹿諸島。則不然了。平日全仗由旅順發給糧餉。現在旅順失了。眼看無有倚靠。只得仰給於登州。只是自從孔耿叛變。登州官民已然恨極了遼東人。現在又

證實了蔡賓等。殺了解送官姚世忠。投奔滿洲。大約尙可喜也是不可靠的了。所以可喜請求了好幾次。也沒人理他。算了算。他所統轄的廣鹿、長山、石城三島。一共也有兵民二千餘戶。苦無接濟。如何得了。最近的登州。都不答理。求援遠處。更不成了。假如滿洲派兵來取。如何抵禦。想到這裏。不如也效孔耿。歸降滿洲。倒是正理。孔耿二人。都是反將。尙蒙優禮。何況我們。若是投去。自然也不能薄待。當下派遣部下盧可用。前往通款。太宗大喜。遂作書令人齎去。招使來歸。不失王侯之賞。可喜見書。歡喜非常。傳令三島人民軍士。一齊收拾財帛等物。連同軍裝馬匹大小砲位。裝入數艘海舶。以天聰八年二月。泛海由洪水堡登陸來歸。詔八旗官兵。有馬四匹以上者。各撥出二匹。迎之海瀕。諸貝勒以及家有積糧者。共勻出四千多石。以贍養之。當時以八貝勒家爲最富。次則八旗八大家。一曰瓜爾佳氏。費英東之後。一曰鈕祜祿氏。額亦都之後。一曰舒穆祿氏。揚古利之後。一曰那拉氏。葉赫之後。一曰棟鄂氏。何和理之後。一曰馬佳氏圖海之後。一曰伊爾根覺羅氏。安費揚古之後。一曰輝發氏。阿蘭泰之後。固然。當時著姓不止此八家。其餘有田土丁口的。爲數正多。便是當時歸附的明人蒙古。一樣也有大家。因爲時當開創。在財政和物資上。有好多地方不能採用明制。卽如官吏的俸給。兵丁的月餉。決其沒有那末多的銀錢現貨。按年按月發給的。既不發給俸餉。難道教官吏枵復從公嗎。自然也有替代俸給的東西。於是乎有田宅的賜予。有人口的分隸。儼然

就是古時封建的遺制。不過古代封建。是封國。有五等附庸。以及卿大夫食采之殊。清初雖然在事實上是這樣。除了入關以後的三藩。在關外並沒有大規模的封建。一概統以旗制。在所屬的旗分以下。固然各有他們耕作牧放以及住居之地。而同時屬於某一旗的大小官吏。又各有他們自己的土地和丁口。雖然不關俸。而土地之出產。丁口之勞作。每年所得。比起普通的俸給。或反有過而無一不及了。但是他們不白白享受這些土地和人戶之利益。如遇國家需要物資。以及國家的一切徭役。他們不但應出財物。而他們所自有的人丁。也須撥出若干。爲國服務。所以那時候。不必由國家動用一文。官公需要。都能咄嗟可辦。去年到鎮江去迎孔耿。由八家貝勒。以及內廐馬。共出二千匹。此次往洪水堡去。迎尙可喜。又詔八旗有馬四匹以上者。各出二匹。這都是臨時的差徭供億。乃是他們所應盡的義務。出糧出人。也是如此。因爲這些東西。都是由國家賜給他們。以代俸祿。自然除了自己使用。同時也得效力於國。和後世納稅。同一意義。或曰。物歸私有可矣。怎麼把人口也當作普通的財產。和其他物品一同賞賜呢。若拿現在的思想。以論此事。便覺種種不對。所以就有人說。拿人口當財產。是女真民族獨有的鄙風。反正三百來年。良風美俗。舉以歸之漢人。而野蠻陋習。就通通歸之滿人。這都由於不虛心。好以今人之見。以議古事。這拿人口當私財的。無論那個民族。都是曾經有過的事。三代的封建社會。不用說了。就如私有人口。用商行爲彼此買賣的事。直到如今也未絕跡呵。就挈典午朝

的晉人說。那是何等風流儒雅。後人無不羨慕。但是照石崇王愷等貴族。他們家裡所使用的男女下人。並不是照現在出錢僱用的。全是以權力而私有的。石崇會使女婢向王敦勸酒。說。如不飲。便殺却。女婢很駭怕而又很希冀的向敦去勸酒。王敦竟不飲。便喝令殺了一個。又使別婢勸。一共殺了三個人。王敦始終不飲。說他家的人。隨便殺。與我何干。（見世說。可惜我不大記得了）。這樣的事。由後世看起來。也太難了。但是在古時。却很平常。因為他們本來拿人當作財產的。和打碎一枝珊瑚一樣。女真人不如晉人文明。便是殺人。也有雅俗之分。殺勸酒之婢。好象也有詩意似的。如果出在女真。就不知說是何等的野蠻殘酷。

清初關外時代。也未免幹得太凶。打勝了仗。硬把戰地人民。全都俘獲了去。造具花名。分撥在各旗下充丁。或是用以賞賚有功。或投降的明將。這由表面上看來。是何等的蠻法。人家在一個地方住的好好的。忽用武力擄去。這不能不說是暴橫。但是一考其實。禍兮福所倚。因禍得福的。可以說是不可勝計。後來形勢一變。反客為主。由壯丁莊戶。而昇為地主富家翁的。不一而足。然論那一個民族。恐怕也沒有這樣的優辦法。滿洲人可以說完全不懂得經濟。也不知道財產是怎樣經營。胡裡胡塗。委之他人。自己只擔了一個主人的空名。有權有勢的時候。還勉強算你的。權勢一墜。自然就脫手而去。作主人的。你教他說個大概。都不能。那里還知道有多少田土出產呢。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經

營。把大權全行落到旁人手裡。這種直接經營財產。漸漸握有實權的。起初固然很不幸。全是由佔領地俘來的人民。但是他們舉族以遷。父子兄弟妻子。並未離散。到了國中之後。分配所屬。派定地點。名義上雖說是屬於某旗某貝勒。或是某人某人。不免近於一種力的財產。但是由他們直接致力生產。日久天長。他們便和該生產發生密切關係。無形之中。便操握了實權。而又有家主爲之保障。關於一切徭役。自然也援助家主。使其避重就輕。信用他們的心理。也就一天比一天加重。況且俘獲人中。如果是儒生。或有出人材幹。很容易的便能替貝勒或諸大家掌家務。或是出仕作官。這樣的俘虜聽着很駭怕。實際上大半是因禍得福。絕對和俄羅斯的農奴。是不一樣的。他們僅止於名義地位不美。實際的生活並不苦痛。而且越年久的。越得便宜。不怎麼入關以後。俘獲的事情雖然沒有了。可是自行投靠的事。又發生了。他們不但把身名家口。投在旗下。或某王府下。連他們的田園也一齊願意圈了去。因爲從此可以享受優越的待遇。免除一切的課賦。由此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滿洲人是怎的不重視財產。而惟屬人是託了。聞言不表。單說尙可喜。率領大小船隻。到了洪水堡的海口。只見海岸上。早有幾位貝勒大臣。率官來接。可喜甚爲滿意。當下見禮已畢。示以太宗諭旨。命他們在海州安住。海州就是現在的海城。尙氏子孫。至今猶而世守先塋。却說可喜見太宗如此優待。既賜田宅廬舍。又贈糧石馬匹。感激之餘。誓以死報。諸貝勒大臣。見可喜儀表不凡。稟賦純厚。益加敬

愛。當下先同可喜進了海州城。船隻行李等項。撥派官兵代爲搬運。沒多日。業已粗爲就緒。遂具表欲進京謝恩。太宗諭以跋涉勞頓。緩期來朝。本來可喜所携兵民人戶。共二千餘戶。也不下一萬多人。查閱安插。也正需時。再說他原先和黃龍一同在旅順駐守。那里也有不少親戚眷口。後因旅順失陷。便全被孔耿二將俘去。現在一一查明。報告太宗。太宗向來不許分散人的家族親戚。當命孔有德耿仲明。將在旅順口所獲可喜親戚查出。付給可喜。一同在海州聚處。夏四月。尙可喜進京朝謁。這時瀋陽城的增修業已大體竣工。宮殿也有幾處建築得頗爲宏大。因命禮部擬定京城名號。稱瀋陽城曰天眷盛京。稱赫圖阿拉城曰天眷興京。尙可喜卽來京朝見。太宗因率貝勒大臣迎於十里以外。所有典制。以及朝見禮節。一如孔有德耿仲明之例。朝見畢。授可喜爲總兵官。賜以敕書。宥原一切過犯。隨來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並授參將。此外石城島千總袁家晉。劉文奎等。並以原職。隸歸可喜部下。諸事完畢。遂命禮部大臣。伴送歸還海州駐守。不在話下。却說國家大政。文武不可偏廢。有文事必有武備。若一意右武。則文化不免落伍。馴致文字一錢不值。文人辱於走卒皂吏。天下必大亂矣。故聖人治世。文武並進。使各效其能。盡其職。無此輕彼重之勢。治隆祥和之世。自然而見。太宗爲天生開國英主。雖然天天在馬上拓土開疆。肇基帝業。並不是盲目的偏重武人。對於文化事業。恐怕要和武備一樣重視。所以後人研究清史說。入關以後的文化事業。雖然成於康熙乾隆之盛世。但是創立根

基。撒布種子者。實爲太宗文皇帝。這話實在不錯。天聰初年。詔設文館。關於文化設施。已然有了具體的機關。到了崇德年間。改爲內三院。比前更有成效了。我們已然說過了。天聰三年九月。已然考試了一次儒生。與試的三百餘人。取中的二百人。現在已隔五個年頭。人才大約比前更多。程度呢當然也比從前進步了。所以在八年三月又行考試。這次的考試。不專限漢文。滿文、蒙文也一樣考試。從前只是小考。中式者謂之儒生。卽所謂秀才。這次除小考。又特別舉行鄉試。取中者謂之爲舉人。其科目及取中人數。大體如下。

第一類。漢生員。試以經籍。漢文。取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人名不見記錄）

第二類。滿洲人習滿文者。試以滿書作文。取中者剛林、敦多惠。

第三類。滿人習漢書者。試以經籍。漢文。取中者察布海恩、國泰。

第四類。漢人習滿洲書者。試以作文翻譯。取中者宜成格。

第五類。漢人習漢書者。試以經史策論。取中者。齊國儒、朱燥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桂、王來用。

第六類。蒙古人習蒙古書者。試蒙古文字論文等。取中者。鄂博碩岱、蘇魯穆格。

右所舉第一類。是普通的考試。象是後來的學考。自第二類以下。爲分科考試。取中之人數。雖不如後來鄉試之多。但是在當時必須使用的三種文字。莫不與試。後來的清制。便由此而開其端了。太宗對於這次中式的舉人。十分嘉獎。每人賜衣一襲。免四丁。命禮部設宴。以光寵之。至於生員。則按等賜銀有差。到了五月。又命重定軍士軍隊名稱。當孔耿二將來歸時。會命其用皂旗。及尙可喜來歸。恐旗幟無別。後來又命孔有德耿仲明。將所屬旗幟鑲以白邊。尙可喜的軍旗。皂色白圓心。以示區別。至是諭貝勒大臣曰。前此各旗所隸兵。止就管營將領稱爲某將領之兵。今宜以護軍、前鋒、守兵、邊兵、援兵、砲兵、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蒙古兵稱左翼右翼。石廷柱馬光遠所管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稱天佑兵。尙可喜所管稱天助兵。此乃清代最初之綜合兵制。而有定名者。至是遂復起兵征明。先期諭外藩蒙古。使各部長以兵來會。復集各旗將校等頒發軍令。每牛衆下。各派騎兵二十名。先頭啓行。又各派護軍八名。次日啓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進發。左翼五旗。由沙嶺進發。師行時。勿擅離本羣。勿酗酒。勿踐踏田禾。其大凌河、蒙古、及歸化城俘獲蒙古。與各處所獲新蒙古等。如現隸之本主。自言撫養得所。可保不逃者。許其携往。否卽勿携。若携不足憑信之人。以致脫逃者。罪之。每甲刺出弓匠二名。每牛衆出鐵匠一名。鑿五。鑽五。鋏五。斧五。鎚二。鑿一。每人隨帶鎌刀。各備一月糗糧。每牛衆出羣一。每一人共出鎗一。箭五十。每甲刺出雲梯一。

用預採乾木爲之。各備冬衣一副。凡馬絆。及匙碗。俱書字號。每兵携帳房一。（兵字上恐有脫文）這道軍令。足以看出當日行軍情形。八旗制度。以牛衆爲單位。雖說也有官設的軍裝庫。而真正應手的東西。多半由各牛衆分掌。軍裝武器的儲蓄。自上而下。分別擔任。隨時點驗。有時發在軍士家裡。自行修理擦磨。所以他們的用具。都很應手。我們看自雲梯巨重之物。以至匙碗之微。全由各牛衆各人備辦。自然平日都和軍士不離。最爲合用。與那臨時現發的輾敗不堪之物。自不能同日而語。且五月行軍。各備冬衣一副。亦可見其周密。有備無患也。軍令既下。各旗各牛衆。於咄嗟之間。凡物備齊。於是太宗率衆貝勒大臣。統軍親征。命貝勒濟爾哈朗。大臣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舒賽。留守盛京。諭之曰。如聞敵人來侵。須偵探確實。悉心商議。相機應援。慎勿張皇。料不過南路朝鮮。於晏安無事時。樂於構釁而來耳。其沿海諸島漢人。已盡爲孔有德尙可喜等携來。今皮島所遺。止數千人。必不敢來。縱有敵兵侵邊外蒙古。可令圖爾格率兵防守彰武臺河之地。亦勿輕往援。凡留守軍士。勿令閒適。一應甲冑器械。俱令修整。尙荷天眷佑。佔得一隅之地。來調爾等。亦未可知。其城上所置大砲。俟城工完日。各按汎地。布列預備。其隨征小砲。列於城下。不時操演。勿致疎忽。貝勒濟爾哈朗聞諭奏曰。若明寧遠錦州一帶之兵。皆往內援。各城空虛。我等可率兵往取否。太宗曰。縱往。所獲有限。如必欲往。以耀兵威。亦必向西南捉生。一二次。偵

敵確信。果無防兵。然後可令圖爾格等兵往。又召宗室塔拜博和託、瑪瞻、屯齊、蒙阿圖、薩壁翰、巴奇蘭。守將克徹尼偉齊等。諭以黽勉奉公。爲留守貝勒之輔翼。又命貝勒杜度。偕大臣薩木什喀。防守海州。諭曰。爾等駐防海州。如四境有敵侵。卽當往援。亦必以親往偵探之狀。遣人告留守盛京貝勒。若爾兵與敵衆寡相當。可相機掩殺。倘敵兵甚衆。可待留守盛京兵至。合謀出戰。若敵兵乘船來侵。非一夕所能驟至。我必先瞭見之。旣見。卽可嚴爲設備。又命大臣圖爾格。勞薩等。率兵出邊。渡遼河。沿彰武臺河駐劄。守衛外藩蒙古。並扼敵兵。諭之曰。爾等當從陽什穆河北岸。抵彰武臺河立營。與喀刺沁兵同駐。嘗見千兵合爲一隊。則覺其少。分爲數隊。則覺其多。可先分爲二隊。若遇敵至。勞薩一隊前擊。圖爾格一隊隨後。敵若自渾河內逼。或深入我錫刺穆倫河邊。則合爲一隊。力與戰。圖爾格奏曰。黃泥窪一路。若有敵至。當往擊否。太宗曰。爾等若往黃泥窪。恐敵乘後來襲。可令駐防勾驪河城四將。率兵四十。駐彼處村落。餘則爾等率之以行。其外藩蒙古。俱令退駐陽什穆河北。勿使沿邊屯住。諭畢。管兵部貝勒岳託謂圖爾格等曰。自隄岸以東。勾驪河以西。原置十四哨。可斟酌布置。晝則令軍士時時習射整理弓矢。夜欲休息。勿解衣。須張弓開甲囊以待。若駐營之處。牧草將盡。可遵上所指示地移之。未行攻敵。先防敵攻。太宗行軍。每每如此。却說太宗把後方防務分派已畢。遂命圖魯什、武拜、率領前鋒兵。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率領漢軍先行。次

日。管八旗大臣納穆泰、達爾漢、葉克舒、葉臣、宗室芬古、覺羅色勒、阿山、伊爾登、管蒙古左翼武訥格、管蒙古右翼阿岱。同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各率兵行。丁未日。太宗率貝勒大臣出撫近門。謁堂子。列八纛。鳴角奏樂。拜天。然後統師西發。行至陽什穆河。遂命沿河駐營。共結營三十。蜿蜒數十里。在五月十一日那天。太宗因決計出征。會命大臣阿什達爾漢伊拜。往科爾沁調兵從征。他到了科爾沁。正赶上科爾沁貝勒額爾濟格之子、噶勒珠塞特爾。蠱惑部人。向北方叛去。所以急急趕回。聽說太宗已至陽什穆河。遂馳至御營。報告上項消息。太宗問他說。叛去的人都有那個。伊拜說。除了塞特爾。還有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等。太宗說。他們想到那里去呢。伊拜說。他們託言向北方索倫部截取財賦。以圖自給。實在是率衆叛去。現在科爾沁、土謝圖濟農、札薩克圖杜陵、秉圖貝勒。承卓里克圖貝勒等。已率兵往追之矣。太宗曰。塞特爾等叛逃。恐索倫部無備。遭其騷擾。因遣戶部。政英固爾岱。文館舉人敦多惠回盛京。傳諭留守貝勒曰。可亟令索倫部來朝頭目巴爾達齊速還國。恐致噶勒珠塞特爾襲取其地。宜善言訓諭而遣之。又命巴克什希福。同伊拜往科爾沁傳諭曰。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爾科爾沁貝勒。若獲噶勒珠塞特爾等。欲誅則誅之。不誅欲用其人。民爲奴者聽。已酉駐都爾弼地喀刺沁部長土默特部長率步騎五千至。癸丑卽二十八日。次札木哈克地。巴林部長、奈曼部長、各率兵至。六月乙卯朔。次古勒班圖爾哈地。沒多日。扎魯特部長、烏刺特部

長、阿魯翁牛特部長、阿魯科爾沁部長。皆率兵至。於是命在錫刺烏蘇河之南山平岡上。設黃幄。集諸部長置酒高會。山河爲之壯色。晏畢。遂頒軍令曰。

行師動衆。約束宜嚴。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肅衆志。大軍按隊安驅。勿使喧嘩。勿離旗纛。若馱載有一二欹斜。全旗暫止。以俟整頓。然後前行。如一二人私出劫掠。爲敵人所殺者。妻子入官。往取糧草。若一二人擅往被殺者。罪同。經過之處。勿毀廟宇。勿殺行人。敵兵抗拒者殺之。歸順者養之。所俘之人。勿奪其衣物。勿離其夫婦。卽不堪驅使者。亦勿加侵害。勿淫婦女。勿令俘獲人看守馬匹。勿餐熟食。勿飲酒。曩我兵往證明時。敵人見軍士隨處沽買食物。因令多置毒物於中。不可不慎。違令者正法。

行軍全賴軍律嚴肅。賞罰分明。況以敵國而交戰乎。癸亥卽六月初九日。前鋒將校伊勒穆。已行近明邊。遇明哨兵四人。逐之。其中一人被殺。其三人皆被生擒。送獻大營。甲戌。次於喀拉托洛穆。命貝勒德格類。大臣覺羅色勒。宗室芬古。率兩藍旗兵。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偕巴林、扎魯特、土默特諸部長。規取獨石口。居庸關。乙亥次博碩堆。巴克什希福還奏曰。科爾沁土謝圖濟農等。已追殺噶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盡收其部下戶口。太宗見報大喜。因命阿什達爾漢希福。宣諭從征蒙古諸部長曰。

科爾沁貝勒額爾濟格之子噶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塞布類、白固類等。凡遇興師。既不隨行。又違法令。侵犯隨我出兵之鄰國。掠取牲牧。朕不念其惡。以其先世歸順已久。欲保全而屢宥之。乃彼全不知德。嘗欲叛奔察哈爾。今竟叛往索倫。爲其族兄弟土謝圖濟農。札薩克圖杜稜。秉圖貝勒。卓里克圖貝勒等。追及擒斬。在法。叛者必誅。固無可貸。然朕素視彼兄弟無異指臂。指一有傷。如傷吾指。且朕方欲廣宣德意。招集人民。使之共臻安樂。以彼受朕豢養之恩。安樂有年。弗克令終。是朕教化未洽之所致也。今阿魯部濟農之弟。達拉海、薩陽等。又越界駐牧。應以軍法從事。朕心不忍。爾等可共議之。

蒙古諸部長見諭。因請恩宥二人罪。各罰人戶十。駝百。牛羊千。詔減半罰懲。其噶勒珠塞特爾。以及同時叛去之白固類等之財產人戶。則命科爾沁諸貝勒共分兼管。處理已畢。始行進軍。甲申。次於喀刺鄂博。命大貝勒代善。貝勒薩哈麟、碩託。大臣葉克舒、葉臣、率兩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兵。偕敖漢、奈曼、烏刺特、喀刺沁、阿魯諸部長。規取得勝堡。進征大同。到了七月初二日。科爾沁部長。巴達里、布達齊、洪果爾、棟果爾、武克善、多爾濟、桑阿爾齋、索諾穆、滿珠什里、達爾漢、巴圖魯塞稜、噶爾瑪固、穆占、巴拉塞爾固稜等。率兵五千來會。遂御行幄大宴之。並賜蟒袍各一。已丑。定議分軍四路。並入明邊。限期在朔州會師。遂命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大臣阿山、伊

爾登。率兩白旗兵。偕翁牛特部遜杜稜。察哈爾部新附圖巴濟農。這人是在路上新收的。因命從征。還有蒙古幾位宰桑。隨其部長來的。也都派在此一路內。教他們自巴顏珠爾格地方入龍門。又命貝勒豪格、額駙揚古利等。攻尙方堡。毀邊牆。分軍捉生設伏。太宗統軍繼進。壬辰（八日）豪格等奏。邊牆已毀。於是大軍入尙方堡。分道而進。至宣府右衛。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遣人予書。責明右衛將官曰。

曩定盟。彼此毫無疑貳。孰意爾等陰懷詭譎。云約遼東人之在寧遠錦州者尋盟。竟久待不至。及三次遣使寧遠。復拒不納。且襲我邊境。殺我二十餘人。爾等或以詐盟爲得計。予縱可欺。上天亦可欺乎。爲民父母。不以民之疾苦。奏於朝廷。惟恐上之罪己。則所謂大臣者。亦何利於國。何益於民也。強弱之形。衆所共知。欲息干戈。可速遣信使。持爾主璽書來。如執迷不悟。爾國之禍。何時已也。

話說明方守邊官吏。得了太宗書檄。依然抱定從前老法。置之不理。但是不敢出城迎戰。只不過通如各地。加緊防守。北京自然也得了報告。免不了又有一番調兵赴援的事。這時太宗已統大軍進駐宣府城東南。既而又移軍直迫新城。發砲遙擊之。斃守備一員。遂命正黃旗兵樹雲梯攻之。將登。梯忽折。因罷攻。移師西行。丙午即二十二日。圍應城。次日分兵攻小西城。克其外圍。己酉有一儒

生。名叫張文衡。自大同來歸。自言爲開平人。在明爲代王府參謀。因見明之諸臣。結黨貪財。專意罔上。生民窮困。想望太平。惟皇上威名。震於天下。且招賢好士。慈惠寬仁。君人之大德咸備。今大兵四路並入。人心願歸者大半。宜備書前後興師之本意。布告四方。以慰民望。太宗深嘉納之。問以天下大勢。對答如流。遂命直文館。張文衡也是清代一位死事名臣。順治時。作到甘肅巡撫。因回亂遇害。八月甲子。卽初十日。大軍攻應州。城之東南有一堡。堅愈名城。名曰石家村堡。明兵多在此設防。遂以砲擊之。城上雉堞。雖被砲擊毀了好幾處。守堡兵力拒不去。怒惱御前親軍將校。滿珠什里、海桑、肅格、噶達琿、綽諾等。各揮短刀。冒矢石奮死先登。敵從上以大刀禦之。綽諾力戰。卒登其城。諸人繼後。一齊登城。敵不能拒。遂克其堡。太宗因重賞諸人。於是大軍自應州北行。約行四十里。命駐營以待各路軍報。忽有偵騎報云。陽和總督張宗衡。大同總兵曹文詔。俱率衆至懷仁縣。太宗見報。因命前鋒將圖魯什武拜曰。速往懷仁縣後山路。設伏邀擊。彼二人必被吾所擒矣。彼二人所以不直趨大同而往懷仁者。欲避吾截擊。乘夜偷度耳。速行勿緩。二將領令。未免懷疑。心說怎見得他們必在今晚往大同去呢。他們不會在懷仁住一日。探明道路再走麼。因此一疑心。把事情就看得輕了。不甚在意。回到營中。吃過晚飯。纔點隊啓行。到了懷仁縣的後山。天已二鼓。只見山道上遺了許多馬糞。二人一見。不覺大驚道。糟了。他們已然偷過了。因在

山村中捉一鄉人問曰。有人馬過去嗎。鄉人說。在日落已後。有兩位大官。率領着許多兵馬過去了。果然是因爲來的太晚。吃他們先走了。二人好生後悔。怎麼這樣的事。會不往心裡去。疑他作什麼。這如果把張宗衡。曹文詔二人捉住。該有多大功勞。他二人可以說是過後的聰明。一點用也沒有了。當下垂頭喪氣。率領部隊。回到御營。太宗正待他們報告捷音。忽見圖魯什武拜空手而回。好不着惱。因問二人說。難道張宗衡、曹文詔。不會由後山偷過嗎。二人叩頭認罪說。臣等知罪。因行遲已被那厮先時偷過。太宗說。你們都是宿將。爲何也這樣不用心。他二人所以先到懷仁縣。無非爲避邀擊。把我兵引到懷仁去。他們却乘昏暮。從後山走了。他們是方面大員。不急急到大同去。到懷仁有什麼事。本來應當重辦你們。姑念前勞。略示薄懲。因命給圖魯什。武拜各記一大過。二人謝恩站起。太宗說。你二人若不貪逸。焉有此失。趕緊領本部連夜向大同方面追趕張宗衡、曹文詔不得有誤。二人見諭。那敢怠慢。各率本部。向大同方面躡蹤而去。一路之上。擒明哨卒十人。獲馬四十餘匹。戊辰卽八月十四日。太宗至大同。設御幄南山之上。明總兵曹文詔。率騎兵結營於城之東南門外。命圖魯什將左。武拜將右。額駙多爾濟將中。先命鄂齊爾桑率二十人挑曹文詔兵出戰。太宗下馬。坐黃蓋下以待之。文詔不出戰。遂命陣獲明將高登湖。齎書與大同城中衆官。索察哈爾遁逃。又與曹文詔書曰。

朕聞將軍乃識時俊傑。兩國情形。想久洞悉。在廷諸臣。當乘朕切於議和。力言於上。措斯民於太平。乃不念將士勞苦。不察兵力強弱。逼之進戰。稍有不前。輒行劾罷。或至論死。且閹宦專權。行賄者獎擢。無賄者降革。上下蒙蔽。功罪不明。此番我兵既入內地。將軍日後能保無罪乎。朕非相激之言。料將軍早已慮之深矣。

因爲曹文詔不出戰。所以太宗以書激之。文詔見書。怒曰。欺我太甚。遂出戰。太宗勵諸將曰。必生擒文詔。蓋愛其才勇。欲收爲己用也。因此諸將奮戰。皆欲得文詔。戰良久。文詔不敵。率衆敗走。諸將從後追擊。至城壕而止。獲其千總曹天良。及馬百餘匹。在前些日。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本想用一種緩兵手段。止住太宗大軍。然後再想退敵之策。偏巧應州城中。別無可使之人。忽然想起應州獄內。收着一人。名叫鮑韜。乃是太宗軍中副將鮑承先之子。鮑承先原是應州人。自從歸降太宗之後。當地官府。便把鮑韜收在獄裡。一來報復。二來怕他們彼此通信。現在呢。滿洲國勢日強。鮑承先已然升任副將。甚得太宗信任。所以應州官吏。雖然未把鮑韜釋出。可是也不敢怎的虐待。大約鮑韜的牢獄之災。也該滿了。正赶上總督張宗衡。想派一人到太宗營中去作信使。便想起他來。當下便命人由獄中把鮑韜釋出。並用代王母妃楊氏的名義。寫了一封書信。大意說。如能退兵。必當奏明當今萬歲。講求和議。一應備妥。遂命人把鮑韜叫來說。我派一人。同你到敵營中去下書。不但你父

子可以團圓。成事之後。還有重賞。鮑韜見說。真是意外之喜。當下便同了所派的百總名叫馮國珍。扮作商旅模樣。抄小道去到太宗營中。尋找父親鮑承先。他們行至哈里莊。不幸遇見蒙古巡哨兵。把二人給劫奪了。鮑韜還受了很重的傷。他們的衣服財物。全被劫去。只剩一封書信。沒法子。只得在附近鄉村中住了許多時。養好了傷。才到大營中來。這時太宗正圍大同。事情雖然誤了好多日。尙未喪命。也算萬幸了。他二人到了大營。先見了鮑承先。父子見面。悲喜交加。展轉又見了太宗。呈上書信。太宗一見。裡面都是不誠實的託詞。遂修復書一封。命把昨日陣上所獲的曹天良釋出。偕同馮國珍。進城教張宗衡等把書信轉致代王之母。書曰。

朕曾遣使於各處議和。爾皇帝黜戮大臣。大臣畏懼。以致蒙蔽不能上達。此番進兵內地。以昭願和不得和之故。已將此意。作書布告各處。誠能主持和議。當速成之。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禍。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福。和議果成。我兵不終日而出境矣。朕若不思太平。專嗜殺戮。又何以服諸蒙古。而統重兵。朕之議和。實出至誠。如稍有越志。獨不畏上天乎。惟願彼此以至誠相待耳。

蓋兩方之不能和好。有出於利害之相左者。有出於感情之刺謬者。明清之不和。不必出於利害之相左。且既和之後。利在明而害在清。論史者早有定詳。然而明人寧趨害避利。抵死而不願言和。殆由感情之驅使乎。其言若曰。清吾屬夷。不能再蹈金宋故轍。於是一反從前羈縻故智。而以嚴拒爲能。

不知此策一行。而明遂亡矣。話說太宗將報書命人送去之後。多日未見回音。本來他們不敢私自作主。明廷又降下極嚴厲的敕旨。督催他們進戰。固然大兵已然入境。想在短時日中。用武力逐出。那時的明兵。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但是固守城池。以待敵人自去。這種能力還在。所以自從曹文詔戰敗之後。他們變更了計畫。只有嚴守不再出戰。又怕朝廷督責。不免也作了幾道虛報說。克復幾座城池。打了幾次勝仗。明廷知道他們天天在打勝仗。也就不再催戰。這時明宗室朱乃廷一家。俱被俘在軍中。太宗命優禮之。及覆代王母楊氏書。不見回答。太宗又把乃廷、乃廷妻、及弟乃振、還有三子。一同釋還城中。爲是教他們斡旋和議。誰知他們去後。也都杳如黃鶴。太宗已知和難望成。遂命四路統兵將領。分別略地。齊到朔州。然後班師。却說貝勒德格類等。奉命入獨石口。攻克長安嶺城。又攻赤城。這里城壁甚堅。只克其外圍。舍之而去。由保安州會師應州。大貝勒代善等一路。則先攻得勝堡。參將李自全。知城不能保。自縊而死。又進至懷仁。城上守禦甚固。未能克。因有明兵來援。命貝勒碩託偕諸將分兵拒之。其衆大敗。追至朔州城下。始收軍。又與大貝勒等合攻井坪城。亦不克。太宗下令止攻。教他們在朔州馬邑中間駐營。分命貝勒薩哈璘、碩託。率兵往徇代州。他們行至代州城西。獲一鄉人。問以防守情形。該鄉人說。西去七十里。便是崞縣。那里守禦不堅。城牆北面已然頽壞。薩哈璘等見說。遂往攻之。原來該縣自聞大軍入境。人民早已紛紛逃竄。所餘又都是貧苦百姓。平日之

間。軍民不和。所以在防務上。向來無人督管。城垣壞了一面。竟自無人過問。可見他們把公事是怎樣廢弛了。這日忽見敵兵來攻。大家慌慌張張。抵禦了一陣。等到半夜。外邊大兵止攻的時候。城內官民兵士。就好象有預約似的。全行遁去。天明已後。城內已是空空。一無所有。貝勒薩哈璘等。也不知他們什麼時候逃去的。可見攻城的也太輕忽。人是走了。得個空城。沒什麼用處。只得仍回原住地。因太宗有諭旨。調他們到大同去。於是他們便隨着大貝勒代善。全到大同。太宗設宴勞之。這裏再說貝勒阿濟格一路。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等。是奉命由巴顏朱爾格地方入龍門口的一路。他們率兵到了龍門口。明方早已添兵扼守。形勢又格外險峻。如必攻入。士卒損傷必多。太宗不欲多傷士卒。所以下令教他們改從保安州攻入。這裏不如龍門易守。所以他們到了保安。只攻了半日。其城遂陷。斬守備一人。遂自保安趨應州。與他路會師。由是往徇朔州。至五臺而還。他們在應州得了太宗命令。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額駙揚古利等。率兵往攻靈邱縣。多爾袞、多鐸、豪格、則先率兵至大同。單說阿巴泰等。到了靈邱。攻克縣城。自知縣以及守城軍官。多半陣亡。縣城以外。有一村。名王家莊。明兵在此設防。與縣城互爲犄角。現在縣城雖破。王家莊的陣地。依然頑強抵禦。所以分兵二百往取之。論理一村之衆。卽有官兵代爲拒守。當然不如縣城之難下。派兵二百。還不是手到拏來。誰知事體大出意料以外。小小村坊。保守得特別堅固。村外一樣也有壕溝圍塹。官兵村民。晝夜防守。

豪無疎虞。主將是一位守備。可惜失了姓名。他所預備的防守器具。不光是弓矢。凡能拒敵之物。無一不備。兵民也甘心聽他使令。因此大眾一心。雖死不退。若以久經訓練之師。來攻此莊、自然難以倖免。終必陷落。但是他們前仆後繼。父亡子代。一直支持了兩晝夜。第三天上。正黃旗兵。業已奮力攻上城垣。禮部承政巴篤禮。揮衆督戰。雖然身被數創。猶不退死戰。到了因爲中矢太多。死於陣上。衆軍士見死一大將。益發憤戰。等到把莊堡攻下。裡面所存已無幾人。不想小小地方。竟有這樣惡鬪。真是向所未有。太宗聽說巴篤禮陣亡。不覺泣下悼惜曰。此朕舊臣。效力多年。致命疆場。深可惜也。後贈三等男世襲。不在話下。却說太宗戰敗曹文詔以後。大同城內。只有防守。不復出戰。其他大城。也多如此。並且攻下城池。又不能守。回軍時。依然放棄。所以不以攻城爲主。而以徇地俘獲爲先。現在四路皆有俘獲。遂有班師之意。因自大同城南山岡。移營四十里舖。前鋒將錫特庫。納海、努山生擒哨兵六人至。內中有一滿洲人、命俱斬之。（明代女真人。（滿洲）在內地爲官。或爲兵士者恆有之。）又有收得明帝榜書。以爲間諜者。因獻於太宗。其書略曰。

滿洲原係我屬國。當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禍。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國人有得罪逃去。及陣中被擒欲來投歸者。不拘漢人、滿洲、蒙古。一體恩養。有漢人來歸者。照黑雲龍例養之（按黑雲龍亦系出女真。自祖父以來。世爲明將。蓋久受漢化。故謂爲漢人）。有滿洲蒙古來歸者。照

桑阿爾齋例養之。（桑阿爾齋蒙古人。爲明副將）。若不來歸。非死於吾之刀槍。卽死於吾之砲下。又不然。亦被彼誣而殺之矣。

這也可說是明廷的一種宣傳戰。因爲太宗每次出師。必張榜文。所以也依樣報復。不過這裡有點掘根子的意思。就好象兩個人打架。弱的說。你忘了。當初你的祖宗。還使過我們的錢。這話雖足以解嘲。但是於事無補。因爲天下的事。只不過是個時會推移。太王在不得志的時候。自然得恭維薰鬻。再不相容時。我就躲開你。但是運會不能永久教太王那樣不得志。等到他的子孫文王武王的時候。不但西戎都作了他們的手足腹心。連商王受的天下。也都歸了姬周。商王之後。以及其他民族。要想和武王掘根子。那不是空言無補。止於笑談了麼。由古至今。國家之盛衰。民族之消長分合。無一不受運會來支配。運會一到。磚頭瓦塊都會翻燒。何況是一個民族。清代自入關以後。諱言會事明廷。而爲其所隸屬。這大約由於書闕有間。自己沒有那樣的紀錄。自然就不承認有那樣的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歷史。每逢改朝換代。全由於篡弒。篡弒者。都是亂臣賊子。爲王法所必誅。一國之中。總不要有這樣的事才好。所以高宗皇帝會說。以古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這就說清之有國。非由篡弒。乃是真正的天命所歸。從今以後。我們應當建設一個古所未有的大帝國。一心向外發展。而不必防範國內有什麼篡弒的事。思想之濶大。目的之鴻擴。真能令人欽佩。但是中國之所謂國家。向外

發展的精神很薄弱。關着門搗亂的能耐却極強。一個和尚。一個小販。或是一個草寇。一個不得第的秀才。遇了機會。也敢黃袍加身。大過皇帝之癮。這是在中國歷史上。時常特筆的事。因爲有了這樣的風氣。所以乾隆皇帝。永久不變的大帝國思想。也就止於思想。能不能把中國人人想當皇帝的惡習慣。根本改造。中國到底是中國。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那末你說了半天。清代和明代。在早先究竟是怎個關係呢。那我就答一句。請諸位看一看朝鮮的史書吧。原來據朝鮮的紀錄。清代始祖肇祖原皇帝。和明朝頭一位皇帝。太祖高皇帝。是同時而起的。在本書首回已然略略叙過了。自從大金爲蒙古所滅。南宋北金。同時瓦解。金族即女真族。（因避遼諱真改爲直）除了和漢族同化。流落中原的。其餘都歸北滿一帶。各立部族。割據自治。明滅元後。其兵力一時雖及東北滿洲。但是後來不競。只不過以敕書名爵。賞賚各部長。命其爲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職。凡女真所居之地。大部分爲三區。一曰海西。一曰建州。一曰野人。後來又別立建州左衛。就是肇祖所領之地。地近朝鮮咸鏡道慶源府。以勢力而論。那時的肇祖。不但不足以與明爭。便是朝鮮也是第二個上國。以一部長。地則介於兩大之間。勢則齊於諸部之列。在這時要發動民族意志。伸大義於天下。蓋不屈志而不可得。後來幾經變遷分合。到了太祖高皇帝。遂振臂一呼。大勳克集。推其興王之故。亦甚不易。受明敕贈。又何諱焉。且無論個人與國。貴能自立。能自立。則權勢在我。不能自立。則權勢在人。

方滿洲之不能立國也。中國以夷書之。朝鮮亦以夷書之。及其建帝國平海內。遠人莫不朝貢。向之稱我爲夷者。則極力避之。而我且書英夷入貢。彼時英人不得而爭之。勢不能也。天下自來如是。是知實錄中改抹夷字爲多舉。天下之書。書夷者多矣。能盡抹殺乎。且我改而人不改又將奈何。是知不如存真。

話說太宗收得明廷宣傳榜示之後。遂亦作書與明崇禎帝曰。滿洲國皇帝。致書於明國皇帝。昨見皇帝嘗云。滿洲原係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卽予亦未嘗以爲非也。（可見在關外時代、並不諱曾服事明）祇因遼東各官。欺陵不堪。屢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我思此種情形。仇怨已深。難人剖白。惟動兵戈可冀來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于各官欺誑。十數年竟無一言問及。以致戰爭不已。若早遣一信使來。詳詢事由。判別是非。予豈樂尋兵戈耶。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薙髮漢人。虛報斬級千百。我國若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聰明。一付度之。而欺罔自見矣。斬殺之真假。暨我願和之誠僞。問黑雲龍自得其情。但黑雲龍惟恐結怨于文武大臣。是以不肯盡告于皇帝也。

明方的宣傳文字。能入太宗之手。太宗方面的答書。能否入於崇禎之手。這是疑問之疑問。因爲腐敗到了極點的明國。皇帝高拱深宮。外間的事。一點也不能聞見。宮門以外。是文武諸臣。裡面是大

小太監。他們連成一氣。把皇帝包圍。就讓有天大的本事。也沒用處了。再說他們都有極大的權勢。自來營私舞弊。慣於蒙蔽。末季的明帝。差不多是天天被欺哄着。尤其是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當兒。他們爲避禍免責。更得設法蒙蔽。明明打敗仗。他們硬說斬首若干級。明明是邊事日壞。內政日偷。他們硬說將皆忠勇。民皆感恩。如果有真識卓見。主張改善的。他們必然設法處治。熊廷弼袁崇煥。就是榜樣。等到流賊入了北京。遼東的兵馬。也一點功勞未立。那多年不能上達的下情。至此再不能蔽。自然而然。也就上達。但是崇禎皇帝。已然叫了王承恩了。還能再有什麼法兒。可見自古以來。亡國慘禍。全由奸臣蒙蔽。下情不能上達所致。不但一國。一個小的家庭和機關。也是如此。作好弄壞。也全在下情能否上達。所以古來有好多文人。揀那愛民如子的地方官吏。或是英明之主。撰述了許多公案書。什麼康熙私訪。彭公案。施公案。于公案等。主人翁都是不能以名位自尊。敢於冒險。私訪盜賊。探聽民間疾苦。這些書。風行海內。家喻戶曉。就皆因這樣私訪的事。是民間所最希望的。也惟有私訪。而真正的民間下情。始能上達。本來一個人無論你怎樣聰明。你到底沒有天眼通。也沒有天耳通。坐在一間辦公室內。專門會畫一個『行』字。你就大胆的敢說凡是你所管轄的人民和事務。無一不知。沒有一件是辦錯了的。凡出一令。布一法。無一件不是利國福民。這正是你個人的理想。實際上當真能這樣嗎。恐怕你不能化裝老百姓。不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和他們站在同一地位。享受同

樣生活。你到底與他們隔離着。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無論你說什麼。也是教科書上的話。曾文正公說。作事先由小事作起。作長官的。天天要眼到。手到。足到。而並不是止於心到的。就如同拉屎撒溺。人人都知道是風火事兒。一刻也不許猶豫。屎溺一來。立刻就排泄。但是、時至今日拉屎撒溺。也有文野之分子。我們祖父時代。沒有多大講究。如果生在山村。或蒙古的沙漠裡。拉屎撒溺。有多麼自由呵。而且花香土香。順着清風吹來。一點惡味也不見。自然的與大地添了肥料。也不見怎的狼藉。依然是清曠的山坡大地。如今我們叨光。大被近代文化之恩惠。拉屎撒溺。日見開明。文化的衛生便器。又潔又白。便後一拉機關。咦！屎溺被清水都澆入地道。曲屈的鐵管。老有清水貯藏。一樣一點惡味沒有。而且室內潔淨。四面白磁。異哉所謂拉屎者。亦可謂懿歟美矣。不過這樣的設備。在後起的我們的都會裡。尙不能普遍。未免還在奢侈衛生之例。一般市民。不但程度未到。而且經濟力也不容許。沒法子。安陋就簡。保持野蠻遺風者。觸處皆是。比較可以說是便所的。僅不過闕地爲堦。上覆茅亭。聊避雨淋而已。下此者。隨地便溺。無所謂所。這在人口突增的都市裡。真是一個大問題、近來我對於家族。發出一個極嚴勵的命令。說。你們光會吃飯。吃飽了就拉。始終沒一人打掃便所。你們不知道這於衛生有碍嗎。把人都盪醬起來了。自今日起、會騎車的都到野外拉屎。在外面有職務的。務必在外拉屎。空着肚子家來。除老人。婦女。小兒。可以從權

在家中方便。但是務要少拉。因爲沒有那麼大的容積。至必要時。大家應行減食。既清胃袋。於大便之調節。亦不無小補。事關一家衛生幸福。勿謂不近人情也。在這里忽然插入這樣一段閒話。似覺離題太遠。沒有關係。但是講故事的。因話提話。指不定扯到那里。何況切要人生。關係民命。也不算言不及義的胡說吧。閒話打住。且說太宗既以書覆明帝。遂命人將該書函抄寫了多份。除了射入大同城中的。在各村鎮也張貼了不少。各地明官。雖然得了此書。不但不敢呈報。反倒編造了許多虛偽的軍情。彼此對冤。所以那時的明帝。真正消息。是不易得到的。在這時候。總督張宗衡。已到陽和去了。止有曹文詔還在大同。忽見太宗由南山岡移營四十里舖。他知道已然捨了大同。行要班師了。不覺大喜。又恐總督責他爲何不乘移營時襲擊之。那時不但無功。反倒遭譴。想了想。不如說是打退的。遂繕寫了一份塘報。差人到陽和去報功。其實曹文詔是位名將。只因一時疏忽。也不必貪功妄報。不過他的部下。見旁人這樣報的時候很多。也要學一學。所以才這樣作了。不想這下書人。又被鑲紅旗巡哨兵所獲得。搜出報功的文書。當時帶到大營去稟報。原來文書中所寫的話語。荒唐已極。根本無有那樣的事。什麼滿洲兵被砲擊斃無數。哭聲振天地。又是什麼陣斬甚多。未暇割取首級。止取大纛一桿。太宗看了這樣鬼話。不覺好笑說。自從在大同城外。把曹文詔戰敗。追入城中。始終不見他再行出馬。那里來得這個大勝。當下命將覆明帝書封入一函。另以一書予張宗衡。仍命原被獲人一總送到

陽和去。並命人把酒食銀錢賞給那人。給他壓驚。自分必死的人。不但不殺。反倒得了賞賜。遂千恩萬謝而去。太宗致宗衡書如下。

昨於大同獲曹總兵遣人塘報軍情。見滿紙皆是虛誑。朕素謂明國大邦。自有忠臣義士。實心爲國者。何期一旦至此。前此得宣府張總兵塘報。其虛誑亦然。由此以觀。明國之衰已極矣。朕入境幾兩月。蹂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今朕尙在爾地。可令曹張二總兵。集各路兵會戰。爾等高坐城樓以觀。若爾出兵一萬。朕止以千人應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應之。如敢直前迎戰。猶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虛言誑君。亦可耻之甚矣。爾皇帝不知。以爲既能取勝。速宜進戰。爾等又畏懼逃遁。縮頸城中。如此、則生民之塗炭。何日休息耶。爾等皆代皇帝撫字億兆者。自宜乘朕願和。凡有軍情。據實申奏。力贊和好。乃欺君誤國。貽害民生。寧不畏生受顯戮。死遭冥禍哉。朕欲決戰之言。非自矜誇。因爾等虛誑已極。故欲一較勝負耳。爾等若以朕言爲是。速約戰期。朕當勒兵以俟。

明兵長處。在於守城。滿兵則長於野戰。觀王家莊一戰。可以想見。所以明兵捨短用長。在勢不免。惟敵兵入境。僅恃防守之策。終不免退嬰之譏。這也是明廷所不喜的。自然就得虛作塘報。以免朝廷督促出戰。不想這種僞報。又不時爲太宗所得。自然看了要着惱的。所以才與張宗衡去了這樣一通書札。

不但指摘他們的僞報。而且還約他擇期會戰。以決勝負。這樣的事。似乎近於尙氣。在明方諸大員。決其不肯作的。所以張宗衡得書之後。心中雖亦有些不平之意。只是無故出師會戰。究是冒險。依然很鎮靜的傳諭各城。加意防守。如敵來。不可出戰。但是張宗衡這邊。雖則無意決戰。太宗却已統軍到陽和去了。本想以書那樣激他。他還不負氣出戰麼。誰知到了陽和以後。依然緊閉城門。除了零星哨兵。看不見什麼大部軍隊。這時前鋒將校錫特庫。正在巡邏。忽遇明千總一員。率領十數名哨卒。由天城到這裏來探消息。兩下裡在城外村落中。無意相遇。自然不容分說。就交起手來。結果是明兵敗去。還遺下了幾具死屍。這才知道天城必有駐兵。遂自陽和移營。改駐天城之北。命錫特庫設伏於赤城。明兵有出探者。每被擒斬。又命設伏於左衛城。大軍則節節向歸路進發。八月甲申朔。駐營左衛城。初一日命圖魯什向宣府方面偵探。遇明哨十五人。圖魯什單騎往擊。不抵防。腹部忽中一矢。猶力戰。等到部下趕至。才將敵兵盡行擒斬。但是圖魯什因受傷過重。已不能乘騎。由部下抬回大營。太宗聽說圖魯什受傷很重。親自迎出。見一矢正由腹皮穿入。不覺大驚。忙令御醫往視。已不能爲力。過了兩天。遂卒於營中。後追諡忠宣。世襲一等子。圖魯什爲著名勇將。臨陣不懼。每每爭先。不想和巴篤禮一樣。死於小卒之手。可見出兵打仗。處處都是危機。所以勇將只存馬革裹屍之想。其他是不能預計的。初二日。大軍渡左衛河。在河之北岸駐營。初三日。攻萬全左衛城。城上炮火雷石。一

齊打下。因命八旗合力攻之。用楯車挨牌冒火突烟而進。一方則調炮隊。自城外遙擊。以掩護攻城兵之前進。城上明兵。防備城下。又得遮禦遠來砲彈。一時弄得手忙脚亂。城垣已毀壞了好幾處。這時正紅旗的雲梯。已自樹起。大家正在歡呼吶喊之際。親軍勇士褚庫、布丹二人。已自揮刀先登。在城頭。搖動大旗。高呼奮戰。驚得明兵。紛紛倒退。下城潰散。於是四面全行登城。城內共有明兵一千餘人。因爲無處可走。盡就殲滅。於是太宗重賞褚庫布丹先登之功。在左衛城中。住了三日。遂傳旨班師。太宗自率大軍出尙方堡。約行二十里。命從臣敦多惠。率領四十騎。先往盛京。以敕旨與留守諸貝勒曰。前入邊時。定議七月初八日。四路並進。朕率兩黃旗。及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尙可喜。蒙古科爾沁諸軍。從尙方堡至宣府。復由宣府新城、東城、西城、趨應州。往視大同城。其城南有兵結營。擊敗之。諸軍由龍門口入者。會朕於宣府。由獨石口入者。會朕於應州。由得勝堡入者。自大同直趨朔州。又有沿邊過殺虎口。繞道至朔州者。明大同城官吏。欲盡殺降明之蒙古。有蒙古八百九十五名。殺其守備一員來歸。朕又至宣府西六十里萬全左衛城。攻拔之。是行也。我師戰則勝。攻則克。風馳霆擊。所向披靡。擊毀臺堡百二十。擒斬甚衆。遇哨卒輒俘獲之。軍威大振。明之邊將震恐。未嘗敢整列隊伍。櫻我軍鋒。惟兩黃旗攻深井城、小西城。正紅旗攻懷仁縣。兩白旗攻龍門城。鑲藍旗攻沙城堡不克。凡此不克者。非我兵盡力攻之而不克。乃相機而止耳。留守貝勒濟爾哈

朗等見敕。無不大喜。當下起草奏疏。命人齎往行營。報告國中近事。其略曰。國無災祲。境宇寧謐。捉生五次。屢有俘獲。逃人兩次來歸。聞明崇禎帝。遣官至錦州。凡三調祖大壽未往。因繫其妻孥於獄。復召之。大壽乃行。瀕行謂人云。我雖竭力爲國。其如不我信何。我意此行。與滿洲國皇帝可戰則戰。量力不敵。則與一言決絕而來。若入京師。必致加害。我觀時事若此。是滿洲皇帝得天下之時。遂率所轄蒙古。沿途縱馬。食田禾而去。至寧遠駐三日。復縱馬食禾。餘皆以馬載之行。又聞明崇禎帝以蒙古人雖附明。實屬無用。其在大凌河也。殺人而食。敗則先奔。諭大壽殺之。凡二次。蒙古桑阿爾齋等。擐甲三夜。欲執大壽。大壽謂桑阿爾齋曰。我視爾等如兄弟。爾等何得如此。桑阿爾齋曰。聞諭旨欲盡殺蒙古。故我等有此謀。以自救耳。大壽遂與之盟。臣等偵知如此。伏思大壽不應召。既負罪。必求容於其主。或侵我外藩蒙古。亦未可知。惟皇帝熟慮之。近有自明逃來之烏納海。言彼處蒙古情形。管兵部貝勒岳託。因遣蒙古一人。匿書靴內。致錦州蒙古多爾濟哈坦等曰。聞爾多羅特部落人。共稱爾等爲豪傑。夫豪傑識時。何故與旦夕將亡之明國同謀待斃乎。明國之君。心志驕盈。不念人民困苦。其大臣貪贖貨賄。肆行奸詭。又濫用閹人。以致閹人復恐嚇在外武臣。索取財物。人民皆堅足而立。明國將亡。顯然易見。往年我國出兵。恐察哈爾襲我之後。故不久旋師。今察哈爾汗。才身遠奔刺麻圖白特部。其大族臣僚。已來歸我國。我攻城略地。縱淹留逾年。亦不反顧。

明人與我交戰。必令爾蒙古在前。進者爲我戮。退則被彼誅。勢難自全。今我兵進征大同。若擒獲大同王子。以易爾各城蒙古。或圍困燕京。聲言盡索蒙古。明人在危急之際。豈惜爾等乎。彼時雖悔何及。今宜乘時起事。如欲我兵接應。我兵卽往。如爾等招撫城堡來降。當以城堡付爾等駐守。卽棄城堡率衆來歸。亦必與我國貝勒大臣一體相待。豈不聞我國愛養歸順之漢人。雖陣前俘獲。均加恩育。大丈夫一心圖事。何事不成。宜速乘時起事。勿猶豫不決。致貽後悔。話說太宗見了留守貝勒這樣奏疏和招諭蒙古的信稿。知道他們在留守期中。不但盡心國務。關於敵國消息。也能隨時偵察。不覺大喜。當卽派人傳諭嘉獎。並告以還京日期。辛未、大軍渡遼河。駐營十方寺。留守貝勒濟爾哈朗等。早已迎至此間。一一進見已畢。遂與凱旋諸貝勒大臣。一同賜宴。次日還盛京。詣堂子行禮。遂還宮。沒幾日。忽報大臣吉思哈武巴海。已有捷書到來。說日內便可還京。原來吉思哈等。在去年冬天。奉命去征瓦爾喀。這瓦爾喀部。與朝鮮毗連。在朝鮮書記中。謂爲兀狄哈。一樣也是女真族。在早年他們服叛靡常。人極强悍。不但朝鮮和明之邊方。常受他們的侵害。便是同一的女真人。也不時遭遇他們的危害。在太祖時。國勢日強。也曾征勦幾次。但是始終未能完全服屬。太宗因他們一樣是族屬。又愛他們驍勇善戰。不讓索倫人。是以把以前仇隙。置而不論。迭次以武力收服了不少的羽翼。這次又派吉思哈等往征。臨行時諭之曰。爾等勿專以俘獲爲念。致降順之人。又復叛逃而去。所獲婦女。

當擇謹厚人守之。若有姦淫事覺。從重治罪。瓦爾喀人。雖然文化落伍。婦女極尙貞操。往往因爲氣憤。由一二人一招呼。便能結衆叛變。所以收服他們。光恃武力。是不成的。吉思哈武巴海。率領兵將。到了瓦爾喀部。恩威並用。打了半年多。那強悍不服的。依然死命抵抗。最後把他們趕入深山密林。失了耕牧之地。這才害怕投降。吉思哈等。也就不爲己甚。目的是爲移取他們的人戶。以作將來的預備兵。所以他們遣人奏捷的文書。開的很詳悉。人口和物品如下。

俘男子五百五十人。婦女幼稚一千五百人。獲馬一百九十四匹。牛一百八十三頭。貂狐貉獺猯獾獾黃鼠灰鼠青鼠等裘一百六十三領。皮二千二百五十張。貉皮褥三床。緞四疋。布一百二十疋。人裘八十斤。

這些東西。在瓦爾喀也許不算什麼。可是到了遼東。便成珍品了。而且也是國家所正用的。當初一旗有二十五牛象。後漸增加。每旗三十牛象。新附人戶。便分隸八旗。不問各旗人數多寡。因此就生出有餘和不足的現象。此次太宗頒諭。命將瓦爾喀人戶。分撥不足旗分。不必八旗分隸。這一點也是旗制中一個掌故。可以考見的。這且不言。單說吉思哈等。凱旋以後。太宗設宴慰勞。倍加獎諭。二臣謝恩而退。

沒多日。又有索倫部入貢。據說索倫是遼後。自從金太祖阿固達把遼攻滅以後。他們的族屬。遠竄

黑龍江一帶。遂成索倫部。在本年五月裡。索倫部頭目巴爾達齊。會來朝貢一次。貢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張。太宗甚加優禮。賞賚有加。巴爾達齊回國以後。甚感太宗恩意。又把太宗的國家是怎的隆盛。國都盛京。是怎樣的堂皇富麗。太宗以及諸位貝勒。是怎樣的英雄。兵馬軍容。是怎樣的強壯。大約祖先時代的舊業。由他們又要光復了。巴爾達齊這樣一說。其他頭目也都動了心。全想朝貢。不但得賞。藉此還可觀光上國。於是他們又邀集了幾位部長。如同景古齊、哈拜、孔恪泰、烏都漢、讚赫徹特、白哈爾塔等。全是該部發號施令有權力的頭領。大家共推巴爾達齊爲領班。率部卒三十五人。騎了善於跋涉的快馬。二次前來入貢。太宗見說大喜。因謂從臣曰。古帝王修德省躬。始致遠人。朕有何德。一年之中。索倫兩次朝貢。此皆皇考在天之靈默佑所致。朕繼承大位。八載於茲。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今遠人賓服。境土日擴。國中庶政。亦多清明。未至隕越。宜將八年以來諸大端。告之皇考。以慰在天之靈。乃卜冬十月庚戌日。祭告太祖之靈。是日太宗朝服。率諸貝勒跪焚楮帛。讀表而告太祖之靈曰。

臣某、自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八年於茲矣。幸蒙天地鑒臣與管八旗子孫一德同心眷顧默佑。復仗皇考積累之業。威靈所致。歸附甚衆。朝鮮稱弟入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喀刺沁。土默特。以及阿魯諸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林丹汗兄弟。其先歸附者半。及林丹

汗携其餘衆避我西奔。未至唐古特部。殞于錫刺偉古爾部之大草灘地。其執政大臣。率所屬盡來歸附。今爲敵者。惟有明國耳。臣躬承皇考素志。踵而行之。伏冀神靈始終默佑。式廓疆圉。以成大業。謹摭微忱。曷勝感愴。上告。

我們讀了這道表文。對於崇拜英雄的念頭。更應當加厚了。現在的人。好談英雄。尤好談民族英雄。你一言。我一語。把本來不是英雄而更不配作民族英雄的。也胡亂提起來。這大約也是聞鼙而思。不得已的希求吧。大凡所謂民族英雄。並不是由口頭得來。而必須有實在的事功。最低限度。也須在民族間。立下一番事業。如石勒苻堅之流。至若後世遼金元創業之主。功烈尤宏。然而艱苦卓絕。無如清代先人者矣。在太祖之先。迭遭變故。基業蕩然。外而明廷朝鮮。皆以先進大國自居。以文字任意侮辱。習爲故然。內而諸部分裂。互相攻殺。景顯二祖殞謝之後。以式微之家。逼處其間。不第不足以與明廷朝鮮抗。卽哈達、葉赫、烏拉、輝發。皆爲強敵。而無可奈何者。在此先進大國監臨之下。又有同室操戈之慘。使無民族英雄。挺生其間。豈僅建州一姓。闕其無聞。滿洲民族。亦將永無出頭之日。天生太祖。僅不過有遺甲十三副。羽翼數十人。振臂一呼。尼堪授首。九部兵挫。三十年來。遂統一滿洲。平服四國。使非感於民族之遭際。立志奮鬪者。能臻此乎。試觀與太祖並時角逐之諸國。徵特朱明李鮮。其文化武力頗爲優越。卽葉赫、哈達、兀拉、輝發。以及蒙古諸部。無不地大兵強。

威名素著。由普通事理論之。皆足以併吞式微不競之建州。萬無轉被建州併吞之理。然而數十年來。不但以上諸國。東亞大半之天地。亦咸歸建州。建設古來未有之大清帝國。豈可盡以天命論之哉。蓋不有英雄豪傑乘時握勢。崛起其間。豈能轉敗爲勝。定業興王者乎。彼諸國。惟無英雄。故國雖大。人雖衆。終於滅亡而已。然而英雄者。實國家之魂胆。一國興衰之所係也。話說太宗以表文祭祀太祖靈位。告以八年來所作所爲。自是益發痛感責任之重大。不敢安逸。先命考察各官成績。定爲三年一考。有功者陞賞。有過者貶罰。六部官以外。如管理漢軍之各官。本以招徠撫養爲目的。如戶口殷繁。人丁加衆。則管理者必是平日盡心。撫養得宜所致。反之人丁不旺。戶口減少。亦必由於管理者漫不用心。未能恩撫之故。凡此皆令查明。某管下人戶增加。某管下人戶減少。以此爲衡。三年考績。以爲陞降。至於外藩遠人。凡有歸附。無不恩養。初國中有鳥。名曰鷓鴣。羣集遼東。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其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而有毛。國人皆曰蒙古之鳥。來至我國。必蒙古有歸順之兆云。因此出征察哈爾。及林丹汗逃往極西。察部各首長。無人統率。携其戶口畜產來歸者。不一而足。於是乃有定策出征之舉。事先詢諸貝勒大臣曰。朕欲起兵征明。當由何路。衆皆以山海關對。太宗曰。非計也。宜抵宣府。彼察哈爾。前聞我兵往征。心胆皆裂。舉國騷然。其貝勒大臣。將偕來歸我。我師由宣府至大同。必遇諸途。可多備服物爲賞賚。收其部衆以歸。計莫善於此。

因命出內庫緞帛。多製各色衣服。帽、鞋、甲冑、囊、韃、鞍、轡等物備用。又命諸貝勒亦多製諸物。携之出征。這是此次出征明大同以前的事。那時人多不解是何用意。既是出征。自然要俘獲敵人的戰利品。如今反倒車載馬馱的。帶着這麼多的東西出征。說是預備着賞給人的。這倒好。出征還外帶放賑。真是新聞。誰知大軍還沒入明邊。察部聞風來歸的已自絡繹於道。及至入了明邊。大獲勝利。察部各首長。降心益堅。太宗又派人用敕旨招諭他們。來者更多了。每來一起。太宗無不禮待賜宴。以後隨即頒賞。樂得諸蒙古。異常歡忭。都說太宗真不愧一國大皇帝。一句話要什麼有什麼。大家這才明白太宗有先見之明。當真收了不少的蒙古。到了天聰九年正月。太宗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宣諭曰。宗室懿親。不加表異。等威莫辨。甚或與常人相詆。詈及祖父。非所以尊國體也。至稱謂之間。尤當使親疎有別。嗣今太祖世子。俱稱阿哥。六祖子孫。俱稱覺羅。皆就其原名稱爲某阿哥。某覺羅。六祖子孫俱繫紅帶。如常人與繫紅帶者相詆。而詈及祖父者死。其不繫紅帶而致人辱詈者。勿罪。這是宗室覺羅始定制時。一段掌故。但非覺羅亦有賜繫紅帶者。如達海子孫是也。

但是由這一個制度。我們可以知道。人之貴賤尊卑。並不是因爲某一個人應當貴。某一個人應當賤。人爲上天所生。一律平等。並無貴賤。這種思想。不但現在法律進步時代。便是古人也早已有了這種思想。不過人類能創造文化。到底不能純任自然。於是有了社會國家。有了諸般法則制度。而人的職

務地位係屬。在法律和制度上。也就自然分出等級上的尊卑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未免就要亂七八遭。不知要怎的混亂。譬如一個家族。祖父是祖父。子孫是子孫。長幼尊卑。各有輩行。假如你說人類平等。何必要這些羅索。這一家豈不要失了輩行。亂了倫理。國家裡分出尊卑貴賤。也是如此。家庭以倫理分貴賤。國家以制度分貴賤。於個人固有的平等權義。並沒傷損。如果在倫理制度以外。擅作威福。侵害別人的權義。那就算損壞了人的人格。那才是真不平等呢。行政司法。以及警察官吏。國家設官分職。乃是保護人民的利益。而替人民謀幸福的。人家天天操勞。我們見了人家。脫帽鞠躬。加以禮敬。不但公事上應當如此。就是平日也應愛敬。這是應當的事。因為國家官吏。受了國家的委任。尊敬官吏。就是尊敬國法。誰也不應當說我吃虧。他佔便宜。若在君主國。則對於皇室皇族。更應禮敬。因為不但情誼如此。也是國法所規定的。就如這裡太宗對於宗室覺羅所頒的制度說。『常人與繫紅帶者相詆。而詈及祖父者。死。』乍觀之。好象紅帶子和常人太不平等。其實不然。下面緊接着又說。『其不繫紅帶而致人辱詈者。勿罪。』可見並不是由於人貴。實在是制度貴。紅帶在腰。常人便得加以敬意。而不可罵他的祖先。但是如果腰中未繫紅帶。那就和常人一樣。可見無論古今中外。法律制度。都是一理。國家之所貴。自然得尊敬。推而一切官吏公人。罔不如此。但是受了國家寵命者。也應當尊重國家的名器。不要使名器失了尊嚴使人不敬不愛。而反含了仇怨。這就不負國家之付託了。閒言

不表。話說去年索倫部兩次來朝。國家的恩德。漸被北邊諸族部。遂有使犬部索瑣科等來朝。使犬使鹿諸部。皆女真族。在黑龍江東北。明初謂之生女真。文化雖不可言。但其人民勇健。長於冒險。地產良犬馴鹿。土人馭使之以拉拖床。往來雪地之中。疾迅如飛。因不識其真正部族之名。姑以使犬使鹿呼之。現在勘察加半島一帶。以及海中的庫頁島。往北直至北冰洋的頁斯齊莫。皆屬此部。明永樂時曾設奴爾干都司。但不久即廢。太祖崛起。兵威至於遐荒。始漸隸屬。但是自俄人東侵。喪失無限的土地。這些部族。也就伴着失地而不爲我有了。但是在太宗時代。這些部族。不但完全隸屬。且能徵其部民而爲官兵。後人不知勤遠略。又不知開發。誤於死書。敗於腐儒。反將國家根本之地。荒廢棄置。真可歎也。是年二月壬午朔。太宗下詔。命各官舉賢才。其略曰。

朕惟圖治以人才爲本。人臣以進賢爲要。天下才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見。公忠任事者。當速行薦舉。所學之人。不分新舊歸附。已仕未仕。但得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即呈送吏部。其居心公正。通曉文義者。呈送禮部。該部員勒。隨時奏聞。候朕量材錄用。詔下。各部官員。正在思想怎的薦舉人材。纔能仰答聖意。忽有文館供職的甯完我范文程二位老先生。先後各奏一本。大意相同。其略如下。

上求賢若渴。思得真才以輔國家。恐諸臣各昵親知。黨援倖進。貽誤不小。請仿照古人連坐法。

明降諭旨。酌定功罪。以示勸懲。則宵小退。而真才進矣。

無論那一時代。發號施令。制定諸種法規。自非強盜團體。其始意無不聚精會神的。打算去利國福民。但是人類不齊。古今同慨。所以在制定法規的當兒。一定要謹慎斟酌。思前想後。不可作了賤丈夫的護身符。仗此法令。反倒授以營私舞弊的口實和機會。這樣的先例。在史記中很多。最可怕的。如同王荊公的新法。結果弄得元氣大傷。舉國騰怨。北宋的財政。因此一蹶不振。而人心失信於政府。不再依賴。也就種因於此時。難道照王荊公那樣的人。還有什麼野心。打算虧國益己麼。自然是一往直前。很熱心的去圖富強。但是他老先生一個人熱心爲國。手下人却都私心爲己。越到下級官吏手中。威福越大。搜括的也最甚。真有把產業蕩盡。賣了妻女。還不足以填他們的慾壑的。如果小民埋怨。就給你罪上加罪。大臣說話。就說你阻撓新法。直弄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大家把宋史王安石傳讀一讀。就可以知道那時變法。完全壞於君相彼此的誤信。而所委任一群執行新法的人。又多善於蒙混。暗地竟作肥己的事。而君相高高坐着。黑幕裡的情形。一點兒也不知道。照這樣的變法。那不是活該誤國嗎。可見立法之初。無一不善。一到了下面。立刻就能有利用它的。從中找點什麼。太宗熱心求賢。下詔令人舉薦。難道還有什麼毛病。殊不知。由深達世故明於治體的甯完我范文程二位老先生看來。當時就想到未來的弊害。遂趕緊上本說。光是那樣一道詔旨。是不成的。須要補充一個防止弊

資的條件。不然的話。人人都有親知故舊。雖說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古有明訓。但是照那樣存心的。能有幾人。假如利用機會。胡亂保薦。不但屈抑賢才。有虧聖化。而使無才無德之人。濫竽高位。國家的尊嚴。治道的大法。豈不要因此而大行墜落嗎。所以請求仿效古時連坐法。使人保薦人才。這也是宋代的事。在南宋時。保舉人才的事太濫了。後來有人請求頒布連坐法。一時頗著良效。所謂連坐者。無論京外各官。依法皆得保薦人才。但是被保薦的人。若果稱職。舉薦的連帶嘉獎。若被保薦的人不稱職。甚至作出許多貪污的事。原舉薦者。一律受懲。這樣的保舉連坐。既不違於人情。而且極爲允當。後來多採取此意。但是到了亂七八糟的時代。這種良法。一定要被人摧毀的。使不存

在。

太宗時代。國勢勃興。方在開創。自然和積弊已深的明廷。不能同論。但是一國之中。不必皆賢。請託援引。亦自不免。嘗完我范文程。從政多年。又是太祖時的老人。關於用人利弊。知道的很詳悉。不忍不慎於始。而貽誤將來。這才先後上本。請以古昔連坐之法。以保薦人才。太宗見本。十分嘉歎。說。還是讀書人。心裡精細。想得周到。當下允從嘗完我范文程所請。以後各官所薦之人。如不稱職與之連坐。這一來。凡是容心濫保的。也都歇了念頭。不敢蒙蔽。在太宗下求賢詔書那日。即二月初一日。同日又下了一道諭旨。大略說。近來察哈爾新附各官。時時加恩賞宴。可是由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

官。就許久未蒙宴勞。難道說我們得了新附之員。把那舊時歸附者。便忘了麼。一定不許這樣的。朕因事忙。把撫養以及宴勞懇親的事。常常教諸貝勒代辦。現在稍暇。朕很想念他們。着由禮部備宴。凡屬歸附各官。自守備都司以上。皆集殿庭預宴。君臣上下。盡歡一日。豈不盛哉。詔旨一下。當局者自然照辦。開宴之日。真是衣冠畢臨。不過有些下級末僚。衣冠都很做舊。形容也就透出枯槁。太宗一見。很爲駭訝。因謂衆貝勒說。朕於降官。一視同仁。並且屢屢推恩。教你們代朕撫養。怎麼內中竟有形容憔悴者。大約是你們忘了朕之叮囑。未加恩養所致。我國家蒙天眷佑。所得大小官員人等。朕皆一體加恩。未嘗分別新舊。爾貝勒等。務體察朕意。勿使先歸者。反致失所。且朕方下薦賢之詔。而舊人中已有如此之現象。求賢之謂何。諸貝勒見諭。都覺不安。連連認罪說。誠如聖諭。嗣後臣等加意恩養。自不敢忘。其實這些事情。也未必是貝勒們成心苛待。因爲降官依照階級大小。皆有田土丁口。以代俸祿。微職小官。則交付貝勒妥爲安插。貝勒們從政出征。一天也是很忙。那有工夫。顧及此等事。自然也就教執事人辦理。事情一到下人手裡。那就不能十分痛快了。不過在皇帝面前。那敢推諉別人。罪過不是更大了。只得承認自己不對。從此貝勒們。也長了不少的閱歷。不敢盡聽下人之言。不在話下。却說太宗除了出征理政。每天所讀的書。多半是史書。因爲史書裡面。包羅宏富。無所不備。詔設文館。重視儒臣。也是爲蒐集文獻的原故。不過那時太宗以及諸位貝勒。雖然已能直接

讀漢書。爲一般大臣將領計。還是多半仰賴翻譯。五月己巳。曾下詔。使纂譯宋遼金元四史。我們看了這道詔旨。足以想見太宗讀史的方法。頗有抉裁。諭曰。

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於宋遼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命將行師之方。及賢奸忠佞之有關政要者。彙纂翻譯成書。用備觀覽。通鑑之外。野史所載。語多不經。無知之人。轉相流傳。信以爲實。着禁止繙譯。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祇承天佑。爲國之主。豈敢遂以爲天之子。爲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朝乾夕惕。以仰答天眷而已。

這道諭旨。留給後人的教訓很大。可惜多忽略了。按着經訓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由現代的新語來解釋。就是天助自助的意思。國君能自助。自然也就能得天助。而不失其天子之地位。推而以至一國之人。上下齊心努力。止有向至善境地邁行。那末不用說資格完備的大國。就是弱小之邦。也能馴至強大。不過這樣的教訓。人多以爲平淡無奇。不肯遵守。昏聩者光恃天命。奸狡者惟務紛爭。先由國內起了狼烟。彼此互殺起來。等到你的民貧財盡。外來一個強力。只一觸便倒了。太祖太宗的時代。沒想作天子。只不過眼見自己的民族。橫遭蹂躪。明廷、蒙古、朝鮮。都很強大。都會以天之子

自驕。惟有滿洲民族。四分五裂。隨便受人欺侮。太祖太宗。和同時並起的豪傑。如額亦都。何和里。費英東等等。不忍這樣下去。而自己又不是自古以來無聲無臭的。這才奮鬥爭脫。恢復了古昔的名譽。上天也喜歡他們能自助。天命也就眷顧他們。俾成古來未有的大業。太宗的諭旨。說的很透澈。也就無煩細說了。還有一節。就是觀於讀史的教訓。一般人都好高務遠。好象除了前四史。其餘都不足觀。其實這是極錯誤的意見。讀歷史並不是爲賞鑒它的文章。乃是爲明瞭事實的。事實越遠越無徵。也越無用。所以應當先由切近的讀起。宋遼金元四史。關於晚近文化。影響最大。舉凡政治之隆汙。民族之分合。依然和現代關聯着。所以治史的。先由近代作起。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一位學人。長於史漢。却於明清歷史。一無所知。這也未免過於厚古薄今了。閒話止住。這里且叙一叙貝勒多爾袞等出征察哈爾的事。察哈爾自林丹汗逃死以後。他的國中。已無往日那樣聲勢了。各部首長。大都自由行動。多半都向太宗納款。率衆歸附的。不絕於途。但是和林丹汗有密接關係的。依然奉着林丹汗的眷屬。苟延殘喘。太宗以爲此時不圖。怕有死灰復燃之日。乃卜二月丁未日。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薩哈璘、豪格、爲統兵元帥。管旗大臣納穆泰、爲右翼。吏部承政圖爾格、爲左翼。率領護軍騎兵一萬。往收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臨出兵時。太宗親授方略。諸貝勒領命而去。既又命大臣濟什哈海塞。率八旗官八員。及外藩蒙古八十人。往駐上都城舊址。以偵軍事。却說貝勒多爾袞等。率領大

軍。一路前行。不覺已至錫拉珠爾格地方。正在駐營造飯。忽探馬報說。現有察哈爾索諾木台吉。率領部下千五百餘戶來降。此刻已然離營不遠。諸貝勒見說。無不大喜。連忙上馬。率領衛士十數人迎出營去。只見前面大道上。塵頭颺起。和天上黃雲。連成一片。塵頭下面。接連不斷的。盡是駝馬車輛。晃晃蕩蕩的向這邊行了來。蒙古人搬家雖然簡便。聲勢却極浩大。何況一千五百多戶人家。駝馬一項。也就很可觀了。再加上牲畜牛羊之屬。連亘數十里。結成一大長列。非在蒙古大平原。無由看見這種游牧民族遷徙圖。雖然多爾袞等衆貝勒。時常統兵出塞。見了這樣狀況。也甚驚奇。不一時索諾木台吉。業已一馬當先。率了十數名從人。已然來到。大家連忙下馬。彼此見禮。相互寒暄了一回。遂一同進了營門。來到大帳之中。命殺羊宰牛。治筵款待。外面人戶畜產。則命軍士妥爲保護。並賜酒食。索諾木台吉。見衆貝勒都是青年英雄。人物出衆。不但軍旅之事。佈置得宜。便是臨機處事。也都異常敏快。不覺感佩道。久仰諸位貝勒大名。今日一見。殊慰平生。本部自遭林丹汗苛暴。人人含怨。今日纔得脫了桎梏。是以率了部屬。往投貴國。如蒙大皇帝賜以游牧之地。不受強敵欺凌。當世守臣節。盡忠圖報。多爾袞道。吾國與蒙古。本爲一體。卽此次提兵到此。無非奉詔招撫。別無他意。貴台吉如此歸心。皇帝必然十分見喜。本當陪伴。一同前往盛京。怎奈奉命而出。不能擅便。我等當遣將官。伴送入都。一路之上。自有照料。索諾木見說。甚感。當夜盡歡而散。各自歸帳休息。次

日黎明。衆員勒遣派隨征將校溫泰。伴送索諾木台吉。依然率領部衆。向盛京進發。多爾袞等。則仍拔營前進。非止一日。已到黃河岸邊。這裏的黃河與河南省的黃河不一樣。可以行舟。水極深濶。馬不能渡。只得等待造舟。自古以來。什麼團體。也沒有軍隊能耐大。一聲令下。什麼事都能辦。當下便在河岸駐營。採伐木料。急造浮舟。以四月二十日。人馬渡河。二十八日。已到了托里圖地。這個地方。正是林丹汗之子。額哲的駐營地。他們以爲遠隔黃河。又在初夏。河水不冰。敵兵必不敢來。偏巧這日又是一天大霧。入夜益發昏黑。所以豪無防備。多爾袞等。也恐霧中進擊。如被驚覺。反倒容易逸去。所以按兵不動。另以平和手段。召其歸降。當下大家商量。暗中先把哨兵放出去。然後把隨征大將南楚、阿什達爾漢、哈木松阿、岱袞等。請進帳來。教他們先以善言。往見蘇泰福音。招其來降。化干戈爲玉帛。豈不甚善。南楚見說。亦甚願往。原來南楚乃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孫。阿什達爾漢亦其同族。至察哈爾汗之蘇泰福音。也是錦台什的女孫。乃錦台什子台吉德勒格爾所生。與南楚爲親姊妹。這樣看起來。滿洲和蒙古。都和葉赫有親屬關係。世世聯婚呢。却說南楚奉命說降。率領達爾漢等三人。來到蘇泰福音所居的宮牆外面。天已要亮。當於馬上大呼曰。裡面聽者。進去回稟福音。就說福音之弟南楚來了。守衛人一聽。不覺嚇了一跳。連忙弓上弦刀出鞘的。擁了出來一看。只有四騎。方才放心。因問南楚說。你們方才叫些什麼。南楚又把方才的話。和他們說了一遍。請他們進去

回報。這些衛士。還不放心。商量半天。方教一個人進去稟報。旁的人還在此不放心的看着。單說蘇泰福音。自從林丹汗遠逃客死之後。她的境遇很悲哀了。兒子還不能掌理國務。屬地大半叛去。只有幾位舊臣。依然隨着。本有心投歸太宗。又不知怎的待遇。她現在真是度日如年。這日清晨起來。還不會盥沐。忽有近侍女婢。進來傳話說。啓稟福音。方才外面傳進話來說。是南楚舅老爺來了。福音見說。不覺大驚道。什麼。南楚來了。他由那里來的。不對吧。說着便命把山葉赫帶來的家人侍從等叫進幾人來。問他們說你們聽見了麼。說是南楚來了。快出去看看。如果是他。快請進他來。侍從等見說。趕快向外就跑。到了外面一看。果是南楚。慌忙向裡迎請。一面又飛報福音。蘇泰福音見說。果是兄弟來了。一陣心酸。慟哭着迎了出來。姊弟二人。彼此悲泣了一會。相偕入內。從來的達爾漢等。也都一一給福音叩了安。落座以後。福音拭淚問他們說。看你們這樣子。我已明白八九。上天降禍。國破家亡。總算自己不會見幾。但是現在你們打算怎樣擺佈我們呢。南楚道。姊姊。你千萬不要多心。現在天命眷顧滿洲。不久即成大業。凡有降附。自有好處。決無禍患。我們這次隨了諸貝勒。奉命統兵來到此地。並不是想用武。不過前來和好定盟。將來外甥依然不失王公之位。只求你們要識時。福音道。自要他們不加害。我就教額哲到軍前去見他們。南楚道。決沒有那樣的事。大軍一路行來。秋毫無犯。並且半路還遇見索諾木台吉。率衆到盛京去投附。貝勒對他們都格外有禮貌。何況是

你們。蘇泰福音見說。這才放心。當日以酒食款待南楚等。約定明日。教額哲到軍中會見衆貝勒。並懇南楚。在貝勒前善爲說詞。把以前的事。都不要提起。我是婦人。沒別的見識。只求和平。南楚等滿口應承。這才興辭而去。回到大營。把會見情形。以及蘇泰福音所說的話。向諸貝勒報告明白。多爾袞等見說。大喜。因向南楚說。他們母子。既識大義。國家必定待以殊禮。次日額哲奉了母命。率領衆宰桑來勞軍。並請移駐近地。於是大軍列轟鳴角而進。到了汗庭近郊。命將人馬札住。是日霧散雲消。天氣晴朗。衆貝勒遂與額哲會見。一同拜天。既而又在宮中與蘇泰母子相見。但是額哲和他的群臣。好象都有不安之色。衆貝勒等。因謂蘇泰福音曰。吾等此來。原爲宣上德意。如有不誠不信之處。願設誓以求天鑒。因於次日。復與額哲結壇。誓告天地。蘇泰及其群臣始喜。當下設宴招待衆貝勒。貝勒們亦以盛宴與之酬酢。對於額哲以下。各賜鞍馬衣裘等物。於是額哲部下群臣。額濟格固實等。各以部衆降。獻其戶籍。先是大軍未至時。鄂爾多斯部濟農。以額哲年幼。欲收爲己有。乃自來招請額哲。令遵其約束。額哲不得已與之盟。及大軍馳至。濟農已事畢返部。因派前軍阿什達爾漢等疾追之。將濟農追還。貝勒多爾袞數之曰。察哈爾已屬我。爾何得私與盟誓。誘其部民。自今凡察部人民之在爾部者。當悉送來。不然我卽統兵前進矣。又謂察哈爾諸臣曰。凡爾部人民。有遺留鄂爾多斯者。可具數報來。衆不敢隱。以實開具。遣人至鄂爾多斯索取官民共得一千餘戶。連同察部現有。

一一造具戶冊。以及牛馬牲畜等件。遣派啓心郎祈充格。齎捷書往盛京告捷。

捷書略云。臣等荷蒙天眷。仰仗皇威。謹遵指授方略。進止以時。故得全部收服。謹具疏以聞。方捷音將至之前一日。太宗諭文館諸臣曰。朕憶從來左耳鳴。必聞佳音。今左耳鳴。出師諸貝勒。必有捷音至矣。果然隔了一日。祈充格等齎了捷書。已到盛京。這時太宗正賜巴林部長色爾宴。聽了捷音。無不稱賀。時巴林右翼宰桑。布兌山津。捧觴跪進曰。主上聖明。皇天默佑。臣等獲預宴筵。得聞喜音。敢進一觴。虔申慶賀。太宗曰。朕承天眷佑。喜慶肇臻。正宜仰體天心。益求治理。倘朕政治有違闕。爾等當直言極諫。忠良之言。朕未有不聽。何至相侑以酒。導朕於非義耶。布兌山津。慚謝而退。普通人無不喜人逢迎承奉。何況在歡喜之際。觀太宗此舉。防微杜漸。使人勿得導以非義。其識遠矣。這且不言。却說貝勒多爾袞等。既以捷書把收服察哈爾的事。報告太宗以後。太宗亦遂於六日後命布哈塔布囊、哈克薩哈、鄂謨克圖等蒙古將領。率兵齎敕往迎諸貝勒凱旋。且諭之曰。上帝神明。俯垂眷佑。國內臣民。共享寧謐之福。四境田禾。雨暘時若。秋成可望。巴奇蘭。武巴海等。先後招降呼爾哈、瓦爾喀兩處編戶壯丁甚多。俘獲人口牲畜稱是。又遣人赴錦州捉生。獲其人訊之。聞爾等自大同宣府進兵。明國檄調山海關外兵馬往援。因復命貝勒多鐸等。從廣寧入。牽制援兵。恐我兵乘勢深入。派每旗率護軍往濟其師。又蘭馨。岫巖。海州。各有擒獲。又兩次所獲朝鮮國人。皆遺書國王。

令彼來取。又八家共遣二百人。往朝鮮貿易。已得其貨物還。又黑龍江貢貂者。以及索倫部人。先後來朝六十餘人。皆革面向化。不似先時執拗矣。故諭令爾等知之。話說貝勒多爾袞等。與林丹汗之子額哲。結盟拜天。誠心設誓以後。蘇泰福晉。以及左右諸臣。這才放心。不照先時那樣疑慮恐懼。不但死心塌地。納土歸降。便是遺留他部的察哈爾人民牲畜。也都掃數索還。直接歸了太宗統治。不過在土地人民以外。還有一件國寶。現在蘇泰福晉手中保藏。這是一件什麼國寶呢。就是中國歷代帝王所引爲符瑞的歷代傳國璽。若照小說野史所載。這傳國璽神秘已極。說法既不相同。各書所記璽上文字。也不一樣。爲了一塊玉印。三千年來。不知演出多少篡奪的暴行。和極哀痛的悲劇。其實帝王自有真。有傳國璽沒傳國璽。原是無關重要。自要你有權力。能維持和平。悅服人心。自然就天與人歸。成了天命的國主。但是在舊時代裡。人們迷信傳國璽的念頭。還不能打破。所以察哈爾王庭。收着這件寶物。遐爾皆知。無人不曉。貝勒多爾袞。既然自幼熟讀史傳。關於傳國璽的知識。自然早已素具。如今既然收服察部。一切都歸國家所有了。傳國璽自然不容不問。多爾袞是天生大英雄。難道照俗人一般。也希圖這件東西嗎。不過怕這東西落在他人手裡。容易使人妄自尊大。起了不正當的貪心。不如乘此機會。將它收去。要知傳國璽怎樣收得。且待下回。

第二十五回

建國號太宗登九有 進賀表群臣慶無疆

話說貝勒多爾袞等。統兵收服察哈爾以後。因知歷代傳國璽。在蘇泰福晉手內保藏。生恐落於他人之手。易啓貪心。不如逕行索出。奏明太宗。使爲國有。豈不甚善。第一可作國家福瑞。第二免去妄人的貪心。當下便由貝勒多爾袞發議。先向察部衆宰桑把索璽的意思。和他們說了一個大概。教他們婉言和蘇泰福晉去說。並非執意想要這東西。不過將來如有遺失。或者竟有人強取。倒容易引起爭端。不如乘此機會。交由國家保管吧。衆宰桑一聽。異口同音的很贊成。因爲土地人民。全已服屬於人。只有一璽。還有什麼用處呢。一齊都承認去向福晉勸說。蘇泰福晉也因日來見衆貝勒皆有禮貌。又見兒子額哲。和他們處得也很親熱。心裡甚是快慰。這日忽見衆宰桑前來回話。因問何事。宰桑們便把收留玉璽。是件有害無益的事。向福晉婉勸一回。不如把它獻出。豈不因此更堅人信。福晉見說。婦道人家。雖然不能立刻決行。左思右想。究不如獻出爲宜。常言說得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在業已納土歸降。收藏此璽。委實毫無道理。不同是別的珍玩。這件東西是不可私收的。當下決心獻出。因命衆

宰桑去向貝勒們說知。於是此璽遂由蘇泰福晉。交付貝勒多爾袞之手。原來此所謂傳國璽者。舊藏元朝大內。至順帝末年。棄了大都。携璽返沙漠。後來順帝駕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過了二百多年。有牧羊人在山岡下牧羊。見一山羊三日不食草。不住以前蹄掘地。牧人因以爲奇。因掘地得璽。遂歸於元朝後裔博碩克圖汗。後來博碩克圖汗。爲林丹汗所破。璽又爲察哈爾所有。林丹汗亦元裔。自得此璽。頗以恢復元祚自居。不知天命自有攸歸。非璽所能致也。貝勒多爾袞既得璽。遂自匣中將璽取出。命衆同觀。只見璽爲質。交龍爲紐。文曰『制誥之寶』四篆字。玉質潔白。光氣煥爛。洵至寶也。多爾袞等甚喜曰。皇上洪福非常。天錫至寶。此一統萬年之瑞也。按世傳歷代傳國璽。與此不同。學林曰。後漢與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舍有井。每日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璽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帝藍田玉璽。在六璽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遷江南。建康實錄曰。

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爲之。上蟠螭。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末。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僞趙。冉閔誅石氏。入冉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觀國按。攷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實錄。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按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枳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按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曰元符。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蟲魚篆。方四寸。上有蟠蛟。缺一角。此卽元后投璽於地。缺一角者。眞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璽。非傳國璽耳。據此傳國璽既有岐說。文亦不同。不審孰爲眞璽。且

古今度量之器不同。秦漢之四寸。未必卽爲後世之四寸。而宋人記錄亦曰四寸。殊不當也。古者天子六璽。漢末之亂。旣皆投入井中。何以孫堅所浚得者。僅一傳國璽。無此理。或一時皆出。或同時失去。未可知也。元室所藏之璽。或卽六璽之一。或卽唐宋故物。故亦曰傳國璽。且古璽傳於後世。但以志符瑞。並不使用。一代帝王。自有璽印。萬無使用舊印之理。然則世所謂傳國璽者。亦不過古器物之一。得失與否。無關重要。清自開國。自製寶璽。至乾隆朝而大備。在察哈爾所得者。並不在國璽之內。惟在太宗建帝位改國號之先。忽得此璽。實爲天命攸歸之瑞兆也。閒言不表。却說貝勒多爾袞等。旣得前代寶璽。正要遣人馳告太宗。忽報布哈塔布囊等奉命齎敕而來。當與衆貝勒迎入營中。遂卽草奏。謝上遣使遠迎之恩。並奏報收獲歷代傳國玉璽。遣人齎去。諸事已完。遂携了察部降衆。一同渡河。行至歸化城。因貝勒岳託有病。只得留他在城中。以資休養。撥兵一千。以駐守之。其餘衆貝勒。則各提本部人馬。命將分略明邊。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大臣。往略明山西一帶。各路兵自尋衛口而入。約至忻州會師。忻州守兵千餘出戰。擊敗之。時明總督遣副將一員。領兵七百。從代州來探。適大軍已至忻口。正與明兵相遇。命左翼主將圖格爾。率侍衛等自忻口追擊之。明兵敗入崞縣。獲馬六十餘匹。於是大軍由黑峰口出長城。復自應州赴平魯衛。衛內有馬步兵五百餘。出城列陣。右翼主將納穆泰。左翼主將圖爾格。各率本部兵。直衝其陣。破之。追擊至城壕。

明兵死者百餘人。貝勒等遂率大軍出邊。命納穆泰、圖爾格、率官十六員。兵一千名殿後。這時大同總兵王某。和寧遠總兵祖大壽遣來的援兵。會合一處。打算乘大軍出邊。出其不意。自後襲擊。不想圖爾格奉命殿後。不敢大意。處處留神。時時派人哨探。明兵的行動。已盡爲所悉。因命部下。把盔甲軍器暗中準備停妥。伏於山谷林木之中。反出明兵不意。掩殺上來。明兵遭遇猛襲。大敗潰去。死者甚衆。只餘五六百人。據保一座墩臺之上。這時納穆泰也聽見警訊。率兵驅至。團團把墩台圍困。自下用火器攻之。臺燬。明兵殲焉。獲馬二百餘匹。自大軍由平魯入朔州。直抵長城。又經寧武關、代州、忻州、崞縣、黑峯口、應州。而復還平魯衛。共擊斬明兵六千餘人。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三百有奇。至是遂出邊。與貝勒岳託會於歸化城。蓋因明人拒和。兩國不能以和平手段交換物資。而日形膨脹的滿洲。又不能自安於現狀。實逼處此。是以一遇機會。卽入明邊。以所俘的戰利品。來挹注國內的需要。在明未嘗不欲以封鎖政策。以困滿洲。但是兵懦將怯。政局黑暗。實不能貫徹其理想。是以太宗之兵。出入邊牆。以明地爲外府。殊爲自由。誠以一以圖謀生存而鬪。一以因循固閉爲得。故強弱異形。終有一敗焉。話說諸貝勒等。於明邊略地以後。復至歸化城。這時岳託的病已然好了。正在計議旋師。太宗又命每旗派官二員。護軍各十名。每牛乘派騎兵一名。各以馬三匹。馱米一石。往迎出征貝勒及諸將士。又諭廷臣曰。出征貝勒。久勞於外。兼得察哈爾全部人民及玉璽而還。不可不

遠迎。因率大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諸貝勒。謁堂子拜天。然後率衆西行。出上榆林。這時在歸化城的諸貝勒。已然班師。並派人馳報說。大軍在八月二十九日至扎哈地方之納赫特河。九月初五日以前。當過渾河。擬在陽什穆河躬謁聖駕。太宗得報。遂率衆貝勒渡遼河。偏閱所築巨流河城址。晚間進駐陽什穆河岸。次日派文館剛林、羅碩、同章京八員。赴貝勒軍約相見期。貝勒多爾袞見太宗已至陽什穆河。遂以九月壬子日。營於御營之右二里許。次日清晨。太宗率衆出御營。迎諸貝勒。諸貝勒亦率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大臣等。馳馬來謁。太宗率衆稍前。至御營南岡所築壇上。設黃案。焚香。太宗率衆先行拜天之禮。然後還至御座。凱旋諸貝勒。設案。案上覆以紅氈。奉所得玉璽。置於案上。令正黃旗大臣納穆泰。鑲黃旗大臣圖爾格。舉案前進。諸貝勒率衆遙跪以獻。御幄前。設黃案。焚香。太宗受璽。親捧之。率衆復拜天。禮畢。復立。傳諭左右曰。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天以畀朕。非偶然也。於是貝勒多爾袞進前跪拜。復進上前。行抱見禮。貝勒岳託、薩哈璘等。以次如前行禮畢。額哲這纔率領察哈爾諸大臣。遙跪。稍前。拜一次。復進前跪拜。行抱見禮。太宗對於額哲。十分獎諭。因傳諭和凱旋諸貝勒。一同賞宴。宴畢。閱視額哲所獻之物。只見有金印。玉帶。諸色數珠。蟒緞。金銀器皿。以及駝馬等等。命酌納數件。餘

皆返還。至凱旋貝勒所獻之物。太宗並不獨享。分賜八家貝勒。凡行間效力之大臣將士。亦皆頒賞。至察哈爾新附之民。選出壯丁八百。以補不足旗分。餘皆分隸各家。後來選出一塊游牧善地。名曰遜島錫爾哈。便教額哲領有其地。而世居之。臨行之日。太宗復大宴之。賜以鞍馬靴帽。又率大貝勒以下。送至盛京城外五里之地。這且不言。話說自貝勒多爾袞。收服了察哈爾全部。又得了玉璽。於是許多官吏。便想着今後的事情。必要專專對明出師了。不如在事前。上本請求。既顯得有識見。並且還可掙取功名。所以如同都司陳錦。諸生張文衡等。都紛紛上言。大意說。方今朝鮮賓服。漢土向風。遠方投誠者。接踵於道。兵力日增。國威日振。皇上宜應天順人。進取中原。速成大業。太宗見了這樣的進言。雖然熱心可嘉。未免空洞不着邊際。理論好聽的話誰不會說呢。既欲言事。應當開出辦法。不可徒託空言。因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等曰。凡進言者。宜從國事起見。或朕所行悖道。政治有失。或多殺無辜。當隨時直諫。此等真心爲國之人。朕當識之不忘。近見漢官及諸生等。不揣事勢。紛紛以出師證明爲言。不知降服未及撫綏。人心未及收輯。城郭未及修治。雖勞師動衆無益也。大兵一舉。如何攻取。攻取之後。如何安輯。爾等酌議。疏奏以聞。諭下。沈佩瑞奏請屯田廣寧閭陽。造舟輓粟。爲萬全之計。太宗是之。九年十二月丁酉。祭告太祖山陵。諭貝勒大臣等曰。自古帝王。凡國有吉慶諸事。俱有告祭之典。今蒙古諸國。盡歸一統。又獲傳國符璽。當祇遵典禮。

用昭告於皇考在天之靈。於是率諸貝勒大臣等。恭詣太祖陵。焚香獻爵。祝冊成禮而還。甲辰內外諸貝勒合辭勸進。請上尊號。太宗不允。先是九月辛酉。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同日奏言。臣觀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歷代玉璽。傳自漢代。距今二千餘年。今因聖武布昭。天畀我國。是天賜九武之尊。而享天下之福無疑也。伏願順時合天。早集大勛。以慰臣民之望。又冬十月戊寅朔。管漢軍大臣石廷柱。率漢官等奉表稱賀云。皇上興順天應人之師。獲鎮國傳家之寶。禎祥已見。圖籙應歸。臣等久沐洪恩。欣逢盛事。謹拜手而颺言。更齋心而入告。伏願奉若蓍蔡。頒示臣民。符節遠合於百王。詔誥通行乎萬國。懸之象魏。一人開有道之基。傳示雲初。千載鞏無疆之業。臣等謹奉表稱賀以聞。太宗覽奏曰。諸臣所言誠是。朕亦知上天眷佑。示以上瑞。但慮才德涼薄。恐不能撫民圖治。以祇承天寵耳。諸貝勒見太宗依然謙拒。不允諸臣勸進。遂又命文館儒臣希福、剛林、羅碩。禮部啓心郎、祈充格等奏曰。上功德隆懋。克當天心。四方慕義之衆。延頸企踵。喁喁向風。前者、臣等廣集衆謀。合詞陳奏。請上進稱尊號。上謙德彌隆。辭以未知天意。不允衆請。必待上天垂佑。式廓疆圉。大業克成之時。然後郊禋踐阼。躬受鴻名。臣等伏思衆望不可以久虛。大命不可以終讓。今察哈爾舉國來歸。又得歷代玉璽。天心默佑。大可見矣。宜早正尊號。以承大統。

太宗曰。今雖諸國來附。兼得璽瑞。然大業尙未底定也。大業未定。豫建大號。非所以仰答天貺。

譬如諸臣。經朕擢用。不待朕命。輒自尊大。亦朕所不欲也。固辭不允。這是何等光明。古時奸兇。欺人孤兒寡婦。妄引天命。暗布爪牙。雖然有時也故作謙詞。以掩篡弒。究之欲蓋彌彰。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太宗恢擴太祖成業。結合滿蒙漢諸民族。自行奮鬪。自建國家。稱王稱帝。或稱汗。原爲自然。並非奪自孤兒寡婦之手。如操莽所爲。然而謙德如此。譬喻懇摯。是之謂大英雄。真知天命者。却說諸臣見太宗依然不允所請。到了晚間。滿洲漢軍。以及蒙古諸大臣。又都聚集到一起。謂天命已然顯然有所指示。內外臣民。也都引領而望。一登大寶。以作與人心。天下指日可定。但是依然不允。豈不要失了衆望。我們必得如前請求。衆以爲然。次日仍派希福去面奏說。衆臣之意。仍祈俯順輿情。早正大位。太宗曰。朕已屢諭爾等。依然如此固請。往諭諸臣。此事須行緩議。仍不許。或曰。太宗已然自稱爲朕。諸臣章奏。也稱太宗爲皇上。這不是已然稱帝了麼。爲什麼又行勸進呢。答曰。太宗所承繼者。爲太祖之大金汗位。後來把大金國號不用。改爲滿洲。滿洲是最嘉祥的名稱。爲國人所最喜稱。但是汗號依然如前。汗的名稱。在北方諸族間。就等於帝。用漢語來稱呼。就得用皇上二字才恰當。現在呢。國家的勢力益形膨脹。朝鮮早已結盟。蒙古全行服屬。國內外已無並肩大敵。只有明廷。空支老架。岌岌乎大有自仆之勢。這時獨有滿洲。具有新興的朝氣。開創新局。澄清寰宇。不但太宗和太宗的左右。懷此抱負。恐怕明方識時之士。以及墜在水深火熱裡的老百姓。也都很期許。

的在默待着。形勢如此。帝位的踐登。國號的重建。就好象順水行舟一般。不必費力。自然而至了。話說諸貝勒以及大臣百官。再三向太宗請求早正大位。以樹百年大計。太宗只是不許。諸臣也就把此議暫行閣起。反正時機已熟。無論怎樣謙辭。大勢所趨。就讓再行拒辭。也是無用的了。天聰十年二月。太宗出閱石廷柱所管漢軍。分騎兵爲一隊。步兵爲一隊。在演武場中。演習了一番。進退分合。步伐齊整。軍容甚肅。太宗對於諸將十分獎諭。在廳上賜茶。大小將士則各按等級。獎以銀兩。三月詔改文館爲內三院。當初設立文館時。分爲繙譯。記注兩直。繙譯直司。專譯經史。記注直司。則爲記錄政事。前面已然叙過了。天聰九年十二月。太宗諭記注儒臣曰。凡外國文移。及蒙古諸貝勒往來。迎送、獻酬、贈答、俱宜詳慎記載。勿有缺遺。至是改文館爲內三院。一曰內國史院。記注上起居。詔令。收藏御製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章奏。俱令編爲史冊。並纂修歷代祖宗實錄。撰擬郊天告廟祝文。功臣誥命。諸貝勒冊文。一曰內秘書院。撰與外國書。及上賜敕書。並諭、祭、文。錄各衙門奏疏。及詞狀。一曰內宏文院。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御前。侍講皇子。並教諸親王。頒行制度。這就是內三院的職司。較比從前文館。範圍大多了。

是月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都元帥孔有德等。皆來朝。連銜請上受尊號。太宗仍不允。四月己卯。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多爾袞、多鐸、岳託、豪格、阿巴泰、阿濟格、杜度。額駙揚

古利。八旗大臣譚泰、宗室拜音圖、葉克舒、葉臣、阿山、伊爾登、達爾漢、宗室芬古、蒙古八旗大臣。六部大臣。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尙可喜、石廷柱、馬光遠。外藩蒙古貝勒、察哈爾部、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圖巴濟農、科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里、卓里克圖台吉、武克善、秉圖貝勒、洪果爾扎薩圖杜稜、布達齊、達爾漢巴圖魯滿珠什里、刺麻什希、穆齋、伊勒都齊棟果爾、札賚特部、達爾漢和碩齊蒙袞、昂安伊勒都齊、杜爾伯特部、達爾漢台吉塞稜、郭爾羅斯部、哈坦巴圖魯固穆、伊爾登布木巴、敖漢部、額駙班第、素諾木杜稜、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巴林部滿珠什里台吉、阿玉什台吉、土默特部、鄂木布楚琥爾、墨勒根台吉索諾木、古英塔布囊、唐格爾塔布囊、巴善、扎魯特部、達爾漢巴圖魯色本、內齊、瑚弼爾圖、喀巴海偉徵、岱青、際爾哈朗、吉巴圖魯瑪尼、四子部、達爾漢卓理克圖鄂木布、墨勒根台吉伊爾扎木、阿魯科爾沁部、達賚楚琥爾、穆彰台吉、翁牛特部、遜杜稜、額爾德尼棟岱青、班第偉徵、達拉海宰桑、喀刺車哩克部、噶爾瑪台吉、阿刺納諾木齊、喀刺沁部、古魯思希布、塞稜、塞臣、萬丹偉徵、圖理瑚馬齊、烏刺特部、圖們達爾漢鄂木布、伊勒登和碩齊塞稜、額爾赫圖巴等。恭請上稱尊號。貝勒多爾袞、捧滿字表文一道。土謝圖濟農巴達理、捧蒙字表文一道。都元帥孔有德、捧漢字表文一道。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跪進。太宗曰。爾貝勒大臣等。以朕安內攘外。大業游臻。宜受尊號。兩年以來。合辭勸進。至再至三。朕惟恐上無以當天心。

下無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違爾等意。堅辭不獲。勉從衆議。朕思既受尊號。當益加乾惕。憂國勤民。有所不逮。惟天佑助之。諸貝勒大臣。見太宗已允所請。無不歡忭。文武百官。也都高呼萬歲。喜形顏色。當下進呈表章。分班叩見而退。旋由禮臣擬定上尊號禮節。擇吉四月十一日壬午。恭上尊號。太宗齋戒三日。以乙酉黎明。親率諸貝勒大臣。祭告天地。乃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爲崇德元年。先期築壇於天壇之東。備法駕鹵簿。是日太宗由中階升壇。御金椅。諸貝勒大臣左右序列。行三跪九叩首禮。左班貝勒多爾袞、科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理、捧寶一。貝勒多鐸、豪格捧寶一。右班貝勒岳託、察哈爾部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以本年正月尙公主爲固倫額駙）、捧寶一。貝勒杜度、都元帥孔有德、捧寶一。各以次跪獻。太宗受寶。於是貝勒大臣。捧三體表文。捧立壇東。宣示於衆。又於盛京城東。營建太廟。遣額駙揚古利。內院官希福等。祭告太祖山陵。丙戌。追尊始祖爲澤王。高祖爲慶王。曾祖爲昌王。祖爲福王。追封伯祖禮敦巴圖魯爲武功郡王。恭上太祖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太后尊諡曰。孝慈昭憲純德真順成天育聖武皇后。廟號太祖。陵曰福陵。太廟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後殿正中安奉始祖神位。左安奉高祖神位。右安奉曾祖神位。左末安奉祖神位。右末東向安奉伯祖禮敦巴圖魯神位。設黑色太牢少牢一切祭物。太宗率諸貝勒大臣詣神位前祭告行禮。又追封功臣費英東爲直義公。額亦都爲宏毅公。配享太廟。定宮殿

名。大門爲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爲篤恭殿。正殿爲崇政殿。中宮爲清寧宮。東爲關雎宮。西爲麟趾宮。次東爲衍慶宮。次西爲永福宮。臺東樓爲翔鳳樓。臺西樓爲飛龍閣。丁亥。頒詔大赦。群臣上表稱賀。內院官宣諭曰。

寬溫仁聖皇帝敕諭。朕以涼德。懼弗克繼承丕緒。是用戰兢。今祇告天地祖宗之靈。膺受尊號。

爾內外諸臣。當體天工人代之義。同心輔政。以翊贊朕躬。現在立綱陳紀。次第舉行。諸臣果能各奏爾功。朕當隆以爵賞。尤在正己率屬。撫衆恤民。庶幾上合天心。下定民志。如此則君臣一德。庶績咸熙。我國家無疆惟休。天益佑助之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是日內院官把所擬定的御用儀仗。開具數目。奏請裁可。太宗見了。諭內院官曰。爾等所擬。太繁重了。御前儀仗。無非用肅觀瞻。其實對於國家人民。却無一點利益。爾等當酌量裁減。以適可而止。由此一點。我們也可以知道太宗爲人。是重實際而不務虛榮的。先是九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倣遣派侍郎朴魯來朝。並告王妃之喪。太宗召至內殿。出所獲察哈爾玉璽示之。魯驚駭稱賀曰。真天賜之寶也。因賜鞍馬銀幣而遣還之。十年二月。太宗諭禮部備禮儀。遣戶承政瑪福塔往弔王妃喪。並令承政英固爾岱。齋書同往。備言一切事宜。八貝勒以及外藩四十九貝勒。也都以請上尊號致書朝鮮王。教英固爾岱一並携去。八貝勒書曰。

滿洲國大貝勒等。書奉朝鮮國王。我貝勒文武大臣。議欲應天順時。頌揚上德。勸進尊號。前年具奏。上以謙德。拒而弗納。今歲春正。蒙古各部貝勒。俱來朝賀。復合詞勸進。上曰。爾等皆吾子弟。朝鮮國王。亦吾弟也。宜令知之。我等仰體上拳拳友邦之誼。故遣使相告。以我等度之。王亦念上恩德。浹於人心。兵威臨於絕域。大勳克集。嘉況肇臻。卽親來慶賀。禮亦宜之。今敕使至。卽速遣親近子弟。前來勸進。王其以爲何如。

蒙古諸貝勒書曰。

滿洲國外藩諸貝勒。奉書朝鮮國王。我等受明國厚恩。二百餘載。祇因明國官吏。貪贖貨財。蒙蔽君上。以致將偷兵弱。覆地喪師。今我滿洲國皇帝。仁智兼全。恩威並濟。照臨在上。如日方升。念我等各部。散亂無統。是用誕敷恩德。咸與招徠。撫育我群黎。奠寧我土宇。我等各部貝勒。及軍民人等。感激上恩。各思捐軀報效。如有驅使。卽蹈白刃赴湯火。亦所不辭。現在朝賀來京。稔知天眷攸歸。勸上進稱尊號。以上篤於兄弟之國。用遣使告聞。我等順天意。合人心。衆志旣定。王之從違。請自度之可耳。

這兩封書信。表面雖極和婉。內容却極強硬。大有從違由你。只是後日的苦楚。也須想想之意。話說英固爾岱。到了朝鮮。國王李倬。已知道不是尋常。必然携帶着重要書札。前來商議恭上太宗尊號的

事。但是朝鮮王。和其左右大臣。無不異常頑固。心目中只有明廷是天朝。在天朝以外。如果再出了一個帝國。他們決其是不能承認的。所以關於太宗進稱尊號一舉。不但不表贊同。好象立下決心。要反對到底似的。所以英固爾岱和瑪福塔到了朝鮮國中。述明來意。並以太宗及八貝勒書示之。國王拒而不納。當時議論紛紛。肚子裡有幾本死書的儒生們。也都大冒熱氣。要求宜斬來使。立斷國交。大臣中主戰最力者。爲掌令洪翼漢。以疏上國王李倧曰。『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今此□言。奚爲而至邪。曩者賊臣引寇猝至。乘輿播越。乞和爲好。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俾我堂堂大義。照揭如日月。則雖我狄豺狼。豈不感聳。欽艷我之禮義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宏立爲幸。倚以爲安危之機。彼欲使我爲左衽。爲臣妾。實由於是。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氣欲斷。寧爲魯連之死。而不忍言以污口。請急執□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然後函其首。奏聞皇朝。(明廷)則義益伸。而氣益張。如以臣言爲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人。』朝鮮人雖亦東夷之一。但是他們所受漢化最早。所謂已然用夏變夷。儼然以第二禮義之邦自居。一樣也把文化較低的民族。呼爲夷狄胡虜。正所謂婢學夫人。轉益覺其不類。□中之字。原爲虜字。以是時英固爾岱等。係奉太宗之命以使朝鮮者。此字不忍書之。故代以□。洪翼漢等。既有這等強硬主張。當時李王竟爲所動。本想把英固爾岱瑪福塔二人殺害。與太宗決裂。只是英固爾岱和瑪福塔。都是身手了得。無人能敢傍邊。所帶去的護衛兵士。也都人強馬

壯。一個個正如出山猛虎一般。如果出以明殺手段。一不成功。京城人民。先遭塗炭。怎樣好呢。不如出以暗害。就說你們二位不是一人來弔喪。一人來投國書麼。先請弔喪使。到禁川橋去祭奠。那時幃幕中。暗藏刀斧手。把瑪福塔先殺了。同時再請英固爾岱到議政府去議事。一樣也出其不意。結果了性命。完了、我們一方把守隘口。一方請明朝皇帝發兵救援。其奈我何。慣於紙上談兵的人們。想頭永遠是好。就如作了一場春夢一般。他們這樣商量定了。便去請英瑪二使。英瑪二人。自到朝鮮京城。李王拒而不見。已知風色不對。後來又聽得街上七嘴八舌的說了些什麼皇帝。……決交。……開戰等等的謠言。英固爾岱因和瑪福塔說。見麼。這一定他們不甘心皇上進稱尊號。正在商量辦法。所以街上方有這些風說。我們一定不可大意。但能得到他們的秘密。回去也好報告皇帝。他們這宗舉動。想是活得壓煩了。自尋死路。瑪福塔說。我也爲此想。且看他們有何動作。次日朝鮮王果然派人來請他們。英瑪二人。彼此使了一個眼色。仍照沒事一般。問來人說。不知爾王有何見教。王使說。吾王深感爾主情義殷殷。特派使臣前來弔喪。就請瑪使移玉禁川橋賜祭。英使可到議政府別有商議。派來的人。雖然故作鎮靜。究竟心懷鬼胎。說話有些變顏變色的。英瑪二人已知必有詭計。兩三日來。國王未見。今日却忽請弔祭。又把二人分作兩起。一定不懷好意。英固爾岱。因向王使說。瑪使節奉命前來弔喪。自然客從主便。可以到禁川橋去一趟。敝使臣奉命與爾王商議大事。既拒不見。敝使臣也不相強。議

政府乃爾國大臣議事之所。未可往也。除爾王外。余不與他人語。王使曰。吾王有王妃之喪。政躬不預。尊使降尊一行如何。英固爾岱終不許曰。此事不由爾王議其可否。予終無以覆命。今惟請瑪使先行。以完使命。王使不敢再強。只得請瑪福塔到禁川橋去賜祭。若在平日。瑪福塔雖然携兵而往。也不能怎樣警戒。現在看出情形不對。不得不小心。官服裡面。穿上軟甲。暗藏寶刀一口。所帶三百兵士。給英固爾岱留了一百。保護館驛。另二百。皆擐甲貫冑。佩帶弓矢。手執戈矛。騎了怒馬。保護瑪福塔。隨了朝鮮王使。一路向禁川橋行去。那里國王也派了幾位大臣作招待。禮場上。高搭布幄。穿白樂手。跪在地下。奏着哀樂。表面上雖然看不見什麼兵戎兇器。壁衣裡却已伏着許多武士。專待瑪福塔行禮時。便出加害。却不想瑪福塔所帶兵士。已將布幄圍住。又有數十名隨員。都武裝隨入。正在頒賜太宗祭文祭禮。忽然揚起一陣怪風。把帷幕吹得飄飄颺起。只見帷衣內。蹲伏武士多人。手執利刃。正待行凶。瑪福塔一見。又驚又怒。當下大喝一聲說。已知爾等不懷好意。果不出所料。說着由襟底取出寶刀。把就近一員鮮官搗倒。場內當時大亂。嚇得那群樂手。屁滾尿流。叫苦哀哉的跑了去。外面的兵士也得了信。內外夾擊。把伏兵殺了一大半。其餘多官。也有受傷的。也有跑掉的。拋了一地紗帽。瑪福塔氣惱不過。率領隨員兵士。在大街上一陣衝殺。驚得商民人等。全都閉戶伏匿。慌作一團。瑪福塔又恐英固爾岱有失。事已至此。無法轉圜。只得合英固爾岱會在一處。逃出朝鮮。再作道理。這時

英固爾岱在館驛中。不時派人密探。已知瑪福塔險被暗算。當時率領軍士前來救援。却幸瑪福塔安然而返。反倒殺死不少朝鮮伏兵。當下二人合兵一處。闖出京城。急急向鎮江方面逃去。不在話下。單說朝鮮王。因受強硬派所包圍。一意斥和。打算先把太宗所派使臣害死。藉此要請天朝的明廷。出師援助。殊不知自己沒有實力。希圖他國援助。已是下策。何況所要求援助的。現在已是自顧不暇。那有餘力去幫朝鮮的忙。他們實在想差了。把主意拏錯。現在暗害之計。既然未成。本想請回二使。再作商議。只是人已去遠。只得仍依主戰派的主張。出示曉諭。鼓動民氣。又命各地守城將吏。以及各道長官。激發忠義。設法以急國家之難。平日不知振作。惟知依賴天朝。一旦有事。那里來得強兵勇將呢。朝鮮國王李倬通諭各道斥和備戰的公文如下。

國家猝值丁卯之變。（指第一次貝勒阿敏等伐朝鮮事）不得已權許羈縻。而十年之間。谿壑無厭。恐喝且甚。此誠我國前所未有之羞耻。上自聖明。下至臣庶。含垢忍痛。欲有所奮。以一洩此辱者。豈有極哉。今此虜益肆猖獗。敢以僭號之說。託以通議。此豈我國臣民所忍聞乎。不量強弱之勢。一以大義決斷。却書不受。嚴斥其言。胡差等雖有要請。終不接辭。以至發怒不辭遁去。此都人士女咸共聞覩。雖知兵革之禍。迫在旦夕。反以爲快。四方若聞朝廷有此正義之舉。則必聞風激發。誓死同仇。豈以遠近貴賤而有間哉。自前遭逢變故。則必有告諭之文。今以此意。下諭諸道。使忠義之

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俾期共濟艱難。此諭。

這道通諭。言詞激切。大有勢不兩立之勢。但是內容空洞。看不見什麼軍事上的設備。無非善爲惡。教人激發忠義。自願從征。他們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再說他們下這通諭時。並不是很光明的。照近代的美敦書一樣。乃是在極秘密裡。通知各地。表面上還未敢輒行決裂。不幸有一個向平安道觀察使那里下通諭的人。行在半路。正與英固爾岱瑪福塔撞在一條路中。這樣文書。關係重大。自然不願被英固爾岱奪去。打算撥馬藏入村莊裡去。只是英固爾岱十分機警。見了官中人。很慌遽的向他避道。知道必有秘密。那里肯捨。當下命令手下軍士。圍了上去。可憐這個差人。走頭無路。便如鷹抓燕雀一般。把他由馬上抓下來。摔在地下。吩咐一聲搜！當有兩名軍士。翻身下馬。由那人身上搜出通諭一道。知道是他們的秘密。便收在懷中。依然率衆。策馬馳去。他們在朝鮮國中。一路行去。無人敢問。偶遇哨兵。也不敢奈何。如果用武。非亡卽傷。所以他們很平安的。回到盛京。單說朝鮮國中。自聞通諭被英固爾岱奪去。激烈的益發昂奮。和平的益發恐慌。好象不久禍事就到。當時大臣中有府尹崔鳴吉者。不主這等激矯辦法。說這是有害無益。爲今之計。仍宜遣使議和。因爲軍備未完。實力不固。徒以空言斥和。戰守之計未決。緩禍之謀不作。一旦敵兵猝至。何以禦之。遂排衆議而上。李侗疏曰。

宣廟朝甲午年間。天朝諸將倦於用兵。始有講和退賊之計。使我國奏請天朝。故臣成渾首陳許可之意。而論者譁然非之。及全羅監司李廷馥繼發講和之言。將被重罪。渾與時相柳成龍。獨憐其忠義。約於上前同辭救解。渾先曰。廷馥之言。乃以伏節死義爲志。宣廟大怒。渾惶恐謝罪。柳成龍遂不敢言而退。自是攻渾之論益急。章疏紛紜而至。至有早正王法。以謝後世等語。惟時議不僅如此。雖渾門生。亦頗致疑於渾。渾以書往復自解。其答申應槩曰。人之所見。必誤入於前。而後發爲言論。故有貽害於後者。鄙見每謂事有是非。有利害。主是非、則見利不見物。主利害。則見物不見利。是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然在朝廷或以是非利害合爲一處。朝廷利害之所在。卽是非之所在。坐於一句之所見。陷於一世之大戮。其答黃慎書曰。秦檜在前。千載之下。孰不欲剗刃其腹哉。以是言之涉和。衆共棄之。好名者惜名。趨利者求利。誰敢自近秦檜之故迹乎。鄙人之言。不幸而欲順中國之意。宜哉賢者憂我盡棄其平生。污穢其身。不以死而救之歟。雖然、制事者必察其時。論人者當原其情。不可以疑忌之心。遽以一切之法律之。又曰、朱子云。旣枉尺而不直尋。又膠柱而不鼓瑟。若使天下之道理。只在上一句。又安說下一句耶。又曰。來諭謂與其講和存。勿寧守義亡。此乃人臣守節之言。宗社之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如此立說。不覺涕泗交頤。又曰。韓侂胄之伐金。謂可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儒以幾危宗社而罪之。張南軒以復仇爲事業。而使之伐金。

則以金不可伐爲言。凡此之如。無不以宗社爲重。相時度力。而爲時中之義而已。如上所陳諸語。豈非今日廷臣所當深思者乎。愚意以爲。諸臣將皆須移居平安道。約束諸將。使有進無退。且移書備述君臣之大義。因以探敵情。若無他心。姑守前約。而爲後圖。若不然。則固守龍灣。(義州)背城一戰。安危決於邊上。或謂計非萬全。猶愈於束手待亡。捨此不圖。進退無據。江水將合。禍迫目前。所謂待汝定議之時。我已渡江。今日之事。誠近似之。彼金之爲清。汗之更帝。非我所當問。徒弄大言。以誤君父。已所不忍也。

崔鳴吉所上奏議。援古方今。頗有真識卓見。誠憂國之文也。無奈當時朝鮮王李倧。惑於斥和派之言。對於崔鳴吉這樣名論。竟不報。同時斥和派也向鳴吉大起反動。說他不該蒙蔽天聰。如同校理尹集所上奏疏。可爲該派代表之作。『近有一種邪說恠隱之言。上蔽天聰。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理斃絕。國不得爲國。人不得爲人。夫和議之亡人國家。非自今日始。而未有今日之甚者。天朝之於我國父母也。奴賊卽父母之仇也。爲人臣者。豈得與父母之仇約爲兄弟。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而不以爲耻乎。鳴吉之劄子。本多張皇。熒惑天聽。脅持臺閣。其沮遏公議之計。既巧且慘。外挾強寇之勢。內劫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李王對於崔鳴吉的主張。雖然未有顯然的表示。可是暗中深韙其言。至於尹吉的激論。也不便發表。深恐兩派起了衝突。骨子裡雖打算絕決。表面還依鳴吉之言。遣使以

貢方物爲名。實則爲探消息。卽或兩家起衅。也要避免責任。使釁由彼起。主意拏定。卽遣參議羅德憲。參判李廓。前赴盛京。臨行。國王李倣謂德憲等曰。至彼可激怒之。使釁由彼起。我乃有詞。二人領命而去。不在話下。却說英固爾岱等。自朝鮮還時。路遇明兵之在皮島者。出而截止。大約他們也受了朝鮮王的文移。教他們要劫英固爾岱。以便奪回通諭八道的備戰文書。只是這些皮島的明兵。不如英固爾岱所部那樣勇敢。接戰之後。紛紛中箭而倒。反落個大敗虧輸。依然逃歸島內。後來太宗痛惡他們乘機出沒。又與朝鮮勾結。等到二次親征朝鮮時。皮島的運命。也就完全告終了。話說英固爾岱等。一路之上。雖然屢遇朝鮮明國之兵。但是無能阻止。很平安的歸回盛京。把朝鮮王如何拒而不見。如何有一群文臣。舞文弄墨。主張斥和決裂。不肯贊同進稱尊號。如何在禁川橋安設埋伏。險把瑪福塔暗害。如何在路上奪得朝鮮王斥和通諭。原原本本。把上項之事。奏明太宗。又把李倣通諭取出。呈上太宗御覽。太宗看畢。又命諸貝勒傳觀。大家聽了這些無禮之事。又見了這樣悖亂文字。明明有意寒盟。主張開戰。當時無不大怒。皆請立即興師。殲滅朝鮮。太宗曰。先遣人持書往諭。曉以利害。令以諸子大臣爲質。彼許諾則已。否則再議征伐。正商議間。忽報朝鮮王遣使至。太宗見說。大會群臣。以召見來使。斯時太宗旣受尊號。羣臣朝見。皆行三跪九叩首禮。獨朝鮮王使羅德憲李廓。不肯行禮。謂上之稱帝。敝國未預聞知。不知所拜。衆怒。請斬之。太宗諭曰。朝鮮使臣無禮處。難

以枚舉。是皆其國王有意構怨。欲朕先戮其使臣。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耳。朕從不逞一時小忿。卽兩國相仇。爭戰之際。以事遣人。亦無戮其來使之禮。況朝會乎。其勿問。仍厚其賞。因以書示李侗。而數其罪。書曰。

我使臣歸。知爾國變易成例。令我所遣大臣。赴爾宰臣衙門議事。且將貝勒等所致書。置之不答。此雖出諸貝勒之意。並會奏聞遣使。若云諸貝勒原無通問之例。則曩者兵臨爾境。王遁島中。不嘗書使往來。對天盟誓乎。吾兩國本無仇怨。爾無故發兵助明。加害我國。幸蒙天鑑。爾之將士。盡爲我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忍加誅。仍以客禮優養。天以遼東賜我。爾復容留明人於爾地。助給糧餉。誘納叛亡。我是以有聲罪之討。比及班師。爾以同姓之人。詭稱親弟。遣質我國。先年我將陣獲之將。遣還爾國。爾反戮之。其所遣隨徒漢人。盡執以付明國。爾見我國逃附明國之人。必引而致之。明國歸附我國之人。必追而執之。我嚴戢邊民。不許越境侵犯。爾縱國人漁獵探參。常擾我地。我是以始令增納所進歲額。今又聽書生不達時務之言。背棄十年盟誓之好。一旦戎馬臨郊。將令書生擗管前驅乎。抑令軍士荷戈以戰乎。爾國所恃者島與舟耳。昔魏文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德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今爾國不修德義。徒恃海島之險。舟楫之利。背盟構怨。自取覆亡。恐兩國交兵。王之臣民。皆王之敵兵矣。我國興師。順者撫之。逆者誅之。無知之民。逃匿山谷。此非予戕賊之也。乃王自戕賊之也。此番使臣。其無禮更難悉數。爾之意。欲我殺汝使臣。以爲盟好之敗。自我啓之。不知我國所行。從無此猥瑣之事。兵刃旣接。當以一戰決強弱。焉有斬一二往來使臣。而謂之強者乎。

以上是太宗與朝鮮王書。繕完之後。交付來使。俾携歸本國以示李侏。且諭之曰。爾國須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將王子大臣。以及倡言斥和者。全行送來。不然。我大舉東伐矣。諭畢。命英固爾岱出前獲八道通諭以示德憲等曰。渝盟之端。明在此書。何得云我先破盟。爾國以爲多築山城。足以拒我。殊不知我由大路。直向京城。其山城能以禦我耶。爾國所恃者江都（江華島）我若蹂躪八道。則以一小島可爲國乎。爾國之持議者盡爲儒臣。能以柔豪。掃我雄師乎。於是遂遣其使。內院承政希福等曰。我國理直。彼之罪可以明責。至興師之期。豈可明告。若明告以期。彼益固守其邊圉矣。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日後自收其益。這且不言。容留後叙。話說癸巳日。有人獲一銅嘴善鳴之雀來獻。太宗曰。此鳥雖有好音。可以悅耳。然玩物喪志。昔賢垂誡。不宜近也。遂却之。太宗一朝。力崇節儉。尙實

務而擯奢糜。雖卽天位。而無耳目服御之玩。此其所以爲興國令主。此事雖微。亦足垂訓。丁酉叙功。冊封大貝代善爲和碩禮親王。貝勒濟爾哈朗爲和碩鄭親王。墨勒根岱青貝勒多爾袞爲和碩睿親王。額爾克楚琥爾貝勒多鐸爲和碩豫親王。貝勒豪格爲和碩肅親王。貝勒岳託爲和碩成親王。貝勒阿濟格爲多羅武英郡王。貝勒杜度爲多羅安平貝勒。貝勒阿巴泰爲多羅饒餘貝勒。各賜銀兩有差。叙外藩蒙古諸貝勒功。封巴達理爲和碩土謝圖親王。武克善爲和碩卓理克圖親王。固倫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爲和碩親王。布達齊爲多羅孔薩克圖郡王。滿珠什理爲多羅巴圖魯郡王。袞楚克巴圖魯爲多羅達爾漢郡王。遜杜稜爲多羅杜稜郡王。固倫額駙班第爲多羅郡王。洪果爾爲乘圖王。棟爲多羅達爾漢岱青。鄂木布爲多羅達爾漢卓理克圖。古魯思希布爲多羅杜稜。善巴爲達爾漢。唐格爾爲多羅貝勒。各賜雕鞍甲冑金銀器皿及文綺有差。又叙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尙可喜功。封孔有德爲恭順王。耿仲明爲懷順王。尙可喜爲智順王。賜宴崇政殿。并賜銀兩有差。其部下官員。以論功陞賞。又定內院官制。以剛林爲內國史院大學士。范文程、鮑承先爲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爲內宏文院大學士。其頂戴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爲內國史院學士。占巴爲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爲內宏文院學士。其頂戴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甲刺章京。內秘書院舉人恩國泰。仍同九人內院辦事。五月丁巳。設都察院。旋以大凌河降將張存仁爲都察院承政。太宗因頒旨切諭曰。

爾等身任憲臣。職司諫諍。朕躬有過。或耽遊畋。邇聲色。信任奸佞。廢棄忠良。黜有功。陟有罪。俱當直言進諫。至於諸王貝勒大臣。如有曠廢職業。贖貨偷安。及朝會不敬。冠服違式。部臣容隱者。爾等即據實劾奏。或六部聽斷不公。及事未審結。誑奏已結者。亦惟爾等察究。凡人在部控告。該部未經審結。又赴告於爾衙門者。爾等查其虛實。應奏者奏。不應奏者懲禁之。明國陋規。爾衙門亦通行賄賂之所。爾等當互相防檢。若以私仇誣劾。經朕察出。定加以罪。其餘章奏。所言是。朕即從之。所言非。朕即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與爾面質。至於無職之人。小節過犯。當加寬宥。我國初興。禮制多未嫻習。爾等教戒而釋之可也。

有清一代。最重言官。授以無限職權。事無鉅細。皆得論列。較比現在新聞記者。還要自由得多。但是後世新聞記者。僅能託之空言。而清代御史。一紙章疏。真能發揮極大效力。並且無論事實之有無。他們有說的權利。而別人却不能向他們質對。他們的地位。超越行政、立法、司法以上。有絕對的尊嚴。雖帝王行爲。也能論列。而無可如何。清代所以能長時間政治清平。全係乎肅政機關之尊重。然推究立法之始。實自太宗此諭樹其根基。張存仁見諭後。也以疏上太宗曰。『臣自歸國以來。人之賢否。專之利弊。細心揆度。籌之已熟。今蒙皇上推誠委任。俾司言職。切思皇上創立此衙門。臣即爲創立之官。臣而忠直。後之人其忠直必有過臣者。臣而邪佞。後之人其邪佞亦必有甚於臣者。所慮用

臣之心。行臣之事。他人不敢彈劾。而臣彈劾之。他人不敢更張。而臣更張之。舉國之人。必共加攻擊。使臣上無以報主恩。下無以伸己志。獲罪滋甚。臣雖至愚。豈不知隨衆然諾。其事甚易。發奸摘伏。其勢甚難。誠見夫不足以盡職業。用敢於受命之始。瀝誠奏聞。如臣假公濟私。貽誤國事。乞治臣以欺罔之罪。若臣所言爲國。衆口交誣。伏祈皇上睿斷。太宗覽奏曰。此必知有其人。而有是言。但朕素不聽讒毀。惟親見者始信之。且志定於上。而諸臣蒙澤於下。縱有好邪。豈能售其術哉。仍教張存仁盡心職務。只管秉公放膽言事。同時大凌河降將中。如祖澤洪。則以爲吏部承政。韓大勛。爲戶部承政。姜新。爲禮部承政。祖澤潤。爲兵部承政。李雲。爲刑部承政。裴國珍。爲工部承政。蓋滿蒙漢回藏五族一家之大帝國。不待入關之後。於此已製成雛型焉。六月、太宗御清寧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奏言。有奴訐主讞實。應使離主。太宗曰。此雖小事。爾能奏聞。殊可嘉也。以後不但此等小事應奏。卽朕有過失。及親王郡王以下各官。有怠政壞法。人民之左道惑衆者。俱當不時奏聞。若捨其大而只敷陳細事。非忠直之道也。達爾漢曰。臣等蒙上委。任不正直以修其身。何以責人。祖可法奏曰。臣等惟懼皇上耳。他無所懼。張存仁奏曰。祖可法所言非也。忠直爲國之臣。雖格君心之非。亦所不懼。何論他人。太宗曰。然。人若正直。雖天地鬼神。不能動搖。人主何得而奪之乎。

秋七月太宗諭大學士剛林、希福、范文程等曰。昔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有名馬。曰杭愛。朕曾以甲

十副往易之。彼不與。察哈爾汗強索之。止予一胄。從此科爾沁諸貝勒與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胄遺阿魯濟農。索馬千匹。阿魯濟農曰。豈有以一胄而易馬千匹者乎。此直欲搆繫而前來侵犯耳。與之馬五百。從此阿魯諸貝勒亦解體。科爾沁卓里克圖親王。有一鷹。能橫捕飛鳥。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里克圖親王欲不與。土謝圖額駙勸令與之。既取其鷹。一無所償。並送鷹之人亦不令見。如此人心何從而服。今各處蒙古。每次來朝。皆厚加恩禮。因此俱傾心相附。雖去猶戀戀。而蒙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悅服之爲貴也。希福等奏曰。治之以德則化。治之以刑則敗。此之謂也。太宗因見林丹汗以暴力服人。卒至衆叛親離。國亡身死。乃反其道。以恩懷之。卒有四十九貝勒齊來奉尊號。此德化之效也。故詔儒臣。俾紀於書。以貽後世。話說崇德元年五月。太宗會命武郡王阿濟格等。率師征明。親御翔鳳樓諭以行師之道。至冬十月。復命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率左右翼兵。征明錦州。因諭諸王大臣曰。武英郡王統師征明。今將出邊。朕是以復遣睿親王。向山海關進發。明國知我兵至。恐山海關有失。必來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從容出邊。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諸王大臣皆以爲良計。於是命睿親王率右翼兵。由中後所入。豫親王率左翼兵。由錦州入。臨行。太宗親送至演武場。授方略。先後啓行。却說武英郡王。統所部兵。仍由北道毀邊牆而入。往略明之北鄙。明廷得報。自然四出調兵。馳往宣府大同一帶防堵。等到諸路兵漸漸來集。

武英郡王。已滿載俘獲。預備班師。這時山海關方面。又飛來急報說。清兵有乘虛叩關之謀。若不急行添兵。錦州一失。關門震搖矣。當下明廷又忙着調兵去防關外。兩下牽制。武英郡王遂得安然出邊。未折一將。單說睿王豫王。分兩路進發。不日來到錦州。安下營寨。正在計議如何進攻。忽報有人前來下書。豫王命將來人傳進。那人進來與豫王叩首。呈上書信一封。豫王看罷。信疑參半。因命管待來人。隨即命人將睿王請來。一同商議應付之策。原來錦州城內。有一道士。名叫崔應時。頗曉陰陽數術。他推算結果。斷定明國當滅。清朝當興。因此集聚了同志五十餘人。爲書數千言。說明清所以興。明所以敗。勸人早作理會。固然這樣的事情。不能公然宣傳。暗地裏信他的也真不少。如今聽說豫王睿王統兵來到。以爲有機可乘。所以遣派心腹胡有升。持書來獻豫王。書內言語。除了許多迷信的話。要緊的言語。說是願爲內應。錦州一破。即可火速進攻山海關。一個道士。忽然萌了這樣政治上的慾望。而且也不知他是何許人。豈不令人生疑。及至和睿王一商量。睿王却有決斷。反正這事有益無害。萬一成功。也未可知。遂重賞胡有升。許以二十二日進攻。

無論什麼事。若是但憑理想。沒有不酣美順適的。只是一到實行的時候。未免就有問題。不是故障重重。便是內部起鬪。因爲死黨是很難結的。再說人心不齊。爲了一個銅錢。把眼睜圓。因而扇起什麼大禍。古往今來。其例不乏。老道崔應時。不在清心寡欲。道德五千言上用功。反倒結了徒衆。要

乘時參與世事。已然是不安分了。再加上自己能爲有限。僅止會推奇門。而又明於觀人。暗於算己。他的禍已伏眼前。兀自還不覺悟。這時錦州城內。明兵四集。因爲敵兵壓境的原故。城內已然戒嚴。並布告人民。不許作不法的事。偏巧這時有個外號叫紅眼狗盧三的。也是老道崔應時的徒黨。因見胡有升下書回來。得了不少的賞賜。疑心崔應時所得的財寶。必更可觀。他的爲人。最愛小利。而嫉妬性成。看見人家得點好處。不問好歹。總想分肥。甚至爭紅了眼。因此人都管他叫紅眼狗盧老三。這樣的人。本來不能與他共事。老道因爲急於要成功。也就飢不暇擇。却不想盧老三並無幹功立業的真心。無非投機取利。所以一見人家有了好處。他就等不得。竟向老道要求什麼真珠人參。這不是屈人。老道實在沒有得什麼。他疑心吝吝不給。謊說沒有什麼賞賜。當下他就起了惡意。暗中去告密。這一來。崔應時的秘密。全被他合盤托出。幸喜大家也知道不好了。除了崔應時被官中捉去。置於獄中。其餘如胡有升、張紹禎、門世文、門世科、秦永福等。都因早得消息。率衆奪門而出。逃入豫王營中。睿豫二位親王。見崔應時業已事泄被捕。錦州城內。已有準備。攻之無益。再說此次出師。原爲牽制明兵。使不得躡追武英郡王之後。俾得安然出邊。現在得報。武英郡王已然班師。二親王遂亦奉命撤回。胡有升等。自然也很被優遇的。隨同大軍歸還盛京。太宗出德勝門五里。迎勞之。凱旋諸王貝勒大臣等。覲見之後。遂把崔應時等定計內應。如何事泄被捕述說一遍。現將胡有升等携歸。乞賜任使。

太宗見說。甚爲嘉歎。遂命五大臣將胡有升等引入御幄。俾其朝見。因諭之曰。爾等雖未成事。而意在歸順。殊屬可嘉。於是各授世職。以胡有升爲三等梅勒章京。張紹禎門世文爲三等甲刺章京。秦永福門世科爲牛象章京。並賜妻室、冠服、弓矢、鞍馬、銀帛、奴僕、房屋、及一切器物。不在話下。十一月癸丑。太宗御翔鳳樓。集諸親王貝勒大臣及都察院官。命內宏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諭衆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概。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刺。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爲蒙古所滅)乃知凡爲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喻。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如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

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征燕京出邊。我之軍威。竟爲爾大臣所累矣。故諭爾等。其謹識朕言。漢人的文化。優美而閑適。所以喜着寬大之衣。除了飲酒賦詩。凡有勞作。皆賴奴僕姬妾。所以越是上等人。他們的生活越美化。他們鄙棄粗俗。痛惡勇悍。意欲把天下化成一個美麗的詩國。天天吃一點。喝一點。很酣適的生活着就好了。因此他們極力想法子去舒適。去享受。北方民族。却與他們相反。因爲地理和氣候的關係。優美和舒適。簡直談不到。自然要編起小辮。穿上窄衣。騎在馬上。以弓矢討生活。勁悍和尙武。那是自然的結果。但是如果北人和漢人一行接觸。沾染了他們的文化。體驗了他們的享受。那就好象受了催眠。吃了麻醉劑一般。不知不覺。就以爲以前的生活太粗俗。而刻意模仿新接受的生活了。如同達海庫爾禪。在太祖時代。就浸潤了漢俗。久已夫以風流才子自命。照達海那樣青年才子。甚至與宮女言情。險被割了首級。所謂沾染於漢俗的食色生活。已然很可觀。再加上文譚譚。酸流流的修養。自然就以爲國俗粗鄙。時時諫勸太宗。改易冠服。以爲圓領濶袖。頗有詩意。殊不知才子的思想。和英雄的識見。畢竟不能相同。趙武靈五胡服騎射。和太宗不肯變易國俗。都是英雄的見解。豈是逐求食色。徒享安適的鄙夫所能與語哉。閑話不表。却說朝鮮國王。因反對太宗進稱尊號。不受太宗及諸王貝勒書。又曉諭八道。實行背盟。太宗已決意撻伐。惟時值盛夏。不利行師。故命朝鮮限於十一月二十五

日以前。將王子大臣。以及倡言斥和之輩。一齊送至盛京。否則卽行聲罪致討。在前面已然叙過了。朝鮮王雖自知不敵。旣惑人言。又以有天朝支援。對於太宗的要求。始終未報。現在因循又因循。太宗所限日期。已將達到。仍不見朝鮮遵辦。知道不用武力。萬難打破恃明之心。於是頒敕蒙古各部。使各出本部兵。携二旬糧。在本月三十日以前。齊集盛京。又命管兵部貝勒岳託。（是年八月岳託蒙格仍降爲貝勒）集衆傳諭。每牛象各選騎兵十五人。步兵十人。護軍七人。共甲三十二副。大臣石廷柱所統漢軍。每甲士一人。備箭十五。甲士二人。備長槍一。牛象二人。備雲梯攬牌各一。斧、鑽、鏹、鑕、俱全。馬匹軍械。各令標記。携半月行糧。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前。齊集城中。命令一下。外而蒙疆。內而八旗。均照所調人數。同時辦理。非止一日。人馬已齊。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伐朝鮮李王輸款

頌功德三田立碑

話說朝鮮王李倅。聽信洪翼漢等斥和派之言。對於太宗進稱尊號一事。不但不表贊同。並且大有違

言。他們的理由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現在只有大明皇帝。是萬國共主。朝鮮國君臣。也就如同孝子一般。事奉明朝皇帝。如今在大明天子以外。又有一位皇帝出現。在他們以爲是不合道理。必得反對。話雖有理。只是他們不明時勢。蔑棄事實。不知道皇帝之產生。完全是由於實力。實力也就等於天心民意的結合。一個國家。不注意實力。僅僅託之空言。那是於事無補的。朝鮮的君臣。就是凡事壞在有議論而無實力。他們真不媿明廷不二心的屬夷。什麼事都和明廷一樣。尊大極了。只是一遇實力。立刻就顯原形。這都因爲被死書和腐儒所誤。冤枉極了。就拿目前的事情而論。太宗所勒限的要求。已然迫在眉睫了。既不出質請和。又不見什麼積極的準備。總以八道之兵。山城之險。足以對付一氣。清如出兵。明廷必然乘虛而入。殊不知他們的空想。皆難如願。若非太宗寬仁。不爲已甚。朝鮮半島。幾乎根本覆亡。可見謀事不臧。實足危及宗社。太宗見朝鮮於期限內。既不納質。又不把洪翼漢等主戰派縛送前來。知道他們願意一戰。這樣也好。爽得教他們死心塌地。因下敕調集外藩蒙古以及八旗勁旅。齊集盛京。聽候出征。在前回已然叙過。十一月己巳。頒軍令。其略曰。

今者往征朝鮮。非朕樂於興戎。特以朝鮮敗盟。納我逃人。獻之明國。孔耿二王。來降于我。彼興兵截殺。我師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不以舊禮。圖謀暗害。齎去書詞。拒而不視。又遺書平安道洪觀察使云。丁卯權許講和。今已永絕。當謹備關隘。激勵勇士。其書爲英固爾岱等所奪。

是彼之毀棄盟好。包藏禍心將未有已。不得已興師伐之。若嗜殺殃民。朕心有所不忍。今與爾等約。大軍所過。勿毀寺廟。逆者誅之。順者撫之。以城降者勿擾其城。以堡歸者勿掠其堡。凡陣擒官兵。彼既拒戰。當殺無赦。逃亡來歸者恩養之。所獲民人。勿離其夫婦。勿奪其衣服。卽老羸廢疾不堪携歸者。務令安居。勿棄於道路。婦女勿得淫亂。違者軍法從事。

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諸王貝勒。各率兵來會。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濟格駐牛莊備邊。饒餘貝勒阿巴泰駐噶海。收集邊民防禦。初二日壬申。親統大軍征朝鮮。命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貝勒岳託豪格。安平貝勒杜度等隨征。管旗大臣分左右翼。率諸軍於卯刻出城。右翼兵由往東京大路至渾河岸排列。左翼兵由往撫順大路排列。已刻太宗設鹵薄。出撫近門。謁堂子。列八纛。拜天畢。遂啓行。是日車駕次沙河堡東岡。科爾沁部巴圖魯郡王。扎薩克圖郡王。引兵迎謁。上酌納其所獻貂皮馬匹。甲戌駐軍安州之南岡。初九日己卯。大軍距鎮江（安東）三十里駐營。太宗因顧慮朝鮮王聞兵至又復逃往江華島。乃命將士三百人。扮作商旅模樣。以瑪福塔勞薩領之。星夜馳赴京城。

瑪福塔勞薩率三百人領令去後。太宗又命豫親王多鐸。率領勁卒爲先發隊。渡過鎮江。一路向京城馳去。語云。兵貴神速。這樣的處置。可謂迅速已極了。因爲朝鮮王還不會有什麼預備。單說太宗。

既先發三百人。扮作商人。使爲別動隊。又派豫王率領騎兵勁旅。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馳赴京城。兩起兵先後啓行。這才傳諭大軍。以初十日庚辰。渡過鴨綠江。駐蹕義州城南。十二月壬午。次郭山城。定州遊擊某。聞警來援。只是兵微將寡。平日又無訓練。一遇大軍。正如以卵擊石。幾乎全軍盡覆。遊擊老爺。知道最期已至。拔劍自刎而死。城內官員。見援兵盡潰。遊擊自殺。大家各顧性命。也都紛紛棄城而遁。只有城內軍民。無人指揮。大家商量。不如開城投降。衆皆稱善。遂開城乞降。太宗諭之曰。爾等既降。勿再逃匿。可在家中保全妻子。我軍于降民。從不妄取一物也。衆軍民見說。莫不叩頭感謝。翌日軍次定州。守城官將。知不能敵。照前一樣。又都逃潰。只剩商民。自然不外乞降一道。太宗諭如前。命其各安生業。如此通過了許多城鎮。不是投降。便是戰敗。簡直沒有一處能够抵擋太宗的大軍。二十四日庚子。太宗自統大軍渡漢江。南漢山城已然很危險的陷於被包圍的形勢了。姑且不言。折回來再叙一叙太宗所派的別動隊。瑪福塔勞薩。都是清軍著名的勇將。瑪福塔又是時常奉命出使朝鮮。關於地理民俗。無一不知。這次派他率領別動隊。扮作商旅。前赴朝鮮京城。也就因他諳熟地理。必能很迅速的到了京城。足以使朝鮮王李倧。不至乘隙逃去。他們啓程之後。於路不敢耽延。在十四日。卽到了京城近郊。表面雖係商旅。實在原是軍隊。日子不是一半日。朝鮮王早已得了消息。他本想在兵未到以前。舉家逃入江華島。却不想瑪福塔等來得這樣快。只得先教王子奉了

廟主。急往江華島去避居。然後他再携了大臣宮妃。也到島裡去。可是時間已來不及。不但瑪福塔勞薩已至城外。連往江華島去的渡口。也被清軍堵截。京城又無險可守。除了南漢山城險固。其餘地方。都不能去。這時除了暫時緩兵。止住清將。別無他計。強硬主戰派的人。又不便去與清將說話。到底還得用崔鳴吉。着他去與瑪福塔等說話。乘此機會。國王便可逃入南漢山城。到了那里。再設法調集八道兵。前來勤王。便是最後背城借一。也無不可。他們是這樣商議的。所以派了崔鳴吉。以勞軍爲名。出城與瑪福塔等接見。瑪福塔等。本打算出其不意。突入城中。把朝鮮王困住。等太宗大軍到來。携至軍中。此功不小。萬沒想到。崔鳴吉之來。乃爲緩兵。以全其主。並不是真的勞軍。也不是有意講和。但是瑪福等還以爲是好意。所以竟自上了大當。却說崔鳴吉奉了王命。偕了幾名從官。假作鎮靜模樣。來到瑪福塔的軍中。二人本來是很熟識的。寒暄已畢。鳴吉便問瑪福塔說。尊使何來。下官謹奉吾主之命。以羊酒犒從者。如有見教。吾主無不從命。瑪福塔見他說的很和婉。而且又是奉命來勞軍。有乞和的意思。知道李王尙無逃意。也許改變宗旨。依然主和納款也是有的。所以把入城去劫李王的事。也就停頓了。

當下謂鳴吉曰。吾等奉命。來與爾主議事。鳴吉曰。既如此。下官當啓吾主。不可不以禮接待之。因命從者。獻上羊酒。大犒宴之。宴畢。瑪福塔才知道受給。朝鮮王李倧。已乘此機。逃入南漢山城。

瑪福塔等大怒。率兵追出四十里。遂圍南漢山城。此城依山據險而建。中央平闊之地。也有不少民居。李侗既入此城。命軍卒把守四門。據當時記載。城中將卒。共一萬二千餘人。以都監大將申景禎。守東城之望月臺。撫戎使具宏。守南將臺。御史提調李曙。守北門。守禦使李時白。守西將臺。御營大將元斗杓。守北城。水原府使具仁卮。守南門。此外扈從李侗之文武官吏二百餘人。宗室及三醫司二百餘人。僕從約三百餘人。總計不下一萬三千餘人。以一萬數千人。守此山城。並不算少。但是最困難者。有兵無糧。凡爲固守之計。以糧餉當先。李侗君臣。以倉卒避難。糧草並未預行儲集。李侗深以爲憂。因問左右曰。糧餉可支幾日。羅萬甲對曰。可支六十日。如節用之。足支七十日。馬糧一日一升。官奴可給以皮穀。蓋城中現存之糧。僅不過一萬四千三百石。醬二百二十餘甕。五十日後。卽有絕糧之虞。因此李侗以蠟書下八道。召集勤王之兵。但是八道兵。素來散渙。並無統制。而且距離不等。強弱異形。多半是地方彈壓巡哨之兵。而非真正勁旅。所以他們雖接得李侗諭旨。多屬逡巡不前。卽或有一兩處勤王兵。打算殺奔山城。救出李侗。無奈皆不如願。因爲太宗大軍。一路無阻。所至皆降。又分命王貝勒大臣。將各道大城。先後佔領。因此南漢山城。孤立無援。十分危困。二十四日。太宗已渡漢江。張黃蓋巡視圍城兵。城內朝鮮軍民聽說太宗車駕已至。益發慌恐。當太宗統兵纔至臨津江渡口時。因爲天氣晴暖。江之兩岸。結冰皆泮。不但大軍難過。卽單人踏冰。亦覺岌岌可危。

不想二十四日。天驟暴寒。江面結冰。依然十分堅厚。因此大軍齊渡。進圍山城。據此說法。好象迹近神話。便是自然的天候。也能爲興王效勞似的。其實這事一點也不假。朝鮮方面。也有同樣的記事。說。一夕霧雨大至。守城戰士之衣。悉凍。王見之。因與世子露立中庭。禱天而祝曰。今日之事如此。無非我父子之罪戾。軍民果何罪乎。乃命撤去茵褥及山羊皮。叩地哀祈。此記事。正與驟寒冰堅之記相符。可見同爲天候之變易。在龍興之主。則爲瑞爲助。在衰亡之主。則爲災爲害。天固無私。要在修人以致天而已。朝鮮君臣。不修人事。惟知讀死書。恃天朝。而立國之大務。却始終不講。以書史而論。優於滿洲多矣。以軍旅政治而論。則弗如遠甚。此其所以終不能自立也。話說山城之內。糧少援絕。日困一日。八道之兵。慘敗重重。沒有一處捷音。只有全羅道兵使金俊龍部下一小卒。用鳥槍暗中將額駙揚古利擊傷。因而致命。除此以外。其他兵將。並無損傷。原來揚古利奉了太宗之命。往濟豫王多鐸之軍。不日佔領平壤。復由平壤進軍。進逼全羅時。兵使金俊龍。已得李王蠟書。整軍經武。預備撕殺。偏巧帶兵來取全羅的。正是揚古利。揚古利無人不知是有名上將。自太祖已來。累建大功。身經大小數百戰。永遠是身先士卒。所受箭傷。不知有多少處。現在雖然年老。威名甚盛。敵人聞之。無不喪胆。這樣的大將。論理豈能死於小卒之手。但是天下事每每出人意料以外。古時關張。是何

等的威名。其終局也是死於小人之手。揚古利因爲威名太大了。金俊龍焉能是他的對手。所以一戰之下。只殺得全羅兵屍橫遍野。擦甲丟盔。金俊龍負傷。僅以身免。在這時候戰場上已無敵兵。除了橫七豎八遺棄的敵兵死屍。已然看不見一個活動的敵人。但是揚古利還不放心。他每在戰後。或是安營以先。必然率領從卒。親自到各處去檢查。第一怕有奸細隱藏。必得親自查閱。第二也怕自己部卒。有受傷的。被遺在山谷中。他都檢查完了。才立營或是前進。老將的用心。畢竟是十分周密。這次戰罷。他又循例去檢查。不想就因此而喪命了。當他把全羅兵擊潰。敵兵狠命逃亡的時候。有一朝鮮鳥槍隊的小卒。因爲逃不脫。他便假作死亡。躺在死屍群裡。動也不敢動。他想着打完仗。大家都在休息。等到夜深人靜。他再乘機逃去。不想揚古利向不辭勞。依然率領從卒。在戰場上檢東查西。這個小卒在暗中看得明白。心裡十分害怕。這若被他查出。不是依然是個死。人到危急時。當下顧不得許多。反正活不了。不如與他們對命。當下他決了心。就暗中把鳥槍整備停妥。果見揚古利率着從卒。手握腰刀。指點着向這邊查閱了來。行至臨近。那小卒便放了一槍。不幸正中揚古利腹部。當時跌倒。從卒們也嚇了一跳。定睛看時。却由死屍堆裡。逃去一人。當下追上前去。將他抓住。再看揚古利。已自昏絕了。大將受傷。這是何等不幸的事。赶忙抬入軍帳。解衣洗創。只見鉛丸已然入腹。全營將士。慌作一團。連夜派人報告豫王。轉奏太宗。太宗聞報。震悼益常。是夜揚古利率於軍中。話說

各路出征軍。聽見了揚古利的消息。益發振奮。都說殺盡了朝鮮兵。也不足以抵命。太宗怕軍士們有軌外的行動。反倒頒敕誠諭。有妄殺者治罪。但是從此以後。把南漢山城。圍困益急。又自國中調來紅夷大砲。一半助攻山城。一半交由石廷柱。命他往滅皮島的明鮮聯合軍。這一來。軍威更振。朝鮮各地。無不被兵。此時李王左右的斥和派。雖然不免照舊說大話。只是八道無功。山城愈危。自然而然。氣勢消沈。主和派的崔鳴吉。漸漸得了形勢。因爲再不言和。朝鮮全土。就要殘破了。在太宗方面呢。也不是定要把朝鮮滅亡。據爲己有。大關節目。爲是教朝鮮和明廷脫離宗屬關係。而另以一種滿意的條件。使與大清國締結一個新的宗屬關係。如能這樣。目的就算達到了。所以雖然把山城圍得水泄不通。斷其交通道路。却依然以書予李倣。責其以往之罪。冀其有所反省。書以正月初二日。送致山城。其詞曰。

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之兵。截戰一次。後明國來侵。爾朝鮮又率兵助之。然朕猶念隣國之好。竟置不言。及朕獲遼東。爾復招納遼東之民。獻於明國。朕始赫怒興師。丁卯年之伐爾。職是故也。豈恃強凌弱。無故加兵哉。丁卯年、陽和以誤我。今竟絕我好。使爾邊臣。聚集智謀之士。激勵勇敢之人。抑何爲乎。今朕親統大兵。陳於爾境。爾何不使智謀者效策。勇敢者效力。出而一戰。朕非無故而侵爾地。爾乃孱弱之邦。反擾我疆界。探參、捕獵何故。朕之逃民。爾輒獻於明國。孔

耿二將軍。自明來歸。朕遣兵接應。爾兵以鳥槍擊戰。又何故。是兵端先自爾啓。朕之弟姪諸王。以書致爾。輒以從無致書之例。置而不視。又何故。丁卯年。征爾國時。爾遁入海島。遣使請成。朕之弟姪諸王不從。而誰從歟。朕之弟姪。何不若爾。又外藩諸王致爾書。爾亦置不視。彼等何不若爾。彼乃大元皇帝之子孫。何卑於爾。爾朝鮮國。臣服大元。非年年納貢乎。今何尊大若是。置書不視。爾心昏且驕矣。爾朝鮮國。素附遼金元諸朝。非每年奉貢稱臣以圖存乎。爾朝鮮國自古迄今。歷世以來。曾不奉貢稱臣於人國而得自存乎。朕旣以弟善視爾。爾反行背逆。起釁構戎。陷害生民。遺棄城郭宮室。離別妻子。奔逃載道。入此山城。冀以苟延。豈能得乎。爾欲湔丁卯之辱。是徒棄安樂而自起禍端於相好之國也。卽如今年。棄城郭宮室。遁入山城。實緣爾惡。禍國殃民。遺笑萬世。又何以湔乎。旣欲湔丁卯之辱。何不出戰。乃效婦人遁藏耶。爾遁入此城。意圖苟免。朕豈肯舍爾而去。朕之弟姪。及在內文武諸臣。在外諸王貝勒。欲上尊號。爾何以謂爾之君臣所不忍言。夫尊號之稱否。豈任爾之私意。爾之此言。亦太僭矣。蓋天佑之則尊爲天子。天禍之則降爲庶民。爾修整城郭待朕。使臣頓失常禮何故。又使我使見爾宰執。欲設計執之。爾又父事明國。專圖害我何故。此乃罪之大者。其小罪又何勝數。朕以此大罪之故。率大軍來。爾八道。爾所父事之明。將何以援爾。朕拭目以俟。寧子受禍。父有不救之理乎。不然。是自貽禍其國與民。萬民百姓豈不懷恨於爾。爾若

有詞。不妨明告。

李侗及其左右群臣。讀了太宗問罪之書。雖然歷舉以往罪狀。末後却有容許說話的餘地。若照斥和派的主張。依然硬到底。置而不答。但是眼見形勢日非。不但仰爲父母的明廷。未見有何援助。八道之兵。差不多全歸粉碎。若這樣遷延下去。不用說強兵火砲難當。糧食一絕。餓也餓死了。李侗此時萬分焦急。只得依了主和派的意見。修書一封。差人去謁太宗。大意說。請求退兵。仍照丁卯年所定約款。忠實履行。可是關於太宗進稱尊號的事。依然一字不提。太宗爲什麼御駕親征。並且還損傷大將揚古利的性命。若是只憑一紙之書。便復活了丁卯條約。興師動衆。耗費國帑。所爲何來。自然沒有這樣便宜事。所以太宗一見來使呈上這樣沒緊要的書信。怒道。爾主何無心如是。欲以此退我師耶。汝且去。聽吾後命。使者不敢再言。只得回報李王說。太宗見書。甚爲不悅。李王愈慌。乃不得不依崔鳴吉之言。使其斡旋於兩國之間。

因爲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所以李王不得不向崔鳴吉。詢以救亡之道。鳴吉說。臣前主和。不敢妄徇流俗之議。卽恐有今日。現在八道殘破。社稷阽危。只一山城。朝暮可下。形勢如此。若以履行丁卯和約。仍復兄弟之好。宜彼不從。凡事須謀之於始。則輕而易行。禍亦不大。今則事已至此。欲免屈辱。豈可得乎。李侗曰。予深悔不聽卿言。爲今之計。但存宗社。予一身之榮辱。不足計也。鳴吉

曰。殿下若肯以宗社爲重。事有可圖。爲今之計。宜卑詞以哀之。尊之爲帝。且看如何。如得轉禍爲福。亦國家之幸也。李侗曰。但依卿言。可急修書。於是復繕一書。書曰。

曩者小邦宰臣奉書。軍民亦有所陳請。回稱。皇帝尙有後命。小邦之君臣。延領企踵。日候德音。今已浹旬。未有照鑒。勢窮情迫。能不再鳴。惟皇帝垂鑒。小邦昔蒙大國之惠。猥託兄弟。昭告天地。疆域雖分。情意未聞。(恐有誤字)自以爲子孫萬姓無疆之福。豈意盤血未乾。疑釁中結。坐陷危迫之間。重爲天下笑。然一求厥由。皆緣天性柔弱。誤於群臣。昏迷不察。以致如此。亦惟自責而已。更有何詞。但念兄之於弟。有過則恕而責之理也。然責之太嚴。反失兄弟之義。豈不爲上天所怪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以詩書爲事。不習兵革。以弱臣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較。祇以世受明國厚恩。名分素定。曾值壬辰之難。(日本豐臣秀吉遣師入朝鮮、得明救始不亡)小邦旦夕可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民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過大國。不忍負明。無他。其樹恩也厚。故感人心也深。恩之加人。非一途。苟能活其命。救其危。則發兵而救難。回兵而圖存。其事雖殊。其恩則一也。去年小邦處事昏謬。屢蒙大國督過。猶不自悛。以致大國之兵。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已甚。誠於此時。得蒙大國。翻然舍其過。許以自新。使侗得守宗社。而長奉大國。則小邦君臣。矢心感歎。子孫永世不忘。天下聞之。亦無不服大國之

威信。是大國一舉。結大恩於東土。施廣譽於四國也。不然惟快一朝之怒。務窮兵力。傷兄弟之義。閉自新之路。以絕諸國之望。則在大國。恐非長算。以皇帝之睿智。寧不慮及。夫秋殺春生。天地之道也。矜弱恤凶。霸王之業也。今皇帝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揭寬、溫、仁、聖、四字。將以天地之道。恢霸王之業。則小邦之如願改愆。自托洪庇者。宜不在棄絕之中。茲敢不避尊嚴。更布區區。以請命下執事。

此書和前面所記的太宗責李倬書。皆由稻葉君山博士清朝全史譯出。大約博士亦譯自朝鮮實錄。惟有誤字。未見原本。故以意更數字。未知是否。讀者原諒。朝鮮實錄不易得。所見爲節鈔本。故無以校正。惟乞大方賜教矣。閒話不表。話說朝鮮王李倬。依了崔鳴吉之言。修書一通。打算向太宗乞哀。藉以復結舊好。可是斥和派。雖然形勢不利。無可得意自鳴。強項不屈的精神。依然還在。

他們把崔鳴吉恨瘋了。好象說他是賣國奴。甘心要把國王導於屈辱地位。不知是何居心。所以當崔鳴吉和他的同派。把書稿草就。呈給李王閱讀時。主戰派的金尙憲。早已伸手奪過。憤恨不平的把書稿裂碎。頓首長號。向李王哭訴說。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天鑒。或有一日可圖。如此則更無可爲。請速就死。又叱鳴吉曰。公等忍爲此事乎。鳴吉曰。不得不如此。公裂之。吾當拾之。於是把寸裂的書稿。依然拾起補綴有申翊聖者。撫劍而言曰。孰主和議。吾以此劍斬之。參判鄭蘊亦劾鳴吉曰。

殿下今日稱臣。君臣之分已定。則唯命是從。彼若命出降。殿下出降乎。命北去殿下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殿下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責我。而聲其罪。事若至此。殿下將何以處之。鳴吉以爲一稱臣。則城圍可解。君父可全。如此是猶婦寺之忠。與其屈膝而生。何如守正以死社稷。我國之於中朝。(明廷)父子之恩可忘乎。君臣之義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主。而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這種慷慨激昂的文字。在李侗面前。不知陳說了有多少。差不多都聽得厭煩了。結局總不外是書生之論。重複背了一次歷史舊文。却始終一點實效沒有。八道完了。將兵潰了。指望什麼。指望幾頂紗帽。那無怪就得君臣一齊死社稷了。死社稷是大臣的事。勸國君死社稷。乃是胡塗的見解。大臣們食君之祿。巍巍乎而居民上。平日沒有經濟。只知飲酒賦詩。玩弄姬妾。享受優厚的生活。不用說是富國強兵。普通的福利。都不能興辦。一旦國有大難。不圖轉危爲安。却感慨激昂。勸君父死社稷。難道這就算不負讀書一場麼。平日竟作什麼來着。死國死難。匹夫匹婦優爲之。在大臣更沒有問題。所貴乎爲大臣者。不貴一朝之死。而貴有無百年之長計。高官厚祿。一無建設。尸位多年。一朝憤死。何所貴乎。閑話打住。却說李侗聽了鄭蘊這一套。連連搖頭。心說又來了。再要這樣。孤的江山。就要斷送了。仍命崔鳴吉把撕碎的書稿。依然繕就。差派大臣。奉至太宗御營。大約崔鳴吉。也許得了什麼確實消息。知道太宗此番出師。是要和朝鮮另定新約。並無當

初金軍入汴之意。非把國君請走不可。因爲那是以往的史實。太宗不必再演。自要有滿足的經濟條件。和議不難成功。所以才一力主和。主戰派却老怕國王被擄。宗社滅亡。不知那已是無用的事。真是杞憂了。他們那第二次的請和書。雖比較卑遜。也未見有何具體辦法。不過承認了太宗的尊號。顯示了願意事大之意。究竟還是空話。也許他們姑且以此試一試。果然太宗見書。仍如前次怒斥曰。今日之事。惟有二途。任爾擇之。欲生須速開城出降。欲戰則請決一勝負。佞口美言。朕厭聞之。遂叱退來使。李侖君臣益形恐懼。因爲請復兄弟之好不聽。請循君臣之禮又不聽。這怎好呢。若說決一死戰吧。而八道之兵。已然全敗。那里來得強兵猛將。正在無計可施。太宗又命他們趕快把主戰派的首謀縛送前來。

前日怎的聽信他們的話。絕使拒書。反對尊號。如今大事已去。情勢危急。忽將主戰斥和大臣。縛送敵營。李侖雖弱。也不忍爲。只是他正遲疑着。太宗已命睿親王多爾袞。統兵往攻華島。前回已經說過。朝鮮王本想避居此島。以待勤王之兵。因爲太宗的別動先驅隊。突至京城。他沒機會向島中逃脫。只得教王子們奉了廟主。先行逃去。後又派崔鳴吉用緩兵計。止住了瑪福塔。才得避入山城。只說這江華島。因有漢江天險。孤懸海中。普通軍隊。無能攻入。所以朝鮮國王。特別重視此地。裡面建有宮室。派兵駐守。遇有兵亂。不但國王一家來此避難。大臣的家眷。也得來此避居。至於一般人

民。就不能來了。此時島中。除了二位王子。和許多貴嬪。還有不少命婦。他們自來此島。內外隔絕。也不知事態若何。大約形勢不好。不然的話。怎的不見山城方面有使人來。這日他們正自盼望有個消息。忽聽島口外面。一陣大亂。槍砲齊鳴。早已驚得他們魂飛天外。這是什麼事呢。不一時內侍們慌張張跑進幾個。連說不好。大清兵已然攻進島來了。二王子和許多貴嬪們見了這樣驚人報告。當時哀號起來。逃又逃不脫。又不知清兵之來。是何用意。幸喜有幾位老年從官。到盛京去過。又知清語。主張大家莫慌。等我們看個明白再說。單說睿親王。奉了太宗命令。統領勁旅舟師直取江華島。守島之兵。以爲天塹可恃。却不想所設防禦。全被清軍擊破。僅只一夜江邊島口。要塞皆失。比及天明。大軍已攻入島中。島兵雖然奮力抵禦。怎奈清軍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弓矢砲火。雨點般射來。將島兵殺散。大軍遂一擁而入。佔領了全島。這時朝鮮的武裝兵將。一個人也沒有了。他們除了戰死的已然全行逃去。只有扈從王子的幾名文官。尙有何說。只得進謁睿親王。請求保護二位王子。以及一切貴嬪命婦。睿王說。這個你們不要過慮。我兵素有紀律。你們說與二位王子知道。本爵此來。無非奉命請二位王子到軍中一叙。別無惡意。於是島中避居之二王子。以及宮嬪命婦。大臣隨從等皆請降。睿王優遇之。毫無侵擾。使役人等。仍使照常服事。不許兵士近前。但是江華島雖陷。李王坐困山城。兀自不知。據他想。江華島懸在海中。一時絕保無虞。清軍雖勇。因無舟楫。豈能飛渡。不知大軍一

出。無物不備。卽軍前所無之物。亦不時可向後方調取。太宗因李侗負固不出。欲以空文請求退兵。想是以家眷尙在。因此有恃無恐。爲今之計。惟有先下江華島。得其家族。則彼不得不出矣。但是欲取江華。非用舟師不可。而當地又無處造船。遂命勞薩武拜等。率前鋒軍回盛京。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朝鮮國王。與長子及群臣。俱在南漢。其餘妻子。則在江華島。意欲造船。先攻此島。若得其妻子。則城內之人。自然歸順。若猶不順。然後攻城。計亦未晚。觀此島。似亦易取。使到之日。卽揀選謹慎能事官二員。帶領每甲喇驍騎校一員。每牛象甲士二名。採取木植人一名。及八家各首領一名。造船工匠各五名。前來叆陽河邊。依佟克申（創意造船之人。曾以之征瓦爾喀）式樣造十隻。依朝鮮式樣造馬船十隻。再查有從前曾與佟克申造船及知造朝鮮馬船之匠人。遣之前來。其監造官。應於叆陽河邊擇地之可達義州江者。駐彼營造。其所需鐵工。亦按數發撥。仍分派哨兵防守。勿致疏虞。限二月十五日以內竣工。布延蘇爾德。到京五日。仍令護送造船人來。右翼前鋒。到京五日。可令往噶海駐防。左翼前鋒於遼河水解後。令往開城駐防。冰若未解。可令往牛莊駐防。俟冰解後。併將駐防牛莊之護軍調往開城。一同駐守。這就是未攻江華島以先。太宗命在本國境內。營造大船的命令。隨後又命八旗就近造小船八十隻。語云。軍隊中沒有不能二字。命令一下。大小戰船。在正月內便都造成。這才令睿親王多爾袞爲主將。統領勁卒。船上裝了紅夷大砲。一陣攻打。遂將江華島攻

陷。已在前面叙述過了。不必重贅。話說朝鮮王李倣。雖然屢派大臣。奉書太宗。冀復舊好。太宗只是不聽。因爲李倣不肯親自出降。打算仍令大臣出面。另與太宗訂立條約。這焉能辦得到。不同太宗沒來。他遣大臣議和。還有理由。如今太宗親征。而且又在進稱尊號以後。他不自來請罪。豈不是還有自尊自大之意。無論書詞怎樣哀切。也難怪太宗不許了。後來太宗又命他把首謀斥和之人。縛送軍前。他又遲疑不決。因此太宗復遣英固爾岱瑪福塔。持書往諭之曰。爾違天背盟。自速罪戾。是以朕統師來征。意在不赦。今爾困守孤城。見朕屢詔切責。方知悔罪。再三上書求免。朕開宏度。許爾親盟。非力不能攻取。勢不能久圍。而招汝來歸也。城攻固可得。卽因爾芻糧。駐軍秣馬。令爾自困。亦可以得。似此蕞爾小城。且不能取。將何以下幽燕哉。今命爾出城見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二則欲加恩於爾。令仍主爾國。旋師以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風示南朝。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絕人歸順之路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糧罄竭。生民濱於死亡。禍變日增。誠不容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原欲盡誅方已。今爾果出城歸命。可先縛送首謀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蓋陷爾舉國陷危。誤朕西征大計。咸此人之罪也。若不縛送首謀。俟爾歸順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朕不聽矣。這時候因爲江華島還未攻落。李倣以爲他的愛子和妻妾們。

依然無恙。清軍既然不能奪取江華島。山城裡的兵馬。比島上還多。更不易攻下了。所以還是不緊不慢的打算教崔鳴吉去妥協。萬一交涉就緒。也許把醜媳婦去見公婆的悲喜劇免除不唱。只是他想擰了。江華島已在最近被睿王完全攻落。不但李王的全家族。已自作階下囚。大臣們的寶眷。也未脫走一個。人們固然沒有不知愛國的。不過文化達於極點。享受食色生活的貴人們。愛家之念。有時就強於愛國。因爲在文字上。無論寫得怎的激昂。如果教他們割捨了家族。孤身去奮鬥。事實上便有些畏難。所以江華島一陷。果然就把李侗出降的一幕促成了。

甲子日。太宗又以敕諭李王曰。『朕進兵時。曾命大臣瑪福塔等。至爾國諭王。王若引罪自責。第令世子群臣。來迎請罪。大軍亦不深入。爾不聽命。遁入南漢山城。此大失也。本月十六日。又遣大臣英固爾岱等諭爾。果出城歸命。一切勿論。爾又不從。朕始有速攻江華島之命。王若早聽朕言。豈至於此。今朕之成命已明示于庚申日詔內。朕獲爾家室。諭爾前來。若再遲延。是自棄其家屬也。』敕諭以外。又命朝鮮二王子。各自親筆寫一書。述說江華島於某日失陷。現在雖在清營。頗蒙禮待。請父王早作降計等語。連同敕諭。一併送至山城。李侗初尙不信江華島已失。及見王子之書。始大哭。左右群臣見說家眷被擄。也都痛哭不止。或曰書自敵營來。安知非僞。李侗曰。王子之書。人豈能僞。事已至此。不能不降矣。這時主和派崔鳴吉等。得意已極。主戰派却都垂頭喪氣。本想仍勸李王

不降。只是如今王的家族。全作俘虜。廟主落於敵營。已然慘敗到家。尙有何言來勸李王不降。大約他們已然覺悟他們的運命了。只得默默的等待李王發落。這時太宗又派大臣。來索主戰派首謀之人。李王無法。乃將斥和主魁吳達濟尹集二人。交付崔鳴吉。着他押送太宗營中。二人將行。李王召至坐前。以酒賜之曰。爾等以予爲君。事已至此。予何爲懷。因泣下。二人對曰。主辱至此。臣等以不死爲恨。今得其所。又何戚歟。王曰。汝等之父母妻子。予將終身顧恤。庶勿爲念。以夜中二更。送至清營。太宗問二人曰。爾等何故斥兩國之和。既已斥和。何不攻我。二人曰。非斥和。斥來使而已。太宗大笑。命左右解其縛。給冠服。後吳尹二人。與掌令洪翼漢。皆斬於盛京市。此是後事。不在話下。却說李侗因見江華島已失。家族被擄。再要因循。不卽出降。宗社定不能保。萬不得已。這才將主戰戎首交出。又繕降書順表。遣崔鳴吉齎至太宗營中。請求宥其既往。許其將來。但能保宗社。於願已足。太宗遂於戊辰日。復降敕諭之曰。

覽爾來奏。知爾欲保全宗社。朕詔已出。寧肯食言。將盡釋前罪。永定規則。以爲子子孫孫。君臣世守之信義。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當履行下開各款。

一、執君臣之禮。新結宗屬關係。

二、去明國之年號。斷絕往來。凡明國所予之誥命冊印。均須獻出。

三、王以長子及次子爲質。大臣則以子及弟爲質。

四、一切禮節。須準明國舊例。

五、如征討明國時。調爾步騎舟師。不得違誤期限。

六、目下移師往攻皮島。須出師相助。

七、捕擄渡鴨綠江後。若逃還本國。須執送本主。若欲贖還、則聽兩主之便。

八、兩國大臣人民。須實行結婚。以固和好。

九、新舊城垣。不許擅行築造。

十、一切之瓦爾喀人。須行刷還。

十一、許與日本貿易。但須導其使者來朝。

十二、每年進貢額規定如左。

黃金一百兩。 白金一千兩。 水牛角弓面百副。 豹皮一百張。 鹿皮一百張。 茶一千包。

水獺皮四百張。 青鼠皮三百張。 胡椒十斗。 好腰刀二十六把。 順腰刀二十把。 蘇木二百

斤。 好大紙一千卷。 好小紙一千五百卷。 五爪龍蓆四領。 各樣花蓆四十領。 白苧布二百

匹。 各色綿紬二千匹。 各色紬麻布四百匹。 各色細布一萬匹。 布一千四百匹。 米一萬

包。

爾以既死之身。朕予生存。保全宗社。復還家室。當念朕再造之恩。後日子孫。無違信義。則邦國永存矣。

以上是太宗對於朝鮮王李倧所要求的條款。未列禍首一條。因爲已然履行了。這樣的戰敗以後的和平條約。若拿近代國家的實例一比較。未免過於輕微了。第一沒有軍事賠款。這是跟近代國家絕對不一樣的。就讓古時軍費沒有現在奇重。以十萬或二十萬人馬計之。每日的消耗。也正不貲。偏巧在當時就沒人會算這筆賬。若拿庚子年八國聯軍所要求的一比較。簡直不知所云。卽如每年的貢項。黃金只有百兩。銀子也不過千兩。這還沒有一個土秧子一年花的多呢。以堂堂戰勝之國。要求如此低微。實在是近代人所不能解的。其實這也沒什麼難解的。因爲古昔國家。不解侵略。更不解殖民政策。何況東方的國家。無一不受王道的影響。好大喜功。都爲王道所不許。何況是侵略或殖民。因爲舊的政治思想。把夷夏二字。分得很清。夷狄蠻貊。由他們看來。就如禽獸草木一樣。聽其自由生滅好了。卽或偶有向化的。也無須怎的親近他們。給點好處。照舊打發回去就得。所以中國政治家。永遠不知道四夷的實情。只知道舞干羽於兩階。七天的工夫。苗人就由雲南駕着飛機飛來了。偶然出了好大喜功的帝王。如秦皇漢武。結果也都十分惡劣。無非博點虛榮。自己國內。却弄得民疲財盡。太祖太宗。

崛起東土。似乎已然恍然於近代國家的義意。無奈固有文化不足。自然也受了二帝三王古書說的洗禮。直到入關以後。可以接受的倒不會接受。不可以接受而須大加斟酌的。倒接受了。所以後來和以往的國家。一點分別沒有。除了大帝國的虛榮。實際上得了什麼。不第此也。頭顱、熱血、土地、以及身家性命。幾於全被犧牲在廣大無垠的大帝國裡。而却拘束不能動轉者爲誰。而長養子孫。來去自在。任意殖民。隨便貿易。享受真正實惠的又爲誰。一虛一實。利害自然懸殊。而世人不察。反要以實惠易虛榮。卒之求榮不得。兩受其害。此皆由於不明實際。任情妄動之所致也。俗語說。有老王恨老王。無老王想老王。以前的國家。從此不會再有。而以前的政治。也從此不能再見。如果把以前的事情說與後人聽。也許像鏡花緣一樣呢。就拿此次太宗征朝鮮說。百兩黃金。還有什麼紙布之類。這就是所得的實惠。同時呢。朝鮮王可得自己出城。履行投降禮節。這一點沒什麼實益。可是在當時兩方都認爲極其重要的事。若拿現在國際間的事項來說。就沒人肯作。莫索里尼一下子把阿比西尼亞收入版圖。作爲殖民地。黃金百兩。受降一壇。是不能打動他的。

由這一點看來。不但古今不一樣。東西洋也是不一樣的。有年出百兩黃金。就可以保全宗社的。有舉土地人民而奉之。猶以爲未足的。實在難說的很哩。話說太宗把所要求的條件。差人送至山城。教李佺君臣赶快商議。如能照此履行。便可出城投順。否則仍不願和。那末大軍就要實行政城。城破

之日。不但宗社難保。妻子也難以相見了。若論朝鮮實力。這點貢獻無異九牛一毛。太倉一粟。真不如一個金店和一個絲房每月賣項多。所以豪無問題的把貢物全都認可了。所最難過的。是去明正朔。另與大清國締結宗屬關係。執君臣之禮。不從吧。眼見妻子被虜。社稷將傾。從了吧。萬一明廷怪罪。出師撻伐。連清兵都給打敗了。豈不落個沒趣。李侗太執迷了。直到如今他還怕明廷怪罪。明廷若有實力能保朝鮮。爲什麼不卽早出師。還等得到出降以後。可見明廷也正在自顧不暇。所以崔鳴吉在旁勸道。殿下。事已至此。萬不可遲疑。恐怕事有中變。這些條款。於國家命脈。毫無傷損。可謂寬大已極。只於殿下。不無屈辱。然而古之國君。肉袒牽羊。面縛輿襯者有之矣。何況殿下爲社稷人民計。出以事大之禮。亦義所不能辭者。後世必有以諒之。李侗曰。予深悔不明。誤信人言。宜有此辱。卿可往謁清帝。謂予凡事遵從。但祈寬宥。勿加深責。崔鳴吉領命而去。太宗見李侗已願出降。遂命隨征禮部官員。在松坡三田渡。築造受降壇一所。壇凡三層。前臨漢江之碧水。後倚廣州之山色。謁降之日。定爲三十日午前。是日詰旦。太宗率諸王貝勒。先至受降壇。護軍分紮壇之四周。八旗大纛。排列壇之左右。迎風招展。表示着戰勝武威。壇上高搭御幄。滿以水獺皮造成。中設朱紅寶座。太宗端坐。以待李王之來降。據朝鮮所記。是日大霧。日色無光。就好象上天垂下喪幕。爲朝鮮王弔似的。其實天象不關人間事。朝鮮文人。好弄虛文。也有許多故意烘托之處。又云朝鮮王和世

子出南漢山城。向三田渡去投降時。滿城哭送。聲動天地。這事也許有。因爲身受李王厚恩的。當然不在少數。如今目擊國王出降。焉有不哭之理。但是同時又有一件矛盾的現象。就是被兵之地。自京城以至地方各城鎮。亘八道之遙。多半殘破。但是所以致此殘破者。並非由於清兵之暴虐。除了一部分蒙古兵。大部軍隊皆能嚴守紀律。因爲此次往征朝鮮之兵。大別爲二種。一爲正規兵。卽八旗之兵。一爲補助兵。卽外藩蒙古之兵。八旗兵士。素日教練。規律整肅。若無命令。絕不敢妄動。所以當時朝鮮紀錄。都說清軍中滿洲將士。紀律嚴明。對於蒙古兵。就多不滿。這也難怪。蒙古兵都是臨時由蒙古各部招集來的。不但統制上不能劃一。各歸各部首長統轄。而軍士的訓練。也感闕。如一旦戰勝。難免要有軌外行動。滿洲八旗之兵。素講服從。限制極多。擅離本牛象的旗纛。都有重罰。何況是軌外的行動。他們除了依照命令去作。旁的事情。都不許爲。所以雖是朝鮮人。也不忍太說他們的壞話。那末、朝鮮八道多有殘破。是何人所爲呢。除了一部分蒙古兵。其餘就得歸咎於朝鮮本國人民了。

無論家與國。以及一切人事。無一樣不有程度問題。爲什麼父子離心。兄弟陌路。甚至倚賴強援。攀附勢力。以殘害手足同胞。語云。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可是高於物的人類。爲什麼同室操戈。爲什麼以同類爲仇讎。恣情虐害。一點悲憫之心都沒有。講起來。雖然原因很多。用一句話來說明。也

就是程度問題。國民程度高。自然能建設。高等程度的國家。舉凡一切。無不因之而抬高。國民程度低。不但國格低落。舉凡一切。無不因之而低落。世人受了新潮的衝動。但知爭強弱。奪名利。不恤出以嫉妬之心。其實所爭者。皆末節。最重要的程度問題。反倒沒人過問。也沒人競爭。這實在是一件大可慮的事。競爭程度。公正無比。就好象喝酒一般。有喝一斗不醉的。有喝一杯就胡罵人的。無論誰作試官。也很容易的分出上下。所以程度的提高。不問古今中外。永遠也不能變更。如果不幸我們的程度不如人。那就不知要演出什麼極其無理並且極其悲慘的事。國之不幸。大概沒有再比戰敗而屈服於人更難堪的了。但是程度不高的人民。是滿不在乎的。甚至要利用這個輕易盼不到的機會。而報復。而燒殺。而淫掠。『你們也有今日嗎？』不曉得那里來得仇怨。背棄他的祖國。而反倒爲敵人作了前驅。其實這樣的人。心目中既無祖國。何愛於敵？不過利用本國的制裁力。業行中止。而敵人又在無暇過問的當兒。他們就大得其便。搶、燒、殺、淫。或是假借敵名。肆行暴虐。據記錄。朝鮮八道之殘破。被兵災的地方。僅不過十之二。而被亂民所搶掠燒殺的。反有十之七八。這要拿常理來說。實在解不通。國家在軍事上。陷於慘敗的地位。哀悼悲痛之不暇。誰有心肝。自殘骨肉。但是事實如此。怎的爭辯呢。這就得說是程度問題。因此我們想起中國史書所記載。以及我所目擊庚子年以至現在中國的事。多屬相同。這是沒法子的事。並且也是不可怪的。一句話。還是程度問題。程度不光

是技能知識方面。而內心方面的德性程度。尤爲重要。但是如何提高呢。照我這樣的腐敗作家。當然是無可爲力的。也不知從何入手。還是請教高明吧。却說朝鮮國王。和他的世子。是日都着藍色戎裝。使用的材料。是太宗命人給他們送去的。由山城以至三田渡。所經道路。皆有八旗軍隊。放列保護。三田渡御幄之前。除了護軍的儀仗兵以外。另設朝鮮國的鼓樂一班。女伎三百。分作兩行。以迎朝鮮王。這時受降壇上。肅穆已極。除了旗纛的號帶聲。別無聲響。少時樂聲已作。禮部官啓奏。朝鮮王和世子已至受降壇下。太宗命英固爾岱瑪福塔迎於壇下。導至儀仗下立處。然後報告太宗。太宗離座。於是李侗及世子和諸子文武群臣。由英固爾岱瑪福塔伴領。跪於壇下。太宗跪於壇上。先行拜天。既而太宗還座。李侗率群臣伏地請罪。曰。皇上天心。赦臣萬罪。生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國。俾臣重立社稷。緣臣罪戾多端。故加之罰。今臣服罪。來謁皇上。自茲以後。改過自新。世世子孫。不忘厚澤。語畢。大臣爲代奏之。

太宗聞奏。命李侗升至第二級。其世子及羣臣。則在台之第三級。聽諭。諭曰。朝鮮國王。既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苛責之理。今後一心盡忠。不忘恩德可也。前事勿再言及。李侗及諸陪臣復奏曰。皇上恩德。小邦不勝頂戴。於是贊禮官引李侗及其諸子羣臣。行三跪九叩禮。畢。禮部官引至儀仗下。奏請李侗班次。太宗曰。以威懾之。不如以德懷之。朝鮮雖迫於兵勢來降。亦一國之主也。命李侗近

前。坐於左側。其長子李滢。坐於左班親王郡王貝勒之末。次子李湮。三子李濬。坐於右班親王郡王貝勒之末。坐定。遂大宴之。受降壇下。所設鼓樂。以及朝鮮伎生。又復樂舞了一番。於是宴罷。這時朝鮮王的諸子。雖然一同引見太宗。至於江華島失陷的王妃宮眷們。還未見面。未免有些懸念。太宗命將諸內眷引來。如前行禮畢。然後交付李侗。使其完聚。諸命婦也都各還本夫。李侗及諸大臣。見家屬無恙。十分感激。見面之後。自然免不了一場悲喜。宮眷又向李侗說了失陷以後的經過。伺候服役。仍是本國人。所居之處。異常靜肅。不見一男子。李侗見說。更爲感佩。此時太宗傳諭。賜李侗黑貂袍褂雕鞍馬匹各一副。賜王妃及王子黑貂裘各一襲。賜大臣金塗等貂裘各一襲。李侗率衆謝恩。行禮畢。太宗命英固爾岱、瑪福塔等、送李侗和妃及其第三子李濬。並眷屬七十六人。羣臣妻子眷屬百六十六人。入王城。惟留長子李滢。次子李湮爲質。太宗於申刻還營。後來李滢和他的陪伴大臣。在盛京住了十來年。作了一部瀋陽日記。對於當時的史蹟。頗有可供參考之處。但是他們以質子之身。諸多制限。所記的事項。不必都是事實。而想象胡說的地方。也不少。採用的時候。應當要審慎。閒話不表。單說朝鮮君臣。在三田渡。行了投降之禮。頗蒙太宗恩待。無不感激。因爲是已然滅亡的國家。太宗不爲已甚。仍使君臨一國。雖湯武之師。不能過之。爲頌功德。決在三田渡受降壇原址。樹立一碑。以垂久遠。當下陟名山。採嘉石。開工建築。碑高一丈五尺。寬七尺。表面書滿蒙兩種文

字。裏面書漢文字。撰文者爲藝文館大提學李景奭。資憲大夫吳竣書。吳竣書名。在當時絕高。無第二人。而李景奭之文。尤爲得體。碑額七字。曰。大清皇帝功德碑。茲將漢字碑文。全錄之。以資談助。碑文曰。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寬溫仁聖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搗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凜凜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方諸道兵。相繼奔潰。西北師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屠之。有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予託和好於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于昏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何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以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賜賚之恩。徧及從臣。禮罷。卽還我寡君於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近之雉舉鳥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助兵明朝。兵敗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數人。餘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國迷不知悟。丁卯歲。今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土復完。弘立亦還矣。自茲以往。禮遇

不替。冠蓋交跡。不幸浮議煽動。構成亂梯。小國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得。皇帝猶寬貸之。不卽加兵。乃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復。不翅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則小邦群臣之罪。益無所逃矣。皇帝旣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陷江都。宮嬪王子。暨卿士眷屬。俱被俘獲。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旣而大沛恩典。小邦君臣。及被獲眷屬。復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枯旱轉爲時雨。區宇旣亡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囿于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希覲也。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卽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居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大。又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於此也。顧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於萬一。謹裁其大略。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并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耀。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旣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荜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這座頌功德碑。自太宗班師後。就發議建設。連作碑文。以及鑿石鐫刻。建造碑亭等事。直費了三年多的工夫。卜吉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完成。工程之浩大。也可想見。但是世殊時異。人事變遷。除了史籍典冊。尙屬難磨之古蹟實事。其餘金石紀功之物。則多不可問矣。此碑壽止三百年。雖未消亡。猶病者之仆地矣。言之不勝今昔之感。閒話不表。且說朝鮮已降。和平成立。二月壬申。太宗遂自朝鮮班師。李侗率其羣臣出王城十里外恭送。太宗下馬入行幄中。李侗及其羣臣進前行禮畢。命坐于御座左側。賜茶。李侗遜謝。不敢近御座。仍退至遠坐。太宗因謂之曰。爾山城人民。家口。已盡付還矣。李侗起謝。似欲有言。太宗曰。爾有何言。可即奏。勿有所隱。欲知李侗所言何事。且待下回。

第二十七回

克皮島諸將奏功

祭陵廟太宗言夢

話說太宗班師之日。朝鮮國王李侗。及其左右大臣。皆送至十里以外。太宗命坐賜茶。並問有無欲言之事。李侗見問。遂起坐行禮。然後奏言曰。小邦積弱以來。所在懸罄。詔諭土貢。或非地產。或

力有未逮。必須量力稟承。垂爲定式。伏乞聖慈。鑑小邦事大之誠。恢天朝薄來之度。不勝幸甚。李倬此舉。雖然不免好了疤痕忘了疼之譏。其實際情形。也有不少窘迫之處。朝鮮舊國。較之新闢之滿洲。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不過他們不圖富強。因循守舊。把一切庶政。全廢弛了。心目中只有一個明廷。數十年來。助兵助餉。已把國力弄得空虛。實際上却一無所得。反與太宗結了大怨。兩次被伐。尤以此次爲最甚。八道殘破。產業凋敝。雖云自取。其情亦甚可憫。太宗所責之貢。本來不苛。若在常時。實在不成問題。惟在目前。好象有些難辦。這並不是得命思財。大約出降以後。和左右一研究。纔發見許多難處。因此纔向太宗請求寬恩。太宗覽奏。便教范文程。額爾克圖傳諭李倬曰。爾被圍山城時。已有成議。至於爾國窮苦。朕已知之。丁丑戊寅兩年。准免貢物。已卯年秋季爲始。照例入貢。此後朕自有裁奪。今非爾言時也。這是多麼明決而有恩典的事。現在的國際間。以條約爲神聖。除了實力。或局面改變。無人能更改條約。條約上所規定的事項。無論如何困難。也得履行。現在墨水未乾。師未出境。一句話就免除了條約上兩年的義務。並且說後來自有裁奪。意思是你現在不必開口。過後也許全行豁免。也許比現在更輕微。你又何必過慮呢。由此一點。我們也可以知道昔之政治。和昔日國際關係。跟現在絕對不一樣了。古人所作的事。今人絕不屑爲。如俘獲人民以充實國力。而今人所作的事。古人也想不到。如條約束縛。以及植民政策等等。假使明人早知植民政策。明必不亡。

而清人早知植民政策。步入國際之林。清亦必不亡。因爲只知是天朝。應當行王道。而自己却不注意駕馭王道的實力。所以年久而敝。不知近代國家老是新的。怎能不出毛病呢。話說太宗一句話就免除了朝鮮兩年的貢物。李傑自是感激。並且後來還有減免的可能。當下謝恩。太宗遂命英固爾岱、瑪福塔伴送李王。仍回京城不提。這里太宗依然騎上所愛的白馬。統率親軍護衛人等。向本國凱旋。後方大部軍隊。以及投附之瓦爾喀人。並一應軍資戰利品。則由睿親王多爾袞統帶。在後徐行。同時又命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王。大臣石廷柱。分統八旗。滿蒙漢軍。以及朝鮮協助之兵。往伐皮島。只因睿王軍中。有朝鮮王子。以及大臣之質子。恐諸將領懈怠。萬一有失。殊損軍譽。再說新附之人。以及俘獲之衆。均宜謹加防護。不可大意。太宗雖在前行。亦甚關心後方之事。因遣蘇爾德齎敕諭睿王。及左翼諸大臣。遣理藩院承政達雅齊諭蒙古王貝勒等曰。朕觀統兵諸將。皆有懈心。今朝鮮雖平。軍行宜照常嚴加約束。所有國王二子。恐其脫逃。須加防守。攜帶以行。沿途經過之城邑村堡。官民有迎送者。均應禁止。若城邑村堡之人。有立於道旁與我軍俘護之人接談款叙者。亦當禁止。勿令近前。恐其引誘潛逃也。望我軍經過有民人之城邑村堡。須遣派官員兵丁護行。俟我隊過畢。一并齊集還京。毋違朕命。十幾萬軍隊。再加上軍裝糧秣。以及所俘人民。自然不能一齊行走。必須分隊撤退。最注意的是。軍中所俘人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簡直不能明白。其實在古時這是不免的事。原

因是人口缺乏。軍事上的需要。自己的勞力不足。必得設法增加勞力。於是俘獲敵國人民。使其加担勞力生產。也是勢所必至。何況在朝鮮境內。滿洲民族棲住者甚多。尤以北境咸鏡一帶爲最。太宗久已注意此項人民。故乘此次出征。將其移歸。亦人口政策上所必爭之一事也。時留守盛京的鄭親王濟爾哈朗。駐守西邊牛莊武英郡王阿濟格。駐守北邊噶海饒餘貝勒阿巴泰等。俱因太宗遣使齎敕。宣布捷音。乃遣恩國泰阿布達禮奏言。皇上親統六師。南討朝鮮。德威遠布。所向無敵。中外臣庶。懽懽無已。太宗見奏。隨遣英固爾岱偕恩國泰等還盛京。令諸王大臣。不必遠迎。只迎於二十里外。這時太宗統領親軍。通過朝鮮境內。經由涇州、安州、寧邊、泰州、德州、嘉山、宣州、龍川、義州等處。統軍凱旋。好不威武。凡所經過城邑。朝鮮總兵副將遊擊各官。咸率軍民跪送道傍。或獻牛羊米糧以供軍食。太宗嘉納之。命分給士卒。當出征時。曾在義州向當地商民借馬三百匹。仍命照數。悉還原主。既而又諭義州官員曰。方春時和。不可廢棄農業。現在大軍凱旋。可收集爾人民妻子。暫令迴避。止留丁男。於路哨探。兼勤耕種。如大軍至。并耕種人等。亦令迴避。今朕先歸。而漢軍蒙古兵馬紛集。恐軍士等執爾耕種之人。冒稱俘獲。亦未可知。可俟大軍過後。依舊勤習農業。其宣示爾所屬百姓知之。戊子太宗還入邊界。庚寅渡太子河。鄭親王濟爾哈朗。遣禮部參政各員。在盛京城南二十里塔北石橋後。除道設帷幄。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率貝子文武羣臣。及土默特、鄂爾多

斯、呼爾哈等部貢使頭目。出城二十里祇候。辛卯卯刻。太宗駕至。下馬入行幄。陞御座。武英郡王阿濟格。捧賀表跪進。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接表宣讀訖。阿濟格率衆行三跪九叩禮。次土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部貢使頭目行三跪九叩禮。設大宴以慶凱旋。宴畢啓行。至盛京謁堂子。遂自懷遠門入。未刻還宮。不在話下。却說皮島乃鴨綠江口內一島。朝鮮語謂之椴島。大約以椴木得名。朝鮮讀椴近皮。以訛傳訛。後來遂謂之爲皮島。由鴨綠江海口。以至旅順大連近海。島嶼綦布。以皮島最大。而且附近朝鮮。明廷遂駐兵其地。與旅順舟師。皆受登州都司節制。朝鮮因受日本攻擊。得明援。因免傾覆。由此德明。皮島明軍。朝鮮實與聲氣相通。太宗時。明政不綱。主島事者爲總兵毛文龍。他利用時機。向三方面取利。那三面？第一是明方。他知道明廷怕太祖打進關去。必得設法由後方牽制。這時毛文龍已然有了聲勢。夤緣內官。自告奮勇。說他一個人就能解決關外的事。但是得多給錢糧。許他自由招練兵馬。那時明廷。也不明白東方真情。海外之事。更自不懂。所以就信了毛文龍誇大之言。每年增餉數十萬。他却不真正練兵。完全飽了私囊。反倒利用皮島的形勢。孤懸海外。廣招亡命之徒。大作私商。數年之間。聚集了五六萬人。任意命官。全使姓毛。這些人也就忘了自己的父母。甘心把毛文龍叫父親。喚爺爺。他們出兵打仗時候很少。劫奪商旅。販賣私貨的事情反多。

因此皮島以內。貨物如山。珍寶不計其數。毛文龍因見無人奈何他。也就以海外天子自居。建造宮室。廣畜姬妾。晚年尤爲昏暴。竟想取了朝鮮。自立爲王。第二方面的利源。就是滿洲。因爲那時太祖方才統一本族。始建國家。明廷仍算勁敵。沒有餘力去平海疆。因此就給了毛文龍不少的機會。每逢太祖對明或是對蒙古用兵。毛文龍就乘虛而入。掠擄沿邊一帶。或是採取人參。及至太祖回兵。他又乘舟遠遁了。有時又與太祖書信。接洽投降合作的事。其實這都是他緩兵之計。第三方面的利源。自然得數朝鮮了。朝鮮是個積弱的國家。歷來以事大存活。一點自強的能力也沒有。因爲感德明廷。而毛文龍又是明廷所命的官。自然百般服從。不僅朝鮮境內。他可以任意出入。朝鮮的產米。以及諸品物。他都予取予求。毫不在乎。儼然他就是朝鮮的第二主人翁。他如此霸佔皮島。由三方面巧取豪奪。以填慾壑。當時沒人敢說他的壞話。因爲手眼通天。先用黃金珠寶。把魏忠賢伺候舒服了。後來袁崇煥在寧遠。屢立奇功。而聲名和實益。却沒有毛文龍那樣大。人家賣死命。守孤城。他却利用時機。暗中作買賣。妄費國帑。究有何益呢。袁崇煥氣恨不過。假巡閱爲名。把毛文龍來個先斬後奏。這是前面已然說過的事。從此皮島局面一變。又爲袁崇煥署人駐守。袁崇煥誅後。皮島雖存。氣派和闊綽。已然不如老毛時遠矣。但是由清國方面看來。無論強弱。還是敵國一個重鎮。若不掃滅。海疆不能劃一。所以太宗乘此次征服朝鮮之便。分師命將。往取皮島。最初在朝鮮班師時所命的大將。有

貝勒碩託、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大臣石廷柱等。既而又諭睿親王。添派管旗大臣葉臣、阿山。令其率兵往助攻皮島之兵。大家須會同一處。商議圍攻日期。如船隻不足。可預行建造。不可大意。總期萬全。諸路兵馬。到了皮島以後。務要相度形勢。如易攻再行進攻。否則須奏明。俟朕諭到之日。再行攻取。這是太宗對於攻皮島兵。所頒的諭旨。生恐諸將輕進。所以才教他們會商之後。再行進軍。三月丁未。太宗復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兵千人。自盛京出發。往助征皮島軍。且向諸將指示方略。太宗對於皮島志在必得。於此也可以想見了。話說現在皮島主將。是總兵沈世奎。自他到任以後。皮島聲勢。雖然還不如毛文龍時代。但是以頗得地利的原故。並未受過一次外敵的攻擊。何況暗中又有朝鮮援助。一切不感缺乏。還不失是海外一個安樂窩。自從去年十二月朝鮮與清國決裂。太宗御駕親征。沈世奎就覺得很發慌。他准知道朝鮮武備廢弛。不是清軍的對手。自己又沒有力量去救援朝鮮。再說沒有明廷命令。他也不敢妄動。惟有每日擔驚。料定朝鮮一敗。清軍必定在回軍時。來取皮島。以一國之衆。尙且不足以當清軍。何況是一座海島。當下他曉諭部下。皮島的運命。眼見要衰亡了。大家務要齊心努力。以守此島。島中的兵士。共有一萬七千多人。身家性命。久託此島。自然無話。全願固守。沈世奎還不放心。又向明廷告急。請求速發援兵。殊不知日來的明廷。政治益行腐敗。流寇竄起。關於軍事動作。又不能統一。區區皮島。已在放棄之列。因爲朝鮮多年與國。他們已

自坐視不救。皮島的存亡。更不介意了。沈世奎等了兩月之久。始終不見明廷有何動作。朝鮮王李倅。已然出降。竟與太宗結了新的從屬關係。從此去了明廷年號。改爲大清屬邦。沈世奎見了這個消息。吃驚非小。他當初倚仗是天朝大將。對於朝鮮軍士。以及農民等等。素來無甚恩義。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的事。時時不免。以至朝鮮人。對於島上明兵。積有仇怨。不過那時國王。信賴明廷。命令軍民。小心服事。如今形勢一變。萬一朝鮮兵也加入清軍。來攻皮島。却是大患。果不出他所料。清軍中已有朝鮮兵船五十隻。攻克該島時。明兵多半死於朝鮮兵之手。這是當時一件事實。此刻不言。容待後叙。却說武英郡王阿濟格。奉了太宗諭旨。領兵去助攻皮島。當下督兵前往。水陸兼行。非止一日。已至皮島附近鴨綠江岸上。先前所派去的貝勒碩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以及八旗各將領。聽說武英郡王駕到。都到江岸去迎接。見面之後。先問了聖安。然後彼此行禮。略事寒暄。遂一同上馬。入了大營。武英郡王。遂卽聚集衆將。問了問皮島情形。我軍可曾偵察過麼。貝勒碩託道。也曾派人偵察過了。附近的朝鮮人民。也問過了。島中兵士。不過一萬餘人。而且食糧不足。自毛文龍在此割據時。人馬錢糧很厚。現在已不如從前。而且風紀很壞。所以朝鮮軍民。非常含恨。如果進攻。必易得手。卽不進攻。但圍守之。待彼糧盡。無處掠奪。亦必歸降矣。武英郡王曰。諒此小醜。何必待其自降。宜速攻之。四月初八日。武英郡王已與諸將領把進攻方法佈置

停妥。第一路、大臣薩木什喀爲主將。督率八旗甲喇章京。各領所管護軍。爲前部突擊軍。攻圍皮島之北面。第二路、以大臣阿山葉臣爲主將。督率步軍章京。各領步兵。分乘本國所造小船。與第一路連結。合攻皮島西北隅。第三路。以孔有德爲主將。督率本部兵。及朝鮮兵。益以八旗騎兵四百。分乘巨艦。載紅夷砲。攻擊皮島之東南隅。第四路、以大臣石廷柱爲主將。督同兵部承政徹爾格。戶部承政瑪福塔。各領本部兵前進。從皮島之北隅。監視全軍。指揮督戰。務期一鼓卽下該島。分派已定。各路兵將。領令而去。却說皮島總兵沈世奎。雖自兩月前。就籌畫皮島的防務。但是外援已絕。只有孤懸一島。已受包圍。形勢十分不利。再說外面的情形。他全不知。島內的情形。却早已洩露於外。

初八日的拂曉。海面上薄霧如烟。靜悄悄除了波濤衝擊岩石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便是防守的兵士。也都不敢大聲說話。所有的眼睛。都集注在海面上。好象他們都有一種感覺。在這樣的天候裏。以爲敵人必定來攻擊似的。所以他們十分緊張。不敢有些大意。沈世奎是一島之主。自聞大軍開到。知道不免一戰。所以每日不敢偷閒。時時到要塞去督飭防務。今天他也覺得海上這層薄霧。很容易使敵人來偷襲。所以命令軍士。要特別防範。砲位和彈藥等項。都要預備齊全。這時霧氣依然下垂着。瞧不見海上有何影象。可是岩石下面的海波。却益發激蕩起來。好象有一種大力。由遠處壓迫了來。

久在海上的。感覺非常敏銳。他們覺得海波激蕩。不是由於有風。必是敵人兵船攻擊上來。當下他們益形緊張了。正自喊了一聲注意。只見海面上忽然現出幾點黑影。黑影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多。不一時檣上的旗。船上的帆。全都發見了。並且不是由一處來的。島之四周。同時揚起警號。沈世奎到了此時。已然覺悟他的運命了。雖然明知敵不過。只是不能不戰。他下命令了。把島上所有的紅夷砲。全行實彈。意欲擊毀敵船。只是島的面積很大。巨砲只在海口要塞。武英郡王所派的攻擊軍。却由四面八方同時攻來。尤其是第一路的突擊軍。分乘小船。其疾如飛。專一避實擊虛。動作十分靈敏。遇有可以攀登去處。便架設浮梯。安上鈎索。攀援上陸的。已有數百人。東南面要塞較多。防禦亦固。所以只用巨砲堅船。由正面攻擊。這樣奇正兼施。同時並作。皮島兵將。自然沒法防禦。果然大軍先由西北隅攻入。島中已如鼎沸一般。大亂起來。同時東南隅也不能固守。孔有德等三王之兵。以及朝鮮助攻之衆。也都攻上岸來。可憐島兵無處可逃。若在先時。朝鮮境內。是他們唯一避難之所。現在朝鮮已歸大清。不但不能逃去。而朝鮮兵的殺戮。反倒有甚清兵。這不知道是何心理。所以明兵把朝鮮兵痛罵不止。說他們忘恩負義。下此毒手。可見從前關係。並不是真有恩義。事明如父。只有李王和其一二大臣。至於一般兵民。但懷小惠。不知何爲義理。若再心中小有怨望。一旦得手。姓什麼都能忘。倚勢欺人。那不是照吃蜜一般甜麼。語云寧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就是這個道理。閒言不

表。話說皮島已陷在亂軍之中。總兵沈世奎死之。其餘守島兵將。共一萬七千餘人。除戰歿及被朝鮮兵乘亂殺死者。餘皆投降。又有水手三百五十六人。亦被俘獲。當即出榜安民。由武英郡王領銜。向盛京馳報捷音。並查點島中所有。計婦女幼稚三千一百十六口。駝馬牛騾等六百四十有奇。大船七十二隻。紅夷洋砲十位。蟒素緞匹、銀兩、布匹、器皿、軍裝等項。皆造清冊。既而又在島中查獲存米六百餘石。太宗命運至東京。（遼陽）賑濟當地饑民。皮島既平。武英郡王派人料理善後。遂率全軍凱旋。太宗命睿親王饒餘貝勒率諸大臣出城十里迎勞。太宗御崇政殿。召見凱旋諸將。各賜溫慰。優勞有加。不在話下。

單說朝鮮賓服之後。復移師取得皮島。聲威大震。遠人之歸屬朝貢者。接踵而至。尤可注意的就是明廷勢力。除關外之錦州寧遠。在朝鮮以及東邊海上。已不留一兵一卒。其殘餘勢力。已被完全掃除。太宗恐諸王貝勒大臣。恃勝而驕。怠忽國政。乃於四月甲寅日。特頒諭旨曰。

昔太公云。『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同光。』朕承皇考創業垂統。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自今以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明典常。當國運茂隆之時。若不立綱陳紀。次第振興。後人將何所法守。嘗

觀前代。勤修國政。法制精詳者。其祚必永。怠棄國政。苟且偷安者。其勢必危。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而庀材固。世世子孫可以久居。其或旦夕成功。不久即壞。此必然之勢也。國家若果勤修政事。何由致敗。否則傾危立至矣。嗣後爾等皆宜殫竭忠誠。劬襄左右。朕惟欲整飭庶務。使子孫永守勿替耳。

丙辰以平朝鮮功。告祭太廟。先二日。太宗夜夢至興京。見太祖乘飛騎行。禮親王代善從後追之。欲挽太祖之騎。而不能及。太宗又自追之。却不見太祖。不知何時。竟至北京明國宮中。明皇帝將太宗肅入宮室中。從一錦袱內。取出絲縑一條。縛上繫以珊瑚爲飾。意欲相授。太宗默思。明主欲贈珍寶何所不有。授此絲縑奚爲。正自尋思。而執縑欲授之明帝。忽失所在。前立者。乃金代一神像。其神出書一冊曰。是爾先代金國史書。太宗受而讀之。文字不能盡解。欲持以示文臣。夢忽覺。次日清晨。召諸王貝勒。及內院諸臣。將夢中之事。宣示一遍。諸臣奏曰。當未征朝鮮之先。皇上也曾夢入朝鮮王宮。將朝鮮王舉之而起。未幾、果臣服朝鮮。今將告捷於太廟。故夢見太祖。至入明宮見明主。及金人授以金史。是天意將以明國圖籙授皇上也。記者曰。儒臣解太宗之夢。不甚澈底。故語極恍惚。太宗之夢。決不假。必實有此夢。惟解者不得其實際而已。語云。夢爲心想。凡往日所經。以及心有所企。皆能形之夢寐。惟所未經以及心所未念者。則難入夢。夢中之事或夢中之景。亦有類似所未經見者。

而未可以未經未見解之也。本來人之精神作用。有分析之力。亦有綜合之能。分析者。如夢一巨花。既又變爲無數小花是也。綜合者。如夢一怪人。俱備諸形諸色是也。無論如何怪奇之夢。皆不外精神的分析總合作用。由合而言。實類未經未見。由分而觀。則無一而非已經已見之事物也。此就怪夢而言。若在正常之夢。則全爲心神之所結想。感神而暗示之幾。卽以太宗之夢言之。亦正常之夢也。自太祖起兵以來。父子兄弟。所以出萬死而奮鬪者。無非欲統一四分五裂之滿族。規復先民金代之盛業。以脫離明廷之壓迫羈絆而已。初未有顛覆明廷。統一寰宇。別建一大帝國之意也。於何見之。於太宗此夢。可以爲確證矣。

我們試看太宗每次對明出師。無不以要請和議爲言。卽如此次征服朝鮮。掃除極東明廷勢力。亦未見得便有吞明之意。蓋太宗第一願望。卽與明廷分疆而理。關以外太宗主之。關以內明帝主之。兩國互以誠意締結和平條約。彼此通其有無。共享長治久安之幸福。繫念已久。故遂形之夢寐。入明宮。見明帝。欲以絲繚授之。繚乃能繫之物。得藉此以結兩國之好也。不幸爲群臣所撓。遂未實現。故繚未授成。而明帝忽不見矣。此徵之後來事實。現不能謂此夢無預兆也。太宗尙有第二之願望。卽以金世宗爲法。而恢復故金帝國之舊業而已。此事亦爲所念念不忘。故見明主以後。繼之金之神人。授以金史。使承金業。凡此皆心所企念。而形諸正夢者。修書者。不以當時之情事爲解。由清代明以後之

見解而卜此夢。故謂應受明之圖籙。當時必無此說也。且絲縑亦不能謂之爲圖籙也。雖然。事有始念所不及者。未幾松杏破而洪疇降矣。未幾北京陷而李闖來矣。又未幾關門闢而吳三桂東出請師矣。景命遂集於世祖章皇帝。亘古未有之大清帝國。于焉以建。此真所謂天與人歸。非僅憑單純之武力也。最可哀者。明崇禎帝。始既不能以其絲縑繫兩國之好。中又不能以其絲縑維繫其民志。猶疑不決。拒外和而養內寇。左右又多宵小。甘賣其君。故終之竟自以其絲縑而繫其頸。嗚呼。自古君爲臣誤。亦多矣。未有如明莊烈帝者矣。故太宗之夢。由當時言之不奇。由後世而徵之。乃無處不見其奇也。不表閒言。却說崇德三年春正月甲午。世祖章皇帝生。帝爲太宗第九子。母孝莊文皇后。時爲永福宮莊妃。娠十有一月始娩。爲大清帝國入關後第一代皇帝。以順治元年九月甲辰。遷都燕京。卽今之北京也。此是後話不提。崇德三年八月。太宗以朝鮮旣服。又會親征外蒙喀爾喀。蒙疆一帶。率多來附。凡所以與明爲援者。皆根斷株絕。形勢如此。明宜知警。及早言和才是。但是明人不但不知警惕。依然惡和喜戰。邊境之上。時有衝突。彼此殺傷之事。不一而足。是以太宗在八月癸丑日。命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貝勒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副之。以貝勒岳託爲揚武大將軍。統右翼軍。安平貝勒杜度副之。分兩路起兵征明。啓行之先。太宗因召集出征諸王貝勒大臣等。宣示軍律曰。爾等臨陣。若七旗敗走。一旗拒戰者。七旗所屬人員。俱給拒戰之一旗。一旗敗走。而七旗拒戰

者。以敗走一旗所屬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內拒戰者半。敗走者半。卽以敗走者所屬人員。給本旗拒戰者。屯駐他所者免罪。若七旗未及整伍。而一旗拒戰得功者。按其功次大小。俘獲多寡賞之。野戰時。本旗大臣。率兵下馬立。王貝勒等率護軍騎馬立於後。當進止以時。如有越隊輕敵。妄自衝突者。奪所乘馬。及俘獲人口。兩軍相對。必整齊隊伍。各按汛地。從容進戰。若擅離本隊。隨別隊而行。擅離本汛。由他汛而入。及衆軍已進。而獨卻立觀望者。或處死。或籍沒。或鞭責。或黜革。或罰銀。分別治罪。如敵人不戰而遁。我軍追之。當用驍騎。合力馳擊。

護軍將領。止宜領轟整伍。分隊以躡其後。勿得前進。倘追兵遇伏。或另有敵兵旁出。護軍將領。乃親擊之。凡大軍起營時。務須整肅戎行。若有離隊往來。尋索遺物。及酗酒者。俱貫耳。喧嘩者責懲。下營時凡採薪汲水。務集衆同行。失律者斬。軍裝器械。俱書姓名。馬匹繫牌印烙。隱匿他人之箭者罰之。盜鞍轡者罰之。馬上行裝。應整理者。本旗人俱立以待之。整飭乃行。兵入敵境。若有一二人私掠被殺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章京之罪。其以妄取糧草被殺者。罪與私掠同。大軍所至。勿毀寺廟祠宇。勿殺平人。抗者戮之。順者養之。俘獲之人。勿褫其衣服。勿離其夫婦。有不遵者。依律治罪。軍律至此。宣示已畢。太宗又向出征諸王貝勒大臣訓諭曰。征伐非朕所樂聞也。朕常欲和。而明不從。是以興師耳。其不抗拒我兵者。慎勿殺之。不便携歸者。勿加擾害。前武英郡王。於丙子歲克明昌平州

時。所領官兵。如漁人入水捕魚。擒之以手。挾之以脇。又復銜之以口。其時以貪取獲罪者甚多。朕豈欲爾等犯法。樂於加罪耶。懲其既往。正欲警其將來耳。常閱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爲而泣耶。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爲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有罪人故泣耳。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爲惻然。爾等宜互相勉勵。恪遵軍令以行。勿或怠玩從事。今蒙古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容壯盛。爾等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懾人。蓋爾等爲衆所覲瞻。若能自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見我國強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爲主帥者。臨陣時當念國家付託之重。使徒爲一己立功。而不念兵士之死傷。軍之敗衄。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帥也。至軍中議事。遇有意見乖謬者。卽宜面爲勸諭。毋得緘默不言。亦不得於當時故出微辭。而事後託辭自解。果明言於衆不從。始可於還時申理其說也。訓諭已畢。諸王貝勒大臣皆祇領而退。各集所屬。分派隊伍。越四日。揚武大將軍貝勒岳託。率右翼軍啓行。太宗親送之。辰刻出撫近門。謁堂子拜纛禮畢。至演武場。賜岳託敕印。岳託受大將軍印。率衆行禮畢。復召至御前。親授方略。旣又賜茶。岳託乃辭駕率衆行。太宗送出里許。由懷遠門還宮。九月癸亥。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率右翼軍證明啓行。太宗送之。一如送岳託之禮。不在話下。單說揚武大將軍岳託。奉命率右翼先行。九月二十二日。至密雲東北之墻子嶺口。口上雖有明兵把守。怎抵大軍人多。

勢猛。一聲令下。沿着邊牆。拆毀了十餘處。大軍遂分道而入。直嚇得口上明兵。望影而逃。那敢抵禦。明總督吳阿衡聞報。忙調各路兵來援。自率馬步六千。欲保邊上各口。不知左翼軍也先後攻入。所向無敵。與吳阿衡遇於青山口。當即展開野戰。明兵六千。不啻以卵投石。總督吳阿衡死之。於是軍威大振。右翼軍直迫燕京近郊。明廷震恐。因怕北京有失。急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等入衛。時相楊嗣昌丁憂。詔奪情主中樞。兵部左侍郎盧象昇。亦丁外艱。詔不許奔喪。總督軍務。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二十八回

戰鉅鹿象昇捐軀

遺明書太宗議款

話說盧象昇字建斗。乃江蘇宜興人也。爲人白晳而清瘦。但是他有一樣異稟。臂膊爲獨骨。是以膂力過人。中天啓二年進士。可惜生不逢時。一腔熱血。點染了明史最後一頁。與史可法齊名。爲古今有數之忠臣烈士。崇德三年卽明崇禎九年。揚武大將軍貝勒岳託。統大軍入牆子嶺。睿親王入青山口。誅總督吳阿衡。又毀正陽關至營城石匣。駐軍於牛蘭。於是燕京震恐。召宣府、大同、山西三總兵。楊國

柱、王樸、虎大威、入衛京師。時盧象昇以剿流賊有功。明廷殊倚重之。只是這時他正接家報。死了父親。照規矩大臣丁艱。理應開去差使。回籍服喪三年。不過明末的時候。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有職責的大臣。雖遇父母之喪。也就不許回籍守孝。專用的名詞。謂之奪情。所謂奪情者。奪其孝子之情。移而作忠。以從權擔當國事之謂也。這個奪情之典。不是任人都可以的。非國家在用兵之際。負着重大責任的文武大臣是不能有的。至於平時。或普通官吏。一樣都得丁艱守制。無論你有多好的差缺。也得開去。因此就有一班巧宦。以及奸猾慣於作弊的人。不肯犧牲美缺。竟有匿喪不報的。也有沒有奪情的必要。而運動奪情的。這一類都是熱中功名。連父母都不要了的人。他還懂得什麼忠君愛國。不過是爲了阿堵物。甘作不忠不孝之人罷了。國家原不希圖要有這樣沒良心的官吏。因爲舊時代。關着門過日子。所以帝王以孝治天下、三年之喪。自天子以達於庶民。守以嚴格。不敢少有更變。現在的國家。事務太煩。以勤勉爲第一要義。再說現在的政務。和昔時不能同日而語。多半屬於專門技術。一遇丁憂。就歇三年。一切便都停頓了。而且也不易物色代理的。所以現在的國家。通權達變。不再履行帝王專制時代的制度。雖遇父母之喪。完了事。立刻就能回衙理事。這是極其進化的制度了。而人子之孝。仍存於個人。布衣蔬食。不爲私人娛樂。亦可謂良風美俗也。閒話不表。却說盧象昇。既已沒了父親。理應回籍治喪。偏遇軍事吃緊。連樞臣楊嗣昌。皆予奪情辦理軍務。並賜象昇尚方劍。使督天

下援兵。象昇只得奉詔。把父親的喪事。安在心裡。把國家大任。擔在肩頭。麻衣草履。到軍營裡去誓師。遂率宣大山西入衛之兵。馳至燕京北郊。因上疏明帝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總監中官高起潛。亦衰經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譽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明朝重用宦官。雖然軍旅之事。也以太監爲監軍。勝了一樣有功。敗了却不坐罪。因爲明太祖起身微賤。老怕將帥有欺冒貪功的事。所以重用太監。委以心膂。教他們監視各大將。爲是耳目靈通。人不敢欺。但是太監的人格。就能高於文武大臣麼。疑心大臣而信賴宦官。這不知由那里來得論理。非草莽英雄。不能有此見識。後來祖法相沿。明代的軍國大務。全操太監之手。貪緣爲奸的事。也就不可勝數。大概太監用事。除了東漢。就以明代爲最了。這真是亘古以來。一個畸形怪狀的時代。這時太監高起潛。也正在丁憂。穿着重孝。一位樞臣。兩位大將。都是苦塊昏迷。語無倫次的人。同時肩荷大任。制禦強敵。三人又都是一身白。這是何等不祥之事。所以象昇甚以爲憂。但是如果三人意氣相投。目的一致。就讓墨經從戎。也未必不有相當成效。無奈明末的士大夫。議論多。而成功少。尤其在主張上。不能一致。甚或猜疑嫉妬。互爲牽制。彼此掣肘。卽如楊嗣昌和高起潛。因見強敵壓境。時事日非。有意主和。可

惜太晚。而又存心不正。盧象昇乃忠義之士。自然惡聞和議。三個主角。既然意見不一樣。開誠布公的商議。自然不會有的。什麼事都在暗地裡嘖咕。後來盧象昇聽說楊高二人正在醞釀和議。他便頓足大叫起來說。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此時象昇已然被召來到北京。明帝特別召見他。問以方略。象昇對曰。臣不知他。但有主戰而已。明帝聞之色變。良久乃謂象昇曰。撫。（當時諱言和故以撫字代之）乃外廷議耳。其實此時之明帝。已覺悟和爲有利了。不過不肯由中主之。謂爲外廷之議。並且教象昇到外邊去與嗣昌起潛共同商議。這樣看來。明帝不是有意言和了麼。但是象昇滿腔忠憤。正在求得死所。那能附和和議。自然與楊高二人。大形齟齬。無結果而終。他說時至今日。惟有奮死。旁的話。都不必說。次日他辭了明帝。就到軍中去了。明帝發帑萬金。以犒其軍。臨行時。嗣昌送之。屏去左右。戒象昇曰。毋得浪戰。象昇不語。遂別去。師次昌平。明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匹。太僕馬千匹。銀鐵鞭五百柄。象昇見明帝屢行賜帑犒軍。知道和議不出於帝意。果爲外廷之議。因此赴戰之意益決。在那時候。明廷沒有外交。更無所謂國策。楊嗣昌高起潛的和議。明帝聽了以爲不爲無理。不但沒有顯然的斥責、反倒教盧象昇和他們一同商議。及見象昇斥和主戰。亦以爲有理。並且希望他快勝。把強敵赶快逐去。萬一直搗黃龍。也未可知。所以賜銀賜馬。百般寵獎。以示意和議非自中出。這種舉動。是不是皇帝所應爲。實在大有可議。若以

和爲是。便應斥逐主戰之人。若以戰爲是。也應當罷斥主和之輩。怎麼猶疑兩可。亦和亦戰。是什麼道理。一個政府。用兩種主張的大臣。同時去對外。其結果不問可知。因爲主和的必不願主戰的去啓釁。主戰的也必防着主和的去勾通外敵。彼此防範攻訐。國事遂不可爲。這時中樞議分兵。以宣府大同山西之兵屬象昇。以關上寧遠之兵屬起潛。象昇名雖爲督天下兵。實則所屬不過二萬餘人。他在保衛燕京時。揚武大將軍岳託。統右翼軍。自牛蘭進擊。已至通州。可是這時揚武大將軍已在患病。諸將領甚以爲憂。有主張旋師者。揚武大將軍曰。大丈夫奉命出師。馬革裹屍而還幸也。一病何足爲憂。有言旋師。致士氣不振者斬。我死卽以杜度爲帥。非如預期。不得旋師。軍中有以我爲念者。亦不得爲勇將也。傳令進迫燕京。

時燕京四郊。兵馬雲屯。揚武大將軍病篤。諸將議不如捨燕京。分略諸郡縣。以分其兵。且此次出師。在綏明勢。固不必得其京城也。遂分大軍爲三路。一由涑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見大清兵南下。遂由涿州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大約暗指楊嗣昌等而言。所以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尙書侍郎視事。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關絕餉。俄又以雲晉警。促調總兵王樸出關。王樸遂引本部西去。象昇提殘卒。傍

徨於三宮野外。士氣大爲消沈矣。畿南三郡父老。聞而叩軍門獻計。不聽。謂食盡力窮。旦夕死。無徒累父老。時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率左翼軍過青山關。其先鋒部隊已至畿南。與右翼軍會。十月二十一日。象昇至鉅鹿。屯師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楊廷麟往乞援。不應。象昇不能留。率師行。至蒿水橋。與大清兵相值。遂整列。象昇自將中軍。虎大威帥左。楊國柱帥右。至夜。命吹響築進戰。時揚武大將軍已於數日前卒於軍中。右翼軍由杜度主之。左翼兵又已馳至。遂揮鐵騎。圍象昇軍三匝。至曉。圍益急。殺聲動天地。自辰至未。戰數時。象昇軍矢盡。火砲彈藥亦用竭。其軍盡覆。象昇猶奮戰不已。手殺十數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恐其屍身被殘。伏其上。背受二十四矢亦死。其僕顧顯隨殉。僅大威國柱。潰圍逃得免。後求象昇屍。一卒指曰。麻衣白網巾者。吾盧公也。話說盧象昇戰死。其軍全沒。高起潛聞之。棄軍宵遁。這時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已然接得貝勒杜度軍報。並言揚武大將軍已於數日前卒於軍中。有遺命照常進軍。不可少餒。睿王見說。不勝傷痛。遂不發喪。命將左右翼兩軍。分爲六道。左翼沿河。右翼沿山。分道並進。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執德王。凡克城五十。降城八。俘獲人口二十四萬有奇。白銀百餘萬兩。先是明之山東重兵。扼德州。楊嗣昌用員外張若麒議。檄巡撫顏繼祖。毋得離德州一步。皆謂大清兵無越德州而南之理。不知大軍已自東昌渡運河。很迅

速的直趨濟南。而濟南無備。遂被攻陷。督師大學士劉宇亮。與陳新甲。率各鎮勤王兵。不敢進戰。但隨大軍後尾行而已。明年二月。大軍自山東還。至天津衛。時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亘數十里。一時不得渡。乃分隊按汎而渡。後以砲兵鐵騎爲護。好整以暇。從容而渡。凡數日始渡畢。當時明人有獻計者謂。半渡而擊。可獲大勝。明將王樸、曹變蛟、劉光祚等。相顧怛然不敢動。大軍遂還。不在話下。話說奉命大將軍暨揚武大將軍。奉命出征之後。太宗旋諭諸王大臣等曰。明人聞我二路進兵。則山海關以東寧遠錦州兵。必往西援。朕將率鄭親王濟爾哈朗。及貝子大臣。親統大軍。前往山海關一帶。牽制其援兵。豫親王多鐸。亦令同行。其前罪姑俟班師時議之。

原來豫親王多鐸。當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之日。太宗率諸王貝勒大臣送之。獨豫親王不至。太宗怒。禁其不得出府門。至是親征。始召之同行。後於四年五月。降爲貝勒。又降敕徵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之兵。令各携紅衣砲。及一切火器戰車。齎兩月糧。至盛京隨征。丁亥、太宗出懷遠門。至演武場。閱視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兩旗兵。令試砲、較射、角觝。演畢。賜宴。冬十月丁酉。命石廷柱馬光遠運砲位火器等具先行。己亥、太宗率鄭王豫王等。統大軍向山海關進發。辛丑、次彰武臺口。諭從征王貝子及諸大臣等曰。凡我大軍全師征討。駐營時。每旗一營。立五門。若兵半出。則立三門。其往來牧馬運取薪水之人。俱由營門出入。不許擅入軍帳。任意穿走。恐有逃

亡盜竊不軌之人。難以稽察。又領旗王貝勒以下。及一切人等。或係奉召而來。或至御營奏事。進外營則從南門入。進內營則從東西門入。如從他門及無門處擅入者。從重治罪。甲辰、大軍至渾河。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理。卓理克圖親王武克善。扎薩克圖郡王布塔齊。巴圖魯郡王滿珠什理等。率十旗兵來會。喀刺沁部落古魯思希布杜稜。率四旗兵來會。各獻駝馬。酌納之。丙午、駐軍哈刺蘇。遣前鋒將領沙爾琥達等。率前鋒五十人。往明義州一帶捉生。擒八人還。己酉、車駕至托袞博倫行獵。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碩託。各率本旗護軍。及喀刺沁兵。從前屯衛甯遠中間進發。豫親王多鐸貝子博洛。率本旗護軍。及土默特兵。從寧遠錦州進發。太宗則親統大軍。自義州一路進發。辛亥、次敖穆倫。命索海率每旗甲喇章京一員。兵十名。及前鋒全軍。往圍大凌河兩岸十四屯堡。癸丑、渡大凌河。至戚家堡。命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及石廷柱馬光遠等。以神威將軍砲攻克五堡。遂進軍至錦州南方。此處有一臺堡。明軍火藥。多存儲其中。太宗命孔有德等。以砲擊之。方欲進攻。而臺內火藥自炸。煙焰衝天。守臺兵大半震死。遂克之。此時鄭親王濟爾哈朗。業已督兵進至中後所。太宗以其兵力寡。命豫親王多鐸。率本部兵往助之。十一月癸未朔。多鐸軍將過中所後。適明總兵祖大壽。將往援北京。忽見大清兵來攻。乃傳密令。命援軍偷襲多鐸軍後路。祖大壽自大凌河之役。率衆投降後。又遁還錦州。仍爲明守。但是他的子姪舊部。現在都作了太宗羽翼。身居顯職。太宗既不猜忌。大

壽也豪不顧慮。遇了機會。依然與清軍戰。當時人情之厚。可以想見。若在後世。不有猜疑。亦必有讒言矣。正不知要掀起多大風波呢。話說豫親王多鐸。正在統軍往中後所去助鄭王。忽報馬飛來說。後方有敵人偷襲。土默特部鄂木布楚琥爾。及甲喇章京翁克等。遭敵橫擊。業已率衆退却。豫王見報。忙命前鋒管領哈賓阿等。前往抵禦。敵勢橫來。後退之兵。已形慌亂。一時難以得手。哈賓阿等。且戰且走。亦不能敵。正在危急。貝子博洛率衆至。奮力迎擊。敵始退。豫王收軍不戰。大壽竟退入中後所城。此夜。豫王率衆至鄭王營。鄭王聞受襲。大怒。次日與多鐸率兵至中後所。呼大壽出戰。大壽懼。不敢出戰。鄭王豫王遂還營。是日、石廷柱、馬光遠等。攻克李雲屯、柏士屯、郭家屯、開州、井家堡。俘獲人口七百有三。馬騾四十有六。牛二百有十。驢百三十有七。羊百十有六。孔有德等。招降大福堡。又攻克一臺。獲蒙古漢人男婦三百七十有九。牲畜稱是。太宗卽以賜孔有德等。使收編教養之。丁卯、太宗統兵至中後所。祖大壽已收兵入城。因遣人齎敕諭之曰。自大凌河別後。今已數載。朕不憚辛苦而來。甚思將軍出城一見。至於去留。終不相強。若曩日釋之。今乃誘而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將軍與我角勝。爲將之道應爾。朕決不以此介意。將軍亦勿以此自疑也。大壽得敕不答。旋豫親王遣阿爾津、穆福、扎塔奏報曰。距中後所四十里山岡上。祖大壽設有伏兵。欲誘我兵中計。我軍已窺其隱。將計就計。殺其伏兵三十名。想附近山中。必多伏兵。刻已分遣將兵剿捕矣。太宗

乃復遣人。遺大壽書曰。朕來非與將軍爲敵。胡竟靳不出見。以話離情耶。大壽仍不答。在當時大壽亦有苦衷。故不肯出見。但是後來到底降了太宗。因爲清與明。雖爲敵國。若拋去政治。但由文化和民族溝通上來言。這時正是一個清新的民族。向一個衰老國家輸血救亡時代。別看兩下裡在遼河東西戰爭了二三十年。由戰爭而交了朋友的。不僅是一二有名上將。雙方的人民兵士。也因此交換感情。溝通文化。差不多彼此都有了關聯。打成一片。北方諸民族。爲什麼很容易的聯合到一起。就皆因他們彼此接觸。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到了清明之際。益見其溶化溝通。業已無法分離。所以就完成了古所未有的大清帝國。我們但看太宗和祖氏一家這樣情義殷殷。便可推知一切了。己巳、鄭親王濟爾哈朗奏克模龍關。及五里堡屯臺。俘其人口牲畜。明兵無敢戰者。太宗遂自中後所班師。遣歸蒙古各藩屬。率滿漢軍。由平路行獵而還。丙午車駕自撫近門還宮。十二月己丑朔。宴蒙古各部朝貢使。崇德四年春正月壬寅。太宗復出師親證明之松山。蒙古奈曼部。達爾漢郡王袞楚克巴圖魯。以及其他各部首長。率十三旗來會。庚戌、大軍至松山。命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紅衣砲攻松山城東隅山臺。臺受擊。火藥爆發。守臺明兵。多被焚死。山路兩旁。尙有二臺。招降之。於是近迫松山城。太宗登松山南岡。相度形勢。其城甚堅。且踞高臨下。非用砲攻不可。乃歸營傳令曰。此城頗據形勢。必須四面同時猛攻。孔有德可攻城之南門中間。右面耿仲明。左面尙可喜。俱用神威將軍砲攻之。東

西兩面則以馬光遠石廷柱用紅衣砲攻之。再以兩漢旗之兵。各移紅衣砲二位。攻取城西南隅臺。破臺後。仍移回各汎地。期以二十五日四鼓移砲前進。五鼓攻擊。俟城堞已壞。則滿洲兵疾樹雲梯。以奪其城。分派已定。大家便去調動砲位。運搬藥彈不提。却說松山守將。乃明副將金國鳳。所部僅有四千餘衆。因外衛各台失守。連降帶死。已損失了一千多人。現在城中只有三千人。金國鳳便向大家說。這樣堅城。若不能守。我們就沒有打仗的資格了。無論如何危急。大家須聽我的。自要我不走。大家有敢妄動。或是怕死逃命者。皆以軍法。大家見說。都願意與城共存亡。癸丑、就是二十五日。孔有德等。督兵進攻。金國鳳打算迎頭痛擊。先行挫其銳氣。當下開城迎戰。不想明兵不長野戰。照樣被大清兵逼入城中。堅守不敢再出。這時孔有德等。已將大小砲位。照準距離。同時向城頭射去。只聽轟然響處。磚土翻飛。一直攻擊了數小時。砲不住聲。城上雉堞盡毀。城壁也洞穿了好幾處。城上明兵。毫無餒志。此仆彼興。就在砲火之下。担土運石。堵補缺處。眼見日已西沉。天色入暝。城壁被砲火所毀更甚。滿洲攻城兵。以爲時機已到。摩拳擦掌。方欲樹梯往攻。禮親王代善謂太宗曰。天已晚。城已毀。俟明日再攻。不難下也。何必於昏黑中多傷士卒。太宗從之。命罷攻。孔有德等衆將。皆謂宜急攻。緩恐予敵以修補之隙。太宗曰。朕不願兵將過勞也。是夜。金國鳳督同兵將。潛以木石。塞其缺處。又覆以沙土。依然堅守。次日樹梯攻之。不能入。親軍真特先登。竟陷於陣。太宗集

諸將議攻城策。皆曰。必能攻克。但火藥砲彈已用去大半。宜遣人運取。以便足用。於是遣官八員兵四百。回京調領火藥。孔有德又獻穴地攻城之策。皆未能克。時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寧遠遣兵來援。水陸並進。駐兵杏山。太宗曰。松山一孤城。出以全力搏之。非計也。不如捨之。分兵以略諸地。敗其援兵。所獲必多。乃命納海、瑚密、色索璋等。馳略杏山。獲牛羊四百。石廷柱馬光遠等。以砲攻觀民山臺。降其男婦。鰲拜、丹岱等。率護軍沿錦州城、馳略。殺敵二十。獲牲畜百八十有奇。分兵與布延塔布囊。阿爾薩蘭等。使率護軍滿洲蒙古兵。共二百餘人。以守錦州西北界邊外烏欣口。這時高起潛祖大壽。揀選蒙古漢兵各三百名。令松山副將楊震、祖克勇。錦州副將徐昌永、杏山遊擊李德維等領之。從邊外趨錦州。不想行經烏欣口。被阿爾薩蘭等所偵知。乘其不意。突起擊之。明兵驚慌敗走。生擒楊震及二裨將。殺八十四人。獲馬一百五十匹。遣人奏捷。太宗親率四旗護軍。馳往錦州。縱兵攻其山寨。敗之。沿山搜剿。復分兵剿殺兩夜。其逃入臺者。以紅衣砲攻之。陣斬徐昌永。生擒祖克勇。及守備一。共殲明兵三百餘。獲馬四百有奇。遂釋松山之圍。令孔有德石廷柱等還盛京。太宗自松山還至錦州西北駐營。仍遣四旗騎兵。往助武英郡王阿濟格駐守塔山。時太宗御營。已自錦州還至義州。武英郡王也由塔山還。於路往略連山一帶。獲人口馬匹千許。遂在義州南山岡。會於御營。先是三月丙寅。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右翼安平貝勒杜度等。自軍中遣兵部啓

心郎占巴、鄂謨克圖、巴圖魯碩爾兌等。齋書至松山軍營。太宗覽右翼疏。無揚武大將軍貝勒岳託名。大驚。問占巴等曰、疏上爲何不列揚武大將軍名。占巴等奏曰。臣等不勝惶恐。揚武大將軍岳託。及輔國公瑪瞻。皆不幸卒於軍中。太宗見奏。慟哭久之。命且勿使禮親王知。岳託禮親王第一子。瑪瞻則第六子也。丙子、命官還盛京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曰。

『證明兩翼軍。約三月盡。四月初。可還盛京。令每旗一章京。每牛象一撥什庫。齋餉往迎大軍及俘獲人口。不論甲士廝卒。每人約携十人口糧。仍選識路之人。令其前導。從藩城渾河一路往迎。』乙酉左翼軍回盛京。夏四月己亥。右翼軍及岳託瑪瞻喪還。殯岳託於城外西南隅。岳託之福晉。聞岳託喪至。哭奠已畢。遂從死。蓋岳託無子。福晉極賢。時人哀之。是時太宗車駕已至沙嶺舊邊外。留守鄭王濟爾哈朗。同凱旋王貝勒等。乃出城四十迎候。並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兵部承政伊遜。吏部參政覺羅薩璧翰等。先往沙嶺。跪迎車駕於道左。因奏曰。左右翼兩軍。先後凱旋。惟揚武大將軍岳託。暨輔國公瑪瞻。卒於軍中。餘皆仰託洪福平安無恙。太宗聞奏。下馬席地而哭。禮親王代善。常在御前。岳託消息。已不能復隱。遂亦痛哭。竟仆於地。禮親王雖有多子。以岳託爲長。且極有才略。忽聞其喪。如何不痛。太宗哭良久。復上馬謂代善曰。此非可久駐之所也。姑且還家哭之。因命左右。將禮親王扶上馬鞍。太宗哭且行。禮親王因年老心痛。復仆於馬下。太宗立馬待之。連那匹白馬。也

好象知道人意。俯首貼耳的不敢揚足奔馳了。此時左右復將禮王扶上馬去。不敢離開。左右扶掖而行。緩緩行至沙嶺堡。留守及凱旋諸王貝勒。已於道傍跪迎。太宗下馬入行幄。坐而痛哭。以茶酒遙奠岳託之靈。畢。諸王貝勒等始進前行三跪九叩禮。睿親王多爾袞跪奏曰。臣等往征明國。仰荷皇上威福。毀其邊牆。破其城堡。所至之地。縱橫無敵。今已奏凱還朝。遂以次至御前。行抱見禮。見畢。啓駕至盛京。不入宮。御崇政殿。遣王以下諸大臣。皆詣岳託喪次奠酒。日暮諸王大臣復命。乃回宮。輟朝三日。追封岳託爲克勤郡王。賜駝五。馬二。銀萬兩。並遣貝子以下及大臣等。往奠瑪瞻喪次。賜駝馬各一。銀二千兩。又賜禮親王以下。及諸大臣駝馬銀兩。其出征將士。分別賞賚有差。先是太宗親征松山。石廷柱馬光遠。所鑄砲彈不堅。及攻臺。又詭稱彈已用盡。後被查出。遂下刑部議罪。因知石廷柱馬光遠。並非不用心。乃由事務太煩。無人代爲負責所致。遂命大學士剛林、范文程、希福等。赦廷柱光遠罪。並分廷柱光遠所管漢軍二旗爲四旗。每旗設領旗大臣一員。梅勒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牛象十八員。正黃旗以馬光遠領之。馬光輝、張大猷、爲梅勒章京。戴都、崔應泰、楊名遠。張成德、爲甲喇章京。正白旗以石廷柱領之。達爾漢、金維城、爲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國蔭、佟岱、爲甲喇章京。正紅旗以王世選領之。吳守進、孟喬芳、爲梅勒章京。金礪、郎紹貞、王國光、臧國祿、爲甲喇章京。正藍旗以巴延領之。李國翰、佟圖賴、爲梅勒章京。張良弼、劉仲錦、李明時、

曹光、爲甲喇章京。初漢軍兩旗。主將之纛。皆爲元青色。旣分爲四旗。乃改馬光遠之纛。元青鑲黃。石廷柱之纛。元青鑲白。王世選之纛。元青鑲紅。巴延之纛。則爲純元青色。這一段也是考旗制者。不可缺的一件掌故。漢軍旗。由二旗而四旗。又由四旗而八旗。依國家之進展。漢軍之數。時有增益。

在這里還有一個應行注意之點。此時漢軍四旗之長官。漢人多而滿人少。且有一旗全爲漢人者。又如石廷柱、佟國蔭等。雖爲滿人。以其先世。卽入明邊。與漢人雜居。深通漢人之風俗習慣。故自太祖時。卽使之辦理漢旗之事。至太宗時。疆土日擴。歸附日衆。太宗不願傷害漢人之感情。故漢旗長官。多用漢人。卽有少數滿人。其語文習慣。亦皆夙通。不至扞格。但是後來相處日久。滿漢鎔化。也就沒有什麼分別。漢旗之人。也都使用滿文行公事。子孫命名。也都用滿洲名字。我們看清史稿。這樣實例很多。再說當時漢旗將領中。如孟喬芳、李國翰等。清史皆有列傳。入關後。荐至方面。文武兼轄。實皆一代之名臣。可與閔天散宜生同列者也。然而使太宗始而不識個中消息。圖急功以期強同。亦安有後來之收獲哉。蓋人之相與。情與利害而已。不傷其情。使同其利害。無人不可爲用者。迨其情通而利害共。雖欲分之而不可。於清初之漢大臣見之矣。六月辛亥。太宗詔令全國。凡藏有明國敕書者。限期繳出。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學士羅碩、瑚球。額色赫等。督理其事。繳齊後。皆

焚於篤恭殿前。明廷的敕書。在本書的開頭。已略述過了。它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呢。在明初洪武年間。統一了中原。把元順帝逐到老家漠北。一時明兵勢力。雖曾達於東北。可是對於滿蒙民族。並沒有實力上的真正統治。僅不過以敷衍手段羈縻諸族。所以敕書的制度。就肇於此時了。因為滿洲地方。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以高勾麗、渤海時代。最有光榮。在這兩大時期。純為滿洲民族。自建的國家。不幸渤海為遼所滅。滿洲入了遼的勢力圈。遼民族。與滿族相近。古之鮮卑。今之錫伯是也。但是滿洲的正統民族。不願受遼人的壓迫。於是金太祖阿骨打。打敗了遼人。自建大金帝國。發揮光大了渤海國的舊業。不幸百餘年。被突起漠北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征服。全亞大陸。以至歐洲一部分。盡歸元之版圖。僅僅八十年。其國分裂。不能統一。不能互助。於是中原之地。遂歸朱明所有。明人眼光低淺。不勤遠略。以十七省為滿足。自然對於滿蒙。以及其他邊疆。不願過問。可是又怕他們結成勢力。反抗中原。這才以羈縻之法。籠絡而分離之。使各自為政。不相統屬。中原得藉以高枕無憂。法非不善。但是後來就不免弊害叢生了。我們要知道滿洲並不是化外的野蠻地方。遠自殷商。肅慎氏。即與中原交通。故書經上有肅慎之命。中世以後。高勾麗、渤海、遼、金、迭建國家。不但文物有自。其部族君長。在明初雖已分裂。不相統屬。究之國家思想。民族意識。依然存在。所以明廷不敢輕視。打算用一種懷柔政策。分散其勢力。墮落其文化。使其變為野蠻。不文之地。以期不能再起。故

不設一官。不置一兵。劃出一定界限。分爲二百四十多衛。衛官皆以滿人爲之。有都督。有千百戶。由明廷賜以敕書。衛印。滿洲人得虛榮。明人得實利。誘其朝貢。頒以衣服靴襪之賞。時不常的還教他們爭虛榮。起而互相殺傷。至於文化和民族調和的大計。可不一講。簡直是教滿洲人。一天比一天退化。其計可謂至毒。

不過那時機運未到。民族英雄。尙未產生。肇祖雖有大志。不幸生非其時。正當朱明代元之初。以一俄朶里城。與朝鮮爲鄰。自然得西通於明。南睦於鮮。委曲求全。以長養本族勢力。後於晚年。又突遭七姓野人之難。所志未遂。以後在各部間無英雄。所以明之敕書政策。得行二百餘年之久。葉赫、烏拉、哈達、輝發、等大部君長。皆劃疆自理。爲明所羈縻。早已數典忘祖。不復有國家觀念。但是肇祖子孫。世有統一獨立運動。如董山等。不幸皆未成功。至太祖挺生。同時豪傑輩出。奮鬪二十餘年完成統一建國大業。明所封衛官。二百四十餘。無復存者。但滿洲世家大族。舊時敕書。或未盡燬。所以太宗特頒諭旨。令其繳出。加以銷燬。以示與明絕決。齊一思想。蓋亦獨立之國。所必執之手段也。秋七月丁巳。命人將俘虜中之把總徐文師。太監王朝進、張福綠等。由特定之賓館中取出。教他們去到十三站。給明崇禎帝去下講和國書。這些將官太監。都是此次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由山東濟南和明德王等一齊俘虜來的。他們自親王以下。有好幾十人。隨着大軍來到盛京。太宗並不照一

般俘虜待遇他們。卽如德王。名叫由棧。乃是崇禎帝的兄弟行。皇帝的兄弟。親枝近派。一旦被敵國俘去。無論如何。也得設法取回。再說太宗所持的國策。根本願與明廷議和。並不願時時開仗。一遇機會。總想提出和議。如今忽有德王以下。許多親貴被俘至此。難道明廷能愒置不理麼。由此或能尋出議和頭緒。所以太宗對於德王以下。十分優遇。撥給府第。教他們居住。大家都忘了是俘虜。反倒成了上賓。只是最奇怪的。數月以來。明廷並未遣一人來慰問德王。也無辦理贖還的交涉。這未免太令人不解了。所以才把兩名太監一名把總取出來。着他們前往十三站。把太宗所致明帝書。交付明將。轉達明廷。是日太宗遣派前鋒將領。努山、瑚密色、布丹、巴蘭、鄂謨克圖、鄂碩蘇爾德、錫特庫。率每旗前鋒五人。章京四人。甲士百人。護送徐文師、王朝進、張福祿等至十三站。以太宗書及德王親筆書。交付當地明官。送達北京。太宗與明帝書曰。

朕見爾國軍民塗炭。實惕於心。屢欲通好。以享太平之福。曾與袁崇煥及宣大邊臣言之。不啻再三。奈爾國不從。輕視民命。樂於構兵。以致失地喪師。死亡百萬。此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也。倘兩國通好。此禍何從而來。若謂朕之言和。乃愚誘之計。前此曾見朕既與人和。復有背盟之事耶。且朕又何所迫而以計相誘也。爾縱自謂防朕之計則得矣。能保城池不失陷。軍民不覆沒耶。雖然、朕今猶願與爾國通好也。若果以禮交權。則朕爲大清。爾爲大明。各君其國。又何崇卑上下之可爭。

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既成而復敗者。皇天無親。善則培之。否則傾之。如和事果成。則俘獲之親王郡奉國將軍等。一切釋還。否則爾既骨肉之罔念。朕養仇敵以何爲。朕從民命起見。天地自能鑒之。若疑朕既常言修好。何又興兵不已。試思和議未成。何所據而罷兵。必彼此議定。誓告天地。然後可以罷兵息民矣。

以上是太宗致明帝書。如今把明德王朱由楨的親筆書。也寫在下面。以備參攷。

臣等世受國恩。經今七世。奈臣罪惡滔天。失守封疆。百姓塗炭。臣罪何道。自被擒以來。蒙大清聖上。未嘗加害。皆推主上之情面也。臣等日夜翹首。專望施仁慈之恩、念宗派之誼。或兩國通和。或贖臣等得歸故土。臣六世祖塋。再得奉祀。萬世頂戴。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又隨着德王一同被俘來的大太監馮允昇。同時也有一書。致明當道諸官曰。『允昇於十月十五日。陣前被擒。現在瀋陽。今欲議和。常人尙惜生靈。允昇可不念民命。如兩國通好。親王回國。昇等還朝。干戈平定。生靈幸甚。先有幾次去議和之人。及文書。俱不能至御前。此番萬不可隱蔽。有誤國事。允昇不得面君。祈將此書抄騰轉奏。』明末的國事。實在令人難解。國裏頭飢民飢兵。全都變成流寇。蔓延於西北西南各地。國外頭又有這樣強敵。雖說山海關天險。以重兵固守。一時無恙。但是大清兵每每由北邊破牆而入。除了山海關。長城各口。已同虛設。並且大兵入邊之後。指顧即達燕京。耀兵以

後。卽沿山河。分兵略地。宣府大同一帶無論矣。直隸山東各省。連年被兵。人口牲畜財貨諸物。接二連三的驅而東去。明兵不能奈何。清兵如入無人之地。雖說冬來春去。土地城池。不能携行。而連年如此。是明日窮困。而清日富庶也。有民不能保。有財不能守。而日以資敵。長此以往。雖有山海關。於國何益。且患之最大者。不在清兵之頻入。實在流寇之日滋。寇滋。官兵不能剿。敵強。官兵不能禦。最善之法。無過於止敵而剿寇。使內無流寇。而外始能禦敵。而止敵之計。無急於和之一字矣。所不解者。明之君臣。不知和之利國。反恐有傷顏面。始終遲疑不決。又不預籌和之範圍。因循復因循。敵勢益強。寇禍日烈。而明遂自亡矣。卽如此次太宗復向崇禎帝提出和議。並且親王被擄。天之示警。已既深矣。明之君臣。怎就不會乘此機會。澈底研究一下。不必秘密。也無須顧忌。開誠布公的商量一下。必能得到一個真理。惟真理始能救亡。作君主的。既無須疑慮。當大臣的也不必徒發激論。死節拚命。是最後五分鐘之事。大臣謀國。須在猶可爲時設大策。下決心。樹功於百世。不必見諒於當時。果如此。明事猶可爲。特其大臣短謀。非夤緣爲奸。卽好爲慷慨激昂之論。真有裨於國計者。則豪無所聞。他們見了太宗的國書。以及德王允昇等所來之信。沒有一個認作是應當理會的事。說這裡頭不知又有什麼奸計。卽或有一二人。認作是言和機會。無奈懲於以前言和者之失敗。也都多了心眼不敢進言。因爲明崇禎帝。也不是執意不和。不過他不肯犧牲面子。始終不以太宗爲對等。打算使一

二大臣。就地暗中撮商。不可顯露於外。豈非掩耳盜鈴。自欺之舉。不但太宗斥回不許。而暗受明帝密旨的。反爲大臣所劾。說他意欲通敵。明帝也不敢說是自己的主意。因而被罪的。以前不乏其例。明帝如此行事。誰敢力言和議。如今問題又來了還不是照以前一樣沒結果。

因爲明帝既不願贖回德王一群人。又不願和太宗提出正式交涉。好歹還得一拚。所以對於太宗書信。依然不理。德王一家。及其從官。也只可置之度外。因爲有藩王也是一樣。沒藩王也是一樣。誰教他把濟南失守了。不自己死了。反倒被俘貪生。還想贖回。眞眞豈有此理。原來明末政治。黑暗重重。沒有真正是非。見敵就走。却在暗中假報戰功的。倒有升賞。眞正交鋒打仗。力盡被擒的。反都坐罪。甚至妻子爲戮。我們看明方的名將。歸降太宗的不一而足。怎麼明廷一個也不想贖回。反教他們死心塌地。爲太宗盡力。這就皆因明廷不問是非。把他們都認作反叛。先把他們的妻孥給殺了的原故。如今不贖德王。大約也把他當罪人了。在後來洪承疇投降的時候。太宗也會問他說。『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將帥力戰見獲。或力屈而降。必誅其妻子。否亦沒爲奴。此舊制乎。抑新制乎。』承疇對曰。『舊無此制。邇日諸朝臣。各陳所見。以聞於上。始若此耳。』承疇雖說舊無此制。亦未必然。明祖對於功臣寡恩。世有定評。宜其子孫。不知御將之道。而以殺戮爲能。至崇禎時。刑賞已失。妄殺更甚耳。閑話不表。却說太宗誠心誠意。與明帝去書。欲利用德王。希冀回國的機會。與明帝講求罷

兵。以結和好。不想明帝又置不答。太宗歎道。明主不恤干戈之苦。以爲和議自朕倡。必有不得和之勢。所以抗戰不已。夫我之有今日。皆由善戰所致。彼乃誤解。謂急於求和。必有不能戰者。朕但體上天好生之德。適可而止。明人仍不畏天命。不顧危亡。是自棄其民也。必有以重罰之。九月癸酉。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率將士往略錦州寧遠。武英郡王等行後。復命肅親王豪格。率師繼後。會師於寧遠。豪格先已降爲貝勒。至是復爵。遂率師至寧遠。與武英郡王之兵。合軍於寧遠東方十里。分爲左右兩營。明總兵金國鳳。統勁旅軍於寧遠北山岡。與城內兵。五爲犄角。金國鳳前在松山。以三千之衆。保守孤城。太宗親攻不能下。頗著能名。薊遼總督洪承疇。嘉其功。陞爲總兵。命守寧遠。國鳳自恃前功。未免有些驕矜。部下諸將。除舊部外。多遭其輕視。以故人多不滿其爲人。及武英郡王等率兵至。國鳳自率舊部。及其二子。陣於寧遠北山岡上。命其餘部將守城。謂敵來攻城。我自率兵來救。若敵攻我陣地。城兵亦須出戰。彼此犄角。可操勝算。衆不敢言。聽其自去。話說肅親王等。駐營以後。命人哨探。回報說。寧遠城中。共有兵將一萬餘人。總兵金國鳳。自率一半。陣於北山岡上。其意蓋欲監視我兵攻城。從後擾亂。肅親王見報。因謂武英郡王等曰。國鳳不守城垣。而出軍北山。是自驅死地也。彼以前守松山。少著微名。遂自驕滿。以爲內外犄角。可操勝算。今宜以左翼堵截城兵。使不得出。右翼出全力以撲國鳳營。使兩不相救。國鳳

不死必擒。衆皆以爲然。是夜。甯遠城中蒙古兵。有來降者。謂衆皆惡國鳳爲人。言論紛然。十一月甲寅朔。肅王等傳令。以左翼僞作攻城。伏右翼於北山下。待國鳳陣動而攻之。欲知兩軍勝敗。且待下回。

第二十九回

征索倫諸將立功 圍錦州二王降爵

話說肅親王。及武英郡王等。分大軍爲左右翼。陣於寧遠東門外。明總兵金國鳳。不知深溝高壘。以固守城池。無故自作聰明。分兵自營於寧遠北山岡上。這實在是個失計。因爲以前袁崇煥在寧遠防守時。未嘗不於城外立營。但從無好果。因爲明兵不長野戰。守城倒有一日之長。所以後來袁崇煥捨短用長。只有專心守城。絕不出戰。所有火器巨砲。全部集中守衛上。是以由太祖以至太宗。在遼西用兵。不知有多少次。始終不能攻下寧遠。這就由於袁崇煥善守的緣故。金國鳳現在的責任。和袁崇煥一樣。城內又有袁崇煥所留火器。使他不出城。照守松山城一樣的死守。也萬不會有失。偏巧這回他要出城。與守城兵互爲犄角。未免就有徒讀兵書之譏。是日天將拂曉。金國鳳在軍營中。向寧遠

這邊展望。只見塵頭蕩起。地上寒烟被車輪人馬踐踏的四面亂飛。他知道這是大清兵已然移動。必定是要去攻城。不一時城上也有了動作。喊殺的聲音。業已隨風送到。大砲的巨響。也衝破他的營壘。覺得震撼欲搖。在這時。他不能坐觀了。守城是他的責任。如果被攻陷。那還了得。不是松山的前功。也盡棄了麼。想到這裏。便傳令拔營。意欲去劫大清兵後路。殊不知清兵攻城。乃是調虎離山之計。並不是真欲得城。目的在解決金國鳳。他率領三千舊部。方才下得北山岡。忽聽砲聲響處。大清兵已由四下圍攻上來。矢石似雨。鐵騎如風。其勢疾驟已極。明兵不能抵擋。早已被殺得四零五落。逃竄不迭。大清兵並不追殺。只將國鳳圍在垓心。欲報松山之役。國鳳已知中計。只得率其二子及諸部將。左右衝突。始終不能出圍。寧遠城中之兵。又被左翼困住。明知主將被圍。也不敢出來救援。只得保城爲要。國鳳殺了許久。不見城兵來援。以爲城池已失。不覺驚慌失措。肅親王等主將。本想令其投降。或是生擒。怎奈雙方鬪得性起。已如瘋狂一般。再說矢石無眼。刀槍最凶。在性命相拚之際。誰也不能假借。那就看你的力與命了。力盡則亡。命窮則死。最後金國鳳及其二子。還有一二部將。皆死在陣中。餘衆潰逃。肅王命收兵還營。左翼也罷攻寧遠。一同還營。檢點受傷將士。分別獎賞醫療。不在話下。却說國鳳陣歿消息。傳入關內。薊遼總督洪承疇。聞而歎曰。昔國鳳以三千部卒。守松山孤城。敵大軍百方攻之不克。今身任大將。統師萬衆。反遭挫敗。身死陣上。乃事權不統一之故也。

於是疏請統一軍權。不許諸將妄動。但是明末之事。不但軍事不統一。內廷和前方。也不一致。內裡文臣一句話。就能壞邊疆很大的事。這是不可掩的事實。肅親王等既陣斬總兵金國鳳。大獲全勝。當即遣人齎疏報捷。太宗嘉之。命旋師。改命前鋒將領沙爾琥達等四人。率土默特部兵二百人。往略寧遠。蓋以明帝拒和。戰爭在所難免。但兵戰之先。須行物戰。即今日所謂經濟戰是也。經濟戰者。一方要充裕本國人力物資。他方則削減敵國之物資人力。故略地捉生。出師擾亂耕牧。殆日日有之。凡此皆所以破壞敵方之經濟力。乃兵戰之前。必要之手段。故肅親王等才旋師。又派他將往。

如此接連不斷。輪轉出師。無非爲削減明人之經濟力。惟非正式戰爭。故不詳述。十二月癸卯。蘇尼特部長騰機思。率衆來歸。蘇尼特也是蒙古一個部落。因爲遙遠的關係。向化稍遲。本年正月。蘇尼特部台吉超察海。率十戶來歸。是月右翼台吉噶布楚唐、古特卓特、巴什達拉等。又率百二十戶來歸。夏四月、台吉莽古思。率三十戶來歸。同時鄂爾齋。率四十戶及同部之巴圖賴額思赫爾僧格等。亦先後來歸。太宗俱酌納其所獻馬匹。各賜朝服、帽韉、鞞帶、甲冑、弓矢等物。這些台吉。都是蘇尼特秉政之人。也有取得部長同意而來的。也有自己有權而可以自行其志的。如同右翼台吉噶布楚唐等。其勢力皆足以左右該部視聽。現在他們都紛紛歸附太宗。並且結果都堪羨慕。騰機思也就不得不來。十二月他便率了左翼族屬一百十四人。約會了右翼部長素養。亦率族屬六十七人。還有阿巴噶部長多爾

濟。也加入他們的團體。由外蒙噶爾噶來歸。行至烏珠穆沁地方。遣頭目携了貢物。先至盛京朝貢。過了十二天。騰機思等也到了盛京。命親王以下。大臣以上。迎宴於演武場。次日。太宗御崇政殿。騰機思等率衆朝見。奏言。我等聞寬溫仁聖皇帝。功德隆盛。傾心嚮慕。今謹各率所屬歸附。貢獻方物。奏訖。率衆行禮。各獻所貢駝馬。太宗酌納之。並賜優詔獎諭。旋召宴清寧宮。賜騰機思等甲冑、弓矢、貂桂朝衣、帽韉、蟒衣、鞵帶、皮張、銀幣等物有差。又因騰機思部下阿布圖。自朝見以來。往來效力可嘉。賜名達爾漢。給世職不在話下。是月朝鮮王李倬。因三田渡所建之大清皇帝紀功碑落成。請派大臣往觀。並行落成禮。太宗遣內院官察布海、李棲鳳、弼里克圖。戶部承政瑪福塔等前往。遂脫其碑文以歸。（碑文見前茲不復錄）崇德五年春正月甲子。太宗遣翁阿岱、多濟里等。率官兵戍防錦州。命貝勒多鐸。授以軍律曰。爾等此行。凡我國逃亡。及敵人寇邊。須善防之。若接戰。卽選前鋒將士之精銳者。以一隊居前。二隊居後。使與交鋒。彼軍敗遁。我軍不得遽還。當收軍截其歸路。乘其不備盡殲之。至追捕逃亡。必量其衆寡。當親往者。以身先之。倘人衆勢強。勿得輕戰。惟與相持。傳知附近城堡。待衆軍會集。相機剿伐。所領士卒。宜時時練習騎射。繕修器械。勿令偷安縱酒。翁阿岱等。領令而去。錦州一帶的明方官兵。見一枝兵才去。一枝兵復來。明知是一種擾亂耕牧之計。也是無可如何。欲待疏懈不理。萬一城池有失。罪責非淺。欲待積極出戰。而野戰多傷。又非所長。

再說清兵來去無常。時而錦州。時而寧遠。地面遼闊。任意縱橫。那里堵截得住。沒法子惟有嚴重保守城池。晝夜不得閒暇。因此明兵甚勞。不得不多添兵將。以備萬一。兵數既多。糧秣自然消費日大。論理宜講屯田之法。俾就地能有大量生產。方爲得計。但是屯田生聚。須在平時。倉卒之間。萬難奏效。再說明既拒和、喜戰。太宗決不許其有從容生聚的餘暇。輪轉派兵來戍寧錦。完全爲使明人不得喘息。沒有工夫從事生產。田地是有。只是住民不得安心耕種。前方越形吃緊。國內益形荒亂。眼見流寇勢力。蔓延不已。却是無法鎮壓。先得把強兵勇將。送到關外去。日日在交戰狀態中。耗費之大。可以想見。反觀太宗的國家。適與明方大相反。明廷所有舉動。皆得由國庫支出。官吏的俸給。軍隊的糧餉。無一不仰賴國庫。但是司農仰屋。國庫早已一貧如洗。不得已只得橫征暴斂。不知每行一法。官紳上下其手。國庫所得無幾。大數全飽私囊。因此民困日甚。國庫日窮。無形之中。爲流寇添勢力。增羽翼。太宗之國。不設俸給制度。以生產勞力。分配於全國之中。國家得若干。管理者得若干。生產者得若干。上下齊盡其力。多盡一分力量。則多得一分收益。故開闢日廣。人爭效力。國家有收入而無支出。凡所支出。皆額外之賞賜也。以視明廷之全由國庫支辦者。迥不侔矣。軍裝馬匹。刀仗弓矢之屬。明兵皆由官發。故良馬絕少。軍裝器械。亦多朽敗不堪。太宗之兵。則軍裝馬匹。多屬自備。弓矢器械。時時練習。亦不去身。少有故障。卽時修繕。故其器精。其技熟。明兵多無賴游民。老弱居

其大半。且大戰之後。無法補充。必資招募。太宗之兵。則皆八旗子弟。無事則務農講務武。有事則披甲出征。護軍前鋒之正式額兵以外。別選壯兵。加以訓練。以備補充。漢軍蒙古。凡編入旗制者。大率相同。絕無老弱雜糅之弊。明兵數十萬。僅守關門內外。且餉銀消耗極鉅。太宗之兵。則進退自如。大部隊則自直北而入。時時耀兵燕京。遠略山西直隸山東各省。小部隊則錦寧一帶。時出游擊。明兵不能入清境一步。清兵則來去明之腹地。殊屬自由。且每一出師。所獲人畜財貨。不可勝計。雖不足以言秋毫無犯。然而彼時不在得明天下。僅不過欲兩國定約。結成和好。而明不從。故不得已而重創之。以促其反省。而明終不悟。殆天奪其魄矣。閏正月太宗諭各管旗大臣曰。朕恐民間有何冤抑。不得上達。今令爾等。親至所屬各屯堡。巡行視察。如有冤抑之事。立即上問。勿得徇情。這一事也值得注意。大抵方興之國。其君臣皆視國事如己事。絕無偷安自尊之舉。若以明事喻清事。兩方不同之點甚多。明以天朝自居。天子只能深居宮中。除了上天。再沒有比他尊貴的了。因爲天子尊。其大臣也皆自尊。身分越尊。越不能親身辦事。所以什麼事皆非親歷。但憑左右愚弄蒙蔽。卽如太宗欲與明人講和。而明不許。也無非出於自尊之念。以爲自己太尊貴了。何物滿洲夷狄之邦。也敢與天朝平等。講什麼和約。不定那天。就把你們收服了。這是妄自尊大者之妄想。少微明白一點歷史的。又怕步金宋之後塵。也有所戒而不爲。總之他們都尊貴慣了。才不肯親自辦事。既不肯親自辦事。自然就貪戀富

貴。而不肯盡心職務。所以當時敵國強到如何程度。抱有何種目的。他們一概不知。無非妄測。國內的流寇。鬧到如何程度。是不是心腹之患。他們也不知道。一味放任。無怪李自成一入北京。好多皇親國戚。以及朝中文武大臣。都叩首迎降。上表稱頌了。滿洲自太祖以來。成功統一運動。雖建大號。却不自尊。凡事無不應天順人。皇帝親王貝勒。以及諸大臣。無一尸位素餐之人。雖三院文臣。或各部承政。遇有出征之舉。莫不被堅執銳。親蒞戎行。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者。不可勝數。以視明人之不能坐談。而不能起行者。何啻霄壤。至若民間之事。亦有關心不關心之別。一則以治。一則以亂。亦可想見矣。甲申、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因爲朝鮮國王李倧以其長子李滢。及另一王子在盛京作質。已有半年之久。不免想念。又因有病。遂於崇德二年冬。上疏太宗。求遣其子歸省。疏云。臣之二子。入侍半年有餘。過蒙恩恤。有愈骨肉。感激銘佩。復何敢言。第臣向有犬馬賤疾。父子久離。寸情難禁。亡妃再期。迫在冬季。變除之節。禮俗所重。人子情理。誠可矜念。倘蒙陛下俯察微忱。俾得釋終天之慟。則區區情願。於是畢矣。謹奏。太宗不許。因爲朝鮮世子入質。僅不過半年有奇。設詞取回。難免翻覆。一直到了本年。卽崇德五年正月甲子。朝鮮陪臣。以國王病篤。具文申達禮部。求部臣轉奏。太宗因降敕。諭朝鮮國王李倧曰。

朕原以爾國反覆無常。質王二子。爾果忠誠實著。不特世子可以往來無間。卽諸子在彼在此。又

何計哉。然則二子之不歸。非朕不使之歸。因爾自疑以致朕疑耳。今依所請。遣世子歸省。爾可將現留本國之子。及世子李滢之子。送至鳳凰城。更換而還。朕待爾毫無他意。欲令諸子互相往來。勿替朕命爾。

遂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凡國王子來朝。一宴於鳳凰城。再宴於東京。又宴於盛京。送歸時亦如之。若世子往來盛京。則貝勒迎送。其諸子則禮部承政以下迎送。若其子往來東京。則禮部參政迎送。往來鳳凰城。則禮部理事官迎送。二月丙寅、朝鮮世子李滢歸省。賜李滢及尙書沈大淵以下官屬。貂裘雕鞍馬匹貂皮白金有差。仍命管禮部貝勒杜度。承政滿達爾漢。參政超哈爾等。於五里亭宴餞之。由是李王諸子。往來如例。不在話下。二月丙辰。太宗遣多濟里喀珠等。率八旗甲士八人。嚮道四人。往甯古塔。會同章京鍾果兌。達敏等。命酌派駐兵三四百名。協同往伐烏扎拉部。這烏扎拉部遠在北邊。先已歸屬朝貢。惟以路遠之故。人多荒野。不以朝典爲重。所貢之物。不是遲誤過期。便是謔語支吾。雖時加告誡。始終不悛。遂不得不臨之以兵。多濟里等來到甯古塔。會同鍾果兌等。點齊三百騎兵。一路向烏扎拉馳去。非止一日。已到該部境界。烏扎拉既無城郭。惟用天然之物。以作障蔽。其人多以田獵爲生。驍健有餘。智略不足。他們忽見大兵到來。也想抵抗。但是既無衣甲。又無紀律。一戰之後。便殺得大敗虧輸。四處逃散。遂入其部落。執其首長。責以爲何遲貢。好說謊語。

部長說。不是自己主意。實爲左右所誤。因出首謀之人。多濟里等以部民愚魯可憐。非使接近上國。加以訓練。不能改變氣質。遂擇其優秀壯丁百數十人。俘之以歸。以後該部也知以事務爲重。不再漫不經心矣。多濟里等。往返四個月。以六月癸酉凱旋盛京。太宗命大臣迎於五里外宴勞之。以烏扎拉壯丁四十三人。補各旗披甲之缺。並賜出征將領兵士等。皮張布匹等物有差。先是索倫部自歸附以後。朝貢不怠。後其部長有博木博果爾者。爲人狡黠。雖然如前朝貢。終以索倫遙遠。以爲太宗不能奈何。常思叛去。索倫部也是滿洲部族中最強有力者。惟以地處北方。文化落伍。但其部民强悍。精於騎射。識者目爲東方之日耳曼。清代武功邁於前古。所謂黑龍江馬隊。所至風靡。卽索倫人也。名將出於該部者。亦不少矣。博木博果爾。也就因爲自己有些智勇。又利用地理和部民的勇敢。打算於中取事。自爲一地之長。所以就暗中煽惑。聯成不少的羽翼。但是索倫自歸屬以來。很爲太平。內部既無爭執。外部也不受強鄰侵擾。部民安於耕獵。誰也不願反叛。只是博木博果爾。利誘威脅。聽其指揮者。自然也不乏人。只不過限於北半部。南部住民。依然服屬太宗。照舊納貢。並且把博木博果爾不穩的消息。也暗中漏出。由邊方駐防將領。報告太宗。太宗以其反形未路。暫不加兵。崇德三年十月。博木博果爾。還朝貢一次。但未親來。以後便不朝貢。公然背叛。率領他的黨羽。四出騷擾。太宗得報大怒。卽以崇德四年十一月辛酉。命將出師。以索海、薩木什喀、穆成額、葉克舒、永順、拜伊瀛、

羅奇等爲將領。率精騎三千人。往征索倫。出師之日。命貝勒多鐸。額駙英固爾岱。傳諭曰。爾等所經屯內。有已歸納貢之屯。又有博木博果爾取米之屯。毋誤行侵擾。行軍之際。務哨前殿後。勿忘紀律。新附之人。令該管大臣以下各官查核。其有兄弟及殷實者。勿令從征。爾等亦應詳驗之。左翼軍。薩木什喀領之。副以伊遜。右翼軍。索海領之。葉克舒副之。兩翼軍分行。則聽該翼將令。同行。則聽兩翼將令。凡事俱公議行之。索海等領令。點齊人馬。辭了太宗。遂向北方一路行軍而去。太宗每向北方以及東海一帶用軍。向來皆用滿洲將領。而不用漢軍大將。因爲在冰天雪地中用兵。不但地理要熟悉。而將兵的體格。也甚關緊要。那里既無城郭。也無市街。有時軍行三數日。不見人烟。除了密林。便是草地。官兵若非銅筋鐵骨般強壯。焉能露宿荒野。與嚴威抗。所以這種苦事。太宗不願漢軍將領嘗受。自然要以習慣的滿洲兵去擔任。再說他們也不以爲苦。就如行圍射獵一般。很快樂的就走到了。但是屈指計之。在路上已行了一個多月。崇德五年三月。他們平服了索倫。才有捷音到了盛京。最初他們的前鋒部隊。已至呼馬爾河。這里已是索倫的邊境。當下將大軍扎住。索海等因聚衆將。商議進攻地點。遂議定由鑲藍旗所住之烏蘭海倫屯進攻。另派承政伊遜。率每旗官一員。每牛条兵二人。往攻拉里蘭地方。大軍遂入索倫部。投降者收撫之。其不降者攻取之。一路進行。豪無阻攔。索倫部長博木博果爾。聽說大兵業已攻入。忙聚左右商議拒敵之策。衆以鐸陳、阿薩津、雅克薩、多

金、四地。皆爲要衝。必須添兵防守。博木從之。原來索倫之地。林木最多。磚石却少。其家屋城寨。皆爲木造。堅固異常。但是能禦矢石。而不能避火。索海等將領。分路進攻。右翼已至雅克薩。見其城爲巨木所造。城上密排樹枝。索倫兵登城固守。如自下攻。矢不能傷。且箭着木上。索倫兵反取以還射。索海等大將見狀。忙止衆勿攻。遂與衆將議曰。敵以巨木造城。又以樹枝爲蔽。方以爲得計。殊不知若用火攻。其城可以立燬。衆皆稱善。當下分派兵將。以葉克舒領之。用火箭以及柴草引火之物。由上風頭推至城下。此時火箭已有數支着於城頭木枝之上。還未及大燃。索倫兵已然大號逃去。遂克其城。救滅餘火。只將南門燒去。衆見索倫兵最畏火攻。便常用此法。連克數屯。進至烏庫爾城。索倫兵也不能守。見火即行竄去。一直到了鐸陳地方。此處距博木博果爾老巢已自不遠。他見各地城屯。連被大清兵攻下。不覺暴怒如狂。當下發出嚴厲命令說。如果把鐸陳城再行失守。兵將一律嚴懲。把守鐸陳城的索倫人。忽見博木博果爾發出這樣嚴命。不敢照先前那樣疏忽。一面向博木博果爾請求援兵。一面商量拒敵之策。他們說。以前數座木城。所以容易失陷。皆因大家只在城上防禦。所以敵人一行縱火。全城之人。無不驚懼逃散。爲今之計。我們應當分兵一半守城。一半在城外抵禦。待等援兵到來。裡外夾擊。敵可大敗。衆皆稱是。當即照計而行。却說葉克舒等。攻克雅克薩。又進兵至烏庫爾。命薩木什喀、伊遜、穆成額、等將領。圍其城。由早朝攻了一日。索倫兵有七屯之衆。大半傷

亡。到了日暮以後。狂風忽起。他們怕縱火焚城。不敢再行抵抗。乘昏暮潰逃。遂克其城。本想連夜進攻鐸陳。忽有偵騎來報說。鐸陳城外。敵人設有伏兵。據歸附土人說。博木博果爾。以連失城壁。甚形暴怒。現在已然把黑龍江沿岸各屯之兵。召集一處。又有大小兩烏拉之兵。助之爲虐。約有衆六千人。由博木博果爾自行統帥。來救鐸陳。我兵若不探聽虛實。恐遭其害。索海等主將見報。遂止攻鐸陳。並與衆將協議曰。博木博果爾。見我軍連勝。是以集各屯之衆。親自來救鐸陳。意欲乘我軍攻城時。從後夾擊。我若故作還軍。以誘其來追。然後出奇兵擊之。可獲全勝。當下傳令各營。授以密計。全都向後方退却。索海自領伏兵。藏於密林之中。此處一百。彼處數十。使彼此皆有聯絡。大軍則故作急遽退歸之狀。以薩木什喀保護輜重。徐行殿後。單說博木博果爾。自率六千餘衆。來援鐸陳。設伏於城之左近。專等清兵攻城時。突出擊之。只是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天已大亮。忽有土人來報說。大清兵不知爲了何事。拔營退去了。博木見說不信。自己又派出幾名心腹去偵察。果然當真退去了。連輜重都運去了。不是國內出了什麼事故。奉命撤還了。博木博果爾說。不是有了意外。定是畏我人多。退到安全地方去了。但是他們殺傷許多部民。燒毀數座木城。此恨難消。宜乘其退軍之際。從後追殺。不但可獲全勝。其軍裝輜重。必爲我所有矣。說罷。傳令馬步一齊追殺。博木博果爾。一馬當先。就如風馳電掣一般。疾追了來。堪堪已看見薩木什喀的大纛。輜重車輛。以及馱馬等項。兀自豪無防

備似的徐行着。博木一見大喜。忙催衆疾追。正在奮勇進前。將要追及的當兒。忽聽砲響連天。山後林邊。伏兵盡起。喊說務要拿住博木博果爾。不可放他逃走。博木雖然勇敢。到了此際。也甚驚心。並且他的部衆。馬隊在前。步隊在後。已自失了聯絡。又被索海伏兵截爲數段。彼此不能照顧。欲前不能。退後不可。此時薩木什喀。已將輜重。停放野地中。率領所部。反向博木殺來。前行部隊。本非真退。專待號砲響處。分爲左右翼。抄手式。由兩邊捲地殺回。博木雖然人衆。怎奈突遇伏兵。節節隔斷。大部隊又是有計畫的翻身殺回。當時叫苦不迭。只願逃走。被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四百餘人。博木意外遭此慘敗。胆落魂飛。那敢戀戰。只得先願性命。百忙中。換了一匹馬。混入殘卒之中。落荒而走。不敢再到鐸陳。打算逃回老巢。計畫再起。索海等將領。那能許他從容招聚。一面遣將圍攻鐸陳。阿薩津二城。一面分兵追捕博木。此時附近各屯堡。聽說博木慘敗。無不喪胆。有乞降者。也有畏罪依然頑抗者。但是由此博木威望掃地。呼應不靈。益形散渙。是以大兵所至克捷。博木博果爾。勢窮力孤。難於立足。遂率殘衆二百餘人。並其家小。向北方逃去。但其心不死。猶思大軍凱旋以後。潛回故地。死灰復然。索海等因掃蕩殘敵。撫綏各地。也遂不再趕追。三月十八日。太宗遣額駙巴爾達齊來索倫。與諸將領會同辦理善後。巴爾達齊也是索倫人。自歸屬後。頗著忠勤。妻以宗女。故稱額駙。據巴爾達齊說。惟有他的本鄉多科屯。未曾附逆。此外如小烏拉各處兵。皆已往助博木。

但是如今大軍所向克捷。博木遠颺。所有各屯堡。已皆反正。雖有畏罪逃竄者。不久亦必自歸。惟博木已逃。若不擒拿。後仍爲患。語畢。因傳太宗密諭曰。聖上已有擒博木之計。命我軍於凱旋時。揚言大軍奉命久駐黑龍江上。務將博木博果爾拿獲。始行撤還。如此。博木畏拿。必遠遁北邊。不敢再回。聖上便有捉彼之計矣。索海等聞言大喜。遂與巴爾達齊料理善後。曉諭居民。勿再受人蠱惑。務要各安職業。以作國家忠僕。至若博木博果爾。雖然遁去。不久亦必成擒。因爲已命大軍久駐黑龍江上。博木必不免矣。安民已畢。遂整隊凱旋。所俘人口牲畜。以及皮張等物。皆造清冊。計人口男婦大小共六千九百五十有奇。馬四百二十四。牛七百零四。又先後所獲貂皮貉皮獾皮青鼠水獺等皮五千四百張。另有裘二十領。這些人畜皮張。皆爲博木及附逆之家所有。只因他們貪心不足。又不度德量力。妄行背叛。所以旣自誤而又誤人。可憐極了。癸巳太宗命每旗官一員。率兵往迎出征索倫大軍。且傳諭曰。爾等此行。如能過錫伯（錫伯爲鮮卑之譯音、古今語之不同也）地方。至克勒朱爾根處相會。可謂神速矣。會後。由哈爾必雅勒回軍。沿途宜加意防護。入境時。須從法庫門入。不可由葉赫行。以伊等（指俘虜而言）習知路徑。恐再至逃亡也。兵丁早晚放馬。務令解鞍休息。尤須官爲察看。勿用外藩蒙古驛馬供應云云。迎接凱旋官兵。果然不辱太宗使命。一直過了錫伯地方。纔與凱旋兵相遇。傳達了諭旨。迤邐由法庫門還軍。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及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

等。先後迎宴。將至盛京。太宗復率親王以下諸大臣。迎至實勝寺（即今之皇寺）北館。祭燾行禮。復宴勞之。叙功分別加授世職。賜領翼主將索海及葉克舒、穆成額等。貂皮等賞。其餘將士。亦皆分別獎以人丁財物等。以所俘索倫人。男婦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隸八旗。編爲牛衆。賞給衣服布匹。又令較射。凡工步騎射者。分別等第。一等視甲喇章京。二等視牛衆章京。三等視半個牛衆。各照等第賜以朝服袍褂等物。前日尙爲索倫山林中馳逐射獵之人。經營着原始生活。今則衣冠齊楚。列於朝班。且其兵士素質既佳。又授以清初最良之軍事教育。克爲國家干城。概可想見。大抵清初俘虜。有兩種作用。一爲增加勞力。一爲補充兵額。名雖俘虜。實則不外以強制方法。膨脹國勢。不可與後世俘虜一概而論也。閒言不表。單說博木博果爾。自大敗後。各處木城。相繼陷落。和他一同叛變者。也都失地喪師。慘遭覆敗的不一而足。因此他在索倫境內。不敢立足。携其家口。以及親信人等。逃往黑龍江岸上。還想收拾餘燼。再舉反抗之兵。只是各地部民。已成驚弓之鳥。皆怨博木無故興風作浪。才有王師前來征討。以故他再行勾結。已不能如前此順利。此時忽聽各地紛傳。大清兵雖然得勝。並不撤回。將永久在黑龍江上駐防。非將博木博果爾捕拏處治。不能旋師。博木得此消息。大驚道。若果如此。我命休矣。不如乘大軍未到。三十六着。走爲上計。當下他把再舉的雄圖打消。匆匆忙忙的。向北方逃去了。他打算由黑龍江的北邊。大迂迴逃到蒙古去。清兵也就不能再行追趕。殊不

知正中太宗之計。他只防備後面有人追。却不想前面已然有人等着他。無異自投羅網。在索海等由索倫凱旋相前後。太宗把驍將錫特庫、濟什哈二人。召到御前說。博木博果爾。十分狡猾。若不除去。索倫民庶。終必爲其所愚。朕已授計索海等。將其驅到北邊。必不以爲蒙古有與他爲難的。你二人可率護軍四五十人。往蒙古徵各部兵。迤邐東北行。可與博木相遇。就地捉來。不得有誤。二人領命去後。太宗因命內大臣巴圖魯詹。理藩院參政尼堪等。諭外藩蒙古曰。敖漢、奈曼、烏拉特、阿魯科爾沁。四子等部從征將士。俱彙集扎魯特部。悉令較射。選壯勇者二百四十名。令錫特庫將之以行。以伊爾鞏固圖、哈納綽隆爲嚮導。其從役駝馬甲冑器械糗糧等。俱細加檢閱勿忽。却說錫特度等。率領護軍。先至蒙古扎魯特部。調齊預行選定的二百四十名勇壯兵士。連人役一共三百餘人。各騎長征駿馬。又用蒙古特產的捷足走駝。載了軍用品。行起路來。疾迅異常。雖不及近代的科學器械。然在蒙古大陸中。有此天生利器。也足以運重致遠了。博木博果爾。窮餘之寇。然而太宗命大將選精兵。遠出一萬餘里而追捕之。可見博木亦非常人也。雖然若非滿蒙健兒。視萬里如庭戶。亦不能有此壯舉也。吾人試思之。乘馬背疾馳數千里。以與今日輪船火車飛機比。迥不侔矣。使其人非銅筋鐵骨。蓋不能任矣。

却說博木博果爾。自從戰敗以後。只落得國破家亡。他不悔恨投誠。反要逃向外蒙。勾結不法之徒。

窺隙作亂。殊不知太宗已窺其隱。一方揚言駐軍黑龍江上。以促博木遠遁。一方却暗派錫特庫等驍將。率領護軍輕騎。及蒙古勇壯兵士。自蒙古扎魯特部。作一行軍大旅行。繞到黑龍江西北邊上。以堵截博木。同時博木也由索倫越過黑龍江。向這一方面逃來。兩方共趨一個地點。自然有一日必定相遇。博木逃亡勢窮。人數也有好幾百。禁不起錫特庫等一路搜索。果然在十一月隆冬時分。就在滿蒙交界的北邊。把博木博果爾給拿獲了。連家屬帶隨從以及沿途所招聚的敗逃部衆。一共男婦幼穉九百五十六人。牛馬八百四十有四。他們全都失了抵抗力。很容易的盡數遭俘。以十二月庚申。捷報到了盛京。太宗大喜。時鄭親王濟爾哈朗。正在出征錦州。因遣人諭知之。衆皆稱賀。崇德六年春正月壬辰。錫特庫等。執博木博果爾凱旋。遣官迎宴於北驛館。次日召見錫特庫等。溫諭慰勞。凡從征將士。皆賜宴。並擢錫特庫世職一等。其餘將士也都按等賞賜。博木居心造反。破壞民族大計。可謂不識時務。罪有應得。至其家屬。以及被俘人衆。自然照例編入八旗。一體相待。不在話下。先是、五年三月己亥。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右翼主帥。貝勒多鐸爲左翼主帥。率官兵往修義州城。駐軍屯田。爲的是使明國山海關外。以及寧遠錦州地方。不得耕種。這件事。在當時是個最重要的戰略。也是後人讀史。不可忽略的地方。因爲明人拒和。自然要修關外的戰備。而戰事以軍儲爲先。屯田積穀。在兩國都很需要。可是在戰略上。眼看人家屯田。從事積聚。而不能奈何。一定是不能甘心。這就看雙方孰爲強

弱了。力強的足以擾害力弱的耕種。力弱的不能擾害力強的。在此時清軍足以擾害明地。而明軍却不能侵入清地。明人處處受制。自不待言。還有一節。就是太宗屢屢遣軍深入明國腹地。却不能得尺寸土。即使得城。亦不易守。這就皆因山海關未破。大軍自不得不冬入春歸。根本辦法。仍得向山海關正面攻擊。但是欲攻山海。須先略取關外四城。未得四城之先。尤須擾其耕牧。使其人馬乏食。軍儲不備。而後可乘其敝。但是此計實行之後。明廷所受的刺戟太大了。所以才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督師出戰。結果却落個全軍盡沒。承疇投降。揆其前因後果。皆由於明之君臣。妄自尊大。不明時勢。而又諱和喜戰之過也。國號雖明。曷其暗哉。鄭親王濟爾哈朗。領兵之後。夏四月己未。太宗命內國史院學士羅碩。禮部啓心郎沃赫。往諭濟爾哈朗多鐸等曰。朕本欲於四月十三日啓行。前往義州。親臨相度。今暫後行。爾等務宜盡心經畫。越八日。羅碩等自義州還奏云。我軍修城築室。俱已完備。義州東西。各四十里間之田地。皆已開墾。蒙古人之投降明國者。聞我軍在此屯田。前來投誠者甚多。明人有時派偵卒來窺探。今已捕獲一人矣。於此可見屯田義州。明人甚受衝動。因爲屯田兵不僅從事耕種。最大任務。在於出擾明方使其疲於防衛。却無暇督率兵民從事田工。不但此也。卽或明兵防守區內。有幾處村堡。播了種子。種了禾穀。一到秋收時節。自己却不能收。也許反被清軍收穫了去。因爲這種情事。是兩國所共有的。並且是自古以來。所必有的一種戰略。春秋時鄭莊公夏取溫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可見攪亂耕種。割取敵穀。在戰爭上。實行此法。由來已久。庚辰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留守盛京。太宗率群臣出舊邊。巡行邊界。檢閱牧馬場。只見阡陌連綿。牧馬蕃庶。在這初夏時期。大有田畯至善。饒彼南畝之概。尤其在牧草繁茂的山坡丘陵上。成群累萬的軍馬。有吃草的。有在溪邊飲水的。有龍一般歡躍的。有迎風長嘶的。也有決塵馳走的。態度不一。神情可愛。還有許多出生不久的小馬駒。隨着母馬。跑來跑去。至極活潑。如果郎世寧生在清初。關於太祖太宗的事蹟。由他揮毫來描寫。不知要怎的出色呢。原來關於帝王及大英雄大豪傑的事蹟。由文人用筆墨來記述。那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二十四史傳到現在。不會消失。惟獨把這些事蹟。以及英雄帝王的面影。以藝術的彩筆。傳留給後世。使人有所觀感。振興民族的氣魄。那非有傑出的大藝術家不能成功。藝術家具具有超人之才。超人之力。他不光能執筆會畫綫條。組成一個物形便了。藝術家要有史學家那樣博學。考據家那樣精審。文章家那樣才華。哲學家那等思想。宗教家那等深沈。然後把這些必要的條件。溶洽在他那獨具的藝術天才之中。於是乎他纔能繪出一幅國寶的歷史畫。我們概來沒有歷史畫。這就皆因沒有傑出的藝術家。在東方本來沒有歷史畫。凡足以成爲國寶者。大抵皆爲佛教美術。惟有乾隆時代的郎世寧。繪了幾篇歷史畫。在東方的藝術界。頗放異彩。然而他不是中國人。這真是一件未來的大問題。我們只得遙遙無期的期待着了。普通的小人書。

以及各種小說中的插畫。未嘗不畫車馬人物。大抵都和封神榜西遊記一樣。決不能認作是有根據的東西。最可笑的是。我在一個煙牌子上看見他們所畫的三國故事。武將騎在馬上。永遠不跨鐙。而且也永遠不畫馬鐙。挺長的兩條腿。直垂在馬腹下。簡直和騎潺馬一樣。我不能妄測執筆人他有多大知識。但是一件極普通的事。他都失於觀察。較比高深一點的事物。教他到那里去考察呢。或曰。三國之事遠矣。怎樣能考察呢。這話也對。中國人不愛古物。又無相當保存機關。除了皇帝萬幾之暇。蒐求一二。民間無論南北。大半有破壞而無保存。所以歷史古物。遺留絕少。書上的記載。又不能人人皆懂。考求古制度。實在太難。所以小說插畫。多以意爲。少有考據。馬不加鐙。雖說不是。也未必非。這乃妄辨。不足爲訓。因爲馬上戰爭。兩手執械。馬上盤旋馳驟。全憑兩鐙支人而馭馬。無論古今一也。現在的人。畏難苟安。這麼一點婦孺皆知的事。全顧不到。遑問其他。說者謂武俠神怪等小人書。有害無益。不知其插畫之阻碍藝術。減低思想。爲害尤烈也。因爲很容易使人誤解說『這就是我們的藝術』。

却說太宗在牧馬場上巡閱了一周。見馬匹蕃息。所種的田土。也都井井有條。對於負責管理人們。十分嘉獎。遂由牧馬場。率領侍從諸官。向開城一帶。行圍射獵。五月乙未。到了義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聽說聖駕已至。忙率駐防各官出城迎接。陪着太宗。把修築的城垣。巡視了一回。既而又去

檢閱新建的房屋兵舍。工堅料實。尙屬合法。是日太宗駐驛戚家堡。忽由盛京來官報說。索倫部三百三十七戶。前曾被博木博果爾利誘威脅。附從叛逆。現在該等悔悟前非。共有壯丁四百八十一人。前來投降。請敕定奪。太宗見報。命理藩院參政尼堪。率八旗護軍將士。携蟒緞素緞梭布往迎來降之衆。且諭之曰。爾等可令索倫來歸之衆。同郭爾羅斯部衆。在烏庫瑪勒、格稜額埒、蘇昂、阿爾喀、地方駐劄耕種。任其擇便遷移。視其中有能約束衆人。堪爲首領者。授爲牛象章京。分編牛象。爾等將携去緞布。以次給賞之。尼堪等遵諭。將來歸之衆。領至指定地方。考其才能。記其年貌。照牛象定制編派已定。一一頒給賞物。衆人稱謝。不在話下。却說太宗在戚家堡。命令尼堪率兵及賞物往迎索倫來歸之衆以後。遂啓駕進至戚家堡。次日有蒙古多羅特部人蘇班岱、阿巴爾岱等由杏山秘密遣其同人托克托內來言。我等三十家六十餘人。情願歸降。乞發兵來迎。原來自遼東巡撫王化貞主款蒙古。以抵制太祖的西進。蒙古人大爲明廷所信賴。不但察哈爾的林丹汗。每年坐得四百萬的助餉。蒙古人入居遼西一帶的。也是日有所加。雖然王化貞的政策。以後被太祖一擊而碎。明軍中依然使用着不少的蒙古人。現在呢。蒙古人大部。已然全屬太宗。而且待遇優厚。所以在明軍中的蒙古人。多半思歸太宗。蘇班岱等之來降。已足證明當時蒙人的心理了。當下太宗便與鄭親王等商議道。蘇班岱等來降。不可拒之。宜率兵迎來。且藉此可以誘兵出戰。但是兵數若多。明人必不敢出矣。一千五百人可以足

用。遂命鄭親王爲統帥。率護軍千五百名。命分爲前、中、後、三隊。民兵若出。以一隊拒戰。其他二隊。陸續應援。濟爾哈朗遂領命而去。夜過錦州城南。昧爽至杏山。令托內潛入臺堡中。報知蘇班岱等說。大軍已至。我等速行。蘇班岱見說大喜。只是他們所居的臺堡內。如果都是蒙古兵。自然毫無問題。立刻就可以脫去。但是明人那能使他們自由分居呢。一定要把民兵加雜其中。領導之中又寓以監視之意。此時蘇班岱等所居臺堡。有六名民兵。爲之頭目。蘇班岱也有計較。其實以六十多人。對付六人。那是很容易的了。不過平日感情尙好。不忍遽下毒手。又恐走了風聲。逃不脫。好在天還未亮。六名民兵。依然很放心的睡在木榻上。蘇班岱等。早已密議妥了。乘其不意。把六個人。用預備的麻繩。全給捆在床榻上。可憐這六個人。由夢中驚醒。四肢已不能動彈。驚問道。你們這是作什麼。開玩笑嗎。蘇班岱說。屈尊你們六位。多睡一會兒吧。我們要告辭了。但是我們相處一場。不忍加害。如果要喊嚷。我們可就不客氣了。六名民兵見說。保命要緊。連連答應說。你們走你們的。我們不喊就是。當下蘇班岱等。携了家口。以及財物細軟。乘着天未大明。一同逃入鄭親王的大營中。黎明以後。守臺的民兵。纔發見有這樣叛逃的事。連忙報知長官。早有杏山總兵劉周智。率馬步前來追趕。行未數里。只見大清兵面城列陣。曉風中。只見鄭親王的大纛。在空中亂擺。倒把劉周智嚇了一跳。不敢再追逃亡的蒙古人。先得保護城池要緊。當下把兵馬沿城布列。錦州總兵祖大壽。在這時也

得到報告。忙派人出城偵察。清兵一總來了多少。回報說。只有一千五六百人。大壽方才放心。遂命遊擊戴明。率馬兵七百人。會合松山總兵吳三桂馬兵三千人。杏山總兵劉周智馬步三千人。並加杏山原駐馬兵三百人。共兵七千之衆。協力來敵鄭王之兵。當下松山、錦州、杏山三城之兵。合爲一營。分作左右翼。節節進逼。他們以爲人多勢衆。鄭親王必不敢戰。逼其退却以後。再縱騎兵追擊之。鄭親王見彼等合營。已知其意。且其步兵在前。如在此時進擊。護軍人馬。必遭其迎射。不如暫退。待其來追。然後還擊之。遂傳令三隊相隔一里。徐徐而退。約至距杏山九里之地。明兵以爲真退。早有百餘騎。越衆大呼。驟馬追來。鄭親王見果有明兵追來。遂令前隊之兵。盡數還擊。馬壯人強。勢如排山倒海。明兵抵敵不住。被衝落馬者。已有十餘人。大家見勢不佳。撥馬便走。清兵也遂口尾相銜的隨後追來。其餘二隊。也自左右。齊向明陣衝去。相距八九里。又皆騎兵。展眼之際。全行殺入明陣之中。鄭親王及多鐸、阿達禮、羅洛宏、博洛等。亦皆揮刀衝入。親行督戰。明陣當時大亂。無法拒敵。齊向杏山城內逃去。鄭親王等督兵。一直殺至城下。方纔停止。是役也。明兵死傷甚多。副將楊倫。參將李得位。皆沒於陣。所獲軍裝馬匹甲冑等物。不計其數。遂收兵還營。通過錦州時。祖大壽閉門不出一兵。鄭親王遂遣啓心郎額爾克圖、占巴、先行。向太宗報捷。太宗得報大喜。是日太宗已離御營十五里。意欲來閱錦州城。適與額爾克圖等相值於道。遂命駐軍。以待鄭親王。不一時。濟爾

哈朗等率兵至。遂列轟拜天。然後一同還至臧家堡御營。原來明兵本不長於野戰。如派大部隊前往。明兵必不敢出。爲迎少數降人。派出許多人馬。殊爲不值。但是人數太少。深入敵境。也是危道。必得既能迎回降人。而又足以戰勝明兵方爲長算。所以纔以鄭親王爲主將。只率護軍精騎一千五百人。果然明側將領以爲人少。足以一戰。意謂七千人之衆。還不足以制千五百人的死命麼。不想他們預先毫無計畫。見人一退。便先有一百餘騎追來。後面的大部隊。反觀望不前。由少數人的敗歸。連累了整個的陣營。全行大敗虧輸。可見用兵之道。必須先有成算。尤應決之幾微之間。不可不慎也。戊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以陣獲旗纛馬匹甲冑等進獻。賜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貝子博洛、內廐良馬各一匹。以所獲賜有功將士。降人則各賜布緞衣服。以蘇班岱爲三等甲喇章京。

同時在寧遠及錦州居住之蒙古人。亦多來投降。太宗皆厚賞之。庚子以大軍克捷。召諸王貝勒大臣等至臧家堡御營大宴之。次日。移營葉家堡。以捷音宣示留守盛京諸王貝勒等。壬寅、親統八旗護軍騎兵。向錦州進發。明總兵祖大壽。聞太宗親至。益不敢出戰。命令部下。惟務嚴守。太宗以錦州兵不出戰。城外又多臺堡。乃命漢軍携紅夷砲。先攻錦州東南之臺。城兵既不出戰。臺已孤立。遂克之。繫其俘虜。故意沿城而過。以誘明兵出戰。却暗藏伏兵於後。城內見明兵被俘而過果怒。由一參將統兵

三百人。私自出城。大呼將俘人留下。正在追逐。伏兵盡起。明兵知已中計。欲待退歸時。伏兵已自殺至。只得一邊抵禦。一邊後退。及至退至城下。已然損傷大半。自有此失。明兵益不敢出城。太宗遂又命砲兵往攻錦州城北之隙馬臺。大砲響處。守臺兵被擊殺六人。餘衆不敢再抗。下臺投降。臺堡之用。一來防禦敵人。二則保護農民耕作。現在臺堡多失。農民大半逃入城中。城外禾稼。遂不能保。盡被清軍從容刈去。成了一片白地。擾耕刈禾之目的已達。太宗因諭令駐軍。小心防護本國屯田。遂率文武官。及親軍人等。回盛京。不在話下。却說太宗命索海等征討索倫時。有一支兵馬。也在這時派出了。原因是東方的瓦爾喀部。有一部分人。叛入熊島。四出掠劫。鬧得地方不安。人人惴恐。瓦爾喀本在朝鮮咸鏡北邊。自昔以來。即與朝鮮發生關係。民族也是女真族。並且有好多歸屬朝鮮。化爲朝鮮人。自太祖以來。撥亂反正。統一民族。瓦爾喀人。先後來歸者。已有數起。太宗征朝鮮時。又移歸數百戶。但是瓦爾喀人。生在東北邊上。又有諸種富源。安土重遷。亦不能免。太宗爲體恤他們。也不勉強。仍使他們聚族而居。但是瓦爾喀人。雖然風俗樸厚。却極驍勇好鬪。尤以報仇爲無上美德。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在他們人人都能實行。因此爲了私憤。某一屯和某一村。就能興動干戈。數世不解。現在他們又起內亂。不服官中約束。原因雖然不明。大約不外起因於私憤。雖然事體不大。尙未聲言反抗官兵。但是好幾百人。自由行動起來。也是國家所不能許的。尤其在政治清明的國家。萬

不許地方上有什麼不法的情事。也不問地方遠近。事體大小。自是權力所及。立刻就能解決。我們但看太宗征索倫。捕博木博果爾。若在後世。必以爲疥癩之疾。無足輕重。殊不知患未及成。去之極易。一日養癰成患。指不定要用多少時日。損失多少錢糧兵馬。才能救平。而國家元氣。也因之而傷。甚至慘遭滅亡。也未可知呢。太宗的家法。在康熙已後。尙能保存。西北用兵。康熙大帝。不避艱難。無非爲國家萬世計。替中國四萬萬人闢富源。樹保障。後人不知感戴。反自挾去。真不知是何心理。大抵國無英雄。什麼事都在苟且偷安。尤其是地方官吏。誤國害民。不必容心。大半出於蒙蔽和不在意。譬如關於一件亂民作耗的事。知縣報上去了。而長官不理。或是長官想知所屬之事。而縣官爲避責任。百般塗飾。以期免罪。這都是養癰成患的根本原因。地方再偏僻一點。反了天。中央也不知道。但是在蒸蒸日上的時候。却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呵！

瓦爾喀的亂民。舉事以後。便公推嘉哈禪爲首領。不但瓦爾喀本部人民。多遭其蹂躪。便是朝鮮邊界。也大受糟擾。若在早年。瓦爾喀無所屬時。朝鮮便可直接征討。但在現在。瓦爾喀已爲太宗之民。朝鮮王不敢擅伐。只得和當地駐官一同申報。太宗遂命朝鮮王李儆。先行出兵。用舟師將亂民攻入熊島。首領嘉哈禪。本來無心造反。因爲素有人望。大家就把他挾去了。他知道這是很危險的事。所以朝鮮兵一到。剛見仗。便很容易的被擒去了。他說本人無心造反。乃是被大眾脅從。於是把嘉哈禪縛送盛

京。審訊時。他說愚民無知。受人煽惑。如能恩威並用。遣將說諭。其亂可弭。太宗因遣薩爾糾。英古等率兵百人。往收其餘黨。諭曰。爾等可於拉發地方牧馬前進。兵少。宜合爲一隊以行。勿貪得輕殺。勿妄取爲俘。抗拒者諭降之。殺傷我兵者誅戮之。歸附之人。編爲戶口。令貢海豹皮。諭以棄惡從善。勉爲良民。軍行往返。勿侵擾朝鮮境地。凡事善處。薩爾糾英古等。領命率兵前往。旣而太宗又命戶部行文朝鮮國王。令所在官員。計口授給糧米。俟我軍回時。報明數目。於額貢鳳凰城米內。開除奏報。又令薩爾糾英古等曰。爾等所率兵士。以及收獲人口。並嘉哈禪等所需口糧。已諭令朝鮮。計口給予。勿令多索。至所獲人口內。有強暴不可信者。約束前來。餘俱仍留彼處。擇其中可任使者一人統之。如無任使之人。卽付與先降之嘉哈禪。賴達庫分管之。話說瓦爾喀亂民。自嘉哈禪被擒後。雖然益形激昂。只是沒了統率之人。未免就失了團結的能力。並且好幾百人。被驅入熊島。糧食行將告絕。未免大起恐慌。此時薩爾糾英古。已然率兵來到。便向熊島亂民發出嚴厲命令。限期投降。如若不然。攻破之後。盡殺不赦。大家一見。益發慌張。只得聚衆商議。有的說。要我們出降。却也不難。但是我們的首領嘉哈禪。是大家把他請出來幫我們的。如今他已被擒。死生不保。如果國家把他釋放。教我們知道他還在。那我們就解甲歸降。情願領罪。大家見說。齊道此話是極。我們就這樣和他們要求。派去一名使者。傳達衆人之意。殊不知太宗所以教嘉哈禪隨軍至此。也就皆因他不是居心作亂的人。

反足以利用他。收拾亂民。所以只命出兵一百人。其命意所在。固可想見。若真以武力鎮壓。一百人是不濟事的。薩爾糾英古見亂民要求釋放嘉哈禪。便來投降。正中下懷。當下便和他們的使人說。你們想要你們的嘉哈禪麼。好！他一會兒就來了。說着命從人把嘉哈禪引到大帳來。不一時。果見嘉哈禪衣冠齊楚的進來了。先給薩爾糾英古請了一個安。然後向當地一站。此時薩爾糾英古因向來人說。看看。他是不是嘉哈禪。那人呆望了一回。忽的跑到嘉哈禪的面前。執了嘉哈禪的手。很意外的問說。嘉哈禪！你還在人間麼。大家都以為你不保了。嘉哈禪見說。先嘆了一口氣。遂向那人道。兄弟們！覺悟了吧。不要再受旁人的愚弄了。我們不過是一個部落。作不起什麼事。必得有一個大家共同的國家。然後才有保障。寬溫仁聖皇帝。替我們建設這樣富強的國家。已然不再受人欺負。當初明國人殺我們。朝鮮人也可以殺我們。簡直沒人保護。同時我們自己又不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這都因為我們沒有國家的原故。我們的祖先。當初不是這樣愚蠢。有國家。有歷史。自從受了人家的欺負。才分裂的。才這樣愚蠢的。現在上天把英雄豪傑。又生在我們的當中了。恢復國家。光大以前的歷史。兄弟們。還不覺悟而忍於同室操戈麼。我們的資格。只能替寬溫仁聖皇帝作前驅。或是耕種射獵。供給他的冠服和食糧。這就算我們報答他了。非分的搗亂。不是自促滅亡麼。一席話。不但那個使人感動的要哭。便是同時在坐的。也都肅然入感。半晌、忽聽那個使人說。我們錯了。如今是如夢初覺。我回

去說與他們大家。必然一齊到軍門來請罪。當下薩爾糾英古。把那使人溫諭一番。卽着他開說衆人。及早來降。不可辜負國家恩典。那使者回到熊島。一五一十。把所見所聞的。說與大家。衆見嘉哈禪無事同來。已自歡喜。又聽見這樣真實的道理。卽時覺悟。決意出降。雖有少數桀傲不馴之徒。也拗不過多數的意志。當下拋了武器。齊到軍門請降。薩爾糾英古又照太宗所命令的話。向大衆宣示一回。衆皆感泣。於是不費一矢。騷亂弭平。遵旨將捕海豹及捕貂鼠之壯丁四百四十一人。使仍居彼地。從事獵捕。並還其家口。給予食糧。願移居他地。以及必須携歸訓練者。尙有三百餘人。亦皆造冊。辦理完竣。遂奏凱而還。不在話下。却說太宗在錦州時。曾命朝鮮總兵林慶業等。率兵卒五千。海船一百十五隻。載米一萬包。偕同戶部承政洪尼雅、喀庫禮等。由錦州南方。小凌河大凌河口進發。運至三山島。該船等分作數隊。循海而來。行至半途。有船十六隻。遭風。三隻破壞。溺死五人。其運至奇爾山橋者。又有十一隻遭風。沈沒四隻。溺死七人。漂至明境者二隻。俱爲明國所獲。其自旅順口運至北信口者。二十五隻。復觸礁不能進。明人因獲漂流三船。知有朝鮮兵船在途卽發。兵船三十八隻。追至熊島北新臺。截殺朝鮮兵八人。傷十二人。被火燒傷者十二人。內有二人躍入水中。明人用鈎獲之。又有船二十九隻。亦爲礁石所壞。僅存五十二隻。馭入蓋州海岸。林慶業不能前進。遂同洪尼雅、喀庫禮遣人奏報太宗。太宗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剛林、前往查驗。慶業謂。海路危險。乞改

由陸路負運。如再由海路前往。恐士卒皆無生理矣。云云。按朝鮮地多濱海。其人民素擅操舟之術。何況所使用者。皆爲兵船。又有士卒五千人。爲之護衛。遭風之後。忽卽如此狼狽。未免可疑。希福等查驗後。也不明所以。只得把林慶業所希望的事。代爲轉奏。太宗復遣學士瑚球。額色赫、齎敕往諭慶業曰。爾主李倣。在南漢山見朕時。曾奏云。本國舟楫堅固。利於對敵。明人船隻甚脆。不足當也。今爾在途。遷延歲月。託言三舟漂沒。暗通明國消息。及見明國船隻。不卽迎敵。復詭稱不利。不能前進。豈非與明國通謀耶。朕視爾國爲一家。本欲同心協力。以征明國。故調爾兵船。爾國素善鳥槍。若用以力戰。明人將奈爾何。今以如許兵船。僅遇明國三十八船。尙不能敵。縱復前行。豈肯力戰耶。且朕原不因糗糧虧少。令爾齎送。特因兵船之便。故命順帶。爾既不遵諭運至所約之地。朕亦何須此米。爾等或棄之道路。或載歸本國。水陸聽爾自便。』究竟林慶業等是不是有通敵嫌疑。當時無由查明。也不能坐罪。不過以一百餘隻兵船。五千多兵將。竟不能將米糧送至所約地點。旣遭風觸礁。又遇敵敗去。操堅船善航海者。果能有此失態乎。實在令人難解。所以太宗甚爲震怒。而又不便施以軍法。是以命林慶業將餘米或棄擲載歸。聽其自便。慶業得了這樣敕諭。早已嚇得罔知所措。旣而很悽惶的向敕使瑚球。額色赫二人道。聖諭如此。我等雖死。必從水路前往。瑚球道。你等此番失事。本多可疑。難怪聖上震怒。但是你等以五千之衆。百餘艘兵船。尙不能平安通過。如今失事之

後。明船又在海上巡視。豈不是白白送死。大約你國武備廢弛。人習偷安。不但不能遠航。而且也無臨敵之勇。勉強從事。技術既已生疎。人心又復頹痿。自然難期圓滿。你等暫且在此等候。容某等覆命後。也許聖上不再呵嘖。慶業甚喜。忙向瑚球等懇求緩頰。瑚球等回到盛京。把慶業之言奏明太宗。又把自己所見。陳奏一番。太宗怒息。改命國史院學士羅碩等傳諭慶業。准其由陸前運。止許率副將五員。遊擊三員。備禦五員。兵一千。廝卒五百同來。其餘俱付該管官帶回本國。其米用我軍運至蓋州、耀州。其陸路兵令於海州駐扎。以俟馬匹。慶業得諭。大放寬心。遵照辦理。不在話下。六月乙丑。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率其屬下將士之半。往義州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還。鄭親王和貝勒多鐸。於崇德五年。奉命往修義州城垣。並督理屯田事。前面業已叙過了。至是命睿親王等往代。義州毗連錦西。太宗在此屯田。明人所受威脅。未免太大。總兵祖大壽。懲於前此杏山之敗。禾稼又被割取了許多。長此以往。農民不能耕作。秋後的糧食。必感匱乏。萬一錦州有失。關外的防備。必然益感困難。爲今之計。未雨綢繆。必得把此情形。報告薊遼總督。或添兵駐守。或作速積儲糧秣。有備無患。始足以保城池。若專恃關外四城之力。那無殊坐以待亡。當下把近來危急情形。作了一個詳細報告。差人進關。齎至薊遼總督衙門。總督洪承疇見了此項軍報。不覺大驚道。敵在義州屯田。不時出擾寧錦耕牧。人不得解甲。馬不得揭鞍。必至疲於奔

命。且守城則不能護田。護田又不能守城。一旦兵飢糧匱。關外諸軍。不戰而自潰矣。爲今之計。必須調諸鎮兵。屯於四城。水陸運糧。以實關外之粟。尤須本督親行駐守。方保無虞。當下奏聞明帝。偕同巡撫邱民仰。率領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等八總兵。起馬步軍二十萬。預携一年芻糧。齊集寧遠。欲與太宗決勝負。姑且不言。容待後叙。却說睿親王等。來到義州。聚衆商議道。錦州禾稼。雖已被我軍刈取。但錦州城西。仍有不少禾稼。現在我們既然前來駐守。也應按照預定計畫。或攻其臺堡。或取其禾稼。不過欲攻臺堡城池。明兵懲於前失。不敢出戰。勢必堅守。我軍於炎暑之下。徒攻無益。現在城西一帶。禾稼業已長成。既可飼馬。又可爲薪。不如先取其禾。明兵要出護田。出奇兵截殺。可以一舉兩得。當下議定。先派廝卒三百。各執鐵刀。由護軍騎兵十人率領之。逕往錦州城西禾田中。從事刈取。同時撥派護軍兩隊。左翼騎兵一隊。潛行刈禾兵之後。令擇相當地方埋伏。如明兵不出。不可擅動。若見明兵已出。則由側面突出截殺。俟明兵敗退入城。然後協助刈禾兵卒。運禾歸營。分派已畢。各隊啓行。睿親王等也遂乘夜進至錦州城外。擇地安營。拂曉。刈禾兵以及護軍各隊。已至目的地。分頭工作。不在話下。却說明兵之守錦州者。因見禾稼已成。秋收可望。準知清兵指不定何時必來刈取。如再被刈去。未免損失太鉅。若派大部隊出城護田。不但軍裝等項。需用太多。並且滿地禾稼。也不適宜。仍以守城爲要。護田看青之事。最大

限度。只能派出千餘人。令在錦州西北隅。高埠之地。掘下營壘。監視田禾。這日清晨。他們遠遠望見清兵迤邐鑽入禾稼之中。揮動鎌刀。割取禾稼。不覺大驚。好在只有三百餘人。並無軍器。只有鎌刀。如用槍砲追逐。不難取勝。當下通知附近臺堡。教他們小心防守。然後全營齊出。好遠的就放槍砲。如果只有三百刈禾兵。又無武器。見人來攻。還有不急急逃去的麼。這三百人却也怪。見槍砲一響。反倒不慌不忙。全都倒入禾稼中。臥在地壠內。歇起涼來。明兵不知就裡。自西北方槍砲齊施的向這邊趕了來。正在進行中。就如起了一陣狂風似的。由斜刺裡殺出一隊人馬。其勢如飛。橫衝了來。明兵大驚。方欲退保營壘。後面同時又有一隊人馬殺到。明兵因爲後方側面。皆受突擊。不敢怠慢。連忙棄了笨重火器。齊向錦州城那邊逃去。明總兵祖大壽。忽聽砲響。忙命人登城查看。不一時見本部兵。狼狽逃回。急命開城。又由城上施放一陣火砲。抵住清兵。放入本部兵。急忙又把城門關閉了。在明兵敗退時。刈禾兵又早工作起來。展眼之際。割倒了無數禾稼。每人一捆。悠然扛入了大營。城上明將見了。無不大怒。本想出城追趕。見對面大營中。高高懸起睿親王的大纛。恐怕又有前次杏山之失。只得堅壁防守。一面修書。遣人齎至寧遠。報告總督洪承疇。速定大計。不想下書人。行至松山大路。猛聽一聲吶喊。伏兵已起。可憐兩名下書人。無計脫逃。只得束手被擒。原來睿親王移駐錦州之後。知道總兵祖大壽。必與寧遠通達消息。早已派兵伏於松山要路。要劫來往通信之人。果然就把祖

大壽下書人給拿獲了。睿王得書，因知錦州虛實。遂派兵攻克錦州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生擒四十人。同時錦州城內之蒙古兵。亦有潛出來降者。於是左右翼兵分駐於近城地點。斷明人往來之路。並監視已熟之禾田。預備擇地收貯。因遣筆帖式碩岱。將以上情形。報告太宗。旋得諭云。王貝勒等。酌將兩翼兵暫行分駐。其已收糧草。擇錦州西山堅固之地兩處存儲。睿王等得諭。遵照駐營。並擇儲糧之所。初八日。突有錦州明兵。馬步五百餘人。夜襲鑲藍旗營。爲放哨偵卒所查覺。忙報知營部。貝子洛託等得報。急率本部兵。埋伏營左。及至明兵來襲。營已無人。忙撤退時。伏兵大呼殺至。明兵敗逃。殺其八人。以昏夜未窮追。十一日。明總督洪承疇。率四總兵。及馬步兵四萬。至杏山城外近壕下營。睿親王得報。率護軍全軍。並分騎兵一半。進至杏山。明兵列陣而待。兩陣相距七八里。明人以馬兵先出誘戰。睿王令騎兵暫止。反以護軍將士。擊明騎兵。弩硬弓強。一陣射擊。明兵敗退。一直追至城壕。獲馬七十匹而返。次日遣人奏報。太宗遂遣前鋒將領武拜。率前鋒官兵一半往助。蓋以明人添兵。而總督洪承疇又自來。故遣前鋒兵爲助。前鋒兵乃勁旅也。武拜等瀕行。太宗諭之曰。爾等此行。分兵二隊。後隊令納海、蘇爾德統之。爾等所統前隊。尤宜速往。擇險要處屯駐。若遇敵。便視敵將突出之地。以列陣。並傳諭睿親王等。敵兵來時。但宜堅守壁壘。俟其相近。乃可擊之。前次迎戰。非計也。前此明兵雖屢敗。蓋以守城護田。不能兼顧。又因遭挫氣餒。幾於不振。

現在洪承疇提新銳之兵。前來助戰。未明虛實。卽率兵親往迎戰。幸先敗其馬兵。遂卽收軍。此蓋由於睿王等青年氣盛。故敢輕近。若在太宗。必不出此也。睿王等得諭。遂遣額色赫還奏近日軍事情形。其略曰。臣等公議。令管旗大臣圖爾格、葉克舒、護軍將領。伊爾德、蘇拜等。率每旗護軍章京一員。以兵三百。伏於錦州西南烏忻河口。意欲收獲牲畜。敵人覺之。以兵千餘襲我後隊。圖爾格收兵還擊。斬百餘人。獲馬十三匹。時有錦州兵馬步千餘出城要截。被睿親王率兵殺至。擊斬甚多。獲馬百餘匹。右翼安平貝勒杜度等。復從寧遠路遇明人自關內運米千石至錦州。遂劫其糧。斬步卒三百九十人。獲駝馬牛騾三百九十七。謹此奏聞云云。太宗得報。傳諭嘉獎。不在話下。却說明總督洪承疇。雖然自提大軍來援錦州。並無積極作戰之意。他的根本計畫。仍不外以守爲戰。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但是松杏一帶。突添數萬兵馬。而錦州日夜仍在担驚。清兵不但不退。反倒四出略地。牲畜田禾。無一能保。運輸粮秣。也時被劫奪。雖無大敗。而日日遭小挫折。自己亦甚煩悶。忽然靈機一動。暗遣清兵在義州屯田。現在彼等出略錦州。義州屯田之所。必然空虛。彼既擾我耕牧。我亦侵彼屯田。不亦可乎。遂暗施密令。派副將一員。統兵三千。由間道暗襲義州。果不出承疇所料。屯田之所。並無多兵防守。只有邏卒巡迴監視。其精銳部隊。則在城內駐防。加以前方屢屢告捷。義州迄無警報。因此未免托大。明兵來到近郊。天將拂曉。不敢去攻城。只得在屯田區內。縱兵侵入。屯田兵

民。意外遭襲。當時大亂。好在人人皆有武器。倉卒應敵。自然難以得手。連男帶女。一齊向義州城逃去。此時城內已得警報。連忙齊隊出城追擊。明兵得手後。已自退去了。當下急遣飛騎。報知睿親王大營。一面查點死傷兵民。計兵卒死者三人。屯田農民之家屬。傷八十九人。此時大營中。已得了報告。遂派輕騎。從後趕去。次日追及明兵後隊。一陣突擊。幾於盡殲。餘衆狼狽竄去。睿王等見屯營被襲。殺傷婦孺。不禁大怒。遂起兵往攻松山。只留每牛象下騎兵二人。看守大營。睿王以下諸王貝勒。悉衆進至杏山。在城北山嶺上劄駐人馬。俯視杏山城中。見兵馬無多。其在城外駐營者。亦爲少數。方欲派兵前往誘戰。忽諜報馳來。說。松山騎兵已出。意欲來援杏山。王貝勒等見報。不容其合勢。早已率兵前往邀擊。遣護軍章京率本部迎頭擊之。明兵敗退。恐山中有伏兵。不追而還。明人復以騎步來襲。相距僅五里許。王貝勒等復縱騎兵及護軍步兵翻轉迎擊。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刀落處人亡。矢及處馬倒。明兵抵敵不過。向後敗逃。一直追至松山城下。方纔收兵。獲馬匹甲冑等物而還。總督洪承疇。潛襲屯營之計。遂小告成功。不圖因此迭遭敗衄。當下大怒。遂自出城。督兵追來。睿王等見明兵。屢敗屢來。亦怒。遂號令三軍。明總督自來督戰。務須人人力戰。以殲其軍。將士不用命者。軍法從事。當下諸王貝勒。親身指揮。擐甲冠冑。復向明陣殺來。只聽人喊馬嘶。山岳震動。兩軍就在松山以下。展開了白兵血戰。到底明方氣力不佳。難以取勝。節節向後退却。洪承疇的

大纛。不向前移。反倒向城壕那邊潰走。明兵的勇氣。更不似先時。不約而同的。向松山城遁去。睿王揮衆掩殺。遂獲大勝。獲馬一百二十。甲五百七十副。是役也。總督洪承疇以外。尙有王樸等七總兵。督馬步士卒五萬。未能取勝。於是惟務防守。不敢再言戰矣。冬十月壬申。太宗萬壽節。頒詔肆赦。先是秋七月戊戌。曾頒旨大赦。凡死罪以下羈禁者。皆集於大清門釋之。至是復諭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曰。今日乃朕誕辰。朕普賜恩澤。自諸王大臣以下。及庶民罔不沾被。卽有罪之人。亦欲推恩及之。除十惡外。凡罪概行肆赦。因命內院大臣。宣讀赦詔。然後太宗御殿。受百官朝賀。是日萬民稱慶。尤其是那些被罪下獄之人。一個個很意外得了恩赦。回到家中。和妻子團聚。正不知爲國煽動多少喜氣祥和呢。原來治國之道。法與恩不可偏廢。有法無恩。勢必和秦始皇二世時代一樣。逼得人民走頭無路。反正也免不了一死。與其被嚴峻的苛法來虐殺。還不如及早覓條生路。所以照陳涉吳廣那樣的南畝農夫。也都鋌而走險。揭竿而起。隨後項羽、劉邦、以及沛郡英豪。全都殺官起事。搗亂了四五年。秦祚遂亡。劉邦以一泗上亭長。居然成了帝業。難道以秦國那樣的雄邦。已歷東周戰國好幾百年。至始皇滅六國。改郡縣爲大一統之主。怎麼才四十來年。到了自己的兒子。國就亡了呢。難道以秦國那樣多的世代。反倒沒有一二布衣德行大、恩澤長。應當把天下讓給他麼。恐怕沒有這種道理。天下乃是有感情會說話的人類所居之社會。教他們死心塌地的去生活。不起波動。就是我們所常說的

太平景象。

不過這事也很難說。忌刻寡恩。只知以嚴刑峻法。殺戮無辜。偶語棄市。照始皇和二世那等辦法。由那里能致太平。自然就把陳涉、吳廣、項羽、劉邦、那一羣人給逼出來了。所以說秦之天下。非劉項諸人亡之。乃秦自樂其亡也。然而法果足以致亂乎。法乃人民保障。國家的長城。沒有法令。怎能有國。惟不可以有暴法耳。於是以秦爲戒者。就鄙棄法制。惟務恩給。至其末流。法制蕩然。而人民反倒侮法而忘恩。用什麼法子也驅策不動。就如同三國之際。蜀主劉璋。對於蜀民。只知慈愛。一點振作也沒有。其結果弄得一榻糊塗。和秦一樣。二世而亡。及至武侯治蜀。一反劉璋故轍。法令頗嚴。人有問之者。孔明說。蜀主仁柔。一味放任。人民反不知感恩戴德。外敵一入。紛紛投降。這就皆因平日有恩無法之故。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所以武侯治蜀四十年。人死不怨。及武侯卒。全國如喪考妣。威之以法者。自然以法令章則督責一切。譬如有功者賞。你真建了功。就立刻賞你。那沒功的。自然不能嫉妬。而受賞者知道感恩。但是如果沒有一定辦法。只有放任。賞與罰。在人民看來。都不成問題。你的恩不是已然用窮了麼。誰還能感激呢。爵位也是如此。平日胡亂授官。爵位自然等於濫羊頭。也就不以爲榮了。必得剛柔互用。以法來施恩。爵位也貴了。人民才知道感恩。前清末年。恩已用窮。法制未立。舉國闕闕。無復理紀。汪精衛炸攝政王而不殺。武

漢起義。不知戒嚴。也不知檢查新聞。統制思想。依然照平日一樣。惟務寬大。焉能有絲毫效力。原來無論什麼事。都有因果。享受了好幾百年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媮惰到了極點。也就再不能作那樣的夢。於是反過來。要受程度相等的罪。這不光是佛理。也是天地間自然循環之大道也。閑話不表。話說太宗在萬壽節日。宣詔大赦。囚犯們回到家中。剃頭洗澡。就好像重生了一回。想一想當初犯罪。止不過爲了一時的無謂衝動。執刀殺人。或是由於自己敗德。貪贓枉法。所以才墜身囹圄。失了人格。如果束身自愛。守法奉公。作國家良善有用臣民。焉能受法律裁制。自分此生無望。忽遇大赦。誰不感戴。這就所謂法行而知恩。人人皆呼萬歲。十一月戊寅。又詔諭朝鮮國王李倣曰。『十月二十五日。乃朕誕辰。實中外希恩之日也。想爾國歲貢米萬包。皆取給於民。今減去九千包。止貢千包。俾爾臣民。同心懽戴。此一舉。也不可輕易讀過。朝鮮是戰敗國家。處處受着條約束縛。若照近代國家的精神。條約義務。不是輕易所能更改的。但是在當時無所謂近代國家思想。太宗的作爲。依然一本王道。對於朝鮮。視同一體。既對本國人民。賜以特典。對於屬國一樣沛恩。所以就把歲貢之米一萬包。一下子就減去十分之九。這在近代國家。不知要費多大事。才能辦到。同時由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太宗的國家。如何富庶了。不然的話。正在用兵之際。誰肯犧牲九千包白米呢。崇德六年三月丁酉。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並降爲郡王。欲知爲何。且待下回。

第三十回

困錦州蒙軍投降 戰松山明師敗績

話說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于五年十二月。奉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錦州。擊敗明錦州松山各處援兵。大小十餘戰。克台堡。獲人畜甚多。及敗洪承疇及七總兵之兵。承疇知野戰爲非計。乃改戰爲守。總兵祖大壽。與清軍接觸最久。深知利害。亦不主浪戰。於是松錦之兵。皆不出。睿親王對於圍困錦州的軍事行動。也就漸漸疏懈了。因爲沒有戰事的原故。睿王等又體恤將士。不經奏明。私遣每牛象甲士三人。輪流回家一次。既又遣每旗官一員。每牛象甲士五人回家一次。不但此也。把駐營地點。也移過了國王碑。距錦州約三十里安下營壘。雖說不是釋錦州之圍。可是因此之故。錦州明軍。大放寬心。不必晝夜防備。三十里之遠。緩急可備。所以有時竟將城門開放。縱兵民出城樵採。圍困錦州。本意是教他們力窮屈服。如今遠去三十里外。使敵人從容出入。本國將士。又可輪流還家。這不是來打仗。簡直是以行軍作遊戲了。但是睿親王在當時最有才略。萬不至如此疏虞。或者別有用意。不過未經奏聞。且違節度。所以太宗聞

之。震怒曰。原令我軍由遠漸近。圍困錦州。今離城遠駐。敵人必多運糧草入城。以此相持。致延日月。何時能速成大功耶。於是仍命鄭親王等更番往代。又命甲喇章京徹爾布等。齎敕往切責之。令將倡議之人。指名擬罪具奏。並傳諭睿王等至遼河。先遣人來奏。伊等則俱駐舍利塔候旨。隨後又遣內大臣圖爾格等。往問睿親王等遣兵歸家及離城遠駐之故。多爾袞奏曰。臣集衆議。每旗先遣官一員。率每牛象兵五人。還家修治軍械。牧養馬匹。以錦州敵人馬匹。皆在他處牧養。內援之兵。皆退回養馬。我等兵力有餘。何畏錦州松杏三城之兵。衆以爲然。亦無一人勸阻者。是倡議者臣也。遣歸者亦臣也。至離城遠駐。因舊駐之處。青草已盡。特遠移以就芻牧耳。但臣識庸慮短背違上命。尙復何言。及問肅王與二貝勒。對亦如之。又遍詢貝子王公大臣等各官。皆如多爾袞所對。比還奏。太宗曰。爾等若臨城駐營。使糧草不得入錦州。而遣兵歸家猶可也。今乃云移營就草。豈專令爾等往彼牧馬耶。如不能圍城。亦當以不能之故奏明。今乃飾詞自解。是貽諸衆人。罪在爾等。著令自行議罪。圖爾格等以所議奏聞。得旨。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俱降爲郡王。貝勒阿巴泰以下。各別罰銀有差。阿山初到營時。卽以駐兵太遠。向多爾袞言之。免其罰銀之半。話說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奉命往代睿親王等圍困錦州。不日到了錦州駐營之地。遂集衆將議曰。錦州恃有松杏之援。故堅守不

出。今宜分兵斷其松杏援兵之路。復將錦州四面包圍。使不得出入。則必爲我所屈矣。衆皆稱善。於是把錦州團團包圍。每一面分立八營。環城掘一長壕。深丈餘。壕上版築土城。各安梁口。每兩旗中間。復濬長壕。近城處。則設邏卒。嚴行哨探。俗語所說水洩不通近之矣。

錦州既被重圍。退入寧遠的明兵。不免又感受威脅。連忙派兵進至松山杏山。但是交通要路。已被橫截。錦州仍在孤立。不能赴援。當時錦州的防備。分爲內城外郭兩層。內層爲明兵。外層則爲蒙古兵。總兵祖大壽。又爲名將。故防衛極嚴。是以鄭親王等。不即攻打。但行圍困。以待城內有變。然後攻之。所以每日只派巡邏之兵。繞城而行。以監視明兵出入。有一天守城的蒙古兵。自城上呼巡邏兵而告之曰。你們圍城。實在是愚計。因爲城內積粟。足支二三年。不畏圍困。恐怕難得此城。巡邏兵見說。好象嗤之以鼻似的謂之曰。你們愚蠢極了。二三年的糧草。就算多嗎。就讓你們好端端的把二三年的糧食吃光了。以後還吃什麼。現在王爺們早有主張了。大家輪流更番。預備在此圍困五年。二三年的糧食。又何足恃耶。這本是一半笑談。不想蒙古兵聽了這樣驚人消息。人人面面相覷。異常驚恐。當時情形大變。愈想愈可怕。齊說一旦沒了糧食。豈不要活活餓死。他們的主將。是蒙古貝勒諾木齊、武巴什、璦津清善、山津古英、塔布囊楚肯、博博克泰昂、阿岱蘇、巴達爾漢、滿濟額森、托濟布

達習等。都是原先受巡撫王化貞的款約。投附明國。所以一直就在遼西一帶。替明廷效力。如今明國形勢日非。蒙古人對於明廷的信仰。也就一落千丈。現在眼見錦州被圍。總督洪承疇。近在咫尺。不能奈何。若照昨天清兵所言。他們一定是不得此城不休。不然的話。也不能掘長塹。築圍城。圍困得這樣嚴密。但是我們蒙古是客兵。一旦城破。我們一樣被誅。家口作了俘虜。殊爲不值。不如及早尋條出路。可憐這就是王化貞主款蒙古的成效。本來沒有誠心。不過出於一時利用。萬不會有好結果的。當下他們幾個首腦。就開了一個秘密的會議。獻城、當然是作不到。最妙不如投降。但是在他們會議時。有一人已把他們的話。私聽了去。正欲奔告祖大壽。反被他們的巡風人捉住。這一來。他們出降之計。益不能緩。一面幽殺竊聽之人。一面修書一封。遣人縋城而下。潛入清營。其書曰。

我等知王貝勒等至。早有歸順之心。今貝勒諾木齊。台吉武巴什等。約誓已定。倡率衆蒙古人請降。

至二十七日黎明時。可遣兵四面來攻。諾木齊守東門。武巴什守南門。若不信我等。有上天在。有如天之聖主在。我等願爲編氓。納職貢。若蒙鑒納。辛賜回書。可舉信砲三聲爲信。

鄭親王覽書畢。又把來人細訊一番。所言誠實。並無可疑之點。遂命善待來人。又與諸王貝勒大臣等協議了一回。皆以爲機不可失。遂約定二十七日。兵必前進。如書中所言。舉信砲爲驗。並遣啓心郎

額爾克圖。持其降書。馳奏太宗。却說蒙古約降之事。雖極秘密。但是他們已幽殺一人。並且舉動很大。決其不能終守秘密。果然他們約降之事。竟被祖大壽所偵知。本想乘其不備。逕向蒙古營攻去。又恐事機不密。激成巨變。只得暗中布置。擬以計擒之。誰想雙方各有耳目。祖大壽的計謀。也被武巴什所偵知了。到了日暮時分。祖大壽先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率兵潛至外城埋伏城門左右。如見蒙古兵。有不穩情形。可用計擒之。不想蒙古之計。雖爲祖大壽所覺。而大壽之計。同時亦爲武巴什等所覺。當下暗中通知約降之衆。說我等計謀。已被大壽窺破。不如先行下手。殺其伏兵。如能相持數時。大兵聞聲趕至。內外夾擊。錦州兵必敗入內城。外郭可得矣。當下暗中配備軍器。家眷男婦幼稚。也都裝束停妥。然後東南兩城之蒙古兵。一齊大喊。向明兵埋伏之處殺來。明兵一見大驚。忙起應敵。兩軍就在外郭之中。鏖戰起來。喊殺之聲。震於城關以外。此時鄭親王濟爾哈朗得報。忙同阿濟格多鐸等。先使兩白旗兵進至外郭城下。既又傳知各營齊進。此時城內業已交戰多時。蒙古兵大有不敵之勢。急令軍士燃砲三聲。城內蒙古兵。聞聽砲響。知道援兵已至。益發奮戰。其家口人等。早已一擁上城。用繩索等物。紛紛縋城而下。城內依然殺聲不絕。鄭親王遂令軍士東南兩面。樹起雲梯。以及鈎索登城之具。攀登上城。角聲一起。大軍奮威齊上。明兵忽見清兵殺入。知道外郭已破。不敢再戰。

紛紛退保本城。鄭親王下令勿追。先將外郭城門開放。使後來之兵。全行入城。時已天明。錦州兵只顧保守內城。無出戰者。鄭王等。遂將外城所居蒙古人。及一切軍裝器物。盡行送至義州。又將錦州外郭圍城拆除。使與八旗各汎地聯成一氣。於是圍綫愈近。錦州更形孤危矣。原來錦州城內兵將。雖然不少。而驍勇者。只有祖大壽之弟大弼一人。他有萬夫不擋之勇。從前屢與太宗交鋒。幾次突至御馬之前。以太宗呼之爲祖二瘋子。現在大弼正在患病。偃臥榻上。不能動轉。雖然耳聞金鼓之聲。知有戰事。部下也不敢告知。反倒處處隱諱。後來外城已失。喊殺之聲越逼越近。大弼大喊一聲說。大丈夫不能騎烈馬。馳騁疆場。而乃困臥病榻。生不如死矣。一怒之下。就昏絕過去。從人大慌。這才報知大壽。急來看視。並傳令嚴守城池。錦州兵所以不能出戰。就是爲此。單說鄭親王等。既然得了錦州外郭。又收降許多蒙古人。遂於壬寅日。遣護衛岱袞等。赴盛京奏捷云。臣等於三月廿四日薄暮。聞錦州關內蒙古兵。與明兵接戰。兩白旗相去甚近。聞聲報知。先行率兵趕至。登城應援。既而左右翼之兵。亦繼至城下。諾木齊等。盡率其官屬兵丁以降。計都司守備把總等官八十六員。男婦幼穉共六千二百一十有一人。現已安置義州。謹此奏聞。這時喀拉沁部古魯思希布。正在具筵進獻。而捷音適至。太宗大悅。命八門擊鼓。召衆於篤恭殿。宣示捷報。旋命召見諾木齊、武巴什等。未至之

先。命多爾濟、達爾漢、諾顏揚善等。至廣城迎宴之。甲辰、親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各官。出懷遠門。迎至演武亭。太宗率衆拜天。行禮畢。乃陞御座。諾木齊、武巴什等。率部衆朝見。太宗溫語慰勞。遂在演武亭下。安置箭梁。命諾木齊、武巴什等、較射。既而又令大臣侍衛等較射。陛降揖讓。儼有大射之儀。較射既畢。又選力士十六人。使爲角觝。虎攫龍拏。又是一番氣象。

演技既畢。遂張大宴。以慶諾木齊等之來降。諾木齊等出雕鞍、馬匹、琥珀、念珠、金銀器皿、蟒衣等物爲獻。太宗不受。諭之曰。爾等進獻。具見惻忱。但歸誠伊始。朕當加恩賞賚。可俟朕命。於是宴畢。仍由懷遠門還宮。乙巳。以諾木齊、武巴什携來蒙古一千五百七十有三名。漢人一百三十有九名。婦女幼稚二千六百五十五口。編爲九牛象。每三丁一人披甲。諾木齊部下蒙古二百有四人。分隸正黃旗。武巴什部下蒙古七百有二人。分隸鑲藍旗。阿邦、伊木圖、文都爾瑚、滿韜部下蒙古五百五十三人。分補各旗之缺額。令諾木齊、武巴什秩視梅勒章京。阿桑喜、滿韜、額布根、海塞、巴布岱、額布格爾德、琿津、秩視甲喇章京、巴布岱之弟鄂爾洪、安達哈山津、多爾津、伊木圖、文都爾瑚、阿邦等、秩視牛象章京。並達爾馬古什等以下。各賜頂帶、朝衣、鞍馬、弓矢、甲冑、綵緞、布疋、銀兩、莊田、牲畜等物。有差。七月己亥、復賜諾木齊、武巴什部下分得撥什庫、(分得撥什庫、滿語

官名、如今司務軍需之類、鍾化、額森博、波克托、席柱等。莊田、奴僕、朝衣、冠帶、鞍馬、甲冑、弓矢、莊緞、布疋、銀兩等物。有差。太宗朝。優待降人。無所不至。孔耿尙三王無論矣。此外漢人蒙古。凡有來歸。官職以外。復予莊田什具。資生之物。無不備俱。此其所以能有天下。而天下亦望之如雲雨也。以上是收降錦州蒙人一段史話。姑且不言。折回來再表一表睿親王等。因疎虞軍務。遠離錦州三十里駐營。致錦州明兵。出入無忌。因此太宗震怒。降多爾袞、豪格爲郡王。不許理事。夏四月。太宗召內院諸臣。入清寧宮。命讀元史。至『世祖遣丞相巴延。往征宋國。時值炎天。恐行軍不利。敕俟入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之據江海。如窮獸之負隅。今已受困。旋復縱之。則逸而逝矣。遂起兵南征。統一天下。』乃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至篤恭殿。傳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元世祖恐炎熱。勅巴延俟入秋伐宋。巴延論奏必舉。遂興師滅之。今汝等不圍困錦州。屯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圖歸家。視彼爲何如也。朕非窮究爾等。特以巴延勤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多爾袞等皆慚謝而退。吾人讀此。可知太宗不僅勤於軍國大計。雖在平日造次之間。其督勵臣工。訓戒子弟。亦無微不至矣。却說錦州外郭旣失。益形危殆。總督洪承疇。乃自寧遠發兵。進至松山。欲解錦州之圍。同時太宗亦命朝鮮總兵柳林。副將刁和良、丁天機、米塔尼、任大尼等。率兵千人。廝卒五百人。馬千五百五十匹。往助鄭親王圍錦州。四月復遣阿哈尼堪、索爾果束、果羅車克等。率每牛象兵五人。赴錦州助之。

是時明兵已自杏山。進至松山欲窺隙襲清營。鄭親王等議先敗松山兵。於是鄭親王乃與阿達禮、羅洛宏等、自將右翼兵。伏於錦州南山西岡。使阿濟格、多鐸等、率左翼兵。伏山之北嶺。令前鋒兵往松山誘敵。直至城下。明兵盡出。前鋒兵突前擊之。明陣不動。前鋒兵遂不戰而退。明兵追之。前鋒兵復回戰。既而又匆忙退去。明兵以爲怯。遂悉衆往追。前鋒兵拋甲而逃。明兵追益急。

堪堪追過錦州南山。忽聽一聲砲響。阿濟格、多鐸率左翼兵自南山北嶺前殺出。明兵大驚。卽捨了逃走的前鋒兵。來戰阿濟格等之兵。正在相持。敗去的前鋒兵。又復抄回。轉由明軍側面。橫衝了來。明兵始知清兵之敗。並非真敗。乃是前來誘敵。大約旁處還有伏兵。不如早退。當下一齊向松山潰退。不圖鄭親王又率右翼伏兵。自後面殺來。三路衝擊。明軍慘敗。斬馘一百七十人。獲馬一百六十匹。甲七十六副。被俘者四千三百七十有奇。餘衆逃入松山城。明總督洪承疇。聞敗大驚。自率六總兵。督兵六萬。復自寧遠進至松山。軍於北山岡上。屢襲大清營。皆不得志。庚戌、太宗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尙可喜。各率本部將士。往助鄭親王軍。旋命內院大學士。希福、剛林等。往錦州閱視濟爾哈朗等所濬壕塹。兼閱屯營形勢。時明清兩軍。積極備戰。內蒙一帶。關係重要。不可不加防備。乃遣牛象章京萬塔什、筆帖式塞稜等。齎敕諭駐防歸化城土默特章京祿格等曰。爾等所居。城小壕狹。倘敵人來侵。難容屯駐人口。牲畜有一被掠。實損軍威。爾等可於城外築牆。酌量足容爾部人衆。其牆

高三丈五尺。寬可駐營。牆上遍築垛口。四面留門。每門俱置甕城。爾地產木甚多。每門及四角。各建樓於其上。牆外俱濬深壕。修理完備。爾等各率將士登之。分立汎地。敵人若來。可立於牆上迎戰。遣去章京。卽令督工。事竣方還。毋違朕命。此處所當注意者。卽爾地產木甚多一語。明以前。蒙古仍是蒙古。漢人農民。爲長城所限。到蒙古地去開墾的。實在很不容易。所以雖係蒙古。處女林亦當然很多。現在熱察一帶。在當時猶有綠森森的大林木。可是清朝一統之後。長城成了遊覽的骨董。已然失了內外之限。中國的農民。亦遂大被恩光。官許和私自移去的。逐年增加。蒙地的原樣。早已不復存在。因爲中國農民。惟知喜愛黃土。不知森林可貴。好象痛恨林木。佔了他們的地皮。一定要伐去。而後甘心。再說架屋燃燒。也就豪無限制的去砍伐。一直濫伐了二三十年。因此蒙地森林。一掃而光。不復瞧類。如果問到熱河去過的人。都說是窮山惡水。殊不知這窮山惡水。乃是人造的。不然的話。避暑山莊。何以獨有那樣林木風景呢。大約世界以上。慣於破壞風景的。無有再比中國農民那樣特甚的了。他們除了寶貴黃土。利用播種以外。大地上足以使他們係念而發生讚歎的東西。那是很少了。古建築、古碑碣、古的林木。在他們都以爲是無用的長物。遇了機會。一定要破壞。森林、墓地、陵廟等等。必得有強力的保護。嚴重的科罰。他們才悻悻然而去。不敢下手。如果保護力失墜了。法令也不問的時候。便是金鑾殿。也一樣給你拆了。化爲耕地。除以外他們以爲再沒有可愛的東西。更犯不

上爲公衆保護。這就是他們老農夫的習性。如果你說種地是科學。不是光有黃土就算了的。人類是創造文化的。大家須要保存文化。那再有一萬年。也不得明白。他們自己把土地化爲沙漠。失了養分。水旱不時。他們說老天爺不養活人。以往確是這樣。今後要由沙漠之鄉。返於文明之域。就看道德和智力。有無增加了。到了夏六月。朝鮮國王。忽上表獻瑞金。太宗卻之。原來朝鮮人民有掘地得藏金者。朝鮮王李倧。以爲瑞。乃遣陪臣李倧。齎咨禮部。乞代轉奏。其略曰。

咸陽郡新溪書院下民人袁年。夜見室中有光。卽其地掘之。得瓦甕。上書『一千年』三字。發視有黃金二十四片。上刻『宜春大吉』四字。考新溪書院。係新羅古寺遺址。想前有神人刻留吉兆。以爲異代休徵。非天地所秘。鬼神所護。豈有至今始出之理。竊稽前史。玉杯銀甕。瑞應休明。伏惟皇上。光膺天命。肇創大業。威烈震於寰宇。仁恩洽於遐荒。神人交贊。嘉祥懋集。今千年吉金。忽發於大邦所庇之藩境。其爲盛世嘉瑞。昭昭無疑。謹將原金進獻。以表尊事之誠。

這不過偶然掘地。得了古代藏金。說是瑞應亦無不可。不認作是瑞應。亦無不可。因爲得物而喜。乃人情之常。況在古金。又有吉語。自然以爲是非常之瑞。在屬國則獻於中朝。在臣民則進呈天子。以希榮寵。殊不知國家之瑞。不在難得之物。而在平常之政法如何。政治不良。法紀頹敗。雖有樂石吉金

出現。不但無補於一國之休瑞。反倒使人主益形昏謬。如秦皇漢武。未始不有雄才大略。惟不達生死之理。欲致長生。而享無窮富貴。是以倖臣方士乘之。造作邪說。講神仙術。而郡國偶得古物。亦卽張皇進獻。使國家元氣。敝於神仙。史記所言。可爲殷鑒。乃後世人主。猶有未悟。皆由妄想。未解眞理所致。太宗乃開國有爲之主。見理極明。人不能愚。四方有獻珍物者。無不卻之。這次李侗獻金。也許出於一片誠心。但是如受其金。加以褒獎。以後正不知要開來多少弊端。所以太宗覽畢禮部奏疏。卽降旨云。

新羅藏金。爲朝鮮所得。王卽進獻。足見誠敬。其所刻字樣。允屬休徵。朕當與王共荷嘉祥。王其自受。卽與朕受無異。著將原金付李侗齎回。

這道諭旨。極爲得體。既不傷李王誠敬之心。而卻金亦和受金一樣。言外之意。好象說。四方以爲嘉祥瑞應者。卽朕之嘉祥瑞應。何必進獻。爲朕獨有。始爲嘉祥瑞應哉。一切皆與天下共之。這眞所謂大哉王言了。丁未遣李侗歸國。賜貂皮銀兩等物。仍賜宴於禮部。不在話下。却說睿親王多爾袞等。自降爵後。太宗不令入署辦事。使其自怨自艾。他們本來是國家的柱石。絕無久久賦閒之理。不過因爲他們年青自專。違了節度。雖然一爲愛弟。一爲愛子。也不能不加以懲處。近日錦州蒙古兵投降。鄭親王等。屢建奇功。多爾袞豪格等。不覺技癢。叔姪兩個。閒得也太够受了。若在平日。還可以騎

騎馬。射射獵。現在閉在家裡。過已悔悟了。怎麼還不許出征。連衙門都不許上。這不是白把人警拗死。自己又不敢自向太宗去告奮勇。沒法子。只得派人把大學士、范文程請到府裡來。

范文程老先生。歷事兩朝。在文臣中。位望最隆。且居內院。朝夕備太宗顧問。容易進言。所以多爾袞等。特意把他請了來。請他在太宗面前代爲緩頰。文程見說。滿口應承。但是有效與否。却不敢保。當下閒談一會。便辭去了。次早文程果代二王等進言說。現在睿郡王等。頗知自怨自艾。深悔從前之非。目下用軍之際。王貝勒等。不可久閒。宜令軍前效力。以贖前罪。太宗曰。彼等年輕。若不少受折磨。難於成就。仍責之曰。離城遠駐。任意畋獵行樂。今欲乘人之功。掩爲己有耶。後來范文程又和同僚合詞代請。始令入署辦事。禁足許多日的睿郡王等。至是才象復了自由的囚人一般。好不快活。但是他們想到前敵去建功。並不是准許入署辦事。就算滿足的。所以沒多日。都察院參政祖可法等。復爲奏請。太宗乃許朝見。並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軍。睿郡王等得命大喜。忙至校場。檢閱兵馬。次日遂率諸將佐。統兵啓行。不日來到錦州大營。鄭親王等率衆迎接。入了大營。問完聖安。然後叙談。正欲辦理交代之事。忽有諜報說。明關內援兵。現出松山城。沿海進發。意欲襲我後路。乞作準備。諸王貝勒見報。遂合更代與駐守之兵爲一營。命左翼向松山之東。右翼向松山之西。以追敵軍。左翼先行追及。遂縱兵掩殺。明軍大敗。追至城壕始止。獲馬五十匹。於是收兵。始辦交

代。鄭親王等本部兵凱旋盛京。不在話下。六月丙寅。遣學士羅碩詣錦州睿郡王多爾袞營。并附大凌河歸附官員祖澤潤、曹恭誠、裴國禎、祖澤洪、孫定遼、陳邦選、蕭永祥等、與祖大壽書。其書曰。

自大凌河分袂。十餘年矣。兩不能相見。皆將軍自誤之也。昔日隨將軍棄暗投明。同赴皇帝行營。傾心投順。彼時將軍向職等云。是吾輩仁聖之真主也。及今十年。職等蒙聖上豢養。厚恩始終如一。豈料將軍入錦州。過聽妻孥之言。背盟負恩。跋扈自衛。致今日困守錦州。無顏相見。是今日之錦州。卽昔日之凌河。昔日之負盟。直今日之報應。料闔城生靈。已爲釜中之魚。在將軍孽由自作。而職等家眷之在錦州者。尙有五十九人。皆非負義忘恩之輩。何辜爲殘黎充飢之食。爲此哀懇我皇上。俯允職等列名。致書將軍。請發各家大小人數。送出死地。揆將軍之意。仍慮南朝法令。不肯發出耳。不知旣在圍中。南朝法亦難加。將軍妄想外兵救援。據我國捉回之兵民。投降之蒙古言。大小將士。無不痛恨將軍。昔日斷送凌河。今日斷送錦州。皆云不知將軍有何主見。致我等困守受戮。則將軍之無可望也明矣。敢以明告。勿執迷不悟。自誤以誤職等之妻子也。

大凌河之降。祖大壽主之。殺何可剛以示必降。率子姪舊部。齊謁太宗行營。告天盟誓。皆大壽也。使大壽抵死不降。寧以身殉。子姪部將。皆傑士。有不從殉而生心者乎。惟大壽降心不堅。不捨錦州妻孥財產。甘心陷子姪部將於降官之列。已則乘機逃去。雖子姪舊部。豈能無怨言乎。君子以爲其不

再失足。而不知其未也。

睿郡王以諸將書。差人齎入錦州。交付祖大壽。意其必自慚。仍履凌河之盟言。而大壽不答。時關內援兵屢出屢敗。明兵部陳新甲。以師久餉匱。遣職方郎中張若麒赴軍。若麒爲人狂躁誕妄。乃明末官場中之敗類。他本不知軍。以仗是部員。又爲尙書陳新甲所信任。到軍之後。一力趣戰。方洪承疇率八鎮兵來援錦州。總兵祖大壽。卽遣人自圍城中通信。主張勿浪戰。宜以軍營。徐徐進逼。張若麒與陳新甲一鼻孔出氣。只爲籌餉困難。所以逼令承疇。作速進戰。又日日發虛僞不實的捷報。以欺明廷。明帝見屢有捷報。便問兵部。既然屢勝。爲何不一舉而解錦州之圍。新甲諉過於承疇。明帝乃立卽降勅催戰。殊不知正中新甲等下懷。因爲這樣時。戰事也就容易速結。他們的籌餉責任。也就可以擺脫了。那里知道。敕旨一下。就如催命符來了。數十萬大軍。全犧牲在張若麒一人手裡了。果然軍前和朝裡狼狽爲奸。十分利害。誰也不敢違抗聖旨。承疇也就不敢堅持前議。當下召集諸將。令卽進軍。留芻糧於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而以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使騎兵環松山三面爲營。步兵則據城北之乳峯岡。兩山間列七營。衛以長壕。先是初六日己酉。睿郡王多爾袞等。遣贍岱、安泰奏報。明國會集各省兵來拒戰。我兵擊敗其三營。獲馬五百五十匹。但敵軍甚衆云云。太宗得報。卽遣學士額色赫。往諭睿郡王等曰。敵人若來侵。王等可相機擊之。不來各固守汎地。切勿輕動。但是此時明兵之會

師松山者。有加無已。約愈十萬。且總督洪承疇。及各路總兵。皆來會師。意在決戰。乃急遣額色赫回報。並乞遣鄭親王率兵一半速來協助。太宗聞報。卽檄各路兵馬。星夜進京。命鄭親王爲留守。八月丁巳辰刻。親統大軍出撫近門。謁堂子行禮畢。遂啓程赴錦州。所乘白馬。脚力極迅。從將亦皆騎駿足。及渡遼河。睿郡王等報云。明總督洪承疇。曾以兵犯我右翼。肅郡王豪格。率兩紅旗、正黃旗、鑲藍旗、及外藩土謝圖親王兵。已擊敗之。敵退去。太宗聞奏。行益急。時太宗患鼻衄。因行急。衄血益甚。凡三日始止。諸王貝勒大臣。奏請聖駕徐行。臣等先往。太宗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耳。如不逃。破之如縱犬逐獸。易於拾取。朕此時如有翼可飛。卽當飛去。何可徐行。於是晝夜遄程。自盛京疾馳而進。凡六日而達松山之戚家堡。遂駐蹕於此。遣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往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朕當卽至矣。可令前遣之宗室拜音圖、額駙英固爾岱兵。及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兵。察哈爾索諾木偉宰桑等兵。先在高橋駐營。俟朕至高橋。合圍松山杏山。睿郡王等得諭。忙聚衆將商議道。聖駕已至。三軍勇氣倍增。自有進攻。絕無畏怯之理。但明兵甚多。我軍在錦州。幾乎無日不有戰鬪。微有損傷。如再速戰。進駐高橋。如明兵被迫。約錦州、松山、兵。內外夾攻。協力死戰。萬一有失。爲之奈何。今宜請皇上暫駐松山杏山之間。少緩須臾。庶保萬全。衆以爲然。卽請剛林羅碩代爲轉奏。太宗允之。命先陳師於松山。

既而又命在松杏兩山之間。北自烏忻河南山。向南直至海岸。橫截大路。綿亘駐營。這一來不但松山杏山斷了聯絡。而錦州又在包圍之中。明兵所在地。已自截斷爲三。形勢已陷於不利。如明兵在野戰上能操勝券。或能保持兩山之聯絡。進而還可解錦州之圍。不然的話。進不能戰。退不能守。糧道一絕。勢必向寧遠潰退。那更危險了。果然洪承疇的計畫。皆落下乘。而太宗的睿算。無不奏效。此明兵所以慘敗。而承疇終爲太宗所擒也。但是後話。此處不言。却說太宗既以大軍橫截松杏大道。因諭衆曰。如敵來犯。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尙遠。而先往迎戰。致累於衆。卽與敗陣無異。是時明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兵部郎中張若麒、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將遊擊、二百餘員。率馬步十三萬。在松山北乳峯山岡結營。令其步兵在乳峯山和松山城之間。掘壕立營七處。毗連固守。其騎兵則環松山城外東西北三面結營。遙見太宗橫截松杏大路。又向松山環立營寨。無不大懼。一時文武多官。急議應付之策。欲戰則力不能支。欲守則糧已不繼。遂合謀欲遁。癸亥黎明。明總兵八員。率兵突犯前鋒營所駐汎地。太宗曰。是非來戰。殆欲遁矣。命出擊之。於是前鋒兵及鑲藍旗獲軍。合力搏戰。明兵果遁。欲奔塔山。太宗因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追之。且諭曰。敵奔塔山。其筆架山積粟。必不能保。必須取之。武

英郡王等領命而去。從後追擊。直至塔山。遂還軍圍筆架山。（在錦州城西南六十里。）該山守糧兵。見明兵大隊俱逃入塔山。遂不敢戰。亦潰入塔山城。筆架山糧台竟爲武英郡王所得。於是添兵防守。歸報太宗。明兵餉道旣失。又不敢野戰。形勢益非。太宗命掘壕斷松山杏山路。欲乘其潰走而掩擊之。是夜明諸將皆欲遁。乃撤其步兵七營。近松山城而營。次日明兵來犯鑲紅旗汎地。太宗自率親軍迎擊。明兵敗去。及還軍。明兵又自後襲來。相距百餘步。太宗令軍士轉戰。且命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明兵見了黃蓋。知是太宗親自臨敵。遂倉皇遁去。及還營。遂諭諸將曰。明撤其七營。又來襲擊我軍。乃故意示勇。實則今夜必遁。護軍統領鰲拜、阿濟格、尼堪、漢岱、哈齊阿等。可率左翼四旗護軍。至右翼汎地排列。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前鋒、蒙古兵等。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見敵兵遁者。有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衆多。則躡後追擊。以追至塔山爲止。却說明軍所齎行糧。僅供五六日之需。自筆架山糧儲失陷。三軍恐慌。勢在必走。所以屢行突營。俱未得手。不得不講宵遁之法。殊不知其情早爲太宗窺破。各處要隘。皆設伏兵。邀其歸路。又親督大軍。橫列以待。明軍眞難倖免矣。是夜初更。吳三桂、王樸、唐通、馬科、白廣恩、李鋪明、等六總兵果更番殿後。嚴陣迭退。甫至前鋒營汎地。而王樸所部兵忽大驚先遁。

諸軍無復行列。爭奔杏山。此時追兵躡其後。伏兵邀其前。明兵彌山亘野。且戰且走。所經之地。

皆有伏兵。又在昏夜。死者不可勝記。幸喜將至塔山。不圖睿郡王等。已奉命在此等候截殺。明兵無暇息喘。又向杏山路上逃去。也有欲遁歸寧遠者。正行間。武英郡王阿濟格。以及巴布海、圖賴等、各將領所率伏兵。同時盡起。一陣截殺。明兵不敢越塔山。死命向杏山奔去。眼見已至山下。杏山城中。仍自高懸明軍旗幟。逃軍一見大喜。不顧死生。齊向杏山城內亂奔。忽聽一聲砲響。清軍早由山谷中殺出。原來蒙古管旗大臣伊拜。梅勒章京譚拜等。在明兵未遁之先。已奉太宗命令。教他們率兵在杏山四面埋伏。如明潰兵至此。圍擊之。使人杏山城。不可遠追。如無論旨。亦不可擅還。果然明兵因塔山被截。不能逃向寧遠。惟一去處。只有杏山。所以六鎮之兵。皆向杏山潰退。誰想已至自家駐守之地。又遇伏兵四起。明兵那有招架之力。舍死忘生。突過死綫。始行逃入杏山城。伊拜等揮兵圍之。是役也。明兵死者無算。吳三桂等六總兵。皆遁入杏山。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等。仍受困松山。突圍不能出。僅有兵部郎中張若麒。當潰兵奔逃時。他忽生奇智。暗道。吾乃文人。既不會騎馬。山路中奔波逃命。九死一生。萬一被清軍執去。我乃主戰之人。一定當禍首辦。不免要吃一刀。哎呀好不怕殺人哉。爲今之計。只好暗溜了吧。於是他不隨着大軍走。一個人溜到小凌河口。幸喜那里橫着一隻漁舟。他便跳上小舟。解纜順流而下。到了海上。纔遇了本國船隻。將他救走。及至太宗得到張若麒逃走的信。派人追趕。他已逃遠了。但是他從前慣作虛僞捷報。這次喪師。單身逃

回北京。已自無話可說。當下被了嚴重的懲罰。將他投在刑部獄裡。後來流寇李自成。打破北京。有多少明臣。頌聖納降。張若麒作了李自成的謀士。爲自成出了不少的高招兒。但是李賊運已終。未幾。我世祖章皇帝遷都北京。張若麒又投降本朝。他真可謂三朝元老了。不過明崇禎朝。竟用這一類的人。擔當大事。國焉得不亡。閑話不表。却說明兵六鎮。遭了幾次截殺。一夜之中。亂竄狂奔。僅得逃入杏山城。黎明已後。太宗又命衆將在各處搜索殘敵。除了彌山遍野。都是明兵死體。已不見活的明兵。這才命令各歸汎地駐守。乙丑、命睿郡王多爾袞。武郡王阿濟格圍攻塔山四臺。復命漢軍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侍衛李國翰。携紅夷砲十位。前往助攻。臺內雖有許多明兵防守。怎抵得大將軍砲的威力。十數發後。四臺皆毀。攻城兵奮力攻入。又在臺堡內混戰了一番。明兵卒向杏山逃去。副將王希賢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等。皆被生擒。斬都司一員。守備二員。是日太宗移營松山。欲四面濬壕圍之。總兵曹變蛟。急撤其乳峯山馬步兵。試行棄寨宵遁。是夜變蛟自率精兵。命部下分督馬步。突至鑲藍旗汎地。欲由此潰圍突出。陣堅不能入。改至正黃旗汎地。圍突數四。俱被射回。變蛟無法突出。自率部兵半數。往犯太宗御營。留一半仍突他營。

此時變蛟揮衆。拚死力突。已入御營。侍衛親軍。忙起應戰。兩軍就在御營內。大呼血戰起來。一方急欲潰圍而出。一方死力保衛營壘。當真敵人由此突出。諸王大臣。不但吃罪不起。滿營將士。亦必

受嚴重處罰。當下人人奮勇。個個當先。弓矢刀矛。齊前搏戰。明軍被傷者不一而足。變蛟也身中數矢。血流不止。知難突出。這才率衆逃去。仍奔松山駐營。惟乳峯山所遺軍裝。以及大小砲位。不及遷出。俱被清軍所獲。先是王樸等六總兵。遁入杏山。太宗命管旗大臣伊拜。梅勒章京譚拜等。率兵圍守之。後又命阿什達爾漢。及多爾達爾漢。諾顏等。往視譚拜等所安營寨。如地勢未善。可擇善地移營。並察其斬敵多寡。丁卯、太宗召衆將而諭之曰。明兵本欲遁還寧遠。如縱其遁歸。難得擊破。朕是以多設伏兵。將其驅入杏山。目下松山被圍。杏山孤立。而且失了餉道。萬難堅守。朕料其必然仍遁寧遠。以寧遠城堅。又可通關內粟。如乘其遁歸。於路邀擊。可以一網而盡。當下命內大臣錫翰等。及四子部都爾拜。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一伏高橋大路。一伏桑噶爾齋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又命甲喇章京綏遜、格爾泰。率三旗護軍。一百五十。往助錫翰等。是日果有敵兵千餘人。自杏山遁出。遇錫翰等伏兵。急起截殺。追至塔山。斬獲殆盡。還報太宗。蓋明所以使小部隊先出者。示無逃意。且試伏兵多寡。太宗見明兵已出。料其大部隊。必從後繼出。急率親軍進至高橋東方。命貝勒羅洛宏。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選每旗精兵二十名。及正白旗護軍。翁牛特部兵。還有錫翰所領兵。俱付貝勒多鐸。令設伏以待。己巳、明總兵吳三桂、王樸等。率兵自杏山欲奔還寧遠。甫出城。沿山西行。早被前鋒軍。哨探明白。橫出擊之。截入大路。明兵只有逃心。並無戰意。狠命向高橋路上奔

潰。正慌走間。多鐸等所率伏兵。大呼四起。阻截前路。明兵一見。膽裂魂飛。此時後面追兵。又已殺至。前邀後擊。明兵無路可走。痛被夾擊。一時全滅。吳三桂王樸僅以身免。比及天明。沿山搜剿。獲甲冑、軍械、馬匹、等物無算。太宗又命內大臣塔瞻等。率每旗精兵五十。往高橋設伏。以剿殘敵。甫出營。卽遇明步兵千人。自杏山潰出者。悉斬之。比及高橋。又殲騎兵八十餘。先後通計斬殺敵衆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馬七千四百四十有六。駝六十有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有六。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因無路可逃。赴海死者甚衆。所棄馬匹器械。以數萬計。山野之中積屍枕藉。而海中浮屍則漂蕩如雁鶩。一望無際焉。於此可見太宗之神謀勇略。制勝出奇。破明兵十三萬。實不啻摧枯拉朽。指顧而定。時在昏夜。明兵之滅。不必盡爲清軍擊殺。而互相誤斫。自投死路者。實爲多數。至於清軍方面。戰後點驗。只傷兵士八人。斃卒二人而已。杏山明兵。旣遭全滅。被圍於松山者。惟有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同知張爲民。嚴繼賢。通判袁國樹。朱廷榭。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祖大樂。兵不過萬餘。城內糧草復絕。萬分困難。欲知洪承疇作何區處。且待下回。

第三十一回

失地喪師承疇屈節

盜鈴掩耳明帝議和

話說太宗以驅羊入牢之法。將明兵六鎮。驅入杏山。然後分地設伏。前邀後追。六鎮之兵。掃數而滅。僅吳三桂等各總兵。以身倖免。此外各地臺堡。雖仍有明兵駐守。但不過少數殘敵。已不成軍。惟松山城中。尙有總督洪承疇以下。督兵固守。太宗度其糧秣不給。終必出降。卽或不降。待其極敝。一鼓可以攻下。所以只令大軍掘壕圍困之。暫不攻打。遣學士羅碩、筆帖式扎布海等。至盛京宣布捷音。壬申、太宗以敕書招諭松山明官曰。『朕率師至此。知爾援兵必潰。預遣兵圍守松山。使不得入。自塔山、南至於海。北至於山。及寧遠迤東之連山一切去路。俱截斷之。又分兵各路。截斷陸路。斬殺者積屍遍野。投海死者更不可勝數。今爾援兵已絕。此乃天佑我也。爾等以爲只圍松山錦州。其餘六城未必受困。不知時勢至此。不惟六城難保。卽南北兩京。亦豈能復有耶。朕非虛言。昔征朝鮮時。圍彼國王於南漢山。諭之曰。爾降必生全爾。後國王果降。朕踐前言。仍令主其國。後圍大凌河時。總兵祖大壽來降。亦不復殺。仍恩養之。諒爾等所素聞也。爾等可自思之。』太宗每次用兵。對於圍城

中將領軍民。必先勸降。如果投降。自然待遇極優。前例俱在。但是勸降之後。仍然抗拒。一旦城破。那就不堪設想了。洪承疇等。未始不知太宗勸降。乃是真意。不過深受重託。地位又非泛常。降之一字。萬難作到。再說他們不信六鎮之兵。已被完全解決。心目中還想有援兵來解圍。因此堅守念頭。未至完全斷絕。還有一件、使他們苟延數月。未至瓦解的。就是在他們正鬧米慌的當兒。忽有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潛至松山。乘太宗業已駕還盛京。自海岸僻處。偷把糧食運入松山城。始得挨延下去。但是此乃後話。此處不表。崇德六年秋九月。太宗以松杏戰事告一段落。須還盛京。甲戌朔。太宗於大軍中。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拜天行禮。是夜宿於御帳。夢太祖令四人捧一玉璽授太宗。太宗受璽而覺。以語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諸臣奏曰。太祖授皇上以玉璽。乃上帝以大統授皇上也。次日乙亥、命滿洲、蒙古、八旗俱出馬步兵各百人。運紅夷砲往攻松山。又命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每牛录兵十名。還守盛京。先時太宗駐營松山西南。至是移營西北。距城十里駐營。壬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率兵濬壕圍錦州。復命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管旗大臣譚泰、阿山、葉克舒、準塔、和洛會、瑪爾錫、巴特瑪等。圍守錦州。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宗室拜音圖、宗室艾度禮、額駙英固爾岱、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伊拜等。圍守松山。外藩科爾沁部卓里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里等。圍守杏山、高橋。分派既定。車駕於丙

戌日啓行。還幸盛京。明兵既被困於松山。屢盼救援。而消息隔絕。度日如歲。自洪承疇以下。莫不焦急。長此以住。萬一糧匱。如之奈何。乃聚衆商議。打算試行突圍。冬十月壬子。洪承疇命諸將督城內外馬步。合力突圍。

先犯鑲黃旗及漢軍汎地。但是營外壕塹甚深。壁壘又極堅固。明軍衝突良久。俱被清軍射回。及收兵回松山。清軍反由後面殺來。明軍大敗。損失千餘人。從此斷了突圍念頭。依然固守。幸喜這時得了一批意外的接濟。就是前面所說的明侍郎沈廷揚。忽由海上運來一批軍米。偷偷搬入松山。明軍這才免了饑饉。遷延了半年之久。十月甲辰。太宗命鎮國將軍阿拜。率滿洲蒙古每旗撥什庫一員。每牛衆下兵二名。俱衣棉甲。往錦州南乳峯山駐營。丁未。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尙可喜等。率本部將士及懷德王耿仲明等所屬將士。往錦州駐營。於是松山錦州。益受圍困。斷絕往來。逃去的吳三桂王樸諸總兵。差不多皆以身免。再想整頓軍旅。卷土重來。實非短時日所能企及。十一月乙亥。仍命睿郡王多爾袞。貝子洛託。公屯齊等。駐防錦州。肅郡王豪格。公滿達海等。駐守松山。臨行俱授以戰守方略。二王等既至松錦。當與鄭親王等叙談松錦之事。鄭親王曰。錦州兵多遼人。及蒙古人。深知我軍利害。不敢輕出。惟松山兵。乃各省調來者。每欲突營遁去。不可不加防備。却說明總督洪承疇。自上月突營不利。仍命固守城池。不可輕動。又加得了沈廷揚的接濟。一時人心暫安。但是圍城之中。多關內

人。思家之念。和困苦之情。使得他們每思傲倖逃去。這日忽有總兵王廷臣的部下。向廷臣獻計說。孤城久困。何日是了。也應當去請求救援。打聽打聽各位總兵的下落。我們通了消息。然後才能固守。這樣內外隔絕的呆守。恐怕不是長算。王廷臣說。誰不願立即突出呢。但是清軍掘壕築牆。層層圍困。衝突幾次。妄傷士卒。也是無法呵。部將說。話雖如此。現在已有一個多月。未行衝突了。清將必以爲我們得了糧食。不再出戰。一定未免疏於防範。大帥何不向總督去說。今夜如往突圍。必可殺出重圍。王廷臣一想。也有道理。當下便向洪承疇商議此事。承疇雖然以爲未必成功。但是不免也動了傲倖之心。遂命王廷臣先派馬步二千。試行突圍。大軍在後。如得手。大軍繼進。否則速閉城門。如前固守。王廷臣得令。命自告奮勇者。率馬步二千。乘夜突至正黃旗騎兵護軍汎地。而正黃旗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營。適與接近。聞警後。兩營軍士。各依汎地。沿壕迎射。明兵冒矢直進。守壕軍士大怒。各出馬刀。越壕迎戰。展眼之際。斬殺明兵四百餘人。敵大駭卻走。欲入松山城時。城門已閉。不得已繞城逃向杏山。清兵從後追擊。明兵散入山谷。天明後。派兵搜索。凡二日間。盡行搜得。其由杏山宵遁者。亦多被伏兵截殺。洪承疇見突營之計又敗。不勝煩悶。時太宗在盛京。聞明兵復行突營。乃遣人以敕諭諸王貝勒曰。明軍受困。久久不降。乃屢行突營。冀微倖逃去。嗣後如有錦州、松山、杏山、三城人逃出者。十五歲以下留養之。十六歲以上者。勿赦。此敕一下。松山城內。益形恐慌。

果然就逼出願爲內應約降之人了。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知城難保。乃自松山密遣人入肅郡王豪格營。約爲內應。並密告夏承德所守汎地。

國家到了將興時候。八面湊合。國家到了將亡的時候。八面不湊合。杏山六鎮之兵。一共十數萬。纔被解決之後。緊接又有夏承德約降之舉。固然松錦已被重圍。消息隔絕。糧草行匱。或投降。或被攻下。已爲時間問題。雖無夏承德之起內應。當然亦不能久守。但是正在相機圍攻之際。忽有夏承德之約降。在軍事進展上。未免就迅速多了。這就是所謂湊合。而明祚之亡。清祚之興。亦遂由此而決。尤令人尋味不盡者。明之亡國大夫。多爲清之佐命勳臣。此則由於際會不同。而任使之道彼此懸殊故也。却說肅郡王等。忽見夏承德差人來約降。且告以所守汎地。如派兵來攻。卽爲內應。心內甚爲驚喜。只是不敢輒信。因爲松山城已然被圍六月之久。其間屢試突營。未有寸效。大約糧草將竭。故不得已行使詐降之計。其意仍在逃出重圍。不可深信。因問來人說。夏副將洞識天命。遣人前來約降。本爵自無不信之理。但是此事關係極大。但憑一句空言。本爵萬不能輕率進兵。脫有差池。無顏以對三軍。夏副將如真心共襄王業。必有以堅三軍之信者。得城之後。不但夏副將功勳不朽。卽其部下及所有軍士。亦必受格外待遇。並非本爵多疑。用兵之際。不得不爾。來人見說。忙啓道。誠如王爺尊諭。夏副將亦慮及此層。曾云、如蒙收錄。願以愛子夏舒爲質。肅郡王見說。大喜。忙向來使道。若得如此。

足堅三軍之信。遂遣來使回城。約定次日黎明。前往攻城。是夜夏承德送其愛子舒於清營。屆期。肅郡王等傳令。以左右翼雲梯兵各一隊在前。八旗雲梯兵各一隊在後。以十八日夜中啓行。此外搶城各營軍士。亦皆分派安定。專待角聲起處。務要奮力攻城。單說雲梯兵。未到黎明。已至所約城之南面。主將阿山。指揮軍士。樹起雲梯。城牆上黑越越。似有軍士把守。知是夏承德部下。雖然說妥約爲內應。不到水落石出。難分真假。所以攻城軍士。不敢大意。一個個紮束嚴緊。腰插利刃。專待命令一下。卽行攀梯而上。此時主將阿山。又不便向城上問話。好歹就在今夜。就讓有變。也得奮戰一場。當下把手中刀一揮說。登城！早有阿山本旗下戰士班布里。和洛會旗下戰士羅洛科。奮勇先登。衆兵繼之。當時城頭角聲大起。以示業已登城。可見夏承德之降。是真的了。不然的話。登城時那能沒有抵抗。既已登城。便卽吹起海螺。其他部隊。知己得手。遂由四面環攻而入。可憐總督洪承疇等。猶在夢中。怎的清軍突然之間。竟能殺入。正在慌遽之間。只見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等。氣急敗壞的跑來說督帥。大事不好了。我軍已起內變。所以才被清軍殺入。聽說是夏承德部下作了內應。城已不守。速作逃計吧。說雖容易。只是四門已破。城之內外。俱是清軍。除了束手被擒。要想脫出。除了肋生雙翼。洪承疇本是文臣。年紀又老。如何衝得重圍。聞言之後。浩歎一聲說。大事去矣。吾屬不可辜負國恩。只有盡節一死了。倉卒之間。大家却忘了如何死法。

這時清兵已有一隊殺至承疇官署面前。各位總兵官。未免指揮手下親兵。及總督的衛隊。又在衙前抵禦了一番。但是人心已去。戰意全失。沒有幾分鐘的工夫。明兵死走一空。只剩幾位大員。徒手搏戰。焉能勝得過清軍方面的強兵勇將。可憐總督洪承疇。還未及覓得死所。正在張惶失措之間。已被清軍拏獲。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還有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皆被生擒。其戰歿之官。有兵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共百餘員。兵士戰死者總三千六十餘名。此時城內秩序已漸安寧。肅郡王發令。命夏承德所部。保護居民。並搜剿城內殘敵。到了天光大亮。除了所俘兵民人衆。已不見敵兵隻影。於是分兵把守四門。將洪承疇以下各官仍安置總督行署中。復命從軍戶兵兩部人員。查點戶籍。驗收虜獲物品。計夏承德部下共有男婦幼稚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因隨其長官投降。別造一冊。此外城內舊有居民共男婦幼稚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弓刀、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夷砲及鳥槍等。共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此外如金銀、珠寶、緞布、衣服、皮張等物。細大不遺。全行清數造冊。辦理完竣後。遂差人馳赴盛京。將上項之事。奏聞太宗。太宗得奏大喜。諭將所俘諸物。酌賞有功將士。一應軍器。即於松山城內收貯。又命夏承德急速來京陛見。壬戌、副將夏承德至京。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郊迎十五里宴之。癸亥、以松山既下。凡大凌河各官。有兄弟妻子在彼者。俱令察出完聚。其擒獲明官。只命將洪承疇祖大樂二人解送

來京。祖大成等祖氏宗族。則令縱入錦州。降不降由他。因爲太宗在大凌河既與祖大壽結有一段因緣。對於祖氏一家。去留任便。決無勉強。此番縱祖大成歸錦州。也無非藉此以感動祖大壽之心而已。至於其他明官。如巡撫邱民仰。及王廷臣曹變蛟二總兵。既不願意投降。亦無勸降必要。命就地誅之。至是松山之事。完全解決。時有十三站把總夏某。大約也與夏承德是同族。聽說松山已下。承德投降。他也率領兵民二百餘人來降。這都不在話下。乘此機會。我們把洪承疇投降的事情談一談。據小說野史。以及妄人所編造的譏言。那都絕對是靠不住的。妄人心存僻見。他們本來沒有真正歷史知識。也不知歷史爲何物。所以就被種族僻見所驅使。喪失天賦的良心。毀棄高貴的人格。不知不覺。心污筆穢。以污蔑侮謾爲能。無中生有。任意編排。其事爲古今人類所不能有。其文爲天神地祇所不能容。除了死後作爲打入十八層地獄之證據以外。在人間世。則有萬害而無一利。所當一火而焚。歷史是各民族間活動的實錄。其用人、行政、軍事、法紀諸大節。必有真實顛撲不破處。而後始能肇建王業。放大光輝。豈是一群野蠻無教之民族。而遂能統一中原。樹立數百年大帝國者。蓋清之興。有清人必興之道。明之亡。亦有明人必亡之道。吾人究明其所以興亡之故。很忠實的講給大家聽。這就是說書的應盡之義務。又何必蔑棄良心。不顧人格。而妄肆侮辱呢。就讓你不怕下地獄。你的能力也翻不

了歷史的成案。倒不如老老實實。本之正史。給一般民衆。灌輸一些真的歷史知識。我想那正是我們的天職呢。因爲一般人的歷史知識太貧乏了。不但不知道人家的。並且也不知道自家的。再要妄自尊大。任意編造。前途仍是沒有希望呵。關於洪承疇的事。妄人所編造的話。簡直沒有一顧之價值。他們除了種族地域上的卑污心理。和污蔑取快的下等情操。凡足以使吾人服其直言。領其教訓者絕少。所以說書的一概不取。惟憑正史以判是非。承疇辜負明帝委託大任。不能卽時引決。又不能慨然決斷以事太宗。婉轉作態。遲疑多時。而卒屈節於大清。在其本身人格上。自屬卑下一乘。無可辯護。但其才略亦一時之傑。加以位高望隆。天下屬目。使其加入清軍。爲開國輔佐。實無異已得明之半壁江山。此太宗所以委曲優容。而待其自致也。又有謂清之政令。以及八旗制度。皆承疇所擬。世人多信此說。雖八旗人士。亦附和。按太祖建元天命。在萬曆四十四年。在位十一年。而太宗繼承大位。太宗在位十七年。父子前後共二十八年。若再加太祖創業之年。已歷三十餘年。關外之滿洲國家。久已夫根本鞏固。法制大備矣。承疇降於崇德七年。且終太宗之世。但有優禮。未加職任。八旗制度。創於二十年前。與承疇有何關係乎。原來滿洲之勃興。始則由於肇祖以上之涵養潛勢。中由太祖聯合同志。奮死力鬪。繼由太宗發揮光大。而大清帝國之基成矣。吾人嘗論清帝國之勃興。其初期全爲滿洲民族自身之力。說現在的話。所謂自力更生。脫去明廷枷鎖而已。一個民族。不受極大壓迫。其反

動力亦不能太大。明以野人夷狄目滿洲。而加以侮辱欺凌。此恨不可不申。故太祖一呼。而額亦都、何和禮、費英東、扈爾漢、費揚古諸豪。皆攘臂而起。統一民族大業既告成功。而新陳代謝。繼起人材。視前尤盛。於是志於關內。太宗始禮重漢人。蓋以欲成大業。不能分畛域也。由是觀之。清帝國前期。乃滿洲自身之力創。入關以後。則爲滿漢共同之舞台。話雖如此。乾隆以前。諸王貝勒。猶能專征。乾隆以後。漸不專征。而形勢亦一變矣。間話姑且不言。話說承疇被執後。監視很嚴。覓死機會。更難遇到了。最初他也和監軍道張春一樣。自己死不了。總盼太宗把他殺死。如果太宗思想平凡。當眞把他和邱民仰一律誅死。那真是他的千古大幸了。無奈太宗又發動了憐才感情。一個人。讀書一場。舉人進士。都不易作到。何況是方面大員。又何況是有才略的方面大員。一刀就給殺了。未免大可惜了。所以太宗不忍殺他了。倒不如將他收爲己用。卽或自己不用。也可貽留子孫。因爲國家以人材爲寶。楚材晉用有何不可乎。想到這裡。才命前敵諸王貝勒。將承疇護送來京。暫時安置在一所清淨古廟裡。此時他雖然失了自由。口裡却是不乾不淨。謾罵不止。他的紗帽和朝靴。早已脫去了。光着頭跣着足。坐在一把交椅上。時而哦吟。時而謾罵。有時又啼泣一回。有時又冷笑不止。旁邊伺候他的人。受了太宗諭旨。無論如何。務要盡心服事。飲食衣服。不可有缺。切不可把他當作普通俘虜。須知他是明國大臣。俟其回心轉意。我們還要任用他呢。看管的人員。自然不敢慢待。更怕他乘機自盡。

所以晝夜留神。那敢有半點疏忽。不過洪承疇特別古怪。哭一陣。笑一陣。就如狂人一般。初來時見人就罵。說你們爲何不把我殺了。我願意死。我願意死。因此伺候他的人。都說明國文官。脾氣差不多是一樣。原先張春乍來時。如此。老是希望有人殺他。須知人不吃飯。也可以死的。何必一定等待刀殺。張老爺一直活了十餘年。然後纔病死了。不知這位洪老爺如何。如果吃飯。大約也不能死了。承疇被擒以後。果真和張春一樣。拒絕了好幾次的飲食。也因爲餓的難過。纔進了飲食。乍到盛京時。伺候人役。有一次給他備茶點。誤把牛奶酪乾給他端上來。會遭他一陣好罵。什麼腥臊難聞咧。胡奴的食物咧。老夫寧可餓死。決不食此醜惡之物。也難怪。那時滿蒙。不及現在歐美人開明。牛乳等類。也許不大衛生。大中華的貴官。自然觸鼻生厭。但是由那里給他尋燕窩粥呢。好在人參哈斯蟆之類。雖爲夷地所產。却爲閩海人所歡迎。以後使用人參哈斯蟆給他作羹。他却格外歡欣。連誇好好。但是這宗提神益氣的東西。吃下肚去。益發使他精神壯健。哭笑本事。也就更利害了。滿洲地寒。室內皆有火炕。洪氏は閩人。頗不習慣。因此又把火炕辱罵一番。所以每日只在一條橫榻上卧起。現在他已來了好幾天了。太宗已知其狀。聞其喜吃人參哈斯蟆。暗中命人精製。以供其食。只是吃飽以後。啼笑靡常。絕無降順之意。太宗也曾命人說喻幾次。皆被承疇罵出。希望一死。太宗甚以爲憂。一日又

命大學士范文程前往說降。承疇漫不接待。依然光着頭脚。踞坐謾罵。文程毫不計較。自拾一椅。與之對坐而語。泛及今古事。承疇意似鄙夷。不作一語。時梁間灰塵偶落。沾着承疇前襟。承疇以袖自拂去之。文程一見。暗暗點頭。急興辭而去。歸告太宗曰。臣料承疇必不肯死。不日當自請降。太宗問故。文程以所見奏。且曰。士大夫操守。恒見於造次顛沛之間。今承疇愛惜其衣服。焉能不愛惜其身命。必降無疑矣。太宗大喜。又自往視之。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之。歎曰。眞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太宗大悅。即日賞賚無算。置酒陳百戲以優寵之。諸將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太宗進諸將而諭之曰。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欲何爲。諸將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從此賜承疇邸宅婢僕姬妾。但不召見。亦不任以職事。其衣冠一如明制。承疇感激。甚以爲幸。前日狂態。已丟於九霄雲外。又過月餘。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上言曰。承疇歡然倖生。宜令雍髮備任使。五月。太宗御崇政殿。召承疇及諸降將入見。（此時錦州亦降。故祖大壽亦一同入覲。）承疇跪大清門外奏云。

臣爲明將兵十三萬援錦州。上至而兵敗。臣入松山。城破被擒。自分當死。上不殺而恩育焉。今令臣朝見。臣知罪。不敢遽入。上使諭曰。承疇言誠是。爾時與我交戰。各爲其主。朕豈介意。且朕所以戰勝明兵。遂克松山錦州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故朕亦恩爾。爾知朕恩。當盡力以事朕。朕昔獲

張春。亦嘗恩遇。彼不能死明。又不能事朕。卒無所成而死。爾勿彼若也。承疇乃入朝見。命上殿坐賜茶。上語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將帥力戰見獲。或力屈而降。必誅其妻子。否亦沒爲奴。此舊制乎。抑新制乎。承疇對曰。舊無此制。邇日諸朝臣各陳所見。以聞於上。始若此耳。太宗因歎曰。君闇臣蔽。遂多妄殺。將帥以力戰沒敵。斥府庫財贖而還之可也。奈何罪其孥。其虐無辜亦甚矣。承疇叩首垂涕曰。上此諷真至仁之言也。時太宗有敏惠元妃之喪。命王大臣宴承疇等於殿上。太宗還宮。使大學士希福諭以不得躬親賜宴之故。承疇等宴畢。叩謝還邸。從此遂居於盛京。不在話下。折回來再表表松山陷後。明帝親祭承疇一事。只因那時消息遲緩。真實報告。每每落後。所以明帝誤信風傳。以爲承疇已死。予祭十六壇。並詔建祠於都城。祭奠之日。明崇禎帝御製祭文。親往臨祭。自洪承疇以下。凡戰歿文武大官。皆列神位。此時太常司的音樂班。奏動哀樂。贊禮官引導崇禎帝。方至承疇祭壇前面。止了音樂。正欲宣讀祭文。忽有報馬飛來。乃是禮兵兩部差來急使。請求明帝。勿再致祭承疇。目下已得確報。承疇實未死。業已降順清國矣。明帝見報。大出意料以外。從駕多官。也都慌張起來。當時演出一場極其滑稽的大失態。由此一點。就可證明崇禎皇帝。不能鑒別人倫。尤不能知人善任。文武大臣。無不出於夤緣倖進。藉有傑出之士。亦不能和皇帝一德一心。所以誤聽誤信。在所不免。再說明帝左右。除了奸佞。便是宦官。他們把皇帝包圍。惟務私利。皇帝

就是他們的飯碗。吃一天算一天。等到此碗不中用。或是被人打碎的時候。他們再覓新的飯碗。我們但看崇禎帝駕崩煤山的時候。許多文武大臣。絕無關心。反倒很熱心的。去歌頌闖賊功德。就足以說明這羣敗類。平日對於皇帝是怎樣用心了。閑話不表。却說明帝誤信人言。再加以自己理想。以爲承疇那末大的名位。萬無降理。一定城亡與亡。殊不知理想每與事實分道而馳。承疇當真降了大清。於是明之君臣。由禮場上悄然而退。承疇呢。也就在大清國中。作了鑲黃旗漢軍旗人。太宗十分厚遇。不過終太宗之世。未嘗命以官職。順治元年四月。睿親王多爾袞。率師伐明。承疇從定京師。以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佐理機務。後來直作大經略。清史有傳。本書但述創業開國之事。後來情節煩多。宜爲別書。此處也就不便多叙了。折回來仍然接續叙述前敵之事。話說自松山被清軍所得。明官自總督洪承疇以下。多被擒斬。逃往寧遠整理殘兵希圖再起的總兵吳三桂等。聞信大驚。他們事先既不能解松山之圍。事後更難以復已失之城。不過他們不得不心存微倖。以爲錦州尙未陷落。如能東西夾擊。也許恢復松山城。所以在三月裡。（崇德七年）。總兵吳三桂、白廣恩、王樸等。不時來犯大清營。但是他們的人馬。自寧遠而來。僅能及於連山。至遠也不能過塔山。時在杏山駐防者。又爲武英郡王阿濟格之勁旅。屢屢擊敗三桂等援兵。而錦州呢。不但未得援救。反倒被圍得益發緊迫了。加以援絕糧盡。城內餓民相食。總兵祖大壽。戰守計窮。狼狽萬分。如果松山不下。總督洪承疇猶在圍城中。

也許使他希望不絕。多挨些日。現在明知松山不守。承疇被擒。久困失援的錦州。如再不降。城內兵民。必至全行餓死。好在祖大成由松山被太宗釋還錦州。足見太宗對於祖氏一家。恩義有加。眷顧未已。出降之後。萬不至有何危險。本來他在大凌河業已降過一次了。明之國恩。雖不可負。太宗的恩情。尤爲可懷。想到這裏。爲救闔城生靈。乃率部下官佐。出城詣鄭親王濟爾哈朗營乞降。鄭親王等見大壽已降。一面派兵進城駐守。一面專摺入奏。其略曰。大壽降後。卽日率兵入城。駐於城上。守獲城門。諸王議取審遠之策。皆謂當乘大壽妻子尙未撤回。總兵吳三桂尙未更替之時。亟行前往。議遂定。至錦州城內。兵約七千人。與祖大壽同心歸順之官屬兵丁。悉留養之。其餘或誅與否。謹候上裁。是夜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往諭曰。祖大壽部下之人。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在錦州蒙古人。察出處斬。杏山塔山兩處。可令祖大壽遣人往說之降。并令祖大壽所屬有父母兄弟之人極誠實者。前往審遠。俟有回信。可卽奏明。其武英郡王之軍。可於塔山西連山大路。嚴行堵截。一至海邊。一至山下立營。松山所獲祖大樂。祖大成等。可帶往錦州與伊妻子完聚。令與祖大壽同處。惟祖大名先曾有旨誅之。若未正法。從寬宥釋。亦令依於大壽處。爾等可速往宣諭。恐大壽屬下之人。有誤被誅戮者。此諭於夜中發出。齎往之人。當然也是星夜馳往。於此也可見太宗對於祖氏。是怎的恩待了。原先太宗已降明令。關於松杏錦州三城明兵。屢行突圍。久久不降。故定十六歲以上。擒獲卽誅。現在錦州旣降。

若概行嚴法。未免刻酷。所以令諸王大臣。分別留養。或誅除之。大別可分三等。最先宜行留養者。自不外大壽部屬。次則舊屬關外之遼東兵。亦須留養改編。因爲兩方雖爲敵人。而接觸年久。彼此皆有好感。情性習慣。亦甚相投。自不能一概誅却。惟獨蒙古人。寄跡明軍中。不早降附。視利益爲轉移。力屈而降。非出誠心。在太宗至爲厭惡。故在誅殺之列。還有各鎮赴援之兵。乃是由明方各省調來者。言語殊異。性情不同。與清兵絕無因緣。而仇抗之心。亦最濃厚。雖勸令投降。久必生變。難於留養。亦不得不誅。所以太宗復於壬午日遣筆帖式甯古禮等往諭祖大壽及諸王曰。因爾相持日久不下。欲盡加誅。不留一人。朕深加憫念。如將錦州兵民盡行誅戮。將何以招携懷遠。俾大軍一至。各來歸順乎。因悉將爾部留養。其在錦州之蒙古兵。及山海關之兵。縱使生全。彼亦不肯爲我有也。且恐不利於爾。故悉誅之。至關外甯遠等處官員。其妻子雖不在錦州者。亦留養之。又諭曰。原在錦州人民並商賈人等。可悉予保全。歸順官兵。盡令雉髮。其應誅之人。可語祖大壽。顯正其抗逆之罪。然後加誅。仍將應誅應留。及所俘獲。速行開明具奏。至巡城守壕將士。不可謂錦州已降。遂爾怠忽。恐僞降官員。變貌易服而逃也。甯遠之人。有言欲見大壽便歸順者。不可輕聽。其更番回家兵丁。可令暫停。俟所獲人口牲畜。檢收既畢。卽令携來。又武英郡王。原令駐札甯遠連山之間。朕聞諸王貝勒云。在彼處無益。宜過甯遠遮截大路屯駐。如欲前往時。須防敵埋有地砲。當避路傍山而行。若遇敵步兵

營。不可遽擊。必俟彼行動。伺便擊之。甯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爲質。命我軍嚴守城門。然後可入。不然。恐墮其計。再令圍杏山之官員。每旗章京一員。每牛象兵二名。往助武英郡王軍。丙戌日。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圖賴、賽木布、博貝、光泰等。自錦州齎冊籍至盛京。奏稱。所留官員。總兵祖大壽。革職總兵祖大弼。（大弼久病不愈精神失常故革職）副將高勳、祖澤遠。參將祖澤沛、祖澤盛、劉志友、鄧雲、李勝、郭朝宗、遊擊吳汝玠、王江、張成梁、祖雲龍。都司金應第、劉猷忠、張交元、唐珍、塗世科、高應奇。守備王文貴、潘永德、蘭一元、崔允升。并男婦幼稚共三千四百三十八人。刺麻二十六名。僧人六十八名。又俘獲人四千八百九十四名。馬牛金銀等物俱載冊內。太宗得報。諭大學士希福剛林等曰。汝等可帶領大凌河官員。往錦州令察認伊等妻子奴僕。卽給予之。將祖大壽官屬兵丁戶口。及各家妻子奴僕開明具奏。其留下人民。編入戶籍。仍令在彼居住。凡圍錦州章京。俱照職加賞。陣亡被傷之人。亦分別賞恤。其餘均分與軍士。一切賞賚之事。必與鄭親王睿郡王商酌而行。丁亥、希福等至錦州。稟明鄭王以後。先令大凌河舊降官員。往察其妻子奴僕。多年骨肉。懸隔兩地。今日纔得重逢完聚。相見之下。大家莫不悲喜交加。好在人數有限。卽令各官親自携回盛京。最難處理者。是原有居民。以及大壽所部、關於安插布置。皆有困難。所以希福等遣甯古禮等還奏曰。錦州人民。家財什具。在兵戈後。散棄一空。難以居住。至祖大壽妻子

奴僕、及部下官屬兵丁戶口。共四千五百八十名。所有家貲。本欲令夫役護送。但輜重甚多。未易運轉。恭乞聖裁。太宗復遣筆帖式琿達鄂謨克圖等傳諭曰。編爲民戶者。既不能在錦州居住。當令一的當官員。率領牛莊所屬兵丁。從牛莊大路。送至蓋州安插。若遇運米前來接濟之兵。其護送官員。不可中道輕離。俟渡遼河後。始可隨意行走。朝鮮兵丁回時。亦令從此路行。其至東京日期。當先來報。以便遣人迎犒。朝鮮運到餘米。仍令彼國人看守。待庫禮至。交收後。方可遣回。祖大壽等歸順兵丁戶口。若我國撤回之兵。不能攜帶。則令彼處種地之滿洲、蒙古、漢人、及喀刺沁人。每牛象出堅固牛車一輛。令本牛象下無馬之兵護之以來。如不足。則令義州駐防兵。量馬多寡運送之。如再不足。則令撤回之兵。馬上均分帶來。祖總兵輜重。難運之物。仍留其家。乘暇再取可也。伊家口來時。遣的當官員護送。其至廣寧城日期。亦當先報。以便遣人往迎。各官來時。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謹慎防護。不可疏忽。以上是錦州降後。對於官員兵民的善後處治。故備錄官文書。以見當時辦事之條理。斯時祖大壽尙有一子。困處甯遠城中。已丑、鄭親王濟爾哈朗。遣學士額色赫等。往招諭之。守城明官知大壽已降。不令人城。但將大壽之子。請至城上。使與額色赫等相見。額色赫語之曰。爾父已降。汝等困守孤城。不久必爲松山之續。不如及早投誠。以救闔城生靈。語未終。明官已將祖氏子引

去。於是不得要領而還。武英郡王謂鄭親王曰。竊遠所以不降。敢於固守。以恃海道轉餉故也。今宜絕其餉道。以困守之。於是自率本旗護軍。同前鋒兵。及外藩蒙古兵。西過竊遠城十里。截斷大路下營。果遇水路運糧之兵。截殺之。城內兵出戰。亦被擊退。殺九十餘人。獲馬十三匹。自是竊遠遂困。話說自松山錦州相繼失陷。總督洪承疇以下文武多官。或降或殺。或遭敗遁走。十數萬大軍。殄滅無遺。明廷得了確報以後。真不亞舉國震驚。罔知所措。尤以崇禎皇帝。駭怪萬分。怎麼乍一出兵時。捷報重疊。紛至沓來。結尾依然落得一場慘敗。可見朕甚不明。屢爲左右所誤。大約朕所聽說的前方情形。必不盡然。從前見彼屢有求和之意。以爲必有不支之勢。如今看來。形勢適得其反。再要繼續戰爭。豈不是白費兵馬錢糧。究竟情事如何。須要兵部當局盡情直言。始不一誤再誤。想到這裏。遂把兵部尙書陳新甲宣入宮中。問以和戰之計。新甲奏道。今日之事。捉襟見肘。情事已不可掩。現在國家。內有流寇。外有強敵。臣部調兵籌餉。幾於搜羅俱窮。但是仍不見效。可見敵強我弱。非朝夕所能奏功。臣愚先時見不及此。以爲東海小夷。一鼓可滅。故趣承疇進戰。不圖師喪將擒。如再整軍經武。臣部難爲無米之炊。不如少緩須臾。暫定和議。一俟籌有餉械。再行撻伐。亦無不可。明帝曰。卿言固是。但旣和之後。兩方信守。如何由我背之。新甲曰。對於夷狄。不必言信。而且也不必爲對等之盟。陛下但諭臣部。差官往議即可矣。明帝見說大悅。也不問新甲所言是否合於事理。反正他們君臣。

沒有一個真識時務者。不過以敷衍手段。混過一時。誠心的和好。依然談不到。所以就這樣掩耳盜鈴的去作。對方如何。却是不管。當下崇禎帝依了陳新甲的建議。乃下敕諭一道。諭新甲曰。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嘗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陳奏。我國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確信回奏。

好笑的很。不計對方實情。但以自尊之心。說自己一方面的話。行之國際。焉能有絲毫效力。

却說陳新甲。和明帝暗中議妥。以爲一道諭旨。命令部臣。便可把息戰議和的事。從容辦理。毫不費難。當下差遣總兵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來至錦州。請求謁見諸王貝勒。時鄭親王等正在料理軍務。忽見有明官多人來自燕京。忙令人肅入。叩以來意。明官曰。吾等乃兵部尚書陳新甲所差。欲與貴國商洽和議。現有我國皇帝敕諭爲憑。不知能代爲轉奏否。鄭親王等見說。甚覺奇怪。和議雖所樂聞。但須出之以鄭重。如今只派來無聞之官多人。就地來議和好之事。已屬不誠之甚。本待拒而不納。又不知明帝敕諭所言何事。當下公議。皆以轉奏爲是。無論事體如何。總宜出自上裁。遂命將來官驛館安置。一面差遣啓心郎占巴。將上項之事。及明帝敕諭。齎至盛京。奏明太宗。太宗覽畢。敕諭諸王貝勒曰。

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札。多有不實。若謂與我國書。何云諭兵部尙書陳新甲。既謂諭陳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況札內竟無實欲講和之意。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真心。然彼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啓此兵端。原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凌辱我國。情實難堪。故不得已出兵耳。朕從前屢欲講和。而明國不從。今明國口稱欲和。其真偽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願。朕豈有所迫而願和歟。朕蒙皇天眷顧。昔時金朝所屬。盡爲我有。元裔朝鮮。悉入版圖。所獲明國官民。不啻數百萬。恩威遠播。所向無敵。如此而猶欲和好者。蓋爲百萬生靈惜耳。若和事果成。何必爭內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國。互相贈遺。通商貿易。悉安生業。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惟是我朝兵強國富。尙且諄諄願和。奈明國執滯不通。自以爲天之子。鄙視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好。不知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相傳。永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慮不及此。不願修好。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殺之耳。罪在彼。朕無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其傳示於彼。使明知朕意。

明帝和兵部尙書陳新甲。使了一套把戲。想着這道敕諭。必能發揮十足效力。清主一定入彀。但能敷衍一時。休息兵馬。將來國力恢復。依然撻伐。殊不知太宗的才略識見。豈是一二庸人所能窺測

的。第一他們不使用國書。不派全權大臣。只差幾名無聞官吏。齎來敕諭陳新甲的公文。便想由此進行和議。無論今古。自是獨立國家。就不能接受。何況太宗以戰勝之國。欲與和好。而明帝始終回護自大。不認戰敗。言外之意。仍是敕令部臣。允許對方乞和。好象深體上天好生之德。不爲己甚似的。這簡直不是交涉。完全是命令了。第二敕諭內。依然舊話重提。意思說在我祖宗時代。你們無非是我大明的屬夷。封爲建州都督。因爲有此舊好。所以仍願恢復以前的舊狀。說出這樣的話來。不但顯露着無謂的自尊。益發刺激對方。永無息兵之望了。清之祖先。並不是始受明封。才作都督的。自金元以來。早已爲萬戶都督。爲一地君長。而滿洲民族。心目中皆有以前光榮的歷史觀念。有英雄出。爲之領袖。自然很容易的團結一致。建設國家。光大舊業。豈是明廷下等馭邊政策。所能終於抑壓阻止的。但是事到如今。他們依然莫明其妙。毫無醒悟呢。有此二端。宜爲太宗所斥。原樣把那道敕諭給壁回了。並諭令前方鄭親王等。曉諭明方來人。如真欲息戰休民。共享太平。必須相互之間。出以誠心。不可再臨以自大凌侮的態度。因爲以前種種。無不出於欺辱愚弄。纔有今日。現在元裔朝鮮。畫入版圖。明之臣民。歸附樂業。儼然已成不可侮之帝國。所希望者。我疆我理。與明分地而治。共享太平之福而已。時勢如此。明宜如何促成和議。以免根本覆滅。非以誠意處理。萬無成功之理。願明人依然妄自尊大。蔑却流寇膏肓腹心之痼疾。玩忽有爲勃興之強鄰。以流寇爲疥癩。因循養癰。以

強敵爲小夷。激其奮志。蓋明祚之亡。實自取也。話說鄭親王等得了太宗諭旨。遂將明方來人。以禮遣回。派人護送出境。那些明官。也不敢多言。只得匆匆回到北京。將太宗所以拒絕之故。說了一遍。陳新甲無可如何。只得仍和明帝暗中計較。打算另換形式。再度進行。姑且不在話下。却說松山錦州既降之後。兵民商賈。以及投降各官。或調赴盛京。另行任使。或移往他處。妥善安插。一切善後之事。已如前述。辦理完竣。至於前方將領。以及駐防軍士。以戰事告一段落。除了塔山杏山。以至寧遠。尙有少數殘敵。此外已無明兵隻影。故關於駐防軍隊。無須多數。乙未。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前赴錦州杏山。諭王貝勒等曰。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輔國公博和託。管旗大臣宗室拜音圖。和洛會。武賴。伊拜。駐守杏山。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洛託。尼堪。輔國公屯齊。滿達海。特爾祜。管旗大臣公艾度禮。葉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駐守塔山。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貝子博洛。輔國公芬古。札喀納。杜爾祜。和託。穆爾祜。屯齊喀。管旗大臣阿山。譚泰。葉克舒。準塔。巴特瑪。馬爾希。鄂謨克圖。俱着回京。仍將滿洲蒙古。各旗護軍騎兵。前鋒兵。分爲兩班。一令來京。一令駐防。於留駐之軍。分爲左右翼。左翼駐杏山。右翼駐塔山。其餘孔耿尙三王之兵。亦留駐於前方。以備攻擊塔山時。令其以砲兵助攻。錦州城內房舍。兵後多毀。太宗令修建之。以爲兵舍。其王貝勒以下之居

舍。則令自行建築。松山城明人曾用爲要塞。屯駐軍馬。今則命毀其城。只留倉庫房舍。以貯軍械火藥。及官兵居住之用。其房屋有不足者。令增築之。到了夏四月。太宗遣刑部啓心郎額爾克圖。齎敕詣王貝勒軍營。出諭明將吳三桂書。及張存仁、祖可法等致三桂手札。令王貝勒等。差人送至寧遠。吳三桂爲明末清初一大惑星。其人格不足取。惟其地位與祖大壽不相上下。雖兵敗困守寧遠。儼然爲一重鎮。故太宗不能漫然置之。乘其城困餉絕。欲以書招之來降。其書曰。

朕以大兵圍困松山錦州。松山副將夏承德。首先納款。故其眷屬及部衆。俱加恩留養。總督洪承疇。亦留養之矣。其餘抗命者盡誅。惟祖大樂等。因係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衆。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凶。建功立業之秋也。將軍果能乘時度勢。決意來歸。則宏功偉名。與迫而後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絕。親屬可以完聚。功名可以長保矣。否則將軍之全軍已爲我所取。印信已爲所得。松錦陷沒。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愆。爾主豈肯輕恕耶。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主疑之。而欲加以罪。然終不能者。以其族黨勢張。且據錦州故耳。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迹。豈能自保無虞。況爾國流寇轉熾。土宇凋殘。傾亡之象。將軍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馬。遲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其詳慮而熟思之。

時寧遠城中。尙有總兵白廣恩等。太宗亦與書。令其開導三桂。白廣恩之子白良弼。前在松山投誠。亦以書與其父。述太宗恩德。其張存仁諸人書。亦勸三桂宜早決大計。不可遲疑。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今古豪傑。莫不皆然。云云。三桂得書。心中自忖。好不難決。他並不是有節氣的寧死不貳人物。也不是風雲際會。欲有大作爲的豪傑。古今人物。各有其志。蘇子卿、文天祥、張斌、王猛。皆足令人師法。其格不一。難分上下。所最足鄙棄者。無志概可言。其活動對象。不爲國。不爲民。不爲世界。更不爲道理教義。僅不過爲了眼前一時的子女玉帛。瞬間享受的豪華富貴。換言之。其活動範圍。不出財色二字。斯乃人類之最下品。無論其地位高低。亦不值一顧也。吳三桂在清初明末之大舞台。可以說是大紅而特紅之角色。但吾人檢討其一生。可以說是毫無目的。若勉強而言其目的。簡直可以說是爲財爲色而奮鬥。使其不好色不貪財。斯人或庸碌一生。絕無聞焉。故三桂雖爲財色所誤。也可以說是爲財色所成全了。他什麼也沒有。吾人只可以此點論之。或曰。現在他並沒有降順太宗呵。足見尙有良心。一到明亡。闖賊入了北京。他才乞師投降。乃是出於不得已。曰。不然。他所以不卽降者。乃是他的愛妾陳圓圓不在身邊。仍在北京住居之故。他怕投降以後。家族被罪。圓圓不保。而一時又不便携至前敵危險區域。所以遲疑不降耳。不幸李闖打破北京。陳圓圓爲賊所獲。他這才一怒乞師。降於睿親王營前。吳梅村詩所謂將軍一怒爲紅顏是也。但是後話。此處不提。却說太宗旣以書招三桂

等降。而三桂不允。仍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圍困之。又降敕招諭杏山塔山被困明兵。如不勞士馬。作速歸降。則援夏承德祖大壽之例。加恩留養。如不聽招。諭出以頑抗。城破之日。盡誅不赦。並命鄭親王等相機而行。諭到後。明兵依然不降。鄭親王遂集衆議攻塔山之策。衆將曰。去歲明總督洪承疇。提十三萬衆。來援錦州。上駕至。從容布置。不旋踵而破其八鎮之兵。今洪承疇已降。杏山塔山。尙有明兵盤據。而吾等圍守經年。不能下。豈不以其爲殘敵而不足顧慮乎。如今皇上旣降敕諭。謂如不降。必攻克之。以殲其衆。則再不可寬假。理宜加以痛擊。使前鋒兵在前。護軍爲接應。砲兵在後。毀其城垣。可一鼓而下矣。鄭親王稱善。以四月初八日。率右翼將士。及兩翼護軍。漢軍砲兵。進至塔山城西。相度地形。布置攻城軍士。然後令砲兵發紅夷砲十餘尊。面城而列。城內明兵見清兵來攻。忙卽登陴固守。斯時大清兵踞高臨下。紅夷巨砲。業已整備停妥。只見紅旗一招。便如山崩地裂一般。十餘尊巨口大砲。一齊射出。烟塵起處。震得塔山全城。搖搖欲撼。明兵雖有火器。無非是野砲。僅足以防步兵。焉抵得過紅夷砲的威力。眼見梁口翻飛。城垣龜裂。如此雙方攻守了一晝夜。次月初九正午。塔山城垣已崩壞二十餘丈。明兵正自忙於堵塞。鄭親王已命前鋒將領。率領精銳攻城兵。突至城下。一陣斫殺。遂自城墻缺處。攻上城頭。當下吹動海螺。招展大旗。不一時攻城兵盡行登城。而護軍騎兵。已把塔山城

團團圍住。以防敵兵外逸。城內共有明兵三營。約有七千餘衆。因無逃路。連官帶兵。聚在城內。盡死於砲火弓矢之下。其農民商戶。則全數被俘。鄭親王令人查點清楚。按人畜金銀物件。造具清冊。差人晉京奏聞。太宗得報。命人往諭曰。俘獲之物。照品級賞給陣亡及被傷者。效力攻城之章京等官。從優加賞。其餘分給攻城之兵。隨從諸王之兵及守營者。逸而未勞。不必加賞。再令運米於錦州。俟人口牲畜米穀等物料理既畢。可將塔山城夷平之。大軍撤回高橋。一面傍海。一面依山。橫截大路駐營。相時而進。話說塔山既已攻下。與相隣接者。只剩杏山一城。杏山原非大城。只因松山不守。明兵以其較近。故逃入者有相當多數。時太宗及諸王貝勒。正在經畫松錦善後。一向只令兵將圍守。未加攻擊。目下塔山業已攻克。杏山萬無倖存之理。不過他們總以爲甯遠方面。不久會有援兵。救其出險。却不知甯遠一樣被圍。正在自顧不暇呢。太宗不欲多勞士卒。希望他們自悟乞降。所以復以敕旨招諭之。略謂。十三萬援兵已敗。松山錦州塔山三城已克。獨此蕞爾孤城。焉有委而棄之之理。若朕命速降而不降。後或攻或困。城下之日。悔無及矣。不想杏山明兵。以爲雖在降後。亦無生理。所以依然遲疑不決。二十一日黎明。鄭親王等。命將以攻塔山之法往攻杏山。先取其近城之臺。二十二日。列紅夷砲。猛攻其城。數時間後。城壁轟開二十五丈有餘。方欲命兵將奪取之。城中明方官兵。已覺悟此城難保。不如投降。還可微倖不死。當下樹起降旗。開城迎降。多官跪於鄭親王馬前。叩頭請罪。

鄭親王問曰。先前何以不降。見城垂破而乃乞降耶。明官曰。我等先本欲歸順。只因畏懼軍威。恐不容納。所以未降。今已覺悟。或殺或宥。惟命是聽。鄭王領之。命隨大軍入城。於是派定軍士。城上及城門。皆行嚴守。所有投降官兵、民戶、軍裝、物品、等項。皆造冊籍。令人馳奏。

太宗得報。命額色赫瞻岱等。往諭鄭親王等。命將杏山歸順官屬兵丁。俱送至盛京。其餘士民。則發赴蓋州安置。杏山城仍命平毀之。於是鄭親王等遵諭把杏山之事。辦理完竣後。遂同睿郡王率護軍還京。利用此機。把太宗禁止善友邪教之事。略爲叙述。太宗對於宗教。具有相當認識。尤能利用宗教之勢力。以補政治軍事之不足。卽如優待喇嘛。敕建喇嘛寺院。有清一代之宗教政策。實肇於此。其他如一般釋氏道家。亦皆公許信仰。至本國固有之薩曼教。更無論矣。惟對於民衆。飾詞蠱惑。藉端斂財。陰行不法之邪教異端。則斷不姑容。立即鏟除。時有民人康養民、李國梁等。倡設善友邪教。在大小村莊。散布傳單。所編言詞。粗惡不堪。非佛非道。妄說天象。預言凶災。如能尊信其教。捨財布施。什麼一人之災可免。一家之災可免。連篇皆是。又云。如吝財不捨。或見單不傳。不信祖師法語。小而一家。大而一國。必遭奇災大難等語。愚民無知。最懼凶年禍患。彼此勾引。信者日衆。康養民等。既闢財源。又得信徒。於是建設公所。私刊印章。委派執事。居然到處宣傳。事爲地方官員所聞。不敢隱匿。當卽據情奏聞。太宗因敕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爲事。道以祀神爲事。近有善

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左道也。且人生而爲善。則死亦無罪。苟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矣。雖爲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爲善友。何若行善之爲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謂也。今康養民李國梁等。倡善友邪教。合群結黨。私造印劑。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寬宥。止誅爲首十六人。自今以後。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爾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或被人首發。或經各衙門察獲者。殺無赦。該管各官。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嚴旨一下。邪教立刻鏟除。不在話下。單說明尙書陳新甲。因前次派官前赴錦州。接洽和議。因非國書。只不過是探聽性質。自然被太宗拒絕而去。陳新甲見太宗態度強硬。如再兵連禍結。兵部首受其禍。所以仍與崇禎暗中商量。必欲得有眉目。以紓一時之難。崇禎帝也以爲然。着他便宜行事。但不可使外廷與聞。總以秘密進行爲宜。卽此一點。足見崇禎皇帝。不能乾綱獨運。既是兩國議和。未嘗不可出自宸衷。簡派謀國大臣。公然行之。豈有畏首畏尾。暗中撮商之理。固然和議不成。還可諉爲原無此事。一旦和議告成。豈能終秘。如外廷大臣。一致論劾。極力反對。難道把約章又行廢棄不成。所以但看崇禎如此行事。便可斷定他絕無救亡的才力了。却說陳新甲二次得了崇禎帝的同意。回到衙中。和自己心腹。密議一回。遂遣職方司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壩、魯宗孔、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張祚、趙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黃有方、

還有天寧寺僧人性容等。及從役九十餘人。以檢閱前方爲名。先行前往寧遠。因爲他們的使命。是秘密的。不敢宣揚是辦理和平交涉。到了寧遠以後。才把中朝的意思。暗中通知了吳三桂。

三桂於大敗之後。希望休養。恢復實力。所以對於議和的事。殊表贊同。馬紹愉等大喜。於是遣人先至錦州。請求鄭親王等代爲轉奏。如蒙貴國皇帝俞允。當卽進見。恭聆諭旨。鄭親王等見明國二次遣官前來。忙爲轉奏。太宗以爲這次不比前回。或有相當成效。也未可知。遂遣兵部啓心郎占巴。內院官葉成額、實圖等往迎。五月初三日。遇明使於塔山。遂伴之入國。預奏十四日當至盛京。屆期。太宗命大臣迎於二十里外。設宴款禮之。及入城。宿於館驛。次日復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參政阿哈尼堪。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至館驛宴之如初。但太宗迄未召見。只命內院官館伴之一連十日之久。馬紹愉嘗問范文程曰。貴國有和意否。吾主頗願得有確息。然後另派親信大臣。妥善辦理。但吾等被召至此。已十餘日。雖每日渥蒙優遇。而始終未蒙召問。若不得要領而回。恐被罪責。文程曰。先生幸勿多慮。吾主必有書札以答爾主也。六月初旬。太宗遣明使馬紹愉還國。賞賜甚厚。另以書札一道。以致明帝。仍命官送之十五里外。以祖餞之。馬紹愉等回到北京。把太宗御札。很嚴密的送至兵部尙書陳新甲邸中。其書曰。

向來所以構兵者。盡因爾明國無故害我二祖。我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

反肆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汗萬。竊踞之地。我已征服。爾逼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乙卯年。爾明國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毀廬舍。仍驅令出境。所在勒石。是以我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拉布占泰。輝發拜音達里。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是昭告天地。親征爾國。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每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也。予繼承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孤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鄂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及外藩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

如兩國真欲結成和好。須互守下開各條。

(一) 兩國之吉凶大事。須彼此遣使。交相慶弔。

(二) 每歲明以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餽我。我以人蔘千斤、貂皮千張、餽明、

(三) 我國滿洲、蒙古、漢人、以及朝鮮人等。若有逃叛至明境者。當遣還我國。而貴國之逃入我國者。亦遣還之。

(四) 貴國以甯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爲界。我國以塔山爲界。連山則爲中立地。兩國互市於此。

(五) 自甯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甯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甯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

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國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遣使致書。則億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

若說這樣的條件。明再不依。真所謂過了此村。更無此店了。以屢屢戰敗之國。並無割地之辱。山海關天險。依然在明國掌握。太宗並未要求撤廢。可謂寬大已極。其餘個條。皆爲相互的。無此輕彼重不平之點。明所失者。僅關外有名無實之宗主權而已。至於固有領土。則依然完整如故。使明之君

臣。稍具常識。粗明事理。對於太宗之意見書。自當歡迎。萬無拒絕之理。因爲這是於明側大有裨益的。反面於清之前途。却有不利。所以太宗當發動和議。製作條款時。也會向各大臣徵求意見。多數不以議和爲然。如祖可法之論。可爲代表。其言曰。明國盜起餉乏。大勢已去。若舉兵再圖。則河北不難爲我有。且和議一成。則明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但太宗不願塗炭生靈。謂得天下不必全恃武力。和如不成。其責在彼。故排衆議。仍以書致明帝。不想兵部尙書陳新甲漫不經心。他把太宗御札。看完之後。隨便置於書案之上。依然去理別的事。按規矩。各路如有塘報。必付鈔傳。就好象現在的公報。也無非是些例事具文。凡鈔錄此項塘報。概由家僮辦理。大臣也就不再過問。也是活該有事。明祚當亡。這是何等重要文件。豈可隨便放置。僮僕們也就誤爲普通塘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樣付了鈔傳。這一來。外面可就吵嚷動了。言路大譁。交章論劾新甲。說他私通外國。密行和議。不置重典。國法何申。崇禎帝爲人。既忌刻。又褊窄。論理新甲議和。也是秉承帝旨。現在既然無意中揭穿。理宜將以往各情。付之公議。才是正理。不想崇禎帝羞惱成怒。把陳新甲大加呵責。新甲也不引咎。以爲得有這樣成果。乃國家之幸。隱然有居功之意。因此明帝益怒。遂下詔獄。究其私交之罪。可憐新甲。雖有百口。也難分辨。因爲內而皇帝。外而廷臣。都把大罪加在他一人身上。他還想活嗎。沒有幾天。就被棄市了。欲知新甲死後若何。且看下同。

第三十二回

破和議命將伐明 嗣大位章皇御宇

話說明崇禎帝。惱恨陳新甲。不合將機密大事。落於家僮之手。以至外廷交相論劾。皆說新甲賣國。其實遣使東行。探聽和議之事。前後兩回。無一不是奉了崇禎的敕諭。僅不過事屬秘密。外廷無由而知。如今既已騰於衆口。崇禎帝若果真心欲和。以救國難。萬不可遷怒新甲。自居於不知不聞之地。以護己短。何況爲國紓尊。降志和好。不但不算短處。或爲明之列祖列宗所見諒。也未可知。無奈他的性質。猛於責人。吝於罪己。又以天朝大君。耻於與夷言和。止以形見勢絀。又有萬難抵禦的苦衷。所以對於新甲主張。不但不罪。反賜救諭。亟欲觀成。但是他所希望者。只許在袖中犧牲權利。切不可形諸筆墨。宜之中外。好象是願意辦到近世密約的樣子。自要不傷顏面。不爲人知。無論如何。不難許可。這就是崇禎皇帝個人的志願。但是在太宗一方面。則不願訂立密約。無論如何。兩國須出於對等之形式。並且還昭告天地。互誓不渝。乃是國際間正堂堂之辦法。這樣一明一暗。一公一私。已自相去太遠。不用說新甲家僮誤將機事泄出。遂致和議破裂。便是外人不知。崇禎見了太宗所開條件。

以及結約辦法。也一定立即反對。難於贊同。因爲他根本不爲國家宗社設想。只爲天朝大皇帝設想。不但對等之約。在彼難作。便是和之一字。如出自彼口。就好象貶損尊嚴。耻辱莫大。不然的話。他爲什麼囑咐新甲。務要謹密呢。可見他是把和議的事。是認作極其羞耻的。可憐那倒了霉的陳新甲。不諳崇禎之心理。兀自在他面前伐功爭辯。真可謂自速其死了。同時朝中大臣。也沒有一個通外情的。更無一個負責謀國的。人人都會唱高調。說風涼話。以逢君惡。卽或有一二以和議爲是的。以爲功不自我。反被新甲獨佔了去。因妬生嫉。也都一致排斥新甲。因此新甲遂處極刑。自是以後。明事愈壞。更無人敢言和議了。不一二年。明祚遂亡。論者每苛責明臣。而不知崇禎帝之舉措。須負亡國一大半責任也。閑話不表。却說太宗旣以誠意與明議和。冀享太平幸福。不想馬紹愉去後。明帝絕無復書。未幾反見陳新甲爲此事被了物議。卒至問斬。太宗不覺慨歎。知道與明議和。無殊與虎謀皮。明旣不以億兆爲念。樂動干戈。今後惟有一以實力與之周旋了。崇德七年六月甲辰。敕編漢軍爲八旗。先是漢軍只有二旗。旣於四年改編爲四旗。至是關於軍政諸大節。益加整飭。遂增編漢軍爲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延、侍衛李國翰、八人。爲管旗大臣。祖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喬芳、郎紹貞、裴國珍、佟岱、何濟格爾、金維城、祖澤遠、劉仲金、張存仁、曹光弼、爲梅勒章京。其牛叅章京。則命該部王大臣。同漢軍管旗大臣、梅勒章京

等遴選用之。於是漢軍八旗制度。至是遂完。秋七月。復以松山錦州杏山之降衆。分補各旗缺額。其男婦丁口。除安置蓋州爲民者。餘皆分隸孔耿尙諸王領下。庚午太宗召諸王貝勒貝子公管旗大臣議政大臣等、入清寧宮。諭之曰。

朕觀爾等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因循推託。專委之朕。似此不勤政治之人。上天豈佑之乎。朕訓戒爾等者。正恐爾等失爲臣之道。而召天譴也。從前有意於政事。而失臣道。上天降罰。爾等皆曾見之矣。其勤於政事。而盡臣道。上天垂佑。政舉身榮者。獨未之聞乎。今征戰之事。朕不具論。

但思爾等每率所屬將士出兵於外。其人之賢否。必已熟悉。何以不據實奏聞。若不奏聞。朕何由知之。皇考太祖時。蘇完扎爾固齊費英東。見人之不善。必先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獎勵而後舉之。故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善惡實奏似斯人之公直也。

諸王大臣等聞諭。無不惶媿。叩首謝罪曰。皇上所責誠是。臣等嗣後當仰遵訓諭。盡心國事。無敢怠忽。是月召宴松山錦州降官。自洪承疇以下。皆入見。其語已如前述。茲不復贅。旣而太宗幸牧馬場巡閱。王大臣及降官等。多陪駕隨行。因命祖大壽以下各官。與內大臣等較射。賜祖大壽駝三。祖大樂駝一。翌日賜祖大壽御服朝衣。嵌東珠紅寶石頂朝帽。並賜祖大弼高助朝服、孔雀翎、鞞鞞等物。

按大弼在錦州降前。病幾死。及大壽降。大弼亦隨降。大弼於太宗。可謂勁敵。仗其萬夫不攬之勇。屢迫太宗於危。至戲呼爲風子。然桓公不念射鈎。況以太宗之洪度。自引大弼爲國士矣。丙子叙諸王克捷功。太宗是日御篤恭殿。諸王貝勒大臣。率百官朝見。遂賜大宴。按功晋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仍爲親王。貝勒多鐸仍爲郡王。賜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王貝勒大臣等鞍馬蟒緞有差。尋命輔國公博和託、屯齊、喀扎喀納、及大臣葉臣、和洛會、準塔、巴特瑪等將士。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駐防錦州。秋八月。太宗復命梅勒章京馬光輝、孟喬芳、率劉之源旗下楊名高、祖澤潤旗下李茂、佟圖賴旗下佟圖蔭。石廷柱旗下金玉和。吳守進旗下孫德盛。金礪旗下柯永盛。巴延旗下高拱極。侍衛李國翰旗下楊文魁。及鑄砲牛衆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前往錦州。採買鋼鐵。選擇地點。起工鑄造洋式神威大將軍砲多尊。以備證明之用。旋又命諸王貝勒。善養新附人民。不問滿漢蒙古。均宜一體加恩。以教以養。不可使其生活匱乏。須知恩養人民。卽爲勤勞國政之一端。朕必嘉慰焉。以上所記。皆爲對明出師前之預備工作。不可忽視也。到了冬十月。馬壯人強。河水堅凍。道路之上。絕無阻害。正是出征之期。大臣佟圖賴、祖可法、祖澤潤、張存仁等。皆奏請因天時順人事。宜興動人馬。直取北京。控斷山海關。以完大業。太宗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則大樹自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今明國精兵已盡。我軍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嗣後北京可得矣。遂命

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士證明。諭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等爾入明境。勿任意妄殺。勿奪人衣服。勿離人妻子。勿焚燬財物。勿暴殄米穀。曩者兵臨山東。有因索財物而嚴刑拷逼者。非我國仁義之師也。爾等宜傳諭各旗。引以爲戒。至於錦州新附蒙古索倫等。令其從軍。役使伊等。如有俘獲。勿得搜取。令其携歸。其力不能携者。仍助之。倘爾等令其空返。或以貧苦來訴。朕必將爾等所有與之。壬子、大將軍阿巴泰等。統軍啓行。太宗送至郊外。復諭曰。爾等勿以我軍強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敬慎戒備以行。我國領兵大臣。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我軍至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卽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諭畢。以奉命大將軍印。授阿巴泰。阿巴泰跪受。行九叩禮。然後鳴砲三聲。遂別了太宗。大軍西行。將至明邊。分大軍爲左右兩翼。左翼進兵之路。尙稱寬濶。兩旗可以並行。沿途雖有明兵。出而哨探。但無能逃去。遇輒擒之。十一月辛未。左翼已至界嶺。遂毀邊牆而入。時有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奉令往守山海關。不想行至界口嶺內。正與大軍相遇。遂在長城嶺下。展開一大野戰。明兵不敵。大敗而去。獲馬四百三

十三匹。這是左翼一路進邊情形。再說右翼。自近明邊。路卽險隘。並無寬濶大道。只在山路中單騎而行。幸於邊外獲有明兵偵卒。問以明兵駐處。偵卒云。距黃崖口四十里。有石城關。甚隘。圍以木柵三層。其一二兩層中。更以大石圍砌。內有大砲四位。步兵五十人。三處理藏地雷。又距此二十里。有雁門關。用石築砌。內有大砲四位。步兵一百人。兩處藏設地雷。此兩關口。均極難破。軍將們、將敵人守備詢問明白。差人報告大營。大將軍阿巴泰遂諭諸將曰。險隘難攻之處。須乘其不意而取之。因命前鋒兵及漢軍兵。每旗派出軍士五人。偕護軍四十人。乘夜取其關口。毀其地雷。明兵聞之。必驚潰矣。衆人得令。遂於暗夜中。分至石城雁門兩口。明兵以未得警報。兀自高枕而睡。却不知關外已有敵兵潛至。先令所擒明卒。指示地雷所在。全行起出。然後一聲吶喊。奮力攻入關內。明兵於夢中驚覺。方欲起而抵禦。清兵已自殺入。可憐守口明兵。無一得脫。盡被擒斬。兩關既下。只有黃崖口。已成孤立。甲戌、大軍進至黃崖口。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定議兩路夾攻邊口。遂遣滿洲蒙古每旗護軍二十名。每牛录騎兵二名。外藩科爾沁、敖漢、柰曼、烏拉特、阿魯科爾沁。巴林喀喇沁等部兵。三百五十名。令蒙古管旗大臣瑪爾希、及梅勒章京卦喇、率領之。從右山路而登。奪其邊口。追擊山城敵兵。至山下。進克其城。左翼令梅勒章和託、率護軍四十名。先往登城。分派已定。各路照令而行。時有署章京阿爾海。棄梯不用。只率本旗數人。在護軍未至以前。先至

城下。各插短刀。攀援城壁而上。兩路見之。大呼而進。明兵慌遽之間。失於應付。竟被阿爾海等攻上城去。

當時城內大亂。紛紛潰走。斬守備一員。時薊州一帶鄉民。聞大軍入口。皆竄居山中。總兵白騰蛟。已率馬步兵共千餘人。移駐桃林關。薊州城內。止有參將三員。臨時招募新兵二千。俱係游民。決不堪戰。因此居民益慌。並怨總兵不往黃崖口迎敵。而反移住桃林無敵之處。其實白騰蛟自知不敵。已往馬蘭峪乞援兵。丙子、大軍自黃崖口向翟州進發。並選精銳。令前鋒兵居前。護軍次之。騎兵又次之。三隊之兵。前後相銜。進至薊州東郊。大將軍因發令曰。薊州無異空城。圍之必得。但逃往桃林之白騰蛟。不可不防。恐其聞我軍由此路入。而仍回薊州也。若與相遇。卽迎擊之。是日大軍圍薊州。明總兵白騰蛟。率本部馬兵在前。復有馬蘭峪總兵白廣恩。率馬兵三千。步兵三千在後。果來薊州救援。大將軍命前鋒及護軍往擊之。明兵潰去。生擒參將一員。陣斬遊擊三員。獲馬六百三十六匹。時左右翼兩軍。俱會於薊州。遂自燕京郊外。一路進行。直抵山東兗州而還。計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走魯王。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珠緞稱是。大軍自去冬入邊。現已數月之久。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乃以崇德八年三月初旬。入莒州休息士馬。時春草被山。解鞍縱牧。無殊家山。至爲暇整。時南北驛路。無見清軍一兵一卒者。故有妄傳。謂大軍已出塞。及至夏四月。

大軍反自南來。起天津至涿鹿。車駝亘三百餘里。渡蘆溝橋。兼旬未畢。時明方勤王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勁兵猛將。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反置酒高會。無敢一議邀遏。惟終日閉城報捷。及大軍已度險將出邊。唐通白廣恩等。始合兵邀拒於密雲螺山。反爲大軍所敗。潰散而還。明廷於時在山海關內外。並建二總督。又設昌平。保定、二總督。千里之內。有督臣四。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至是薊遼總督趙光忬。關外督師范志完。大學士督師周延儒。皆先後誅死。自萬曆後。明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先後共增賦千有六百七十萬。竭天下兵餉之半。以事關東。而中原盜賊蠡起。或百萬。或數十萬。所至破城陷藩。東西交鬪。明之諸臣。於流寇或多議撫。而於清國。反諱議和。又不圖所以戰守。盈廷築室。蜩螗羹沸。曾無一策。以利君利國。明事真不可問矣。崇德八年六月。奉命大將軍貝勒阿巴泰等凱旋。太宗遣大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鄂謨克圖等。率將士往迎。至圖爾根地方。與大將軍所遣之額色赫等相遇。遂以所載行糧。留於索諾木杜稜城中。止用每牛乘騎兵各一名往迎。己酉。復遣梅勒章京阿哈尼堪、覺善等。率將士迎之。遂偕阿巴泰、圖爾格一同還盛京。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郊迎三十里。既至、命設鹵簿。太宗躬率

親王以下各官。謁堂子行禮畢。還御篤恭殿。凱旋諸官朝見。禮畢。命賜茶。於是諸官叩謝而退。

甲戌、命賜出征貝勒阿巴泰以下銀兩緞疋。惟右翼十二旗大臣。於凱旋時不候衆軍。先行出邊口。命停其賞賚。既而又關於出征俘獲。多寡不勻。以及養人偏私之事。復有所訓諭。略謂。前諭爾等。將各屬新舊人等。加意恩養。乃聞爾等。於近侍護衛。頻賜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養。此甚非是。試思養官而不養民。養賢而不養不肖。官雖賢。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爲在下之人所託命。而後可爲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天眷。以我兵之半。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強之所致。若止恃舊日之兵。豈能致此乎。嗣後爾諸王貝勒貝子公。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慢不撫恤。朕必加詳察。其管旗大臣。護軍統領。近侍護衛等。各宜啓迪其主。如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騎兵。將管旗大臣一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護軍統領一例治罪。前面已曾叙過。太宗朝。對於所有官兵。尙未制定俸餉則例。所施行者。依然是封建制度。僅不過沒有封建之名。以八家爲首長。而統轄於八旗之下。凡土地之所出。行軍圍獵之所獲。除歸國庫。以備公用。餘則概由八家自行分配。以養屬下。惟人口日多。事務日繁。偏私不公之弊。遂不能免。語云。近水樓台先得月。自然八家近侍。以及護衛家將等。處處佔着優先。無論在國

內。或出征。利益皆不可勝言。而被堅執銳。效命疆場者。甚或豪無所得。亦不敢任意私掠。因此大形偏枯。以致煩言嘖嘖。惟太宗深知治國之要。無新舊遠近厚薄之分。不但賢者。宜加優養。便是不肖之小人。亦須使其豐衣足食。而後始能奉公守法。共期於治。太宗所以屢諭八家恩養新附者。蓋以此。是月太宗不豫。原來太宗有二后三妃。一曰孝端文皇后。一曰孝莊文皇后。一曰敏惠恭和元妃。一曰懿靖大貴妃。一曰康惠淑妃。其中最為寵於太宗者。實為敏惠恭和元妃。姓博爾濟吉特氏。乃孝莊文皇后之姊。以天聰八年來歸。崇德元年。封為關雎宮宸妃。六年九月。太宗方在松山。與洪承疇對壘。及敗明八鎮兵。忽聞妃有疾。遂將疆場之事。託之鄭親王等。太宗急率侍從。疾馳而還。在水天雪地中。冒風衝雪。晝夜遄行。六日而返盛京。時元妃已薨。太宗大慟。昏憫迷離。幾不自持。群臣惶恐。百方勸慰。而太宗悲痛絕不少殺。諸王大臣。惟有私自憂慮而已。一日太宗忽自悔曰。天生朕躬。為撫世安民。奠定區宇。豈為一婦人而生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譴也。自是雖勉強能理政事。而仍悲痛不已。諸王大臣請出圍獵。以遣悲懷。遂獵於蒲河。還過妃墓。復大慟。時妃母和碩賢妃來弔。太宗命內大臣掖輿臨妃墓。郡王阿達禮、輔國公扎哈納。當妃喪作樂。皆坐奪爵。（關於太宗之崩及敏惠之喪事、友人園田一龜先生有詳細之考證、可作參考、）自是太宗精力日減。然國務猶親理。經大臣諫勸。始將常事委之諸王貝勒。

自古英雄未有無情者。太宗在一方面爲叱咤風雲之英雄。一方又爲手腕機敏之政治家。同時又爲多情多感之情種。此其所以爲開國令主。千載下猶有生氣。非拘於一格。偏於一長者。所能共語也。崇德八年八月。太宗終以思念敏惠恭和元妃。內傷甚劇。雖屢赴各地遊獵。無由挽回健康。卒以是月八日坐於清寧宮南榻而崩。享年五十有二。葬於昭陵。謚曰文皇帝。實錄曰『上幼聰睿。秉性寬宏、仁慈、和惠、而寡嗜慾。信法令。不殺而有威。善養人。凡於國家有勤勞者。必賜衣物。略無吝色。各國新附之人入見。必詢問其譜系。一如其舊相識。天語藹然。雖桀驁暴戾者無不馴。』又曰『上自繼承太祖大業以來。勵精圖治。不耽佚豫。總攬國家之機務。從無倦容。夙興夜寐。勤求政務。』皆紀實也。決非溢美。若以太宗與太祖相比較。則太祖如秋霜烈日。凜然不可犯。太宗則如春風冬日。令人愛而可親。爲政不尙嚴酷。不分畛域。一以寬仁待之。後來大清帝國。能揉滿漢蒙回藏五大民族爲一家。而共享承平幸福。打破往昔之界限。雖至今日。而猶蒙其餘惠者。皆太宗爲之基礎也。崇德八年八月丁亥。世祖章皇帝嗣位。帝太宗文皇帝第九子也。母孝莊文皇后。崇德三年生。太宗既崩。誠爲清帝國中一大不幸事。關於繼承問題。諸王貝勒不免要有一番協議。因爲這樣的事。在歷史上是數見不鮮的。不過國與國不同。時與時互異。在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國家。自然以立長君爲宜。若是皇室不振。權移外姓。如操莽之時。未免要立幼君。以便篡取。但是我們看關外時代的大清帝國。正在勃興。如

旭日之昇東天。合君臣父子主僕。戮力協心。以造新興之邦。其勢絕壯。非衰朝弱宗所能比也。皇室方張。股肱俱在。大權未旁落也。而八旗勁旅。皆屬世僕。孰敢生心。立成齎粉。形勢如此。長君幼君。皆不成問題。無論如何協議。乃不過形式所應有。其結局必然一歸於正軌。正軌者何。有嫡則立長。無嫡則立賢。肅親王豪格。雖不失爲賢。然太宗之長庶子也。世祖雖幼。太宗之長嫡子也。無論何人謀國。則不能舍嫡而立庶。況以禮王、鄭王、睿王、諸賢。而敢不徇正軌乎。惟論世者。忽於嫡庶之大經。每每好從別枝以立奇論。冀聳人聽。而炫其有識。殊不知已爲識者所齒冷也。太宗是太祖長嫡子。太祖崩御。太宗繼承大位。乃屬天之經。地之義。而論者不察。以爲太祖子多矣。何以長者如代善莽古爾泰等。反不得繼承。遂謂太宗以智術自取之。又有謂太祖本來屬意多爾袞者。而太宗秘其遺詔。果真如此。太宗何有於多爾袞。而反格外愛任其幼弟乎。恐怕多爾袞。早不能自存矣。凡此皆譫言妄測。不足信也。世祖雖幼。實爲太宗嫡子。諸伯叔兄弟。夾輔左右。亦猶周召之夾輔成王。有何不可乎。況太宗遺愛遺德。二十年來。中人已深。不但一般民衆。希望吾君之子。繼承大位。便是八旗將卒。孰非太宗之股肱心膂。今有取而代之者。其人真不欲生矣。所以吾謂爭位之說。在勢則不能。在情則不忍。然而論世者。何以有此說。曰。不外出於幸災樂禍之下等心理。

但有一節。當時諸王貝勒。雖多賢明。而昧於時勢。思想不能通達者。亦不能免。卽如太宗宴駕後。

有主張以肅親王豪格承繼大位者。豪格固辭。且以德薄不堪大任爲言。諸王也就不再勉強。自然也就容納他的意見。何況主張由豪格繼位者。乃少數之少壯貝勒。禮親王代善。在諸王中最長。而且德行淵沈。性情端厚。決不爲軌外之行。這時睿親王多爾袞。不恤人言。因八旗將士之請。一力以擁護太宗嫡子爲志。先向禮親王表明此意。禮親王亦甚贊成。因爲除了世祖。若立他人。皆非國家之福。並且危險微倖。不知要惹起何等不祥之事。所以這才召集諸王貝勒。文武大臣。告以此意。大家一致通過。不過多爾袞既徇八旗諸將之請。擁立幼君。遂有誤解其意者。以爲他有自立之心。於是阿達禮和碩託。便暗中替多爾袞奔走。不想多爾袞聞知。大怒之下。竟將二人處死。自是遂無敢有異謀者。本來成大事的英雄豪傑。其初或委曲求全。或毅然獨斷。原不必見諒於當時。而其是非。必有大白之一日。若謂睿親王當時不無野心。豈退縮不前。冀免物議嫌疑者。反爲忠臣良士乎。大臣王公。無論其出處如何。一以是否利國福民爲斷。不負責任。濫充好人。乃奸污竊祿之輩。豈能謂之爲忠。於以見睿親王之不避嫌怨。以周公自居。實有大造於國家也。其忠勳洵不可沒。閒話休提。却說諸王大臣。既擁戴世祖。繼承大位。遂共立誓書。祭告天地、太廟。並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丁亥。世祖章皇帝卽皇帝位。以明年爲順治元年。頒詔大赦。九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統率大軍。載紅夷砲。及諸火器。往證明寧遠。因爲攻取關外四城。取消山海關之外衛。冀一鼓而

破關門。乃太宗之遺策。現在世祖繼位。爲宣揚武威。秉承前志。伐明之舉。不容停頓。從可知也。鄭親王等既奉命出師。遂與諸王貝勒及八旗大臣。共詣堂子行禮。復列八纛拜天畢。然後鳴砲西發。一路無事。甲寅日。大軍抵中後所。明將見清兵來伐。遂令軍士固守。次日鄭親王等移軍城北。俟至薄暮時。遂下攻城令。填壕兵在前。雲梯兵在後。更以紅衣大砲爲掩護。向城猛擊。明兵防上不能防下。防遠不能防近。不一時城外壕塹已被填平數處。雲梯兵推動挨牌。一齊突至城根。在砲火連天之下。雲梯已自樹起。於是大砲止攻。雲梯兵大顯身手。展眼之際。八旗大纛已移上城頭。當下全軍吶喊。震動天地。僅不過攻戰了一夜。其城全破。次日丙辰。大軍進城。計陣斬遊擊吳良弼。都司王國安等二十餘員。殲馬步卒四千五百人。俘四千餘人。獲駝牛馬羊金銀等物無算。中後所既得。復分兵往略前屯衛。探視敵人防守情形。於路又俘明兵四百餘人。庚申。大軍至前屯衛。環城立營。明總兵李輔明。聽說中後所已失。大恐。知此城亦必不守。遂與同官袁尙仁等督兵防守。冬十月辛酉朔。大軍復以巨砲雲梯。攻克其城。李輔明。袁尙仁。及副將三十餘員。皆歿於陣。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三十三回

李自成燕京踐阼

吳三桂關外乞師

話說鄭親王等。奉命出征關外四城。先打破了中後所。殲其兵將。遂自中後所進至寧遠。寧遠城堅。一時不易卒拔。遂用斫枝搜根之法。先取其友軍。斷其聯絡。所以復自寧遠進軍前屯衛。用大砲雲梯。只半日之間。遂克其城。斬首四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駝馬軍器。不計其數。總兵李輔明。以下三十餘員皆戰死。於是鄭親王復遣護軍將領。阿爾格、尼堪布善。率軍士往略中前所。明守將總兵黃色見前屯衛已失。官兵死者不計其數。早已嚇得胆裂魂飛。因與左右商議道。清軍驍勇。又有大砲火器。助其攻戰。因此所至克捷。我們若不量力。妄行抵抗。必至白送性命。現在時候不對了。死了也沒人知道。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計。當下便命打點細軟。也不管城中兵民。便於夜中率領從人家將。棄城而遁。次日城中才發見主將已逃。大家慌作一團。此時清兵已到。一戰卽拔其城。明兵約有千人。全數被俘。詢知總兵黃色已逃。遂派兵追趕。但是黃總兵已然去遠。追之不及。乃命人報告大營。鄭親王見一連得了三城。好生歡喜。遂令將所得三城。盡行夷毀。撥兵圍困寧遠。因率大軍凱旋。世祖命

貝勒阿巴泰文武官出迎。詣堂子行禮。復謁陵奠茶酒。告以出師克捷。然後入城陛見。世祖慰勞。命將所獲分賜有功將士。十一月命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金維城、曹光弼。率將士復往錦州鑄紅夷砲。是月明把總劉自強。自石城島來歸。令戶部安插。蒙古納哈楚賴。自寧遠來歸。令理藩院安插。明守備孫友白。亦自寧遠來降。令給與房屋奴僕器物。順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世祖章皇帝御殿受朝賀。先至堂子行禮。然後還御正殿。受百官朝賀。因在太宗喪中。命停止筵宴。免上賀表。其年例進獻。一併停之。禮親王代善。年高位隆。令勿拜。當百官朝見時。有喀爾喀部使臣。跪拜參差。似不諳儀節。世祖見之。因向侍臣曰。此何國人。乃行禮若是。侍臣奏曰。此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歲貢駝馬。未嘗有缺。因尙未入我版圖。是以未嫻禮節耳。於是諸王大臣。皆服上之睿照。(世祖時方六歲。五歲時。隨太宗遊獵。便能射中一獐。武力文才。實皆天縱。)時朝鮮國王李倧。亦遣使朝賀。並貢方物。往例。朝鮮於貢品外。別有物事附餽睿親王。現在睿王攝政。朝鮮國王。依然如前餽遺。攝政睿親王、因謂攝政親王、及諸大臣曰。朝鮮國王。因予取江華島時。全其妻子。不忍負恩。故常以禮物來餽。較諸王獨厚。向嘗以此奏聞先帝。先帝命受則受之。今我等輔理國事。義無私交。且於外國有餽者受則滋擾。不止一朝鮮也。此等餽遺。永行禁止如何。諸王貝勒及議政大臣。咸以爲然。遂定議嗣後凡外國餽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著爲令。睿親王仍致書朝鮮國王。曉以不受之故。凡良法

美意。必由在上者躬行實踐。率屬以正。犯則必究。而後國受其福。民沾其利。若在上者場葺。或嗜利贖貨。屬下效尤。久之虎狼生於通衢。密網張於閭閻。而民不聊生矣。睿親王於新君踐阼之際。以身作則。禁絕餽送。潔已奉公。以率屬下。中外聞之。有不糜然風向者乎。

夏四月。明政益壞。流寇猖獗。關外明兵駐屯地。只有寧遠、沙河二城。因爲中後所前屯衛諸城。已爲攝政鄭親王所下。明兵益發日夜驚憂。完全喪失戰意。皆謀遁去。及聞流寇勢張。將迫燕京。各地明兵。全行入衛。吳三桂等。諸將領。家口多在北京。遂亦棄了所守城池。匆匆率隊入關。去攔流寇。形勢實在變易得快。前日明清兩軍。尙是仇敵。彼此對壘。今則關外各城。不見明兵隻影。舉土地城池。盡以委之清軍。早有當地駐軍。把此情形。報入盛京。攝政睿親王等見報。以爲時不可失。戡流賊。奠區宇。卽在此時。遂與諸王大臣計議出兵之事。衆謀僉同。乃奏明世祖。遂命攝政睿親王爲大將軍。另鑄印信。時軍儲糧秣。早已備辦齊楚。馬步全軍。待機而發。大學士范文程。參與戎幄。因上攝政王啓曰。

廼者、有明流氛。煽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構亂於北陲。我師燹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願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先帝成業。夾輔沖主。忠孝格于蒼穹。上帝潛爲啓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

萬禪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尙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爲身家計。非爲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掃除流寇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爲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故懷携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自翕然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猷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時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

啓上。睿王大喜。因與諸王大臣議曰。往者我軍爲削明勢。而致其困。故每次入邊。必俘其財物人

畜。此次出師。不僅伐明。將爲四海除禍。戡定大局。以副先帝之志。在事諸臣。務須約束所部。以明民爲我民。軍行所至。一以仁義。則天下可定。大勳克集矣。諸王貝勒皆稱是。夏四月甲子。以出師祭告太祖高皇帝。乙丑。世祖章皇帝御篤恭殿。賜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大將軍印。命統師伐明。敕曰。

我皇祖肇造丕基。皇考底定宏業。重大之任。付予藐躬。今蒙古朝鮮。俱已歸附。漢人城郭土地。雖漸隸屬。猶多抗拒。當此創業垂統之時。征討之舉。所關甚重。朕年冲幼。未能親履戎行。命爾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用加殊禮。賜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便宜從事。至攻取方略。爾王欽承皇考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當同心協力。以圖進取。庶祖考英靈。爲之欣慰。欽哉。

睿親王遂受敕印。行三跪九叩首禮。既而又賜睿親王黃蓋一。纛一。黑狐帽、貂袍、貂褂、貂坐褥、涼帽、蟒袍、蟒褂、蟒坐褥等。仍賜從征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衣服鞍馬有差。次日。睿親王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羅洛宏。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屯齊喀、博和託、和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續順公沈志祥、朝鮮世子李滢。暨八旗大臣。詣堂子祭告。奏樂行禮。又陳列八纛。向天行禮畢。遂至校場。點齊滿洲蒙古兵三分之一。其漢軍及孔王等兵。則

全數隨征。砲響處人馬分隊啓行。只見旌旗蔽日。鎧甲耀光。好不威武也。乘睿王統軍西行之際。我們把流寇李自成的事略叙一叙。自成陝西米旨縣人。他的父親名叫李守忠。一生好善。只是年過半百。膝下猶虛。乃禱於華山。夜夢神語之曰。當以破軍星爲汝子。未幾果生自成。但是他父親所命給他的名字。乃是鴻基。並不叫自成。自成是他後來自改的。幼時膂力異於常人。騎射技擊。一學便會。十三歲時。與里中群兒戲於關帝廟中。殿前有一鐵香爐。重約七十餘斤。鴻基意欲與群兒角力。遂單手舉爐。繞殿一匝。仍置故處。次一兒亦欲隻手拿起。爐不動。雙手舉之。僅行五步。已然面紅氣喘。又次一兒。雖雙手亦不能舉。衆仍使鴻基舉之。如前單手舉起。繞殿一周。適爲廟中道士所見。因驚歎曰。汝父積善德。故生汝。須善守父業。鴻基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株守父業。豈男子乎。這一段記事。也好像張憲忠生時一般。皆爲神授。因爲運命之說。深中人心。不但聖賢豪傑。要替他們造出許多神話。便是凶賊大盜。一樣也有神話。以附會之。好象說天下大亂。不關人事。乃天意使然。李自成張憲忠。都是天神下界。奉了玉帝敕旨。來攪亂天下。以待真人之生。殊不知這神話。太偏重運命。而不管人事了。假使明有賢君。紀綱不亂。未必就能亡國。藉使偶有昏君。後繼者知道整頓。也許轉禍爲福。不過明廷元氣傷的太重了。同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再加上人民素信神話。所以黠者倡之。愚者從之。一下子就能弄得天翻地覆。禍害更烈。所以說運命和神話。若不根

本鏹鋤。草莽倡亂之夫。遇了機會。就要發動。成了事。就是禹湯文武。失敗了就是赤眉黃巾。一個國家。常常這樣搗亂。永遠也不能入常軌。

李自成等諸流賊首領。就是由這種運命和神話的社會中。孕育長養出來的草莽英雄。根本沒有國家思想。只有粗淺的小說神話教育。偏又遇到明末民不聊生的時候。他們的智和力。又較一般老百姓高出十倍。於是利用神話。以愚亂民。他們就都作了首領了。自成嘗向人說。在夜裡夢見一位金甲天神。對他說。你不叫鴻基。宜名自成。從此他就以李自成三字。馳名鄉里間。不務正業。結交匪人。崇禎四年。賊首闖王高迎祥和張憲忠等。已然聚衆二十餘萬。李自成也就加入賊黨中。因係新進。尙無重名。當時明督臣之辦賊者。不能嚴剿。惟以收撫爲事。因此賊益張。民益怨。明廷乃改命洪承疇爲三邊總督。率諸將痛剿之。所向克捷。陝西略定。賊避其鋒。忽自山西南部。越太行山欲向黃河平原進出。明軍遂疲於防衛。崇禎七年。李自成高迎祥等。果渡河掠奪河南。及明將陳奇率兵追及。賊衆復欲侵入陝西。乃西逃。誤入車廂峽。奇瑜乃傳檄諸將。扼賊退路。車廂峽四山巍立。綿亘十餘里。中有平地。如車廂然。但是易入難出。如將出入路口堵塞。千軍萬馬。無異自投死地。自成等既入峽中。知入絕地。無不大慌。這時明兵和山上居民協力。以巨石自上滾下。或燒柴下投。前後通路。全被堵截。賊兵惟有束手待斃。如此堵困二十餘日。又遇大雨滂沱。弓矢盡壞。馬死過半。糧食已無

餘粒。賊首無可爲計。自成乃獻計曰。官軍無不愛財。若以所得財寶。賄奇瑜左右。使其允我等投降。單等出峽之後。再作理會。衆以爲然。遂遣使執白旗。懷金珠寶物。詣奇瑜營。自守備以上。皆贈厚賂。並謂吾等皆良民。如許投降。情願歸農。得了賄賂的。自然要替他們美言幾句。遂在陳奇瑜面前極力慫恿。奇瑜素無大計。以爲必是真降。遂從之。先後被困於峽中者。共三萬六千餘人。奇瑜皆令放出。一一加以撫慰。勉以歸農後。務作良民。賊衆叩頭謝恩。奇瑜遂將賊衆。分作數起。每百人附安撫官一員。護送歸鄉。並檄所過州縣。供給食糧。這些賊人。都是最初發難的凶徒。無一良民在內。他們把賊味嘗透了。殺燒淫掠。任意橫行。那里還肯作那受人欺負。忍苦耐勞的好百姓。乍一起行。所過地方。皆有官兵。他們耐着性兒。還服約束。等到入了棧道。將要向西安進發。他們把賊性又使出來了。不約而同的。一齊動起手來。三萬多人。就讓沒有合手兵刃。也不是少數安撫官所能鎮服的。何況他們根本就是欺哄陳奇瑜。每人皆暗藏利刃。預定在棧道中起事。昏聩的陳奇瑜。和他的部將。那里想得到。賊人犧牲一部金珠。竟買脫了三萬多虎狼凶人的性命。當下他們把安撫官全行殺死。依然不慌不忙。殺奔關中。搶州奪縣。聲勢大振。賊帥中知有李自成自此始。不到一年賊的地盤。蔓延益大。他們依照李自成的計劃。以陝西華山地帶爲老巢。把勢力擴到河南、湖北、以及四川境上。利用地形。巧爲隱蔽。所以官兵難以撲滅。崇禎八年正月。衆賊首大會於熒陽。與會者。有老獬、曹

操、革囊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場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張憲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營。

他們所以會師在此。不外對於三邊總督洪承疇。商議戰守之計。人言紛紛。議久不決。自成進而言曰。匹夫猶有所奮。況以十萬之衆乎。官兵無能。宜定部署。成敗利鈍。聽之天命而已。乃分賊衆爲五路。進掠四川、湖北、河南、以及陝西之東部。所得子女玉帛。五路均分。蓋皆自成之計也。翌年。高迎祥被捕殺。衆乃推自成爲領袖。繼爲第二世之闖王。自成人。高顛深頤。鵠目豺聲。性極猜忍。每殺人。必剖心斫足。以爲戲。後來張憲忠之好爲婦人小脚山。實襲自成之故智。以此之故。民畏之不啻虎狼。所在築壘自保。自成每不能下。崇禎十三年。杞縣舉人李信。盧氏縣舉人牛金星。相偕來投自成。這二人大約也是深受小說神話的薰淘。土秀才到了無聊時。每每以鄧禹劉伯溫自居。（小說神話中的鄧禹劉基）。想過軍師癮。而李信又長於星命之學。算就了李自成應有九五之尊。正好給他作一開國元勳。所以就毛遂自薦的來投自成。自成雖然不尊讀書人。在豆棚瓜架底下。却聽人說過演義。也知道軍師一角。不可缺少。及見二人來投。十分信任。李牛二人。從此便作了李闖的左右軍師。言聽計從。李信在鄉里中。也是一個不大安分的人。後見明政紊亂。宦官當權。便有心造反。窺竊神器。曾秘作一竹簡。藏於地中。上書『十八子主神器』等字樣。預備自家舉事時。出以愚人。但是俗語說得好。秀

才造反。三年不成。造反爭天下的事。懦弱書生。到底不能成功。十餘年來。他只在鄉里中。得了一個善人之名。因爲他肯出家財救荒濟貧。所以鄉里中都說『李公子活我』。及至李自成作了流寇大頭目。承襲闖王之位。李信一想我所秘製的讖緯之言。也許應在此人頭上。他作皇帝。我作丞相。也能朱紫萬世。再說便宜不過當家。他也姓李。又有數十萬兵馬。一定會成功的。所以他才仗劍去投自成。同時牛金星也不外是這種心理。從前自成賊衆所至。殺燒淫掠。無所不用其極。自李信作了軍師。先勸自成不可妄殺。對於飢民。宜行振濟。如此則民不反抗。天下可得。現在你不要自輕自賤。還以賊首自居。那殺人放火。搶劫子女玉帛。並不是大丈夫所應爲的。如今我們得到證據了。你乃是上天眞命之主。不日代明而有天下。你那好不自愛呢。自成見說。驚道。有是哉。證據在那里。李信見說。遂把自己當年僞作竹簡讖書。取了出來。獻與闖王觀看。只見土花斑剝的竹簡上。朱書六字篆文。自成却不認識。忙問李信說。軍師這竹板上彎彎曲曲的行子。咱老子一字也不曉。還是由你念給咱老子聽吧。李信見說。暗笑了笑。因道這上面所寫的是天書。乃是『十八子主神器』六個字。十八子三字。合在一起不是一個『李』字。正和大王之姓。主神器者。就是爲天下主的意思。因爲皇帝的印璽。以及所有祭器。都由上天所賜。非眞命之主。不能守之。所以謂之『神器』。現在上天明明告訴我們。大王是主有神器了。豈不以皇帝爲心。萬不可無故殺人了。自成見說。哈哈大笑說。你真是孤的好先生。

若果如此。將來你就是護國軍師。兼大丞相了。

以後李信又替李闖造作了許多謠言。就好象現代標語似的。什麼『迎闖王、不納糧。』使鄉村小兒歌之。以愚弄百姓。須知天下有不納糧的百姓麼。便是堯舜爲君。禹稷爲臣。天下四方。全得貢賦納糧。何況後世國家。事務日繁。無一文不出自商民。那里有不納糧的老百姓。再說流賊的殺掠。比起依法納糧。孰輕孰重。不過愚昧無知的老百姓。一遇國家多事之秋。少微增點租稅。就以爲是虐政。立刻就起反感。這時賊黨再一煽惑。用語言文字。大肆宣傳。於是老百姓就受其催眠。墜其術中。無異飛蛾投火。須知正式的政府。無論怎樣搜羅軍餉。多少還有法規可依。新成立的反抗團體。一無所有。要錢的法子。那就毫無根據了。因爲他們也有好幾十萬或好幾百萬人。人吃馬喂。處處需錢。需米。如今硬說迎闖王不納糧。這不是睜着眼睛冤人麼。但是無團體、不愛國、有時愚昧得不可以理喻的老百姓。偏愛吃這一套。有人用甜言蜜語一愚弄他們。就甘心上鉤。等到吃盡苦頭。家敗人亡。後悔也來不及了。我們拏近事來比方。前清末葉。因爲迭受外侮。德宗景皇帝。銳意維新。打算在極短時間。把國家措於強國地位。不再受外侮。所以詔開會議。派遣大臣。考察憲政。一方面勃興教育。一方面又創練陸軍。但是國家歲入。除了厘金。只有萬曆時代的地丁。至今未變。以此小數歲入。辦理新政。自然不够用。不幸那時后黨袁世凱諸人。把持政權。德宗維新事業。不克成功。齎志崩駕。宣

統時代。后黨失勢。雖然親貴當權。而銳意維新。決不後於德宗。斯時如舉國一致。共濟時艱。則五年之後。憲法告成。國勢增進。不言可喻。以如此大國。合五族四萬萬之衆。一德一心。以擁護金甌不欽之大帝國。其有造於東洋萬世之和平者。不難想象。無如天棄中國。幸福難享。武昌事起。方面措置失宜。奸凶乘之。養癰貽患。一般人民。也不能以常識來檢討。辨別是非。一倡百和。附會改革。冀享不納糧之幸福。那里知道。國家根基。不是一年半年所能建造成功的。積德累仁。百年後始見大效。一旦之間。你把幸福享膩了。硬說現有的不好。一錘擊破。不用說新的幸福自由。無處覓取。舊的幸福自由。更無法恢復。眼見軍閥割據。暴斂橫征。國土不完。人民外附。蒙古被佔於強俄。西藏併入於帝英。新疆青海。脫韁而去。東北滿洲。岌岌而欲亡。而中原糜爛。南北禍結。二十餘年。迄無寧日。直至今日。地覆天翻。禍患愈酷。回想光宣之際。恍猶唐虞盛世。今後但有夢想。實現何年。可見國家之禍。雖由一二人倡之。及其成爲巨害。如毒發而不可醫。則不能歸咎一二人。全人類皆有責任焉。明末之事。也是如此。使其官吏。知愛民之道。而人民亦知國家性命之所託。各輸其財。以赴國難。不信亂黨之言。不冀非常之幸。豈僅流寇。容易撲滅。卽清軍亦不能入關也。人惟妄想。受福不知福。所以李信的謠言。及他所偽造的讖書。就能麻醉了天下的老百姓。等到他大軍所至。一樣要錢要糧。並且還上腦箍。以非刑勒逼財物。如果你問他『你不是說迎闖王不納糧嗎。』他一定嗤之

以鼻。奚落你道。『傻小子。天下如有不納糧的國家。咱老子還想到那里去爲民呢』。唉。愚昧的老百姓們。醒醒吧。天下只有父母愛你們。再說就是恩澤繼世的聖君賢相真愛你們。奸雄匪首。說什麼話也不可信呵。崇禎十四年正月。自成南下黃河。圍河南府。城破之後。官民被害者不知其數。明福王乃萬曆帝之愛子。同時被李闖所俘。命手下將福王殺死。取其鮮血。和於酒中。賜衆飲之。名曰『福祿酒』。王世子由松。裸身逃去。（卽後來踐位南京之福王。桃花扇所謂不愛江山愛美人者也。）河南既破。福王被害。天下人心泫泫。中朝輿論涕然。自成自是勢益猖獗。四方飢民。無法維生者。皆投自成。人數日衆。乃制定行軍規律。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大纛之上繫以白纓。建銀浮屠以爲頂。左營白幟。右營紅幟。前營黑幟。後營黃幟。自居中營。凡五營。晝夜分直。次第休息。巡察嚴密。無能遁逃。有逃者謂之落草。必磔殺之。男子自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皆使當兵。凡兵士不許私藏金銀。所過城邑。不許室處。妻子以外。不得携婦人。寢具悉用單布。一兵士飼馬四匹。或剖生人腹以爲馬槽。馬性皆變。見人輒噬。凶如虎豹。軍止則較騎射。謂之站隊。夜四鼓蓐食聽令。所過崇岡峻坂。皆無所懼。最怕渡黃河。雖淮水、泗水、涇水、渭水。馬皆一躍入河。至壅水絕流。每戰先出騎兵三萬。若戰久不勝。則佯敗以誘官兵。復以執槍之步兵三萬當之。擊刺如飛。騎兵則復馳回。以劫官兵之後。攻城時降則不殺。若守城一日。殺十分之三。二日殺十分之九。三日屠之。擄掠之物。以

馬爲上。弓矢槍砲次之。幣帛玉珠爲下。崇禎十六年。自成據襄陽。命之曰襄京。修造明襄王宮殿而居之。當時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之賊目。降死殆盡。與彼抗行者。惟有張憲忠一團而已。河南、湖廣、江北一帶之諸賊。無不歸彼統制。於是自號新順王。左輔牛金星。因獻進取之策曰。請先取河北。直逼京師。侍郎楊永裕曰。不如先下金陵。以絕北京糧道。從事顧君恩曰。不然。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於緩。直逼京師。若不勝。安所退師。失之於急。關中、大王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進戰退守。萬全而無失策。自成從之。崇禎十六年。明總督孫傳庭。扼自成之師於潼關。反爲所敗。自成遂入陝西。一路無阻。連破州縣。十月、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迎降。自成乃入明秦王之宮。執秦王存樞。授以官爵。官紳殉難者雖不少。而布政使等大官多降。自成因改西安爲長安。稱曰西京。翌年正月。改名晟。建國號曰順。改元永昌。同時賊首張憲忠。亦攻破武昌。執明楚王。裝入籠中。沈之於江。沿江各省。多被屠戮。死人以數百萬計。湖沼河流。死屍累累。皆成肉糜。魚鼈至不能食。其慘殺橫虐。視李自成尤酷。於是以武昌爲天授府。自號西王。置官職。開科舉。儼然與李自成有對立之勢。

是年秋。明將左良玉率師來攻。憲忠遂棄武昌。渡洞庭。陷長沙。連破湖南諸州縣。別遣先鋒。東擾廣東。

憲忠則轉入四川。虐殺之慘。前古未聞。限於篇幅。略而不叙。單說李自成既在西安自立。明廷大驚。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二月。自成渡黃河。陷太原。破代州。明之宗室。多被俘殺。三月初。賊兵至居庸。守將不戰而降。十二日。遂破昌平。京師震搖。斯時自成之便衣別動隊。已自扮作商人模樣。混入北京。或以重賄。買收明之官吏太監。刺探消息。因此明廷一舉一動。自成雖遠在數百里外。亦如親自聞見。所有朝廷機密。全行洩露。及昌平已陷。明廷派騎兵往偵敵情。誰知一隊騎兵。一去不返。全都降了自成。同時自成的斥候。反倒先至北京。一般士民。尚在夢裡。無知賊人實情者。十七日明帝召群臣會議。大家只有流涕對泣。無獻一謀一計者。忽傳賊兵已掩至城下。現已環攻九門。衆大臣驚作一團。益發不知所措。一個一個奔回家去。尙謀所以自全之計。國君安否。反倒無人顧及。此時兵疲財盡。城守之計。自感十分困難。明帝不得已。乃使太監專司守城之事。十八日。賊攻益急。自成駐營彰義門外。命已降之太監杜勳。縋城而入。使往見明帝。要求禪位。帝不許。日暮。把守彰義門之太監曹化淳。開門迎降。賊兵盡入。明帝這時真成了孤家寡人。因爲小官之懷忠義者。沒法子接近皇帝。雖然同在一城。勢隔萬里。那班王公大臣。平時天天在帝左右。今日却都料理家事。偏偏無一人在旁。甚至有不知賊兵已入。兀自弦管繁鳴。恣情享受。明帝乃仗劍出宮。來到萬歲山（今之景山）上。瞭望賊勢。只見烽火燭天。平則門上紅燈畢舉。因歎息曰。苦我民矣。徘徊久之。乃

還宮。以朱書諭內閣。使成國公朱純臣督內外諸軍事。輔佐東宮。既而命進酒。連飲數觥。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宮人環泣。帝乃使人把太子永王定王。分送於外戚周田二家。（二家不受。落於賊手。）使宮人各自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遂不聽一語。至有今日。因自縊而薨。帝又召公主。時年十五。歎曰。汝何生我家。以左袖掩面。右手揮劍。斬斷公主左臂。不死。帝手慄而止。（倚晴樓戲曲。有帝女花一劇。卽寫此事。順治時。命尋得駙馬。使公主與之合卺。）又命袁貴妃自縊。遂仍登煤山。自縊於壽皇亭中。太監王承恩。與帝對縊而死。帝披髮。着藍衣。左足跣。右朱履。衣前有書曰。

朕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朕薄德匪躬。雖上千天咎。亦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見祖宗於地下。其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當北京告急。賊兵大至之際。帝曾自鳴鐘。召集百官。這時王公大臣中。果有仗義爲國之士。挾帝出走。遷都南京。然後下詔罪己。集天下勤王之兵。明事猶有可爲。因爲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必牢守都城。天子殉社稷。其說大有斟酌。豈有天下未至全亡。天子先行殉國者。然而明帝竟乃不得不死者。誠如遺詔。實爲諸臣所誤。而自己又不識人。雖然撞了一氣鐘。重臣大官。一個人也沒有來。就讓帝有心。暫避賊鋒。脫出北京。另於他處建都。也得有扈從。有文武大臣。爲之劃策。再說事先也得

有個預備。不想明之君臣。事先對於賊的行動。一概不知。大多數的官吏太監。反倒歸心李闖。爲賊所買收。明帝到了此時。那里來的忠臣義士。所以他又悔又恨。又氣又惱。實在無面目再以天子的資格。立於天地之間。還不如慷慨殉國。以謝天下。自古不少亡國之君。照明莊烈帝這樣激昂壯烈的。實在僅有。十七日朝。天陰而雨。既又微雪。須臾、全城皆陷。衣冠中雖有不少殉難的人。皆不知帝之所在。新受明帝敕諭。使督天下兵的成國公朱純臣。首先降了流賊。其餘大臣。也都爲了身家性命。紛紛投順。自成既入宮。求帝后所在。及得帝屍於煤山。遂以門扉載帝屍。殮以柳木之棺。置於東華門外蓬廠。百官奔走新朝。皆欲撈個一官半職。匆匆忙忙。全由梓宮旁邊經過。却無一人往哭拜者。只有數名老宮監。在彼守護。淚雨滂沱。演出異樣慘狀。及四月中。有昌平布衣趙一桂。不忍帝屍暴露。始倡義捐資。移葬昌平之明陵。及大清兵入關。平了流賊。命以禮改葬。謚曰莊烈皇帝。明祚既亡。自成入據宮中。首先勸進大號者。爲陳演、朱純臣。指斥先帝。謂爲無道之君者則爲魏藻德。自獄中出投自成。爲畫降南京之策者。則爲張若麒。其稱頌賊德。謂爲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則爲梁兆陽。代賊焚太廟神主者。則爲楊觀光。先帝求金不與。太子往投不納。負君辱國者。則爲周奎。其他叛闖。原屬勢力小人。則不足誅也。於是倡亂多年。殺人不啻草芥之魔君李自成。遂踐阼稱尊。代明而有天下。這且不言。却說攝政睿親王。這時業已統師西行。前部先鋒。郡王多鐸。阿濟

格。督滿蒙漢八旗勁旅。以及孔耿尙三王朝鮮王世子之衆。約十萬。已進至遼西地面。睿親王之牙營。則在翁後。（廣寧附近）迭接前方報告。王因以軍事諮洪承疇曰。流賊已據京師。先生之見若何。承疇因上書曰。

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部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希告各府州縣。有開門迎降者。官卽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誅而人民仍予保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況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驟馬。不下三千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城。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師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卽行追剿。倘仍坐據京城。以拒我。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復空虛。則接踵

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我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明兵輕視之也。

啓至。攝政王深納其言。偏巧這時候明將平西伯吳三桂。遣派親信將佐。持其書翰。自山海關來到攝政王大營。請王出兵。殄滅流寇。其書曰。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義。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甯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甯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盜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掠擄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

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於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聰。乞王轉奏。

吳三桂的人格。在前面我們已然略加評論。他除了財帛子女。富貴尊榮。再找足以使他繫念的東西。就沒有了。怎麼忽然以自己所說的話。都是忠義之言。出關乞師。欲爲先帝報仇。統觀他一生的行爲。好象不能有這樣義憤填膺的事。如果此日。真正爲明。那末後半生的吳三桂。也就不會有了。再說莊烈殉國之際。滿朝文武。無一顧及帝屍。爭先恐後的去謳歌李闖。什麼『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不知怎樣頌聖逢迎才好。吳三桂的品德。不見得便高於這班新朝大老。那里來得忠義呢。原來他有一名寵妾。名叫陳圓圓。乃是蘇州的名妓。吳三桂以重金置之金屋。百般寵幸。視如心肝。後來因爲軍事緊張。明廷命他鎮守寧遠。他只得把圓圓安置家中。隨侍父親吳襄。一同在京居住。

吳襄自聞流寇攻打北京。也不想法子逃走。又不把圓圓藏匿。天天因循着。直到賊已入城。他却心慌不忙。投了賊營。保全了性命。那天下第一美人陳圓圓。也就爲賊將劉宗敏所得。這時吳三桂正自奉命入衛京師。行至豐潤縣界。聽說北京已陷。於是他就遲疑起來。不敢再向前進。其實他擁有相當

勁旅。如真心爲國。未嘗不可破釜沉舟。決一死戰。然而他却遲疑不進。乃是等候家報。如果賊有遠計。預知三桂底細。只把陳圓圓加意款待。不許人侵犯。然後修一寸簡。去召三桂。他一定也作了闖臣。不想凶愚的流寇。又沒了李信那樣一位軍師。部下賊目。依然大肆搶掠。連陳圓圓也作了壓寨夫人。這實在是賊的一個失計。果然北京吳宅的家將。逃出北京的。迎着了三桂。把上項之事。向三桂細稟了一番。只氣得三桂怒髮衝冠。拍案大叫。連罵自成賊狗。我不殺你。誓不爲人。但是他又怕人單勢孤。戰不過流寇。想了想。關外大清軍。人強馬壯。足以殄滅流寇。以報奪妾之仇。當下修了一封家書。仍令家將齎回北京。交與其父吳襄。大義說。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自不能爲孝子。他那裏是爲他父親降了流賊。不忠明室。分明恨他父親。不該將他的愛妾。送與賊人。以買性命。只是實話不好出口。纔以名分大義去責其父。其實他的不忠。較比他的父親豈不更甚。三桂既與其父決訣。遂率部下仍然回到山海關上。修書遣使。去請清兵。他還以爲清兵不知明國近日之事。殊不知關於明方的事體。清軍方面。已自無所不知了。大計已決。何待三桂之來請。不過有此一請。益發多了一層助力。更使事體易於解決了。所以攝政王看罷三桂來書。不覺大喜。一面命人管待來使。一面授意幕僚。與三桂作覆書。不一時繕就。仍着來人齎去。其書曰。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政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三次進

兵攻略。蓋示意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旗。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三桂）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寇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尙復懷疑。昔管子射桓公中鈎。後桓公用爲仲父。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

三桂奉書乞師。本打算求睿親王出師相助。滅了流寇之後。明廷自有相當重酬。他敢作保證。攝政王的覆書。一字不言希望酬報。反勸三桂來歸。至於出師大義。實不緣三桂之請。誠由流賊攻陷京師。害及帝后。因此髮指。爰統義師。救民水火。底定國家。先將自家脚根立定。無隙可擊。不但智慮明決。辭旨亦甚巧妙。宜三桂之投王之麾下也。

據當時隨征之朝鮮王世子日記。攝政王於覆三桂書後。對於全軍。復頒如左之令旨

攝政王令旨。諭官兵人等知悉。曩者三次往征明國。俱爲俘掠而行。今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入邊之日。所有歸順城池。不許殺害。除剃頭外。秋毫勿犯。其鄉屯散居之人民。亦不得妄加殺害。不許掠人爲奴。不許跣剝衣履。不許拆毀房舍。不許妄取民間之器用。

其攻取之城。在法不赦者殺之。宜俘獲者留養爲奴。其中一應之財貨。皆點收以爲公用。其城屯不論攻取降順。房舍俱不許燒焚。犯此令者。殺以儆衆。凡我將佐。務須對於所屬。三令五申。俾通曉毋違。特諭。

於是王令拔營前進。西至連山。復得三桂軍報。遂命兼程急進。吳三桂復遣郭雲龍、孫文煥來致書云。

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

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卽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剿滅。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再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宜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三桂此書。與前書不相同。業已表示歸順。且爲王畫策矣。王得書。令晝夜疾行。次於沙河。戊寅、大軍已至山海關外。距關約十里。暫命扎營。時賊首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還有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諸王。并三桂父吳襄。俱來攻三桂軍。山海關已被重圍。使人勸三桂降。三桂不從。遣騎飛報攝政王。謂賊已出邊立營。山海危急。王命諸王貝勒。各率精兵進擊。至一片石。遇降賊明將唐通之馬兵。遂擊敗之。生擒二人。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迎。王大喜。設儀

仗吹螺。同三桂向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歸可令爾兵以白布繫肩爲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爲別。恐致誤殺。語畢。令之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衆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頗佔形勢。攝政王因召諸王貝勒。以及各營將領語之曰。賊經百戰。不可輕視。爾等勿越伍躁進。須持重努力破敵。如破此兵。大業可成。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俟令下。一齊進擊。諸將得令。分頭布列。及戰。賊陣開而復合者再。戰良久。勝負未分。時大風揚塵。咫尺莫辨。但聞馬嘶人喊。聲震天地。此時大清兵自三桂陣右突出。直衝敵之中堅。萬馬奔騰。飛矢如雨。戰士怒叱。風亦旋止。自成方在高岡觀戰。忽見有編髮之兵。肉搏直前。因大驚曰。是滿洲兵也。策馬急走。賊衆隨之而潰。山路中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大軍從後追殺。至四十里。只見死屍遍野。河水盡赤。賊首尾不能相顧。惟恨無翼。不能飛逃而已。

是時自成已遁至永平。命人將三桂之父吳襄。喚至面前。罵曰。老狗。老子怎樣待你。着你喚回兒子。共享富貴。如今他却降了大清。勾來強兵猛將。殺得老子望影而逃。好不驚怕。這一定是你這老狗。暗中教他所爲。來呀。將他推出斬了。可憐吳襄。降了李闖。原爲保全性命。不想依然免不了一死。這時早有帳前武士。將吳襄推出斬了。自成方欲收集人馬。暫在永平休息。不想大清兵的前鋒。已然追及。自成叫聲不好。又復上馬逃去。單說攝政睿親王。一戰破了賊兵。殺奔追北。大獲全勝。

所獲駝馬緞幣。不計其數。悉賞隨征將士。同時明晉王朱審烜。在自成軍中。亦被俘獲。是日進吳三桂爲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橐鞬。弓矢等物。令山海關城內軍士。悉薙髮改裝。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同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時三桂營中。羈押一人。名叫王則堯。乃係密雲巡撫。因降了李自成。僞授兵部府尙書之職。遣其說降三桂。三桂痛恨流賊。霸佔愛妾陳圓圓。方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那有降理。不但不聽王則堯之言。反將則堯扣留。及至睿王兵至。破了流賊。三桂遂將王則堯獻出。睿王以降賊之人。留之無益。喝令誅之。自大軍入關。只殺流寇。對於民間。一草一木。亦不干犯。實行睿王所發令旨。因此人民安堵。有先逃於山谷者。聞大軍破了流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無不大悅。相率還家。爭先薙髮。以作太平之民。五月壬午。師次撫寧縣。知縣侯益光等率民出迎。賜袍服。仍令供職。發倉粟賑民。癸未。師次昌黎縣。知縣徐可大。率民出迎。誠諭之。仍令供職。甲申。師次灤州。學正孫維寧。率民出迎。遂擢知州。誠諭之。令發倉粟賑民。沿邊各官來降。以行人李丕著爲永平道。副將張邦謨、遊擊唐志道等。俱令照舊供職。各賜袍服。乙酉。師次開平衛。指揮陳任重、李培元等。率衆來降。各賜袍服。丙戌。師次玉田縣。經歷張彥。主簿王家春。守備盧文宇等。率衆迎降。以家春爲豐潤知縣。各賜袍服。丁亥。師次公羅店。薊州監軍道李永昌。豐潤縣副將趙國祚。遵化閒住總兵唐鈺。副將尤可望。守備陳良謨、黃家順、卜大式。千總文三元等。

皆率衆來降。先是自成遁走。睿王傳檄沿邊及山陝等處。謂李賊敗衄。勢必西走。當於各處截殺。勿令入城。自成遂自永平。一路狂奔。仍回北京。因爲他捨不得那些金銀財寶。准知大清兵一至。北京難守。倒不如席捲而逃。當下把明宮中所有金銀以及金銀器皿。全行溶爲金餅銀餅。每餅數千金。約有數萬餅之多。用車載騾馱。使賊兵護之西行。打算回到西安老家。依然富貴自豪。二十九日。自成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過完了皇帝癮。演罷這齣滑稽怪劇。遂將一切細軟。也都教賊衆纏縛好了。是日晚間。自成下令。將宮中殿宇。以及九門城樓。凡屬高大建築物。全都付之一炬。項羽之燒咸陽。奈洛之焚羅馬。無此凶暴。當時烈焰翻飛。金蛇亂舞。元明以來的古建築。多半灰燼。自成在馬上觀火。因慘笑曰。你教老子作不成。老子也教你享不去。

大火既起。城內居民不知爲計。惟有提心弔膽。家家閉了門戶。好容易盼到次日天明。城內已不見流賊隻影。始知自成業已縱火西逃。大清兵已將追及。一般民衆聞得此信。不啻解了倒懸。人人皆有喜色。這才彼此招呼。紛紛往各處救火。好幾百年的古建築。多半成了瓦礫場。在不讀歷史的人。又囿於南北之見。總以爲北人光恃武力。混一中國。無非是享現成。在文化上。未必有何建樹。清之代明。也以爲是坐享其成。這話未免太誣人。而且也絕無根據。如果肯虛心把歷朝興亡之跡。切實檢討一下。便能恍然。破壞中國文化文物的。不必是北族。大部出於中國之賊黨亂民。北族不但破壞罪小。

而且建設之功絕大。我們但看龍門、雲岡。以及河之南北。山陝遼東各地之石窟、佛像、墓表、彫刻。無人不認爲是文化美術的瑰寶。在全世中。絕無僅有。使世界高等人士。流連而不忍去。爲中國吐萬丈光焰。實多北族成績。至於絕大建築。如洛陽伽藍記所載。更無一不出於北族。然而這些國寶。大半皆爲中國盜賊、叛兵、亂民所破壞了。翻開歷史。皆有鐵案。明末亂離三十載。李自成張憲忠之禍。甚於已往的凶人。破壞之甚。殺人之多。不能縷述。清軍入關。真可以說一無所有。宮殿城樓。已被燒毀。金銀財寶。已被掠去。加以地方糜爛。徧地皆是盜匪災民。有什麼寶物奇貨。可以承繼的。幸喜清自太祖。已樹根基。以關外實力。來浥注關內飢民。一方用兵。一方振濟。削平亂黨。統一全國。到了聖祖仁皇帝的時代。休養了六十年。以天下之力。養天下之民。使互相調濟。南方的百姓。可以到西北地曠處去移植。而北方的百姓。也享受了南方魚米之利。這樣平均的養育。中國人口。才逐漸增加。視明末突加了百倍。中國全人口。有四萬萬。如果把通考翻開看看。就可以知道中國人口之增加。那一朝也沒有清朝增加的快。這第一是由於聖祖以下。仁君繼世。大享承平之所致。第二也因爲版圖增大。五族化爲一家。中國商民。容易遷徙資生之故。這樣歷史上的實在功績。可以胡亂看過麼。聖祖治世六十年。不但庶政武功。邁絕前古。而酷好科學。力倡文化。也是前代帝王所沒有的。大約在聖祖時。北京才相了樣兒。城樓城壁。大加改修。宮殿之中。也多了貯藏。到了高宗純皇帝的時代。雖

也用兵。却又長治久安了六十年。偏生高宗之愛文學美術。比聖祖尤爲進步。獎勵提倡。復以高價蒐求。宮中之物。益發增加了。但是什麼是明宮故物。除了殘缺的幾套永樂大典。還有什麼。清宮之物。都是清朝歷代皇帝。自行蒐集的。並非承自前朝。關於此點。王靜安先生觀堂集林中。已有辨論。可作參攷。惟腹笥貧儉的志士們。以及貪如虎狼的軍閥政客。則以爲這些東西。是故明的。是國有的。而不認爲是清室私產。於是盜賣、打劫。強運。相逼而來。寸草不留。試問破壞中國文化文物。使中一無所有。不能驕人。到底是北族是南人？無論什麼事。須以良心說公平話。尤須顧及全中國。那才算好漢英雄呢。

話說流賊李自成。雖然不曾把皇帝寶座坐得穩牢。僅不過一剎那間。便逃之夭夭。若按莊子齊大小一彭殤的哲理來作衡量。在事實上。他也算作過人間帝主了。第一他實在代明而有天下。焚燒了朱氏的太廟。自行建立李氏的七廟。第二明臣喪節歸事李闖的不一而足。而且極力頌揚。所有新朝之事。無一不備。使無大清之入關。他豈不是穩穩的開了李氏朝。時間的長短。也就不能問。所以大清入關。說是得自闖賊之手。這話也不算搶詞奪理。總而言之。李自成太爲不幸。其起兵以及得天下。和明朝祖先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搗亂時一般不二。都是毫無憑藉。乘天下大亂。召聚徒黨。反抗中央。因而以匹夫而有天下。不過他所處的時代不同。天意並不屬他。在三百年前。（清肇祖與明太祖同時而生）。

王氣就鍾於長白山上。紫氣一來。流氛立戢。所以李自成始終未把賊名洗掉。閒話不表。單說睿親王。統大軍一路收降。所在仍命地方官盡職治理。人民大悅。到處皆有歡聲。這日大軍將次通州。早有材官常義、吳有才、唐有功等。自通州來降。具言賊已燒毀京城。捆載西遁。睿親王見說。卽命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率騎兵急追之。五月戊子朔。師次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己丑。師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以外。睿親王進朝陽門。老幼男女。就好象迎神祈福一般。焚香跪迎。都說我們的救星到了。從此可見太平。時宮中太監。早把故明鹵簿御輦。陳列皇城以外。跪迎路左。啓王乘輦。王曰。予法周公。輔沖主。不當乘輦。衆叩頭曰。周公負扆攝國事。今宜乘輦。王曰。予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令將鹵簿向宮門陳設。王儀仗前列。奏樂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復望闕行三跪九叩頭禮。然後始乘輦。入武英殿陞座。故明衆官俱拜伏。王下令諸將士乘城。概不許入民舍。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庚寅。睿親王諭兵部曰。今本朝撫定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處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撫。檄文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陞一級。軍民免其遷徙。其爲首文武官員。卽親齎錢糧冊籍。兵馬數目。來京朝見。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狐疑觀望之意。宜核地方遠近。定爲限期。屆期至京。酌量加恩。如過期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罪。發兵征勦。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又諭故明內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

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兵丁願從軍或願歸農者。許該管送至兵部。分別留遣。凡投誠官吏軍民。皆着薙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習。共砥忠廉。毋隳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納賄。不徇私。不修怨。違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治以國法不貸。辛卯、睿親王又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流賊李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爲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着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除服後。官民俱着遵制薙髮。諭下官民大悅。頌聲徧於遐邇。於是草草葬埋的崇禎帝后。復依帝禮。葬於明陵。當闖賊入京之日。官民不相保。帝后不知所在。後來雖在煤山尋着帝屍。人民懾於賊威。誰敢倡言服喪之舉。不但流賊不許。那些降賊大官。忍於替李闖焚明太廟。又有說明帝乃無道之君。死猶恨晚。誰還敢多說一句話。及至攝政王底定燕京。先及此事。天下人心。早已歸服大半。其他諭旨。也都是攻心之計。不照其他鹵莽滅裂的武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動輒以武力服人。雖然有欲歸服的。因爲措置不當。也就激起反抗之情。決難收拾了。明乃亂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已有二三十年。善良的百姓。早已厭亂。十分希望出了真人。振拔他們。速離災禍。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所以此時只宜撫恤。招之使來。不可再以強橫。刺激他們。如果刺激太甚。使他們覺悟再無

活路。一定要反抗到底。誓與偕亡。湯武仁義之師。並沒有什麼特別法術。決不照封神榜說得那樣玄虛。只不過善於以敵制敵。使老百姓的心情。歸向自己。紛紛倒戈前導。自然而然。湯武遂興。桀紂遂亡。攝政王所使用的。也是這種法門。但能來歸。無不加恩。過期不至。始目爲反抗。然後加兵。其詞甚正。薙髮之事。最初也不是強制。非薙不可。完全一聽其便。因爲社會不到程度。愛惜毛髮。有時甚於性命。再加以腐儒誤解聖經。一髮之微。遂至以性命爭之。及至世運進化。把毛髮都認爲是贅疣。大家也就隨便取消。不甚愛惜。當初北方人。以地理氣候關係。天性尙武。以騎射爲能。爲了生活上所必須。所以把無用的頭髮。剃去一周。餘髮結成辮子。以圖利便。這不過和現代的歐風。剃光了出於一樣用心。所差不過一間。不想後來對於髮辮。又有說篇兒了。什麼『掃四夷而保中原』。這是那里說起。因此又遲了二三十年。纔把髮辮剃去。所謂『近之與世界同化了』。可是在三百年前。誰有這樣進化的思想呢。以攝政睿親王那等英雄。也得俯察輿情。等到天下大定之後。才把亂草蓬蒿一般的滿髮。取銷了一半。在衛生上和清潔上。總算有了相當的進步。是月己亥。睿親王以底定燕京。捷音奏至盛京。遂以壬寅日。世祖章皇帝。率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暨諸王貝勒文武群臣。拜天行禮畢。御殿。諸王貝勒群臣上表慶賀。以捷音宣示朝鮮外藩蒙古。乙巳。命學士占巴。侍衛巴泰。齎敕諭大將軍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曰。朕聞王招降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大敗流賊。自山海關至燕京。沿途城

堡歸順。及燕京官民迎降捷音。深用嘉悅。此皆王籌有方。諸臣協心戮力之所致也。茲遣官往勞。王其益殫忠誠。統率臣工。佐成大業焉。到了本年六七月間。燕京諸事全行就緒。睿親王遂與諸王貝勒大臣計議遷都燕京。衆皆云然。因遣輔國公屯齊喀、博和託、管旗大臣和洛會等。齎奏前往迎駕。奏疏云。

仰荷天眷。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自古興王之地。今既蒙天畀。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慮俯納焉。

是年七月。世祖已決計遷都。於是遣官祭告上帝。文曰。

荷天眷命。錫我以故明疆土。茲惟俯徇衆請。定鼎作京。用紹皇天之休。永錫蒸民之慶。

又告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文曰。

流賊李自成。陷明北京。崇禎自經。隨命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師西征。吳三桂迎降。整旅入關。自成抗我顏行。一戰敗之。大兵追躡。撫諭所過州縣。直抵北京。自成惶懼。焚明宮闕。竄走。大軍追擊。至慶都真定。兩敗之。賊勢益不支。鳥獸駭散。河北、山東、山西、郡縣、人民聞風歸降。接踵恐後。皆我皇祖考之素志也。茲特虔告。用慰在天之靈。至燕京爲歷代帝王都會。

諸王朝臣。請都其地。欲順衆志。遷都於燕。以撫天畀之民。以健億萬年不拔之業。

八月丁巳。命官統八旗官兵。分管盛京以及各大要地。乙亥。車駕發自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自正陽門入宮。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明故大學士馮銓等。以爲世祖旣入定中原。萬方歸化。宜登大寶。用慰臣民。聯章勸進。允之。先期詔禮官具典禮。定郊廟之樂章。曰「平」。奉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入太廟。至期。世祖親詣圓丘。告祭天地。祝冊曰。

皇天后土。垂鑒無私。我皇祖寵膺天命。肇造東土。建立丕基。皇考開國承家。恢宏大業。臣以藐躬。纘有鴻緒。值明祚將終。盜賊蠭起。生靈塗炭。中國無主。欽承祖功宗德。倚任親賢。爰整六師。救民水火。內外同心。俟望來蘇。臣工衆庶。僉曰景命不可違。輿情不可負。宜建一統。表正萬邦。敢不敬承天眷。俯順民心。定鼎燕京。以綏中國。

禮畢。御座。諸王文武百官行禮。大學士剛林奉寶跪進。禮成。上升輦。鹵簿前導。奏樂。進大清門。御皇極門。諸王文武百官。奏表行禮。頒正朔於中外。越日。祭告太廟社稷。遂下詔曰。

我國家受天眷佑。締造東土。皇祖肇興鴻業。皇考式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盛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齡。敬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氛沓熾。流禍中原。爰重屬親賢。救民塗炭。方馳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軍民耆老。同心擁戴。懇請再三。用。

是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定鼎京師。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初。更屬變通之會。爰乃準今酌古。嘉惠臣民。勳賢懿親。從優封賞。悉除故明加派諸弊政。民間逋賦。概行豁免。故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所在以聞。民年七十以上。給之粟帛。吏民人等。從前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宏敷大賚。式沛新恩。惟爾萬方。與朕一德。

詔下。朝野騰歡。萬方稱頌。沈昏黑慘的明末時局。化爲黎明光耀的天地。亘古未有之大清帝國。從此遂蒸蒸日上焉。成書具在。茲不復叙。於是福昭創業記至此已完

福昭創業記已然刊完了。共有三十餘萬字。連載了三百六十八天。文字初無可觀。因爲作者僅止把幾種編年或札記體的成書。分解離合。使它變爲前後關聯的章回體。表面雖似演義小說。骨子裡依然是正史。並不是小說。因此作者很慚愧。准知有一部分讀者不能滿意。

演義書多少要有點附會纔能使人愛看。平鋪直叙。光說事實。就失了演義書的精神。不過我這拙作。根本不想說怪力亂神的事。怪力亂神的書。已然有了不少貽毒流害。識者病之。如今我再推波助瀾。爲之張目。一般平民的教育。當真就沒有提高之一日。永遠要受着怪力亂神的支配。真不知伊於胡底了。

大清開國的事蹟。文獻足徵。就好象列於目前。原用不着怎的宣傳附會。所謂鐵案如山。誰也不能

推倒。更不能泯滅。那末我們又何必舊話重提。妄費筆墨。說這末一大絡車呢。這話很對。在有歷史素養的人。自然對於這部福昭創業記。毫無一顧價值。但是那沒有歷史素養。以及一般人民。對於此書。便有一讀的必要。也許他們正在希望着。何況是在生棲在滿洲國的人。豈可不知滿洲的歷史。先民的遺產。先民的光榮。我們就能把它置於腦後。一點也不顧麼。只可惜成書文字艱深。體裁互異。而且價值昂貴。絕非盡人所能讀。所以我就把它變個樣兒。使成普通之讀物。一般家長們。如果怪你們的子女讀小說讀邪了心。壞了性質。倒不如教他們讀讀此書。不但明白了以往事實。祖先的功業。所有德行政治言語文學。莫不備具。最低限度還許把文字弄清順了。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這並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呵。

滿洲人自來處處受人白眼。直到現在。仍不免白帽之譏。固然我們的先民。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有不少傑出之士。但沒有互鄉。或彼此標榜的惡習。只受人罵。向來不會罵人。罵的對。自然得忍受。誰教你找罵呢。若是罵得不對。甚至肆行謾罵。罔顧天理。口裡雖然不敢還言。心裡却是十分警屈。此書絕無罵人之處。是是非非。一準天理人情。至於事實。則依正史不事附會。老實說話而已。

康德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六年六月三十日發行

〔定價 九角五分〕

〔送料拾錢〕

奉天市商埠地一經路四〇號

著者

儒 巧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發行人

陳 邦

直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人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駒 越

五 貞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發行所

滿 日 文 化 協 會

電 話 ② 三 七 四 六 番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所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電 話 代 表 ② 一 九 一 一 番

新京特別市豐樂路二二二番

發賣所

株式會社 東 光 書 苑

電 話 ② 五 〇 四 四 〇 五 二 〇 一 番
振 替 新 京 一 八 一 一 番

東方國民文庫

東方國民文庫は滿洲國文化運動の先驅として 政府が巨資を投じ三千萬民衆讀書層のために科學 文藝 法政及び經濟その他各般の分野に亘る權威者を總動員してその執筆に當らしめ 高雅なる裝幀と明快なる印刷技術による價格低廉の普及版となし 獨のレクラム叢書或は岩波文庫に匹敵する一大叢書として無限に出版し 新興國家の讀書慾を滿喫せしめんとするものなり

既刊

第一編	新滿洲風土記 (日文)	藤山一雄	定價 三〇	送料 四
	新滿洲風土記 (滿文)	藤山一雄	二五	四
第二編	發明と自由戀愛 (日文)	武藤富男	三〇	四
	發明與自由戀愛 (滿文)	武藤富男	二五	四

第三編	滿洲の森林と文化	(日文)	藤山一雄	三〇	四
第四編	滿洲森林與文化	(滿文)	藤山一雄	二五	四
第五編	曼殊雅頌	(滿文)	本會編	二五	四
第六編	元曲菁華	(滿文)	本・會編	三五	四
第七編	清文雅正	(滿文)	羅振玉選	三五	四
第八編	農民的世界	(日文)	藤山一雄	三五	四
第九編	農民的的世界	(滿文)	曲秉善譯	三五	四
第十編	滿洲民族誌	(日文)	科葉隆	三五	四
第十一編	滿洲民族誌	(滿文)	秋葉隆	三五	四
第十二編	舊月簃詞選	(滿文)	陳會壽選	二五	四
第十三編	杜詩授讀	(滿文)	羅振玉選	三五	四
第十四編	蒙古千一夜物語	(日文)	山本守譯	三五	四
第十五編	蒙古民間故事	(滿文)	辛嘉譯	三五	四

